

家書一

曾文正公八種

新文化書社印行



3 1762 9222 9

新式 標點 曾文正公家書 卷一

治家類

莫父母

男 國藩跪稟

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正月八日，恭慶祖父母雙壽，男去臘作壽屏二架。今年同鄉送壽對者五人，拜壽來客四十人，早麵四席，晚酒三席。未吃晚酒者，於十七日廿日請二席。又倩人畫椿萱重蔭圖，觀者無不歎羨！

男 身體如常，新年應酬太繁，幾至日不暇給。媳婦及孫兒女俱平安。正月十五接到四弟六弟信，四弟欲借學弟從狂覺菴師遊，六弟欲借九弟至省城讀書。男思大人家事日煩，必不能常在家塾照管諸弟。且四弟天分平常，斷不可一日無師，講書改詩文，斷不可一課耽擱。伏望堂上大人俯從，男等之請，即命四弟季弟從覺庵師，其束修銀，男於八月付回，兩弟自必加倍發奮矣。

六弟實不羈之才，鄉間孤陋寡聞，斷不足以啓其見識而堅其心志。且少年英銳之氣，不可久挫。六弟不得入學，既挫之矣。欲進京而男阻之，再挫之矣。若又不許肄業省城，則毋乃太挫其銳氣乎？伏望堂上大人俯從，男等之請，即命六弟九弟下省讀書，其費用，男於二月間付銀廿兩，至金竺度家。

夫家和則福自生，若一家之中，兄有言，弟無不從，弟有請，兄無不應，和氣蒸蒸而家不興者，未之有也。反是而不敗者，亦未之有也。伏望大人察男之志，即此敬稟叔父大人，恕不另具。六弟將來必為叔父克家之子，即為醫

MG
C52
40
=1

旗光大門第，可喜也！謹述一二，餘續稟。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

真父母

男國藩跪稟

父母大人萬福。金安。二月十六日，接到家信第一號，係新正月初三交彭山肥者，敬悉一切。去年十二月十一日，祖父大人忽患腸風，賴神靈默佑，得以速痊。然遊子聞之，尚轉心悸。六弟生女，自是大喜。初八日恭逢壽誕，男不克在家慶祝，心猶依依。

諸弟在家不聽教訓，不甚發奮，男觀諸來信，即已知之。蓋諸弟之意，總不願在家塾讀書，自己亥年，男在家時，即有此意，半不可破。六弟欲從，男進京，男因散館去留未定，故此時未許。庚子年接家眷，即請弟等送，意欲弟等來京讀書也。特以祖父母在上，男不敢許，以故但寫諸弟而不指定何人。迨九弟來京，其意頗遂，而四弟六弟之意，尚未遂也。年年株守家園，時有耽擱，大人又不能常在家教之，近地又無良友，考試又不利，兼此數者，情鬱難伸，故四弟六弟不免怨男，其所以怨男者有故。丁酉在家教弟，戚克厥愛，可怨一矣。己亥在家，未嘗教弟一字，可怨二矣。隨進京不肯帶六弟，可怨三矣。不爲弟另擇外傳，僅延丹閣叔教之，拂厥本意，可怨四矣。明知兩弟不願家居，而屢次信回，勸弟寂守家塾，可怨五矣。

惟男有可怨者五端，故四弟六弟難免內懷隱衷，前此含意不申，故從不寫信與男，去臘來信甚長，則盡情吐露矣。男接信時，又喜又懼，喜者喜弟志氣勃勃，不可遏也。懼者男再拂弟意，將傷和氣矣。兄弟和雖窮，戾小戶必興，兄弟不和，雖世家官族必敗。男深知此理，故稟堂上各位大人，俯從男等兄弟之情，實以和睦兄弟爲第一。九弟前年欲歸，男百般苦留，至去年則不復強留，亦恐拂弟意也。臨別時彼此戀戀，情深似海，故男自九弟去後，屢

之尤切，信之尤深，謂九弟縱不爲科目中人，亦當爲孝弟中人。兄弟人人如此，可以終身互相依倚，雖則不得聯位，亦何傷哉？

伏讀手諭，謂教弟宜明言責之，不宜瑣瑣告以閱歷工夫。男自憶連年教弟之信，不下數萬字，或明責，或婉勸，或博稱，或約指，知無不言，總之盡心竭力而已。男婦孫男女身體皆平安，伏乞放心。男謹稟。（道光二十三年二月十九日）

稟祖父母

孫國藩跪稟

祖父母大人萬福金安。孫在京平安，孫婦及曾孫男女四人皆好。曾孫最好寫字，散學後，則在其母房中，多寫。至更初，猶不肯睡，罵亦不止。目下天寒，墨凍，脫手寫多不成字，茲命之寫稟安帖寄呈，以博堂上大人一歡笑而已。

上半年所付黑狸皮褂料，不知祖父大人合身否？聞狸皮在南邊易於回潮，黑色變爲黃色，不知信否？若果爾，則回潮天氣，須勤勤檢視。又凡收皮貨，須在省城買潮腦，其色如白淮鹽，微帶黃色，其氣如樟木。用皮紙包好，每包約寸大，每衣內置三四包，收衣時，仍將此包置衣內。又每年曬皮貨，曬衣之日，不必折收，須過兩天，待熱氣退盡，乃收。

江西家受恬明府，昨有信來，云此銀今冬必付到，不知近來接到否？如未接到，立即寫信來京，再去催取，免錢之難，往往如此。

同鄉唐鏡海先生，三年以來，連生三子，而長者前以疴瘍，幼者昨又以痘瘍，僅存次子，尙未周歲，良可悼歎！

現在京官甚少，僅二十二人，昨十月廿五日，謝恩赴宮門叩頭者，僅到三人，尤非盛時氣象，茲將謝摺付回呈覽。

母親生日，京中僅客一席，特明年當付壽屏回家。所需之物，須寫信來，明年會試後寄歸。孫國藩稟。（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廿一日）

致諸弟

諸位老弟足下：十六早，接到十一月十二日發信，內父親一信，四位老弟各一件，具悉一切，不勝欣幸！四弟之詩，又有長進，弟命意不甚高超，聲調不甚響亮，而意之高，須要透過一層，如說考試，則須說科名是身外物，不足介懷，則詩意高矣。若說必以科名爲榮，則意淺矣。舉此一端，餘可類推。腔調則以多讀詩爲主，熟則響矣。

去年樹堂所寄之筆，亦我親手買着，春光醉目前，每支大銀五百文，實不能再寄。漢璧尙可寄，然必須明年會試後，乃有便人回南，春間不能寄也。

五十讀書固好，然不宜以此就擱自己功課，女子無才便是德，此語不謬也。

常家欲與我結婚，我所以不願者，則聞常世兄最好恃父勢，作威福，衣服鮮明，僕從烜赫，恐其家女子有富家驕奢習氣，亂我家規，誘我子弟好奢耳。今渠再三要結婚，發甲五八字去，恐渠家是要與我爲親家，非欲與弟爲親家，此語不可不明告之。

賢弟婚事，我不敢作主，但親家爲人何如，亦須向汪二處查明。若喫鴉片烟，則萬不可對，若無此事，則聽堂上尊大人與弟自主之可也。所謂翰堂秀才者，其父子皆不宜親近，我曾見過，想衡陽人亦有知之者。若要對觀，或另請媒人亦可。

六弟九月之信於自己近來弊病頗能自知正好用功自醫而猶曰終日泄泄此則我所不解者也。

家中之事弟不必管天破了自有女媧管洪水大了自有禹王管家事有堂上大人管外事有我管弟輩則宜自管功課而已何必問其他哉至於宗族姻黨無論他與我有隙無隙在弟輩只宜一概愛之敬之孔子曰：「汎愛衆而親仁。」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禮人不答反其敬。」此刻未理家事若便多生嫌怨將來當家立業豈不個個都是仇人古來無與宗族鄉黨爲仇之聖賢弟輩萬不可專責他人也。

十一月信言現看莊子並史記甚善但作事必須有恆不可謂考試在即便將未看完之書丟下必須從首至尾句句看完若能明年將史記看完則以後看書不能限量不必問進學與否也賢弟論袁詩論作字亦皆有所見然空言無益須多做詩多臨帖乃可談耳譬如人欲進京一步不行而在家空言進京程途亦何益哉即言之津津人誰得而信之哉。

九弟之信所以規勸我者甚切余覽之不覺毛骨悚然我用工實腳踏實地不敢一毫欺人若如此做去不作外官將來道德文章必處一成就上不敢欺天地祖父下不敢欺諸弟與兒子也而省城之開望日隆即我亦不知其所以我在京師惟恐名浮於實故不先拜一人不自詡一言深以過情之聞爲恥耳。

來書寫大場題及榜信此間九月早已知之惟縣考案首前列及進學之人則至今不知諸弟以後寫信於此等小事及近處戚族家光景務必一一詳載。

季弟信亦謙虛可愛然徒謙亦不好總要勞力前進此全在爲兄者倡率之余他無所取惟近來日日有恆可爲諸弟倡率四弟六弟總不欲以有恆自立獨不怕壞季弟之樣子乎餘不盡宣兄闕藩手具（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稟父母

男國藩跪稟

父親大人膝下十六夜，接到六月初八日所發家信，欣悉一切。祖父大人病已十愈八九，尤爲莫大之福！六月二十八日，曾發一信言升官事，想已收到。馮樹堂六月十七日出京，回紅頂補服袍褂手劍筆等物，計八月可到家。賀禮惟七月初五日出京，寄回鹿膠高麗參等物，計九月可以到家。

四弟九弟信來，言家中大小諸事，皆大人躬親之，未免過於勞苦。勸儉本持家之道，而人所處之地各不同，大人之身上奉高堂，下蔭兒孫，外爲族黨鄉里所模範，千金之軀，誠宜珍重且男忝竊鄉貳，服役已繁數八，而大人以家務勞苦如是，男實不安於心。此後萬望總持大綱，以細微事付之四弟，四弟固謹慎者，必能負荷，而大人與叔父大人，惟日侍祖父大人前，相與娛樂，則萬幸矣！

京寓大小平安，一切自知謹慎，堂上各位大人，不必罪念，餘容另稟。（道光廿七年七月十八日）

稟叔父母

姪國藩謹稟

叔父母大人禮安。十七接家信二件，內父親一諭，四弟一書，九弟季弟在省各一書，歐陽牧雲一書，得悉一切。祖父大人之病，不得少減，日夜勞心，父親叔父辛苦服事，而姪遠離膝下，竟不得效絲毫之力，終夜思維，刻不能安。江岷樵有信來，告渠已買得虎骨，七月當親送我家，以之熬膏，可醫痿痺云云，不知果送來否？

聞叔父去年起公屋，勞心勞力，備極經營，外面極堂皇，工作極堅固，費錢不過百千，而見者擬爲三百千模範，熱勞太過，後至吐血，旋又以祖父復病，勤劬彌甚，而父親亦於奉事祖父之餘，揆理家政，刻不少休。姪竊伏思父親叔父二大人，年壽日高，精力日邁，正宜保養神氣，稍稍休息，家中瑣細事務，可命四弟管理，至服事祖父，凡勞

心細察之事，則父親叔父躬任之。凡勞力繁重之事，則另添用僱工一人，不夠則僱二人。

近近年以來，精力日差，偶用心略甚，辭疾即發，夜坐略久，次日即昏倦，是以力加保養，不甚用功，以求無病無痛，上慰堂上之違懷。外間求作文，求寫字，求批改詩文者，往往歷久而莫償宿諾，是以時時抱疚，日日無心安神恬之時。前四弟在京，能爲我料理一切瑣事，六弟則毫不能管，故四弟歸去之間，於外間之回信，家鄉應留心之事，不免疏忽廢弛。

等近日身體平安，合室大小皆順。六弟在京，苦勸其南歸，一則免告週避，二則盡仰事俯畜之誠，三則六弟兩年未作文，必在家中，父親叔父嚴責，方可用功。鄉試渠不肯歸，亦無如之何。

叔父去年四十晉一，謹謹備袍套一付，叔母今年四十大壽，謹謹備棉外套一件，皆交曹西垣帶回，服滿後即可著。母親外褂並漢祿布夾襖，亦一同付回。聞母親近思用一丫鬢，此亦易辦，在省城買不過三四十千，若有湖

北逃荒者來鄉，則更爲便益。望叔父命四弟留心速買，以供母親叔母之使令，其價即寄回。今年今年光景之窘，較甚於往年，然東支西扯，尙可敷衍。若明年能得外差，或升侍郎，便可彌縫。家中今年季弟喜事，不知窘迫否？於八月接到俸銀，即當寄五十金回，即去年每歲百金之說也。在京一切張羅，自有調停，毫不費力，堂上大人不必聖念。謹謹稟（道光二十八年七月二十日）

致諸弟

澄侯子植季洪足下：正月十一日發一家信，是日子極不閒，又見溫甫在外未歸，心中懊惱，故僅寫信與諸弟，未嘗爲書稟堂上大人，不知此書近已接到否？

溫弟自去歲以來，時存牢騷抑鬱之氣，太史公所謂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往者，溫甫頗有此象。舉

業工夫，大爲拋荒，閒或思一振奮，而與致不能鼓舞。余深以爲慮，每勸其痛著祖，併心一往。

溫弟輒言思得一館，使身有管束，庶心有維繫。余思自爲京官，光景尙不十分窘迫，焉有不能養一胞弟，而必與寒士爭館地，向人求荐，實難啓口，是以久不爲之謀館。

自去歲秋冬以來，聞溫弟婦有疾，溫弟羈留日久，牢落無偶，而叔父抱孫之念甚切，不能不想溫弟南歸。且余既官二品，明年順天主考，亦在可簡放之列，恐溫弟留京三年，又告迴避，念此數者，欲勸溫弟南旋，故上次信道及此，層欲諸弟細心斟酌。

不料發信之後，不過數日，溫弟即定得黃正齋館地。現在既已定館，身有所管束，心有所繫屬，舉業工夫，又可漸漸整理。待今年下半年再看光景，如我或聖眷略好，有明年主考之望，則到四五月，再與溫弟商入南闈，或北闈行止。如我今年聖眷平常，或別有外放意外之事，則溫弟仍留京師，一定觀北闈，不必議南旋之說也。坐館以稱束身心，自是最好事，然正齋家，澄弟所深知者，萬一不合，溫弟亦難久坐，見可而留，知難而退，但能不得歸東家，好來好去，即無不可耳。

余自去歲以來，日日想請省親，所以不能者，一則京帳將近一千，歸家途費，又須數百，甚難措辦。二則二品歸籍，必須具摺，摺中難於措辭。私心所願者，得一學差三年任滿，歸家省親上也。若其不能，或明年得一外省主考，能辦途費，後年必歸次也。若二者不能，只望六弟九弟，明年得中一人，後來得一京官，支持門面，余則告養歸家，他日再定行止。如三者皆不得，則直待六年之後，至母親七十之年，余誓具摺告養，雖負債累萬，歸無儲粟，亦斷不顧矣。然此實不得已之計，若能於前三者之中，得其一者，則後年可見堂上各大人，乃如天之福，也不善願。宗默佑否？

現在寓中一切平安，癱疾上半身全好，惟腰下尙有殘痕，家門之福，可謂全盛，而余心歸省之常，難以自慰，因

偶書及，遂備陳之。

毅然伯之項，去年已至余寓，余始覓便寄南。家中可將書封好，卽行送去。餘不詳盡，諸惟心照。兄國藩手草。

（道光二十八年正月廿一日）

致諸弟

澄侯子植季洪三弟左右：澄侯在廣東，前後共發信七封；至郴州未賜，又發二信，三月十一到家以後，又發二信，皆已收到。植洪二弟，今年所發三信，亦均收到。

澄弟在廣東處置一切，甚有道理。易念園莊生各處程儀，尤爲可取。其辦朱家事，亦爲謀甚忠，雖無濟於事，而朱家必可無怨。論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吾弟出外一切如此，吾何慮哉！

賀八爺馮樹堂梁儷裳三處，吾當寫信去謝。澄弟亦宜各寄一書。卽易念園處，渠旣送存程儀，弟雖未受，亦當寫一謝信寄去。其信卽交易宅，由渠家書彙封可也。若易宅不便，卽託岱雲寬寄。

季洪考試不利，區區得失，無足介懷。補發之案，有名不去覆試，甚爲得體。今年院試，若能得意，固爲大幸！即使不逮獲售，去年家中旣雋一人，則今歲小挫，亦盈虛自然之理，不必抑鬱。植弟書法甚佳，然向例未經過歲考者，不合選拔。弟若去考拔，則同人必指而目之，及其不得，人不以爲不合例而失，且以爲寫作不佳而黜。吾明知其不合例，何必受人一番指目乎？

弟書問我去考與否，吾意以科考正場爲斷。若正場能取一等補廩，考則拔之時，已是廩生入場矣。若不能補廩，則附生考拔，殊可不必，徒招人妬忌也。

我縣新官加賦，我家不必答言，任他加多少，我家依而行之；如有告官者，我家不必入場。凡大員之家，無半字

涉公庭，乃爲得體；爲民除害之說，爲所轄之屬言之，非謂去本地方官也。

曹西垣教習服滿，引見以知縣用，七月動身還家，母親及叔父之衣，並阿膠等項，均託西垣帶回。

去年內賜衣料袍褂，皆可裁三件，後因我進閣考教習，家中叫裁縫做，渠裁之不得法，又竊去藥料，遂僅裁祖
父父親兩套。本思另辦好料，爲母親製衣寄回，因母親尙在制中，故未遑寄。

叔父去年四十晉一，本思製衣寄祝，因在制未遑寄也。茲託西垣帶回，大約九月可到，臘月服闋，即可著矣。
紀梁讀書，每日百餘字，與澤兒正是一樣，只要有恆，不必貪多。澄弟亦須常看五種遺規，及呻吟語、龍溪淨學、
樸實階線、上承祖父，下型子弟，吾於澄弟實有厚望焉。兄國藩手草（道光二十八年五月初十日）

致諸弟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弟左右：十二月初九，接到家中十月十二一信，十一月初一日一信，初十日一信，具悉
一切。家中改屋，有與我意見相同之處，我於前次信內，曾將全屋畫圖寄歸，想已收到。家中旣已改妥，則不必依
我之圖矣。但三角邱之路，必須改於檀山嘴下面，於三角邱密種竹木，此我畫圖之要囑，望諸弟稟告堂上，急急
行之。

家中改房，亦有不與我合意者，已成則不必再改。但六弟房改在爐子內，此係內外往來之屋，欲其通氣，不欲
其悶塞，余意以爲必不可，不若以長橫屋上半節間斷作屋爲妥。內茅房在石柱屋後，亦嫌太遠，不如於季洪房
外高牆打進七八尺，旣可起茅房澡堂，而後邊地面寬宏，家有喜事，碗盞菜貨，亦有地安置，不至僂促，不知可否？
家中高麗參已完，明春得便即寄彭十九之壽屏，亦準明春寄到。此間事務甚多，我更多病，是以遲遲。

澄弟辨賊，甚快人心，然必使其親房人等，知我家是闔地方安靜，不是爲一家逞勢張威，庶人人畏我之威，而

不恨我之太惡。賊既辦後，不特面上不可露得意之聲色，即心中亦必存一番哀矜的意思，諸弟人人當留心也。徵一表叔在我家教讀甚好，此次未寫信請安，諸弟爲我轉達。同鄉周苻農家之鮑石卿，前與六弟交遊，近因在妓家飲酒，提督府提交刑部革去供事，而苻農款舟尚遊蕩不畏法，真可怪也！

余近日常有目疾，餘俱康泰，內人及二兒四女皆平安，小兒甚胖，大西席廬公擬十一回家，正月半來，將請李筆峯代館。宋蕪賓在道上撲跌斷腿，五十餘天始抵樊城，大可憫也。餘不一一國藩手草（道光二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

致諸弟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弟左右：十月十七日，發一家書，由廷芳字明府帶交。便寄會希六陳體元從九品執照各一紙，歐陽滄溟先生陳開煦執照並批迴各二張，添梓坪叔庶會祖母百摺裙一條，會陳二人九品補服各一副，母親大人耳帽一件，膏藥一千張，眼藥各種，阿膠二斤，朝珠二掛，筆五枝，鏡底子六十個，會陳二人各對一付，瀟溟先生橫幅篆字一副。計十二月中旬應可到省，存陳岱雲宅，家中於小除夕前二日遣人至省走領可也。芳宇在漢口須見上司，恐難早到，然遇順風，則臘月初亦可到家中，或著人早去亦可。

余於十月初五起至十一止，在闈較射十七出榜，四闈共中百六十四人，余闈內分中五十二人。向例武舉人武進士覆試，如有弓力不符者，則原闈之王大臣，每人各罰俸半年。今年僅張字闈不符者三名，王大臣各罰俸一年半。余闈幸無不符之人，不然則罰俸半年，去銀近五百金，在京官已視爲切膚之痛矣。

寓中大小平安，紀澤兒體已全復，紀鴻兒甚壯實，鄰墨林近由廟內移至我家住，擬明年再行南歸。袁漱六由會館移至虎坊橋，貞齋榜後，本擬南旋，因憤滿不甘，仍寓漱六處教讀。劉鏡清教習已傳到，因丁艱而竟不能歸。

不知命塗之舛，何至於此？凌荻舟近病內傷，醫者言其甚難奏效。黃恕皆在陝差旋，述其與陝撫殊爲冰炭。

江岷樵在浙署秀水縣事，百姓咸戴，編爲歌謠。署內一貧如洗，藩臺聞之，使人私借千金，以爲日食之資。其爲上司器重如此。其辦賑務，辦保甲，無一不合於古。頃湖南報到，新甯破寨匪餘孽煽亂，殺前令李公之闔家，署令萬公亦被戕，焚掠無算，則岷樵之父母家屬，不知消息若何，可爲酸鼻。余於明日當飛報岷樵，令其卽行言旋，以料家難。

余近日忙亂如常，幸身體平安，惟八月家書，曾言及明年假歸省親之事，至今未奉堂上手諭，而九月諸弟未中，想不無抑鬱之懷，不知尙能自爲排遣否？此二端時時望澄侯詳寫告我。祖父大人之病，不知日內如何，余歸心箭急，實爲此也。

母親大人昨日生日，寓中早麵五席，晚飯三席。母親牙痛之疾，近來家信未曾提及，望下次示知。嘗不一一，餘俟續具，兄國蕃手具。（道光二十九年十一月初五日）

致諸弟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正月初六日接到家信三函，一係十一月初三所發，有父親手諭，溫弟代書者，一係十一月十入所發，有父親手諭，植弟代書者，一係十二月初三澄侯弟在縣城所發一書，甚爲詳明，使遊子在外鉅細了然。

廟山上金叔不知爲何事而可取騰七之數？若非道義可得者，則不可輕易受此。要做好人，第一要在此處下手，能令鬼服神欽，則自然識日進氣日剛。否則不覺墜入卑污一流，必有被人看不起之日，不可不慎。諸弟現處極好之時，家事有我一人擔當，正當做個光明磊落神欽鬼服之人，名聲旣出，信義旣著，隨便答言，無事不成，不

必受此小便宜也。

父親兩次手諭，皆不欲予乞假歸省，而予之意甚思日侍父親之側，不得不爲迎養之計。去冬曾以歸省迎養二事，與諸弟相商。今父親手示，不許歸省，則迎養之計更不可緩。所難者，堂上有四位老人，若專迎父母而不迎叔父母，不特予心中不安，即父母心中亦必不安。若四位並迎，則叔母病未全好，遠道跋涉尤艱。予意欲於今年八月初旬，迎父親母親叔父三位老人來京，留叔母在家，諸弟婦細心伺候。明年正月元宵節後，即送叔父回南。我得與叔父相聚數月，則我之心安。父母得與叔父同行數千里到京，則父母之心安。叔母在家半年，專僱一人服侍，諸弟婦又細心奉養，則叔父亦可放心。叔父在家，抑鬱數十年，今出外瀟灑半年，又得與姪兒姪婦姪孫團聚，則叔父亦可快暢。在家坐轎至湘潭，澄侯先至潭，雇定好船，伺候老人開船後，澄弟即可回家。船至漢口，予遣荆七在漢口迎接，由漢口坐三乘轎子到京，行李婢僕，則用小車，甚爲易辦。求諸弟細商堂上老人春間即賜回信，至要至要。

李澤顯、李英燦進京，余必加意庇護。八斗冲地，望繪圖與我看。諸弟自侍病至葬事，十分勞苦，我不克幫忙，心甚歉愧！

京師大小平安。皇太后大喪，已於正月七日二十七日滿，脫去孝衣。初八日係祖父冥誕，我作文致祭，卽於是日亦脫白孝，以後照常當差。心中萬緒，不及盡書。統容續布，兄國藩手草（道光三十年正月初九日）。

致紀澤

字諭紀澤兒，七月廿五日丑正二刻，余行抵安徽太湖縣之小池驛，慘聞吾母大故，余德不修，無實學而有虛名，自知當有禍變懼之久矣。不謂天不隕滅我身，而反災及我母，回思吾平日隱隱大罪，不可勝數。一聞此信，無

地自容。

小池驛去大江之濱，尙有二百里，此兩日內，雇一小橋，仍走旱路，至湖北黃梅縣臨江之處，卽行雇船。計由黃梅至武昌，不過六七百里，由武昌至長沙，不過千里，大約八月中秋後，可望到家。

一 出家輒十四年，吾母音容不得再見，痛極痛極，不孝之罪，豈有稍減之處，茲念京寓眷口尙多，還家甚難，特寄信到京，料理一切，開列於後：

一 我出京時，將一切家事，面託毛寄雲年伯，均蒙慨許。此時遭此大變，爾往叩求寄雲年伯籌畫一切，必能俯允。現在京寓銀錢，分毫無出家眷回南路費，人口太多，計須四五百金，求寄雲年伯張羅。此外同鄉如黎樹喬、黃恕，皆是老伯同年，如王靜庵、袁午橋、年伯，平日皆有肝膽，待我甚厚，或可求其湊辦旅費，受人恩情，當爲將來報答之地，不可多求人也。袁漱六姻伯處，只可求其出力幫辦一切，不可令其張羅銀錢，渠甚苦也。

一 京寓所欠之帳，惟西順興最多，此外如楊臨川、王靜庵、李玉泉、王吉雲、陳伯懋、諸兄，到多年未償，可求寄雲年伯及黎黃王袁諸君內，擇其尤相熟者，前往爲我展緩。我再有信致各處，外間若有奠金來者，我當概存寄雲年伯及黎黃王袁諸君處，有一兩，卽以一兩還債，有一錢，卽以一錢還債，若並無分文，只得待我起復後再還。

一 家眷出京，行路最不易，樊城旱路既難，水路尤險，此外更無好路，不如仍走王家營爲妥。只有十八日旱路到清江，卽王家營也，時有郭雨三親家在彼，到池州江邊，有陳岱雲親家及樹堂在彼，到漢口時，吾當託人照料。江路雖險，沿途有人照顧，或略好些。聞揚州有紅船最穩，雖略貴亦可僱。爾母最怕坐車，或僱一馱驢亦可。然馱驢最不好坐，爾母可先試之，如不能坐，則仍坐三套大車爲妥。

一 開弔散訃，不可太濫，除同年同鄉門生外，惟門簿上有來往者散之，此外不可散一分。其單請臚省三先生定，此係無途費不得已而爲之，不可濫也。卽不濫，我已愧恨極矣。

一、外間親友，不能不計告寄信，然尤不可濫，大約不過二三十封。我到武昌時，當寄一單來，並信寄稿，此則不可違發信。

一、鋪店帳目宜一一清楚，今年端節已全楚矣。此外只有松竹齋新帳，可請省三先生往清，可少給他，不可全欠他。又有天元德皮貨店，請寄雲年伯往清。其新槍獠獅皮褂，即退還他，若已做成，即並緞面送贈寄雲可也。萬一無錢，皮局帳亦暫展限，但累寄雲年伯多矣。

一、西順興帳目，丁未年夏起，至辛亥年夏止，皆有摺子。可將摺子取出，請一明白人細算一遍，究竟用他多少錢，專算本錢，不必兼算利錢。待本錢還清，然後再還利錢。我到武昌時，當寫一信與蕭沛之三兄，待我信到後，然後請寄雲年伯去講明可也。總須將本錢利錢劃爲兩段，乃至不致膠轕不清。六月所借之捐，貢銀一百念餘金，須設法還他，乃足以服人，此事須與寄雲年伯熟計。

一、高松年有銀百五十金，我經手借與曹西垣，每月利息京錢十千。今我家出京，高之利錢，已無著落，渠係替人，我當寫信與西垣，囑其趕緊寄京。目前求黎樾喬老伯代西垣清幾個月利錢，至懇至懇，並請高與黎見面一次。

一、木器等類，我出京時，已面許全交與寄雲，茲即一一交去，不可分散，概交寄雲年伯，蓋木器本少，若分則更少矣。送渠一人，猶成人情耳。鈔器盜器，亦交與他。

一、書籍我出京，一點明與爾舅父看過，其要緊者，皆可帶回，此外我所不帶之書，惟皇清經解六十函，算一大部。我出京時，已與爾舅說明，即贈送與寄雲年伯。又會典五十函，算一大部，可借與寄雲用。自此二部外，並無大部，亦無好板，可買打磨廠油木箱，一一請書店夥計裝好，交寄雲轉寄存一廟內，每月出貨錢可也。邊袖石價通典一函，田敬堂借地圖八幅，吳南屏借梅伯言詩冊，俱往取出帶回。

大廳書架之後，有油木箱三個，內皆法帖之類，其已裱好者，可全帶回，其未裱者，帶回亦可送人。家信及外來信，黏在本子上者，皆宜帶回。地輿圖三副，皆宜帶回。又有十八省散圖，亦帶回。字畫對聯之類，擇好者帶回，上下木軸均撤去，以便捲成一捆。其不好者，太寬者不必帶，做一寬箱封鎖，與書箱同寄一廟內。凡收拾書籍字畫之類，均請省三先生及子彥對辦，而牧雲一一過目，其不帶者，均用箱寄廟。

我本思在江西歸家，凡本家親友皆以銀錢贈送。今既毫無可贈，爾母歸來，須略備儀物，但須輕巧不累贅者，如氈帽挽袖之類，亦不可多費錢。如確砂膏眼藥之屬，亦宜帶些。高麗參帶半斤。

紀澤宜做棉袍褂一付，靴帽各一，以便向祖父前叩頭承歡。

王雁汀先生寄書有一單，我已點與子彥看。記得乾隆二集，係王世兄取去，五集係王太史向劉世兄借去，餘劉世兄取去者又一集。此外皆在架上，可送還他。

苗仙鹿寄賣之書，聲訂聲讀表共一種，毛詩韻訂一種，建首字讀本，想到江南銷售幾部。今既不能，可將書架頂上三種，各四十餘部，還他，交黎樾喬老伯交轉。

送家眷出京，求牧雲總其事。如牧雲已中舉，亦求於覆試後，九月廿外起行，由王家營水路至漢口，或不遵家，仍由漢口至京會試可也。下人中必須羅福盛貴若沈祥能來更好，否則李長子亦可。大約男僕須三人，女僕須三人，九月廿前後必須起程，不可再遲。一定由王家營走，我當寫信託沿途親友照料。（咸豐二年七月二十六日）

致紀澤

字諱紀澤兒，吾於七月念五日在太湖縣途次，痛聞吾母大故，是日仍僱小驢，行六十里。是夜未睡，寫京中家

信料理一切命爾等眷口於開弔後趕緊出京。念六夜發信，交湖北撫臺寄京，念七發信，交江西撫臺寄京。兩信是一樣說話，而江西信更詳恐到得遲，故由兩處發耳。惟倉卒哀痛之中，有未盡想到者，茲又想出數條，開示於後：

一、他人欠我賬目，算來亦將近千金，惟同年耶昂齋當時聽其情受之懇，而借與百金，其實此人並不足惜，今渠已參官，不復論已。此外凡有借我錢者，皆光景甚窘之人，此時我雖窘迫，亦不必向人索取，如袁親家、黎樹喬、湯世兄、周荇農、鄒雲陔，此時皆不甚寬裕。至留京公車，如復生同年吳鏡雲、李子彥、劉裕軒、曾愛堂諸人，尤爲清苦異常，皆萬不可向其索取，即送來亦可退還，蓋我欠人之賬，既不能還，清出京人欠我之賬，而欲其還，是不恕也。從前黎樹喬出京時，亦極窘，而不肯索窮友之債，是可爲法。至於胡光伯之八十兩，劉仙石之二百千錢，渠差旋時，自必交還袁親家處，此時亦不必告知渠家也。外間有借我者，亦極窘，我亦不寫信去問他。

二、我於念八念九，在九江就擱兩日，江西省城公送來奠分銀一千兩，余以三百兩寄京還債，以西順興今年之代捐貢銀及寄雲兄代買皮貨銀之類，皆甚緊急，其銀交湖北主考帶進京，想到京時，家眷已出京矣，即交寄雲兄擇其急者而還之。下剩七百金，以二百餘金在省城還賬，帶四百餘金至家辦葬事。

一、馱轎要雇，即須二乘，爾母帶紀鴻坐一乘，乳媽帶六小姐、五小姐坐一乘。若止一乘，則道上與衆車不同隊，極孤冷也。此外雇空太平車一乘，備爾母道上換用。又雇空轎車一乘，備爾與諸妹弱小者坐，其餘用三套頭大車。我之主見，大略如此，若不妥當，仍請袁姻伯及毛黎各老伯斟酌，不必以我言爲定準。

一、李子彥無論中否，皆須出京，可請其與我家眷同行幾天，行至雄縣，渠分路至保定去，亦不甚遠也。到清江浦，登船可請郭雨三、姻伯雇，或雇湖廣划子二隻亦可。或至揚州換雇紅船，或雇湘鄉釣鈎子亦可。沿途須發家信至清江浦，託郭姻伯寄信。至揚州，託劉星房老伯寄信。至池州，託陳姻伯，至九江，亦可求九江知府寄至湖

北託常太烟伯寄，以慰家中懸望。信面寫法，另附一條。

小兒女等，須多做幾件棉衣，道上十月固冷，船上尤寒也。

御書詩匾及戴醇士劉茶雲所寫匾，俱可請裱匠啓下，捲起帶回。王孝鳳借去天圖，其底本係郭筠仙送我的，暫存孝鳳處，將來請交筠仙。

乘船上路，阻風十一日，尙止走得三百餘里，極爲焦灼。幸馮樹堂由池州回家，來至船上，與我作伴，可一同到省，堪慰孤寂，京中可以放心。

江西送奠儀千金，外有門包百金，丁貴孫福等七人，已分去六十金，尙存四十金。將來羅福盛貴沈祥等到家，每人可分八九兩。渠等在京要支錢，亦可支與他，渠等亦極吝也。

我在九江時，知府陳景曾，知縣李福，皆待我極好，家眷過九江時，我已託他照應，但討快不討關。（討關免關稅也，討快，但求快快放行，不免關稅也。）爾等過時，渠若照應，但可討快，不可代船戶討免關。

船上最怕盜賊，我在九江時，德化縣派一差人護送，每夜安船後，差人喚塘兵打更，究竟好些。家眷過池州時，可求陳烟伯飭縣派一差人護送，沿途寫一摺信，一徑護送到湖南，或略好些。若陳烟伯因係親戚，避嫌不肯，則仍至九江，求德化縣派差護送。每過一縣換一差，不過賞大錢二百文。（咸豐二年八月初八日在蕪州書中書）

致紀澤

余於初八日，在舟中寫就家書。十一日早，始到黃州，因阻風太久，遂僱一小輪起岸。十二日未刻，到湖北省城，常南陵先生之世兄，始知湖南消息，長沙被圍危急，道路梗阻，行旅不通。不勝悲痛焦灼之至！

現在武昌小住，家眷此時萬不可出京，且待明年春間再說。開弔之後，另搬一小房子住，余陸續設法寄銀。

東用。忽忽草此。俟一二日內續寄。(咸豐二年八月十二夜武昌城內書)

致紀澤

十三日，在湖北省城住一天，左思右想，只得仍回家見吾父爲是。擬十四日起行，由岳州湘陰，繞道出沅江，歸，以至湘鄉，約須半月。沿途自知慎重，如果遇賊，即仍回湖北省城。陸叔有家信寄京，不必聖念。

家眷既不出京，止將書檢成箱內，搬一小房子，餘物概不必動。余行李寄存常大人署中，留荊七孫福看守。自帶丁韓二人回南，常又差人四護送，可以放心。滌生手示。(咸豐二年八月十三夜在湖北省城發)

致紀澤

字諭紀澤兒，予自在太湖縣聞訃後，於廿六日書家信一號，託陳岱雲交安徽提塘寄京。念七日發二號家信，託常南陵交湖北提塘寄京。念八日發三號，交丁松亭轉交江西提塘寄京。此三次信，皆命家眷趕緊出京之說也。八月十三日在湖北發家信第四號，十四日發第五號。念六日到家後，發家信第六號。此三次信，皆有長沙候回家眷不必出京之說也。不知皆已收到否？

余於念三日到家家中一切清吉，父親大人及叔父母以下皆平安。余辭疾自到家後，日見痊愈。地方團練，人皆習武藝，土匪決可無虞。粵匪之氛雖惡，我境僻處萬山之中，不當孔道，亦斷不受其蹂躪。現奉父親大人之命，於九月十三日，權厝先妣於下腰墓屋後山內，俟明年尋有吉地，再行改葬。所有出殯之事，一切皆從儉約。

丁貴自念七日已打發他去了，我在家並未帶一僕人。蓋居鄉即全守鄉間舊樣，予不參半點官宦習氣。丁貴自回益陽，至渠家住數日，仍回湖北，爲我搬取行李回家。吳荊七二人同歸。孫福、孫山、東八、臣湖南聲音不通，即

令渠由湖北回京，給渠盤川十六兩，想渠今冬可到京也。

爾奉爾母及弟諸妹在京一切皆宜謹慎。目前不必出京，待長沙賊退後，余來再行收拾出京。茲寄去信稿一件，各省應發信單一件，亦可將信稿求袁姻伯或臚師照寫一紙發刻。其各省應發信，仍求袁毛黎黃王袁諸位妥爲寄去。余到家後，諸務叢集，各處不及再寫信前在湖北所發各處信，想已到矣。

十三日申刻，母親大人引成刻下窆。十九日築墳可畢。現在地方安靜，聞長沙屢獲勝仗，想近日即可解圍。爾等回家，爲期亦近。

羅勸農至我家，求我家中略爲分潤渠兄，我家若有錢，或十兩，或八兩，可略分與芸臯用。不然，恐同縣留京諸人，有斷炊之患也。書不能盡，餘俟續示。（讀咸豐二年九月十八日）

致諸弟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弟足下：久未遣人回家，家中自唐二維五等到後，亦無信來，想平安也。余於念九日自新堤移營，八月初一日至嘉魚縣。初五日自坐小舟，至牌州看閱地勢。初七日即將大營移駐牌洲。水師前營左營中營，自閏七月念三日駐紮金口。念七日賊匪水陸上犯，我陸軍未到，水軍兩路堵之，搶賊船二隻，殺賊數十人，得一勝仗。羅山於十八念三念四念六等日，得四勝仗。初四發摺，俱詳敘之，茲付回。

初三日接上諭廷寄，余得賞三品頂戴，現具摺謝恩，寄諭並摺寄回。余居母喪，並未在家守制，情夜自思，踴躍不安。若仗皇上天威，江面漸次肅清，即當奏明回籍，事父祭母，稍盡人子之心。諸弟及兒姪輩，務宜體我寸心，於父親飲食起居，十分檢點，無稍疎忽。於母親祭品禮儀，必潔必誠。於叔父處，敬愛兼至，無稍隔閡。兄弟姊妹，總不可有半點不和之氣。凡一家之中，勤敬二字，能守得幾分，未有不興。若全無一分，無有不敗。和字能守得幾分，未

有不興不和未有不敗者。諸弟試在鄉間，將此三字於族戚人家，歷歷驗之，必以吾言爲不謬也。諸弟不好收拾潔淨，比我尤甚，此是敗家氣象。嗣後務宜細心收拾，卽一紙一縷，竹頭木屑，皆宜檢拾，以爲兒姪之榜樣。一代疎懶，二代淫佚，則必有晝睡夜坐，吸食鴉片之漸矣。四弟九弟較勤，六弟季弟較懶，以後勤者愈勤，懶者痛改，莫使子姪學得意惰樣子，至要至要。子姪除讀書外，教之掃屋抹桌檯，收糞鋤草，是極好之事，切不可爲有損架子而不爲也。咸豐四年八月十一日。

致諸弟

澄溫沉季四位老弟左右。念五日著胡二等送家信，報收復武漢之喜，念七日具摺奏捷。初一日制臺楊羅襄帶到鄂相會，是日又奏念四夜焚襄河賊舟之捷。初七日奏三路進兵之摺，其日酉刻楊載福彭玉麟等率水師六十餘船，前往下游勦賊。初九日前次謝恩摺，奉硃批到鄂。初十日彭四劉四等來營，進攻武漢三路進勦之摺，奉硃批到鄂。

十一日武漢克復之摺，奉硃批廷寄諭旨等件，兄署湖北巡撫，並賞戴花翎。兄意母喪未除，斷不敢受官聲；若一經受職，則二年來之苦心孤詣，似全爲博取高官美職，何以對吾母於地下？何以對宗族鄉黨方寸之地？何以自安？是以決計具摺辭謝，想諸弟亦必以爲然也。

功名之地，自古難居，兄以在籍之官，募勇造船，成此一番事業，名震一時。人之好名，誰不如我？我有美名，則人必有受不美之名者，相形之際，豈難爲情？兄惟謹慎謙虛，時時省惕而已。若仗聖主之威福，能速將江西肅清，蕩平此賊，兄決意奏請回籍奉養，改葬吾母，久或三年，暫或一年，亦足稍慰區區之心，但未知聖意果能俯從否？

諸弟在家，總宜教子姪守勤敬。吾在外，既有權勢，則家中子姪，最易流於驕，流於佚，二字者，敗家之道也。萬望諸弟刻刻留心，勿使後輩近於此二字，至要至要！

羅羅山於十二日拔營，智亭於十三日拔營。余十五六亦拔營東下也。餘不一一，乞稟告父親大人叔父大人萬福金安。（咸豐四年九月十三日）

致紀澤

字諭紀澤兒，胡二等來，接爾安稟，字畫尙未長進，爾今年十八歲，齒已漸長，而學業未見其益。陳岱雲烟伯之子，號吉生者，今年入學，學院批其詩冠通場，渠係戊戌二月所生，比爾僅長一歲，以其無父無母家漸清貧，遂爾勤苦好學，少年成名。爾幸托祖父餘蔭，衣食豐適，寬然無慮，遂爾酣象佚樂，不復以讀書立身爲事。古人云：「勞則善心生，佚則淫心生。」孟子曰：「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吾愛爾之過於佚也。

新婦初來，宜教之入廚作羹，勤於紡績，不因其爲富貴子女，不事操作。大二三諸女已能做大鞋否？三姑一嫂，每年做鞋一雙寄余，各表孝敬之忱，各爭針黹之工，所織之布，做成衣襪寄來，余亦待察閨門以內之勤惰也。

余在軍中，不廢學問，讀書寫字，未甚間斷，惜年老眼矇，無甚長進。爾今未弱冠，一刻千金，切不可浪擲光陰。四年所買衡陽之田，可覓人售出，以銀寄營，爲歸還李家款。父母存，不有私財，士庶人且然，况余身爲卿大夫乎？

余辭疾復發，不似去秋之甚。李次青十七日在撫州敗挫，已詳寄沅浦函中。現在崇仁，加意整頓，三十日獲一勝仗，口糧缺乏，時有決裂之虞，深用焦灼。爾每次安稟，詳陳一切，不可草率。祖父大人起居闔家之瑣事，學堂之工課，均須詳載，切切此諭。（咸豐六年十月初二日）

致四弟

澄侯四弟左右胡二等來，知弟不在家，出看本縣圍練。吾兄弟五人，皆出外帶勇，季居三十里外，弟又常常他出，遂無一人侍奉父親膝下。溫亦不克適歸侍奉叔父，實於論語遠遊喜懼二章之訓相違。現余令九弟速來瑞州，與溫並軍，庶二人可以更番歸省。澄弟宜時常在家，以盡溫清之職，不宜干預外事，至囑至囑。李次青自撫州退保崇仁，尙屬安靜。惟敗勇之自撫回省者，日內在中丞署中鬧請口糧，與三年艾一村之局相似，實爲可慮。

明年延師，父大人意欲請曾香海，甚好甚好。此君品學兼優，吾所素佩，弟可專人作書往聘，稍遲旬日，吾再手誠請之。其館金豐儉，則父大人酌定，吾自營寄歸可也。（咸豐六年十月初三日）

致四弟

澄侯四弟左右：初六俊四等來營，奉到父大人諭帖，並各信件，得悉一切。弟在各鄉看團閱操，日內計已歸家。家中無人，田園荒蕪，官上定省多闕，弟以後總不宜常常出門，至囑至囑！

羅家烟爭，暫可緩議。近日人家一入官途，即習於驕奢，吾深以爲戒。三女許字，意欲擇一儉僕耕讀之家，不必定富室名門也。

楊子春之弟，四人捐官者，吾於二月念一日具奏，聞部中已議准，部照概交南撫。子春曾有函寄雪琴，似已領到執照者，請查明再行佈聞。

長夫在大營，不善抬轎，余每月出門，不過五六次，每出則搖擺戰栗，不合脚步。茲僅留劉一胡二盛四及新到之優四聲六在此，餘俱遣之歸籍，以後即雇江西本地轎夫，家中不必添派也。

與聞軍務，建昌府之閩兵，昨又敗挫，而袁州克復，大局已轉，儘可放心。十月內餉項亦略寬裕矣。（咸豐六年十

二月初七日

書文正公集卷一

二四

致四弟

澄侯四弟左右：二十八日由瑞州營遞到父大人手諭，並弟與澤兒等信，具悉一切。六弟在瑞州辦理一應事宜，尙屬妥善，識見本好，氣質近亦和平。九弟治軍嚴明，望極振。吾得兩弟爲幫手，大局或有轉機。

次青在貴谿尙平安，惟久缺口糧，又敗挫之後，至今尙未克整頓完好。雪琴在吳城，名聲尙好，惟水淺不宜舟戰，時時可慮。

余身體平安，癱疾雖發，較之往在京師，則已大減。幕府乏好幫手，凡奏摺書信批稟，均須親手爲之，以是不免有延閣耳。余性喜讀書，每日仍看數十頁，亦不免拋荒軍務，然非此則更無以自怡也。

紀澤看漢書，須以勤敏行之，每日至少亦須看二十頁，不必惑於在精不在多之說。今日半頁，明日數頁，久明日就攔間斷，或數年而不能畢一部，如煮飯然，歇火則冷，小火則不熟，須用大柴大火，乃易成也。甲五經書已讀畢，否須速點速讀，不必一一求熟，恐因求熟之一字，而終身未能讀完經書。吾鄉子弟未讀完經書者甚多，此後得力於之，諸外甥如未讀完經書，當速補之，至闕至癈。（咸豐六年十一月廿九日）

致九弟

沉浦九弟左右：正七歸，接一信，啓五等歸，又接一信。正七以瘡故，不能遽回營，啓五求於營新後始去。茲另遣人送信至營，以慰遠廬。

三代祠堂，或分或合，或在新宅，或另立規模，純俟弟復吉後歸家料理。造祠之法，亦聽弟與諸弟爲之，落成後，

我作一碑而已。

余意欲王父母父母改葬後，將神道碑立畢，然後或出或處，乃可惟余所欲。目下在家，意緒極不佳，因思往事，無一不愧慚，無一不褊淺。幸弟去秋一出，而江西湖南物望頗隆，家聲將自弟振之，茲可欣慰。願不有初，鮮克有終。望弟慎之又慎，總以克終爲貴。家中四宅大小平安，念三四大水，縣城永豐受害頗甚，我域幸平安無恙。

弟寄歸之書，皆善本。林氏續選古文雅正，雖向不知名，亦通才也。如有大學衍義衍義補二書，可買者買之。學問之道，能讀經史者爲根柢，如兩通兩衍義及本朝兩通萃六經諸史之精，該內聖外王之要。若能熟此六書或熟其一二，卽爲有本有末之學。家中現有四通，而兩衍義祈弟留心。

弟目下在營，不可看書，致荒廢正務。天氣炎熱，精神有限，宜全用於營事也。余近作賓興堂記，鈔稿寄函，久荒筆墨，但有問架全無精意，甚愧甚甚。愧。咸豐八年五月三十日。

致四季弟

澄季兩弟左右：兄於十二日到湖口，曾發一信，不知何時可到。胡蔚之奉江西香中丞之命，接我晉省。余因於二十日自湖口開船入省，楊厚菴送至南康，彭琴徑送至省，諸君子用情之厚，罕有倫比。浙中之賊，聞已全省肅清，余到江與香中丞商定大約，由湖口入閩。

家中種蔬一事，千萬不可忽。屋門首塘中養魚，亦有一種生機。養豬亦內政之要者。下首臺上新竹，過伏天後有枯者否？此四者可以觀人家興衰氣象。望時時與朱見四兄熟商。見四在我家，每年可送束脩錢十六千。余在家時，曾面許以如延師課讀之例，但未言明數目耳。季弟生意頗好，然此後不宜再做，不宜多做，仍以看書爲上。

余在湖口，臥病三日，近已全愈，但微咳嗽，辭疾久未愈，心血亦虧甚，頗焦急也。久不接九弟之信，極爲懸累。頃接初九日與雪琴一信，言病後元氣未復，想比已全痊矣。（咸豐八年七月廿一日自江西省河下書）

致諸弟

澄侯季洪沉浦老弟左右：十七日接澄弟初三日信，十八日接澄弟初五日信，敬悉一切。三河敗挫之信，初五日因家中尙無確耗，且縣城之內毫無所聞，亦概奇矣。九弟於念二日在湖口發信，至今未再接信，實深懸系。幸接希庵信，言九弟至漢口後有書與渠，且專人至桐城三河訪尋下落。余始知沉浦弟安抵漢口，而久無來信，則不解何故。豈余近日別有過失，沉弟心不以爲然耶？當初聞三河凶報，手足急難之際，卽有徵失，亦當將皖中各事詳細示我。

今年四月，劉昌儲在我家請亂。亂初到，卽判曰：「賦得偃武修文，得閒字。」字謎敗字，余方訝敗字不知何指。亂判曰：「爲九江言之也，不可喜也。」余又訝九江初克氣機正盛，不知何所爲而云然。亂又判曰：「爲天下卽爲曾宅言之。」由今觀之，三河之挫，六弟之變，正與不可喜也四字相應，豈非數皆前定耶？然禍福由天主之，善惡由人主之，由天主者無可如何，只得聽之；由人主者盡得一分算一分，擇得一日算一日。吾兄弟斷不可不洗心滌慮，以求力挽家運。

第一貴兄弟和睦，去年兄弟不和，以致今冬三河之變，嗣後兄弟當以去年爲戒。凡吾有過失，澄沉洪三弟各進箴規之言，余必力爲懲改。三弟有過，亦當互相箴規而懲改之。

第二貴體孝道，推祖父母之愛，以愛叔父，推父母之愛，以愛溫弟之妻妾兒女，及關董二家。又父母墳域，必嚴改葬，請沉弟作主，澄弟不必過執。

第三要實行勤儉二字，內間妯娌，不可多講鋪張。後輩諸兒，須走路，不可坐轎騎馬。諸女莫太以懶，宜學燒茶、烹飯、書蔬魚豬，一家之生氣，少睡多做，一人之生氣，勤者生勤之氣，儉者收斂之氣，有此二字，家運斷無不興之理。余去年在家，未將此二字切實做工夫，至今愧憾，是以諄諄言之。（咸豐八年十一月廿三日）

致諸弟

澄侯沅浦季洪老弟左右：十五日接澄沅冬月念九三十兩函，得悉叔父大人於二十七日患病，有似中風之象。吾家自道光元年，即處順境，歷三十餘年，均極平安。自咸豐年來，每遇得意之時，即有失慮之事，相隨而至。壬子科，余典試江西，請假歸省，即聞先太夫人之訃。甲寅冬，余克武漢田家鎮，聲名鼎盛。臘月念五，甫奉黃馬褂之賜，是夜即大敗，衣服文卷，蕩然無存。六年之冬，七年之春，兄弟三人，督師於外，瑞州合圍之時，氣象甚好，旋即遭先大夫之喪。今年九弟克復吉安，譽望極隆，十月初七，接到知府道銜諭旨，初十即有溫弟三河之變。此四事皆吉凶同域，憂喜並時，殊不可解。

現在家中，尚未妄動，妥慎之至。余之意，則不免皇皇，所寄各處之信，皆言溫弟業經病節矣。究欠妥慎，幸尚未入奏，將來擬俟湖北奏報後，再行具疏也。家中亦俟報到日，乃有舉動。諸弟老成之見，實於我矣。

叔父大人之病，不知近狀如何。茲專法六歸送鹿茸一架，即沅弟前次送我者，此物補精血，遠勝他藥，或者有益。

迪公彼石之尸，業經收斂，而六弟無之，尚有一線生理。若其同盡，則六弟遺骸，必去迪不遠也。

沅弟信言「家庭不可說利害話。」此言精當之至，足抵萬金。余生平在家在外行事，尚不十分忤逆，惟說些利害話，至今愧悔無極。（咸豐八年十二月十六日）

致諸弟

澄侯沅浦季洪老弟閣下十五日接叔父患病之信，十六日專王法六送鹿茸回家，限年內趕到。十七早接澄弟兩信，沅弟一信，叔父病勢已愈，大幸大幸！

溫弟之事，日內計已說破，不知叔父與溫弟婦能少節哀否？溫弟婦治家最賢，而賦命最苦，不知天理何以全不可憑。

十八夜接希庵信，知六弁沅弟所派已回，皆未尋得；而迪菴遺骨，於初一日已搬至霍山縣，同一殉節，而又有幸有不幸若此。

余又專五人去尋，中有二人，係賊中逃出者，言必可至三河故壘，其三人則楊名聲、楊鎮南、張淦也。能尋得遺屍，尚是不幸中之一幸，否則吾何面見吾祖考妣及考妣於地下哉（咸豐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致諸弟

澄侯沅浦季洪三弟左右，王四等來，得知叔父大人病勢稍加，得十三日優卹之旨，不知何如？頃又接十九日來函，知叔父病已略愈，欣慰欣慰！然溫弟靈柩到家之時，我家祖宗有靈，能保得叔父不添病，六弟婦不過節烈，猶爲不幸中之一幸耳。

此間兵事，凱章在景德鎮相持如故，所添調之平江三營，寶勇一營，均已到防，或可隱紮浚川，在南康之多城，搗一勝仗，奪偽印四十三顆，僞旗五百餘面，皆解至建昌，甚爲快慰！惟石達開尚在南安一帶，悍賊亦多，不知究竟掃蕩否？吉中營以後常不離余左右，沅弟儘可放心。

起屋造祠堂，沉弟言外間訾議，沉弟自任之。余則謂外間之訾議不足畏，而亂世之兵變不可不慮，如江西近歲，凡富貴大屋無一不焚，可爲股鑿。吾鄉僻陋，眼界甚淺，稍有修造已駭聽聞。若太閎麗，則傳播招尤，苟爲一方首風一指，則亂世恐難倖免。望弟再斟酌於豐儉之間，妥善行之。

改葬先人之事，將求富求貴之念，消除淨盡，但求免水蟻，以妥先靈，免凶煞，以安後嗣而已。若存一絲求富求貴之念，則必爲造物鬼神所忌，以吾所見所聞，凡已發之家，未有續尋得大地者。沉弟主持此事，務望將此意拿得穩，把得定，至要至要！

紀澤姻事，以古禮言之，則大祥後可以成婚，以吾鄉舊俗言之，則除靈道場後可以成婚。吾因近日姿勢尙旺，時事難測，頗有早辦之意。紀澤前兩稟，請心壺抄奏摺，儘可行之。吾每月送脩金二兩，應抄之奏，不知家中有底稿否？抄一篇，可寄目錄來一查，注明月日。

紀澤之字較之七年二三月間，遠不能逮。大約握筆宜高，能握至管頂者爲上，握至管頂之下寸許者次之，握近毫以上寸許者，亦尙可習。若握近毫根，則難寫好字，亦不久必退，且斷不能寫好字。吾驗之於己身，驗之於朋友，皆歷歷可驗。紀澤以後宜握管略高，縱低亦須隔毫根寸餘，又須用油紙摹帖較之，臨帖勝十倍。

沉弟之字，不可拋荒。溫弟哀辭墓志，及王考妣考妣神道碑之類，余作就後，均須沉弟認真書寫。寶興堂記首段未備，待日內改就，亦須沉弟寫之。沉弟雖憂危忙亂之中，不可廢習字工夫。親戚中雖有六朝仙喜書，余因家中碑板，不擬倩外人書也。（咸豐九年正月十一日）

致四弟

澄侯四弟左右：念七日接弟信，欣悉合家平安。沉弟是日申刻到，又得詳問一切，敬知叔父臨終，毫無抑鬱之

情，至爲慰念！

余與沅弟論治家之道，一切以星岡公爲法。大約有八字訣，其四字卽上年所稱書蔬魚豬也。又四字則曰早掃考寶，早者起早也，掃者掃屋也，考者祖先祭祀，敬奉顯考王考曾祖考，言考而妣可該也。寶者親族鄰里。時時周旋，賀喜弔喪，問疾濟急。

星岡公常曰：「人待人，無價之寶也。」星岡公生平於此數端，最爲認真，故余戲述爲八字訣曰：「書蔬魚豬，早掃考寶也。」此言雖涉諧謔，而擬卽寫屏上，以祝賢弟夫婦壽辰，使後世子孫，知吾兄弟家教，亦知吾兄弟風趣也。弟以爲然否？（咸豐十年閏三月廿九日）

致四弟

澄弟左右：五月四日接弟賊書，蔬魚豬，早掃考寶，橫寫八字，下用小字注出，此法最好。余必遵辦，其次序則改爲考寶早掃，書蔬魚豬。

目下因拔營南渡，諸務叢集。蘇州之賊已破，嘉興淳安之賊已至績溪，杭年徽州十分危急，江西亦可危之。至余赴江南，先駐徽郡之祁門，內顧江西之饒州，催張凱章速去饒州會合。又札王梅春募三千人進繁撫州，保江西卽所以保湖南也。又札王人樹仍來辦營務處，不知七月間可趕到否？

若此次能保全江西兩湖，則將來仍可以克復安危大局，所爭只在六七八九數月，澤兒不知已起行來營否？弟爲余照料家事，總以儉字爲主，情意宜厚，用度宜儉，此居家鄉之要訣也。（咸豐十年五月十四日）

致九弟季弟

一 阮弟左右接信知北岸日內尙未開仗，此間鮑張於十五日獲勝，破萬安街賊巢，十七日獲勝，破休甯東門外二壘，鮑軍亦受傷百餘人。正在攻勦得手之際，不料十九日未刻，石埭之賊，破羊棧嶺而人新嶺，桐林嶺同時被破，張軍前後受敵，全局大震，比之徽州之失，更有甚焉。

余於十一日親登羊棧嶺爲大霧所迷，目無所睹，十二日登桐林嶺，爲大霧所阻。今失事恰在此二嶺，豈果有天意哉？

目下張軍最可危慮，其次則祁門老營，距賊僅八十里，朝發夕至，毫無遮阻。現講求守壘之法，賊來則堅守以待援師，倘有疎虞，則志有素定，斷不臨難苟免。

回首生年五十餘，除學問未成，尙有遺憾外，餘差可免於大戾。賢弟教訓後輩子弟，總當以勤苦爲體，謙遜爲用，以藥驕佚之積習，餘無他囑。（咸豐十年十月二十日）

致四弟

澄侯四弟左右：此間於十九日，忽被大股賊匪竄入羊棧嶺，去祁門老營僅六十里，人心大震。幸鮑張兩軍於念日念一日大戰獲勝，克復黟縣，追賊出嶺轉危爲安。此次之險倍於八月廿五徽州失守時也。

現賊中僞侍王李世賢、僞忠王李秀成、僞輔王楊輔清皆在徽境，與兄作對。僞英王陳玉成在安慶境，與多禮沅季作對。軍事之能否支持，總在十月十一月入見大分曉。

甲三月初六之武穴，此時計將抵家，余在外無他慮，總怕子姪習於驕奢佚三字，家敗離不得個奢字，人敗離不得個佚字，討人嫌離不得個驕字，弟切戒之。（咸豐十年十月廿四日）

致四弟

澄侯四弟左右：自十一月來，奇險萬狀，風沒迭起，文報不通者五日，餉道不通者二十餘日。自十七日，唐桂生克復建德，而皖北沅季之文報始通。自鮑鎮廿八日至景德鎮，賊退九十里，而江西饒州之餉道始通。若左鮑二公能將浮梁鄱陽等處之賊，逐出江西境外，仍從建德竄出，則風波漸平，而祁門可慶安穩矣。

余身體平安，此一月之驚恐危急，實較之八月徽甯失守時險難數倍。余近年在外，問心無愧，死生禍福，不甚介意。惟接到英法美各國通商條款，大局已壞，茲付回二本，與弟一閱。時事日非，吾家子姪輩，總以謙勤二字爲圭戒，傲情保家之道也。（咸豐十年十二月初四日）

致四弟

澄侯四弟左右：臚底由九弟處寄到弟信，具悉一切。弟於世事，閱歷漸深，而信中不免有一種驕氣。天地間惟謙謹是載福之道，驕則滿，滿則傾矣。凡動口勦筆，厭人之俗，嫌人之鄙，議人之短，發人之覆，皆驕也。無論所指未必果當，即使一切當，已爲天道所不許。

吾家子弟，滿腔驕傲之氣，開口便道人短長，笑人鄙陋，均非好氣象。賢弟欲戒子弟之驕，先須將自己好議人短，好發人覆之習氣，痛改一番，然後令後輩事事警改。

欲去驕字，總以不輕非笑人爲第一義。欲去惰字，總以不晏起爲第一義。弟若能謹守星岡公之八字，三不償，又謹記愚兄之去驕去惰，則家中子弟，日趨於恭謹而不自覺矣。（咸豐十一年正月初四日）

致四弟

澄侯四弟左右：上次送家信者，三十五日即到，此次專人四十日未到，蓋因樂平饒州一帶有賊，恐中途繞道。

也。自十二日克復休甯後，左軍分出八營，在於甲路地方小挫，退紮景鎮。賊幸未跟蹤追犯，左公得以整頓數日，銳氣尙未大減。

目下左軍進剿樂平、鄱陽之賊，鮑公一軍，因撫建吃緊，本調渠赴江西省，先顧根本，次援撫建。因近日鄱陽有警，景鎮可危，又暫留鮑軍，不遽赴省。胡宮保恐狗道由黃州下犯安慶，沅弟之軍，又調鮑軍救援北岸，其祁門附近各嶺，廿三日又被賊破兩處。

數月以來，實屬應接不暇，危險迭見，而洋人又縱橫出入於安慶、湖口、湖北、江西等處，并有欲來祁門之說。看此光景，今年殆萬難支持。然余自咸豐三年冬以來，久已以身許國，顧死疆場，不顧死庸下，本其素志。近年在軍辦事，盡心竭力，毫無愧怍，死即瞑目，毫無悔憾。

家中兄弟子姪，惟當記祖父之八個字，曰：考實早掃，書蔬魚猪。又謹記祖父之三不信，曰：不信地師，不信醫藥，不信僧巫。余日記冊中，又有八本之說，曰：讀書以誦話爲本，作詩文以聲調爲本，事親以得歡心爲本，養身以戒惱怒爲本，立身以不妄語爲本，居家以不妄起爲本，作官以不要錢爲本，行軍以不擾民爲本。此八本者，皆余閱歷而確有把握之論，弟亦當教諸子姪，謹記之，無論世之治亂，家之貧富，但能守星岡公之八字，與余之八本，雖不失爲上等人家。余每次寫家信，必諄諄囑付，蓋因軍事危急，故預告一切也。

余身體平安，營中雖欠餉四月，而軍心不甚渙散，或尙能支持，亦未可知。家中不必懸念。（咸豐十一年二月廿四日）

致四弟

澄弟左右：圍山背橋稍嫌用錢太多，南塘竟希公祠宇，亦儘可不起。沅弟有功於國，有功於家，千好萬好，但規

機太大，手筆太夥，將來難乎爲繼。吾與弟當隨時斟酌，設法裁減。此時章希公祠宇，業將告竣，成事不說。其呈閱公祠及溫甫事恆兩弟之祠，皆可不修，且待過十年之後再看，至爛至爛！

余往年撰聯贈弟，有儉以養廉，直而能忍二語。弟之直，人人知之，其能忍，則爲阿兄所獨知。弟之廉，人人料之，其不儉，則阿兄所不及料也。以後望弟於儉字加一番工夫，用一番苦心，不特家常用度宜儉，即修造平費，周濟人情，亦有一儉字意思。總之愛惜物力，不失寒士之家風而已。吾弟以爲然否？（同治元年十一月十四日）

致四弟

澄弟左右：吾不欲多寄銀物至家，總恐老輩失之奢，後輩失之驕，未有錢多而子弟不驕者也。吾兄弟欲爲先人留遺澤，爲後人惜餘福，除却勤儉二字，別無做法。弟與沉弟皆能勤而不能儉，余微儉而不甚儉，子姪看大眼吃大口，後來恐難挽，弟須時時留心。（同治二年正月十四日）

致九弟

沉弟左右：苦攻無益，又以皖北空虛之故，心急如焚，我弟憂勞如此，何可再因上游之事，添出一番焦灼。上游之事，千妥萬妥，兩岸之事，皆易收拾。弟積勞太久，用心太苦，不可再慮及他事。

弟以博文約禮獎澤兒，語太重，大然此兒純是弟獎借而日進，記咸豐七年冬，胡帥寄余信，極贊三庵一琴之賢。時溫弟在座，告余曰：「沉弟實勝迪希厚雪。」余比尙不深信，近見弟之圖攻百數十里，而毫無罅隙，欠餉數萬，而毫無怨言，乃信溫弟之譽有所試，然則弟之譽澤兒者，或亦有所試乎？

余於家庭，有一欣慰之端，聞妯娌及子姪輩和陸異常，有姜被同眠之風，愛敬兼至，此足卜家道之興，然亦全

賴老弟分家時，布置妥善，乃克臻此。余俟江西案辦妥，乃赴金陵。弟千萬莫過憂灼，至囑至囑。（同治二年六月初二日）

致四弟

澄弟左右：余在金陵，二十日起行至安慶，內外大小平安。門第太甚，余教兒女輩，惟以勤儉謙三字為主。自安慶以至金陵，沿江六百里，大小城隘，皆沉弟之所攻取，余之幸得大名，皆沉弟之所贈送也。皆高曾祖父之所留遺也。

余欲上不愧先人，下不愧子弟，惟以力教家中勤儉為主。余於儉字做到六七分，勤字則尚無五分工夫。弟與沉弟於勤字做到六七分，儉字則尚欠工夫。以後勉其所長，各戒其所短。弟每用一錢，均須三思，至囑。（同治三年初四日）

致四弟

澄弟左右：吾鄉雨水霑足，甲五科三科九三姪婦，皆有夢熊之祥，至為歡慰。吾自五十以後，百無所求，惟望星岡公之後，丁口繁盛，此念刻刻不忘。吾都不及祖父遠甚，惟此心則與祖父無殊。弟與沉弟望後輩添丁之念，又與阿兄無殊。或者天從人願，鑒我三兄弟之誠心，從此丁口日盛，亦未可知。

且即此一念，見我兄弟之同心，無論何房添丁，皆有至樂和氣致祥，自有可卜昌明之理。沉弟自去冬以來，憂鬱無極，家眷擬不再接來署。

吾精力日衰，斷不能久作此官。內人率兒婦輩久居鄉間，將一切規模立定，以耕讀二字為本，乃是長久之計。

費文正公家書卷一

(同治六年五月初五日)

新式
標點 曾文正公家書 卷二

修身類

稟父母

男 國藩跪稟

父親大人萬福金安。自閏三月十四日，在都門拜送父親，嗣後共挾家信五封。五月十五日，父親到長沙，發信內有四弟信，六弟文章五首。謹悉祖大人康強，家中老幼平安，諸弟讀書發奮，並喜父親出京，一路順暢，自宜聖省僅三十餘日，真極神速。

適際男身體如常，每夜早眠，起亦漸早。惟不耐久思，思多則頭昏，故常冥心於無用，優游涵養，以謹守父親身之訓。九弟功課有常，禮記九本已點完，經已看至三國，斯文精神，詩文各已讀半本，詩略進功，文章未進功。亦不求速效，觀其領悟，已有心得，大約手不從心耳。

甲三於四月下旬能行走，不須扶持，尙未能言，無乳可食，每日一粥兩飯。家婦身體亦好，已有夢熊之喜，實如故。

今年新進士龍翰臣得狀元，係前任湘鄉知縣見田年伯之世兄，同鄉六人，得四席常，兩知縣。覆試單已於閏三月十六日付回，茲又付呈殿試朝考全單。

同鄉京官如故，鄭幸田給諫服闋來京，梅霖生病勢沉重，深為可慮。黎樹喬老前輩，此父親未去辭行，男已道

達此意。廣東之事，四月十八日得捷音，茲將抄報付閱。

男等在京，自知謹慎，堂上各老人不必置懷。家中事，闕姊去年生育，是男是女，楚善事如何成就，伏望示知。謹稟，即請

母親大人萬福金安。（道光二十一年五月十八日）

稟父母

男國藩跪稟

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十月廿二，奉到手諭，敬悉一切。鄭小珊處，小隙已解。男從前於過失，每自忽略，自十月以來，念念改過，雖小必懲，其詳具載示弟書中。

耳鳴近日略好，然微勞即鳴。每日除應酬外，不能不略自用力，雖欲節勞，實難再節。手諭示以節勞，節欲，節飲食，謹當時時省記。

蕭辛五先生處寄信，不識靠得住否。龍翰臣父子，已於十一月初一日到，布疋線索，俱已照單收到，惟茶葉尚在。黃恕皆處，恕皆有信與男，本月可到也。男婦及孫男女等皆平安，餘詳於弟書。謹稟。（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

致諸弟

諸位賢弟足下。十月廿一，接九弟在長沙所發信，內途中日記六葉，外藥子一包。廿二接九月初二日家信，欣慰以慰。

自九弟出京後，余無日不憂慮，誠恐道路變故多端，難以臆揣。及讀來書，果不出吾所料，千辛萬苦，始得到家。

幸哉幸哉！鄭仲之不足恃，余早已知之矣。郁滋堂如此之好，余實不勝感激。在長沙時，曾未道及彭山祀，何也？四弟來信甚詳，其發憤自勵之志，溢於行間，然必欲拔館出外，此何意也？不過謂家塾離家太近，容易耽擱，不如出外較淨耳。然出外從師，則無甚耽擱，若出外教書，其耽擱更甚於家塾矣。

且苟能發奮自立，則家塾可讀書，即曠野之地，熱鬧之場，亦可讀書。負薪牧豕，皆可讀書。苟不能發奮自立，則家塾不宜讀書，即清淨之鄉，神仙之境，皆不能讀書。何必擇地，何必擇時，但自問立志之真不真耳。

六弟自怨數奇，余亦深以爲然。然屈於小試，輒發半牢騷，皆竊笑其志之小，而所愛之不大也。君子立志也，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聖外王之業，而後不忝於父母之所生，不愧爲天地之完人。故其爲憂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爲憂也，以德不修學不講爲憂也。是故頑民梗化則憂之，蠻夷猾夏則憂之，小人在位，賢人否閉則憂之，匹夫匹婦不稔已澤則憂之。所謂悲天命而憫人窮，此君子之所愛也。若夫一體之屈伸，一家之飢飽，世俗之榮辱得失，貴賤毀譽，君子固不暇憂及此也。六弟屈於小試，自稱數奇，余竊笑其所憂之不大也。

蓋人不讀書則已，亦既自名曰讀書人，則必從事於大學。大學之綱領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內事也。若讀書不能體貼到身上去，謂此三項與我身毫不相涉，則讀書何用？雖使能文能詩，博雅自詡，亦只算得識字之牧豬奴耳。豈不謂之明理有用之人也？朝廷以制藝取士，亦謂其能代聖賢立言，必能明聖賢之理，行聖賢之行，可以居官蒞民，整躬率物也。若以明德新民爲分外事，則雖能文能詩，而於性己治人之道，實茫然不講，朝廷用此等人作官，與用牧豬奴作官，何以異哉？

然則既自名爲讀書人，則大學之綱領皆已立身切要之舉明矣。其修目有八，自我觀之，其致功之處，則僅二者而已。曰格物，曰誠意。格物，致知之事也。誠意，力行之事也。物者何？即所謂本末之物也。身心意知家國天下皆物也。天地萬物皆物也。日用常行之事皆物也。格者，即格物而窮其理也。如事親定言物也。究其所以當定省之

理，即格物也。事兄隨行，物也。究其所以當隨行之理，即格物也。吾心，物也。究其存心之理，又博究其省察涵養以存心之理，即格物也。吾身，物也。究其敬身之理，又博究其立齊坐尸以敬身之理，即格物也。每日所看之書，句句皆物也。切己體察，窮究其理，即格物也。此致知之事也。所謂誠意者，即其所知而力行之，是不欺也。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此二者並進，下學在此，上達亦在此。

吾友吳竹如格物工夫頗深，一事一物，皆求其理。倭良峯先生則誠意工夫極嚴，每日有日課冊。一日之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默，皆筆之於書，書皆楷字。三月則訂一本，自乙未年起，今三十本矣。蓋其慎獨之嚴，雖妄念偶動，必即時克治，而著之於書，故所讀之書，句句皆切身之要藥。茲將良峯先生日課鈔三葉付歸，與諸弟看。

余自十月初一日起，亦照良峯樣，每日一念一事，皆寫之於冊，以便觸目克治，亦寫楷書。馮樹堂與余同日起，亦有日課冊。樹堂極爲虛心，愛我如兄弟，敬我如師，將來必有所成。余向來有無恆之弊，自此寫日課本子起，可保終身有恆矣。董明師益友，重重夾持，能進不能退也。本欲鈔余日課冊付諸弟閱，因今日鏡海先生來，要將本子帶回去，故不及鈔。十一月有摺差，准抄幾葉付閱也。

余之益友，如倭良峯之慤，令人對之肅然。吳竹如實蘭泉之精義，一言一事，必求至是。吳子序邵蕙西之說，經深思明辨。何子貞之謄字，其精妙處，無一不合，其謄詩尤最符契。子貞深喜吾詩，故吾自十月來，已作詩十八首，茲抄二葉付回，與諸弟閱。馮樹堂陳岱雲之立志，汲汲不遑，亦良友也。鏡海先生，吾雖未嘗執贄請業，而心已師之矣。

吾每作書與諸弟，不覺其言之長，想諸弟或厭煩難看矣。然諸弟苟有長信與我，我實樂之，如獲至寶，人固各有性情也。

余自十月初一日起記日課，念念欲改過自新，思從前與小璵有隙，實是一朝之忿，不近人情，即欲登門謝罪。恰好初九日小璵來拜壽，是夜余即至小璵家久談。十三日與岱雲合夥，請小璵吃飯，從此歡笑如初，前隙盡釋矣。近事大略如此，容再續書。兄國藩手具（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稟父母

男國藩跪稟

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六月廿日接六弟五月十二書，七月十六接四弟九弟五月廿九日書，皆言忙迫之至，寥寥欲語，字跡潦草，即縣試案首前列，皆不寫出。同鄉有同日接信者，即考古老先生，皆已詳載。同一摺差也，各家發信，遲十餘日而從容，諸弟發信，早十餘日而忙迫，何也？且次次忙迫，無一次從容者，又何也？

男等在京，大小平安，同鄉諸家皆好，惟湯海秋七月八日得病，初九日未刻即逝。八月二十八日考教練，馮樹堂郭鶴仙朱嘯山皆取，湖南今年考差，僅何子貞得差，餘皆未放，惟陳岱雲光景最苦。男因去年之病，反以不放棄，王仕四已善為遣回，率五大約在糧船回，現尙未定，渠身體平安，二妹不必望心。叔父之病，男懇求詳信直告，至今未得，實不放心。

甲三讀爾雅，每日二十餘字，頗肯率教。六弟今年正月信，欲從羅羅山處附課，男甚喜之！後來信絕不提及，不知何故？所付來京之文，殊不甚好。在省讀書二年，不見長進，男心實憂之，而無如何，只恨男不善教誨而已。大抵第一要除驕傲氣習，中無所有，而夜郎自大，此最壞事。四弟九弟雖不長進，亦不自滿，求大人教六弟，總期不自滿是為要。餘俟續陳。男謹稟（道光二十四年七月二十日）

致諸弟

四位老弟左右：昨念七日接信，暢快之至，以信多而處處詳明也。四弟七夕詩甚佳，已詳批詩後，從此多作詩亦甚好，但須有志有恆，乃有成就耳。余於詩亦有工夫，恨當世無韓昌黎及蘇黃一輩人，可與發吾狂言者。但人事太多，故不常作詩，用心思索，則無時敢忘之耳。

吾人則有進德修業兩事靠得住，進德則孝弟仁義是也，修業則詩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則我之尺也，得寸則我之寸也。今日進一分德，便算積了一升穀，明日修一分業，又算餘了一分錢。德業並增，則家私日起。

至富貴功名，悉由命定，絲毫不能自主。昔某官有一門生，爲本省學政，託以兩孫，嘗面拜爲門生。後兩孫咸考臨場大病，科考丁艱，不入學。數年後，兩生乃皆入學，其長者仍得兩榜，此可見早遲之際，時刻皆有前定。盡其在我，聽其在天，萬不稍生妄想。六弟天分較諸弟更高，今年受黜，未免憤怨，然及此正可困心衡慮，大加以薪嘗膽之功，切不可因憤廢學。

九弟勸我治家之法，甚有道理，喜甚慰甚！自荆七遺去之後，家中亦甚整齊，待率五歸家便知。嘗曰：「非知之艱，行之維艱。」九弟所言之理，亦我所深知者，但不能莊嚴厲，使人望若神明耳。自此後當以九弟言書諸紳，而刻刻警省。季弟天性篤厚，誠如四弟所云，樂何如之！求我示讀書之法，及進德之道，另紙開示。餘不具國游手。草（道光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致諸弟

四位老弟足下：吾人爲學，最要虛心，嘗見朋友中有美材者，往往恃才傲物，動謂人不如己，見鄉墨則罵鄉墨不通，見會墨則罵會墨不通。既罵房官，又罵主考，未入學者則罵學院。平心而論，己之所爲詩文，實亦無勝人之

處，不特無勝人之處，而且有不堪對人之處。只爲不肯反求諸己，便都見得人家不是。既罵考官，又罵同考而先得者，傲氣既長，終不進功，所以潦倒一生，而無寸進矣。

余平生科名，極爲順遂，惟小考七次始售，然每次不進，未嘗敢出一怨言，但深愧自己試場之詩文太醜而已。至今思之，如芒在背，當之時不敢怨言，諸弟問父親叔父及朱堯階，便知蓋場房之中，只有文醜而僥倖者，斷無文佳而埋沒者，此一定之理也。

三房十四叔，非不勤讀，只爲傲氣太勝，自滿自足，遂不能有所成。京城之中，亦多有自滿之人，讀者見之，發一冷笑而已。又有當名士者，鄙科名爲糞土，或好作古詩，或好講考據，或好談理學，囂囂然自以爲壓倒一切矣。自識者觀之，彼其所造，曾無幾何，亦足發一冷笑而已。故吾人用功，力除傲氣，力戒自滿，毋爲人所冷笑，乃有進步望也。諸弟平日皆恂恂退讓，第累年小試不售，恐因憤激之久，致生驕惰之氣，故特作書戒之。務望細思吾言而深省焉，幸甚幸甚。國藩手草（道光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真父母

男 國藩跪稟

父親大人萬福金安。四月十四日，接奉父親三月初九日手諭，並叔父大人賀喜手示，及四弟家書，敬悉祖父大人病體未好，且日加沉劇，父親率諸兄弟服侍已逾三年，無晝夜之間，無須臾之懈。獨一人遠離膝下，未得一盡孫子之職，罪責甚深。聞華弟、荃弟、文思、大進、葆弟之文，得華弟講改，亦日馳千里，遠人聞此，歡慰無極。男近來身體不甚結實，稍一用心，即癱發於面。醫者皆言心滯血熱，故不能養肝，熱極生風，陽氣上肝，故見於頭面。男恐大發，則不能入見，故不敢用心，謹守大人保養身體之訓，隔一日至衙門辦公事，餘則在家不妄出門。

現在衙門諸事，男俱已熟悉，各司官於男皆甚佩服，上下水乳俱融，同寅亦極協和。男雖終身在禮部衙門，爲國家辦照例之事，不苟不懈，盡就條理，亦所深願也。

英夷在廣東，今年復請入城，徐總督辦理有方，外夷折服，竟不入城，從此永無夷禍，聖心嘉悅之至。術者每言皇上連年命運，行劫財地，去冬始交脫，皇上亦每爲臣工言之。今年氣象，果爲昌泰，誠國家之福也！

兒婦及孫女輩皆好，是孫紀澤前因開蒙太早，教得太寬，頃讀畢書經，請先生再將詩經點讀一遍，夜間講綱

鑑正史，約已講至秦商鞅開阡陌。

李家親事，男因桂陽州往來太不便，已在媒人唐鶴九處回信不對。常家親事，男因其女係妾所生，已知其不諧矣。紀澤兒之婚事，屢次不就，男當年亦十五歲始定婚，則紀澤再緩一二年，亦無不可。或求大人即在鄉間選一耕讀人家之女，或男在京自定，總以無富貴氣習者爲主。紀雲對郭雨三之女，雖未訂盟，而彼此呼親家，稱姻弟，往來親密，斷不改移。二孫女對岱雲之次子，亦不改移。謹此稟聞，餘詳與諸弟書中。男謹稟。（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十六日）

致諸弟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弟足下：日來京寓大小平安，癘疾又已微發，幸不爲害，聽之而已。湖南榜發，吾邑竟不中一人。沅弟書中言溫弟之文，典麗雋皇，亦爾被抑，不知我諸弟中將來科名，究竟何如。以祖宗之積累及父親叔父之居心立行，則諸弟應可多食厥報，以諸弟之年華正盛，即稍遲一科，亦未遽爲過時。特兄自近年以來，事務日多，精神日耗，常常望諸弟有繼起者，長住京城，爲我助一臂之力。且望諸弟分此重任，余亦欲稍稍息肩，乃不得一售，使我中心無倚。

薑植弟今年一病，百事荒廢，場中又患目疾，自難見長。溫弟天分本甲於諸弟，惟牢騷太多，性情太憤，前在京華，不好看書，又不作文，余卽心甚憂之。近聞還家後，亦復牢騷如常，或數月不搦管爲文。吾家之無人繼起，諸弟猶可稍寬其責，溫弟則實自棄，不得盡諉其咎於命運。

吾嘗覓朋友中牢騷太甚者，其後必多抑塞，如吳樸臺、凌荻舟之流，指不勝屈。蓋無故而怨天，則天必不許，無故而尤人，則人必不服，感應之理自然隨之。溫弟所處乃讀書人中最順之境，乃勤則怨尤滿腹，百不如意，實我之所不解。以後務宜力除此病，以吳樸臺、凌荻舟爲眼前之大戒。凡遇牢騷欲發之時，則反躬自思，吾果有何不足，而蓄此不平之氣，猛然內省，決然去之。不惟平心謙抑，可以早得科名，亦且養此和氣，可以稍減病患。萬望溫弟再三細想，勿以吾言爲老生常談，不直一哂也。

王曉林先生在江西爲欽差，昨有旨命其署江西巡撫，余署刑部，恐須至明年乃能交卸。袁漱六昨又生一女，凡四女已殤其二，又喪其兄，又喪其弟，又一差不得，甚矣窮翰林之難當也。黃麓西由江蘇引見入京，迥非昔日初中進士時氣象，居然有經濟才。

王衡臣於閏月初九引見，以知縣用，後於月底撥寓下窪一廟中，竟於九月初二夜無故遽卒，先夕與同寓文任吾談至二更，次早飯時，訝其不起，開門視之，則已死矣。死生之理，善人之報，竟不可解。

邑中勸捐，彌補虧空之事，余前已有信言之，萬不可勉強勸派。我縣之虧，虧於官者半，虧於書吏者半，而民則無辜也。向來書吏之中飽，上則喫官，下則喫民，名爲包徵包解，其實官徵之時，則以百姓爲魚肉而吞噬之，官解之時，則以官爲雉媒而播弄之。官索錢糧於書吏之手，猶索食於虎狼之口，再四求之，而終不肯吐，所以積成巨虧，並非實欠在民，亦非官之侵蝕入己也。今年父親大人議定糧餉之事，一破從前包徵包解之陋風，實爲官民兩利，所不利者，僅書吏耳。卽見制臺留朱公，亦造福一邑不小。諸弟皆宜極力助父大人辦成此事，惟捐銀彌虧。

則不宜操之太急，須人人願捐乃可。若稍有勒派，則好善之事，反爲厲民之舉，將來或翻爲書吏所藉口，必且事
通劣紳，仍還包徵包解之故智，萬不可不預防也。

梁侍御處銀二百月內必送去，凌宅之二百亦已免去。公車來，免六七十金，爲送親族之用，亦必不可緩。但京
寓近極艱窘，此外不可再免也。書不詳盡，餘俟續具。兄國藩手具（咸豐元年九月初五日）

致四弟

澄侯四弟左右：頃接來緘，又得所寄吉安一緘，具悉一切。朱太守來我縣，王劉蔣唐往陪，而弟不往，宜其見疑。
嗣後弟於縣城省城均不宜多去。處茲大亂未平之際，惟當藏身匿跡，不可稍露圭角於外。至要至要。

吾年來飽閱世態，實畏宦途風波之險，常思及早抽身，以免咎戾。家中一切，有關係衙門者，以不與聞爲妙。
（咸豐六年九月初十日）

致九弟

沅浦九弟左右：十二日申刻，代一自縣歸，接弟手書，具審一切。十三日未刻，文輔卿來家，病勢甚重，自陵陵帶
（一）醫生僭行，似是瘧疫之證，兩耳已聾，昏迷不醒，問作謔語，皆恠記營中。余將弟已赴營，省城可籌半餉等事，告
之四五次。渠已醒悟，且有喜色。因囑其靜心養病，不必至念營務。余代爲函告南省江省等語。渠亦即放心。十四
日由我家雇夫送之還家矣。若調理得宜，半月當可痊愈，復原其尙不易。

陳伯符十二日來我家，渠因負疚在身，不敢出外酬應，欲來鄉爲避地計。黃子春官聲極好，聽訟勤明，人皆畏
之。弟到省之期，計在二十日，余日內甚望弟信，不知金八佑九何以無一人歸來。豈因餉來未定，不遽遣使歸與？

弟性褊急似余，恐懣懣或生肝疾，幸息心忍耐爲要。茲趁便寄一緘，托黃宅轉遞。弟接到後，望諸人送信一次，以慰懸懸。家中大小平安，諸小兒讀書，余目能一一檢點，弟不必聖心。（咸豐七年九月廿二日）

致九弟

沉浦九弟左右：念二夜燈後，佑九金八歸，接到十五夜所發之信，知十六日已赴吉安，屈指計弟念四日當可抵營，念五六當專人歸來，今日尙未到家，望眼又復懸懸。吉字中營，尙易整頓否？

古之成大事者，規模遠大，與綜理密微，二者闕一不可。弟之綜理密微，精力較勝於我，軍中器械，其略精者，宜另立一簿，親自記注，擇人而授之。古人以鏡仗鮮明，爲威敵之要務，恆易取勝。劉峙衡於火器亦勤於修整，刀矛則全不講究。余曾派褚景昌赴河南採買白蠟桿子，又辦腰刀，分賞各將弁，人頗愛重。弟試留心此事，亦綜理之一端也。

至規模宜大，弟亦講求及之。但講闊大者，最易混入散漫一路，遇事顛預，毫無條理，雖大亦奚足貴？差等不紊，行之可久，斯則器局宏大，無有流弊者耳。頃胡潤之中丞來書贊弟有曰：才大器大四字，余甚愛之，才根於器，良爲知言。

湖口賊舟，於九月八日焚奪淨盡，湖口梅家洲，皆於初九日攻克。三年積憤，一朝雪恥，雪琴從此重遊浩蕩之宇，惟次青尙在坎窘之中，弟便中可與通音問也。潤翁信來，仍欲奏請余出東征，余頃復信具陳其不宜，不知可止住否？

彭中堂復信一緘，由弟處寄至文方伯署，請其轉遞至京。或弟有書呈藩署，未添一筆亦可。李迪庵近有請假回籍省親之意，但未接渠手信，渠之帶勇，實有不可及處。弟宜常與通信，殷殷請益，弟在營須保養身體，肝熱最

傷人，余平生受累以此，宜和易以調之也。（咸豐七年十月初四日）

致九弟

沅浦九弟左右：十二日正七有十歸，接弟信，備悉一切。定湘營既至三曲灘，其營官成章，鑿亦武弁中之不可多得者。弟可與之款接。來書謂意趣不在此，則與會索然，此却大不可。凡人作一事，便須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見異思遷，做這樣，想那樣，坐這山，望那山，人而無恆，終身一無所成。

我生平坐犯無恆的弊病，實在受害不小。當翰林時，應留心詩字，則好涉獵他書，以紛其志。讀性理書時，則雜以詩文各集，以歧其趨。在六部時，又不甚實力講求公事。在外帶兵，又不能竭力專治軍事，或讀書寫字，以亂其志意。垂是坐老而百無一成，即水軍一事，亦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弟當以為鑒戒。

現在帶勇，即埋頭盡力，以求帶勇之法，早夜孳孳，日所思，夜所夢，舍帶勇以外，則一概不管。不可又想讀書，又想中舉，又想作州縣，紛紛擾擾，千頭萬緒，將來又蹈我之覆轍，百無一成，悔之晚矣！

帶勇之法，以體察人才為第一。整頓營規，講求戰守，次之。得勝歌中各條，一一皆宜講求。至於口糧一事，不宜過於憂慮，不可時常發稟。弟營既得楚局，每月六千，又得江局，每月二三千，便是極好境遇。李希庵十二來家，言迪庵意欲幫弟餉萬金，又余有浙鹽，贏餘萬五千兩，在江省，昨鹽局耑丁前來稟詢，余囑其解交藩庫充餉，將來此款，或可酌解弟營，但弟不宜指請耳。

餉項既不勞心，全副精神，講求前者數事，行有餘力，則聯絡各營，款接紳士，身體雖弱，卻不宜過於愛惜，精神愈用則愈出，陽氣愈提則愈盛，每日作事愈多，則夜間臨牀愈快活。若存一愛惜精神的意，將前將却奄奄無氣，決難成事。凡此皆因弟與會索然之言，而切戒之者也。弟宜以李迪庵為法，不慌不忙，盈科後進，到八九個月

後必有一番回甘滋味出來。

余生平坐無恆流弊極大。今老矣，不能不教誡吾弟吾子。邨先生品學極好，甲三八股文有寸進，亦山先生亦請邨改文。亦山教書嚴肅，學生甚爲畏憚。吾家戲言戲勸積習，明年當與兩先生盡改之。

鎮江瓜洲，同日克復，金陵指日可克。厚庵放閩中提督，已赴金陵會剿，准其專摺奏事。九江亦即日可復，大約軍事在吉安撫建等府結局。賢弟勉之，吾爲其始，弟善其終，實有厚望。若稍參以客氣，將以敷志，則不能爲我學。氣壯營中哨隊諸人，氣尙完固否？下次祈書及。（咸豐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致九弟

沅浦九弟左右：初三日劉福一等歸後來信，藉塞一切。城賊圍困已久，計不久亦可攻克，惟嚴斷文報，是第一要義。弟當以身先之。家中四宅平安，余身體不適，初二日住白玉堂，夜不成寐。

溫弟何日至吉安？古來言凶德致敗者，約有二端：曰長傲，曰多言。丹朱之不肖，曰傲，曰諂，即多言親也。歷代名公鉅卿，多以此二端敗家喪身。余生平頗病執拗，德之傲也，不甚多言，而筆下亦略近乎臆語。靜中默省我之愆，尤處處獲戾，其源不外此二者。溫弟略與我相似，而發言尤爲尖刻。凡傲之凌物，不必定以言語加人，有以精神氣凌之者矣。有以面色凌之者矣。溫弟之神氣，稍有英發之姿，面色間有鬱很之象，最易凌人。

凡中心不可有所恃，心有所恃，則達乎面貌，以門弟言，我之物望大減，方且恐爲子弟之累。以才識言，近今軍中鍊出人才頗多，弟等亦無過人之處，皆不可恃。只宜抑然自下，一味言忠信，行篤敬，庶幾可以遮護，舊失整頓新氣，否則人皆厭薄之矣。

沅弟持躬涉世，差爲妥洽。溫弟則談笑譏諷，要強充老手，猶不免有舊習，不可不猛省，不可不痛改。余在軍多

年，豈無一節可取，只因傲之一字，百無一成，故諄諄教諸弟以爲戒也。（咸豐八年三月初六日）

致九弟

沅浦九弟左右：二十四日胡二等歸，接弟十三日書，具悉一切。所譽兄之謙處，雖未克當，然亦足以自怡。兄之鬱鬱不自得者，以生平行事，有初鮮終，此次又草草去職，致失物望，不無內疚。

長傲多言二弊，歷觀前世卿大夫興衰，及近日官場所以致禍福之由，未嘗不視此二者爲樞機。故願與諸弟共相鑒誡。弟能懲此二者，而不能勤奮以圖自立，則仍無以與家而立業。故又在乎振刷精神，力求有恆，以改我之舊轍，而振家之丕基。弟在外數月，聲望頗隆，總須始終如一，毋怠毋荒，庶幾於弟爲初旭之升，而於兄亦代爲桑榆之補，至囑至囑！

次青奏赴浙江，令人閱之生氣，以次青之堅忍，固宜有出頭之一日，而詠公亦可謂天下之快人快事矣。弟勸我與左季高通信問，此次暫未暇作，准於下次寄弟處轉遞，此亦兄長傲一端，弟既有言，不敢遂非也。（咸豐八年三月廿四日）

致九弟

沅浦九弟左右：春二安五歸，接手書，知營中一切平善，至爲欣慰。次青二月以後，無信寄我，其眷屬至江西，不知果得一面否？弟寄接到胡中丞奏伊入浙之稿，未知是否成行，頃得耆中丞十三日書，言浙省江山關溪兩縣失守，次青前往會剿，是次青近日聲光，亦漸漸贖炙人口。廣信衢州兩府不失，似浙中終無可慮，未審近事究復如何？

廣東探報言洋人有船至上海亦恐其爲金陵餘孽所攀援若無此等意外波折則洪楊股匪不患今歲不平耳九江竟尙未克林啓榮之堅忍實不可及聞麻城防兵於三月十日小挫一次未知確否弟於次青迪庵等處須多通音問余亦略有見聞也

病體已愈十之七八日內並未服藥夜間亦能熟睡至子正以後則醒是中年後人常態不足異也湘陰吳貞階司馬於念六日來鄉是厚庵囑其來一省視次日歸去

余所奏報銷大概規模一摺奉硃批該部議奏戶部旋於二月初九日覆奏言會國藩所擬尙屬妥協云云至將來需用部費不下數萬聞楊彭在華陽鎮抽釐每月可得二萬係雪琴督同凌蔭廷劉國斌經紀其事其銀歸水營楊彭兩大股分用余偶言可從此項下設法籌出部費貞階力贊其議想楊彭亦必允從此款有著則余心又少一牽挂矣

溫弟丰神較峻與兄之伉直簡澹雖微有不同而其難於諧世則殊途而同歸余常用爲慮大抵胸中抑鬱怨天尤人不特不可以涉世亦非所以養德不特無以養德亦非所以保身中年以後則肝腎交受其病蓋鬱而不暢則傷木心火上熾則傷水余今日之目疾及夜不成寐其由來不外乎此故於兩弟時時以平和二字相勸幸勿視爲老生常談至囑

親族往弟營者人數不少廣廈萬間本弟素志第善觀國者觀賢哲在位則卜其將興見冗員浮雜則知其將替善觀軍營亦然似宜略爲分別其極無用者或厚給途費遣之歸里或酌貧民房令住營外不使軍中有情懷噴嚏之象庶爲得宜

至頓兵城下爲日太久恐軍氣漸懈如雨後已弛之弓三日已腐之饌而主者宴然不知其不可用此宜深察者也附近百姓果有騷擾情事否此亦宜深察者也（咸豐八年三月三十日）

致四弟

澄侯四弟左右：今年以來，賢弟實然勞苦，較之我在軍營，殆過十倍，萬望加重保養。祁陽之賊，或可不竄湘鄉，萬一竄入，亦係定數，余已不復懸系。余自去年六月再出，無不批之稟，無不復之信，往來之嫌隙尤悔，業已消去十分之七八。惟辦理軍務，仍不能十分盡職，蓋精神不足也。

賢弟聞我近日在外尚有錯處，不妨寫信告我，余派委員伍華瀚在衡州坐探，每二日送信一次，家中若有軍情報營，可由衡城交伍轉送也。（咸豐九年五月初六日）

致九弟

澄侯沉浦兩弟左右：接家信，知叔父大人已於三月二日安厝馬公塘。兩弟於家中兩代老人養生送死之事，備極敬誠，將來必食報於子孫。聞馬公塘山勢平衍，可決其無水曠凶災，尤以爲慰。澄弟服補劑而大愈，幸甚幸甚！

吾平生頗講求借福二字之義，送來補藥不斷，且蔬菜亦較奢，自愧享用太過，然亦體氣太弱，不得不爾。胡適帥李希庵常服遠參，則其享受更有過於余者。家中後輩子弟，體弱學射，最足保養，起早尤千金妙方，長壽金丹也。（咸豐十年三月二十四日）

致九弟

沉弟左右：接來緘，知營牆及前後濠皆倒，良深焦灼。然亦恐是挖壕時不甚得法，若容土覆得極遠，雖雨大，不

至仍倒入濠內，庶稍易整理。至臚子則無不倒坍，不僅安慶耳。徽州之賊，竄浙者十之六七，在府城及休甯者，聞不過數千人，不知確否？

連日雨大泥深，餉張不能進剿，深爲可惜。季高尙在樂平，余深恐賊竄入江西腹地，商之季高，無遽入皖。季高亦以雨泥不能速進也。

潤帥謀皖已大半年，一切均有成竹，而臨事復派人救援六安，與吾輩及希庵等之初議，全不符合。鎗法忙亂，而弟與希庵皆有驕矜之氣，茲爲可慮。希庵論事最爲穩妥，如潤帥有槍法稍亂之事，弟與希庵陳而切諫之。弟與希之矜氣，則彼此互規之，北岸當安如泰山矣。（咸豐十年三月二十一日）

致九弟季弟

玩弟左右：玩弟以我切責之誠，痛自引咎，懼蹈危機，而思自進於謹言慎行之路，能如是，是弟終身載福之道，而吾家之幸也。季弟信亦平和溫雅，遠勝往年傲惰氣象。

吾於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初二日進京散館，十月二十八日早侍祖父星岡公於階前，請曰：「此次進京，求公教訓。」星岡公曰：「爾之官是做不盡的，爾之才是好的，但不可做滿招損謙受益，爾若不傲，更好全了一遭訓不遠，至今尙如耳提面命。今吾謹述此語，誥誡兩弟，總以除傲字爲第一義。唐虞之惡人曰丹朱，傲曰象，桀桀紂之無道，曰強足以拒諫，辯足以飾非，曰謂已有天命，謂敵不足行，皆傲也。」

吾自八年六月軍出，卽力戒傲字，以做無恆之弊，近來又力戒惰字。昨日徽州未敗之前，次青心中不免有自是之見，既敗之後，余益加猛省。大約軍事之敗，非傲卽惰，二者必居其一。巨室之敗，非傲卽惰，二者必居其一。余於初六所發之摺，十月初可奉諭旨。余若奉旨派出，十日卽須成行，兄弟遠別，未知相見何日，惟願兩弟戒

此二字，並戒後輩，當守家規，則余心大慰耳！（咸豐十年十月廿四日）

致四弟

澄侯四弟左右：接弟手書，具悉弟病日就痊愈，至慰至幸！惟弟服藥過多，又墜囑澤兒請醫調治，余頗不以爲然。吾祖是岡公在時，不信醫藥，不信僧巫，不信地師，此三者，弟必能一一記憶。今我輩兄弟亦宜略法此意，以紹家風。今年做道場二次，禱祀之事，聞亦常有，是不信僧巫一節，已失家風矣。買地至數千金之多，是不信地師一節，又與家風相背。至醫藥則合家大小老幼，幾於無人不藥，無藥不貴。迨至補藥喫出毛病，則服涼藥攻伐之，傷藥喫出毛病，則服陰藥清潤之，輾轉差誤，非大病大弱不止。

弟今年春間，多服補劑，夏末多服涼劑，冬間又多服清潤之劑。余意欲勸弟少停藥物，專用飲食調養。澤兒雖體弱，而保養之法，亦惟在慎飲食，節嗜慾，斷不在多服藥也。

洪家地契，洪秋浦未到場押字，將來恐仍有口舌。地師僧巫二者，弟向來不甚深信，近日亦不免爲習俗所移，以後尙祈卓識堅定，略存祖父家風爲要。天下信地信僧之人，曾見有家不敗者乎？北菓公屋，余無銀可捐，已亥冬，余登山踏勘，覺其渺茫也。（咸豐十年十二月廿四日）

致四弟

澄侯四弟左右：弟言家中子弟，無不謙者，此卻未然。凡畏人不敢妄議論者，謙謹者也。凡好譏評人短者，驕傲者也。諺云：『富家子弟多驕，貴家子弟多傲。』非必錦衣玉食，動手打人，而後謂之驕傲也。但使志得意滿，毫無畏忌，開口譏人短長，卽是極驕極傲耳。

余正月初四日信中言戒驕字以不輕非笑人爲第一義望弟常常猛省並戒子弟也（咸豐十一年二月初四日）

致九弟季弟

季弟左右：帳棚即日趕辦，大約五月可解六營，六月再解六營，使新勇略得却暑也。小棹槍之藥，與大砲之藥，此間並無分別，亦未製造兩種藥，以後定每月解藥三萬斤至弟處，當不致更有缺乏。王可陞十四日回省，其老營十六可到，即派往蕪湖，免致南岸中段空虛。

雪琴與沅弟嫌隙已深，難遽期其水乳。沅弟所批雪信稿，有是處，亦有未當處。弟謂雪聲色俱厲，凡目能見千里而不能自見其睫，聲音笑貌之拒人，每苦於不自見，苦於不自知。雪之厲，雪不自知，沅之聲色，恐亦未始不厲，特不自知耳。

曾記咸豐七年冬，余答駱文耆待我之薄，溫甫則曰：「兄之面色，每予人以難堪。」又記十一年春，樹堂深贊張伴山簡傲不敬，余則謂樹堂面色亦拒人於千里之外。觀此二者，則沅弟面色之厲，得毋似余與樹堂之不自覺乎？

余家目下鼎盛之際，余忝竊將相，沅所統近二萬人，季所統四五千人，近世似此者，曾有幾家？沅弟半年以來，七拜君恩，近世似弟者，曾有幾人？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吾家亦盈時矣。管子云：「斗斛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余謂天概之無形，仍假手於人以概之。霍氏盈滿，魏相概之，宣帝概之，諸葛恪盈滿，孫峻概之，吳主概之，待他人之來概而後悔之，則已晚矣。吾家方盈之際，不待天之來概，人之來概，吾與諸弟當設法先自概之，自概之道，云何亦不外清慎勤三字而已。吾近將清字改爲廉字，慎字改爲謙字，勤字改爲勞字，尤爲明淺，確有可下手之處。

沉弟昔年於銀錢取與之際，不甚斟酌，朋輩之譏議非薄，其根實在於此。去冬之買犁頭嘴栗子山，余亦大不謂然。以後宜不妄取分毫，不寄銀回家，不多贈親族，此廉字工夫也。謙字存諸中者不可知，其著於外者約有兩端：曰面色，曰言語。曰書函，曰僕從屬員。沉弟一次添給六十人，季弟並未稟明，徑招三千人，此在他統領斷做不到者，在弟尚能集事，亦算順手。而弟等每次來信，索取輟棚子藥等件，常多譏諷之詞，不平之語，在兄處書函如此，則與別處書函更可知已。

沉弟之僕從隨員，頗有氣餒，面色言語，與人酬接時，吾未及見，而申夫曾述及往年對渠之詞氣，至今餘憾！以稜宜於此四端，痛加克治，此謙字工夫也。每日臨睡之時，默數本日勞心者幾件，勞力者幾件，則知宜勤王事之處無多，更竭誠以圖之，此勞字工夫也。余以名位太隆，常恐祖宗留始之福，自我一人享盡，故將勞謙廉三字，時時自惕，亦願兩賢弟之用，以自惕，且即以自概耳。湖州於初三日失守，可憫可敬！（同治元年五月初八日）

致九弟季弟

沉弟左右：沉於人概天概之說，不其措意，而言及勢利之天下，強凌弱之天下，此豈自今日始哉？蓋從古已然矣。從古帝王將相，無人不自由強自立做出，即爲聖賢者，亦各有自立自強之道，故能獨立不懼，確乎不拔。余往年在京，好與有大名大位者爲仇，亦未始無挺然特立，不畏強禦之意。

近來見得天地之道，剛柔互用，不用偏廢，太柔則靡，太剛則折。剛非暴虐之謂者，強矯而已。柔非卑弱之謂也，謙退而已。趨事赴公，則當強矯，爭名逐利，則當謙退。開創家業，則當強矯，守成安樂，則當謙退。出與人物應接，則當強矯，入與妻孥享受，則當謙退。

若一面建功立業，外享大名，一面求田問舍，內圖厚實。二者皆有盈滿之象，全無謙退之意，則斷不能久。此余

所深信，而弟宜默默體驗者也。（同治元年五月廿八日）

致九弟

沅弟左右：此次洋槍合用，前次解去之百支，果合用否？如有不合之處，一一指出。蓋前次以大價買來，若過於喫虧，不能不一與之申說也。吾因近日辦事名望關係不淺，以鄂中疑季之言相告，弟則謂我不應述及外間指摘，吾家昆弟過惡，吾有所聞，自當一一告弟，明責婉勸，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豈可祕而不宣鄂之於季，自係有意與之爲難，名望所在，是非於是乎出，賞罰於是乎分，卽餉之有無，亦於是乎判。

去冬金眉生被數人參劾後，至鈔沒其家，妻孥中夜露立，此豈有萬分罪惡哉？亦因名望所在，賞罰隨之也。衆口悠悠，初不知其所自起，亦不知其所由止，有才者忿疑謗之無因，而悍然不顧，則謗且日厲。有德者畏疑謗之無因，而抑然自修，則謗亦日息。吾願弟等之抑然，不願弟等之悍然。弟等敬聽吾言，手足式好，同禦外侮，不願弟等各逞己見於門內，計較其雌雄，反忘外患。

至阿、忞竊高位，又竊虛名，時時有顛墜之虞。吾通閱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權勢，能保全善終者極少。深恐吾全盛之時，不克庇蔭弟等，吾顛墜之際，或致連累弟等，惟於無事時常以危詞苦語，互相勸誡，庶幾免於大戾耳。
同治元年六月二十日

致九弟季弟

沅弟左右：季弟病似瘧疾，近已全愈否？吾不以季弟病之易發爲慮，而以季好輕下藥爲慮。吾在外日久，閱事日多，每勸人以不服藥爲上策。吳彤雲近病極重，水米不進，已十四日矣。十六夜四更，已將後事料理，手函託我。

余一概應允。而始終勸其不服藥。自初十日起，至今不服藥十二天，昨日竟大有轉機，瘡疾減去十之四，呃逆各症，減去十之七八，大約保無他變。

希庵五月之杪，病勢極重，余緘告之云：「治心以廣大二字爲藥，治身以不藥二字爲藥。」并言作梅醫道不可恃。布乃斷藥月餘，近日病已全愈，咳嗽亦止。是二人者，皆不服藥之明效大驗。季弟信藥太過，自信亦太深，故余所慮不在於病，而在於服藥。茲諄諄以不服藥爲戒，望季曲從之。沉力勸之，至要至囑。

季弟信中所商六條，皆可允行。回家之期，不如待金陵克復乃去，庶幾一勞永逸。如營中難耐久勞，或來安慶閒散十日八日，待火輪船之便，復還金陵本營，亦無不可。若能耐勞耐煩，則在營久熬更好，與弟之名曰貞字曰恆者，尤相符合。其餘各條，皆辦得到，弟可放心。

上海四萬尙未到，到時當全解沉處。東征局於七月三萬之外，又月專解金陵五萬，到時亦當全解沉處。東局保案，自可照准，弟保案亦日內趕辦。歸琴今日來省，復泉亦到。（同治元年七月二十日）

致九弟季弟

沉弟左右：久不接來信，不知季病全愈否？各營平安否？東征局專解沉餉五萬，上海許解四萬，至今尙未到帳。閱新聞紙，其中一條言何根雲六月初七正法，讀之悚懼惘悵。余去歲臘尾，買鹿茸一架，銀百九十兩，嫌其太貴，今年身體較好，未服補藥，亦未吃丸藥。茲將此茸送至金陵，沉弟配置後，與季弟分食之。中秋涼後，或可漸服。倘偶有傷風微恙，則不宜服。

余閱歷已久，覺有病時，斷不可吃藥，無病時，可偶服補劑調理，亦不可多。吳彭雲大病二十日，竟以不藥而愈。郭黃皆終身多病，未嘗服藥一次。季弟病時好服藥，且好易方，沉弟服補劑失之太多，故余切戒之。望弟牢記之。

弟營起極早，飯後始天明，甚爲喜慰！吾輩仰法家訓，惟早起務農，疏醫遠巫四者，尤爲切要！（同治元年七月廿五日）

致四弟

澄弟左右：沉寔兩軍病疫，迄未稍愈，軍國各屬，軍民死亡相繼，道殣相望，河中積尸生蟲，往往緣船而上，河水及井水皆不可食。其有力者，用舟載水於數百里之外，穢觸人十病八九，誠宇宙之大劫，軍行之奇苦也。洪容海投誠後，其黨黃朱等目復叛，廣德州既得復失，金柱關常有賊窺伺，近聞增至三四萬人，深可危慮。余心所懸念者，惟此二處。

余體氣平安，惟不能多說話，稍多則氣竭神乏，公事積閣，恐不免於貽誤。弟體亦不甚旺，總宜好好靜養，莫實田園，莫管公事，吾所囑者，二語而已。盛時常作衰時想，上場當念下場時，富貴人家，不可不牢記二語也。（同治元年閏八月初四日）

致四弟

澄弟左右：沉弟金陵一軍，危險異常，僞忠王率悍賊十餘萬，晝夜猛撲，洋槍極多，又有西洋之落地開花礮。幸沉弟小心堅守，應可保全無虞。

春靈至蕪湖養病，宋國永代統甯國一軍，分六營出剿，小挫一次。春靈力疾回營，凱章全軍亦趕至甯國守城。雖病者極多，而鮑張合力，此路或可保全。又聞賊於東壩抬船至甯郡，諸湖之內，將圖衝出大江，不知楊彭龍知之否？若水師安穩，則全局不至決裂耳。來信言余於沉弟，既愛其才，宜略其小節，甚是甚是。

沉弟之才，不特吾族所少，即當世亦不多見。然爲兄者，總宜獎其所長，而兼規其短，若明知其錯，而一概不說，

則又非特沉一人之錯，而一家之錯也。

吾家於本縣父母官不必力贊其賢，不可力詆其非，與之相處，宜在若遠若近，不親不疎之間。渠有慶弔，吾家必到，渠有公事，須紳士助力者，吾家不出頭，亦不躲避。渠於前後任之交代，上司衙門之請託，則吾家絲毫不可與聞。第既如此，並告子姪輩常常如此，子姪若與官相見，總以謙謹二字爲主。（同治元年九月初四日）

致九弟

沉弟左右：弟讀邵子詩，領得恬淡冲融之趣，此是襟懷長進處。自古聖賢豪傑，文人才士，其志事不同，而其豁達光明之胸，大略相同。以詩言之，必先有豁達光明之識，而後有恬淡冲融之趣。自李白韓退之杜牧之，則豁達處多，陶淵明孟浩然白香山則冲淡處多，杜蘇二公無美不備，而杜之五律最冲淡，蘇之七古最豁達。邵堯夫雖非詩之正宗，而豁達冲淡，二者兼全。吾好讀莊子，以其豁達足益人胸襟也。去年所講生而美者，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一段，最爲豁達。推之卽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亦同此襟懷也。

吾輩現辦軍務，係處功利場中，宜刻刻勤勞，如農之力穡，如買之趨利，如篙工之上灘，早作夜思，以求有濟。而治事之外，此中却須有一段豁達冲融氣象，二者並進，則勤勞而以恬淡出之，最有意味。余所以令刻勞謹覆子，即章與京者此也。

少荃已克復太倉州，若再克崑山，則蘇州可圖矣。吾但能保沿江最要之城隘，則大局必日振也。（同治二年三月廿四日）

致九弟

沉弟左右接初五夜地道轟陷賊城十餘丈，該道搶塔我軍傷亡三百餘人，此蓋軍中之事，城內多百戰之寇，閱歷極多，豈有不能搶塔缺口之理？蘇州先復，金陵尙遙，無期，弟切不必焦急。

古來大戰爭，大事業，人謀僅占十分之三，天意恆居十分之七。往往積勞之人，非卽成名之人，成名之人，非卽享福之人。此次軍務，如克復武漢、九江、安慶，積勞者卽是成名之人，在天意已算十分公道，然而不可恃也。吾兄弟但在積勞二字上着力，成名二字，則不必同及。享福二字，則更不必問矣。

厚庵堅請回籍養親待疾，只得允准，已於今日代奏。苗逆於二十六夜擒斬，其黨悉行殺誠，凡壽州、正陽、潁上、下蔡等城，一律收復。長淮指日肅清，真堪慶幸。弟近日身體健否？吾所矧者二端：一曰天懷淡定，莫求速效；二曰謹防援賊，城賊內外猛撲，穩慎禦之。（同治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致九弟

沉弟左右：適聞常州克復，丹陽克復之信，正深欣慰，而弟信中有云：「肝病已深，痛疾已成，遂人輒怒，遇事輒憂等語。」讀之不勝焦慮。今年以來，蘇浙克城甚多，獨金陵遲遲尙無把握，又餉項奇絀，不如重之事機，不入耳之言語，紛紛迭乘，余尙懼鬱成疾，况弟之勞苦過甚，百倍阿兄，心血久虧，數倍於阿兄乎？

余自春來，常恐弟發肝病，而弟信每含糊言之，此四句乃露實情，此病非藥餌所能爲力，必須將萬事看空，毋懼毋怒，乃可漸漸減輕。蚊蛇螫手，則壯士斷其手，所以全生也。吾兄弟欲全其生，亦當視惱怒如蚊蛇，去之不可不勇，至囑至囑！

余年來愧對老弟之事，惟調撥程學啓一名，將有損於阿弟，然有損於家，有益於國，弟不必過鬱，兄亦不必過憐。頃見少荃爲程學啓請卹一疏，立言公允，茲特寄弟一閱。

李世忠事，十二日奏結，又餉細情形一片，即爲將來兄弟引退之張本。余病假於四月廿五日滿期，余意再請續假，幕友皆勸銷假，弟意以爲何如。

淮北票鹽課釐兩項，每歲共得八十萬串，擬概供第一軍，此亦鉅款，而弟尙嫌其無幾。余於咸豐四五六七八九等年，從無一年收過八十萬者，再籌此等鉅款，萬不可得矣。（同治三年四月十三日）

致九弟

沅弟左右：厚庵到皖，堅辭督辦一席，渠之赴江西與否，余不能代爲主持。至於具摺，則必須渠親自陳奏，余斷不能代辭。厚帥現擬在此辦摺，拜疏後仍回金陵水營。春露昌岐聞亦日內可到。春露回籍之事，却不能不代爲奏懇也。

弟病今日少愈否？肝病余所深知，腹疼則不知何證。屢親朗山脈案，以扶脾爲主，不求速效，余深以爲然。然心肝兩家之病，究以自養自醫爲主，非藥物所能爲力。今日偶過棧書店，見弟所寫對聯，光彩煥發，精力似甚完足，若能認真調養，不過焦灼，必可漸漸復元。（同治三年五月初十日）

致九弟

沅弟左右：內疾外證，果急幾分，凡鬱怒最易傷人，余有錯處，弟儘可一一直說。人之忌我者，惟願弟做錯事，惟願弟之不恭。人之忌弟者，惟願弟做錯事，惟願弟之不友。弟看破此等物情，則知世路之艱險，而心愈抑畏，氣反和平矣。（同治三年五月廿三日）

致四弟

澄弟左右：鄉間穀價日賤，禾豆暢茂，猶是昇平景象，極慰極慰。賊自三月下旬退出曹鄆之境，幸保山東運河，以東各屬，而仍蹂躪及曹宋徐泗鳳淮諸府，彼勦此竄，條忽來往。直至五月下旬，張牛各股始竄至周家口以西，逐糧各股始竄至太和以西。大約夏秋數月，山東江蘇，可以高枕無憂，河南皖鄂又必手忙脚亂。

余擬於數日內至宿遷桃源一帶，察看隄牆，即於水路上臨淮而至周家口，盛暑而坐小船，是一極苦之事，因陸路多被水淹，雇車又甚不易，不得不改由水程。余老境日逼，勉強支持一年半載，實不能久當大任矣。因思吾兄弟體氣皆不甚健，後輩子姪尤多虛弱，宜於平日講求養身之法，不可於臨時亂投藥劑。

養身之法約有五事：一曰眠食有恆，二曰懲忿，三曰節慾，四曰每夜臨睡洗脚，五曰每日兩飯後各行三千步。懲忿即余篇中所謂養生以少惱怒爲本也。眠食有恆，及洗脚二事，星岡公行之四十年，余亦舉行七年矣。飯後三千步，近日試行，自矢永不間斷。弟從前勞苦太久，年近五十，願將此五事立志行之，並勸沅弟與諸子姪行之。余與沅弟同時封爵開府，門庭可謂極盛，然非可常恃之道。記得己亥正月，星岡公訓竹亭公曰：「寬一雖點翰林，我家仍靠作田爲業，不可靠他吃飯。」此語最有道理，今亦當守此二語爲命脈。望吾弟專在作田上用功，輔之以書疏魚豬早掃考寶八字，任憑家中如何貴盛，切莫全改道光初年之規模。

凡家道所以可久者，不恃一時之官爵，而恃長遠之家規，不恃一二人之驟發，而恃大衆之維持。我若有福，能官回家，當與弟竭力維持。老親舊眷，貧賤族黨，不可怠慢待貧者亦與富者一般，當盛時預作衰時之想，自有深固之基矣。（同治五年六月初五日）

致九弟

沅弟左右：接弟信，具悉一切。弟謂命運作主，余所深信，謂自強者，每勝一籌，則余不甚深信。凡國之強，必須多

得賢臣，凡家之強，必須多出賢子弟，此亦關乎天命，不盡由於人謀。至一身之強，則不外乎北宮黝孟施舍曾子三種，孟子之集義而慊，即曾子之自反而縮也。

惟曾孟與孔子告伸由之強，略爲可久可常，此外關智圖力之強，則有因強而大興，亦有因強而大敗。古來如李斯曹操董卓楊素，其智力皆橫絕一世，而其禍敗亦迥異尋常。近世如陸何蕭陳，皆予知自雄，而俱不保其終，故吾輩在自修處求強則可在，勝人處求強則不可。若專在勝人處求強，共能強到底與否，尙未可知，即使終身強橫安穩，亦君子所不屑道也。

賊匪此次東竄，東軍小勝二次，大勝一次。劉藩大勝一次，小勝數次，似已大受懲創，不似上半年之猖獗。但求不竄陝洛，即竄鄂境，或可收夾擊之效。

日 余定於明日請續假一月，十月請開各缺，仍留軍營刻一木戳，會辦中路勦匪事宜而已。（同治五年九月二十一）

致九弟

沉弟左右：鄂督五福堂有回祿之災，幸人口無恙，上房無恙，受驚已不小矣。其屋係板壁紙糊，本易招火，凡遇此等事，只可說打雜人役失火，固不可疑會匪之毒謀，尤不可怪仇家之奸細。若大驚小怪，胡思亂猜，生出多少枝葉，仇家轉得傳播以爲快，惟有處處泰然，行所無事，申甫所謂好漢打脫牙和血吞，星關公所謂有禍之人善退財，真處逆境者之良法也。

弟求兄隨時訓示申敬，兄自問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訣。昔年自負本領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見得人家不是，自從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後，乃知自己全無本領，凡事都見得人家有幾分是處，故自戊午至今

九載與四十歲以前迥不相同，大約以能立能達爲體，以不怨不尤爲用。立者發奮自強，站得住也。達者辦事圓融，行得通也。

吾九年以來，痛戒無恆之弊，看書寫字，從未間斷，選將練兵，亦常留心，此皆自強能立工夫。奏疏公牘，再三斟酌，無一過當之語，自誇之辭，此皆圓融能達工夫。至於怨天本有所不敢，尤人則尙不能免，亦皆隨時強制而克去之。

弟若欲自儆惕，似可學阿兄丁戊二年之悔。然後痛下鍼砭，必有大進。立達二字，吾於己未年，曾寫於弟之手卷中，弟亦刻刻思自立自強，但於能達處尙欠體驗，於不怨不尤處尙難強制。吾信中言皆隨時指點，勸弟強制也。趙廣漢本漢之賢臣，因星變而劾魏相，後乃身當其災，可爲殷鑒。默存一悔字，無事不可挽回也。同治六年正月初三日。

致九弟

沅弟左右：接李少帥信，知春霖因弟覆奏之片，言省三係與任逆接仗，霖軍係與賴逆交鋒，大爲不平，自奏傷疾舉發，請開缺調理。又以書告少帥，謂弟自占地步，弟當此百端拂逆之時，又添此至交齟齬之事，想心緒益覺難堪。然事已如此，亦只有逆來順受之法，仍不外悔字訣、硬字訣而已。

朱子嘗言：「悔字如春，萬物蘊蓄初發，吉字如夏，萬物茂盛已極，吝字如秋，萬物始落，凶字如冬，萬物初凋。」又嘗以元字配春，亨字配夏，利字配秋，貞字配冬，兄意貞字卽硬字訣也。弟當此艱危之際，若能以硬字法冬藏之德，以悔字啓春生之機，庶幾可挽回一二乎？

聞左帥近日亦極謙慎，在漢口氣象何如？弟曾聞其大略否？申甫閱歷極深，若遇危難之際，與之深談，渠尙能

於惡風駭浪之中，默識把舵之道，在司道中不可多得也。（同治六年三月初二日）

標點式 曾文正公家書卷三

勸學類

稟父母

男 國藩跪稟

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九弟之病，自正月十六日後，日見強旺；二月一日開葷，現全復元矣。二月以來，日日體字，時有長進。男亦常習小楷，以為明年考差之具。近來政臨智永千字文帖，不復臨顏柳二家帖，以不合時宜故也。

孫男 身體甚好，每日佻達歡呼，曾無歇息。孫女亦好。浙江之事，聞於正月月底交戰，仍爾不勝。去歲所失甯波府城，定海鎮海二縣城，尚未收復。英夷滋擾以來，皆漢奸助之為虐，此輩食毛踐土，喪盡天良，不知何日罪惡貫盈，始得聚而殲滅。

湖北崇陽縣逆賊鍾人杰為亂，攻占崇陽通城二縣。裕制軍即日撲滅，將鍾人杰及逆黨檻送京師正法。餘孽俱已搜盡，鍾逆倡亂不及一月，黨羽烟屬，皆伏天誅。黃河去年決口，昨已合龍，大功告成矣。

九弟前病中思歸，近因難覓好伴，且聞道上有虜，是以不復作歸計。弟自病好後，亦安心不甚思家。李碧峯在寓住三月，現已找得館地，在唐同年李杜家教書，每月俸金二兩，月費一千。男於二月初配丸藥一料，重三片，約計費錢六千文。男等在京謹慎，望父母親大人放心。男謹稟。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稟父母

男 國藩跪稟

母親大人萬福金安。三月初，奉大人正月十二日手諭，具悉一切。又知附有布疋臘肉等，在黃浦柳處，第不知黃氏兄弟，何日進京？又不知家中係專人送至省城，抑託人順帶也？

男 在京身體如常，男婦亦清吉。九弟體已復元，前二月間，因其初愈，每日只令寫字養神。三月以來，仍理舊業，依去年功課，未補服劑，男分丸藥六兩與他吃，因年少不敢峻補。孫男女皆好，擬於三月間點牛痘。此間牛痘局係廣東京官請名醫設局積德，不索一錢，萬無一失。

男 近來每日習字，不多看書。同年邀為試帖詩課，十日內作詩五首，用白摺寫好公評，以為明年考差之具。又吳子序同年，有兩弟在男處附課看文。又金臺書院每月月課，男亦代人作文，因久荒制藝，不得不略為溫習。

此刻光景已窘，幸每月可收公項房錢十五千外，些微挪借，即可過度。京城銀錢，比外間究為活潑。家中去年澈底澄清，餘債無多，此真可喜。

蕙妹僅存錢四百千，以二百在新窰食租，不知住何人屋？負薪汲水，又靠何人率？五又文弱，何能習勞？後有家信，望將蕙妹家事，瑣細詳書，餘容後呈。男謹稟（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十一日）

稟父母

男 國藩跪稟

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六月廿八日，接到家書，係三月廿四日所發，知十九日四弟得生子，男等合室相慶。四

妹生產雖難然血暈亦是常事且此次既能保全則下次較為容易男未得信時常以為慮既得此信如釋重負。六月底我縣有人來京捐官言四月縣考時渠在城內並在彭興岐丁信風兩處面晤四弟六弟知案首是吳定五男。十三年前在陳氏宗祠讀書定五纔發蒙作起講在楊曼齋處受業來年聞吳春崗認定五甚為發奮今果得志可謂成就甚速其餘前十名及每場題目渠已忘記後有信來乞四弟寫出。

四弟六弟考運不好不必望懷俗語云：『不怕進得遲只要中得快。』從前邵丹畦前輩四十三歲入學五十二歲作學政現任廣西藩臺汪朗渠於道光十二年入學十三年點狀元阮芸臺前輩於乾隆五十三年縣府試頭場皆未取即於是年入學中學五十四年點翰林五十五年留館五十六年大考第一比放浙江學政五十九年陞浙江巡撫些小得失不足患特患業之不精耳兩弟場中文若得意可將原卷領出寄京若不得意不寄可也。

男輩在京平安紀澤兄妹兩人體甚結實皮色亦黑逆夷在江蘇滋擾於六月十一日攻陷鎮江有大船數十隻在大江遊戈江甯揚州二府頗可危慮然而天不降災聖人在上故京師人心鎮定同鄉王翰城告假出京男與陳岱雲亦擬送家眷南旋與鄭辛田王翰城四家同隊出京男與陳家本於六月底定計後於七月初一請人扶乩似可不必輕舉妄動是以中止現在男與陳家仍不送家眷回南也。

正月間俞岱青先生出京男寄有鹿脯一方託找彭山配轉寄俞後託謝吉人轉寄不知到否又四月託李員岡寄銀寄筆託曹西垣寄篋並交陳季牧處不知到否前父親教男養鬚之法男僅留上唇鬚不能用水浸透色黃者多黑者少下唇擬待三十六歲始留男屢接家信嫌其不詳嗣後更願詳示男謹稟。(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十日)

致諸弟

四位老弟足下九弟行程計此時可以到家自任邱發信之後至今未接到第二封信不勝懸懸不知道上有甚艱險否四弟六弟院試計此時應有信而摺差久不見來實深懸望

予身體較六弟在京時一樣總以耳鳴爲苦問之吳竹如云「只有靜養一法非藥物所能爲力」而應酬日繁予又素性浮躁何能著實靜養擬搬進內城住可省一半無謂之往還現在尙未找得予時時日悔終未能洗滌自新九弟歸去之後予定剛日讀經柔日讀史之法讀經常懶散不沈著讀後漢書現已丹筆點過八本雖全不記憶而較之去年讀前漢書領會較深

吳竹如近日往來極密來則作竟日談所言皆身心國家大道理渠言有寶蘭泉者雲南人見道極精當平實寶亦深知予者彼此現尙未拜往竹如必要予搬進城住蓋城內鏡海先生可以師事倭良峯先生寶蘭泉可以友事師友夾持雖懦夫亦有立志予思朱子言「爲學譬如熬肉先須用猛火煮然後用漫火溫」予生平工夫全未用猛火煮過雖有見識乃是從悟境得來偶用工亦不過優游玩索已耳如未沸之湯遽用漫火溫之將愈衰愈不熟矣以是急思搬進城內屏除一切從事於克己之學

鏡海良峯兩先生亦勸我急搬而城外朋友予亦有思常見者數人如邵蕙西吳子序何子貞陳岱雲是也蕙西嘗言與周公瑾交如飲醇醪我兩人頗有此風味故每見輒長談不捨子序之爲人予至今不能定其品然識見最大且精嘗教我云「用功譬若掘井與其多掘數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此語正與予病相合蓋予所謂掘井而皆不及泉者也

何子貞與予講字極相合謂我真知大源斷不可暴棄予嘗謂天下萬事萬理皆出於乾坤二卦卽以作字論之純以神行大氣鼓盪脈絡周通潛心內轉此乾道也結構精巧向背有法修短合度此坤道也凡乾以神氣言凡坤以形質言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卽此道也樂本於乾禮本於坤作字而優游自得真力彌滿者卽樂之意也

絲絲入扣，轉折合法者，卽禮之意也。偶與子貞言及此，子貞深以爲然，謂渠生平得力盡於此矣。

陳岱雲與吾處處痛癢相關，此九弟所知者也。寫至此，接得家書，知四弟六弟未得入學，悵悵然！科名有無遲早，總由前定，絲毫不能勉強。吾輩讀書，只有兩事，一者進德之事，講求乎誠正修齊之道，以圖無忝所生；一者修業之事，操習乎記誦詞章之術，以圖自衛其身。

進德之事，難於盡言，至於修業以衛身，吾請言之。衛身莫大如謀食，農工商勞力以求食者也，士勞心以求食者也。故或食祿於朝，教授於鄉，或爲傳食之客，或爲入幕之賓，皆須計其所業，足以得食而無愧。科名食祿之階也，亦須計吾所業，將來不至尸位素餐，而後得科名而無愧。食之不得窮通，由天作主；奪由人作主，業之精不精，由我作主。

然吾未見業果精而終不得食者也，農果力耕，雖有饑饉，必有豐年，商果積貨，雖有壅滯，必有通時，士果能精其業，安見其終不得科名哉？卽終不得科名，又豈無他途可以求食者哉？然則特患業之不精耳。求業之精，別無他法，曰專而已矣。諺曰：「藝多不養身，謂不專也。」吾掘井多而無泉，可飲，不專之咎也！

諸弟總須力圖專業，如九弟志在習字，亦不盡廢他業，但每日習字工夫，不可不提起精神，隨時隨事，皆可觸悟。四弟六弟，吾不知其心有專嗜否？若志在窮經，則須專守一經，志在作制義，則須專看一家文稿，志在作古文，則須專看一家文集。作各體詩亦然，作試帖亦然，萬不可以兼營並營，兼營則必一無所能矣。切囑切囑，千萬千萬！

此後寫信來，諸弟各有專守之業，務須寫明，且須詳問極言，長篇累牘，使我讀其手書，卽可知其志向識見。凡專一業之人，必有心得，亦必有疑義。諸弟有心得，可以告我共賞之，有疑義，可以告我共析之。且書信既詳，則四千里外之兄弟，不啻晤言一室，樂何如乎？

予生平於倫常中，惟兄弟一倫，抱愧尤深。蓋父親以其所知者，盡以教我，而吾不能以吾所知者，盡教諸弟，是不孝之大者也。九弟在京年餘，進益無多，每一念及，無地自容。嗣後我寫諸弟信，總用此格紙，弟宜存留，每年裝訂成冊，其中好處，萬不可忽略看過。諸弟寫信寄我，亦須用一色格紙，以便裝訂。兄國藩手具。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十八日。

致諸弟

諸位賢弟足下：十一前月八日，已將日課鈔與弟閱，嗣後每次家書，可鈔三葉付回。日課本皆楷書，一筆不苟，惜鈔回不能作楷書耳。

馮樹堂進功最猛，余亦教之如弟，知無不言。可惜九弟不能在京，與樹堂日日切磋，余無日無刻不太息也。九弟在京年半，余懶散不努力，九弟去後，余乃稍能立志，蓋余實負九弟矣。

余嘗語岱雲曰：「余欲盡孝道，更無他事，我能教諸弟進德業一分，則我之孝有一分，能教諸弟進十分，則我之孝有十分。若全不能教弟成名，則我大不孝矣。」九弟之無所進，是我之大不孝也。惟願諸弟發奮立志，念念有恆，以補我不孝之罪，幸甚幸甚。

岱雲與易五近亦有日課冊，惜其識不甚超越，余雖日日與之談論，渠究不能悉心領會，頗疑我言太夸。然岱雲近極勤奮，將來必有所成。何子敬近待我甚好，常彼此作詩唱和，蓋因其兄欽佩我詩，且談字最相合，故子敬亦改容加禮。

子貞現臨隸字，每日臨七八葉，今年已千葉矣。近又考訂漢書之譌，每日手不釋卷。蓋子貞之學，長於五事，一曰儀禮精，二曰漢書熟，三曰說文精，四曰各體詩好，五曰字好。此五事者，渠意皆欲有所傳於後世，以余觀之，此

三者，余不甚精，不知淺深究竟何如。若字則必傳千古無疑矣。詩亦遠出時手之上，必能卓然成家。近日京城詩家頗少，故余亦欲多做幾首。

金竺虔在小珊家住，頗有面善心非之隙。唐詩甫亦與小珊有隙。余現仍與小珊來往，泯然無嫌，但心中不甚愜洽耳。黃子壽處本日去看他，工夫甚長，進古文有才華，好買書，東翻西閱，涉獵頗多，心中已有許多古董。

何世兄亦甚好沈潛之至，天分不高，將來必有所成。吳竹如近日未出城，余亦未去，蓋每見則就攔一天也。其世兄亦極沈潛，言動中禮，現在亦學倭良峯先生。吾觀何吳兩世兄之姿質，與諸弟相等，遠不及周受珊、黃子壽而將來成就，何吳必更切實。此其故，諸弟能看書自知之，願諸弟勉之而已。此數子者，皆後起不凡之才人也，安得諸弟與之聯鑣並駕，則余之大幸也！

季仙九先生到京服闋，待我甚好，有青眼相看之意。同年會課，近皆灑散，而十日一會如故。余今年過年，尚須借銀百五十金，以五十還杜家，以百金用。李石梧到京，交出長郡館公費，即在公項借用，免出外開口，更好，不然則尚須張羅也。

門上陳升一言不合而去，故余作傲奴詩，現換一周升作門上，頗好。余讀易旅卦，喪其童僕，象曰：「以旅與下，其義喪也。」解之者曰：「以旅與下者，謂視童僕如旅人，刻薄寡恩，漠然無情，則童僕亦將視主如逆旅矣。」余待下雖不刻薄，而頗有視如逆旅之意，故人不盡忠，以後余當視之如家人手足也。分雖嚴明，而情貴周通，賢弟待人，亦宜知之。

余每聞摺差到，輒望家信，不知能設法多來幾次否？若寄信，則諸弟必須詳寫日記數天，幸甚！余寫信亦不必代諸弟多立課程，蓋恐多看則生厭，故但將余近日實在光景寫示而已。伏維諸弟細察。（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致諸弟

諸位賢弟足下：九弟到家，徧走各親戚家，必各有一番景况。何不詳以告我？四妹小產，以後生育頗難，然此事最大，斷大可以人力勉強，勸渠家只須聽其自然，不可過於矜持。又聞四妹起最晏，往往其姑反服事他，此反常之事，最足折福，天下未有不孝之婦，而可得好處者。諸弟必須時勸導之，曉之以大義。

諸弟在家讀書，不審每日如何用功，余自十月初一日立志自新以來，雖懶惰如故，而每日楷書寫日記，每日讀史十葉，每日記茶餘偶談一則，此三事未嘗一日間斷。十月廿一日立誓永戒吃水烟，泊今已兩月不吃烟，已習慣成自然矣。予自立課程甚多，惟記茶餘偶談，讀史十葉，寫日記楷本，此三事者，誓終身不間斷也。諸弟每日自立課程，必須有日日不斷之功，雖行船走路，須帶在身邊，予除此三事外，他課程不必能有成，而此三事者，將終身行之。

前立志作曾氏家訓一部，曾與九弟詳細道及，後因採擇經史，若非經史爛熟胸中，則割裂零碎，毫無線索，至於採擇諸子各家之言，尤爲浩繁，雖鈔數百卷，猶不能盡收，然後知古人作大學衍義，補諸書，乃胸中自有條例，自有議論，而隨便引書以證明之，非翻書而徧鈔之也。然後知著書之難，故暫且不作曾氏家訓，若將來胸中道理愈多，議論愈真，仍當爲之。

現在朋友愈多，講躬行心得者，則有鏡海先生、艮峯前輩、吳竹如、寶蘭泉、馮樹堂。窮經知道者，則有吳子序、邵蕙西。講詩文字而藝通於道者，則有何子貞、才氣奔放，則有湯海秋、英氣逼人，志大神靜，則有黃子壽。又有王少鶴、名錫振、廣西主事，年念七歲，張筱甫之妹夫。朱廉甫、名琦、廣西乙未翰林，吳莘畬、名尙志、廣東人，吳撫臺之世兄。龐、作人名文壽、浙江人。此四君者，首聞予名而先來拜，雖所造有淺深，要皆有志之士，不甘居於庸碌者也。

京師爲人文淵藪，不求則無之，愈求則愈出。近來聞好友甚多，予不欲先去拜別人，恐徒標榜虛聲，益求友以匡己之不逮，此大益也。標榜以盜虛名，是大損也。天下有益之事，卽有足損者，寓乎其中，不可不辨。

黃子壽近作選將論一篇，共六千餘字，真奇才也。黃子壽戊戌年始作破題，而六年之中，遂成大學問。此天分獨絕，萬不可學而至。諸弟不必震而驚之，予不願諸弟學他，但願諸弟學吳世兄。何世兄、吳竹如之世兄，現亦學良峯先生寫日記，言有矩勳有法，其辭氣實實可愛。

何子貞之世兄，每日自朝至夕，總是溫書三百六十日，除作詩文時，無一刻不溫書，真可謂有恆者矣。故予從前限功課教諸弟，近來寫信寄弟，從不另開課程，但教諸弟有恆而已。蓋士人讀書，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識，第三要有恆。有志則斷不敢爲下流，有識則知學問無盡，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觀海，如井蛙之窺天，皆無識也。有恆則斷無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諸弟此時惟有識不可以驟幾，至於有志有恆，則諸弟勉之而已。予身體甚弱，不能苦思，苦思則頭暈，不耐久坐，久坐則倦乏，時時闔望，惟諸弟而已。

明年正月，恭逢祖父大人七十大壽，京城以進十爲正慶，予本擬在戲園設壽筵，寶蘭泉及良峯先生勸止之，故不復張筵。蓋京城張筵唱戲，名曰慶壽，實則打把戲。蘭泉之勸止，正以此故。現作壽屏兩架，一架淳化箋四大幅，係何子貞撰文並書，字有茶碗口大。一架冷金箋八小幅，係吳子序撰文，予自書。淳化箋係內府用紙，紙厚如錢，光彩耀目，尋常琉璃廠無有也。昨日偶有之，因買四張。予真字甚古雅，惜太大，萬不能寄回，奈何奈何。書不能盡言，惟諸弟鑒察。兄國藩手草。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附課程表

◎主敬、整齊、嚴肅，無時不懼，無事時心在腔子裏，應事時專一不雜。

- ①靜坐、每日不拘何時，靜坐一會，體驗靜極生陽來復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鎮。
- ②早起、黎明即起，醒後勿沾戀。
- ③讀書不二、一書未點完，斷不看別書，東翻西閱，都是徇外爲人。
- ④讀史、廿三史每日讀十頁，雖有事，不間斷。
- ⑤寫日記、須端楷，凡日間過惡，身過，心過，口過，皆記出，終身不間斷。
- ⑥日知其所亡、每日記茶餘偶談一則，分德行門、學問門、經濟門、藝術門。
- ⑦月無忘所能、每月作詩文數首，以驗積理之多寡，氣之盛否。
- ⑧謹言、刻刻留心。
- ⑨養氣、無不可對人言之事，氣藏丹田。
- ⑩保身、謹遵大人手諭，節慾節勞，節飲食。
- ⑪作字、早飯後作字，凡筆墨應酬，當作自己功課。
- ⑫夜不出門、曠功疲神，切戒切戒。

致諸弟

諸位老弟足下：正月十五日接到四弟六弟九弟十二月初五日所發家信，四弟之信三葉，語語平實，責我待人，不怨，甚爲切當。嘗謂月月書信，徒以空言責弟輩，却又不能實有好消息，令堂上聞兄之言，疑弟輩礙俗庸碌，使弟輩無地可容云云。此數語，兄讀之不覺汗下。我去年曾與九弟閒談云：『爲人子者，若使父母見得我好些，謂諸兄弟俱不及我，這便是不孝。若使族黨稱道我好些，謂諸兄弟俱不如我，這便是不弟。何也？蓋使父母心中

有賢愚之分，使族黨口中有賢愚之分，則必其平日有討好底意思，暗用機計，使自己得好名聲，而使兄弟得壞名聲，必其後日之嫌隙，由此而生也。劉大爺劉三爺，兄弟皆想做好人，卒至視如仇讎，因劉三爺得好名聲於父母族黨之間，而劉大爺得壞名聲故也。今四弟之所責我者，正是此道理，我所以讀之汗下。但願兄弟五人，各明白這道理，彼此互相原諒，兄以弟得壞名為愛弟，兄以弟得好名為快，兄不能盡道使弟得令名，是兄之罪，弟不能盡道使兄得令名，是弟之罪。若各各如此存心，則億萬年無纖芥之嫌矣。

衡陽風俗，只有冬學要緊，自五月以後，師弟皆奉行故事而已。同學之人，類皆庸鄙無志者，又最好訕笑人，其笑法不一，總之不離乎輕薄而已。四弟若到衡陽去，必以翰林之弟相笑，薄俗可惡。鄉間無朋友，實是第一恨事，不惟無益，且大有損習俗染人，所謂與鮑魚處，亦與之俱化也。兄嘗與九弟道及，謂衡陽不可以讀書，漣濱不可以讀書，為損友太多故也。

今四弟意必從覺庵師遊，則千萬聽兄囑咐，但取明師之益，無受損友之損也。接到此信，立即率厚二到覺庵師處受業。其束修今年謹具錢十挂，兄於八月准付回，不至累及家中，非不欲從豐，實不能耳。兄所最慮者，同學之人，無志嬉遊，端節以後，放散不事，恐弟與厚二效尤耳。切戒切戒！凡從師必久而後可以獲益，四弟與季弟今年從覺庵師若地方相安，則明年仍可從遊，若一年換一處，是即無恆者見異思遷也，欲求長進難矣。

六弟之信，乃一篇絕妙古文，排募似昌黎，拗很似半山。予論古文，總須有倔強不馴之氣，愈拗愈深之意，故於太史公外，獨取昌黎半山兩家。論詩亦取傲兀不羣者，論字亦然，每蓄此意而不輕談。近得何子貞意見極相合，偶談一二句，兩人相視而笑。不知六弟乃生成有此一枝妙筆，往時見弟文亦無大奇特者，今觀此信，然後知吾弟真不羈才也，歡喜無極，歡喜無極！凡兄所有志而力不能為者，吾弟皆為之可矣。

信中言兄與諸君子講學，恐其漸成朋黨，所見甚是。然弟儘可放心，兄最怕標榜，常存開然尙綱之意，斷不至

有所謂門戶自表者也。信中言四弟浮躁不虛心，亦切中四弟之病。四弟當視爲良友藥石之言。信中又言弟之半隨，非小人之熱中，乃志士之惜陰。讀至此，不勝惘然！恨不得生兩翅，忽飛到家，將老弟勸慰一番，縱談數日，乃快。然向使諸弟已入學，則謠言必謂學院做情，衆口鑠金，何從辨起？所謂塞翁失馬，安知非福？科名遲早，實有前定。雖惜陰念切，正不必以虛名繫懷耳。

來信言看禮記疏一本半，浩浩茫茫，苦無所得，今已盡棄，不敢復閱。現讀朱子綱目，日十餘葉云。說到此處，見不勝悔恨！恨早歲不會用功，如今雖欲教弟，譬盲者而欲導人，之大途也。求其不誤難矣。然兄最好苦思，又得諸益友相質證，於讀書之道，有必不可易者。數端窮經，必專一經，不可泛濫。讀經以研尋義理爲本，考據名物爲末。讀至有一耐字訣，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讀，今年不通，明年再讀，此所謂耐也。讀史之法，莫妙於設身處地，每看一處，如我便與當時之人，酬酢笑語於其間，不必人人皆能記也，但記一人，則恍如接其人，不必事事皆能記也，但記一事，則恍如親其事。經以窮理，史以考事，舍此二者，更別無學矣。

蓋自西漢以至於今，識字之儒，約有三途：曰義理之學，曰考據之學，曰詞章之學。各執一途，互相詆毀。兄之私意，以爲義理之學最大，義理明則躬行有要，而經濟有本。詞章之學，亦所以發揮義理者也。考據之學，吾無取焉矣。此三途者，皆從事經史，各有門徑。吾以爲欲讀經史，但當研究義理，則心一而不紛。是故經則專守一經，史則專熟一代，讀經史則專主義理，此皆守約之道，確乎不可易者也。

若夫經史而外，諸子百家，汗牛充棟，或欲閱之，但當讀一人之專集，不當東翻西閱。如讀昌黎集，則目之所見，耳之所聞，無非昌黎，以爲天地間除昌黎集而外，更無別書也。此一集未讀完，斷斷不換他集，亦專字訣也。六弟謹記之，讀經讀史讀專集，講義理之學，此有志者萬不可易者也。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然此亦僅爲有大志者言之，若夫爲科名之學，則要讀四書文讀試律賦，頭緒甚多。四弟九弟厚二弟天資較低，必須爲科名之學，六弟

既有大志，雖不科名可也，但當守一耐字訣耳。觀來信言讀禮記疏，似不能耐者，勉之勉之！

兄少時天分不甚低，厥後日與庸鄙者處，全無所聞，窳被茅塞久矣。及乙未到京後，始有志學詩古文，并作字之法，亦苦無良友。近年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謂經學者，經濟者，有所謂躬行實踐者，始知范韓可學而至也。馬遷韓愈亦可學而至也。程朱亦可學而至也。慨然思盡滌前日之污，以爲更生之人，以爲父母之肖子，以爲諸弟之先導。無如體氣本弱，耳鳴不止，稍稍用心，便覺勞頓。每日思念，天既限我以不能苦思，是天不欲成我之學問也。故近日以來，意頗疏散。

來信又言四弟與季弟從遊覺庵師，六弟九弟仍於京中，或肄業城南云云。兄之欲得老弟共住京中也，其情如孤雁之求曹也。自九弟辛丑秋思歸，兄亦百計留，九弟當言之及至去秋決計南歸，兄實無可如何，祇得聽其自便。若九弟今年復來，則一歲之內，忽去忽來，不特堂上諸大人不肯，即旁觀亦且笑我兄弟輕舉妄動。且兩弟同來，途費須得八十金，此時實難措辦。六弟言能自爲計，亦未歷甘苦之言耳。若我今年能得一差，則兩弟今冬與朱嘯山同來甚好。如六弟不以爲然，則再寫信來商議可也。

九弟之信，寫家事詳細，惜話說太短。兄則每每太長，以後截長補短爲妙。堯階若有大事，諸弟隨去一人，幫他幾天。牧雲接我長信，何以全無回信？毋乃嫌我話太直乎？扶乩之事，全不足信。九弟總須立志讀書，不必想及此等事。季弟一切，皆須聽諸兄話。此次摺弁走甚急，不暇鈔日記本，餘容後告。（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

致六弟

溫甫六弟左右：五月廿九，六月初一，連接弟三月初一，四月廿五，五月初一，三次所發之信，共四書文二首，筆力實實可愛。信中有云：「於兄弟則直達其隱，父子祖孫間不得不曲致其情。」此數語有大道理。余之行事，每

自以爲至誠可質天地，何妨直情徑行。昨接四弟信，始知家人天親之地，亦有時須委曲以行之者，吾過矣！

香海爲人最好，吾雖未與久居，而相知頗深，爾以兄事之可也。丁秩臣、王衡臣兩君，吾皆未見，大約可爲弟之師，或師之，或友之，在弟自爲審擇。若果威儀可則淳實宏通，師之可也。若僅博雅能文，友之可也。或師或友皆宜，常存敬畏之心，不宜視爲等夷，漸至慢襲，則不復能受其益矣。

第三月之信，所定功課太多，多則必不能專，萬萬不可。後信言已向陳季牧借史記，此不可不熟看之書，爾既看史記，則斷不可看他書。功課無一定呆法，但須專耳。余從前多諸弟，常限以功課，近來覺限人以課程，往往強人以所難，苟其不願，雖日日遵照限程，亦復無益，故近來教弟，但有一專字耳。學字之專，又有數語教弟，茲特將冷金箋寫出，弟可貼之座右，時時省覽，並抄一付寄家中三弟。

香海言詩文須學東萊博議，甚是。弟先須用筆圈點一遍，然後自選幾篇讀熟，即不讀亦可，無論何書，總須從首至尾，通看一遍，不然，亂繙幾葉，摘抄幾篇，而此書之大局精處，茫然不知也。學詩從中州集入亦好，然吾意讀總集，不如讀專集，此事人人意見各殊，嗜好不同。吾之嗜好，於五古則喜讀文選，於七古則喜讀昌黎集，於五律則喜讀杜集，七律亦最喜杜詩，而苦不能步趨，故兼讀元遺山集。

吾作詩最短於七律，他體皆有心得，惜京都無人可與暢語者。弟要學詩，先須看一家集，不要東翻西閱，先須學一體，不可各體同學，蓋明一體，則皆明也。凌笛舟最善爲詩律，若在省，弟可就之求教。習字臨千字文亦可，但須有恆，每日臨帖一百字，萬萬無間斷，則數年必成書家也。陳季牧多喜談字，且深思善悟，吾見其寄信雲，信不知寫字之法，可愛可畏，弟可從之切磋，此等好學之友，愈多愈好。

來信要我寄詩回南，余今年身體不甚壯健，不能用心，故作詩絕少，僅作成春詩七古五章，慷慨悲歌，自謂不

讓陳臥子，而語太激烈，不敢示人。餘則僅應酬詩數首，了無可觀。頃作寄賢弟詩二首，弟觀之以爲何如？京筆現在無便可寄，總在秋間寄回，若無筆寫，暫向陳季牧借一枝，後日還他可也。凡國藩手草（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六日）

致諸弟

澄侯叔淳季洪三弟左右：五月底連接三月初一、四月十八兩次所發家信，四弟之信，具見真性情，有困心衡慮鬱積思過之象，此事斷不可求速效，求速效必助長，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祇要日積月累，如愚公之移山，終久必有豁然貫通之候，愈欲速則愈鈍蔽矣。來書往往詞不達意，我能深諒其苦。

今人都將學字看錯了，若細讀賢賢易色一章，則絕大學問，卽在家庭日用之間，於孝弟兩字上，盡一分，便是一分學，盡十分，便是十分學。今人讀書，皆爲科名起見，於孝弟倫紀之大，反似與書不相關，殊不知書上所載的，作文時所代聖賢說的，無非要明白這個道理。若果事事做得，卽筆下說不出何妨；若事事不能做，並有虧於倫紀之大，卽文章說得好，亦祇算個名教中之罪人。

賢弟性情真摯，而短於詩文，何不日日在孝弟兩字上用功，曲禮內則所說的，句句依他做出，務使祖父父母叔父母無一時不安樂，無一時不順適，下而兄弟妻子，皆藹然有恩，秩然有序，此真大學問也。若詩文不好，此小事不足計，卽好極亦不值一錢。不知賢弟肯聽此語否？科名之所以可貴者，謂其足以承堂上之歡也，謂祿仕可以養親也。今吾已得之矣，卽使諸弟不得，亦可以承歡，亦可以養親，何必兄弟盡得哉？賢弟若細思此理，但於孝弟上用功，不於詩文上用功，則詩文不期進而自進矣。

凡作字總須得勢，使一筆可以走千里。三弟之字，筆筆無勢，是以僞促不能遂縱，去年曾與九弟說及，想近來已忘之矣。九弟欲看余白摺，余所寫摺子甚少，故不付。

地仙爲人主葬，害人一家，喪良心不少，未有不家敗人亡者，不可不力阻。凌雲也。至於紡棉花之說，如直隸之三河縣靈壽縣，無論貧富男婦，人人紡布爲生，如我境之耕田爲生也。江南之婦人耕田，猶三河之男人紡布也。湖南如瀏陽之夏布，祁陽之葛布，宜昌之棉花，皆無論貧富男婦，人皆依以爲業，并此不足爲駭異也。第風俗難，以違變，必至駭人聽聞，不如刪去一段爲妙。書不盡言，兄國藩手草。（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六日）

致諸弟

四位老弟左右：二月初十日，黃仙垣來京，接到家信，備悉一切，欣慰之至。朱嘯山亦於是日到，現與家心齋同居。伊兄代伊覓得房子，距余寓甚近，不過一箭遠耳。郭篤仙現尚未到，余已爲賃本胡同顯帝廟房，使渠在廟中住，在余家火食。馮樹堂正月初六日來，余家擬會試後再行上學，因小兒春間怕冷故也。樹堂於二月十三日考國子監學正，題而恥惡衣惡食者二句，不以天下奉一人策，共五百人入場，樹堂寫作俱佳，應可以得。

陳岱雲於初六日移寓報國寺，其配之柩，亦停寺中。岱雲哀傷異常，不可勸止，作祭文一篇三千餘字，余爲作墓誌銘一首，不知陳宅已寄歸否，余懶騰寄也。四川門生現已到廿餘人，我縣會試者大約可十五人，甲午同年大約可念五六人，然有求於余者，頗不乏人。

余今年應酬更繁，幸身體大好，迥不似從前光景，面胖而潤，較前稍白矣。耳鳴亦好十之七八，尙有微根未斷，不過月餘可全好也。內人及兒子兩女兒皆好，陳氏小兒在余家乳養者亦好。

六弟九弟在城南讀書，得羅羅山爲之師，甚妙。然城南課似亦宜，不應恐山長不以爲然也。所作詩文及功課，望日內付來。四弟季弟從覺庵師讀，自佳。四弟年已漸長，須每日看史書十頁，無論能得科名與否，總可以稍長見識。季弟每日亦須看史，然溫經更要緊，今年不必急急赴試也。餘容後陳，兄國藩手具。（道光二十四年二月十四日）

致諸弟

四位老弟足下：余於三月廿四，移寓前門內西邊磁兒胡同，與城外消息不通，四月間到摺差一次，余竟不知。這既知而摺差已去矣。惟四月十九歐陽小岑南歸，余寄衣箱銀物並信一件，四月廿四梁菴莊南歸，余寄書卷零物並信一件，兩信皆僅數語，至今想尚未到。四月十三黃仙垣南歸，余寄圍墨，並無書信，想亦未到。茲將三次所寄各物，另開清單付回，待三人到時，家中照單查收可也。

內城現住房共廿八間，每月房租京錢三十串，極為寬敞，滿樹堂郭鶴仙所住房屋皆清潔。甲三於三月廿四日上學，天分不高不低，現已讀四十天，讀至自修齊至平治矣。因其年太小，故不加嚴，已讀者字皆能認。兩女皆平安，陳岱雲之子，在余家亦甚好。內人身子如常，現又有喜，大約九月可生。

余體氣較去年略好，近因應酬太繁，天氣漸熱，又有耳鳴之病，今年應酬較往年更增數倍，第一為人寫對聯，條幅，合四川湖南兩省，求書者幾日不暇給。第二公車來借錢者甚多，無論有借無借，多借少借，皆須婉言款待。第三則請酒拜客，及會館公事。第四則接見門生，頗費精神。又加以散館殿試，則代人料理，考差則自己料理，諸事冗雜，遂無暇讀書矣。

五月十一日，接到四月十三家信，內四弟六弟各文二首，九弟季弟各文一首。四弟東皋課文甚潔淨，詩亦穩妥，則何以哉一篇，亦清順有法。第詞句多不圓足，筆亦平沓不超脫，平沓最為文家所忌，宜力求痛時。此六弟筆爽利，近亦漸就範圍，然詞意平庸，無才氣鋒靡之處，非吾意中之溫甫也。如六弟之天姿不凡，此時作文，當求議論縱橫，才氣奔放，作如火如茶之文，將來庶有成就。不然，一搵半剔，意淺調卑，即使獲售，亦當漸其文之淺薄。

不堪。若其不售，則又兩失之矣。今年之羅山遊，不知羅山意見如何？

吾謂六弟今年入泮固妙，萬一不入，則當盡棄前功，壹志從事於先輩大家之文。年過二十，不爲少矣。着再決牆壁，役役於考卷搭截小題之中，將來時過而業仍不精，必有悔恨於失計者，不可不早圖也。余當日實見不到此，幸而早得科名，未受其害。向使至今未嘗入泮，則數十年從事於吊渡映帶之間，仍然一無所得，豈不視願也哉！此中誤人終身多矣。溫甫以世家之子弟，負過人之姿質，即使終不入泮，尚不至於飢寒，奈何亦以考卷誤終身也。

九弟要余改文詳批，余實不善改小考文，當請曹西垣代改，下次摺弁付回。季弟文氣清爽異常，喜出望外，意亦層出不窮。以後務求才情橫溢，氣勢充暢，切不可挑剔敷衍，安於庸陋，勉之勉之初不基，不可不大也。書法亦有褚字筆意，尤爲可喜。總之吾所望於諸弟者，不在科名之有無，第一則孝弟爲端，其次則文章不朽，諸弟若果能自立，當務其大者遠者，毋徒汲汲於進學也。馮樹堂郭篤仙在寓，看書作文，功無間斷。陳季牧日日習字，亦可畏也。四川門生留京約二十人，用功者頗多，餘不盡言。兄國藩草。（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

稟父母

男國藩跪稟

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初十日順天鄉試發榜，湖南中三人，長沙周荇農，中南元，率五之歸，本擬附家心齋處，因率五不願坐車，故附陳岱雲之弟處，同坐糧船。昨岱雲自天津歸云：「船不甚好。」男頗不放心，幸船上人多，應可無慮。

諸弟考試後，聞肄業小羅菴巷，不知勤惰若何？此時惟季弟較小，三弟俱年過二十，總以看書爲主。我邑惟彭

論聖先生看書略多，自後無一人講究者，大抵爲考試文章所誤。殊不知看書與考試，全不相礙。彼不看書者，亦仍不利考如故也。我家諸弟，此時無論考試之利不利，無論文章之工不工，總以看書爲急。不然則年歲日長，科名無成，學問亦無一字可靠，將來求爲塾師而不可得，或經或史，或詩集文集，每日總要看二十頁。

男今年以來，無日不看書，雖萬事叢忙，亦不廢正業。聞九弟意欲與劉霞仙同伴讀書，霞仙近來見道甚有所得，九弟若去，應有進益，望大人斟酌行之。男不敢自主，此事在九弟自爲定計。若愧奮直前，有破釜沉舟之志，則遠遊不負。若徒悠悠因循，則近處儘可度活，何必遠行百里外哉。求大人察九弟之志而定計焉。餘容續陳。男國藩謹稟（道光二十四年九月十九日）

致諸弟

四位老弟足下：自七月發信後，未接諸弟信，鄉間寄信較省城寄信百倍之難，故余亦不望。然九弟前信有意與劉霞仙同伴讀書，此意甚佳。霞仙近來誦朱子書，大有所見，不知其言語容止規模氣象何如。若果言動有禮，威儀可則，則直以爲師可也。豈特友之哉。然與之同居，亦須真能取益乃佳。無徒浮慕虛名，人苟能自立志，則聖賢豪傑何事不可爲。何必借助於人。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爲孔孟，則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學，人誰得而禦我哉。若自己不立志，則雖日與堯舜禹湯同住，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與於我哉。

去年溫甫欲讀書省城，我以爲離却家門，偈促之地，而與省城諸勝已者處，其長進當不可限量。乃兩年以來，看書亦不甚多，至於詩文，則絕無長進，是不得歸咎於地方之偈促也。

去年余爲擇師，丁君敏忠，後以丁君處太遠，不能從，余意中遂無他師可從。今年弟自擇羅山，改文，而嗣後杳無消息，是又不得歸咎於無良友也。日月逝矣，再過數年，則滿三十，不能不趁三十以前立志猛進也。

余受父教而余不能教弟成名，此余所深愧者；他人與余交，多有受余益者，而獨諸弟不能受余之益，此又余所深恨者也！今寄霞仙信一封，諸弟可鈔存信稿而細玩之，此余數年來學思之力，略具大端。六弟前囑余將所作詩鈔錄寄回，余往年皆未存稿，今年存稿者，不過百餘首耳，實無暇鈔寫，待明年將全本付回可也。（道光二十四年九月十九日）

致諸弟

四位老弟昆下：前月寄信，想已接到，余蒙祖宗遺澤，祖父教訓，幸得科名，內顧無所憂，外過無不如意，一無所缺矣。所望者，再得諸弟強立同心一力，何患令名之不顯，何患家運之不興，欲別立課程，多講規條，使諸弟遵而行之，又恐諸弟習見而生厭心，欲默默而不言，又非長兄督責之道。是以往年常示諸弟以課程，近來則只教以有恆二字，所望於諸弟者，但將諸弟每月功課，寫明告我，則我心大慰矣！

乃諸弟每次寫信，從不將自己之業寫明，乃好言家事及京中諸事，此時家中重慶，外事又有我照料，諸弟一概不管可也，以後寫信，但將每月作詩幾首，作文幾首，看書幾卷，詳細告我，則我歡喜無量！諸弟或能為科名中人，或能為學問中人，其為父母之令子一也，我之歡喜一也。慎弗以科名稍遜，而遂謂無可自力也。如霞仙今日之身分，則比等閒之秀才高矣。若學問愈進，身分愈高，則等閒之舉人進士，又不足論矣。

學問之道無窮，而總以有恆為主。兄往年極無恆，近年略好，而猶未純熟，自七月初一起，至今間無一日間斷，每日臨帖百字，鈔書百字，看書少須滿二十頁，多則不論，自七月起，至今已看過王荆公文集百卷，歸震川文集四十卷，詩經大全二十卷，後漢書百卷，皆硃筆加圈批，雖極忙，亦須了本日功課，不以昨日就擱，而今日補做，不以明日有事，而今日預做。諸弟若能恆如此，則雖四弟中等之資，亦當有所成就，况六弟九弟上等之資乎？

明年肄業之所，不知已有定否？或在家，或在外，無不可者，謂在家不好用功，此巧於卸責者也。吾今在京，日日事務紛冗，而猶可以不間斷，况家中萬萬不及此間之紛冗乎？

樹堂篤仙自十月起，每十日作文一首，每日看書十五頁，亦極有恆。諸弟試將朱子綱目過筆圈點，定以有恆，不過數月，即圈完矣。若看註疏，每經不過數月，即完，切勿以家中有事，而間斷看書之事，又勿以考試將近，而間斷看書之課。雖走路之日，到店亦可看，考試之日，出場亦可看也。兄日夜懸望，獨此有恆二字告諸弟，伏願諸弟刻刻留心。兄國藩手草（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廿一日）

致諸弟

四位老弟足下：去年十二月廿二日，寄去書函，諒已收到。頃接四弟信，謂前信小註中，誤寫二字，其詩比即付還，今亦忘其所誤謂何矣。諸弟寫信，總云倉忙，六弟去年曾言南城寄信之難，每次至撫院齋奏廳打聽云云，是何其蠢也。靜坐書院三百六十日，日日皆可寫信，何必打聽摺差行期而後動筆哉？或送至提塘，或送至岱雲家，皆萬無一失，何必問了無關涉之齋奏廳哉？若弟等倉忙，則兄之倉忙，殆過十倍，將終歲無一字寄家矣。

送王五詩第二首，弟不能解，數千里致書來問，此極虛心，余得信甚喜。若事事勤思善問，何患不日千里，茲另紙寫明寄回家塾讀書，余明知非諸弟所甚願，然近處實無名師可從，省城如陳堯農羅羅山，皆可謂名師，而六弟九弟又不善求益，且住省二年，詩文與字，皆無大長進。如今我雖欲再言，堂上大人亦必不肯聽，不如安分耐煩，寂處里閉，無師無友，挺然特立，作第一等人物，此則我之所期於諸弟者也。

昔婺源汪雙池先生，一貧如洗，三十以前，在鑿上為人傭工畫碗，三十以後，讀書訓蒙，到老終身不應科舉，卒著書百餘卷，為本朝有數名儒，彼何嘗有師友哉？又何嘗出里閭哉？余所望於諸弟者如是而已，然總不出乎立

志有恆四字之外也。

買筆付回，須待公車歸，乃可帶回，大約府試院試可待用，縣試則趕不到也。諸弟在家作文，若能按月付至京，則余請樹堂隨到隨改，不過兩月，家中又可收到。書不詳盡，餘俟續具。兄國藩手草（道光二十五年二月初一日）。

致諸弟

子植季洪兩弟左右：四月十四日接子植二月三月兩次手書，又接季洪信一函，子植何其詳，季洪何其略也。今年以來，京中已發信七號，不審俱收到否？第六號第七號，余皆有稟呈堂上，言今年恐不考，差彼時身體雖平安，而癩疥之疾未愈，頭上面上頸上，並斑剝陸離，恐不便於陸見，故情願不考。差恐堂上諸大人不放心，故特作白摺楷信，以安慰老親之念。

三月初有直隸張姓醫生，言最善治癩，貼膏藥於癩上，三日一換，貼三次即可拔出膿水，貼七次即全愈矣。初十日，令於左脅試貼一處，果有效驗。廿日即令貼頭面頸上，至四月八日，而七次皆已貼畢，將膏藥揭去，僅餘紅暈，向之厚皮頑癩，今已蕩然平矣。十五六日即貼遍身，計不過半月，即可畢事，至五月初旬考差，而通身已全好矣。現在仍寫白摺，一定赴試，雖得不得自有一定，不敢妄想，而苟能赴慰，亦可上慰高堂諸大人期望之心，寓中大小安吉。溫甫前月底偶感冒風寒，遂痛左膝，服藥二三帖不效，請外科開一針而愈。

澄弟去年習字，殊不足觀，今年改習趙字，而參以李北海雲麾碑之筆意，大為長進。溫弟時文已才華橫溢，長安諸友多稱賞之。書法以命意太高，筆不足以赴其所見，故在溫弟自不稱意，而人亦無由稱之。故論文則溫高於澄，澄難爲兄，論書則澄高於溫，難爲弟。子植書法，獨滌澄溫而上之，可愛之至。愛之至，但不知家中舊有徐浩書和尙碑，及顏真卿書郭家廟否？若能參以二帖之沉著，則直追古人不難矣。狼兼遼四枝，既不合用，可

以二枝送莘田叔以二枝送蒲菴表叔。正月間曾在借雲處寄莘毫二枝，不知已收到否。五月鍾子賓太守往蜀，可再寄二枝，以後兩弟需用之物，隨時寫信至京可也。

祖父大人購買四川漆，現在四川門生留京者僅二人，皆極寒之士。出京至渠家，有五千餘里，由四川至湖南，有四千餘里，彼此路皆太遠。此二人在京，常半年不能得家信，即令彼寄信至渠家，渠家亦萬無便可附湖南。九弟須詳稟祖父大人，不如在省以重價贖頂上川漆爲便。

做直牌匾，祖父大人係地封中憲大夫，父親係誥封中憲大夫，祖母地封恭人，母親誥封恭人。京官加一級請封，侍讀學士是從四品，故堂上皆正四品也。藍頂是侍讀，余正月已寄回二頂矣。書不宜盡，諸詳澄溫中，今日身上敷藥不及爲楷堂上諸大人兩弟代爲稟告可也。（道光二十六年四月十六日）

致諸弟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左右：胡二等初一日到營，接奉父大人手諭及諸弟信，具悉一切。兄於二十日在漢口起行，二十一日至黃州，二十二日至堵城，以羊一家一爲文祭吳甄甫師。二十三日過江至武昌縣，二十四日在巴河晤郭雨三之弟，知其兄觀亭在山西，因屬邑失守革職，雨三現署兩淮鹽運使。二十九日至蘄州，是月水師大戰獲勝。

初一初四初五，陸軍在田家鎮之對岸半壁山大戰獲勝。初九初十水師在蘄州開仗小勝，十三日水師大破田家鎮賊防，燒賊船四千餘號。自有此軍以來，陸路殺賊之多，無有過於初四之戰，水路燒船之多，無有過於十三之役。現在前幫已至九江，吾尙駐田家鎮，離九江百五十里。陸路之賊均在廣濟黃梅一帶，塔羅於念三日起行往剿。一切軍事之詳，均具奏報之中，茲並鈔錄寄回，祈敬呈父親大人叔父大人一覽。刻一良五於廿日至田。

家鎮得悉家中老幼均安甚慰甚慰。

魏蔭亭先生既來軍中，父大人命九弟教子姪讀書，而九弟書來堅執不肯，欲余另請明師。余意中實之，明師可以聘請，日內與霞仙及幕中諸君子熟商。近處惟羅研生兄是我心中佩仰之人，其學問俱有本原，於說文書學輿地尤其所長，而詩古文辭及行楷書法亦皆講求有年。吾鄉通經學古之士，以鄭叔績爲最，而研生次之。其世兄現在余幕中，故請其寫家信聘研生至吾鄉教讀。

研兄之繼配陳氏與耦庚先生爲聯襟，渠又明於風水之說，並可在吾鄉選擇吉地，但不知其果肯來否。渠現館徐方伯處，未知能辭彼就此否。若果能來，足開吾邑小學之風，於溫甫子植亦不無裨益。若研兄不能來，則吾心中別無他人。植弟堅不肯教，則乞諸弟爲訪擇一師而延聘焉爲要。甲三甲五可同一師，不可分開，科一科三科四亦可同師，餘不一一。諸侯續布。（咸豐四年十月廿二日）

致四弟

澄修四弟左右：賀常四到營，接弟信，言早起太晏，誠所不免。去年住營盤，各營皆畏慎早起，自臘月廿七移寓公館，中間稍晏各營皆隨而漸晏，未有主帥晏而將弁能早者也。猶之一家之中，未有家長晏而子弟能早者也。沅弟在景德鎮辦事甚爲穩靠，可愛之至。惟據稱悍賊甚多，一時恐難克復，官兵有勁旅萬餘，決可無疑。季弟在湖北已來一信，胡詠帥待之甚厚，家中儘放心。家中讀書事，弟宜常常留心，如甲五科三等皆須讀書，不失木家子弟風範，不可太疎忽也。（咸豐九年六月初四日）

致四弟

澄弟左右：沅弟營中久無戰事，金陵之賊亦無糧盡確耗，杭州之賊目陳炳文聞有投誠之信，克復當在目前。天氣陰雨作寒，景象亦不甚佳。吾在兵間日久，實願早滅此寇，俾斯民稍望子道，而觀此消息，竟未知何日息兵也。

紀澤兄弟及王甥羅壻讀書，均屬有恆。家中諸姪，近日勤奮否？弟之勤，爲諸兄弟之最，儉字工夫，日來稍有長進否？諸姪不知儉約者，弟常常訓責之否？（同治三年三月初四日）

致九弟

澄兩弟左右：臘月初六接沅弟來信，知已平安到家，慰幸無已。少荃於初六日起行，已抵蘇州。余於十四日入閩，爲榜是夜二更發榜，正榜二百七十三，副榜四十八，闈墨極好，爲三十年來所未有。

韞齋先生與副主考亦極得意，士子歡欣傳誦。韞師定於二十六日起程，平景孫編修奏請便道回浙，此間公私送程儀約各三千有奇。各營挑浚秦淮河，已浚十分之六，約年內可以竣事。澄弟所勸大臣大儒致身之道，敬悉敬悉，惟目下精神實不如從前耳。

鳴原堂論文鈔，東坡萬言書，弟閱之如尙有不能解者，宜寫信來問。弟每次問幾條，余每次批幾條，兄弟論文於三千里外，亦不減對床風雨之樂。弟以不能文爲此身缺憾，宜趁此家居時苦學二三年，不可拋荒片刻也。（同治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致九弟

沅弟左右：弟信言寄文每月以六篇爲率，余意每月三次，每次未滿千字者則二篇，千字以上者則止一篇。

文之法，古人選三之二，本朝人選三之一，不知果當弟意否？

弟此時講求奏議，尙不爲遲，不必過懊惱。天下督撫二十餘人，其奏疏有過弟者，有魯衛者，有不及者，弟此時用功不求太猛，但求有恆，以吾弟攻金陵之苦力，用之他事，又何事不可爲乎？（同治四年正月廿四日）

致四弟

弟左右：紀瑞姪得取縣案首，喜慰無已，吾不望代代得富貴，但願代代有秀才。秀才者，讀書之種子也，世家之招牌也，禮義之旂幟也。諄囑瑞姪從此奮勉加功，爲人與爲學並進，切戒驕吝二字，則家中風氣日厚，而諸子姪相濯磨矣。

吾自受督辦山東軍務之命，初九十三日兩摺，皆已寄弟閱看，茲將兩次批諭略閱。吾於廿五日起行登舟，在河下停泊三日，待遣回之十五營，一概開行，帶去之六營，一概披隊，然後解維長行。茂堂不願久在北路，擬回徐州度暑。九月間准茂堂還湘，勇丁有不願留徐者，亦聽隨茂堂歸。總使吉中全軍，人人榮歸，可去可來，無半句閒話惹人談論，沉弟千萬放心。

余舌尖蹇澀，不能多說話，諸事不甚耐煩，幸飲食如常耳。沉弟濕毒未滅，懸系之至！藥物斷難收效，總以能養能睡爲妙。（同治四年五月廿五日）

致九弟

沉弟左右：屢接弟信，並閱弟給紀澤等諭帖，具悉一切。兄以八月十三日出省，十月十五日歸署，在外匆匆，未得常寄函與弟，深以爲歉。小澄生子岳松入學，是家中近日可慶之事，沉弟夫婦病而速痊，亦屬可慰。

吾見家中後輩，體皆虛弱，讀書不甚長進，曾以學爲四事最兒輩：一曰看生書宜求速，不多讀則太陋。一曰溫舊書宜求熟，不背誦則易忘。一曰習字宜有恆，不善寫則如身之無衣，山之無木。一曰作文宜苦思，不善作則如人之啞，不能言，馬之跛，不能行。四者缺一不可，蓋閱歷一生而深知之，深悔之者，今亦望家中諸姪力行之。兩弟如以爲然，望常以此教誡子姪爲要。

兄在外兩月有餘，應酬極繁，眩暈疝氣等症，幸未復發，腳腫亦愈。惟目蒙日甚，小便太多，衰老相逼，時勢當然，無足怪也。（同治六年十月廿三日）

豐文正公家書卷三

新式
標點
曾文正公家書 卷四

理財類

稟祖父母

孫男 國藩跪稟

祖父大人萬福金安。六月初五日，接家信一封，係四弟初十日在省城發，得悉一切，不勝欣慰。孫國藩日內身體平安，國荃於廿三日微受暑熱，服藥一帖，次日即愈。初三日復患腹瀉，服藥二帖，即愈。曾孫甲三於廿三日腹瀉不止，比請鄭小珊診治，次日添請吳竹如，皆云係脾虛而並受暑氣，三日內服藥六帖，亦無大效。廿六日添請本京王醫，專服涼藥，漸次平復。初二二兩日未吃藥，刻下病已全好，唯脾元尙虧，體尙未復。孫等自知細心調理，觀其行走如常，飲食如常，不吃藥即可復體，堂上不必聖念。家孫結 身體亦好，婢僕如舊。

同鄉梅霖生病於五月中旬，日日加重，十八日上床，廿五日子時仙逝，胡雲閣先生亦同日同時同刻仙逝。梅霖身後一切事宜，係陳岱雲黎月喬與孫三人料理。戊戌同年，賻儀共五百兩，吳執甫夫子（戊戌總裁）進京，賻贈百兩，將來一概，共可張羅千餘金。計京中用費及靈柩回南途費，不過用四百金，其餘尙可周恤遺孤。自五月下旬以至六月初，諸事殷繁，孫亦未得讀書。六月前寄文來京，尙有三篇，孫未暇改。廣東事已成功，由軍功陞官及戴花翎藍翎者，共二百餘人，將上諭抄回前半節，其後半戴陞官人名，未及全抄。昨接家信，始知楚善八叔竹山灣田，已於去冬歸祖父大人承買，八叔之家稍安，而我家更窘迫，不知祖父如何調停去冬今年。

如何設法，望於家信內詳示。孫等在京，別無生計，大約冬初即須借賬，不能備仰事之資，寄回不勝愧悚。餘容稟即稟。

祖父母大人萬福金安。孫跪稟（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初七日）

稟祖父母

孫男 國藩跪稟

祖父大人萬福金安。廿九日早，接丹閣十叔信，係正月廿八日發，始知祖父大人於二月間體氣違和，三月已全愈，至今康健如常。家中老幼均吉，不勝欣幸！四弟於五月初九寄信物於彭山祀處，至今尚未到，大約七月可到。丹閣叔信內言：去年楚善叔田業賣於我家承管，其中曲折甚多。

「添梓坪借錢三百四十千，其實祇三百千，外四十千係丹閣叔因我家景况艱窘，勉強代楚善叔解危，將來受累不淺。故所代出之四十千，自去冬至今，不敢向我家明言，不特不敢明告祖父，即父親叔父之前，渠亦不敢直說。蓋事前說出則事必不成，不成則楚善叔逼追無路，二伯祖母奉養必闕，而本房日見凋敗，終無安靜之日矣。事後說出，則我家既受其累，又受其欺，祖父大人必怒，渠更無辭可對，無地自容。」故將此詳寫信告知。孫等託孫原其不得已之故，轉稟告祖父大人，現在家中艱難，渠所代出之四十千，想無錢可以付還。

八月心齋兄南旋，孫在京借銀數十兩，付回家中，歸楚此項，大約須臘底可到，因心齋兄走江南，故也。孫在京刻在京，光景漸窘，然嘗京官者大半皆東扯西支，從無充裕之時，亦從無凍餓之時，家中不必繫懷。孫在今管署郡會館事，公項存件，亦已無幾。

孫日內身體如恆，九弟亦好，甲三自五月廿三日起病，至今雖全愈，然十分之中，尚有一二分未盡復舊。為下

每日吃炒米粥二餐，泡凍米吃二次，乳已全無，而伊亦要吃。據醫云：「此等乳最不養人。」因其夜哭甚，不能斷乳。從前發熱煩躁，夜臥不安，食物不化，及一切諸患，此時皆已去盡，日日嬉笑好吃。現在尙服補脾之藥，大約再服四五帖，本體全復，即可不藥。孫婦亦感冒三天，鄭小珊云：「服涼藥後，須略吃安胎藥。」目下亦健康如常。

甲三病時，孫婦曾跪許裝修家中觀世音菩薩金身，伏求家中今年酬願。又言西冲有善佛神像，祖母曾叩許裝修，亦係爲甲三而許，亦求今年酬謝了願。李霖生身後事，辦理頗如意，其子可於七月扶柩回南，同鄉各官如常。家中若有信來，望將王率五家光景寫明，肅此謹稟。

顯父母大人萬福金安（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廿九日）

稟父母

男國藩跪稟

父親大人萬福金安。彭山_吧進京，道上爲雨泥所苦，又值黃河水漲，渡河時大費力，行旅衣服皆濕。惟_男所寄書，渠收貯箱內，全無潮損，真可感也。到京又以臘肉蓮茶送_男，渠於初九日到，_男於十三日請酒，十六日將四十千錢交楚。渠於十八日賃住黑巾，離城十八里，係武會試進場之地，_男必去送考。

_男在京身體平安，國荃亦如常。_男於六月廿三四感冒，服藥數帖全愈，又服安胎藥數帖。紀澤自病全愈後，接又服補劑十餘帖，辰下體已復元，每日行走歡呼，雖不能言，已無所不知，食粥一大碗，不食零物。僕婢皆如常，周貴已薦隨陳雲心回南，其人蠢而負恩，蕭祥已跟別人，_男見其老成，加錢呼之復來。

_男目下光景漸寧，恰有俸銀接續，冬下又望外官例寄炭資。今年尙可勉強支持，至明年則更難籌劃，借錢之難，京城與家鄉相仿，但不動迫強逼耳。前次寄信回家，言添梓坪借項內，松軒叔兄弟實代出錢四十千，_男可寄

銀回家，完清此項。近因完彭山配項，又移徙房屋，用錢日多，恐難再付銀回家。男現看定屋在羅匠胡同北頭路東，準於八月初六日遷居，初二日已搬一香案去，取吉日也。棉花六條胡同之屋，王輪城言冬間極不吉，且首重慶下者，不宜住三面懸空之屋，故遂遷移羅匠胡同，房租每月大錢十千，收拾又須十餘千。

心齋借男銀已全楚，渠家中付來銀五百五十兩，又有各項出息，渠言尚須借銀出京，不知信否？男已於七月留鬚楚善叔有信寄男，係四月寫，備言其苦。近聞衡陽田已賣，應可勉強度日。戊戌冬所借十千二百，男曾言幫他，曾稟告叔父，未稟祖父大人，是男之罪，非渠之過。其餘細微曲折，時成時否，時朋買，時獨買，叔父信不甚詳明，楚善叔信甚詳，男不敢盡信。總之渠但免債主追迫，即是好處，第目前無屋可住，不知何處安身。若萬一老親幼子棲託無所，則流離四徙，尤可憐憫！以男愚見，可使渠住近處，斷不可住衡陽，求祖父大人代渠謀一安居，若有餘費，則佃田耕作。又求父親寄信問朱堯階，備言楚善光景之苦，與男關注之切，尚渠所營產業，可佃與楚善耕否？渠若允從，則男另有信求堯階租穀，須格外從輕，但路太遠，至少亦須耕六十畝，方可了吃。

堯階壽屏託心齋帶回，嚴麗生在湘鄉，不理公事，篋篋不飭，聲名狼籍，如查有真實劣蹟，或有上案，不妨抄錄付京，因有御史在，男處查訪也，但須機密。四弟六弟考試，不知如何得不足喜，失不足憂，總以發憤讀書為主，史寬日日看，不可間斷，九弟閱易知錄，現已看至隋朝，溫經須先窮一經，一經通後，再治他經，切不可兼營並鶩，一無所得，謹稟。

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初三日)

稟父母

男 國藩跪稟

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十四日接家信，內有父親叔父並丹閣叔信各一件，得悉丹閣叔入洋且堂上各大人康健，不勝欣幸。男於八月初八日，移寓繩匠胡同北頭路東，屋甚好，共十八間，每月房租京銀二十千文。前在綿花胡同，房甚僂仄，此時房屋爽境，氣象軒敞。男與九弟言，恨不能按堂上各大人來京住此。

男身體平安，九弟亦如常，前不過小恙，兩日即愈，未服補劑。甲三自病體復元後，日見肥胖，每日歡呼趨走，精神不倦。家婦亦如恆，九弟禮記讀完，現讀周禮。心齋兄於八月十六日，男向渠借銀四千，付寄家用。渠允於到湘鄉時送銀廿八兩交勤七處轉交。男家且言萬不致誤。男訂待渠到京日，償還其銀。若到家中，不必還他。又男

寄有冬菜一雙，朱堯階壽屏一付，在心齋處。冬菜託交勤七叔送至家，壽屏託交朱嘯山轉寄。

香海處，月內準有信去。王睢園處，去冬有信去，至今無回信，殊不可解。顏字不宜寫白摺。男擬故臨楷。去年跪託叔父大人之事，承已代覓一具，感戴之至。泥首萬拜。若得再覓一具，即於今冬明春辦就更妙。敬請叔父另有信一函。在京一切自知謹慎。男跪稟（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十七日）

真父母

男國藩跪稟

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昨十二月十七日，奉到手諭，知家中百凡順遂，不勝欣幸。男等在京，身體平安。孫男輩皆好，現在共用四人，荆七專抱。孫男以春梅學多，不兼顧也。孫男每日清晨與男同起，即送出外，夜始接歸上房。孫女滿月，有客一席。九弟讀書，近有李碧峯同居，較有樂趣。男精神不甚好，不能勤教，亦不督責。每日兄弟笑語歡娛，蕭然自樂。而九弟似有進境，茲將昨日課文原稿呈上。

男今年過年，除用去會館房租六十千外，又借銀五十兩。前日冀望外間或有寄炭資之贈，今冬乃絕無此項。聞

今年家中可盡完舊債，是男在外有負累，而家無負累，此最可喜之事。岱雲則南北負累，時常憂貧，然其人忠信篤敬，見信於人，亦無窘迫之時。

同鄉京官俞岱青先生告假擬明年春初出京，男便附鹿肉，託渠帶回。杜蘭溪周華甫皆擬送家眷出京，岱雲約男同送家眷，男不肯送，渠謀亦中止。彭山起出京，男為代借五十金，昨已如數付來。心齋臨行時，約送銀廿八兩至勤七叔處，轉交我家，不知能踐言否。嗣後家中信來，四弟六弟各寫數行，能寫長信更好。男謹稟（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稟父母

男國藩跪稟

父親大人萬福金安。男與九弟身亦清吉，家婦亦平安。孫男甲三體好，每日吃粥兩頓，不吃零星飲食，去冬已能講話。孫女亦體好，乳食較多，合寓順適。今年新正景象陽和，較去年正月甚為煥暖。

茲因俞岱青先生南回，付鹿脯一方，以為堂上大人甘旨之需。鹿肉恐難寄遠，故熏臘附回。此間現有熏臘肉，豬舌、豬心、臘魚之類，與家中無異，如有便附物來京，望附茶葉大布而已。茶葉須託朱堯階清明時在永豐買，則其價亦廉。茶葉亦好。家中之布，附至此間，為用甚大，但家中費用窘迫，無錢辦此耳。

同縣李碧峯，苦不堪言，男代為張羅，已覓得館，每月學俸銀三兩。在男處將住三月，所費無幾，而彼則感激無名。館地現尚未定，大約可成。在京一切自知謹慎，即請

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初七日）

稟祖父母

孫男 國藩跪稟

祖父母大人萬福金安。四月廿一日，接壬寅第二號家信，內祖父母親叔父手書各一，兩弟信並詩文俱收，伏讀祖父手諭，字跡與早年相同，知精神較健，家中老幼平安，不勝欣幸！遊子在外，最重惟平安二字，承叔父代籌壽具，兄弟感恩，何以圖報？

湘潭帶漆，必須多帶，此物難辨真假，不可邀人去同買，反有奸弊。在省考試時，與朋友問看漆之法，多問則必能知一二。若臨買時，向紙行邀入同去，則必吃虧。如不知看漆之法，則今年不必買太多，待明年講究熟習，再買不遲。今年漆新壽具之時，祖父母壽具，必須加漆，以後每年加漆一次，四具同加約計每年漆錢多少，寫信來京，孫付至省城甚易。此事萬不可從儉子孫所為報恩之處，惟此最爲切實，其餘皆虛文也。孫意總以厚漆爲主，由一層以加至數十層，愈厚愈堅，不必多用瓷灰夏布等物，恐其與漆不相膠黏，歷久而脫殼也。然此事孫未嘗經歷講究，不知如何而後盡善，家中如何辦法，望四弟寫信詳細告知。更望叔父教訓諸弟，經理家事。

心齋兄去年臨行時，言到縣即送銀廿八兩至我家，孫因十叔所代之錢，恐家中年底難辦，故向心齋通挪，因渠曾挪過孫的，今渠既未送來，則不必向渠借也。家中目下數用不缺，此孫所第一放心者。孫在京已借銀二百兩，此地通挪甚易，故不甚窘迫，恐不能顧家耳。

曾孫姊妹二人體甚好，四月念三日，已種牛痘，萬無一失，係廣東京官，設局濟活貧家嬰兒，不取一錢。茲附圖種法一張，敬呈慈覽。湘潭長沙皆有牛痘公局，可惜鄉間無人知之。

英夷去年攻占浙江寧波府及定海鎮海兩縣，今年退出寧波，攻占乍浦極可痛恨。京城人心，安靜如無事時，想不日可殄滅也。男謹稟（道光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稟祖父母

孫男 國藩跪稟

祖父母大人萬福金安。孫兄弟在京平安，孫身體如常。曾孫兄妹二人種痘後，現花極佳，男種六顆，出五顆，女種四顆，出三顆，並皆清吉，寓內上下平善。

逆夷海氛甚惡，現在江蘇滋擾，寶山失守，官兵退縮不前，反在民間騷擾，不知何日，方可盪平。天津防堵甚嚴，或可無慮。同鄉何子貞全家住南京，聞又將進京，謝果堂太守於六月進京，初意欲捐復，多恐不能。鄭莘田放貴州貴西道，黎樹喬轉京畿道，同鄉京官絕少。

孫光景雖艱，而各處通挪，從無窘迫之時。但一二家回家，以奉甘旨之需，時深愧悚。前寄寄微一表叔，言將代作墓誌，刻下實無便可寄。蕙妹移居後，究不知考如何。孫時為聖念，若有家信來京，望詳明書示。孫在京自當謹慎，足以仰慰慈懷。孫謹稟（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初十日）

真父母

男 國藩跪稟

父親大人萬福金安。男在四川，於十一月廿日還京，彼時無摺并回南，至十二月十六日始發家信。十二月除夕又發一信，交曾受恬處。受恬名與仁善，化丙子舉人，任江西分寧縣知縣。上年進京引見，正月初四日出都，迂道由長沙回江西。男與心齋各借銀一百兩，與渠作途費。男又託渠帶銀三百兩，係藍布密縫三包，鹿膠二斤半，阿膠二斤共一包，高麗參半斤一包，荊七銀四十兩一包，又信一封，交陳宅，託其代為收下，面交六弟九弟，大弟二月下旬可到省。

受恬所借之銀百兩，若在省能還更好，若不能還，亦不能急索；俟渠到江西必還，只訂定妥交陳宅，毋寄不可。

崇之人耳。若六月尙未收到，則寫信寄京，男作信至江西權取也。

廿二夜，男接家信得悉一切，欣喜之至。祖父大人七旬晉一大慶，不知家中開筵否？男在京僅一席，以去年慶壽故也。祖母大人小恙施愈，甚喜！似後斷不可上樓，不可理家事。叔父大人之病不知究竟如何？下次求詳書示知。男前次信言付銀千兩至家，以六百爲家中完債及零用之費，以四百爲餽贈戚族之用。昨由受恬處寄歸四百，卽分送戚族可也。其餘六百，朱嶺山處錢兌白三十千，卽除去一百兩，四月間再付五百回家，與同鄉公車帶回不同縣者亦可。男自有斟酌也。

男自四川歸後，身體發胖，精神甚好，夜間不出門，雖未畜車，而每日必以車，無一處徒步；保養之法，大人儘可放心。男及孫男女皆平安。家心齋，男待他甚好，渠亦凡事必問，男所作詩賦，男知無不言。馮樹堂於正月十六來，男寓住，目前渠自用功，男盡心與之講究一切。曾試後，卽命孫兒上學，每月修金四兩。郭筠仙進京，亦在處住，現在尙未到。四川門生，已到四人，二月間卽考國子監學正。

今年正月初三，下詔舉行恩科，明年皇太后萬壽，定有覃恩，可請誥封，此男所最爲切望者也。去年因科場舞弊，皇上命部議定，以後新舉人到京，皆於二月十五覆試，倘有文理荒謬者，分別革職停科等語，甚可懼也。在京一切，男自知慎，餘容續陳。男謹稟（道光二十四年正月廿五日）

致諸弟

四位老弟足下：二月有摺差到京，余因眼蒙，故未寫信。三月初三，接到正月廿四所發家信，無事不詳悉，所言之至，此次眼尙微紅，不敢多作字，故未另稟堂上，一切詳此書中，煩弟等代稟吉焉。去年所寄銀，余有分餽親族之意，厥後屢次信問，總未詳明示悉，頃奉父親示諭云：『皆已周到的量減半。』然以余所聞，亦有過於半者，亦

有不戾一半者，下次信來，務求九弟開一單告我爲幸！

受恬之饋，既專使去取，余又有京信去，想必可以取回，則可以還江、岷、山東海之項矣。岷、山東海之銀，本有利息，余擬送他高麗，參其半斤，掛屏對聯各一付，或者可少減利錢，待公車歸時帶回，父親手諭要寄百兩回家，亦待公車帶回。有此一項，則可以還率五之錢矣。率五想已到家，渠是好體面之人，不必時時責備他，惟以體面待他，渠亦自然學好。蘭姊買田，可喜之至，惟與人同居，小事要看鬆些，不可在討人惱。

歐陽牧雲要與我重訂婚姻，我非不願，但渠與其妹是同胞所生，兄妹之子女，猶然骨肉也。古者婚姻之道，所以厚別也，故同姓不婚。中表爲婚，此俗禮之大失。譬如嫁女而號泣，奠禮而三獻，喪事而用樂，此皆俗禮之失，我輩不可不力辨之。四弟以此義告牧雲，吾徐當作信覆告也。

羅芸峯於二月十八日到京，路上備嘗辛苦，爲從來進京者所未有。於廿七日在圓明園正大光明殿補行覆試，所帶小菜布疋茶葉，俱已收到，但不知付物甚多，何以並無家信。四弟去年所寄詩，已圈批寄還，不知收到否？汪覺菴師壽文，大約在八月前付到，五十已納徵禮成，可賀可賀。朱家氣象甚好，但勸其少學官款，我家亦然。臚山接到咨文，上有祖母已歿字樣，甚爲哀痛，歸思極迫。余再三勸解，場後即來余寓同住，我家共住三人，郭二於二月初八日到京覆試，二等第八。樹堂榜後要南歸，將來擇師尚未定。

六弟信中言功課在廉讓之間，此語殊不可解，所需書籍，惟子史精華家中現有，准託公車帶歸。漢魏六朝百三家京城甚貴，余已託人在揚州買，尙未接到。釋海及綏寇紀略亦貴，且寄此書與人，則幫人車價，因此書尙非吾弟所宜急務者，故不買寄。元明名古文尙無選本，近來邵蕙西已選元文，渠勸我選明文，我因無暇尙未選。古文選本，惟姚姬傳先生所選本最好，吾近來圈過一遍，可於公車帶回。六弟用墨筆加圈一遍可也。

九弟詩大進讀之爲之距離三百，卽和四章寄回。樹堂獨仙意城三君，皆各有和章，詩之爲道，各人門徑不同，

難執一己一成見以概論。吾前教四弟學袁簡齋，以四弟筆情與袁相近也。今觀九弟筆情，則與元遺山相近，吾教諸弟學詩無別法，但須看一家之專集，不可讀選本，以汨沒性靈，要至至要！

吾於五七古學杜韓，五七律學杜，此二家無一字不細看。外此則古詩學蘇黃，律詩學義山，此三家亦無一寺不看，五家之外，則用功淺矣。我之門徑如此，諸弟或從吾行，或別尋門徑，隨人性之所近而爲之可耳。余近來事極繁，然無日不看書，今年已批韓詩一部，正月十八批畢，現在批史記三之二，大約四月可批完。諸弟所看書，望詳示鄰里有事，亦望示知國藩手草（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初五日）

稟父母

男國藩跪稟

父母親大人男於三月初六日，蒙恩得分會試房。四月十一日，發榜出場，身體清吉，合家平安，所有一切事宜，寫信交摺差先寄。茲因嘯山還家，託帶紋銀百兩，高麗參斤半，子史精華六套，古文辭類纂二套，綏寇紀略一套，皆六弟信要看的書。

高麗參男意送江岷山、東海二家六兩，以冀少減息銀。又送金虔竺之尊人二兩，以報東道之誼。聽大人裁處。男尚辦有送朱嵐暄掛屏，候鄂筠仙帶回，又有壽屏及考試筆等物，亦俟他處寄回。餘俛紋具，男謹稟（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初五日）

稟父母

男國藩跪稟

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男於五月中旬染瘟症，服藥即效，已全愈矣。而餘熱未盡，近日頭上生癬，身上生熱毒，每日服銀花甘草等藥。醫云：「內熱未散，宜發不宜遏，抑身上之毒，至秋即可全好，頭上之癬，亦不至蔓延。」又云：「恐家中祖塋上有不潔處，雖不宜挑動，亦不可不打掃。」男以皮膚之患，不甚經意，仍讀書應酬如故，飲食起居一切如故。

男婦服附片高麗參熟地白朮等藥，已五十餘日，飯量略加，尚未十分壯健。然行事起居，亦復如常。孫男女四人，並皆平安，家中僕婢皆好，前有信言寄金年伯高麗參二兩，此萬不可少，望如數分送，去年所送戚族銀，男至今未見全單，男年輕識淺，斷不敢自作主張。然家中諸事，男亦願聞其詳，求大人諭四弟將全單開示為望。

諸弟考試，今年想必有所得，如得入學，但擇親屬拜客，不必遍拜，亦不必請酒，蓋恐親族難於應酬也。曾受恬去年所借錢，不知已寄到否？若未到，須專人去取，萬不可緩，如心齋亦專差，則兩家同去，如渠不專差，則我家獨去。家中近日用度如何？男意有人做官，則待鄰里不可不略鬆，而家用不可不守舊，不知是否？男謹稟。（道光二十五年六月十九日）

稟父母

男國藩跪稟

父親大人禮次。正月十五日，接到父親叔父十一月二十所發手書，敬悉一切。但摺弁於臘月念八，在長沙起程，不知四弟何以尚未到省。祖母葬地，易敬臣之說甚是，男去冬已寫信與朱堯階，請渠尋地，茲又寄書與敬臣，堯階看妥之後，可請敬臣一看，以堯階為主，而以敬臣為輔。堯階看定後，若毫無疑義，不再請敬臣可也。若有疑義，必請渠二人商之。男書先寄去，若請他時，四弟再寫一信去。男有信稟祖父大人，不知祖父可允從否？若執意

不聽，則運命不敢違拗，求大人相機而行。

大人念及京中恐無錢用，男在京事事省儉，偶值闕乏之時，尚有朋友可以通挪。去年家中收各項，約共五百金，望收藏二百勿用，以備不時之需。丁戊二年不考差，恐男無錢寄回。男在京用度，自有打算，大人不必挂心。此間情形，四弟必能詳言之，家中辦喪事情，亦望四弟詳告，共發孝衣幾件，饗祭幾堂，遠處來吊者幾人，一一細載爲幸。

男身體平安，一男四女，痘後俱好，男婦亦如常。聞母親想六弟回家，叔父信來，亦欲六弟隨公車南旋，此事須由六弟自家作主，男不勸之時，亦不敢留。家中諸務浩繁，四弟可一人經理，九弟季弟，必須讀書，萬不可耽擱他，九弟季弟亦萬不可懶散自棄。去年江西之行，已不免爲人所竊笑，以後切不可輕舉妄動，只要天不管，地不管，伏案用功而已。男在京時時想望者，只望諸弟中有一發憤自立之人，雖不得科名，亦是男的大幫手。萬望家中勿以瑣事，就擱九弟季弟，亦望兩弟鑒我苦心，結實用功也。男之癯疾，近又小發，但不似去春之甚耳。同鄉各家如常，劉月樣已於二十五日到京，餘俟續呈。男謹稟。道光二十七年正月十八日。

稟叔父司

廷國藩跪稟

叔父母大人福安。九月初一日，接到四弟九弟季弟等信，係八月半在省城所發者，知祖大人之病，又得稍減，九弟得補廩，不勝欣幸。前勞辛埃廉訪八月十一出京，寄去衣包一個，計衣十件，不知已到否？姪有銀數十兩，欲寄回家，久無妙便。月間武岡張君經贊回長沙，擬託帶回，聞叔父爲圻上公屋加工修治，姪亦欲寄數銀兩，爲叔父助稿賞匠人之資。羅六所存銀廿二兩，在廷處右三項，皆擬託張君帶歸。

前歐陽滄溟先生館事，伍太尊已覆書於季仙九先生。茲季師又同一信於伍處，託其便寄家中，可送致歐陽家，囑其即投伍府尊也。牧雲又託查萬崇軒先生選教官遲早，茲已查出，寫一紅條，大約明冬可選，此二事可囑澄侯寫信告知牧雲。廷等在京，身體平安。常南陔先生欲以幼女許配紀澤，託郭筠仙說媒。李家尙未說定，兩家似可對不知堂上大人之意若何？望示知。餘容續具。廷謹稟。（道光二十八年九月十二日）

致諸弟

四位老弟足下：去臘廿六日，接溫弟在湖北所發信。正月初八日，接諸弟臘月十五所發信，而溫弟在河南託鄒墨林轉奇一信，則至今未到。澄弟十一月十九所發一信，亦至今未到也。澄弟生子，慶賀慶賀！吾與澄弟去年報最，今年輪應溫植洪三人報最矣。但植弟之婦，聞已有吉語，恐政成當在溫弟之前。植弟未免疾行先長耳。四位弟婦，聞皆率母親叔父之教，能勤能儉，予聞之不勝欣喜！已辦有材料，今春爲四弟婦各製一衣，覓便即行寄回。

澄弟捐監執照，亦準於今年寄回。父親名書呈祥，取麟趾呈祥之義也。前年溫弟捐監，叔父名書呈材，取天賦呈材之義也。當時恐六弟尙須小試，故捐監填名略變，以爲通融地步，而今溫弟既一成不易，故用呈祥配呈材，暗寓麟字驥字於中，將來即分兩房，曰呈祥房，曰呈材房，亦免得直寫叔父官名耳。

李子山曾希六族伯託我捐功名，其夥計陳體元亦託捐我。丁酉年在栗江煤壘，此二人待我不薄，若非煤壘之錢，則丁酉萬不能進京。渠來託我，不能不應，擬今歲爲之辦就，其銀錢囑渠送至我家。有便將執照付至家中，渠銀錢一到，即發執照與渠可也。即未收全，亦可發也。丁酉年辦進亦盤費，如朱文八王燧三燧六等，皆分文不惜，則曾陳二人，豈可不感也哉！現在喬心裏放常德知府，二月出京，四弟監照與二人執照，大約可託渠帶至湖

南也。

去年年內，各族戚之錢，不知如數散給否？若未給，望今春補給，免得我時時墨心。考試者十千，及乞丐之十千，不審皆給否？務乞詳以示我。竹山灣找當價，不知比楚善叔一頭原價何如？乞明告我。既買竹山灣，又買廟臺上，銀錢一空，似非所宜。以後望家中毋買田，須略積錢，以備不時之需。

植弟詩才頗好，但須細看古人專集一家，乃有把握，萬不可徒看選本。植弟則一無所看，故無握也。季洪詩文，難於進功，須用心習字，將來即學叔父之規模，亦有功於家庭。

紀澤兒自去臘臘先生歸河間，請李碧峯來代館，日加獎贊，悟性大進。一日忽自作四言詩一篇，命題曰「舜征有苗」，余始不信。次日余與黃蕪吾面試之，果能清順。或者得祖父蔭，小有成就，亦未可知。茲命其騰出寄呈堂上，以博一笑。然記性不好，終不敢信其可造也。茲寄回正月初一至初十日上諭及宮門抄，以後按月寄歸于身體平安，家中大小如常，二兒肥胖，餘不一，兄國藩手草（道光二十五年正月初十日）

致紀澤

字諭紀澤兒，余於八月十四日，在湖北起行，十八日至岳州，由湘陰甯鄉繞道，於念三日到家，在腰裏新屋，痛哭吾母。廿五日至白楊坪老屋，敬謁吾祖星岡公墳墓。家中老小平安，地方亦安靜，合境團練，武藝頗好，土匪可以無虞。

吾奉父親大人之命，於九月十三日，暫厝吾母於腰裏屋後，俟將來尋得吉地，再行遷葬。家眷在京，暫時不必出京，俟長沙事平，再有信來。王吉雲同在湖北主考，京余交三百廿金，託渠帶京，想近日可到。

余將發各處訃信，刻尚無暇，待九日再寄。京中寄回信，交湖北常大人處最妥。岳父母俱於廿五日來我家，

身體甚好，爾可告知爾母。餘不盡，滌生手示。（咸豐二年八月廿六日）

致九弟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廿五日遣春二維五歸家，曾寄一函，並諭旨奏摺二冊。廿六日水師在江開仗，獲勝。陸路塔羅之軍，在江北蘄州之蓮花橋，大獲勝仗，殺賊千餘人。廿八日克復廣濟縣城。初一日在大河埔大獲勝仗。初四日在黃梅城外大獲勝仗。初五日克復黃梅縣城。該匪數萬，現屯踞江岸之小池口，與九江府城相對。塔羅之軍，即日追至江岸，即可水陸夾擊，能將北岸掃除，然後可渡江以剿九江府之賊。自至九江後，即可專夫由武甯以達平江長沙。

茲由魏蔭亭親家還鄉之便，付去銀一百兩，爲家中卒歲之資。以三分計之，新屋人多，取其二以供用。老屋人少，取其一以供用。外五十兩一封，以送親族各家，卽往年在京寄回之舊例也。以後我家光景略好，此項斷不可缺。家中却不可過於寬裕，因處亂世，愈窮愈好。

我現在軍中，聲名極好，所過之處，百姓爆竹焚香跪迎，送酒米豬羊來犒軍者，絡繹不絕。以祖宗累世之厚德，使我一人食此隆報，享此榮名，寸心兢兢，且愧且憤。現在但願官階不再進，虛名不再張，常葆此以無咎，卽是持家守身之道。至軍事之成敗利鈍，此關乎國家之福，吾惟力盡人學，不敢存絲毫倖倖之心。諸弟稟告堂上大人，不必懸念。

馮樹堂前有信來，要功牌百張，茲亦交蔭亭帶歸。澄弟專差送至寶慶，妥交樹堂爲要。衡州所捐之部照，已交朱峻明帶去，外帶照千張，交郭雲仙，從原奏之所指也。朱於初二日起行，江隆三亦同歸，給渠錢已四十千，今年送親族者不必送隆三可也，餘不一一。（咸豐四年十一月初七日書於武穴舟中）

致九弟

沅浦九弟左右：十四日胡二等歸，接弟初七夜信，具悉一切。初五日城賊狂撲，憑濠對擊，堅忍不出，最爲合拍。凡撲人之濠，撲人之牆，撲者客也，應者主也。我若越濠而應之，則是反主爲客，所謂致於人者也。我不越濠，則我常爲主，所謂致人而不致於人者也。穩守穩打，破自意興索然，峙衡好越濠擊賊，吾常不以爲然。凡此等悉心推求，皆有一定之理。迪菴善戰，其得訣在不輕進不輕退六字，弟以類求之可也。

洋船至上海天津，亦係恫喝之常態，彼所長者，船砲也，其所短者，路極遠，人極少。若辦理得宜，終不足患。報館奏稿及戶部覆奏，當日即緘致諸公，依弟來書之意，將來開局時，擬即在湖口水次。蓋銀錢所張小山、魏召亭、李復生諸公，多年親友，該所現存銀萬餘兩，即可爲開局用費，及部中使費。六君子不必皆到此局，但得伯符、小泉二人入場，即可了辦。若六弟在潯較久，則可至局中照護周旋。若六弟不在潯，則弟克吉後，回家一行，仍須往該局爲我照護周旋也。至戶部承書說定費資，目下筠仙在京，似可辦理，將來胡蓮舫進京，亦可幫助。筠仙頃有書來，言弟名遠震京師，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弟須慎之又慎，茲將原書抄送一閱。

冢中四宅大小平安，兄夜來漸能成寐。先大父先太夫人，尙未有祭祀之費，溫弟臨行，捐銀百兩，余以劉國斌之贈，亦捐銀百兩，弟可設法捐贊否？四弟季弟，則以弟昨寄之銀兩，提百金爲二人捐款，合之當業處，每年可得穀六七石，起祠堂，樹墓表，尙屬易辦。吾精力日衰，心好古文，吾知其意而不能多作。日內思爲三代考妣作三墓表，慮不克工，亦尙憚於動手也。

先考妣祠宇，若不能另起，或另買一宅作住屋，即以腰裏新宅爲祠，亦無不可。其天家賜物，及宗器祭器等，概藏於祠堂，庶有所歸宿。將家京中運回之書籍，及家中先後置書，亦貯於祠中。吾生平坐不善收拾，爲咎甚鉅，所

得諸物，隨手散去，至今追悔不已。然趁此收拾，亦尚有可爲。弟收拾佳物，較善於諸昆從，後益當細爲檢點，凡有用之物，不宜拋散也。（咸豐八年四月十七日）

致九弟

沅浦九弟左右：五月二日，接四月念三寄信，藉悉一切，城賊於十七早，廿日廿二夜，均來撲我濠，如飛蛾之撲燭，多滅幾次，受創愈甚，成功愈易。惟日夜巡守，刻不可懈。若攻圍日久，而仍令其逃竄，則咎責匪輕。弟既有統領之名，自須認真查察，比他人尤爲辛苦，乃足以資董率。九江克復，聞撫州亦已收復，建昌想亦於日內可復。吉賊無路可走，收功當在秋間，較各處獨爲遲滯。弟不必慌忙，但當穩圍穩守，雖遲至冬間克復亦可，只求不使一名漏洩耳。若似瑞臨之有賊外竄，或似武昌之半夜潛竄，則雖速亦爲人所詬病。如九江之斬刈殆盡，則雖遲亦無後患。願弟忍耐謹慎，勉卒此功，至要至要。

余病體漸好，尙未全愈，夜間總不能酣睡。心中糾纏，時憶往事，愧悔憧擾，不能擺脫。四月底作先大夫祭費記一首，茲送賢弟一閱，不知尙可用否？此事溫弟極爲認真，望弟另購一本，寄溫弟閱看。此本仍便中寄回，蓋家中抄手太少，別無副本也。弟在營所寄銀回，先後均照數收到，其隨處留心，數目多寡，斟酌妥善。

余在外未付銀寄家，實因初出之時，默立此誓，又於發州縣信中，以不要錢不怕死六字，明不欲自欺之志，而令老父在家，受盡窘迫，百計經營，至今以爲深痛。弟之取與，與塔羅楊彭二李諸公相仿，有甚不及，無或過也。儘可如此辦理，不必多疑。

頃與叔父各捐銀五十兩，積爲星岡公，余又捐二十兩於輔臣公，三十兩於竟希公矣。若弟能於竟公星公竹事三世，各捐少許，使修立三代祠堂，卽於三年內可以興工，是弟有功於先人，可以蓋阿兄之愆矣。修祠或屢襄

新宅，或於利見齋另修，或另買田地，弟意如何？便中復示。公費則各力經營，祠堂則三代共之，此余之意也。
初二日按溫弟信，係在湖北撫署所發。九江一案，楊李皆賞黃馬褂，官胡皆加太子少保，想弟處亦已聞之。溫弟至安黃，與迪庵相會後，或留營，或進京，尙未可知。弟素體弱，比來天熱，尙耐勞苦否？至念靈念，徒餌滋補，較善於藥，良方甚多，較善於耑服水藥也。（咸豐八年五月初五日）

新式標點 曾文正公家書 卷五

濟急類

稟祖父母

祖父大人萬福金安。四月十一日，由摺差發第六號家信，十六日摺弁又到。孫男等平安如常，孫婦亦起居維慎，曾孫數日內添吃粥一頓，因母乳日少，飯食難喂，每日兩飯一粥，今年散館，湖南三人皆留，全軍內共留五十人，惟三人改部屬，三人改知縣，翰林衙門現已多至百四五十人，可謂極盛。

琦善已於十四日押解到京，奉上諭派親王三人，郡王一人，軍機大臣大學士六部尚書會同審訊。現未定案。梅霖生同年因去歲咳嗽未愈，日內頗患咯血，同鄉各京官宅皆如故。澄侯弟三月初四日在縣城發信，已經收到，正月廿五信，至今未接。蘭姊以何時分娩，是男是女，伏望下次示知。

楚善八叔事，不知去冬是何光景，如絕無解危之處，則二伯祖母將窮迫難堪，竟希公之後人，將見笑於鄉里矣。孫國藩去冬已寫信求東陽叔祖兄弟，不知有補益否？此事全求祖父大人作主，如能救焚拯溺，何難噓枯回生。伏念祖父平日積德累仁，救難濟急，孫所知者，已難指數，如廖品一之孤，上蓮叔之妻，彭定五之子，福益叔祖之母，及小蘿巷樟樹堂各庵，皆代為籌畫，曲加矜恤，凡他人所束手無策，計無復之者，得祖父為善調停，旋乾轉坤，無不立即解危，而况楚善八叔同胞之親，萬難之時乎？

孫因念及家事，四千里外，杳無消息，不知同堂諸叔，目前光景。又念及家中此時，亦甚艱窘，輒敢冒昧饒舌，伏

求祖父大人寬宥無知之罪。楚善叔事，如有設法之處，望詳細寄信來京。茲逢摺便，敬稟一二，即跪叩
祖父大人萬福金安。（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十七日）

稟祖父母

孫 國藩跪稟

祖父母大人萬福金安。去年臘月十八，曾寄信到家，言寄家銀一千兩，以六百爲家中還債之用，以四百爲餽贈親族之用，其分贈數目，另載寄弟信中，以明不敢自專之義也。後接家信，知兌贖山百三十千，則此銀已虧空一百矣。頃聞曾受恬丁艱，其借銀恐難還完，則又虧空一百矣。所僅存八百，而家中舊債尙多，餽贈親族之銀，係孫一人愚見，不知祖父母父親叔父以爲可行否？伏乞裁奪。

孫 所以汲汲餽贈者，蓋有二故：一則我家氣運太盛，不可不格外小心，以爲持盈保泰之道。舊債盡清，則好處太全，恐盈極生虧，留債不清，則好中不足，亦處樂之法也。二則各親戚家皆貧，而年老者，今不略爲扶助，則他日不知何如自孫入都後，如彭滿舅、曾祖彭王姑母、歐陽岳祖母、江通十舅，已死數人矣。再過數年，則意中所欲餽贈之人，正不知何若矣。家中之債，今雖不還，尙可還贈人之舉，今若不爲，後必悔之！此二者，孫之愚見如此。然孫少不更事，未能遠謀一切，求祖父叔父作主，孫斷不敢擅自專權。其銀待歐陽小岑南歸，孫寄一大箱衣物，銀兩概寄渠處，孫認一半車錢，彼待再有信回。孫謹稟（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初十日）

致諸弟

六弟九弟左右：來書言自去年五月至十二月，計共發信七八次。兄到京後，家人僅檢出二次，一係五月二十

二日發，一係十月十六發，其餘皆不見，遠信難達，往往似此。臘月信有糊塗字樣，亦情之不能禁者。蓋望眼欲穿之時，疑信難生，怨怒交至，惟骨肉之情愈摯，則望之愈殷，望之愈殷，則責之愈切。度日如年，居室如園，牆望好穿，如萬金之獲，聞謠言如風聲鶴唳，又加以堂上之懸思，重以嚴寒之逼人，其不能不出怨言以相質者，情之至也。然爲兄者觀此二字，則雖曲諒其情，亦不能不責之，非責其情，責其字句之不檢點耳，何芥蒂之有哉！

至於回京時有摺弁南還，則兄實不知，當到家之際，門幾如市，諸務繁劇，吾弟可想而知。兄意謂家中接榜後所發一信，則萬事可以放心矣，豈尚有懸挂哉！來書辨論詳明，兄今不復辨，蓋彼此之心，雖隔萬里，而赤誠不啻目見，本無纖毫之疑，何必因二字而多費唇舌，以後來信萬萬不必提起可也。

所寄銀兩，以四百爲餽贈戚族之用，來書云：「非有未經審量之處，卽似稍有近名之心。」此二語，推勘入微，兄不能不內省者也。又云：「所識窮乏，得我而爲之，抑逆知家中必不爲此慷慨，而姑爲是言。」斯二語，毋亦擬阿兄不倫乎？兄雖不肖，亦何至鄙且奸至於如此之甚，所以爲此者，蓋族戚中斷不可不有一援手之人，而其餘則牽連而及。

兄已亥年至外家，見大舅陶穴而居，種菜而食，爲惻然者久之。通子舅送我謂曰：「外甥做外官，則阿舅來作燒火夫也。」南五舅送至長沙握手曰：「明年送外甥婦來京。」余曰：「京城苦，舅勿來。」舅曰：「然，然吾終尋汝任所也。」言已泣下。兄念母舅皆已年高，飢寒之况可想，而十舅且死矣，及今不一援手，則大舅五舅又能沾我輩之餘潤乎？十舅雖死，兄意猶當卹其妻子，且從俗爲之延僧，如所謂誦場者，以慰逝者之魂，而盡吾不忍死其舅之心，我弟以爲可乎？蘭姊蕙妹，家運皆舛，兄好爲識微之妄談，爾姊猶可支撐，蕙妹再過數年，道不能自存，猶矣。同胞姊妹，縱彼無缺望，吾能不視如一家一身乎？

歐陽滄溟先生，夙債甚多，其家之苦况，又有非吾家可比者，故其母喪，不能稍隆厥禮。岳母送余時，亦涕泣而

遺，兄贈之獨豐，則猶徇世俗之見也。楚善叔爲債主逼迫，入地無門，二伯祖母嘗爲余泣言之。又泣告子植曰：「八兒夜來淚注地，濕圍徑五尺也，而田貸於我家，價既不昂，事又多磨，嘗貽書於我，備陳吞聲飲泣之狀。」此子植所親見，兄弟嘗歎欵久之。

丹閣叔與寶田表叔，昔與同硯席十年，豈意今日雲泥隔絕至此，知其窘迫難堪之時，必有飲恨於實命之不能濟者矣。丹閣戊戌年，曾以錢八千賀我，賢弟諒其景况，豈易辦八千者乎？以爲喜極，固可感也。以爲釣餌，則亦可憐也。任尊叔見我得官，其歡喜出於至誠，亦可思也。竟希公項當甲午年抽公項三千二千爲賀禮，渠兩房頗不悅。祖父曰：「待藩孫得官，第一件先復竟希公項。」此語言之已熟，特各堂叔不敢反唇相譏耳。同爲竟希公之親而菴枯懸殊若此，設造物者一日移其菴於彼二房，則無論六百，即六兩亦安可得耶？

六弟九弟之岳家，皆寡婦孤兒，槁餓無策，我家不拯之，則執拯之者，我家少八兩，未必遂爲債戶逼取，渠得八兩，則舉室同春，賢弟試設身處地，而知其如救水火也。彭王姑待我甚厚，晚年家貧，見我輒泣，茲王姑已歿，故贈宜仁王姑丈，亦不忍以死視王娘之意也。騰七則姑之子，與我同孩提，長養各舅祖，則推祖母之愛而及也。彭舅曾祖，則推祖父之愛而及也。陳本七鄧升六二先生，則因覺庵師而牽連及之者也。其餘餽贈之人，非實有不忍於心者，則皆因人而及，非取有意討好，沽名釣譽，又安敢以己之豪爽，形祖父之刻蓄，爲此奸鄙之心之行也哉？

諸弟生我十年以後，見諸戚族家皆窮，而我家尙好，以爲本分如此耳，而不知其初皆與我家同盛者也。兄慈見其盛時氣象，而今日零落如此，則大難爲情矣。凡盛衰在氣象，氣象盛則雖飢亦樂，氣象衰則雖飽亦憂。今我家方全盛之時，而賢弟以區區數百金爲極少，不足比數。設以賢弟處楚善寬五之地，或處葛熊二家之地，賢弟能一日以安乎？

凡遇之學，奮顧舛，有數存焉，雖聖人不能自爲主張，天可使吾今日處豐亨之境，即可使吾明日處資養寬五

之境。君子之處順境，兢兢焉常覺天之過厚於我，我當以所餘補人之不足。君子之處畜境，亦兢兢焉常覺天之厚於我，非果原也，以爲較之尤畜者，而我固已厚矣。古人所謂境地須看，不如我者，此之謂也。來書有區區千金四字，其毋乃不知天之已厚於我兄弟乎？

兄嘗觀易之道，察盈虛消息之理，而知人不可無缺陷也。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天有孤虛，地闕東南，未有常全而不闕者，剝也者，復之機也。君子以爲可喜也，夫也者，姤之漸也。君子以爲可危也，是故既吉矣，則由吝以趨於凶，既凶矣，則由悔以趨於吉。君子但知有悔耳，悔者，所以守其缺，而不敢求全也。小人則時時求全，全者既得，而吝與凶隨之矣。衆人常缺，而一人常全，天道屈伸之故，豈若是不公平乎？

今吾家椿萱重慶，兄弟無故，京師無比美者，亦可謂至萬全者矣。故但求缺陷，名所居曰求缺齋，蓋求缺於他事，而求全於堂上，此則區區之至願也。家中舊債，不能悉清，堂上衣服，不能多辦，諸弟所需，不能一給，亦求缺陷之義也。內人不明此義，而時時欲置辦衣物，兄亦時時教之，今幸未全備，待其全時，則吝與凶隨之矣。此愧可畏者也。賢弟夫婦，訴怨於房闈之間，此是缺陷，吾弟當思所以彌其缺，而不可盡給其求，蓋盡給則漸無餘矣。吾弟聰明絕人，將來見道有得，必且建余之言也。

至於家中欠債，則實有不盡知者。去年二月十六日，接父親正日四日手諭中云：「一切年事，銀錢數用，有餘上年所借頭息錢，均已完清，家中極爲順進，故不窘迫。」父親所言如此，兄亦不甚了了，不知所完究係何項，未究尙有何項。兄所知者，僅江孝八外祖百兩，朱嵐暄五十兩而已。其餘如未陽本家之帳，則由京寄還，不與家中相干。甲午冬借添梓坪錢五十千，尙不知作何還法。正擬此次稟問祖父。

此外帳目，兄實不知，下次信來，務望詳開一單，使兄得漸次籌畫。如弟所云：「家中欠債已傳播否？若已傳播而實不至，則祖父受吝之名，我加一信，亦難免二三其德之謂。」此兄讀兩弟來書，所爲躊躇而無策者也。

茲特呈堂上一稟，依九弟之言書之，謂朱嘯山曾受恬處二百落空，非初意所料。其餽贈之項，聽祖父叔父裁奪，或以二百爲贈，每人減半亦可。或家中十分窘迫，即不贈亦可。戚族來者，家中卽以此信示之，庶不悖於過則歸己之義。賢弟觀之，以爲何如也？若祖父叔父以前信爲是，慨然贈之，則此稟不必付歸。另有安信付去，恐堂上慷慨持贈，反因接吾書而疑沮。

凡仁心之發，必一鼓作氣，盡吾力之所能爲。稍有轉念，則疑心生，私心亦生，疑心生則計較多而出納吝矣。私心生則好惡偏而輕重乖矣。使家中慷慨樂與，則慎無以吾書生堂上之轉念也。使堂上無轉念，則此舉也。阿兄發之，堂上成之，無論其爲是爲非，諸弟置之不論可耳。向使去年得雲貴廣西等省苦差，並無一錢寄家，家中亦不能責我也。

九弟來書橫法佳妙，余愛之不忍釋手。起筆收筆皆藏鋒，無一筆撒手亂丟，所謂有往皆復也。想與陳季牧講究，彼此各有心得，可嘉可喜。然吾所教爾者，尙有二事焉。一曰換筆，古人每筆中間，必有一換，如繩索然。第一股在上，一換則第二股在上，再換則第三股在上也。筆尖之著紙者，僅少許耳。此少許者，吾當作四方鐵筆用，起處東方在左，西方在右，一換則東方在右矣。筆尖無所謂方也，我心中常覺其方。一換而東，再換而北，三換而西，則筆尖四面有鋒，不僅一面相向矣。二曰結字有法，結字之法無窮，但求胸中有成竹耳。

六弟之信，文筆拘而勁，九弟文筆婉而達，將來皆必有成。但目下不知各看何書，萬不可徒看考墨卷，汨其性靈。每日習字不必多，作百字可耳。讀背誦之書不必多，十葉可耳。看涉獵之書不必多，亦十葉可耳。但一部未完，不可換他部。此萬萬不易之理，阿兄數千里外教爾，僅此一語耳。

羅羅山兄讀書明大義，極所欽仰，惜不能會面暢談。余近來讀書無所得，酬應之繁，日不暇給，實實可厭。惟古文各體詩，自覺有進境，將來此事當有成就，恨當世無韓愈王安石一流人，與我相質證耳。賢弟亦宜趁此時學

爲詩古文，無論是否，且試拈筆爲之，及今不作，將來年長，愈怕醜而不爲矣。每月六課，不必其定作詩文也。
古文詩賦四六，無所不作，行之有常，將來百川分流，同歸於海，則通一藝，則通衆藝，通於藝，即通於道，初不分
而一之也。此論雖太高，然不能不爲諸弟言之，使知大本大原，則心有定向，而不至於搖搖蕪蕪。雖當其應試之
時，全無得失之見，亂其意中，即其用力舉業之時，亦於正業不相妨礙。諸弟試靜心領略，亦可徐徐會悟也。外附
錄五箴一首，養身要言一紙，求缺齋課程一紙，詩文不暇錄，惟諒之。兄國藩手草（道光二十四年三月二十日）

附錄五箴（并序）

甲辰春作

少不自立，荏苒遂迫今茲，蓋古人學成之年，而吾碌碌尙如斯也，不其戚矣！繼是以往，人事日紛，德慧日損，下
流之赴，抑又可知。夫疾疾所以益智，逸豫所以亡身，僕以中材而履安順，將欲刻苦而自振拔，諒哉其難之！因作
五箴以自創云。

立志箴

煌煌先哲，彼亦猶人，藐焉小子，亦父母之身。聰明福祿，予我者厚哉！棄天而佚，是及凶災。積悔累千，其終也已，
往者不可追，請從今始。荷道以躬，與之以言，一息尙活，永矢弗諼。

居敬箴

天地定位，二五胚胎，鼎焉作配，寶曰三才。儼恪齋明，以凝女命，女之不莊，伐生戕性。誰人可慢，何事可弛，弛事
者無成，慢人者反爾。縱彼不反，亦長吾驕，人則下汝，天罰昭昭。

主靜箴

齋宿日觀，天雞一鳴，萬籟俱息，但聞鐘聲。後者毒蛇，前有猛虎，神定不懈，誰敢余侮？豈伊避人，日對三軍，我慮用一，彼紛不紛，馳騫半生，曾不自主，今其老矣，始擾擾以終古。

謹言箴

巧語悅人，自擾其身，閒言送日，亦擾女神。解人不誇，誇者不解，道聽塗說，智笑愚駭。駭者終明，謂女實欺，笑者鄙女，雖矢猶疑。尤悔既叢，銘以自攻，銘而復蹈，嗟女既耄！

有恆箴

自吾識字，百歷泊茲，二十有八載，則無一知。曩之所忻，閱時而鄙，故者既拋，新者旋徙。德業之不常，曰爲物牽，爾之再食，曾未聞或愆。黍黍之增，久而盈斗，天君司命，敢告馬走。

養生要言（癸卯入蜀道中作）

一陽初動處，萬物始生時，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以上仁所以養肝也）
內而整齊思慮，外而敬慎威儀，泰而不驕，威而不猛。（以上禮所以養心也）
飲食有節，起居有常，作事有恆，容止有定。（以上信所以養脾也）
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裁之吾心而安，揆之天理而順。（以上所以養肺也）

心欲其定，氣欲其定，神欲其定，體欲其定（以上智所以養腎也）

求缺齋課程（癸卯孟夏立）

讀熟讀書十葉（易經詩經）（史記明史）（屈子莊子）（杜詩韓文）看應看書十葉（不具載）（習字一百數
思百八）記過隙（即日記）記茶餘偶談一則（以上每日課）
逢三日寫回信。逢八日作詩古文一藝（以上每月課）

稟祖父母

孫男 國藩跪稟

祖父母大人萬福金安。八月廿七日，接到七月十五廿五兩次所發之信，內祖父母各一信，父親母親叔父各一信，諸弟亦皆有信，欣慰一切，慰幸之至。叔父之病，得此次信，始可放心。

八月廿八日，陳岱雲之弟送靈柩回南，坐糧船。孫以率五妹丈，與之同伴南歸，船錢飯錢，陳宅皆不受。孫遂至城外，率五種淚而別，甚為可憐。率五來意，本欲考供事，冀得一官以養家。孫以供事必須十餘年，乃可得一典史，官海風波，安危莫卜，卑官小吏，尤多危機，每見佐雜末秩，下場鮮有好者。孫在外已久，閱歷已多，故再三苦言勸率五居鄉，勤儉守舊，不必出外做官。勸之既久，率五亦以為然。其打發行李諸物，孫一一辦妥，另開單呈覽。孫送率五歸家，即於是日申刻生女，母女俱平安。前正月間，孫寄銀回南，有餽贈親族之意，理宜由堂上定數目，方合內則不敢私與之道。孫此時糊塗，擅開一單，輕重之際，多不妥當，幸堂上各大人斟酌增減，方為得宜。但岳家太多，他處相形見絀，孫稍有不安心。率五大約在春初可以到家，渠不告而出，心中懷慚。到家後，望大人不

加資，並戒家中及近處無相譏訕爲幸！孫謹稟。（道光二十四年八月廿九日）

稟叔父母

廷國藩收稟

叔父嫡母大人萬福金安。新年兩次稟安，未得另書敬告一切，廷以庸鄙無知，託祖宗之福蔭，幸竊祿位，時時撫衷滋愧。茲於本月大考復荷皇上天恩，越四級而超升，廷何德何能，堪此殊榮，常恐祖宗積累之福，自我一人享盡，大可懼也！望叔父作書教廷，幸甚！余竄處歸，寄回銀五十兩，其四十兩用法，六弟九弟在省讀書，用二十六兩，四弟季弟學俸六兩，買漆四兩，歐陽太岳母奠金四兩，前第三號信業已載明矣。

只餘有十兩，若作家中用度，則嫌其太少，添此無益，減此無損。廷意戚族中有最苦者，不得不些須顧送，求叔父將此十金換錢，分送最艱最苦之處。叔父於無意中送他，萬不可說出自廷之意，使未得者有缺望，有怨言。二伯祖父處，或不送錢，按期送肉與油鹽之類，隨叔父斟酌行之可也。廷謹稟。（道光二十七年六月十七日）

致諸弟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七月十三日，接到澄弟六月初七所發家信，具悉一切。吾於六月，共發四次信，不知俱收到否？今年廷費中丞丁憂，閏四月無褶差到，故自四月十七發信後，直至五月中旬始再發信，宜察中懸望也。祖父大人之病，日見增加，遠人聞之，實深憂懼。前六月念日所付之鹿茸片，不知何日可到，亦未知可有微功否？

予之癱病，多年沉痛，賴鄒墨林舉黃耆附片方，竟得全愈。內人六月之病，亦極沉重，幸墨林診治，遂得化險爲

夷變危爲安，同鄉找墨林看病者甚多，皆隨手立效。墨林之弟嶽屏四兄，今年會到京寓園通觀，其醫道甚好，現已歸家。予此次以書附墨林家書內，求嶽屏至我家診治祖父大人，或者挽回萬一，亦未可知。嶽屏人最誠實，而又精明，卽周旋不到，必不見怪。家中只須打發轎夫大錢二千，不必別有所贈送。渠若不來，家中亦不必去請他。鄉間之穀，貴至三千五百，此亙古未有者。小民何以聊生？吾自入官以來，卽思爲曾氏置一義田，以贖救孟學公以下貧民，爲本境設義田，以贖救念四都貧民。不料世道日苦，予之處境未裕，無論爲京官者自治不暇，卽使外放，或爲學政，或爲督撫，而如今年三江兩湖之大水災，幾於渴噉半天下，爲大官者更何忍於廉俸之外多取半文乎？是義田之願，恐終不能償。然予之定計，苟仕宦所入，每年除共奉堂上甘旨外，或稍有贏餘，吾斷不肯買一畝田，積一文錢，必皆留爲義田之用，此我之定計，望諸弟體諒之。

今年我在京用度較大，借帳不少。八月當爲希六及陳體元捐從九品，九月榜後可付照四，十月可到家，十一月可向渠兩家索銀，大約共須三百金。我付此項回家，此外不另附銀也。幸五在永豐，有人爭請，予聞之甚喜，特書手信與渠，亦望其忠信成立。

紀鴻已能行走，體甚壯實。同鄉各家如常，同年毛寄雲於六月念八日丁內艱。陳偉堂相國於七月初二仙逝，病係中痰，不過片刻卽歿。河南浙江湖北皆展於九月舉行鄉試，聞江南水災尤甚，恐須再展至十月。各省大災，皇上焦勞，臣子更宜憂惕，故一切外差皆絕不萌妄想，家中亦不必懸盼。書不詳盡，兄國藩手草。（道光三十九年七月十五日）

致九弟

沅浦九弟左右：十二日安五來營，寄一家信，諒已收到。治軍總須腳踏實地，克勤小物，乃可日起而有功。凡真

人晉接周旋，若無真意，則不足以感人。然徒有其意，而無文飾以將之，則真意亦無所托之以出。禮所稱「無文不行」也。余生平不講文飾，到處行不動，近來大悟，前非弟在外辦，宜隨時斟酌也。

聞我水師糧台銀兩尚有贏餘，弟營此時不關銀用，不必往解。若紳民中實在流離困苦者，亦可隨便周濟。兄往日在營艱苦異常，當初不能放手作一事，至今追憶。若弟有宜周濟之處，水師糧台尚可解銀二千兩前往。應酬亦須放手辦，在紳士百姓身上尤宜放手也。（咸豐八年正月十四日）

致九弟

沉浦九弟左右：二十七日接弟信，并廿二史二十七套。此書十七史係汲古閣本，宋遼金元係宏簡錄，明史係殿本較之。丙申年所購者，多明史一種，餘略相類，在吾鄉已極爲難得矣。吾前在京亦未另買有全史，僅添買遼金元明四史及史漢各佳而已。宋史至今未辦，蓋闕典也。

吉賊決志不竄，將來必與漳賊同一辦法，想非夏末秋初不能得手，弟當堅耐以待之。迪庵去歲在漳，於開漳守邏之外，間亦讀書習字。弟處所掘長壕，如果十分可靠，將來亦有閒隙，可以偷看書籍，目前則須極力講求濠工巡邏也。

周濟受害紳民，非泛愛博施之謂。但偶遇一家之中，殺害數口者，流轉遷徙，歸來無食者，房屋被焚，棲止靡定者，或與之數千金，以周其急。先星岡公云：「濟人須濟急時無。」又云：「隨緣佈施，專以目之所觸爲主。」卽孟子所稱是乃仁術也。若目無所觸，而泛求被害之家而濟之，與造冊發賑一例，則帶兵者專行沽名之事，必爲地方官所織，且有挂一漏萬之慮。弟之所見，深爲切中事理。余係因昔年湖口紳士受害之慘，無力濟之，故推而及於吉安，非欲弟無故而爲沽名之舉也。（咸豐八年正月廿九日）

致九弟

澄弟左右：余經手專件。只有長江水師，應撤者尚未撤，應改爲額兵尙未改，暨報銷二者，未了而已。今冬必將水師章程出奏，并在安慶設局辦理報銷諸事清妥，則余兄弟或出或處，或進或退，綽有餘裕。

近四年每年寄銀少許，與親屬三黨，今年仍循此例。惟徐州距家太遠，勇丁不能撤帶，因寫信與南城，請其在鹽局匯兌，余將來在揚州歸款，請兩弟照單封好，用紅紙簽寫菲儀等字，年內分送千里，寄此毫毛，聊文不可不敬也。（同治四年十月十六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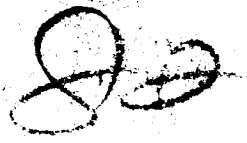
致四弟

澄弟左右：余於十月廿五，接入親之旨，次日寫信召紀澤來營，厥後又有三次信，止其勿來，不知均接到否？自十一月初六接奉回江督任之旨，十七日已具疏恭辭，廿八日又奉旨令回本任，初三日又具疏懇辭，如再不獲命，尙當再四疏辭，但受恩深重，不敢遽求回籍，留營調理而已，余從此不復作官。

同鄉京官，今冬炭敬，猶須照常餽送，昨令李嘉漢回湘，送羅家二百金，李家二百金，劉家百金，昔年曾共患難者也。前致弟處千金，爲數極少，自有兩江總督以來，無待胞弟如此之薄者。然處茲亂世，錢愈多則患愈大，兄弟家，總不宜多存現銀現錢，每年足敷一年之用，便是天下之大富人，人間之大福矣。家中要得興旺，全靠出賢子弟，若子弟不賢不才，雖多積銀積錢，穀積積產積蓄積衣，總是枉然！

子弟之賢否，六分本於天生，四分由於家教。吾家世代皆有明德明訓，惟星岡公之教，尤應謹守牢記。吾近將星岡公之家規，編成八句云：「書蔬猪魚，考早掃寶，常設常行，八者都好。地命醫理，僧巫祈禱，留客久住，六者俱

備。蓋屋岡公於地命醫僧巫五項人進門便備，即親友遠客久住亦備。此八好六備者，我家世世守之，永爲家調子孫羅敷，亦必使就範嗣也。（同治五年十二月初六日）



家書二

曾文正公八種

新文化書社印行



3 1762 9223 7

新式標點 曾文正公家書 卷六

交友類

致諸弟

四位老弟左右：正月二十三日，接到諸弟信，係臘月十六日在省城發，不勝欣慰！四弟女許朱良四姻伯之孫，爾姊女許賀孝七之子，人家甚好，可賀！惟蕙妹家頗可慮，亦家運也。

六弟九弟今年仍讀書省城羅羅山，兄處附課甚好。既在此附課，則不必送詩文於他處看，以明有所專主也。凡事皆專，求師不專，則受益也不入，求友不專，則博愛而不親，心有所專宗，而博觀他塗，以擴其識，亦無不可。無所專宗，而見異思遷，此眩彼奪，則大不可。羅山兄甚爲劉霞仙歐曉岑所推服，有楊生任光者，亦能道其梗概，則其可爲師表明矣，惜吾不得常與居遊也。

在省用錢，可在家中支用銀三十兩，則夠二弟一年之用矣。亦在吾寄一千兩之內，予不能別寄與弟也。我去年十一月廿日到京，彼時無措，差回南，至十二月中旬始發信，乃兩弟之信，罵我糊塗，何不檢點。至此趙子舟與我同行，曾無一信，其糊塗更何如！即余自去年五月底至臘月初，未嘗接一家信，我在蜀，可寫信由京寄家，豈家中信不可由京寄蜀耶？又將罵何人糊塗耶？凡動筆不可不檢點。

九弟與鄭陳馮曹四信，寫作俱佳，可喜之至！六弟與我信，字太草率，此關乎一生福分，故不能不告汝也。四弟寫信語太不圓，由於天分吾不復責，餘容續布，諸惟心照。兄國藩手具（道光二十四年正月二十六日）

Ms
C52
40
:2

致諸弟

四位老弟左右：四月十六日，曾寫信交摺弁帶回，想已收到。十七日，朱曠山南歸，託帶紋銀百兩，高麗參一斤半，書一包，計九套。茲因馮樹堂南還，又託帶壽屏一架，狼毫筆廿枝，鹿膠二斤，對聯堂幅一包，內金年伯耀南四條，朱鳳隴四條，蕭辛五對一幅，江岷山母舅四條，東海舅父四條，父親橫披一個，叔父摺扇一柄，乞照單查收。請信言送江岷山、東濟、高麗參六兩，送金耀南年伯參二兩，皆必不可不送之物，惟諸弟稟告父親大人送之可也。

樹堂歸後，我家先生尙未定，諸弟若在省得見樹堂，不可不殷勤親近，親近愈久，獲益愈多。今年湖南蕭東樞得狀元，可謂極盛，八進士皆在長沙，黃琴塢之胞兄及令嗣皆中，亦長沙人也。餘續具。兄國藩手草（道光二十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稟叔父

國藩謹啓

叔父大人座下：九月十五十七，連到兩摺差，又無來信，想四弟六弟已經來京矣。若使未來，則在省還家時，必將書信寄京。廷身上熱毒，近日頭面大減，請一陳姓醫生，每早吃丸藥一錢，而小有法術。已請來三次，每次給車馬大錢一千二百文。自今年四月得此病，請醫甚多，服藥亦五十餘劑，皆無效驗。惟此人來，乃將面上治好，顯上已好十分之六，身上尙未好。渠云：「不過一月，即可全愈。」廷起居如常，應酬如故，讀書亦如故，惟不做詩文，少寫楷書而已。廷婦及廷孫兒女皆平安。陳岱雲現又有病，雖不似前年之甚，而其氣甚銳，亦難驟然復元。

鄉鄧鐵松孝廉，於八月初五出京，竟於十一日卒於獻縣道中。幸有江岷樵忠源同行，一切附身附棺，必信必誠，此人義俠之士，與趙梅好。今年新化孝廉鄒柳溪在京久病而死，一切皆江君料理，送其靈柩回南，今又扶鐵松之病而送其死，真俠士也。挾兩友之樞，行數千里，亦難極矣。

曾作鄒君墓誌銘，茲付兩張回家。今年七月，忘付黃芽白菜子，八月底寄出，已無及矣。請封之典，要一月十五始可預恩詔，大約明年秋間，始可寄回。聞彭慶三爺令郎入學，此是我境後來之秀，不可不加意培植。望於家中賀禮之外，另封儀大錢一千上書，名，以示獎勵。餘不俱，謹啓（道光二十五年九月十七日）

致諸弟

澄侯四弟子植九弟季洪二弟左右：昨接來信，家中諸事，瑣屑畢知，不勝歡慰。祖大人之病，竟以服沉香，愈幸甚。然予終疑祖大人之體本好，因服補藥太多，致火壅於上焦，不能下降，雖服沈香而愈，尚恐非切中肯綮之劑，須要服清導之品，降火茲陰爲妙。予雖不知醫理，竊疑必須如此。上次家書，亦曾寫及，不知曾與諸弟商酌否？丁酉年祖大人之病，亦誤服補劑，賴澤六爺投以涼藥而效，此次何以總不請澤六爺一診，澤六爺近年待我家甚好，卽不請他診病，亦須澄弟到他處常常來往，不可太疏。大小喜事，宜送常禮。

堯階既允爲我覓妥地，如其覓得，卽聽渠買，後或遷否，或仍由堂上大人作主，諸弟不必執見。上次信言，予恩歸甚切，屬弟探堂上大人意思，何如頃奉父親手書，責我甚切，自是謹遵父命，不敢作歸計矣。郭筠仙兄弟於二月二十到京，筠仙致其叔及江岷樵住張相公廟，去我家甚近。翌日卽住我家，樹堂亦在我家入場。我家又於二人伏侍李郭二君，大約榜後退一人，只用一打雜人耳。

筠仙自江西來，述岱雲母子之意，欲我將第二女許配渠第二子，求婚之意甚誠。前年岱雲在京，亦有託曹面

埋說及于答以後緩幾年議。今又託鶴仙爲媒，情與勢皆不可卻。岱雲兄弟之爲人，與其居官治家之道，九弟在江西一一目擊，煩九弟細告父母，並告祖父，求堂上大人分付，或對或否，以便答江西之信。予夫婦現無成見，對之意有六分，不對之意亦有四分，但求堂上大人主張。九弟去年在江西，予前信稍有微詞，不過恐人看輕耳。仔細思之，亦無妨礙，且有莫之爲而爲者，九弟不必自悔艾也。

礪兒胡同之屋東，四月雲回京，予已看南橫街圓通觀東間壁房屋一所，大約三月尾可移寓。此房係汪醇卿之宅，比礪兒胡同狹一小半，取其不費力易搬，故暫移彼。若有好房，當再遷移。黃秋農之銀已付還，加利十兩，予仍退之。曹儀齋正月廿六在省起行，二月廿九日到京，凌笛舟正月廿八起行，亦廿九日到京，可謂快極。而澄弟出京，偏延至七十餘天始到，人事之無定如此。

新舉人覆試題，人而無恆二句，賦得倉庚鳴，得鳴字，四等十一人，各罰停會試二科，湖南無之。我身癱疾，春間略發而不甚爲害，有人說方將石灰澄清水，用水調桐油塗之，則白皮立去。現二三日一搗，使之不起白皮，癩頭後不過微露紅影，雖召見亦無礙。除頭頂外，他處皆不搗，以其僅能濟一時，不能除根也。內人及子女皆平安。今年分房，同鄉僅怨皆，同年僅松泉與寄雲大弟，未免太少。余雖不得差，一切自有張羅，家中不必掛心。今日余寫信頗多，又係馮李諸君出場之日，實無片刻暇，故予未作楷信稟堂上，乞弟代爲我說明。澄弟理家事之關，須時時看五種遺規，植弟洪弟須發憤讀書，不必管家事，兄國藩草（道光二十七年三月初十日）

致諸弟

澄侯子植季洪三弟足下：二十五日，接到澄弟六月一日所發信，具悉一切，欣慰之至！發卷所走各家，一律係余舊友，惟屢次擾人，心殊不安。我自從己亥年在外把戲，至今以爲恨事。將來萬一作外官，或督撫，或學政，從前

施情於我者，或數百，成數千，皆鉤餌也。渠若到任上來，不應則失之刻薄，應之則施一報，尚不足滿其欲，故自兄自庚子到京以來，於今八年，不肯輕受人惠，情願人占我的便益，斷不肯我占人的便益。將來若作外官，京城以內，無實報於我者；澄弟在京年餘，亦得略見其概矣。此次澄弟所受各家之情，成事不說，以後凡事不可占人半點便益，不可輕取人財，切記切記！

彭十九家烟事，兄意彭家發洩將盡，不能久於蘊蓄。此時以女對渠家，亦若從前之以蕙妹定王家也。目前非不華麗，而十年之外，局面亦必一變。澄弟一男二女，不知何以急急定婚，若此豈少緩須臾，即恐無親家耶？賢弟從事多躁而少靜，以後尙期三思。兒女姻緣，前生注定，我不敢阻，亦不敢勸，但囑賢弟少安無躁而已。

京寓中大小平安，紀澤讀書，已至宗族稱孝焉。大女兒讀書，已至吾十有五。前三月買驛子一頭，頃趙炳坤又送一頭，二品本應坐綠呢車，兄一切向來簡樸，故仍坐藍呢車。寓中用度，比前較大，每年進項亦較多。其他外間進項，尙與從前相似。同鄉人皆如舊，李竹屋在蘇寄信來，立夫先生許以乾館，餘不一，兄手草。（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七日）

奠父母

男國藩跪稟

父親大人萬福金安。十二月初五，接到家中十一月初旬所發家信，具悉一切。男等在京，身體平安。男辭疾已全愈，六弟體氣如常，紀澤兄妹五人皆好。男婦懷喜，平安不服藥，同鄉各家亦皆無恙。陳本七先生來京，男自有處置之法，大人儘可放心，大約款待從厚，而打發從薄。男光景頗窘，渠來亦必自悔。

九弟信言母親常睡不著，男婦亦患此病，用熟地當歸蒸母雞食之，大有效驗。九弟可常辦與母親吃。鄉間雞

肉猪肉，最爲養人；若常用黃芪當歸等類蒸之，略帶藥性而無藥氣，堂上五位老人食之，甚有益也。望諸弟時時留心辦之。

者秧田背後三角坵，是竹山灣至我家大路。男曾對四弟言及，要將路改於坵下，在檀山嘴那邊架一小橋，由豆上排上橫穿過來。其三角坵則多栽竹樹，上接新塘壩大楓樹，下接檀山嘴大藤，包裹甚爲完緊，我家之氣更聚。望堂上大人細思，如以爲可，求叔父於明年春栽竹種樹；如不可，叔父寫信示之爲幸。男等於二十日期服已滿，敬謹祭告，念九日又祭告一次，餘俟續具。（道光二十七年十二月初六日）

致九弟

沅浦九弟左右：十四日接弟初七夜信，得知一切。貴溪緊急之說確否？近日消息何如？次青非常之才，習勇雖非所長，然亦有百折不回之氣。其在兄處，尤爲肝膽照人，始終可感。兄在外數年，獨斷無以對渠，去臘遣韓升至李家省視其家，略送儀物，又與次青約成婚姻，以申永好。目下兒女兩家，無相當者，將來渠或三索得男，弟之次女三女，可與訂婚，兄信已許之矣。在吉安望常常與之通信，專人往返，想十餘日可歸也。但得次青生還，與兄相見，相同甘苦，患難諸人中，尙不至留莫大之抱歉耳。

昔耿恭簡公謂居官以耐煩爲第一要義，帶勇亦然。兄之短處在此，屢次諄諄教弟亦在世。二十七日來書有云：「仰鼻息于傀儡羶脰之輩，又豈吾心之所樂？」此已露出不耐煩之端倪，將來恐不免於翻唇去歲握別時，曾以徵余之短相箴，乞無忘也。

李雨蒼於十七日起行赴鄂，渠長處在精力堅強，聰明過人，短處即在舉止輕佻，言語易傷，恐潤公亦未能十分垂青。溫甫弟於十一日起程，大約三月半可至吉安也。（咸豐八年二月十七日）

致九弟

沉弟左右：調巡湖營由劉家渡拖入白湖之札，今日辦好，即派人送去。吾所慮者，水師不能由大江入白湖，白湖不能通巢湖耳。今僅拖七八丈寬堤，即入白湖，斯大幸矣。若白湖能通巢湖，則更幸矣！

余昨日作輓潤帥一聯云：「逋寇在吳中，是先帝與蓋臣臨終憾事，薦賢滿天下，願後人捕我公未竟勳名。」
（咸豐十一年九月十四日）

致九弟季弟

季弟左右：湖南之米，昂貴異常，東征肩無米解來，安慶又苦于碾確無多，每日不能舂出五百石，不足以應諸路之求。每月碾子藥各三萬斤，不能再多，望弟量入爲出，少操幾次，以省火藥爲囑。紫營關閱悉，得幾場大雨，吟覽等管必日鬆矣。處處皆係兩層，前層拒賊，後層防援賊，當可穩固無虞。少泉代買之洋槍，今日交到一單，待物到即解弟處。洋物機括太靈，多不耐久，宜慎用之。

次青之事，弟所進箴規，極是極是，吾過矣！吾過矣！吾因鄭魁士享當世大名，去年袁翁兩處，及京師畫諫，尙累疏保鄭爲名將，以爲不防與李並舉。又有鄭罪重，李情輕，暨王銳意招之等語，以爲比前摺略輕。速拜摺之後，通首請來，實使次青難堪。今弟指出，余益覺大負次青，愧悔無地。余生平於朋友中，負人甚少，惟負次青實甚。兩弟爲我設法，有可挽回之處，余不憚改過也。（同治元年六月初二日）

新式標點 曾文正公家書 卷七

爲政類

稟祖父母

孫男 國藩跪稟

祖母大人萬福。金安。九月十三日，接到家信，係七月父親在省所發；內有叔父及歐陽牧雲致函，知祖母於七月初三日，因感冒致恙，不藥而愈，可勝欣幸！高麗參足以補氣，然身上稍有寒熱，服之便不相宜，以後務須斟酌用之。若微覺感冒，即忌用此物，平日康強時，和入丸藥內服最好。然此時家中想已無多，不知可供明年一罈丸藥之用否？若其不足，須爲信來京，以便覓便寄回。

四弟六弟考試，又不得志，頗難爲懷。然大器晚成，堂上不必以此置慮。聞六將來有夢熊之喜，幸甚！近叔父爲孀母之病，勞苦憂鬱，有懷莫宣。今六第一索得男，則叔父含飴弄孫，瓜瓞日繁，其樂何如？唐鏡海先生德望爲京城第一，其令嗣極孝，亦係兄子承繼者。先生今年六十五歲，得生一子，人皆以爲盛德之報。

英夷在江南，撫局已定，蓋金陵爲北咽喉，逆夷既已扼吭而據要害，不得不權爲和戎之策，以安民而息兵。去年逆夷在廣東曾經就撫，兵費去六百萬兩。此次之費，外間有言三百萬者，又有言此項皆紳民捐輸，不勳幣藏者，皆不知的否？現在夷船已全數出海，各處防海之兵，陸續撤回，天津亦已撤退，議撫之使，係伊里布着英及兩江總督牛鑑三人，牛鑑有失地之罪，故撫局成後，即革職拿問。伊里布去廣東，代莽山爲將軍，着英爲兩

江總督。自英夷滋擾，已歷二年，將不知兵，兵不用命，於國威不少損失。然此次議撫，實出於不得已，但使夷人從此永不犯邊，四海晏然安堵，則以大事小樂天之道，孰不以爲上策哉？

孫身禮如常，孫婦及曾孫兄妹並皆平安。同縣黃曉潭薦一老媽吳姓來，因其妻凌虐婢僕，百般慘酷，求孫代爲開脫。孫接至家住一日，轉薦至方夔卿太守處，託其帶回湖南，大約明春可到湘鄉。今年進學之人，孫見題名錄，僅識彭惠田一人，不知廿三四都進人否？謝寬仁、吳光照取一等，皆少年可慕。一等第一題名錄，刻黃生平，不知卽黃星平否？孫每接家信，常嫌其不詳，以後務求詳明，雖鄉間田宅婚嫁之事，不妨寫出，使游子如仍未出里門，各族戚家，尤須一一示知，幸甚！敬請

祖父母大人萬福金安。餘容後呈。孫謹呈（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七日）

稟父母

男國藩跪稟

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男因身子不甚壯健，恐今年得差勞苦，故現服補藥，預爲調養，已作丸藥兩單。考差尙無信，大約在五月初旬。四月初四御史陳公上摺直諫，此近日所僅見，朝臣仰之如景星慶雲，茲將摺稿付回。三月底盤查國庫，不對數銀九百二十五萬兩，歷任庫官及查庫御史，皆革職分賠，查庫王大臣亦攤賠，此從來未有之巨案也。湖南庫查御史有石承藻劉夢蘭二人，查庫大臣有周系英劉權之何凌漢三人，已故者令子孫分賠，何家須賠銀三千兩，同鄉唐詩甫李杜選陝西靖邊縣，於四月廿一出京。王翰城選山西冀寧州知州，於五月底可出京，餘俱如故。男二月接信後，至今望信甚切。男謹稟（道光二十三年四月二十日）

稟父母

男國藩跪稟

交親大人福安。讀男三月十五到京，十八日發家信一件，四月內應可收到。讀男十九日下圍子，二十日卯刻，恭送大行皇太后上西陵，西陵在易州，離京二百六十里，二十四午到，廿五日辰刻致祭。比日轉身，趕走一百廿里，廿六日走百四十里，申刻到家，一路清吉，而晝夜未免辛苦，廿八早覆命，數日內作奏摺，擬初一早上具摺。因前奏舉行日講，聖上已允諭於百日後舉行，茲摺要將如何舉行之法，切實呈奏也。

廿九日申刻接到大人二月廿一日手示，內六弟一信，九弟二十六之信，並六弟與他之信，一併付來，知堂上四位大人康健如常，合家平安。父母親大人俯允來京，男等內外不勝欣喜，手諭云：「起程要待讀男秋冬兩季歸明年二月，讀男仍送二大人進京云云。」男等敬謹從命，叔父一二年內，既不肯來，男等亦不敢強。讀男歸家或九月，或十月，容再定妥。男等內外及兩孫孫女皆好，堂上大人不必懸念，餘候續稟。（道光三十年三月三十日）

致諸弟

澄溫植洪四弟左右：三月初四發一家信，其後初九日，予上一摺，言兵餉事。適於是日皇上以粵西事棘，恐現在彼中者，不堪寄此重託，特放賽中堂前往，以予摺所言甚是。但目前難以舉行，命將摺封存軍機處，待粵西定後，再行辦理。賽中堂清廉公正，名望素著，此行應可迅奏膚功，但湖南逼近粵西，兵差過境，恐州縣不免藉此生端，不無一番蹂躪耳。

魏亞農以三月十三日出都，向予借銀二十兩，既係姻親，又係黃生之姪，不能不借與渠。渠言到家後，即行遞交予家，未知果然否。叔父前信要鴉毛管眼藥，並礮砂膏藥，茲付回眼藥百筒，膏藥千張，交魏亞農帶回，呈叔父收存，為時行方便之用，其摺底付回查收。

澄弟在保定，想有信交劉午峯處；昨劉有信寄子彥，而澄弟書未到，不解何故，已有信往保定去查矣。澄弟去後，吾極思念，偶自外歸，輒至其房，早起輒尋其室，夜或遣人往呼，想弟在路途，彌思我也。書不一一，餘候續具，又國藩手草（咸豐元年三月十二日）

致諸弟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四月初三日發一家信，厥後摺差久不來，是以月餘無家書。五月十二摺弁來，接到家中一信，乃四月一日所發者，具悉一切。植弟大愈，此最可喜！京寓一切平安，癘疾又大愈，比去年六月，更無形迹。去年六月之愈，已爲五年來所未有，今又過之，或者從此日退，不復能爲惡矣。皮毛之疾，究不甚足慮，久而彌可信也。

四月十四日考差，題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經文題，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賦得濂溪樂處，得焉字。二十六日余又進一諫疏，敬陳聖德三端，預防流弊，其言頗過激切，而聖量如海，尙能容納，豈漢唐以下之英主所可及哉？余之意，蓋以受恩深重，官至二品，不爲不尊，堂上則誥封三代，兒子則蔭任六品，不爲不榮，若於此時，再不盡忠直言，更待何時，乃可建言，而皇上聖德之美，出於天璽，自然滿廷臣工，遂不敢以片言逆耳，將來恐一念驕矜，遂至惡直而好諛，則此日臣工不得辭其咎，是以趁此元年新政，即將此驕矜之機關說破，使聖心日就兢業，而絕自是之萌，此余區區之本意也。現在人才不振，皆謹小而忽於大人，人皆習脂韋唯阿之風，欲以此疏稍挽風氣，冀在廷皆趨於骨鯁，而遇事不敢退縮，此余區區之餘意也。

摺子初上之時，余意恐犯不測之威，業將得失禍福，置之度外，不意聖慈含容，曲矜於全，自是以後，余益當盡忠報國，不得復顧身家之私。然此後摺奏雖多，亦斷無有似此摺之激直者，此摺尙蒙優容，則以後奏摺必不致

或爾聖怒可知諸弟可將吾意細告堂上大人無以余奏摺不慎或以翹直干天威爲慮也

父親每次家書皆教我盡忠圖報不必繫念家中余敬體吾父之教訓是以公爾忘私國爾忘家計此後但累升數百金債家中舊債卽一心以國事爲主一切升官得差之念毫不掛於慮中故昨五月初七大京堂考差余卽未往赴考侍郎之得差不得差原不關乎與考不與考上年已酉科侍郎考差而得者三人瑞常花沙納張爾是也未考而得者亦三人靈桂福濟王廣蔭是也今年侍郎考差者五人不考者二人是日題以義制事以禮制心論詩下樓觀滄海日得濤字五月初一放雲貴差十二放兩廣福建三省名見京報內茲不另錄袁漱六考差頗爲得意詩亦工妥應可一得以救積困

朱石翹明府初政甚好自是我邑之福余下次當寫信與之霞仙得縣首亦見其猶能拔取異士劉繼振既係水口近隣又送錢至我家求請封典義不可辭但渠三十年四月選授訓導已在正月廿六恩詔之後不知尙可辦否當再向吏部查明如不可辦則當俟明年四月升補恩詔乃可呈請善并升補之時推恩不能及於外官則當以錢退還家中須於近日詳告劉家言目前不克呈請須待明年六月乃有的信耳

澄弟河南漢口之信皆已接到行路之難乃至於此自漢口以後想一路戴福星矣劉午峯張星垣陳毅堂之舉皆可收劉陳尤宜受之不受反似拘泥然交際之道與其失之濫不若失之隘吾弟能如此乃吾之所欣慰者也西垣四月廿九到京任余宅內大約八月可出都此次所寄摺底如歐陽家汪家及諸親族不妨鈔送共閱見余忝竊高位亦欲忠直圖報不敢唯阿取容懼其玷辱宗族辜負期望也餘不一一兄國藩手草（咸豐元年五月十日）

致諸弟

澄侯温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八月十七日，接到家信，欣悉一切。左光八爲吾鄉巨盜，能除其根株，捕其巢穴，則我境長享其利，自是莫大陰功。第湖南會匪所在勾結，往往牽一髮而全身皆動。現在刺軍程公特至湖南，卽是奉旨查辦此事。蓋恐粵西匪徒窮竄，一入湖南境內，則楚之會匪因而竊發也。左光八一起想尙非巨夥，入會者流，然我境辦之不可過激而生變。現聞其請正紳保舉，改行爲良，且可拿賊自效。此是一好機會，萬一不然，亦須相機圖之，不可用力太猛，易發難收也。

公議糧餉一事，果出通邑之願，則造福無量。至於幫錢墊官之虧空，則我家萬不可出力。蓋虧空萬六千兩，須欠錢三萬餘千，每都幾須派千串。現在爲此說者，不過數大紳士一時豪氣，爲此急公好義之言。將來各處分派，仍是巧者強者少出，而討好於官之前，拙者弱者多出，而不免受人之勒。窮鄉殷實小戶，必有怨聲載道者。且此風一開，則下次他官來此，既引師令之借錢辦公爲證，又引朱令之民幫墊虧爲證，或亦分派民間出錢幫他，反覺無辭以謝。若相援爲例，來一官幫一官，吾邑自此無安息之日。凡行公事，須探謀遠慮。此事若各紳有意，吾家不必攔阻，若吾家倡議，萬萬不可。

且官之補缺，皆有呆法，何缺出輪何班補，雖撫壽不能稍爲變動。澄弟在外多年，豈此等亦未知耶？朱公若不輪到班，則雖幫墊虧空，通邑挽留，而格於成例，亦不可行。若已輪到班，則雖不墊虧空，亦自不能不補此缺。倘有轉爲變通者，督撫專摺奏請，亦不敢大違成例。季弟來書，若以朱公之實授與否，全視乎虧空之能墊與否。恐亦不盡然也。曾儀齋若係革職，則不復能穿補子，若係大計休致，則尙可穿。

季弟有志於道義身心之學，余閱其書，不勝欣喜。凡人無不可爲聖賢，絕不係乎讀書之多寡。吾弟誠有志於此，須熟讀小學及五種遺規二書。此外各書，能讀固佳，不讀亦初無所損。可以爲天地之完人，可以爲父母之肖子，不必因讀書而後有所加於毫末也。匪但四六古詩，可以不看，卽古文爲吾弟所願學者，而不看亦是無妨。但

守小學遺規二書行一句算一句，行十句算十句，賢於記誦詞章之學萬萬矣。

季弟又言願盡孝道，惟親命是聽，此充足補我之缺憾。我在京十餘年，定省有闕，色笑遠違，寸心之疚，無刻或釋。若諸弟在家，能婉愉孝養，視無形，聽無聲，則余能盡忠，弟能盡孝，豈非一門之祥瑞哉？願諸弟堅持此志，日日勿忘，則兄之志可以稍釋，幸甚幸甚。書不一一，餘候續具。男國藩手草（咸豐元年八月十九日）

致九弟季弟

沅弟左右：兄膺此鉅任，深以為懼。若如陸阿二公之前轍，則貽我父母羞辱，即兄弟子姪，亦將為人所侮，禍備伏之幾，竟不知何者為可喜也。默觀近日之吏治人心，及各省之督撫將帥，天下似無戡定之理。吾惟以一勤字報吾君，以愛民二字報吾親，才識平常，斷難立功，但守一勤字，終日勞苦，以少分宵旰之憂。行軍本擾民之事，但刻刻存愛民之心，不使先人之積累，自我一人耗盡，此兄之所自矢者，不知兩弟以為然否？願我兩弟亦常常存此念也。

沅弟多置好官，遴選將才二語，極為扼要。然好人實難多得，弟為留心采訪，凡有一長一技者，兄斷不敢輕視。爾恩摺今日拜發，寧國日內無信，聞池州楊七麻子將往攻甯，可危之至！（咸豐十年七月十二日）

致九弟

沅弟左右：望溪先生之事，公私均不甚愜。公牘中須有一事實冊，將生平履歷，某年中舉中進士，某年升官降官，中年得罪，某年昭雪，及生平所著書名，與列祖褒贊其學問品行之語，一一臚列，不作影響約畧之詞，乃台定例。望溪兩次獲罪，一為戴名世南山集序，入刑部獄，一為其族人方某聖名逆案，將方氏響族編入旗籍，雍正間

始准赦宥，免隸旗籍。望溪文中所云：「因臣而宥及合族者也。」今欲請從祀孔廟，須將兩案歷奉諭旨，一一查出，尤須將國史本傳查出，恐有嚴旨礙眼者，易干駁詰。從前入祀兩廡之案，數十年而不一見，近年層見迭出，幾於無歲無之。去年大學士九卿等議覆陸秀夫從祀之案，聲明以後外間不得率請從祀。茲甫及一年，若遽違新例而入奏，必駁無疑。右三者公事之不甚愜者也。

望溪經學，勇於自信，而國朝鉅儒，多不甚推服。四庫書目中於望溪，每有貶詞。最後皇清經解中，并未收其一冊一句。姬傳先生最推崇方氏，亦不稱其經說。其古文號爲一代正宗，國藩少年好之，近十餘年，亦別有宗尚矣。國藩於本朝大儒學問，則宗顧亭林、王懷祖、兩先生，經濟則宗陳文恭公。若奏請從祀，須自三公始。李厚菴與望溪，本待不置之後圖，右私志之不甚愜者也。（咸豐十一年六月廿九日）

致季弟

季弟左右：接家書，知季弟婦於二月初七日仙逝，何以一病不起？想係外感之證。弟向來襟懷不暢，適聞此噩耗，諒必哀傷不能自遣。惟弟體亦不十分強壯，尙當達觀節哀，保重身體。應否回藉一行，待沅弟至三山夾，與弟熟商，再行定奪。

長江數百里內，釐卡太多，若大通再抽船釐，恐商賈裹足，有礙大局，擬不批准。荻港釐局分設爲數無多，擬批令改於華陽鎮分設，爲數較多，弟之所得較厚，又於外江水師無交涉爭利之嫌，更爲妥善。諸屬保重，至要至要。

（同治元年二月廿一日）

致九弟季弟

弟左右覆奏朱侍御一疏，定於五日內拜發，請欽派大員再抽廣東全省釐金，余奏派委員隨同籌辦，專濟蘇浙杭皖四省之餉，大約所得每月在二十萬上下，勝於江西釐務也。此外實無可生發，計今年春夏必極窮窘，效冬當漸優裕。

馬隊營制，余往年所定，今閱之，覺太寬而近於濫，如公夫長夫之類是也。然業已久行，且始仍之。弟新立營頭，卽照此辦理。將來裁減，當與華字順字兩營並裁，另行新章也。

上海派洋船來接少荃一軍，帶銀至十八萬兩之多，可駭而亦可憐！不能不令少荃全軍舟行，以順輿情。三月之內，陸續拔行。其黃昌岐水軍，則俟三四月之交，遇大順風，直衝下去。弟到運漕，可告昌岐來此一晤也。（同治元年三月初三日）

致九弟

沉弟左右：接信知弟目下將操練新軍，甚善甚善！惟稱欲過江，斜上四華山紮營，則斷不可。四華山上逼蕪湖，下逼東梁，若一兩月不破此二處，則我軍無勢無趣，不得不退回北岸矣。

弟軍欲渡，總宜在東梁山以下，采石太平一帶，如嫌采石下形勢太寬，卽在太平以上渡江，總宜奪金柱關，佔內河江面爲主。余昨言妙處有四：一曰隔斷金陵蕪湖之氣，二曰水師打通涇縣寧國之糧路，三曰蕪湖四面被圍，四曰擡船過東甯可達蘇州，尤妙之小者耳。

又有最大者，金柱關可設釐卡，每月進數五六萬，東壩可設卡，每月亦五六萬，二處皆係蘇皖交界，弟以本省之藩司，抽本省之釐稅，尤爲名正言順。弟應從太平關南渡，毫無疑義，余可代作主張，其遲速則仍由弟作主耳。西梁上下兩岸，從三山起，至采石止，望弟繪一圖寄來，至要至要！（同治元年四月初六日）

致九弟

沉弟左右。來信亂世功名之際，頗爲難處十字，實獲我心。本日余有一片，亦請將欽篆督篆，二者分出一席，另備大員。吾兄弟常存兢兢業業之心，將來遇有機緣，即便抽身引退，庶幾善始善終，免蹈大戾乎？

至於擔當大事，全在明強二字。中庸學問思辨行五者，其要歸於思必明，柔必強。弟向來偏強之氣，却不可因位高而頓改。凡事非氣不舉，非剛不濟，即修身齊家，亦須以明強爲本。冀縣既克，和舍必可得手，以後進攻二補，望弟主持，余相隔太遠，不遙制也。（同治二年四月廿七日）

新式
標點
曾文正公家書卷八

服官類

致諸弟

諸位老弟足下：三月初六已刻，奉上諭於初十日大考翰詹，余心甚著急，終寫作俱生，恐不能完卷。不圖十二日早，見等第單，余名次二等第一，遂得仰荷天恩，賞擢不次，以翰林院侍講升用。格外之恩，非常之榮，將來何以報稱？惟有時時惶悚，思有補於萬一而已。

茲因金竺虔南旋之便，付回五品補服四付，水晶頂二座，阿膠二封，鹿膠二封，母親耳環一雙。竺虔到省時，弟照單查收。阿膠係毛寄雲所贈，最爲難得之物，家中須慎重用之。竺虔曾借余銀四十兩，言定到省即還。其銀二十二兩爲六弟九弟讀書省城之資，以四兩爲買書買筆之資，以六兩爲四弟季弟衡陽從師束脩之資，以四兩爲買漆之費，卽每歲漆一次之謂也。以四兩爲歐陽太岳母奠金，賢弟接到銀後，各項照數分用可也。

此次竺虔到家，大約在五月節後，故一切不詳寫。待摺差來時，另寫一詳明信片付回。大約四月中可到。賢弟在省，如有欠用之物，可帶往遷京，餘不具述。兄國藩手草（道光二十三年三月十九日）

寫祖父母

孫男 國藩跪稟

題父母大人萬福金交三月朔一日有上諭於初十日大輪考詹，在圓明園正大光明殿考試。孫初聞之心甚驚恐，蓋久不作賦字亦生疎，回來大考大約六年一次，此次自己亥歲二月大考到今，僅滿四年，萬不料有此一舉。故同人聞命下之時，無不惶悚。

孫與陳岱雲等在園同寓，初十日卯刻進場，酉正出場，題目另紙敬錄，詩錄亦另謄出，通共翰詹一百二十七人，告病不入場者三人，病愈仍須補考。在殿上搜出夾帶，比交刑部治罪者一人，其餘皆整齊完場。十一日皇上親閱卷，二月十二日欽派閱卷大臣七人閱畢，擬定名次進呈皇上欽定。一等五名，二等五十五名，三等五十六名，四等七名。孫蒙皇上天恩，拔取二等第一名湖南六翰林，二等四人，三都二人，另有全單十四日引見，共升官者十一人，記名候升者五人，賞緞者十九人，升官者不賞緞。

孫蒙皇上格外天恩，升授翰林院侍講，七日謝恩。現在尙未補缺，有缺出即應補。其他升降賞賚，另有全單。湖南以大考升官者，從前雍正二年，惟陳文肅公一等第一，以編修升侍講。近來道光十三年，胡雲閣先生二等第四，以學士升少詹並孫三人而已。孫名次不如陳文肅之高，而升官與之同，此皇上破格之恩也。孫學問庸淺，見識庸鄙，受君父之厚恩，蒙祖宗之德蔭，將來何以爲報，惟當竭力盡忠而已。

金竺虔於廿一日回省，孫託帶五品補服四付，水晶頂戴二座，阿膠一斤半，鹿膠一斤，耳環一雙，外竺虔借銀五十兩，即以付回。昨在竺虔處寄第三號信，寄面信裏皆寫銀四兩，發信後渠又借去十兩，故前後二信不符。竺虔於五月半可到省，若六弟九弟在省城，可面交。若無人在省，則家中專人去取，或諸弟有高與到省者，亦妙。今年考差，大約在五月中旬，孫擬於四月中，下園用功。孫婦現已有喜，約七月可分娩。曾孫兄弟並如常，寓中今年添用一老媽，用度較去年略多。此次升官，約多用銀百兩，東扯西借，尙不窘迫，不知有邯鄲報來家否。若其已來，開銷不可太多。孫四引見，渠若於廿八日以前報到，是真邯鄲報，賞銀四五十兩可也。若至四月始報，是

省城僞報，當數兩足矣。但家中景况不審何如？伏懇示悉爲幸。孫稟跪。（道光二十三年三月廿三日）

稟祖父母

孫男 國藩跪稟

祖父母大人萬福金安。五月廿九日接到家中第二號信，係三月初一發。六月初二日接第三號信，係四月十八發的，具悉家中老幼平安，百事順遂，欣幸之至。六弟下省讀書，從其所願，情意既暢，志氣必奮，將來必大有成，可爲叔父預賀。祖父去歲曾賜孫手書，今年又已半年，不知目力如何？下次信來，仍求親筆書數語，示孫大喜，信不知開銷報人錢若干？

孫自今年來，身體不甚好，幸加意保養，得以無恙。大考以後，全未用功。五月初六日考差，孫妥當完卷，雖無毛病，亦無好處。首題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經題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詩題賦得角黍，得經字，共二百四十一人進場。初八日派閱卷大臣十二人，每人分卷廿本，傳聞取七本，不取者者十三本，彌封未拆，故閱卷者亦不知所取何人，所黜何人，取與不取，一概進呈，恭候欽定。外間謠言某人第一，某人未取，俱不足憑。總待放差後方可略測端倪，亦有真第一而不得，有真未取而得差者，靜以聽之而已。同鄉考差九人，皆妥當完卷。

孫在京平安，孫婦及曾孫兄妹皆如常。前所付銀，諒已到家。高麗考目前難寄，容當覓便寄回。六弟在城南，孫已有信託陳堯農先生同鄉官皆如舊。黃正齋生糧船來，已於六月初三到京，餘容後稟。（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六日）

稟祖父母

孫國藩跪稟

祖父母大人萬福金安。廿九日祖母大人壽辰，孫等叩頭遙祝，寓中客一席，次日請同縣公車一席。初七日皇上御門，孫得轉補翰林院侍讀，所遺侍講缺，許乃劍補升侍講轉侍讀，照例不謝恩，故孫未具摺謝恩。今冬京中未得厚雪，初九日設三壇求雪，四五六阿哥詣三壇行禮，皇上親詣大高殿行禮，十一日即得大雪，天心感召，呼吸相通，良可賀也！

孫等在京平安，實孫讀書有恆，惟好寫字，見閒紙則亂畫，請其母釘成本子。孫今年用度尚寬裕，明年上半年尚好，至五月後再作計較。昨接會與仁信，知渠銀尙未還，孫甚著急，已寫信去催，不知家中今年可不窘迫。否同鄉京官皆如故，馮樹堂郭筠仙在寓亦好。

荆七自五月出去，至今未敢見孫面，在同鄉陳洪鐘家，光景亦好。若使流落失所，孫亦必宥而收恤之。特冀對人言，情願餓死，不願南回，此實難處置。孫則情願多給銀兩，使他回去，不願他在京再犯出事。望大人明示以計，俾孫遵行。

四弟等自七月寄信來後，至今未再得信，孫甚切望。嚴太爺在京引見，來拜一次，孫回拜一次，又請酒，渠未赴席。此人尙有狂妄之名，孫已亥年在家，一切不與之計較，故相安於無事，大約明春可回湘鄉任。孫謹稟。（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四日）

致諸弟

四位老弟足下：三月初六日，蒙皇上天恩，得會試分房差，卽於是日始閱卷，十八房每位分卷二百七十餘，至廿三日頭場卽已看畢，廿四看二三場，至四月初四皆看完。各房薦卷多少不等，多者或百餘少者亦薦六十餘。

卷。余薦六十四卷，而惟余中卷獨多，共中十九人，他房皆不能及。十一日發榜，余即於是日出關，在場月餘，極清吉。

寓內眷口，大小平安。出關數日，一切忙迫，人客絡繹不絕。朱曠山於四月十六日出京，余寄有紋銀百兩，高麗參一斤半，書一包，內子史精華六套，古文辭類纂二套，綏寇紀略一套，到家日收查。別有壽屏及筆等項，尙未辦齊，待郭鶴仙帶回。十四日新進士覆試，題君子喻於義，賦得竹箭有筠，得行字。我縣謝吉人中進士後，因一切不便，故邀來在余寓住。

十五日接三月初十日家信，內有祖父親叔父手諭，及諸弟詩文並信。其文此次僅半日，忙不及改，准於下次村五。四弟之信，所問蓋寶車寶庫寶臺兄弟，皆從昆黎遊，去年所寫車尼，實誤寫尼字也。汪雙池先生燦係雍正年間人，所著有理學逢源等書。郭鶴仙翌臣兄弟，及馮林堂，俱要出京。寓內要另請先生，現尙未定。草布一二，新賢弟代稟堂上各位大人。今日上半天，已作一函呈父親大人，交朱曠山大約六月可到。孫國藩手草。（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十五日）

致諸弟

四位老弟足下：初二早，皇上御門辦事，余蒙天恩，得升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次日具摺謝恩，蒙召見勤政殿，天語垂問，共四十餘句。是日同升官者，李齒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羅惇衍升通政司副使，及余共三人。余蒙祖父餘澤，頻叨非分之榮，此次升官，尤出意外。日夜恐懼修省，實無德足以當之。諸弟遠隔數千里，必須匡我之不逮，時時寄書規我之過，務使累世積德，不自我一人而墮，則庶幾持盈保泰，得免速致顛危。諸弟能常進箴規，則弟即吾之良師益友也。而諸弟亦宜常存敬畏，勿謂家有人作官，而遂敢於侮人，勿謂已有文學，而遂敢於恃才。

儂人常存此心，則是載福之道也。

今年新進士善書者甚多，而湖南尤甚。蕭史櫻既得狀元，而周苻農、譚昌去歲中南元，孫芝房鼎臣又取朝元，可謂極盛。現在同鄉諸人講求詞章之學者固多，講求性理之學者亦不少，將來省運必大盛。

余身體平安，惟應酬太繁，日不暇給，自三月進闈以來，至今已滿兩月，未得看書。內人身體極弱，而無病痛，醫者云：「必須服大補劑，乃可回元。」現在所服之藥，與母親大人十五年前所服之白朮黑薑方略同，差有效驗。兒女四人皆平順如常。

去年寄家之銀兩，將次寫信，求將分給戚族之數目，詳實告我，而至今無一字見示，殊不可解。以後務求將賬目開出寄京，以釋我之疑。又余所欲問家鄉之事甚多，茲另開一單，煩弟逐一條對，是禱。兄國藩草（道光二十五年五月初五日）

稟父母

男國藩跪稟

父母親大人膝下：十七日接到諸弟四月廿二日在縣所發信，欣悉九弟得取前列第三，餘三弟皆取二十名，歡欣之至！諸弟前付詩文到京，茲特請揚春皆改正付回。今年長進甚速，良可欣慰。向來六弟文筆最矯健，四弟筆頗笨滯，觀其爲仁矣一篇，則文筆大變，與六弟並稱健者。九弟文筆清貴，近來更圓轉如意，季弟秀雅，男景三審覽，甚堪怡悅。

男在京平安，男婦服補劑已二十餘帖，大有效驗。醫者云：「虛弱之症，能受補則易好。」孫男女及合室下人皆清吉。長沙館於五月十二日演戲，題名狀元南元朝元三匾，同日張掛，極爲熱鬧，皆男總辦而人人樂從。頭門

對聯云「同拜十進士，慶榜三名元。」可謂盛矣！

同鄉鄧鐵松在京患吐血病，甚爲危症，大約不可挽回。同鄉有危急事，多有向男商量者，男效祖父大人之法，銀錢則量力資助，辦事則竭力經營。

嚴醫生取九弟置前列，理應爲信謝他，因其平日官聲不甚好，故不願謝，不審大人意見何如？我家既爲鄉紳，萬萬不可入署說公事，致爲官長所鄙薄，即本家有事情願吃虧，萬不可與人構訟，令官長疑爲倚勢凌人，伏乞慈鑒。男謹稟（道光二十五年五月廿九日）

稟叔父母

廷國藩謹啓

叔父母大人萬福金安。廿三日四弟六弟到京，體氣如常。廿四日，皇上御門，廷得陞翰林院侍讀學士。每年御門，不過四五次，在京各官缺出，此時未經放人者，則候御門之日簡放，以示爵人於朝，與衆共之之意。廷三次升官皆御門時特擢，天恩高厚，不知所報。廷合室平安，身上瘡癬，尙未盡淨，惟面上於半月內全好，故謝恩召見，不至阻越以貽羞，此尤大幸也。

前次寫信回家，內有寄家毅然宗丈一封，言由長沙金年伯家送去心齋之母奠儀三十金，此項本羅蘇溪寄者，託廷轉交，故廷兌與周輯瑞用，由周家遞金家。頃聞四弟言，此項已作途費矣。則毅然伯家奠分必湮家中，廷緊辦出付去，萬不可失信。謝興岐曾借去銀三十兩，若還來甚好，若未還，求家中另行辦去。

又黃麓西借廷銀二十兩，亦聞家下已收。廷在京借銀與人頗多，廷不寫信告家中者，則家中亦不必收取。蓋在外與居鄉不同，居鄉者緊守銀錢，自可致富，在外者有緊有鬆，有發有收，所謂大門無出耳門亦無入，余仗名

聲好，乃扯得活，若名聲不好，專靠自己收藏之銀，則不過一年，即用盡矣。以後外人借銀者，仍使送還京中，家中不必收取。去年蔡朝士曾借錢三十斤，已應允作文昌閣捐項，家中亦不必收取。蓋廷言不信，則日後雖有求於人，人誰肯應哉？廷於銀錢之間，但求四處活動，望堂上大人諒之。

又聞四弟六弟言，父親大人近來常到省城縣城，曾爲蔣市街曾家說墳山事，長壽庵和尙說命案事，此雖積德之舉，然亦是干預公事。廷現在京四品外放，即是臬司，凡鄉紳管公事，地方官無不銜恨，無論有理無理，苟非己事，皆不宜與聞。地方官外面應酬，心實鄙薄，設或敢於侮慢，則廷視然爲官，而不能免親之受辱，其負疚當何如耶？以後無論何事，望勸父親總不到縣，總不管事，雖納稅正供使人至縣，伏求堂上大人鑒此苦心。廷時時聖念獨此耳。廷謹啓。（道光二十五年十月初一日）

稟父母

男國藩跪稟

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念九日接到手諭，係九月底在縣城所發者。男等在京平安，身上癩毒，至今未得全好。中間自九月中旬數日，即將面上全愈，毫無疤痕，係陳醫士之力，故升官時召見，無阻越之虞。十月下半月，又覺微有痕跡，頭上仍有白皺皮，身上尙如九月之常，照前七八月，則已去其大半矣。一切飲食起居，毫無患苦。四弟六弟用功皆有定課，昨二十八始開課作文。孫男紀澤鄭風已讀畢，古詩十九首亦已讀畢，男婦及三孫女皆平順。

前信言宗丈毅然家銀三十兩，可將謝山益家一項去還。頃接山益信云：「渠去江西時，囑其子辦蘇市平元絲銀四十兩還我家，想送到矣。如已到，即望大人將銀並男前信送毅然家，渠是紋銀，我還元絲，必須加水還他。」

三十二兩可也。蕭辛五處鹿膠，准在今冬寄種。

初十皇太后七旬萬壽，皇上率百官行禮，四位阿哥皆騎馬而來，七阿哥僅八歲，亦騎馬雍容，真龍種氣象。十五日，皇上頒恩詔於太和殿，十六日又生一阿哥，皇上於辛丑年六秩壬寅年生八阿哥乙巳，又生九阿哥，聖躬老而彌康如此。

男得請封章，如今年可用璽，則明春可寄回，如明夏用璽，則秋間寄回。然既得詔旨，則雖誥軸未歸，而恩已至矣。望祖父先換藍頂，其四品補服候男在京寄回，可與誥軸並付湖南各家俱平安。餘俟續具。男謹稟（道光二十五年十月十九日）

真父母

男國藩跪稟

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男頭上瘡癩，至今未愈。近日每天洗兩次，夜洗藥水，早洗開水，本無大毒，或可因勤洗而好。聞四弟言家中連年生熱毒者八人，並男共九人，恐祖墳有不潔淨處，望時時打掃，但不可妄為動土，致驚幽靈。

四弟六弟及兒婦孫男女等皆平安。男近與同年會課作賦，每日看書如常，飲食起居如故。四弟課記澤蘭，從皆有常程。六弟文章極好，擬明年納監下場，但現無銀不知張羅得就否。

同鄉唐鏡海先生已告病，明春即將回南，所著國朝學案一書，係男約同人代為發刻，其刻價則係賴庚先生所出。前門內有義塾，每年延師八人，教貧戶子弟三百餘人。昨首事杜姓已死，男約同人接管其事，亦係集腋成裘，男花費亦無錢。

紀澤雖從四弟讀書，西李作屋先生尙住。男宅渠頗思南歸，但未定計耳。詰封二轎，今年不能用，明年乃可寄回。蕭辛五已寄鹿盧膠一斤，阿膠半斤與他。家中若須阿膠鹿膠，望信來京，以便覓寄。男謹稟（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稟父母

男 國藩跪稟

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乙巳十一月廿二日，同鄉彭棣樓放廣西思恩府知府，廿四日，陳岱雲放江西吉安府知府。岱雲年僅三十二歲，而以翰林出爲太守，亦近來所僅見者。人皆代渠慶幸，而渠深以未得主考學政爲恨。且近日外官情形，勤多掣肘，不如京官清貴安穩，能得外差，固爲幸事，卽不得差，亦可讀書養望，不渠塵埃。岱雲雖以得郡爲榮，仍以失去玉堂爲悔。自放官後，摒擋月餘，已於十二月廿八日出京。是夕渠有家書到京，男拆開接大人十一月廿四所示手諭，內叔父及九弟季弟各一信，彭蕪庵表叔一信，具悉家中一切事。

前信言莫管閒事，非恐大人出入衙門，蓋以我邑書吏欺人肥己，黨邪嫉正，設有公正之鄉紳，取彼所魚肉之善，良而扶植之，取彼所朋比之狐鼠而鋤抑之，則於彼大有不便，必且造作謠言，加我以不美之名，進糞於官，代我搆不解之怨，而官亦陰庇彼輩，外雖以好言待我，實則暗笑之而深斥之，甚且當面嘲諷。且此門一開，則求者踵至，心將日不暇給，不如一切謝絕。今大人手示，亦云杜門謝客，此男所深爲慶幸者也。

男身體平安，熱毒至今未好，塗藥則稍愈，總不能斷根。十二月十二日，蒙恩充補日講起居注官，廿二日，又得充文淵閣直閣事。兩次恭謝天恩，茲并將原摺付回。講官共十八人，滿八缺，漢十缺，其職司則皇上所到之處，須輪國人侍立，直閣事四缺，不分滿漢，其職司則皇上臨御經筵之日，四人入皆侍立而已。

四弟六弟皆有進境。男讀書已至陳風。男婦及孫女等皆好。歐陽牧雲有信來京與男商請封及薦館事。二男俱不能應允。故作書宛轉告之。外辦江綢套料一件。高麗參二兩。鹿膠一斤。對聯一付。為岳父慶祝之儀。恐省城寄家無便。故託彭棟樓帶至衡陽學署。

朱堯階每年贈穀四十石。受惠太多。恐難為報。今年必當辭卻。小米四十石。不過值錢四十千。男每年可付此數到家。不可再受他穀。望家中力辭之。毅然家之銀。想已送矣。若未送。須秤元絲銀三十二兩。以渠來係紋銀也。男有輓聯託岱雲交蕭辛五。轉交毅然家。想可無誤。岱雲歸。男寄有冬菜十斤。阿膠二斤。筆四支。彭棟樓歸。男寄有藍頂兩個。四品補服四付。俱交蕭辛五家轉寄。伏乞查收。男謹稟。(道光二十六年正月初三日)

稟父母

男國藩跪稟

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上次男寫信略述辭病情形。有不去考差之意。近有一張姓醫。包一個月治好。偶試一處。居然有驗。現在趕緊醫治。如果得好。男仍定去考差。若不愈。則不去考差。

總之考與不考。皆無關緊要。考而得之。不過多得錢耳。考而不得。與不考同。亦未必不可支持度日。每年考差三百餘人。而得差者。通共不過七十餘人。故終身翰林。屢次考差。而不得者。亦常有也。如我邑鄧筆山羅九峯是已。男祇求平安。伏望大人勿以得差為望。四弟已寫信言男病。男恐大人不放心。故特書此紙。男謹稟。(道光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稟父母

男國藩跪稟

父母親大人萬福命安。五月初二日，赴圓明園，初六日在正大光明殿考試，共二百七十人入場，湖南凡十二人。首題無爲小人儒，次題任官惟賢才一節，詩題霖雨旣零，得霽字。男兩文各七十字，全卷未錯落一字。惟久病之後，兩眼朦朧，場中寫前二開不甚得意，後五開略好。今年考差好手甚多，卷難於出色。茲命四弟騰頭篇與詩一首寄回，伏乞大人賜顧。知男在場中不敢潦草，則知男病後精神毫無傷損，可以放心。知男寫卷不得意，則求大人不必懸望得差。堂上大人不以男病爲憂，不以得差爲望，則男心安逸矣。

男身上癱疾，經張醫調治，已愈十之七矣。若從此漸漸好去，不過閏月可奏全效。寓中大小平安，男婦有夢寐之喜，大約八九月當生。四弟書法，日日長進。馮樹堂於五月十七到京，以後紀澤仍請樹堂教四弟，可專心讀書。六弟捐監，擬於本月內上兌，填寫三代履歷，里鄉戶長一切，自斟酌，大人儘可放心。

紀澤書已讀至浩浩昊天，古詩已讀半本，書皆熟，三孫女皆平安，同鄉各家皆如常。京師今年久旱，屢次求雨，尙未優渥，皇上焦思，未知南省年歲何如也。男謹稟（道光二十六年閏五月十七日）

稟父母

男國藩跪稟

父母親大人萬福命安。男自孝差後，癱疾日愈，現在頭面已不甚顯矣。身上自腰以下，亦于去七八，自腹以下尙未治，萬一放差，儘可面聖謝恩。但如此頑病，面得漸好，已爲非常之喜，不敢復設妄想矣。

六弟捐監，於五月廿八日具呈，閏月初兌銀，廿一日可領照。六月初一日可至國子考家到，十四日即可錄科。仰承祖父叔父之餘蔭，六弟幸得成就功名，敬賀敬賀！

男身體平安現服補氣湯藥，內有高麗參、鹿茸、男婦及孫男女四人並如常。四弟自樹堂教習之後，功課益勤。六弟近日文章雖無大進，亦未荒怠。餘俟續呈。男謹稟（道光二十六年五月十五日）

稟父母

男國藩跪稟

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六弟六月初一日，在國子監考到，題視其所以，經題開善以相告也。二句，六弟取列一百三名，廿五日錄科題齊之以禮，詩題荷珠得珠字，六弟亦取列百餘名，兩次皆二百餘人入場。

男等身體皆平安，男婦及孫男女皆安泰。今年誥封軸數甚多，聞須八月始能辦完發下，男於八月領到，即懇湖南新學院帶至長沙。男另辦祖父母壽屏一架，華山石刻陳搏所書壽字一個，新刻誥封卷一百本，共四件，皆交新學院帶回，轉交陳偕雲家。求父親大人於九月廿六七赴省，鄒雲陵由廣西過長沙，不過十月初旬，渠有遺銀八十兩，面訂交陳季枚手。父親或面會雲陵，或不去會他，即在陳宅接銀亦可。十月下旬，新學院即可到省，渠有關防，父親萬不可去拜他，但在陳家接誥軸可也。

若新學院與男素不相識，則男另覓便寄回，亦在十月底可到省，最遲亦不過十一月初旬。父親接到，帶歸縣城，寄放相好人家或店內。二十六日，令九弟下縣去接廿八夜，九弟宿賀家坳等處。廿九日，祖母大人八十大壽，用吹手執事接誥封數里，接至家，於門外向北置一香案，案上豎聖旨牌位，將誥軸置於案上，祖父母率父母望北行三跪九叩首禮。壽屏請蕭史樓寫，史樓現未得差，若八月不放學政，則渠必告假回籍，誥軸軫渠帶歸亦可也。一切男自知裁酌，茲寄回黃芽白菜子一包，查收，餘俟續呈。男謹稟（道光二十六年七月初三日）

稟父母

男國藩跪稟

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九月十七日，接讀家信，喜堂上各位老人安康，家事順遂，無任歡慰。男今年不得差，六弟鄉試不售，想堂上大人不免內憂，然男則正以不得爲喜。蓋天下之理，滿則招損，亢則有悔，日中則昃，月盈則虧，至當不易之理也。男毫無學識，而官至學士，頻邀非分之榮，祖父母父母皆康強，可謂盛極矣。

現在京官翰林中無重慶下者，惟我家獨享難得之福。是以男慄慄恐懼，不敢求非分之榮，但求堂上大人眠食如常，闔家平安，卽爲至幸。萬望祖父母父母叔父母無以男不得差，六弟不中爲慮，則大慰矣。况男三次考差，兩次已得，六弟初次下場，年紀尙輕，尤不必聖心也。

同縣黃正齋鄉試當外籬差，出闈卽患痰病，時明時昧，近日略愈。男鮮疾近日大好，頭面全不看見，身上亦好了。在京一切，自知謹慎。男謹稟。（道光二十六年九月十九日）

稟父母

男國藩跪稟

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九月十二三四日內，誥軸用寶，大約十八日可領到。同鄉夏階平吏部丁內艱，二十日起程回南。男因渠是素服，不便託帶誥軸，又恐其在道上拜客，或有耽擱。祖母大人於出月廿九大壽，若趕緊送回，尙可於壽辰迎接誥軸。是以特命四弟束裝出京，專送誥軸回家，與夏階平同伴，計十一月十七八可到漢口。漢口到岳州，不過三四天，雇轎五天可到家。四弟到省卽專人回家，以便家中辦事，迎接誥命。

凡事難以逆料，風順則坐船，風不順則坐轎，恐四弟道上或有風水阻隔，不能趕上祖母壽辰，亦未可知。家中做生日酒，且不必辦接誥封事。若四弟能到，廿七日有信，廿八辦鼓手香案，廿九接封可也。若廿七無四弟到，當

之信則廿九但辦壽筵，明年正月初八日接封可也。倘四弟不歸而託別人，不特廿九趕不上，恐初八亦接不到。此男所以特命四弟送歸之意耳。

四弟數千里來京，伊意不願遽歸。男與國子監祭酒車意園先生商議，令四弟在國子監報名，先交銀數十兩，即可給與頂戴。男因具呈爲四弟報名，繳銀三十兩，其餘俟明年陸續繳納，繳完之日即可領照。男以此打發四弟，四弟亦欣然感謝。且言願在家中幫堂上大人照料家事，不願再應小考。男亦頗以爲然。

男等在京身體平安，婦生女後亦平善。六弟決計留京，九弟在江西，有信來甚好。陳岱雲待之如胞弟，飲食救誨極爲可感。書法亦大有長進，然無故而依人，究似非宜。男書與九弟囑其今年偕郭筠仙同伴回家，大約年底可到。男在京一切用度，自有調度，家中不必望心。男謹稟。（道光二十六年十月十五日）

稟父母

男國藩跪稟

父母親大人膝下。昨初九日已刻，接讀大人示諭，及諸弟信藉悉一切。祖父大人之病已漸愈，不勝禱祝。想可由此而全愈也。男前與朱家信，言無時不思鄉土，亦久宦之人所不免，故前此家信亦言之。今既承大人之命，男則一意服官，不敢違拗，不作是想矣。昨初六日派總裁房差，同鄉惟黃恕皆一人。男今年又不得差，則家中氣運不致太宜洩，祖父大人之病，必可以速愈。諸弟今年或可以入學，此盈虛自然之理也。

男癖病雖發，不甚狠，近用蔣醫方朝夕治之。渠言此病不要緊，可以徐愈。男既好，渠亦不要錢，兩大人不必懸念。男婦及華男孫男女身體俱好，均無庸掛念。男等所望者，惟祖父大人之病速愈，暨兩大人之節勞，叔母目疾速愈，俾叔父寬懷耳。餘容另稟。（道光二十七年二月初十日）

致諸弟

滯侯子植季洪三位老弟足下。五月寄去一信，內有大考賦稿，恐已收到。六月二日，蒙皇上天恩，及祖父德澤，予得超升內閣學士，顯影擗心，實深漸悚。湖南三十七歲至二品者，本朝尙無一人，予之德簿才劣，何以堪此。近來中進士丁年得閣學者，惟壬辰季仙九節乙未張小浦，及予三人，而予之才地，實不及彼二人遠甚，以是尤深愧仄。

馮樹堂就易念園館，係予所薦，以書啓兼教讀，每年得百六十金。李竹屋出京後，已來信四封，在保定訥制臺，贈以三十金，且留乾館與他。在江蘇，陸立夫先生亦薦乾館與他，渠甚感邀我。考教習，余爲總裁，而同鄉寒士如蔡貞齋等，皆不得取，余實抱愧。

寄回祖父父親袍褂二付，祖父係夾的，宜好好收拾，每月一看，數月一曬。百歲之後，卽以此爲斂服，以其爲天恩所賜，其材料外間買不出也。父親做棉的，則不妨長著，不必爲深遠之計。蓋父親年未六十，將來或更有君恩賜服，亦未可知。祖母大人葬後，家中諸事順遂，祖父之病已愈，予之癱疾亦愈，且驟升至二品，則風水之好可知，萬萬不可改葬，若再改葬，則謂之不祥，且大不孝矣。

然其地予究嫌其面不甚寬敞，不便立牌坊，起誥封碑亭，亦不便起享堂，立神道碑。予意乃欲求堯增相一吉地，爲祖父大人將來壽藏，弟可將此意稟告祖父見允否。蓋誥封碑亭，斷不可不修，而祖母又不可改葬，將來勢不能合葬，乞稟告祖父，總以祖父之意爲定。前問長女對袁家，次女對陳家，不知堂上之意如何。現在陳家債來，謂我家一定對渠甚歡喜，餘容後具。兄國藩草（道光二十七年六月十八日）

致諸弟

澄侯温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左右正月十日會寄家信甚爲詳備二月初三接到澄弟十一月二十夜之信
願悉一切今年大京察侍郎中休致者二人德遠村馮吾園兩先生也余卽補吾園先生之缺向來三載考績外
官謂之大計京官謂之京察京察分三項一二品大員及三品之副御都史臺上皆能記憶其人不必引見御案
目下硃諭以爲彰輝此一項也自宗人府丞以下凡三四五品京官皆引見有黜而無陟前在儼兒胡同時聞壁
學士奎光卽引見休致者也此一項也自五品而下如翰林內閣御史六部由各堂官考差分別一二三等一等
卽放府道從前如勞辛階易念園今年如陳竹伯皆京察一等也此一項也

余自到禮部後從前較忙冗恨不得有人幫辦寓中瑣雜事然以家中祖父之病父叔勤苦已極諸弟萬無來
京之理且如温甫在京余方再三勸誘令之南歸今豈肯再蹈覆轍令之北來江賦樵以揀發之官浙江補渠不
知何時余因温弟臨別叮囑之言薦鄧星階偕岷樵往浙岷樵旣應允矣適徐芸渠請星階教書星階卽就徐館
書定秋間仍往浙依江亦應允

鄒墨林自河南來京意欲捐教現寓圖道觀其爲人實誠篤君子也袁漱六新正初旬忽吐血數天現已全愈
袁正齋竟爲本部司員頗難爲情余一切循嫌疑之道欲破除藩籬而黃總不免拘謹余現尙未換綠呢車惟瀝
一屨蓋八日一赴園不能不養三牲口也書不一一兄國藩草(道光二十九年二月初六日)

致諸弟

澄侯温甫子植洪季四位老弟足下十月初二日接到澄弟八月廿六一書具悉一切是日又從僂書內見
南省題名錄三弟皆不與選爲之悵喟吾家累世積德祖父及父叔二人皆孝友仁厚食其報者宜不止我一人
此理之可信也吾邑從前鄧羅諸家官階較大其昆季子孫皆無相繼而起之人此又事之不可必者

吾近於官場，頗厭其繁俗，而無補於國計民生，惟勢之所處，求退不能。但願得諸弟稍有進步，家中略有仰事之資，即思決志歸養，以行吾素。今諸弟科第略遲，而吾在此間，公私萬事叢集，無人幫照，每一思之，未嘗不作茫無畔岸之想也。

吾現已定計於明年八月，乞假歸省，後年二月還京，專待家中回信，詳明見示。今年父親六十大壽，吾竟不克在家叩祝，悚疚之至！十月初四日，奉旨派作較射大臣，順天武闈鄉試，於初五六馬箭，初七八步箭，初九十技勇，十一發榜，十二覆命。此八日皆入武闈，不克回寓，父親壽辰，並不能如往年辦麴席以宴客也。然予既定計明年還家慶壽，則今年在京，即不稱觴，猶與吾鄉重逢，一不重晉十之例相合。

家中分贈親族之錢，吾恐銀到太遲，難於換錢，故前次爲書寄德六七叔祖，並辦百褶裙送叔曾祖母。現在廷考字尚未起行，大約年底乃可到湖南。若曾希六陳體元二家，必待照到，乃送錢來，則我家今年窘矣。

二家捐項我在京共去京平足紋二百四十一兩六錢，若合南中漕平，則當二百三十六兩五錢。若送錢若略少幾千，我家不必與之爭，蓋丁酉之冬，非渠煤壟，則萬不能進京也。明年春間，應寄家用之錢，乞暫以曾陳捐項用之，我上半年只能寄鹿耳，下半年乃再寄銀耳。皇清經解一書，不知取回否？若未取回，可專人去取，蓋此等書諸弟略一涉獵，即擴見識，不宜輕以贈人也。

明年小考，須送十千，大場又須送十千，此等錢家中有人分領，便是一家之祥瑞。但澄弟須於在省城時，張羅此項付各考者，乃爲及時。京寓大小平安，紀澤兒已病兩月，近日全愈，今日已上齋館矣。把鴻兒極結實，聲音洪亮異常，僕姬輩皆守舊，同鄉各家，亦皆無恙。鄒墨林尚在我家，張雨農之子閻藝甚佳，而不得售，近又已作文數首，其勇可畏愛也。書不詳盡，寫此畢，即赴武闈，十二始歸寓。餘俟後報，國藩手草（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初四日）

致諸弟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廿六日王如一朱梁七至營，接九月初二日家書，廿九日劉一彭四至營，又接十六日家書，具悉一切。沅弟優貢喜信，此間廿三日彭山配接家信，即已聞之。廿七日得左季高書，始知其實。廿九日得家書，乃詳也。沅弟寄信在省，江西大營甚便，何以無一字報平安耶？十月初當可回家，爲父親叩祝大喜。各省優貢朝考，向例在明年五月，沅弟可於明年春間進京，若由浙江一途，可便道由江西至大營，只慮聚會。吾有書數十箱在京，無人照管，沅弟此去，可經理一番。

自七月以來，吾得聞家中事，有數件可爲欣慰者：溫弟妻妾，皆有夢熊之兆，足慰祖父母於九京，一也。家中婦女，大小皆紡紗織布，聞已成六七疋，諸子姪讀書，尚不懶惰，內外各有職業，二也。閩境豐收，遠近無警，此間兵事平順，足安堂上老人之心，三也。今又聞沅弟喜音，意吾家高曾以來，積澤甚長，後人食報，更當綿綿不盡，吾兄弟年富力強，尤宜時時內省，處處反躬自責，勤儉忠厚，以承先而啓後，互相勉勵可也。

內湖水師，久未開仗，日日操練，夜夜防守，頗認真。周鳳山統領九江陸軍，亦尚平安。李次青帶平江勇三千，在蘇坦渡，去湖口縣十里，頗得該處士民之歡心。茶陵州土匪，聞竄擾江西之蓮花廳，永新縣境內，吉安人心震動，頃已調平江勇六百五十人前往剿辦，又派水師千人往吉防堵河道，或可保全。

余辭疾迄未愈，幸精神尚可支持。土如一等來，二十四日始到，余怒其太遲，令其即歸，發途費九百六十文，家中不必加補，以爲懶惰戒。寬一在營住一個月，打發銀六兩，途費四千。雞山於十四日克復崇陽後，尙無信來。羅研山兄於今日到營，紀澤紀梁登九峯山詩，文氣俱順，且無猥瑣之氣，將來或皆可冀有成立也。餘不一一。
咸豐五年九月三日書於屏風水營。

致九弟

沉浦九弟左右：初七初八連接二信，具悉一切。亮一去時，信中記封有報銷摺稿，來信未經提及，或未得見。那廿六早地孔轟倒城垣數丈，而未克成功，此亦如人之生死，早遲時刻，自有一定，不可強也。總理既已接札，則凡承上起下之公文，自不得不照申照行，切不可似我疏懶置之不理也。

余生平之失，在志大而才疏，有實心而乏實力，坐是百無一成。李雲麟之長短，亦頗與我相似，如將赴湖北，可先至余家一敘，再往潤公近，頗綜核名實，恐亦未必投洽無間也。

近日身體略好，惟回思歷年在外辦事，愆咎甚多，內省增咎，飲食起居，一切如常，無勞廬念。今年若能爲母親大人另覓一善地，教子姪略有長進，則此中豁然暢適矣。弟年紀較輕，精力略勝於我，此際正宜提起全力，早夜整刷，皆賢請宜用猛火，煮慢火，溫弟今正用猛火之時也。

李次青之才，實不可及，吾在外數年，獨覺慚對此人。弟可與之常通書信，一則稍表余之歎忱，一則凡事可以請益。余京中書籍，承漱六專人取出，帶至江蘇松江府署中，此後或易搬回，書雖不可不看，弟此時以營務爲重，則不宜常看書。凡人爲一事，以專而精，以紛而散。苟子稱「耳不兩聽而聰，目不兩視而明」，莊子稱「用志不分，乃凝於神」，皆至言也。（咸豐八年正月十一日）

致九弟

沉弟左右：昨信書就未發，初五夜王六等歸，又接弟信，報撫州之復，他郡易而吉安難。余因恐弟之焦灼也，一經焦躁，則心越少佳，辦事不能妥善。余前年所以廢弛，亦以焦躁故爾。總宜平心靜氣，穩穩辦去。

余前言弟之職，以能戰爲第一義，愛民第二，聯絡各營將士，各省官紳爲第三。今此天暑，因弟體素弱，如不能兼顧，則將聯絡一層稍爲放鬆，即第二層亦可不必認真。惟能戰一層，則刻不可懈。目下濠溝窺有幾道，其不甚

可靠者，尚有幾段？下次詳細見告。

九江修濠六道，寬深各二丈，吉安可仿爲之否？弟保同知花翎，甚好甚好！將來克復府城，自可保升太守，吾不以弟得官階爲喜，喜弟之吏才吏優於將才，將來或可勉作循吏，切實做幾件施澤於民之事，三戶之光也！阿兄之幸也！（咸豐八年五月初六日）

致四弟

澄侯四弟左右：此間軍事，四眼狗糾同五僞王救援安慶，其打先鋒者，已至集賢關。九弟屢信皆言堅守後濠，可保無虞，但能堅守十日半月之久，城中糴米必難再支，可期克復矣。

徽州六屬俱平安，欠餉多者七個月，少者四五月不等，幸軍心尙未渙散。江西省城戒嚴，附近二三十里處，賊皆賊，余派鮑軍住救湖北之南岸，已無一賊。北岸德安隨州等處，有金劉與成大吉三軍，必可日有起色。余辭疾未痊，日來天氣亢燥，甚以爲苦，幸公事勉強能了，近日無積閣之弊。總督關防鹽政印信，於初四日到營，余卽於初六日開用。

家中雇長沙園丁已到否？菜蔬茂盛否？諸子姪無傲氣否？傲爲凶德，惰爲衰氣，二者皆敗家之道。戒惰莫如早起，戒傲莫如多走路，少坐轎。望弟留心做戒，如聞我有傲惰之處，亦寫信來規勸。（同治元年七月十四日）

致九弟

沉弟左右：陳棟之勇，除已至金陵三營外，尙有九營。吾昨令營務處點名，共四千六百餘人，聞精壯者不甚多，可次者占三分之一。余札撥二營與鮑春霖撥一營與朱雲巖，以六營歸弟處。若果汰去三分之一，則可挑存四

營，其餘或令全坐原船遣歸，或酌留數百，作爲餘勇，聽弟裁度。

昨奉年終頒賞福字荷包食物之類，聞弟有一分，春霆亦有一分，此係特恩。吾兄弟報國之道，總求實浮於名，勞浮於賞，才浮於事，從此三句切切實實做去，或者免於大戾。（同治二年正月十三日）

致九弟

沅弟左右：疏辭兩席一節，弟所說甚有道理；然處大位大權，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幾人？能善其末路者，總須設法將權位二字，推讓少許，減去幾成，則晚節漸漸可以收場耳。今因弟之所陳，不復專疏奏請，遇便仍附片申請，但能於兩席中辭退一席，亦是一妙。

李世忠處，余擬予以一函，一則四壩卡請歸余派員經收，其銀錢仍歸渠用。一則渠派人在西壩，封捆淮北之鹽，與搶奪無疑，請其迅速停止，看渠如何回復。

本月接兩次家信，交來可帶寄弟閱。鼎三姪善讀書，大慰大慰！其肩字本軒昂出羣，又溫弟鬱抑過甚，必有稍伸之一日也。弟軍士氣甚旺，可喜。然軍中消息甚微，見以爲旺，即遇驕機。老子云：「兩軍相對，哀者勝矣。」其義最宜體驗。（同治二年正月十七日）

致九弟

沅弟左右：左臂疼痛，可能伸縮，實深懸系。茲端人送膏藥三個與弟，即余去年貼手臂而立愈者，可試貼之，有益無損也。拂意之事，接於耳目，不知果指何事？若與阿兄間有不合，則儘可不必拂鬱，弟有大功於家，有大功於國，余豈有不感激不愛護之理？

余待希厚雪靈諸君，頗自覺仁讓兼至，豈有待弟反薄之理？惟有時與弟意趣不合，弟之志事，頗近春夏發舒之氣，余之志事，頗近秋冬收蓄之氣。弟意以發舒而生機乃旺，余意以收蓄而生機乃厚。平日最好昔人花未全開，月未圓七字，以爲惜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於此。會屢次以此七字教誡春靈，不知與弟道及否？

星岡公昔年待人，無論貴賤老小，純是一團和氣。獨對子孫諸姪，則嚴肅異常。遇佳時令節，尤爲凜凜不可犯。蓋亦具一種收蓄之氣，不使家中歡樂過節，流於放肆也。余於弟營保舉銀錢軍械等事，每每稍示節制，亦猶本花未全開，月未圓之義。至危迫之際，則救焚拯溺，不復稍有所吝矣。弟意有不滿意，皆在此等關頭，故將余之襟懷揭出，俾弟釋其疑而豁其鬱。此關一破，則余兄弟絲毫皆合矣。

再余此次應得一品廕生，已於去年八月咨部，以紀瑞姪承廕，因恐弟辭讓，故當時僅告澄而未告弟也。將來瑞姪滿二十歲時，紀澤已三十矣。同去考廕，同當部曹，若能考取御史，亦不失世家氣象。以弟於祖父兄弟宗族之間，竭力竭誠，將來後輩必有可觀。目下小恙，斷不爲害，但今年切不可宜親自督隊耳。（同治二年正月十八日）

致九弟

沅弟左右：臂疼尚未大愈，至爲懸念。然治之之法，只宜貼膏藥，不宜服水藥。余日內當赴金陵看視，正月當成行也。

嘗奉寄諭，知少荃爲季弟，請一品卹典立傳，予設建祠，一一允准，但未接閱諭旨耳。陳棟之勇既好，甚慰甚慰。紀梁宜廢一節，予亦思之再四，以其目未全愈，讀書作字，均難加功。弟且有功於家庭根本之地，不特爲同氣之冠，亦爲各族所罕，實諸祖父在天之靈亦應如此。

九洲洲北渡之賊，果有若干？吾意尙以南岸爲重，劉南雲王峯臣兩軍，幸勿遽調北渡。蓋北岸守定，安合無慮。

舒五城，此外均可挽救，南岸若失甯國，則不可救矣。（同治二年正月廿七日）

致九弟

沅弟左右：弟之謝恩摺，尙可由安慶代作代寫代遞，初膺開府重任，心中如有欲說之話，思自獻於君父之前者，儘可隨時陳奏。奏議是人臣最要之事，弟須加一番工夫。弟文筆不患不詳明，但患不簡潔，以後從簡當二字上著力。（同治二年四月初一日）

致九弟

沅弟左右：辭謝一事，本可渾渾言之，但求收回成命，已請筱泉子密代弟與余各擬一摺矣。昨接弟咨，已換署新銜，則不必再行辭謝。吾輩所最宜畏懼敬慎者，第一則以方寸爲嚴師，其次則左右近習之人，如巡捕戈什幕府文案及部下營哨官之屬，又其次乃長清議。今業已換稱新銜，一切公文體制爲之一變，而又具疏辭官，已知其不出於至誠矣。

弟應奏之事，暫不必忙。左季帥奉專銜奏事之旨，厥後三個月始行拜疏，等巡撫及侍郎後，除疏辭復奏二次後，至今未另奏事。弟非有要緊事件，不必專銜另奏，尋常報仗，仍由余辦可也。（同治二年四月十六日）

致九弟

沅弟左右：專丁送信，具悉一切，所應復者，仍條列如左：

一、摺稿皆軒爽條暢，儘可去得。余平日好讀東坡上神宗皇帝書，亦取其軒爽也。弟可常常取閱，多閱數十遍，自

然益我神智。譬如飲食，但得一殺適口充腸，正不必求多品也。金陵戰事，弟自行具奏亦可，然弟總以不常奏事爲安。凡督撫以多奏新事，不襲故常爲露面。吾兄弟在此鼎盛之際，弟於此等處，可略退縮一步。

一、鮑軍仍須由大勝關進孝陵衛，決不可由下面繞來。待過中秋後，弟信一到，余別咨鮑田南頭進兵。

一、弟驟添多營，與余平日規模不符，然賊勢窮蹙之際，求合圍亦是正辦，余亦不敢以弟策爲非。憚中丞余曾保過，凡大臣密保人員，終身不宜提及一字，否則近於挾長，近於市恩，以後余致湘中函牘，不敢多索餉項，以避挾長市恩之嫌。弟不宜求之過厚，以避盡歡竭忠之嫌。

一、江西釐務，下半年當可略旺。然余統兵已近十萬，即半餉亦須三十萬，思之隱寒。弟處米陰每月二千石外，本日又解四千石矣。（同治二年七月廿三日）

致四弟

澄弟左右：初十日接奉恩旨，余蒙封侯爵，太子太保，沅蒙封伯爵，太子少保，均賞雙眼花翎。沅部李臣與子爵，蕭孚泗男爵，殊恩異數，卒於一門。祖宗積累陰德，吾輩食此重祿，感激之餘，彌增歉悚。

沅弟至六月甚辛苦，近日濕毒十愈其七。初十一、十二等日，戲酒宴客，每日百餘席，沅應酬周到，不以爲苦。雖稱人逢喜事精神爽，其信然歟！余擬於七月下旬回皖，九月再來金陵，十一月舉行江南鄉試。沅弟擬九十月回籍，各營應撤二萬人，遣資尙無著也。（同治七年五月十四日）

致九弟

澄弟左右：初二日接奉寄諭，飭沅弟迅速進京陛見，茲用排單恭錄諭旨，咨至弟處。上年十二月，樞齋先生力

言京師士大夫於沉弟毫無間言，余卽知不久必有諭旨徵召，特不料有如是之速。余擬於日內覆奏一次，言弟所患夜不成寐之病，尙未痊愈，趕緊調理，一俟稍痊，卽行進京，一面函商臣弟國荃，今將病狀詳細陳明云云。沉弟奉旨後，望作一摺，寄至金陵，附余發摺之便覆奏。

余意不寐屢醒之症，總由元二兩年用心太過，肝家亦暗暗受傷，必須在家靜養一年，或可奏效，明春再行出山，方爲妥善。若此再後有諭旨來催，亦須稍能成寐，乃可應詔急出，不審兩弟之意，以爲何如？筱荃來撫吾湘，諸事尙不至大有更張，惟次山以徵罪去官，令人悵悵。沉弟前函有長沙之行，想正值移宮換羽之際，難爲情也。

（同治六年三月初四日）

新式 曾文正公家書 卷九

用人類

致諸弟

澄溫沅季四位賢弟左右：於十六日在南康府接父親手諭，及澄沅兩弟紀澤兒之信，係劉一送來，二十日接澄弟一信，係林順秀由縣送，具悉一切。

余於十三日自吳城進紮南康，水師右營後營嚮道營，於十三日進紮青山，十九日賊帶破船五六十號，小划船百六十號，前來撲營，鏖戰二時，未分勝負。該匪以小划二十餘號，又自山後攢出，襲我老營。老營戰船業已全數出隊，僅坐船水手數人，僱民船水手皆逃上岸。各戰船哨官見坐船已失，遂爾慌亂，以致敗挫。幸戰船破位毫無損，猶爲不幸中之大幸。且左營定湘營尙在南康中營尙在吳城，是日未與其事，士氣依然振作。現在六營三千人，同泊南康，與陸勇平江營三千人相依護，或可速振軍威。

現在余所統之六軍，塔公帶五千人，在九江，羅山帶三千五百人，在廣信一帶，次青帶平江營三千人，在南康，業已成爲三枝，人數亦不少。趙玉班帶五百湘勇來此，若獨成一枝，則不足以自立。若依附塔軍，依附羅軍，則去我仍隔數百里之遠。若依附平江營，則氣類不合，且近來口糧實難接濟。玉班之勇，可不必來。玉班一人獨來，則營中需才孔亟，必有以位置之也。

蔣益澧之事，唐公如此辦理甚好，密傳其人家詳明開導，勒令繳出銀兩，足以允我人心，面面俱圓，請頌翁即

行速辦。但使探驪得珠，即輕輕著筆，亦可以速辦矣。

此間自水師小挫後，急須多辦小划以勝之，但乏能管帶小划之人。若有實能帶小划者，打仗時並不靠他籌陣。只要開仗時，在江邊攢出攢入，眩賊之眼，助我之勢，即為大有裨益。吾弟若見有此等人，或趙玉璣能處此等人，即可招募善駕小划之水手一百餘人來營。馮玉珂所繳水勇之槍銀，及各項應繳之銀，可酌用為途費也。

余在營平安精神不足，惟癡疾未愈，諸事未能一一照管，小心謹慎，冀盡人事，以聽天命。諸不詳盡，統俟續布。
(咸豐五年四月二十日書於南康城外水營)

致諸弟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左右：劉朝相來營，得植弟手書，具悉一切。內湖水師自六月十五日開仗後，至今平安。本擬令李次青帶平江勇，渡鄱陽湖之東，與水師會攻湖口。奈自六月底至今十日，大風不克東渡。初四日風力稍息，平江勇登舟，甫經解纜，狂飈大作，旋即折回。弁勇衣被帳棚，寸絨皆濕，天意茫茫，正未可知。不知湖口之賊，運數不宜，遽滅乎抑此勇渡湖，宜致敗挫，故特阻其行，以全此軍乎？現擬俟月半後，請塔軍渡湖會剿。

羅山進攻義寧，聞初四日可止界上，初五六日當可開仗。湖南三面用兵，駱中丞請羅山帶兵回湘，業經入奏。如義寧能攻破，恐羅山須回湖南，保全桑梓，則此間又少一枝勁旅矣。內湖水師船礮俱精，特少得力營官，現調彭雪琴來江，當有起色。

鹽務充餉，是一大好事，惟浙中官商多思專利，邵位西來江，會議已有頭緒，不知渠回浙後，彼中任事人能允行否。舍此一籌，則餉源已竭，實有坐困之勢。東安土匪不知近日如何，若不犯邵陽界，則吾邑尙可不至震驚。帶軍之事，千難萬難，澄弟帶勇至衡陽，溫弟帶勇至新橋，幸託平安，嗣後總以不帶勇為妙。吾閱歷二年，知此中擔

怨之事，造孽之端，不一而足，恨不得與諸弟當面一一縷述之也。

諸弟在家，侍奉父親，和睦族黨，盡其力之所能爲，至於團練帶勇，却不宜，澄弟在外已久，諒知吾言之具有苦衷也。寬二弟去年下世，未寄奠分，至今歉然於心，茲付回銀廿兩，爲寬二弟奠金，望送交任尊叔夫婦手收。

植弟前信言身體不健，吾謂讀書不求強記，此亦養身之道。凡求強記之者，尙有好名心，橫互於方寸，故愈不能記。若全無名心，記亦可，不記亦可，此心寬然無累，反覺安舒，或反能記一二處，亦未可知。此余閱歷語也。植弟試一體驗行之，餘不一一，卽問近好。（咸豐五年七月初八日）

致九弟

沅浦九弟足下；
七日幸觀察遞到家信，係沅弟在省城所發者。黃南兄勸捐募勇，規復吉安，此豪傑之舉也。南路又來此一枝勁兵，則賊勢萬不能支。金田老賊，癸甲二年北犯者，既已隻輪不返，而會天養羅大綱之流，亦頻遭殛誅。現存悍賊，惟石達開、韋俊、陳玉成數人，奔命於各處，實有日衰就落之勢。所患江西民風柔弱，各屬並陷，遂靡然以爲天覆地拆，不復作反正之想。不待其追脅以從，而甘心蓄髮助賊，希圖充當軍師旅帥，以誑索窮鄉人，擄掠郡縣村鎮，以各肥其私囊。是以每戰動盈數萬人，我軍爲之震駭。若果能數道出師，擒斬以萬計，始則江西從逆之民，有悔心，繼則廣東新附之賊，生疑貳，而江西之局勢，必轉粵賊之衰象，亦愈見矣。

南袁能於言安一路出師合瑞，兄已列爲三路，是此間官紳士民所禱祀以求者也。卽日當先行具奏，沅弟能隨南翁以出，料理戎事，亦足增長識力。南翁能以赤手高拳幹大事，而不甚著聲色，弟當留心做而做之，且懇兄前亦欲辦援江之師，不知可與南兄同辦一路否。渠係錫纓巨族，民望所歸，又奉特旨援江，自不能不連圖集事。權與南兄共辦一枝，則衆繁易舉，若另籌一路，則獨力難成。沅弟若見懇翁，或先將鄙意及余續有信奉達也。

周鳳山現在省城，余飛札調之來江，蓋欲令渠統一軍，時衡龍一軍，一紫老營，一惟游兵，不知渠已接札否。望沈弟催之速來，其現在袁州之伍化蛟黃三清，本係渠部曲，可令渠帶來也。（咸豐六年九月十七日）

致九弟

沅浦九弟左右：十一月初二日，春二甲四歸，接廿四夜來書，具悉一切。弟營中事機尚順，家中大小欣慰。帥逸齋之叔號小舟者，於初二日來，攜有張六琴太守書，具告逸齋死事之慘。余具奠金五十兩，交小舟爲渠赴江西之旅資，又作書寄雪琴，囑其備戰船至廣西，迎護逸齋之眷口，由浙江來。又備舟至省城，迎護逸齋與其姪之靈柩於南康，會齊同出湖口，由湖口段鑑至黃梅帥宅，不過數十里耳。

前此仙舟先生墓門，被賊搗毀，余曾寄書潤芝中丞，連勸員外，籌銀三四百兩，爲修葺之資。此次小舟歸里，可一併妥爲安厝，少之餘資，卽以贖濟逸齋之眷口，然亦極薄，難以自存矣。

東鄉敗挫之後，李鎮軍周副將均退守武陽渡。聞者中丞，緘致長沙，請夏憩亭募勇數千，赴江應援，不知確否。自洪楊內亂以來，賊中大綱紊亂，石達開下顧金陵，上顧安慶，未必能再至江西，卽使果來赴援，亦不過多寡烏合之卒，悍賊實已無幾。我軍但稍能立脚，不特吉安力能勝之，卽臨江蕭軍，亦自可勝之也。

胡爵之將於初十日回省，家中以後不必請書啓朋友。韓升告假回家，余文案尙繁，不可無一人料理。望弟能王福於臘月初回家交代後，卽令韓升回省度歲。韓於正月初赴吉營，計弟處有四十日無人經營文案，卽交彭椿年一手料理，決無疎失。韓升與王福二人，皆精細勤敏，無所軒輊。凌蔭廷於日內赴雪琴處，若弟處再須好手，亦可令凌赴吉也。（咸豐七年十一月初五日）

致九弟

沈浦九弟左右十九日亮一等歸接展來函具悉一切臨江克復從此吉安當易爲力弟驅勉爲之大約明春可復吉郡明夏可復撫建凡兄弟所未了之事弟能爲我了之則余之愧憾可稍減矣

余前在江西所以鬱鬱不得意者第一不能干預民事有剝民之權無澤民之位滿腹誠心無處施展第二不能接見官員凡省中文武官僚皆接有稽語言有察第三不能聯絡紳士凡紳士與我營款愜則或因而獲咎坐是數者方寸鬱鬱無以自伸然此只坐不宜駐紮省垣故生出許多煩惱耳弟今不駐省城除接見官員一事無庸議外至愛民聯紳二端皆宜實心求之

現在餉項頗充凡抽釐勸捐決計停之兵勇擾民嚴行禁之則吾夙昔愛民之誠心弟可爲我宜達一二吾在江西各紳士爲我勸捐八九十萬未能爲江西除賊安民今年丁憂奔喪太快若忽然棄去置紳士於不顧者此余之所悔也若少遲數日與諸紳往復書問乃妥弟當爲余彌縫此闕每與紳士書札往還或接見暢談具言江紳待家兄甚厚家兄抱愧甚深等語

就中如劉仰素甘子大二人余尤對之有媿劉係余請之帶水師三年辛苦戰功日著渠不負吾之知而吾不克始終與共息難甘係余請之管糧台委曲成全勞怨兼任而余以丁憂遽歸未暇爲渠料理前程此二人皆余所漸對弟爲我救正而補苴之余在外數年吃虧受氣實亦不少他無所慚獨慚對江西紳士此日內省躬責己之一端耳

弟此次在營境遇頗好不可再有牢騷之氣心平志和以逆天休至囑至囑承寄回銀二百兩收到今冬收外間銀數百而家用猶不充裕然後知往歲余之不寄銀回家不孝之罪上通於天四宅大小平安余日內心緒少佳夜不成寐蓋由心血積虧水不養肝之故春來當好爲調理（咸豐七年十二月廿一日）

致九弟

沉浦九弟左右：四月初五日得一等歸，接弟信，得悉一切。凡回憶往事，時形交悔，想六弟必備述之，弟所勸警之語，深中機要，素位而行，一章比亦常以自警。只以陰分素虧，血不養肝，即一無所思，已覺心慌腸空，如極餓思食之狀，再加以憶擾之思，益覺心無主宰，怔忡不安。

今年有得意之事兩端：一則弟在吉安，聲名極好，兩省大府及各營員弁，江省紳民，交口稱頌，不絕於吾之耳。各處寄弟書，及弟與各處稟牘信緘，俱詳實妥善，犁然有當，不絕於吾之目。一則家中所請鄧萬二師，品學俱優，勤嚴並著。鄧師終日端坐，有威可畏，文有根柢，而又曲合時趨，講書極明正義，而又易於聽受。高師志趣方正，學規謹嚴，小兒等畏之如神明。此二者，皆余所深感，雖愁悶之際，足以自寬解者也。

第聲聞之美，可恃而不可恃。兄昔在京中，頗著清望，近在軍營，亦獲虛譽。善始者不必善終，行百里者半九十，譽望一損，遠近滋疑。目下名望正隆，務宜力持不懈，有始有卒。治軍之道，總以能戰爲第一義，倘圍攻半歲，一旦被賊冲突，不克抵敵，或致小挫，則令望墜於一朝。故探驪之法，以善戰爲得珠，能愛民爲第二義，能和協上下，官紳爲三義。願吾弟兢兢業業，日慎一日，到底不懈，則不特爲兄補救前非，亦可爲吾父增光泉壤矣。

精神愈用而愈出，不可因身體素弱，過於保惜，智慧愈苦而愈明，不可因境遇偶拂，遂爾摧阻。此次軍務，如楊彭二季次前輩，皆係磨鍊出來，即潤翁羅翁，亦大有長進，幾於一日千里。獨余素有微抱，此次殊乏長進，弟營趁此番識見，力求長進也。

求人自輔，時時不可忘此意。人才至難，往時在余幕府者，余亦平等相看，不甚欽敬。洎今思之，何可多得。弟當常以求才爲急，其闕冗者，雖至親密友，不宜久留，恐賢者不願共事一方也。余自四月來，眠興較好，近讀杜佑通典，每日二卷，薄者三卷，惟目力極劣，餘尚足支持。（咸豐八年四月初九日）

致九弟

沅浦九弟左右：八月初一日羅達元專丁歸，接得廿四日信，知弟病漸痊愈復元，自長沙開船後四十一日不接弟手書，至是始一快慰，而弟信中所云「先一日曾專人送信來見處者」，則至今尚未到，不知何以耽擱？若果廿五日自江西開船，廿六日至瑞洪，廿八日就謝弁之便，寄信與弟，八月初二日至安仁，初四日至貴溪，王人瑞、張凱章及蕭浚川之弟蕭啓源，均在此相候。初六七可至湖口，沈幼舟、李次青、良觀不遠矣。

閩省浦城之賊，於七月上旬中旬出犯江西，圍慶豐玉山兩城。次青以一軍分守兩縣，各力戰五六日夜，逆賊大創，解圍以去。現在廣信地方，次青勛名大著，民望亦孚。浙撫晏公於全浙肅清案內，保舉次青以道員記名，遇有江西道員缺出，請旨簡放。將來玉山守城案內，余亦當優保之，苦盡回甘，次青今日得蔗境矣。

玉山之賊，竄至復興、婺源一帶，將歸併於皖南、蕪湖。余至湖口，擬留蕭軍守湖口，而自率張王、朱品佐、吳國佐、遺剿圍之。崇安賊勢日亂，尙或易於得手。（咸豐八年八月初四日）

致九弟季弟

沅弟左右：出隊以護百姓收穫，甚好！與吉安散耕牛籽種，用意相似。吾輩不幸生當亂世，又不幸而帶兵，日以殺人爲事，可爲寒心。惟時時存一愛民之念，庶幾留心田以飯子孫耳。

楊鎮南之哨官楊光宗，頭髮橫而鬢，吾早慮其不馴。楊鎮南不善看人，又不善斷事，弟若看有不安洽之處，即飭令仍回見處，另撥一營與弟換可耳。

吾於初十日至歷口，十一日擬行六十里，趕至祁門縣。十二日先太夫人忌辰，不欲紛紛迎接慶酬也。甯國府一軍緊急之至，吾不能撥兵往援，而擬少濟之以餉，亦地主之道耳。（咸豐十年六月初十日）

致沅弟季弟

弟左右探報閱悉，此路並無步撥，卽由東流建德驛夫送，建德令已死，代理者新到，故文遞遲延。弟以後要事，須專勇送來，三日可到，或逢三、八專人來一次，每月六次，其不要緊者，仍由驛發來，則兄弟之消息常通矣。文輔卿辦釐金甚好，現在江西釐務經手者皆不免官氣太重，此外則不知誰何之人，如輔卿者，能多得幾人，則釐務必有起色。吾批二李詳文云：「須冗員少而能事者多，入款多而坐支者少。」又批云：「力除官氣，嚴裁浮費。」弟須囑輔卿二語，無官氣，有條理，守此行之，雖至封疆不可改也。有似輔卿其人者，弟多荐幾人更好。甲三起行時，溫弟婦甚好，此後來之變態也。（咸豐十年六月廿八日）

致沅弟季弟

沅弟左右：輔卿而外，又荐意卿、柳南二人，甚好。柳南之篤慎，余深知之，意卿諒亦不凡。余告筱、輔觀人之法，以有操守而無官氣，多條理而少大言爲主。又囑其求潤帥、左郭及沅、荇人，以後兩弟如有所見，隨時推荐，將其人長處短處，一一告知阿兄，或告筱、荇，尤以習勞苦爲辦事之本。引用一班能耐勞苦之正人，日久自有大效。

季弟言出色之人，斷非有心所能做得，此語確不可易。名位大小，萬般由命不由人，特父兄之教，將帥之調，士不能如此立言耳。季弟天分絕高，見道甚早，可喜可愛。然辦理營中小事，教訓弁勇，仍宜以勤字作主，不宜以命字諱。

潤帥先幾陳奏，以釋羣疑之說，亦有函來余處矣。昨奉六月二十四日諭旨，實授兩江總督，兼授欽差大臣，軍方渥，儘可不必陳明所慮者，蘇常淮揚，無一支勁兵前往，位高非福，恐徒爲物議之張本耳。余好出汗，沅弟亦好出汗，似不宜過勞。（咸豐十年七月初八日）

致九弟季弟

弟左右：接專丁來信，下游之賊漸漸蠢動，九月當有大仗開。此賊慣技，好於營盤遠處包圍，斷我糧道。弟處有水師接濟，或可無礙。不知多李二營何知有米有柴，可濟十日半月否？賊雖多，善戰者究不甚多，禮希或可禦之。

弟既掘長濠，切不可過濠打仗，勝則不能多殺賊，敗則不能收隊也。營中柴尚多否？煤已開出否？紅單船下去後，吾擬札陳舫仙辦大通釐金，以便弟就近稽查。聞該處每月可二萬餘串也。

魏柳南宜辦釐乎？宜作吏乎？弟密告我，潘憲卿何時可到，此間需才極急。浙事岌岌，請援之書如麻。次青今日到祁門，其部下十四五可到。季弟所言諸枉，聆悉，當一一錯之，不姑息也。（咸豐十年八月初七日）

致九弟

沉弟左右：接陳東友蔡東祥周惠堂稟，知雍家鎮於十九日克復。惜日內雨大，難以進兵，若跟蹤繼進，則裕溪口亦可得手矣。小泉赴粵，取其不開罪於人，內端方面外圍融。今聞幼丹有出省赴廣信之行，小泉萬不可赴粵矣。

丁雨生筆下條暢，少荃求之幕府相助，雨生不甚願去，恐亦不能至弟處，礙難對少荃也。南坡才大之處，人皆棄爲之用，惟年歲太大，且粵湘交涉事多，亦須留南翁在湘，通一切消息。擬派鶴汀前往，精與勞公素相得，待大江通行後，請南翁來此商鹽務或更妥洽。

又接弟信，知巢縣含山，於一日之內克復，欣慰之至。米可以多解，子藥各解三萬，惟辦事之手，實不可多得，容寬得好手，請赴弟處。受山不樂在希帥處，即日當赴左帥大營，亦不便挽留也。（同治元年三月廿七日）

致九弟

沉弟左右：水師攻打金柱關時，若有陸兵三千在彼，當易得手。保彭杏南，係爲弟處分統一軍起見，弟軍萬八千人，總須另有二人堪爲統帶者，每人統五六千，弟自統七八千，然後可分可合。

杏南而外，尙有何人可以分統，亦須早早提放。辦大事者，以多選替手爲第一義，滿意之選不可得，姑節取其次，以待徐徐教育可也。（同治元年四月十二日）

致九弟

沉弟左右：接十五日十七日信，有畏慎而無拂鬱，極慰極慰！老弟之意量遠矣，先世之氣脈長矣。杜小舫文淵，往年經郭雨三專函力保，去年又經晏彤甫函保，故余一見即器重之，許以駐漢口辦督銷局務。近日與南坡亦極水乳，南亦請以漢口督銷局委之，其品望雖未必果翕輿論，然亦當稍優於金許也。許之條陳，多有可采，候與南坡商之。

楊守砲船一事，弟之公憤，甚爲緩遜，卽照弟所擬辦理。末世好以不肖之心待人，欲媒孽老弟之短者，必先說與阿兄不睦，吾之常常欲弟檢點者，卽所以杜小人之諛口也。何鏡罪款，斷不放鬆，幸毋聽諛言而生疑。（同治元年九月廿二日）

致九弟

沉弟左右：所保各員，均奉允准，惟金安清明論不准調營，寄諒恐弟爲人聳動，蓋因金君經余兩次糾參，朝廷恐余兄弟意見不合也。大抵清議所不容者，斷非一口一疏所能挽回，只好徐徐以待其自定。

近世保人亦有多少爲難之處，有保之而旁人不以爲然，反累斯人者，有保之而本人不以爲德，反成仇隙者。

余閱世已深，卽存賢亦多顧忌，非昔厚而今薄也。

景河葵樂四卡，左帥業已歸還余處。上海四萬，余志在必得，恐不免大有爭論。霞仙升陝撫，先辦漢中軍務，李雨蒼係多帥所劾也。（同治元年八月初二日）

致九弟

沅弟左右：小河西岸，盡爲我有，賊船萬不能過，且憑河爲守，又可當一道長濠，可慰之至。然城內有數十萬傳賊，上游黃胡古賴等，卽日下援金陵，窮寇有致死於我之心，抑又可懼之至。河之東岸，暫不必謀，少息兵力，以打援賊可也。

金眉生參者極多，二三年來，勝帥屢疏保之，升於九天。袁帥屢疏劾之，沉於九淵。余十一年冬，查參革職，勝帥又以一疏劾我，謂爲黨袁而不公。余偶與汪曜奎言之，汪以告勝，勝又寄函於我，自陳前疏之誤。卽如下游諸公，李吳喬皆痛惡眉而不知其美，郭又酷好眉而不知其惡。此等處弟須詳詢密查，不可憑立議而遽信其人之生平耳。

餉銀今日解去三萬，湖南又另解四萬於弟，節下當可敷衍。生日在卽，萬不可宴客掃塵，此關謹送禮者，余已力辭之。弟在營亦宜婉辭而嚴卻之。家門太盛，常存日慎一日，而恐其不終之念，或可自保，否則顯厥之速，有非慮計所能及者。（同治元年八月初五日）

醫文正公家書

卷五

新式標點 曾文正公家書 卷十

行軍類

寄友

收雲仁兄大人左右十一月十八發家信一件，交湖南撫臺轉寄。十二月初七發家信一件，交益陽縣李筱泉明府託其由常總交雲貴摺差轉寄。其弟李少荃編修不知何時可到京中，十月十二所發之信已於十二月初六接到矣。九月之信至今未到。

弟身體極好，面色紅潤發胖，在京十餘年，無此氣象，合家大小平安，尊府人人清吉。二月十三日申刻，湖南巡撫差專送到咨文，十一月廿九奉旨命弟在本省幫同辦理團練鄉民，搜查土匪諸事務。

弟聞訃到家，僅滿四月，葬母之事，草草權厝，尙思尋地改葬。家中諸事，尙未料理，此時若遽出而辦理官事，則不孝之罪滋大，且所辦之事，亦難轉頭緒。若其認真督辦，必須徧走各縣，號召紳耆，勸其捐貲集事，恐爲益僅十之二，而擾累者十之八。若不甚認真，不過安坐省城，使軍需局內多一項供應，各官多一處應酬而已。再四思維，實無裨於國事，是以具摺陳情，懇乞終制。茲將摺稿寄京，相好中如袁毛黎黃王袁龐諸君，儘可令其一閱。此外如邵蕙西李少荃王雁汀呂鶴田，有欲閱者，亦可一閱。蓋欲使知交中諒我寸心，不必登諸荐牘，令我出而辦事，陷於不孝也。

弟自奉旨後，始知漢陽失守，鄉間音問難通，卽縣城亦無確信。眷口在京，或歸或否，惟允與內人裁度。或信浙

江江西一路，或由樊城一路，或竟作久住之計，全不作歸家之想，均由兄爲主。弟僻處鄉間，消息不明，不能遙決也。紀澤兒身體不健，宜常常行動，或坐車至圓明園一二次亦可，無事總宜讀書習字，餘不一。(咸豐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寄友

收雲仁兄大人足下：前信寫就，正擬專人送至省城，請張撫臺代爲發摺。十五夜接張撫臺來信二件，知武昌失守，不勝駭歎。郭筠仙亦於十五夜來我家，勸我到省幫辦團練等事。弟以湖北失守，關係甚大，又恐長沙人心惶懼，理宜出而保護桑梓，即於十七日由家起行，廿一日抵省，先以稽查城內土匪奸細爲要務，其次則勤於操練。

江岷樵所帶之壯勇二千，甚爲可恃，即留於長沙防守。弟又招湘鄉壯勇千名，亦頗有紀律，若日日操練，可期得力。現在大股業已順長江而下，只怕分股回竄，不得不嚴爲防備。幸張撫臺至明決，勇於任事，鄉紳亦多信吾之言，或可辦理得宜。京中全家，不必掛心。

湖北既失守，則道途必多盜賊，家眷不宜出京，望兄辛苦照料一切，不勝感激。若馮樹堂來京，一切與之商議，必甚妥帖。書不能詳，諸惟心照。(咸豐二年十二月廿五日)

稟父

男 國藩跪稟

父親大人萬福金安。屢次接到廿三日廿八日廿九日廿九日初二日手諭，敬悉一切。男前所以招勇在江南殺賊者，

以江岷樵麾下人少，必須萬人一氣，諸將一心，而後渠可以指揮如意，所向無前。故八月三十日寄書於岷樵，責
陸續訓練，交渠統帶。此男練勇往江南之說也。

王璞山因聞七月念四日江西之役，謝易四人殉難，鄉勇八十人陣亡，因大發義憤，欲招湘勇二千，前往兩江
殺賊，為易謝諸人報仇。此璞山之意也。

男係為大局起見，璞山係為復仇起見。男兼招寶慶湘鄉及各州縣之勇，璞山則專招湘鄉一縣之勇。男係添
六千人，合在江西之寶勇湘勇，足成萬人，概歸岷樵統帥。璞山則招二千人，由渠統帶。男與璞山大旨相同，中間
亦有參差不合之處，恐家書及傳言，但云招勇往江南，而其中細微分合之處，未能盡陳於大人之前也。

自九月以來，聞岷樵本縣之勇，皆潰散回楚，而男之初計為之一變。聞賊匪退出江西，回竄上游，攻波田鎮，逼
近湖北，而男之計又一變。而璞山則自前次招勇報仇之說，通稟撫藩各憲，上憲各嘉其志而壯其才。昨璞山往
省，撫藩命其急招勇二千，赴省救援。聞近日在漣濱開局，大招壯勇，即日晉省，器械未齊，訓練未精，此則不特非
男之意，亦並非璞山之初志也。在勢之推移，有不自知而出於此者，非人力所能自主耳。

季弟之歸，乃弟之意，男不敢強留。昨奉大人手示，嚴切責以大義，不特弟不敢言歸，男亦何敢稍存私見，使胞
弟近規避，導諸勇以退縮之路。現今季弟仍原缺之不可為，且見專用本地人之有時而不可恃也。

男現在專思辦水戰之法，擬俾與船並用，湘潭駐紮，男與樹堂亦嘗熟思之。辦船等事，宜離賊蹤路遠，恐未曾
辦成之際，遽爾蜂擁而來，則前功盡棄。朱石翁已至湖北，刻難遽回，餘湘勇留江西吳城者，男已專人去調矣。江
岷樵聞亦已到湖北，謹此奉聞。辦理一切，自知謹慎，求大人不必掛心。（咸豐三年十月初四日）

稟覆父

男國藩跪稟

父親大人萬福金安。廿三日接到十九日慈諭，訓戒軍中要務數條，謹一切稟覆。

營中喫飯宜早，此一定不易之理。本朝聖聖相承，神明壽考，即係早起能振刷精神之故。即現在粵匪暴亂，爲神人所共怒，而其行軍，亦係四更喫飯，五更起行。男營中起太晏，喫飯太晏，是大壞事。營規振刷不起，即是此咎。自接慈諭後，男每日於放明破時起來，黎明看各營操演，而喫飯仍晏，實難驟改。當徐徐改作未明喫飯，未知能做得到否？

紮營一事，男每苦口教各營官，又下札教之，言築牆須八尺高，三尺厚，濠溝須八尺寬，六尺深。牆內有內濠一道，牆外有外濠二道，或三道。濠內須密釘竹籤云云。各營官總不能遵行。李弟於此等事，尤不肯認真。男亦太寬，故各營不甚聽話。岳州之潰敗，即係因未能紮營之故。嗣後當嚴戒各營也。

關軍出戰，不可太散。慈諭所戒，極爲詳明。昨在岳州，胡林翼已先至平江通城，屢稟來岳，請兵救援，是以於初五日遣塔周繼往。其岳州城內，王璞山有勇二千四百，朱石樵有勇六百，三營有一千七百，以爲可保無虞矣。不謂璞山至羊樓司一敗，而初十開仗，僅三營與朱石樵之六百人，合共不滿二千人，而賊至三萬之多，是以致敗。此後不敢分散，然即合爲一氣，而我軍僅五千人，賊尙多至六七倍，擬添募陸勇萬人，乃足以供分布耳。

破賊陣法，平日男訓戒極多，兼畫圖訓諸營官。二月十三日，男親畫賊之蓮花抄尾陣，寄交璞山。璞山並不同情，寄交季弟。季弟回信言賊了無伎倆，並無所謂抄尾陣，寄交楊名聲、鄒壽璋等回信言當留心慈訓，言當用雷山蛇陣法，必須極熟極精之兵勇，乃能如此。昨日岳州之敗，賊並未用抄尾法，交手不過一個時辰，即紛紛奔退，若使賊用抄尾法，則我兵更膽怯矣。若兵勇無膽無藝，任憑好陣法，他亦不管臨陣總是奔回，實可痛恨。

一、拿獲形跡可疑之人，以後必拿辦之，斷不姑息。
以上各條，謹一一稟復，再求慈訓，男謹稟。（咸豐四年三月廿五日）

致九弟

澄溫植三弟左右：澄弟有病，即可不必來此，此間諸事雜亂，澄弟雖來，亦難收拾，不如在家料理一切也。長夫來此者，至六十名之多，澄弟於此等處，不知節省，亦疎略也。茲一概遣歸，僅留十三名在此，如不好，尚須再遣回。昨夜褚太守帶三營水師，至靖江勦賊，不知能得手否。塔周大勝仗歸來，余賞銀千兩，功牌百張，豬十口，酒五百斤，頗覺鼓舞。現惟鄂湘一營，難於敢收耳，餘不一一。（咸豐四年三月廿五日）

致諸弟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左右：十四日先後接到父大人手諭，及洪弟信，具悉一切。靖江之賊，現已全數開去，竄奔下游，湘陰及洞庭皆已無賊，直至岳州以下矣。新牆一帶土匪，皆已撲滅，惟通城崇陽之賊，尙未剿淨。時有窺伺平江之意。湘潭之賊，在一宿河以上，被燒上岸者，竄至醴陵萍鄉萬載一帶，聞又裹脅多人，不知其盡竄江西，抑仍回湖南瀏平一帶如其回來，亦易剿也。安化土匪，現就未剿盡，想日內可平定。

吾於三月十八發岳州戰敗，請并部治罪一摺，於四月初十日奉到硃批，另有旨。又夾片奏初五都團被火燒傷，初七大風壞船一案，奉硃批何事機不順若是，另有旨。又夾片奏探聽賊情各條，奉硃批覽，其片已存留軍機處矣。又有廷寄一道，諭旨一道，茲鈔錄付回。十二日會同撫臺提臺奏湘潭寧鄉靖江各處勝仗敗仗一摺，茲鈔付回，其摺係左季高所爲。又單銜奏靖江戰敗，請交部從重治罪一摺，又奏調各員一片，均於十二日發六百

里遞去，茲抄錄寄家，呈父叔大人一閱。

兄不善用兵，屢失事機，實無以對聖主，幸湘潭大勝，保全桑梓，此心猶覺稍安。現擬修整船隻，添招練勇，待廣西勇到，廣東兵到，再作出師之計，而餉項已空，無從設法，艱難之狀，不知所終，人心之壞，處處使人寒心，吾惟盡

一分心，作一日事，至於成敗，則不能復較計矣。

魏蔭亭近回館否？澄弟須力求其來。吾家子姪，半耕半讀，以守先人之舊，慎無存半點官氣，不許坐轎，不許喚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糞等事，須一一爲之，插田時禾等事，亦時時學之，庶漸漸務本，而不習於淫佚矣。至要至要，千萬囑萬囑！（咸豐四年四月十四日）

致諸弟

澄侯、沅浦、子植、季洪四弟足下：昨寄去一函，諒已收到。十五日接父大人手諭，敬知一切。兄每日黎明看操，現已閱看四日，專看戈什哈及親兵二種，然有所表率，他營亦將興起。父大人命招湘鄉之原水手，趕緊前赴鄂省下遊。此時所患者，水手易添，船隻難辦，不特衡州新造之船，難以遽就，即在省之船，經歷次風波，屢次戰陣，後亦多有損壞者，修整難以遽畢。且廣西水勇、廣東水兵，皆於五月可到，不得不稍爲等候，整頓成軍，稍有把握，然後揚帆東下。

余近來因肚氣太燥，動與人多所不合，所以辦事多不能成。澄、沅近日肝氣尤旺，不能爲我解事，但爲我添許多唇舌爭端。軍中多一人，不見其益，家中少一人，則見其損。澄侯及諸弟以後儘可不來營，但在家中教訓後輩，半耕半讀，未明而起，同習勞苦，不習驕佚，則所以保家門而免劫數者，可以人力主之，望諸弟慎之又慎也。（咸豐

四年四月十六夜書於長沙妙高峯）

致諸弟

澄溫沅洪四弟左右。屢發家信數次，想已收到。實收換部照，須造清冊一本，大非易事，現命孫閱青經理此事，恐非二十日不能了，縱不能如請咨部功牌冊之精妙，亦不宜太草率也。三月廿二所發一摺，頃於四月二十日接奉硃批並廷寄，茲照鈔送回呈堂上大人一閱。

廣東水師兵已於廿一日到一百矣。洋礮亦到百尊，廣西水勇尚未到。衡州所造新船，聞甚不合用，頃有信與蕭可兄，令其略改也。蔭亭兄到館，請其催蔣侯兄速來，並告貴州徐河清韓起張禮度並皆奏調來楚，均五月可到也。餘不一。(咸豐四年四月廿一日)

致諸弟

澄沅洪三弟左右。三十日奉到父大人手諭，及三弟信件，具悉一切。長夫俱留在此，喫上頭飯，每日給錢百文，實無一事可勞其筋力，故不能不略減也。沅弟言我仁愛有餘，威猛不足，澄弟在此時亦常說及近日友人愛我者，人人說及無奈性已生定，竟不能威猛，所以不能威猛，由於不能精明，事事被人欺侮，故人得而玩易之也。

甲三之論甲五之小講，已加批付回。科一科三科四之字俱好，科一請安稟，其字畫粗大，頗有乃父之風。季弟在益陽所領錢文，紳士文任吾等已料理清楚，在湘陰時，即在兄處領得實收，兄到岳州，忘告季弟耳。四月初一日，與中丞會銜奏請調貴州廣東兵，茲於廿六日奉到寄諭鈔錄付回，餘不一。(咸豐四年五月初一日)

致諸弟

澄溫季三弟侍右。初二日接奉寄諭，兄兩次請罪，尙止革職，不加嚴譴。鮑提軍革職，即以塔副將署提軍任，靈鑄之公明，天恩之高厚，實令人感激無地。茲鈔錄付回。江采七於三月自廬州回，初三到省，千辛萬苦，或三日而僅得兩飯，或數夜而不得一眠，亂世行路之難，真奇難也。

在湖北時，得見魏召亭，光景甚窘，曾與采五言及萬一城破，當由大東門去避。湖北官弁兵勇，久無餉銀，真不堪設想也。召亭家書一件付去，兄身體甚好，樹堂雲仙皆來此過節，專待衡州船到，廣西勇到，即配齊東下。塔智率於初八日先帶陸勇三千餘人，至岳州去，餘不一一。（咸豐四年五月初四日）

稟父

男國濼跪稟

父親大人萬福金安。二十日申刻，唐四到，奉到手諭，敬悉一切。家家大小平安，鄉間田禾暢茂，甚為忻慰。賊匪於初六日復竄入岳州城內，約有二三千人。岳陽城下及南津港船，約有數百號。初八九分船至竄西湖，擾安鄉縣。十三日龍陽失守，東而益陽，西而常德，並皆戒嚴。此間調李相堂都司帶楚勇一千，胡詠芝帶黔勇六百前往。又調周鳳山帶道平勇一千一百，想廿三四可先後到常。又趙璞山帶新甯勇一千，由寶慶往常德。又有貴州兵一千，亦至常德，想可保全。塔智亭於十二日起程至岳，現尙未到。

男在省修理戰船，已有八分工程。衡州新船及廣西水勇，均於本日可到。出月初即可令水師至西湖剿賊。十八日城牆上之兵一二千人，鬧至中丞署內，因每銀一兩，折放錢二千文，係奉戶部咨，而兵不肯從，斫柱毀橋，關聖三堂，實屬可慮。

二十日，吳伸修之火器所起火，火藥燒去數千斤，其餘火器全燒，傷人數十。現尙未查清，此事關係最要緊。男

之心緒不能順適，然必認真辦理，斷不因此而稍形懈弛。大人此次下縣，係因公事紳士之請，以後總求不履縣城，男心尤安。尤望不必來省，軍務倥傯之際，免使省中大府多出一番應酬。男亦惟盡心辦理一切，不以牽裾依戀，轉增大人慈愛感喟之懷。伏乞大人垂鑒，餘容續稟。（咸豐四年九月二十日）

致諸弟

澄溫沉季四弟足下：昨發一信後，羅山即於初三到省，是日二更得信。周鳳山李輔朝之勇，於廿九在龍岡得三勝仗，念九日夜終宵鏖戰不得休息，初一早一戰即已潰敗。蓋紮營城外沙洲之上，是夜漲水侵入營盤，初一早營內水深尺餘，賊船三面環攻，共二千餘號之多。此時逃出營外，途中無船可渡，淹斃至二三百人，軍械全失。周李皆健將，此番大挫，尤焦灼也。

家中長夫春二等皆不願遠出，茲皆令其回里，其工錢每月三十日，並未扣一日耳，餘不一。（咸豐四年六月初

致諸弟

澄溫沉季老弟足下：昨寄一信，言周鳳山李相堂龍陽之敗，後接來稟，知周營千一百人中，實傷斃四十人，李營千人中，實斃九十人，尚不爲大挫。

胡謙之初四由安化至桃源，一路剿賊，周李即可同去。廣西水勇李太守帶來，今日到省。若配齊船隻，尚須下餘日乃可行也，餘不一。（咸豐四年六月初四日）

致諸弟

澄溫沅季老弟左右：湖北青撫臺於今日入省城，所帶兵勇，均不准其入城，在城外二十里紮營，大約不過五六千人。其所稱難民數萬，在後隨來者，亦未可信。此間供應數目，即給與途費，令其至荊州另立省城，此實未有之變局也。

鄒心田處，已有札至縣撤委，前胡維峯言鄒心田可勸捐，余不知其即至堂之兄也。昨接父大人手諭，始知之，故即札縣撤之。胡維峯近不妥當，亦必屏斥之。

余去年辦清泉甯徵錢寧宏才一案，其卷已送回家中，請澄弟查出，即日付來爲要。湖北失守，李鶴人之父，想已殉難，鶴人方寸已亂，此刻無心辦事，日內尙不能起行，至七月初旬，乃可長征耳，餘不一。

諸弟在家教子姪，總須有勤敬二字。無論治世亂世，凡一家之中，能勤能敬，未有不興者，不勤不敬，未有不敗者。至切至切，余深悔往日未能實行此二字也。千萬叮囑澄弟向來本勤，但敬不足耳。閱歷之後，應知此二字不可須臾離也。（咸豐四年六月十八日）

致諸弟

澄溫沅季四位老弟左右：廿二日彭四到，接父大人手諭，及諸弟來信，欣悉一切。二十日摺差歸，閱京報，哀激六於五月十三日引見，得御史十五日特旨，放江蘇蘇州府遺缺知府。渠寫家信回，要其家專人至京，渠有多少事要交代。兄因各捐生事，亦欲造冊專人至京，如袁家人去，即與之同行也。余前摺奏捐事，部議已准，茲鈔付回。廣西水勇於十八日殺死祁陽勇七人，日內嚴查逞凶下手之犯，必須按律嚴辦。湖北青撫臺帶來之兵勇，大約二萬金，乃可了事，飢困之後，甚安靜不鬧事也。今擬於七月初六起行，甲三甲五二人，可令其來省送我。輩少年之人，使之得見水陸軍旅之事，亦足以長見識，且子姪送我，亦至理之不可少者也。書不一。（咸豐四年六月廿

致諸弟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弟足下。安。五至。接到家書，具悉一切。自十八日一戰後，念一日陸路開仗，小有挫衄。諸股元陣亡，千總劉士宜陣亡，餘兵勇傷亡廿餘人，賊亦殲斃數十人。

二十六日賊從湖北糾集悍賊二萬人，由臨湘陸路前來，意欲撲塔周羅山等之營盤。陸路既得，水路自然失勢，拚死攻撲，滿山滿坑，無非黃旗紅巾。比三月初十人數更多。幸羅山之湘勇得力，將頭起殺退，以後如周鳳山之營，揚名聲之營，亦俱奮勇殺賊，共七八百名。此股賊來甚多，必有屢次血戰，東南大局，在此數日內可定。如天之福，陸路得獲大勝，水路亦可漸次壯盛也。帶水師者，有戰陣之險，有水波之苦，又有偷營放火之慮，時時邊防，殊不放心。幸精神尚好，照料能周耳。

霞仙定於本月內還家，渠在省實不肯來，見強之使來。兵凶戰危之地，無人不趨而避之，平日至交如馮樹堂、郭雲仙等，尚不肯來，則其他更何論焉？現除李次青外，諸事皆一人經理，無人肯相助者，想諸弟亦深知之也。甄甫先生去年在湖北時，身傍僅一舊僕，官親幕友家丁書差戈什哈，一概走盡，此亦無足怪之事。現在局勢猶是有為之秋，不致如甄師處之蕭條已甚，然以此為樂地，而謂人人肯欣然相從，則大不然也。身體如常，瘳疾不作，乞稟告父叔大人千萬放心。（咸豐四年七月廿七日）

致諸弟

澄溫植洪四弟足下。初一日胡二春二維五至，接父大人及諸弟手書，具悉一切。自念六日陸路大獲勝仗之

後，念八日陸路又大勝，念九日水路大勝。賊自湖北漢黃以下，盡糾其精銳來岳，以與我軍相抗。念八日塵戰至五個時辰之久，塔軍門匹馬衝突，忽東忽西，全軍士卒無一人不俯首咋舌，稱爲神勇。

念九日辰刻接仗，塔公打中路，鳳山打西路，周羅山打東路，羅山之湘勇，此次最爲出力，竟能以少勝多。我軍猛殺則賊退，敗退不過二里，輒迴戈相向，大殺一回。如是者三退三進，湘勇竟能抵住，不忙不亂，至第三次追去，賊亦不敢迴顧矣。周鳳山之勇，楊名聲之勇，皆極勇敢向前，一可當十。是日自辰至申，殺賊共計五百餘人，賊自敗奔，跌巖墜澗死者，其數尙多。

水師於未刻至譚隆磯，適有賊船上來，開礮轟擊。賊舟奔退，乘勝追下，至擂鼓臺，燒賊船約二十餘號，奪獲賊船約二十餘號，殺斃溺斃之賊約千餘人。蓋是日凶悍之賊，背已上岸，每船僅留二三賊在船，餘皆被擄之。水師一見官兵開礮轟擊，賊與水手紛紛撲水自溺，故我軍愈得勢也。三十初一日，水師皆出隊擊賊，三十日未甚交鋒。初一日李鶴人一營在前攻剿，擊斃陳鎮軍之舊拖罟船頭桅斃賊十餘人。

陸營經廿六廿八九日三次血戰之後，二日內未開仗，現在陸營有六七分可靠，水營有四五分可靠，擬再備三板數十號，小漁划一百號，出隊開仗時，散布滿河，拋擲火毬，以亂賊心，或更有濟餘不一，一即乞稟告父叔大人千萬放心。（咸豐四年閏七月初二日）

致諸弟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足下：自初二日陸路連闖賊營，十三夜奪獲馬騾七八百匹，軍械二千餘件。是夜水師進追四十里，賊船捨命奔逃。初三日又追百餘里，賊棄舟登岸者甚多。初四日追至六溪口，追得賊船十餘號，開礮轟擊。賊僅放數礮抵拒，旋即登岸逃走。我軍入口內支河搜剿，得賊船百數十號，一見我軍開礮圍攻，即紛紛棄

舟而去。軍士爭欲搶船。楊載福下令止許焚燒，不許搶奪，遂將百餘船一炬焚之。是夜將士搜河三十里，通宵求

次早仍回新堤螺山駐紮，以小划探至金口，皆無賊船。自金口至武昌六十里，不知賊船尚存若干。此番若論乘勝直追下去，武漢竟易收復。可惜我水師尚須添募船廠，亦未齊全，陸路不兵，尚無糧臺隨行，不能遽進。連日北風甚大，亦難東下，風稍息，余即進紮螺山也。茲遣人送回一信，即日移營前進，求堂上大人放心，餘不一。

(咸豐四年閏七月初九日)

致諸弟

澄溫沉洪四弟左右：兄於初十日開船，十一日已刻至螺山，去岳州八十里。楊載福蕭捷山兩營已下駐紮新堤，去螺山又四十五里。楊蕭於十一夜入倒口黃介湖內搜剿餘賊，賊僅開十頗賊，即紛紛登岸逃走。各哨官謹遵我不許搶貨之令，將六十餘號空船一概焚燒。岸上百姓焚香於辦頂，跪岸上歡迎，呼各勇為青天大人。各勇每見一人如此，即得稱呼，高興之至。倒口湖內既已搜剿，其下六溪口亦經搜剿，金口以上已無賊蹤。自金口六里至武昌，尚未探明。

大抵賊於水戰一事，極為無能，渠所用者民船，每放一砲，全身震破。所擄水手，皆不願在賊中久住，又以所擄百姓，令其勉強打槳，勉強扶柁，皆非其所素習。即兩次得我之船，得我之砲，皆我兵勇自先上岸，情願將船破丟棄與他，是以大敗。若使我兵勇自願其船，不將船破送他，渠亦斷不能攔來追我。此屢次打仗，衆勇所親見而熟知者。渠得我之戰船洋砲，並不作水戰之用，以洋砲搬於岸上紮營，而戰船或擊沉江心，或自焚以逃，亦未收戰船之用。惟賊中所擅長制勝者，在漁划百餘號，每戰四出圍繞，迷目驚心。此次余亦辦得小漁划百廿號，行走如

飛，以後我軍見賊小剽，或不致驚慌耳。

衡州捐項，究竟何如？便中可一打聽。永豐大布，厚而不貴，吾意欲辦好帳房五百架，寬大結實，以爲軍士冬天之用。澄弟若可承辦此事，望與堯階細商，即在本邑捐項內支用，餘不一一。望敬稟父親大人、叔父大人、軍中忽忙，不及稽稟也。（咸豐四年閏七月十四日）

致諸弟

前信已封，而春二於廿五到營，按奉父大人手諭及諸弟信，敬悉一切。曾祖生以本境團練派費之事，而必求救於百里之外，以圖免出資費，其居心不甚良善。劉東屏先生接得父大人手書，此等小事，何難一笑釋之，而必展轉辨論，拂大人之意，在尋常人尙不能無介於中，况大人兼三達尊，而又重以世交，言不見信，焉能不介懷耶？望諸弟曲慰大人之意，大度含容，以頤天和，庶使遊子出外，得以安心治事。所有來往信件，謹遵父諭，即行寄還。

吾自服官及近年辦理軍務，中心常多鬱屈不平之端，每效母大人指腹示兒女曰：「此中蓄積多少閒氣，無處發洩。」其往年諸事不及盡知，今年二月在省城河下，凡我所帶之兵勇僕從，每次上城，必遭毒罵，打此四弟、季弟所親見者，誘怨涕騰，萬口嘲謔，此四弟、季弟所親聞者。自四月後，兩弟不在此景，况更有令人難堪者，吾惟忍辱包羞，屈心抑志，以求軍事之萬有一濟。

現雖屢獲大勝，而愈辦輸難，動輒招尤，倘賴聖主如天之福，殲滅此賊，吾實不願久居官場，自取煩惱。四弟自去冬以來，亦屢遭求全之毀，蜚來之謗，幾於身無完膚，想宦途風昧，亦深知之，而深畏之矣。溫弟、季弟來書，常以保舉一事，疑我之有吝於四弟者，是亦不諒我之苦衷也。

甲三從師一事，吾接九弟信，辭氣甚盛，即請研生兄，以書聘之，今尙未接回信。然業合其世兄兩次以家信催之，斷不可更有變局。學堂以古老坪爲安，研兄居馬托鋪鄉中，亦山林寒苦之士，決無官場習氣。至甲三天分本低，若再以全力學八股試帖，則他項學業，必全荒廢。吾決計不令其學作八股也。曾兆安歐陽銜，皆已保舉教官，日內想可奉旨。（咸豐四年十一月廿七日）

致諸弟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久未專使回家，想家中極爲懸念。王芝三等到營，得悉家中大人福安，閩宅平善甚慰。甚慰我軍自破田家鎮後，滿擬九江不日可下，不料逆賊堅守，屢攻不克。分羅山湘營至湖口，先攻梅家洲，堅壘亦不能克，而士卒力戰於槍礮如雨之中，死傷甚衆，蓋陸路銳師，倏變爲鈍兵矣。

水師自至湖口，屢獲大勝，苦戰經月，傷亡亦復不少。臘月十二日，水師一百餘號輕便之船，精銳之卒，衝入湖口小河內，該逆頓將水卡堵塞，在內河者不能復出，在外江之老營船隻，多笨重難行。該逆遂將小划乘夜放火，燒去戰船民船四五十號之多。廿五日又被小划偷襲，燒去搶去各船至二三十號之多。以極盛之水師，一旦以百餘號好船，陷入內河，而外江水師，遂覺無以自立。兩次大挫，而兄之座船被失，一軍耳目所在，遂覺人人惶惶，各船紛紛上駛。自九江以上至隆平武穴田家鎮，直至蘄州，處處皆有賊船，且有乘船而逃者。糧臺各所之船，水手盡行逃竄，此等情景，殊難爲懷。現率殘賊敗之水師，駐紮九江城外官牌夾，兄住羅山陸營之內，不知果能力與此賊相持否？

兄於廿五日蒙恩賞穿黃馬褂，並頒賜貂皮黃褂一件，四喜班指一個，白玉巴圖魯翎管一個，小刀一把，火鏢一個，廿六夜蒙恩賞福字一幅，大小荷包三對，又有奶餅菓食等件，頒到軍營。廿五夜之變，將班指翎管小刀

火謙失去，茲遣人送回黃馬褂一件，福字一幅，荷包三對。兄船上所失書籍地圖上諭奏章及家書等件，甚爲可惜。而兩年以來，文案信件如山，部照實收功牌賬目，一併失去，尤爲可惜！

幸田叔解戰船來，離大營止少一二日，竟不能到。軍家勝敗，本屬無常，而數年辛苦，難補涓埃，未免心結。廿九日，羅山率湘勇渡江，剿小池口之賊，又見挫敗，士氣愈損。現惟力加整頓，挽回元氣，不審能如意否。茲遣長夫自江西送信回家，當無梗阻。書不一一，諸惟心照，即祈代稟堂上大人，不必聖念。（咸豐五年正月初二日）

致諸弟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老弟足下：初二日遣人送信回家，想節後可到。初四日，大風擊壞戰船三十餘號。水師自十二日百餘輕便之舟，二千精銳之卒，陷入內湖。外江老營兩次被賊用小划燒襲，業已不能自立。終日惶惶，如坐針氈。又復遭此大風，遂全數開赴上游武漢等處。桅折揖摧，多不堪戰。不知回至上游，果尚足以禦賊否？

兄因小舟陷入江西內河者，皆向來能戰之船，不甘遽棄之無用之地，必須親至江西整頓。卽於十二日自九江趕行，十六日至江西省城，官紳相待甚好。在內之百餘船，尙皆完好，再加大船數十號，另成一軍，卽足自立。羅山所帶湘勇，自二十九日挫敗後，現在淘汰整頓，認真操練。塔公所帶之兵勇，亦日日操練。將來兄在江西另成之水軍，由湖口打出，與塔羅相依護。其外江新回武漢之水師，如果能重整勁旅，則兩路會合攻擊，如不能重整勁旅，則我專治內河之水師，亦自能獨立不懼。江西物力尙厚，供我水陸兩軍口糧，大約足支八個月。

兄身體甚好，惟左腰有寒氣作痛，癱疾亦尙未愈。想智不久可痊。家中長夫相住甚近，軍中危地，恐小有差失，反爲不妙。且送信行走極緩，在營又無事可幹，茲盡遣回家。以後若有家信，卽用湘鄉縣官封發至江西南昌府署中，可以必到，兼可速到，不似長夫專送之遲延也。慎勿再令長夫來營，兵凶戰危，我境之人，俱未歷過險難，幸

田叔此次行二十里，竟不得見我之面，受盡千驚萬苦，實實可憫！嗣後族戚有願至營者，相勸不必前來，至要至要。書不百一，諸惟心知，其不詳者，長夫自能面述耳。（咸豐五年正月十八日於江西省城）

致諸弟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弟足下：久未接家信，想堂上大人安康，家中老幼清吉，爲慰。自北省再陷，兄處一軍，反在下游，進退兩難。在內湖之水師，兄在江西駐紮，兩月造船添勇，已有頭緒。現在船近二百號，勇逾三千人，認真操練，可成勁旅。兄於十三日出省登舟，郭雲仙於十六日到營，曾莘田、易敬臣兄弟於十五日到營，羅雲皋於初旬到營。事機不順，而來者偏衆，可見鄉間窮苦也。陽陵雲初旬歸去，余送途費八兩，魏蔭亭尙未歸，塔軍門尙紮九江，羅山於初十日進剿廣信、饒州之賊。李次青忽然高興帶勇，於十一日起行赴南康府，實非其所長也。

余辦內湖水師，卽以鄱陽湖爲巢穴，間或出江剿賊，亦不過以三分之一與賊鏖戰。剿上游則在九江、武穴、田家鎮處游弋，不出湖口二百里之外。利則交戰，不利則退回鄱陽湖巢穴之內。剿下游則在彭澤、望江、安慶等處游弋，亦不出湖口二百里之內。利則交戰，不利則退回鄱陽湖巢穴之內。如此辦理，則上游武漢之賊，與下游金陵之賊，中間江路，被我兵梗阻一段，其勢不能常通，亦足以制賊之命。特上游金口等處，我軍戰船，無人統領，常不放心耳。

近日吾鄉人心慌亂否？去年遷避，終非善策，如賊竄上游岳常等處，謠言四起，總以安居不遷爲爲。秀洪弟儘可不必教書，宜在家中讀書。沅弟要方望溪、姚姬傳文集，霞仙已代爲買得，可用心細看，能關過一遍，通加圈點，自不患不長進也。記澤兒紀性平常，不必力求背誦，但宜常看生書，講解數遍，自然有益。八股文試帖詩，皆非今日之急務，儘可不看。不作史鑑略，熟宜因而加功。看朱子綱目一編爲要。紀鴻亦不必讀八股文，徒費時日，實無

益也。修身齊家之道，無過陳文恭公五種遺規一書，諸弟與兒姪輩皆宜常常閱看。吾之衣服有在家者，可交來人即日送營，特袍褂不宜帶來，餘皆可送也。諸不一，惟祈心照。（咸豐五年三月二十日在江西省城七里港舟中書）

致諸弟

澄溫沅洪四弟足下：二十五日春二維五來營，接家書數件，具悉一切。乘敗仗之時，兵勇搶劫糧臺，此近年最壞風氣，向帥營中屢屢見之，而皆未懲辦。兄奏明將萬瑞書即行正法，奉旨嚴飭駱中丞即行正法。聞駱中丞不欲殺之，將附片奏請開釋，近日意見不合，辦事之難如此。

吾癖疾大發，幸精神尙足支持。羅山在廣信府大獲勝仗，殺賊三四千，塔軍門在九江平安。紀澤兒讀書，記性平常，讀書不必求熟，且將左傳禮記於今秋點畢，以後聽兒之自讀自思，勤惰成敗，兒當自省而圖自立焉。吾真諸弟惟思以身垂範，而教子姪不在誨言之諄諄也。即候近祺。（咸豐五年三月廿六日）

致諸弟

澄溫沅季四弟左右：二十二日齊三昂十到營，奉到父親大人手諭，並沅弟一信。廿三日接澄弟在縣官封一信，乃三月二十五日所發，比齊三等之信遲十六日。水師自十九日小挫，日內未開仗，聞都昌有賊船，派船二十號前往搜剿。廿二日燒船八十餘號，廿三日燒三十餘號，皆賊所擄之民舟也。李次青所帶之平江陸勇，現紮南康，護衛水師。魏蔭亭回衡招小划水勇，請蕭可卿同辦。

吾鄉有三眼鏡，亦有單眼鏡，響振山谷。吾意單眼鏡若裝子彈於內，儘可打賊。鄉間用木削尖，往往打得四五寸遠。請澄弟在吾鄉打單眼鏡數竿，用硬木爲把，試裝銅拍小石之類於內，是否可打半里路遠如其合用即

可多打數十竿，或百竿，交魏蔭亭之水勇帶來其錢由兄營寄回。兄近日身體尙好，惟火氣甚旺，癩疾未愈。幸田在營安靜謹慎，馮玉珂亦穩實也。餘不一一，容俟續具。（咸豐五年四月廿五日）

致諸致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春二維五來營，接奉父親大人手諭，並諸弟信函，敬悉一切。此間自五月十三日水戰獲勝後，三十日該逆七十餘舟，上犯至青山一帶。我軍出隊迎敵，又獲勝仗，奪回余去年所坐之拖罟船外，又奪賊戰船五隻，軍心爲之一振。六月初七、八、九夜兩弟風暴，營中壞船十餘號，應修整者二十餘號。二十三日派人至南康對岸之徐家埠水陸搜剿，其地去湖口縣七十里，賊匪督率七匪在該處收糧，誅求無度，民不聊生。因派水陸六百人搜剿前往，真賊十餘，率土匪三百人與我軍接仗。僅開兩排槍，該匪即敗竄，追奔十餘里，焚賊館十餘所，焚輜重船百餘隻，擊斃十餘人，生擒七人。十四收隊回南康，十五日水師至湖口，探着賊營情形，該匪堅匿不出。遣我軍疲乏將歸，逆船突出大戰。我軍未約定開戰，人心忙亂，遂致挫敗。被該匪圍去長龍船一號，杉板船二號，三船共陣亡五十人，受傷二十餘人，軍士之氣爲之一減。今年內河水師共開四仗，兩勝兩敗，湖口一圍，竟難遽行打出不勝焦灼。塔軍門在九江十三日打一勝仗，殺賊三百餘人，亦無益於大局也。

自義寧州失守，不特江西省城戒嚴，而湖南亦有東顧之憂。蓋義寧與平江瀏陽接壤，賊思由此路窺伺長沙。羅山現回江西省，擬即日進攻義寧，以絕兩省腹心之患。若能急急克得，則桑梓有安枕之日，否則三面受敵，湖南亦萬難支持。大亂之萌，豈盡由人力亦蒼蒼者有以主之耳。

余癩疾未愈，用心尤甚，夜不成寐，常恐耿耿微忱，終無補於國事。然辦一日事，盡一日心，不敢片刻稍懈也。陳竹伯中丞辦理軍務，不愜人心，與余諸事亦多齟齬。凡共事和衷，畏不易易。澄弟尙在外辦公事，否宜以余爲戒。

杜門不出，謝却一切。余食祿已久，不能不以國家之憂爲憂，諸弟則儘可理亂不聞也。子姪輩總宜教之以勤，勤則百弊皆除，望賢弟留心，卽問四位老弟近好。（咸豐五年六月十六日）

致諸弟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老弟足下：十四日良五彭四回家，寄去一信，諒已收到。羅山於十六日回剿武漢，蕩仙亦卽同去。近接武昌信息，知李鶴人於八月初二日敗挫，金口陸營被賊踢毀，胡潤芝中丞於初八日被賊踹破。彭山陸營，南北兩岸陸軍皆潰，勢已萬不可支，持水師尙足自立。

楊彭屯紮沌口，計羅山一軍可於九月初旬抵鄂，或者尙有轉機。卽鄂事難遽旋轉，而羅與揚彭水陸依護，防禦於岳鄂之間，亦必可固湘省北路之藩籬也。內湖水師自初八日以後，迄未開仗，日日操練。次青尙紮湖口，周鳳山尙紮九江，俱屬安謐。

葛十一於初八日在湖口陣亡，現在尋購尸首，尙未覓得，已奏請照千總例賜卹。將來若購得尸骸，當爲之送柩回里，如不可覓，亦必贖金寄卹其家。此君今年大病數月，甫經全愈，尙未復元，卽行出隊開仗，人勸之勿出，堅不肯聽，卒以力戰捐軀，良可傷憫，可先告知其家也。去年臘月廿五夜之役，監印官潘兆奎與文生葛榮册同坐一船，均報陣亡，已入奏請卹矣。頃潘兆奎竟回至江西，云是夜遇漁船撈救得生，則萬元五或尙未死，亦未可知，不知其家中有音耗否。癘疾稍愈，今年七八兩月最甚，諸事廢弛，餘俟續布，順問近好。（咸豐五年八月廿七日書於廬廛軍中）

致諸弟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老弟足下。十月初一日寬十等歸，寄一函，縣城專差來，又寄一家信，想已收到。營中日內如常，周鳳山九江陸軍三千餘人，尙屬整頓。次青在湖口，因分去千三百人往剿吉安，劉振添募五百人以厚兵力。吉安之事，聞周臬台帶千人已至，或足以資剿辦。

羅山在羊樓峒廿六捷勝後，尙無嗣音。茲因春二惠病，維五送之還家，復寄數行，以慰堂上老人懸念。羅山在岳鄂間，軍間單弱，余甚不放心家中。上而衡邨，下而岳平，平均多可虞，望多送信，幾次來大營也。（咸豐五年十月九日書於鳳凰水營）

致諸弟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左右。十月廿八日在十等到營，接奉父親大人手諭，紀澤兒稟件，及姪兒外甥等壽詩，具悉一切。澄弟在朱亭帶勇十八九，可以撤營，欣慰之至。兵凶戰危，一經帶勇，則畏縮逃避之念，決不可存。兵端未息，恐非一二年所能掃除淨盡，與其從事之後，而進退不得自由，不如早自審度，量力後入，想諸弟亦必細心籌劃也。

南康水師廿八日開仗一次，失長龍船一號。九江陸軍相持如故，次青在湖口亦未必開仗。黃辛農先生今歲爲我兵辦理軍餉，已解者六十餘萬兩，未收者尙有二十餘萬。水陸兵勇自入江西境內，已用口糧百餘萬，此項撥款實爲大宗。

目下捐款將次用畢，幸翁又接辦鹽務，鹽務之可以籌餉者有二端：一則四月間奏請浙鹽三萬引現在陸續運行，大約除成本外，可獲淨利十萬兩。一則於江西饒州吳城萬安新城四處設卡，私鹽過境，酌抽稅課，大約每月得銀亦可萬餘兩。若此兩舉，刻期辦齊，則明年軍餉竟可無慮。黃司寇之爲功於我軍者大矣。浙江鹽務先領

成本十餘萬，現請郭雲仙往浙一行，張羅本錢，雖未必有濟，姑試圖之。

羅山自入湖北內境，克復崇通後，忽有漆頭堡之竄，旋於廿六日初三日兩獲大勝，軍威大振。僞北王僞翼王俱上犯岳鄂之後，楚事孔亟，乃十月初二早廬州克復，賊殺近萬，官兵可即日擠安慶上游之賊，均須回救安省。韋石二逆，或俱退回下游。兩湖之舉，此日必可漸鬆，此吾省之福，而亦國家之厚澤，冥冥中巧爲布置，使悍賊不得逞志於兩湖也。

見身體如常，癘疾未愈。昨日係先妣七旬晉一冥壽，軍中不得備禮以祭，負罪滋深！幸翁自省來營，商議鹽事，軍中亦無盛饌款之，故未將冥壽之事告之也，餘不一一。（咸豐五年十一月初四日書於南麻水營）

致諸弟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左右：去年臘月初二，遣胡二佑七送家信，中途遇賊，搶去銀兩等件，仍回南麻營。嗣後未專人回家，想父親叔父及家中老幼懸望之至，以瑞臨尙未克復，長夫視爲畏途，故遲遲也。

自周鳳山至江西省城，人心爲之安定。十二月初四日大戰樟樹鎮，殺賊千餘，軍威頗振。其時即應留賊之浮橋，星夜修造，次日渡河，攻剿臨江，必可得手。周鳳山不敢渡河，而移剿上游六十里之新淦，失此機會，於是省城各大吏有請其移兵吉安救援，以解重圍者。有欲其上剿峽江者，有求其暫守新淦者，遲延商榷，遂踰二旬。

吳鳳山以水師孤棹檣，恐致疏虞，派辰勇常勇八百人，至樟樹護衛水師。正月初二日，賊匪渡河來撲，辰常二勇人少敗挫，傷亡二百餘人。幸初三日大獲戰勝，軍威復振。蓋賊匪於初二日得勝後，即上竄新淦，撲周鳳山之營，而周鳳山於初二日開仗後，亦速回樟樹爲辰常二勇之援。中途遇於瓦山，大戰，殺賊千餘，奪馬七十餘匹，軍械銅銀無算。初七日彭雲琴水師又獲勝仗，折賊浮橋，奪賊新舟。水陸兩軍，目下仍緊扼樟樹鎮，江西省城可保。

蜀處。

青山至南麻湖口水陸各營，自臘月初三青山戰勝後，未經開仗。李次青帶平江勇駐湖口，訓練不懈，日有起色。惟望羅山在湖北克復武漢，周彭在樟鎮克復瑞臨，大局力有轉機耳。

余身體如常，癘疾十愈八九。高雲亭於去年十月初二三來營診視癘疾，但云可治，並未開方，去後寄二方來，云須服一百帖，今已服六十帖，大有效驗。不知果可斷根否？茲將二方抄回一覽。此間並湖北軍情，有寄羅山觀察一函，亦抄回一覽。茲專人由義甯平江長沙回家，不知可無梗阻否？年終奉恩賜，願字一方，大小荷包三對，食物三件，於正月十六日接到，茲將軍機處原咨抄同。其賜件暫不敢寄，俟道途肅清再行帶送。去臘初旬之函，茲一併附呈，餘不一一，即問近好。（咸豐六年正月十八日書於南麻水營）

致諸弟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左右：正月十九日發去家信，交王發六劉照一送回，又派戈什哈蕭玉振同送，想日內可到。正月三十日二月一日連接澄侯在長沙所發四信，具悉一切。唐四景三等正月所送之信，至今尙未到營。

江西軍事，日敗壞而不可收拾，周鳳山臘月四日，攻克樟樹，不能乘勢進取臨江，失此機會，在新淦連延十餘日，正月五日復回樟樹，因浮橋難成，未遽渡剿臨江，吉安府城已於二十五日失守矣。周臬司陳太守等堅守六十餘日，而外援不至，城破之日，殺戮甚慘！

僑翼王石達開自臨江至吉安視戰，既破吉郡，自回臨江，而遣他賊分攻贛州，以通粵東之路。如使贛郡有失，則江西之西南五府，盡爲賊有，北路之九南饒，本係屢經殘破之區，九江早爲賊據，而僅東路數府耳。崑山觀察

久攻武昌，亦不得手，現經飛函調其回江救援；但道途多梗，不知文報可達否？劉印渠一軍，聞湘省將籌兩月口糧，計二月初啓行，不知袁州等處果能得手否？

余在南康，身體平安，癖疾已好十之七。青山陸軍，正月十八日攻九江城一次，殺賊百餘人。水師於二十九日敗仗一次，失去戰舟六號。湖口陸軍於初一日打勝仗一次，殺賊七八十人。省城官紳請余晉省，就近調度，余以南康水陸不放心，尙未定也。

紀澤兒定三月廿一日成婚，七日即回湘鄉，尙不爲久。諸事總須節省，新婦入門之日，貴客亦不宜多，何者宜豐，何者宜儉，總求父親大人酌定之。紀澤兒授室太早，經書尙未讀畢，上溯江太夫人來續之年，吾父亦係十八歲，然常就外傳讀書，未久耽擱。紀澤兒亦宜速就外傳，慎無虛度光陰。聞賀夫人博通經史，深明禮法，紀澤兒至岳家，須緘默寡言，循循規矩，其應行儀節，宜詳問諸習，無臨時忙亂，爲岳母所鄙笑。少戾處，以兄禮事之。此外若見各家同輩，宜格外謙謹，如見尊長之禮。

新婦始至吾家，教以勤儉，紡織以事縫紉，下廚以議酒食，此二者，婦道之最要者也。孝敬以奉長上，溫和以待同輩，此二者，婦道之最要者也。但須教之以漸，渠係富貴子弟，未習勞苦，皆由漸而習，則日變月化，而遷善不知，若改之太驟，則難期有恆，凡此祈諸弟一一告之。江西各屬告警，西路糜爛，子植若北上，宜走樊城，不宜走浙江，或暫不北上亦可。優貢例在禮部考試，隨時皆可補考，余昔在禮部閱卷數次，熟知之也。（咸豐六年二月初八日書於南康）

致諸弟

澄侯沅浦季洪老弟足下：七月之季，遣劉一安五回家，寄呈家書，想已得達。溫弟之病，日見愈痊，因盛暑行軍，

過於勞苦，又誤服大黃太多，故到省後，以溫補而始奏效。再調養半月，即可復原，仍回瑞州也。瑞郡官軍屢獲大勝，軍威日振，賊勢日蹙。惟聞僞翼王石達開自鄂中東下，爲李迪安所敗，或嘗來援瑞州，不免大駭。據果能創此巨懸，獻俘北關，則江省全局立轉，破竹之勢，曷於著手耳。

七月下旬，有引豐敗匪勾結江閩之交界邊賊會匪連陷南豐新城瀘溪貴谿弋陽等縣。河口一線，廣信府城十分危急。幸浙江防兵之在玉山者，遽境來援，信郡尙保無恙。一波特起，全省震盪，現抽撥次青撫州軍中四千人往剿河口，未審能迅速撲滅否。閩兵尙在建昌，兵多賊少，克復久稽。粵兵在贛，得保要郡，差強人意。畢金科在饒州，彭雪琴在吳城，均尙平安。

前三月間，澄弟在長沙兌李仲雲家銀二百兩，刻下營中實無銀可撥，只得仍在家中籌還。前年所買衡陽王家洲之田，可仍賣出，以田價償李家之債可也。身體平安，辭疾略發，尙不甚爲害。（咸豐六年八月十八日）

致九弟

沅浦九弟左右：初六日覆去一紙，言弟與夏黃周軍並赴吉安，刻計尙未達也。初八日接來書，因次青撫州之挫，請撥周軍先至瑞州。中丞李兄慨然允許，周軍當以初二日成行，斯賊不失救拯，飢溺迫切之忱。第余初六日業許援吉之行，初七日令周岐山還湘，歸併鳳營，亦以赴吉安之不得，因弟一信駱公一吞而遽變成說也。且夏實可憂而分爲我籌餉，溫可與岐觀摩而奮興，弟與夏黃不來，而周軍獨來，難合瑞成之圖，徒增籌餉之慮，殊非余本意也。

茲以書達季高，悉遵渠之初指，送各批與梧岡，令其同赴吉安。如梧已行至瀏，萬可寄書令其折回醴陵小駐，以待弟至而同行也。周岐山自撫州敗後回湘，軍無餉帳，弟可商之季翁籌給之。到吉後，約以半月爲率，即速出。

難，作游兵馳剿各處，不可久頓城下。若事機順手，兄弟年內相見，則幸耳。（豐六年十月初九日）

致九弟

沉浦九弟左右，初十日覆緘，並周梧岡批稟，亮得速達。十二日接初三來緘，藉悉近狀。黃夏與周同赴吉安，既盡於昨書所云，十一日附片奏請此軍頒發執照二千張，俾黃夏勸捐稍得應手，茲趁來卒帶往。

至札飭裕時兄接收捐款，專濟此軍一節，黃夏若果來瑞州，非中丞與季公初意，亦即非司道時石諸公僉同之議。強人所曲從吾說，不得不設法將捐款彙歸此軍。今既全數赴吉，則季公當能主持其事，捐款自爲此軍支用，不必更由余處下札，又多一重斧鑿痕也。至入吉以後，或速行舉動，或久頓城下，亦難預決。惟沉浦則以半月爲率，急來瑞州，俾溫甫得以更替歸省，此則家庭要事，弟當與南翁懇翁堅確訂約者耳。（咸豐六年十月十三日）

致九弟

沉浦九弟左右，初六日俊田等至，接廿八夜來緘，具悉廿五日業經接營，軍容整肅，至以爲慰。吉安股窩，甲於江西，又得官紳傾城輸助，軍餉自可充裕。周梧岡一軍同行，如有銀錢，宜分多潤寡，無令己肥而人獨瘠。梧岡關於大局，不能受風浪者，紮營放哨，巡更發探，打仗分仗，究係宿將，不可多得。

主事匡汝諾在吉安招勇起團，冀圖襲攻郡城。聞湖南援吉之師，將別出一技，起而相應。若與弟軍會合，宜審時之宜。州既克，劉蕭等軍，當可進攻臨江。六起與蕭劉在瑞，聲威亦可日振。

弟與黃諸兄到吉安時，或宜速行抽勦，或宜久頓不移，亦當相機辦理。若周軍與桂茶諸軍，足以自立，弟率湘人助剿來江，兄弟年內相見，則余之所欣慰者也。軍事變幻無常，每當危疑震撼之際，愈當澄心定慮，不可發

之太驟，至要要屬（咸豐六年十一月初七日）

致九弟

沅浦九弟左右：元旦接去臘廿五日來函，初九又接除夕一函，均已閱悉。待賊遠出，庶可邀截，痛加剿洗一節，及但求固守營壘，以俟各軍之至等語，均係吾弟近日閱歷有得之言，吾亦於稟中批示矣。水師辦成，先燒江中賊船，自是絕接濟之一法。第哨勇恐未能老練，或以利器資敵，慎之慎之。

錢漕一稟，批語宜乾淨斬截，此事急應由地方官以全力支持，乃爲切實不然。恐吾批愈結實，而人愈疑貳，此等處頗費斟酌，望吾南公登志徑行，不恤其他。余擬日內赴瑞州軍營，吉安之行，必須至瑞後，乃能定議。（咸豐七年正月七日）

致九弟

沅浦九弟左右：十八日烏山途次，接弟十一日所發一緘，具悉一切。兄於十七日卯刻出省，十八日至奉新，紳耆款留二日。廿一日率吳竹莊之彪營等四千人，同來瑞州，擬於東北隅紮一大營，則四面合圍，接濟不斷，聲息可通，或易得手。近日省中因探報撫州之賊，意圖內犯，人心頗涉驚惶。而饒州畢都司一軍，因舉於初二日在景德鎮敗挫，不知下落，其老營紛紛潰散，饒防自懸，岌岌可危。

福將軍於臘月三十日至廣信，十三日坐舟赴省，月內應可抵章門。圍城之法，紮營不宜太近，一則開仗之勢太盛，一則軍事尚隱尚詭，不宜使敵人絲毫舉知也。余所刻實收，日內另專人送南翁處，南翁已復省垣，軍事當不至掣肘也。（咸豐七年十月二十二日）

致九弟

沅浦九弟左右：廿四日帶人至，接來信，知接戰獲勝。水師雖未甚如意，然已奪船數號，亦尚可用。水師自近日以來，法制大備，然其要全在得人，若不得好哨好勇，往往以利惡資寇，弟處以全副精神注陸路，以後不必兼籌水師可也。

用紳士不比用官，彼本無任事之職，又有避兼之念，誰肯挺身出力以急公者？貴在獎之以好言，優之以厚給，見一善者，則痛譽之，見一不善者，則渾藏而不露一字，久久不善者勸，而善者亦潛移而默轉矣。吾弟初出辦事，而遂揚紳士之短，且以周梧桐之閱歷精神爲可佩，是大失用紳士之道也。戒之慎之！余近發目疾，不能作字，率佈數行，語惟心照。（咸豐七年正月廿六日）

致九弟

沅浦九弟左右：前信言牽率出隊之弊，關係至重。凡與賊相持日久，最戒浪戰，兵勇以浪戰而玩，玩則疲；賊匪以浪戰而猾，猾則巧。以我之疲，敵賊之巧，終不免有受害之一日。故余昔在營中，誠諸將曰：「寧可數月不開一仗，不可開仗而毫無安排算計。」此刻吉安營頭太多，余故再三諄囑。

重九所發之摺，十二日奉到，硃批茲抄付一覽。聖意雖許暫守禮廬，而仍不免有後命進退之際，權衡就難也。

（咸豐七年十月十五日）

致九弟

沅浦九弟左右：在吉安紮營，離城不宜太近，蓋地太逼，則賊匪偷營，難於防範，奸細混入，難於查察，節太短，則我軍出隊，難於分股，一經紮近之後，再行退遠，則少餒士氣，不如先遠爲之愈也。

牽率出隊之弊，所以難於變革者，蓋出隊之時，未經知會彼營，一遇賊匪接仗，或小有差挫，即用令箭飛請彼營前來接應，則感其相援不來，則怨其不救，或並未差挫，並未接仗，亦以令箭報馬，預請他營速來接應，習慣爲常，視爲固然，既恐惹人之怨，又慮他日之報復，於是不敢不去，不忍不去。

夫戰陣呼吸之際，其幾甚微，若盡聽他營之令箭，牽率出隊，一遇大敵，必致誤事，弟思力革此弊，必須與各營委曲說明，三令五申，又必多發哨探，細偵賊情，耳目較各營爲確，則人皆信從，而前弊可除矣。（咸豐七年十月十六日）

致九弟

沅浦九弟左右：二十四日王得一歸，接十六日信，具悉一切，以後有信，仍以耑人送歸爲妥，只須一人，不必兩人，擇棲足如曾正七之類，更可迅速。鄧先生於初七日專人來訂今冬上學，因迎其十五入館，甲三於十八開課，廿三廿二改課文甚細心。甲五眼睛，近日已好十分之七八，右目能認寸大字，左目則能讀小注，每日靜坐二次，以助藥力之不及。鄧先生向來亦多病，得力於靜坐者深也。

弟所寄各件，代普將請餉代黃太守上稟，均係顧全大局，即使上官未必批准，亦不失緩急相顧之道。請獎一稟，尙欠妥洽，湘後營一軍，不知從何處籌餉，卽寶營亦自難支持，弟辭總理之任，極是極是，帶勇本係難事，但弟當約旨卑思，毋好大毋欲速，管轄現有之二萬人，甯可減少，不可加多，口糧業得一半，此外有可設法更好，卽瀟瀟難求，亦自不至於脫巾潰散，但宜極力整頓，不必常以欠餉爲慮也。

打仗之道，在圍城之外，節太短，勢太蹙，無變化；只有隊伍整齊，站得堅穩而已。欲靈機應變，出奇制勝，必須離城甚遠，乃可隨時制宜。凡平原曠野開仗，與深山窮谷開仗，其道迥別。去吉城四十里，凡援賊可來之路，須令哨長隊長輪流前往該處，看明地勢，小徑小溪，一邱一窪，細細看明，各令詳述於弟之前，或令繪圖呈上。萬一有出隊迎戰之時，則各哨隊皆已了然於心。古人憂學之不講，又曰明辨之，余以爲訓練兵勇，亦須常講常辨也。家中四宅平安，不必掛念。（咸豐七年十一月廿五日）

致九弟

沉浦九弟左右：初一日專人至吉營送信，初二夜接弟來信，論敬字義甚詳，兼及省中奏請援浙事，勸余起復。是日未刻，郭意城來家，述此事略中丞業出奏矣。初三日接奉廷寄，飭即赴浙辦理軍務，與駱奏適相符合。駱奏廿五日發，寄諭廿一日自京發也。聖恩高厚，令臣下得守年餘之喪，又令起復，以免避事之責，感激之忱，匪言可喻。茲定於初七日起程，至縣停一日，至省停二三日，恐驛路迂遠，擬由平江義甯以至吳城，其張運蘭蕭啓江諸軍，約至河口會齊。將來克復吉安以後，弟所帶吉字營，即由吉東行至常山等處相會。

先大夫少時，在南嶽燒香，抽得一籤云：「雙珠齊入手，光彩耀杭州。」先大夫嘗語云：「吾諸子當有二人實浙。」今吾與弟赴浙剿賊，或已兆於五十年前乎？此次之出約旨卑思，腳踏實地，但求精而不求闊。目前張蕭二軍，及弟與次青二軍，已不下萬人。又擬抬船過常玉山二山，略帶水師千餘人，足敷剿辦。此外在江各軍，有餉則再添，無餉則不添，望弟爲我斟酌商辦。

辦文案者，彭椿年最爲好手。現請意城送我至吳城，或至玉山，公牘私函，意城均可辦理。請仙屏即日回至吳城，與我相會。其彭椿年王福二人，弟隨留一人，酌派一人來兄處當差，亦至吳城相會。余若出大道，則由武邑下

瀨口以至河口。若出小徑，則由義甯吳城以至河口。許彭等至吳城，聲息自易通也。應辦事宜，及往年不合之處，應行改弦者，第一熟思，詳書告我。（咸豐八年六月初四日）

致九弟

沅浦九弟左右：接弟信，知體氣尚未全愈。弟素體弱，大黃攻伐之品，非弟所堪，而誤服之後，則復原較難。古安克後，病當全去，元神尙虧，可至家中將養一月，仍來兄處幫辦一切。或帶勇或不帶，或多帶或少帶，須聽弟之自便，但不可不來幫我。

我近來精神日減，此次之出，惡我者拭目以觀其後效，好我者關心而慮其失墜。查城在此幫助，頗稱水乳，手筆亦能曲達人意，但約定至玉山後，即當別去。專希弟來照料一切，外和軍旅，內檢澄務，大小人才，悉心體察，庶可補余之短，弟決不可懷一不來之見也。

胡潤之中丞太夫人之處，余作輓聯云：「武昌居天下上游，看郎君新整乾坤，縱橫掃蕩三千里；陶母爲女中，人傑痛仙馭永辭江漢，感泣悲歌百萬家。」胡家聯句必多，此對可望前五名否。成章鑿極好，阿兄又當自勵，力之不謬。（咸豐八年八月初六日）

致九弟

沅浦九弟左右：八月十四日寄信，略言李次青捐餉增廣學額一事，茲特將稟稿專人送吉。細思吾弟若撤數各勇，則必給予現銀，以欠餉報捐，必非撤勇之所願，而此事又在當辦之例。現在長善陰劉潭醴六邑，皆已增置十名，湘鄉捐銀不如六邑之多，此後自不能補捐。平江以勇丁欠餉，而捐府縣學額至十五名，湘鄉何不可仿行。

之必須賢弟仍帶勇不撤，多則一年，少則半載，此事必成無疑。弟之不願帶勇者，以久病體弱也。吾之不強弟以多帶全部勇來者，一則恐弟獨統一部另紮一營盤不克在幕內幫辦一切，一則恐餉項不繼，愈久愈難也。

近來因學額一事，反覆細思，若不趁此專務未竣，皇恩浩蕩之時，協力辦成，將來即捐銀十萬二十萬，欲求增一名學額，恐不可得。湘鄉近年帶勇剿賊，立功各省極美，而廣類反不如長善、陰澗、潭平、江之多，不得謂非闕典。

弟病後雖體弱，然回家養息兩月，儘可復原，一張一弛，精神自可提振得起。吉安克復，或先送五百八來，或先送千人來，其餘各勇，或令休息兩月，將來隨弟同出，或竟行撤散，均聽弟自行裁酌。總之弟宜速到，爲阿兄計，並爲學額計也。餉項本極艱窘，然只好放開手，使開膽，復瞻前顧後，畏首畏尾，吾弟以爲何如？（咸豐八年八月十七日）

致九弟

沉浦九弟左右：二十二日未刻捷書至，知吉安於中秋夜克復，欣慰之至！自弟從軍以來，變故多出，危疑困乏，極難下手。弟內治軍旅，外和官紳，應酬周密，調理精嚴，卒能致此成功。余在江西數年，寸功未就，得弟隱忍成業，增我光華不少。

余至弋陽，已發兩信。張凱章十八日至安仁，十九日大戰獲勝，克復安仁縣城，殺老長毛悍賊四千餘人，閩之賊當以此枝爲最兇。二十日凱章收隊，吳翔岡追至萬年，與賊接仗，先勝後挫，劉隱霞殉難，幫辦死者三人，李雨蒼尙無下落。景德鎮現尙有賊，我軍爲所牽制，目下尙難入閩。看來弟歸不可久住，宜速來幫我也。（咸豐八年八月廿二日）

致九弟

沉浦九弟左右：吳翔岡萬年之挫，查明實亡三十八人，幫辦劉隱霞之死，老湘勇人人痛之！余輓以聯句云：「五載共干戈，地下知心王壯武，萬年歆俎豆，沙場歸骨馬文淵。」此外軍械失者甚少。

翔岡廿五日收隊，廿六日來弋陽，一見余，卽於廿七日拔營，張吳廿七日自貴溪拔營，約廿九三十日至陳坊取齊，由雲際關入閩也。聞吉安竄賊攻陷宜崇二邑，余軍行至陳坊時，再行察看，如建昌危急，或分兵往勦，亦未可知。然余職辦閩省軍務，未敢再遲也。張蕭各軍，病者甚多，半係瘡疫。許仙屏亦病，現留弋陽，不能從行。

次青意城，皆有假歸之意，余強留之。實則意城本約至玉山歸去，不願入浙閩，乃其初議。次青五年未歸，思母極切，亦至情耳。弟若可速歸速出，則望於十一月中旬到營，以便於次青歸去過年。若目下不克速歸，到家後不克速出，則請卽日來營一次。小住二十日，俾次青得於九月歸省亦好。兩者在弟酌之。弟與次意三人者，有兩人在余營，則余案無留牘矣。（咸豐八年八月廿七日）

致四弟季弟

澄侯季洪兩弟左右：張凱章廿四日拔營後，中途各勇夫患病者極多，在資福橋小住調養，日內尙未入閩，閩中賊勢亦漸鬆矣。此路洋口之賊，北被周天培擊破，僅存順昌股匪，數不滿萬，兩路汀州之賊，亦極散漫，所慮衆匪不成大股，此勦被竄，難於奏功耳。

江北賊勢復熾，張軍門自金陵帶兵渡江，於九月十六日克復揚州，大局尙可保全。天津夷務，聞和局已定，出銀六百萬，與該夷作軍資，見諸閩督來咨，餘條尙未盡悉，想廣州亦將退出矣。余身體平安，自九弟來此，日增健快，營中疾病尙多，冬令氣斂，當漸愈耳。（咸豐八年十二月初三日）

致九弟

沅浦九弟左右：十二日解纜，聞可行六十里，甚慰！至許灣後，當更順適矣。余十二日游麻源，較麻姑山稍勝，日內當發一摺，報近日軍情，聲明暫駐建昌，不遽東也。溫弟處復信，十四日始行。江北六合、江南溧水，均於九月十八日失守。

沈幼丹信言金陵大營，退紮白兔鎮，江一帶；頃接河制軍十月初三咨，無和帥移營之說，想不確也。黃東山太守十三日病故，余擬飭各處湊贖千金，以五百辦事後，及歸糊貴州之資，以五百周其妻子。應俟新太守到呼應乃靈耳。（咸豐十年五月十五日）

致諸弟

澄侯沅浦季洪三弟左右：初一日接澄弟信，知王四等於初十日到家，尚未接六弟確耗也。沅浦初九日在長沙所發之信，廿五日接到，甚慰甚慰！此次江行之速，爲從來所未有，在漢口所發之信，至今尚未接到。沅弟抵家後，不得溫甫實信，不知如何憂傷，吾派人至江北，至今未歸。沅弟所派三人，至三河桐城訪查者，想亦無真實下落，已矣，尙何言哉！

吾去年在家，以小事爭競，所言皆鑿錙細故，洎今思之，不值一笑，負我溫弟，卽愧對我祖我父，悔恨何及！當極力作文數首，以贖余愆，求沅弟寫刻石碑。沅弟字有秀骨，宜日日臨帖作大楷，凡余文概請沅弟寫之，組田刻之，亦足少據我心中抑鬱愧悔之懷。

余近日體尙平安，張凱章初二日拔營赴景德鎮，吳翔岡初四日起行。吾於新正亦當移營進紮都陽彭澤等處，與水師相聯絡，卽可爲江北之聲援。蕭軍現赴南贛，賊蹤已遠，大約回廣東矣。如江閩一律肅清，則葦並帶蕭軍至九江兩岸也。付回銀一百兩，寄送親戚本家，另開一單，不知可否？（咸豐八年十二月初三日）

致諸弟

澄侯沉浦季洪老弟左右。初十日接胡中丞信，迪庵及溫弟已奉旨優卹，迪公飾終之典，至隆極渥，其靈柩廿五日到湖北。廿六日宣讀恩旨，廿九請官中堂題主，正月初三日起行還湘，備極哀榮。溫弟與之同一殉難，而遭骨莫收，氣象迥別。予於十一日具摺奏溫弟殉難事，蓋至是更無生還之望矣。慟哉！家中此刻已宣布否？若尚未宣布，則請更祕一月，待二月間，楊鎮南等歸來，我摺亦奉批轉來。如實尋不得，則招魂具衣冠以葬。余上無以對，祖考妣及考妣下無以對姪兒女，自古皆有死，死節尤爲忠義之門，弈世有光，本無所憾，特以骸骨未收，不能小抱憾於終古。

沉弟近日出外看地否？溫弟之事，雖未必由於墳地風水，然而八斗屋後及周壁冲三處，皆不可用。子孫之心，實不能安千萬設法，不求好地，但求平安。洪夏之地，余心不甚願，一則嫌其經過之處，山嶺太多，一則既經爭鬪，愈非吉壤。地者鬼神造化之所祕惜，不經予人者也。人力所能謀，只能求免水蟻凶煞三事，斷不能求富貴利達。明此理，絕此念，然後能尋平穩之地，不明此理，不絕此念，則並平穩者亦不可得。沉弟之明，亮能了悟，余在蘆黃平安，惟心緒鬱悒，不能開懷，殊編淺耳。（咸豐九年正月十三日）

致諸弟

澄侯沉浦季洪三弟左右。廿七日夜刻，接胡潤公專丁來信，知溫甫弟忠骸業經尋獲，是猶不幸中之一幸。惟先軫喪元，又幸中之一大不幸。計胡中丞亦必有專信另達舍間。

沉弟此時自不便遽出，應覓地兩所，一面改葬先考妣，一面安厝溫弟。潤公待我甚厚，溫弟靈柩歸舟，想必妥

爲照料，吾卽派楊名聲等三弁送湘鄉也。墓志銘作就，再專丁送歸。（咸豐九年正月廿八日）

致諸弟

澄侯沅浦季洪三弟左右：自接沅弟十七日在省一信，至今七日未接長沙嗣音，不知未陽常留安仁衡州近狀何如？至爲懸系。團練之法，余向不以爲然，而我邑此次却須有團練，以壯聲威，望澄弟盡心爲之，無以我言爲要。此間新招三千餘人，余星煥等長募勇千人，於初一日到營。張子衡平江勇千三百人，已將到營。凌蔭廷接帶之義營千人，俱繫貴裔。侯練妥後，卽日亦當來老營。惟彭山祀之兵未到。到齊時，老營共七千餘人。將卒皆願聽欲試，氣象頗好，似堪一戰，惜無好統領臨陣指麾之耳。

湘勇之在江者，多有回援湖南之意。吾令浚川由吉安回茶陵，已去二札一批，至今尙未回信。又派吳翔岡回援，翔岡之營，雖交凌蔭廷，尙留四百人，合新招之三百人，亦差足成軍。王鈐峯張凱章稟請回援，此時景鎮未真，礙難撤退。廿四日鎮賊撲凱章所轄之祥字營，一擊卽退。凱軍近日已穩，但難期克復耳。

我日來鬱悶之懷，雖不能免，然癘疾已愈十分之八九，辦事精神，亦較六年略好。往年心中悔愧之事，與官場不和之事，近亦次第消融而彌縫之。惟七年在家居，度量太小，說話太鄙，至今悔之。此外方寸尙泰然也。（咸豐九年三月初三日）

致諸弟

澄侯沅浦季洪三弟左右：溫弟靈柩於初十到縣，十五可到家，至以爲慰。又幸叔父能親筆寫字，得紀壽引見恩旨後，必可日就康強，尤爲家庭之福。

凱軍在景德鎮相持如故，十三日打一小勝仗。十六日二更，賊放火僞遁以誘我，我軍亦未受其害。老營氣象如常。湖南每月協餉三萬，因有事停解。余以蕭軍之二萬五千餘，請其發給，亦差足相當。吉營望沅弟甚切，四月能來爲妙。澄弟身常勞苦，心常安逸，最善最善。

余近日事亦平順，以心血大虧，故多憂疑，恆用自警。沅弟勸我規模宜闊，我可勉而幾也，其謂處事宜決斷，則尙有未能。用情之厚薄，惟李家賻儀略厚，以渠以蕭濟我軍已二萬餘金，不可無以酬之。此外亦循舊規耳。（咸豐九年三月廿三日自揚州軍中發）

致四弟

澄侯四弟左右，寶慶久被長圍所困，心殊懸懸。景德鎮於十四日克復，十五日派隊跟追，聞浮梁賊尙未退，不知該逆別有詭計否。沅弟追賊約三日，回營後，即謀來撫，將歸里爲改葬事也。

前奉防蜀之旨，頃已覆奏，言兵力太單，難以入蜀，且景德鎮未克，不能遽行抽動等因，已於十八日拜發，其時不知景鎮之即復也。目下之計，大約帶兵由長沙上沅至荊州宜昌等處，訪賊占荊宜，則兩湖俱難措手。若諒旨必令赴蜀，則須添至二萬餘人，太少無益也。（咸豐九年六月十八日）

致四弟

澄侯四弟左右，沅弟到營，得聞家事之詳，近日婚嫁兩事，均已完畢，可少休息。吾於二十八日自黃洲歸，接奉寄諭，以湖北大舉征皖，恐其驅賊北竄，吾細察湘勇膽柔質，難北征，一渡淮水，共食麥麵，天氣苦寒，必非湘人所難耐。擬於日內復奏陳明楚軍所以不能北行之故。

湖南樊鍾一案，駱中丞奏明湖南歷次保舉，一乘至公，並將全案卷宗，封送軍機處。皇上嚴旨詰責，有屬員違，劣幕要挾等語，並將原奏及原案發交湖北原封未動。從此湖南局面，不能無小變矣。

余身體平安，惟目疾久不全愈，精神意興，日臻老態。所差堪自信者，看書看稿，猶能精細深入，每日黎明即起，不敢墮祖父之家風，足以告慰。（咸豐九年十月初四日自巴河軍次發）

致四弟

澄侯沅浦兩弟左右：自余於巴河拔營，沅浦於次日登舟，計此信到家，沅弟亦抵里門矣。余拔營後，長行七日，十一月初三日，至黃梅，駐紮城外，距太湖百二十里。賊約三四千，被我兵萬五千人，四面環圍，城賊極爲窮蹙。所慮者，四眼狗率黨來援，或有變動，否則太湖年內可克。

余暫駐黃梅邑，細察地勢，再行前進。日內癘疾大作，目亦極蒙，幸精神如常，每日竭力支撐，不甚懈怠。河南途，日以猖獗，皖南甯國屢次敗挫。六合大營，被四眼狗攻陷，揚州近又被圍，氣機殊未轉耳。（咸豐九年十一月初三日）

致四弟

澄侯沅浦兩弟左右：十五日接弟信，知沅弟初一日移新宅，賀賀吾弟以孝友之本，立宏大之規，氣魄遠勝阿兄，或者祖父之澤，得吾弟而門乃大乎？

日內警報頻聞，援賊四眼狗糾合捻匪龔瞎子，帶五六萬人來援。鮑超紮小池驛禦之，已至太湖之前四十里。蔣之純紮龍家涼亭，多都護紮新昌，相去各十里內外。廿二日開仗，我軍先獲大勝，窮追二十里，多因遇伏而小

據太湖城外，留唐義渠一軍三千四百人，太形單薄。余派前幫十營六千人，前往助紿，派朱雲巖、李申夫統領，不知前敵多饒等軍，果站得住否？

余在宿松，身邊僅四千三百人，除吉中吉字之外，均不甚可恃，心殊焦灼。蕭浚川奉旨調赴黔蜀，希庵亦以母病不來，統將乏人，所以爲言。余辭疾大發，爲十餘年所僅見，夜不成寐，幸溫書未甚間斷耳。（咸豐九年十二月廿四日）

致四弟

澄侯、沅浦兩弟，左在除夕接兩弟家書，并紀澤兒一稟，欣悉家中四宅平安，惟叔父病未全愈，至以爲念。沅弟移居後，新屋氣象，開尙宏敞，不知居之適意否？凡屋有取直光者，有取斜光者，有取反光者，聞新屋極高，而天井甚闊，則所取皆直光矣。未申以前，內室尙不黑暗否？裝修及製品，殊不易易，頗有頭緒否？余在此望沅弟來甚，而恐弟應辦之事，皆未辦妥，不敢遽催也。

多饒蔣三軍自臘月廿二大戰後，賊於廿四六等日，包圍鮑營，廿七日遂長圍鮑營，層層包裹。露左營四面皆合，水米文報不通，幸定心堅守，數日廿九日賊解圍，少退五里以外，除夕日多都護另派精選前營紮於露左營之壘，而令露左營弁勇暫入鮑之中軍，休息數日，從此前敵應稍安穩。

余自去冬以來，癱疾大發，目蒙異常，而應辦之事，未甚間斷。新年軍事緊急，少爲將息，除公事外，不敢多作一事也。紀澤兒所論八分，不合古義，至欲來營省視，余亦思一見。沅弟來時，可帶紀澤來，展謁一次，任營一月，專人送歸。（咸豐十年正月初四日）

致九弟

曹天正公家書 卷十

澄沅兩弟左右：多都謹於二十五日出隊誘賊，業已破賊三壘，賊以大隊猛撲，多部敗退，賊追十里。唐蔣各部齊出接應，鮑亦猛進，多亦回殺賊，遂大敗，凶悍者傷亡二三千人。廿六日我軍乘勝進攻，五軍出臨隊，凡萬八千人排列而進，破賊壘六十餘座。壘內火藥甚多，草棚甚密，火球所著，登時轟發，狂風旋轉，巨火燭天，山谷之間，人馬倉卒難逃，多被傷死，牲糧衣物一炬焦土，殺賊亦實有三四千人。

僅有三壘未破，四眼狗於是夜逃去，三壘亦逃，太湖縣之賊亦逃，即將城池克復。此次大捷，實足寒賊膽而快人心。沅弟雖不在營，而中軍義字兩營連破賊壘，亦極有功。季弟在太湖克復一城，志亦少紓，特此轉告，俾沅弟放心可也。（咸豐十年正月廿八日）

致四弟

澄侯沅浦兩弟左右：自初十日聞浙江被圍之信，十三日聞失守之信，寸心焦灼，全軍爲之驚擾。一則恐有擾浙之行，二則大局一壞，一木難支，所謂一馬之奔，無一毛而不動，一舟之覆，無一物而不沉也。茲幸於十八日接張筱浦先生來信，杭城於三月三日克復，欣慰無極。特畀人馳告家中，亦以慰陳作梅將母之懷。

前有信囑沅弟來營，或酌募一二營帶來，茲浙事既已平定，即不必添營。沅弟信中意於今冬謀爲蟬蛻之計，尤可不必再行添募。蓋凡勇皆服原募之人，不甚服接帶之人，多一營頭，則蟬蛻時多一番糾結也。（咸豐十年三月十九日）

致四弟

澄侯四弟左右：前寄一緘，想已入覽。近日江浙軍事大變，自金陵大營潰散，退守鎮江，旋退保丹陽，廿九日丹

陽失守，張國樑陣亡。四月初五日和雨亭將軍何根雲制軍退至蘇州，初十日無錫失守，十三日蘇州失守。

目下浙江危急之至，孤城新復，兵無餉，又無軍火器械，賊若再至，亦難固守。東南大局，一旦瓦裂，皖北各軍，必有分援江浙之命。非胡潤帥移督兩江，即余往視師蘇州，二者苟有其一，則目下三路進兵，大局不能不變。抽兵以援江浙，又恐顧此而失彼。賊若得志於江浙，則江西之患亦近在眉睫間。吾意勸湖南將能辦之兵力，出至江西，助防江西之北岸，免致江西之糜爛，使湖南專防東南，則勞費多而無及矣。不知以吾言爲然否？

左季高在余營住二十餘日，昨已歸去，余尙肯顧大局。沅季弟新圍安慶，正得勢得機之際，不肯舍此而他適。余則聽天由命，或皖北，或江南，無所不可，死生早已置之度外。但求臨死之際，寸心無愧憾，斯爲大幸。家中之事，望賢弟力爲主持，切不可日趨於奢華。子弟不可學大家口吻，輒笑人之鄙陋，笑人之寒村，日習於曠縱而不自知，至戒至囑，余本思將書疏魚豬早掃考寶八字，作一壽屏爲賢弟夫婦生日賀，因匆匆尙未作就。余目疾近日略好，有言早洗面水泡洗二刻，即效，比試行之，諸請放心。（咸豐十年四月廿四日）

致季弟

季弟左右：頃接沅弟信，知弟接行知，以訓導加國子監學正銜，不勝欣慰。官階初晉，雖不足爲吾季榮，惟弟此次出山，行事則不激不隨，處位則可高可卑，上下大小，無人不翕然悅服。因而凡事皆不拂意，而官階亦由之而晉，或者前數年抑塞之氣，至是將暢然大舒乎？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我弟若常常履順，思信如此，名位豈可限量哉？

吾湖南近日風氣蒸蒸日上，凡在行間，人人講求將略，講求品行，並講求學術。弟與沅弟既在行間，望以講求將略爲第一義，點名看操等粗淺之事，必躬親之，練膽料敵等精微之事，必苦思之。品學二者，亦宜以餘力自勵。

目前能做到湖南出色之人，後世即推爲天下罕見之人矣。大哥豈不欣然哉！沅弟以陳米發民夫挑運，極好極好。此等事弟等儘可作主，兄不吝也。靈應十年六月廿七日。

致九弟

沅弟左右：安慶決計不撤圍，江西決計宜保守。此外或乘或取，或抽或補，合衆人之心，思共謀之。北援不必多兵，但節善與潤帥二人中有一人遠赴行在，奔問官守，則君臣之義明，將帥之識著，有濟無濟聽之可也。（咸豐十年九月十四日）

致九弟季弟

沅兩弟左右：官相既已出城，則希庵由下巴河南渡以救省城，甚是矣。希庵既已南渡，狗逆必回救安慶，風馳雨驟，經過黃梅宿松，均不停留，直由石牌以下集賢關，此意計中事也。

凡軍行太速，氣太銳，其中必有不整不齊之處，惟有一靜字可以勝之。不出隊不喊，槍砲不能命中者，不許亂放一聲。穩住一二日，則大局已定，然後函告春霆，渡江援救，并可約多軍三面夾攻。吾之不肯令鮑軍預先北渡者，一則南岸處處危急，賴鮑軍以少定人心。二則靈軍長處甚多，而短處正坐少一靜字。

若狗賊初回集賢關，其情切於救城中之母妻眷屬，拚命死戰，鮑軍當之，勝負尙未可知。若鮑公未至，狗賊有經視弟等之心，而弟等持以謹靜專一之氣，雖危險數日，而後來得收多鮑夾擊之效，却有六七分把握。吾兄弟無功無能，俱統領萬衆，主持劫運，生死之早遲，冥冥者早已安排妥貼，斷非人謀計較所能及。只要兩弟靜守數日，則數省之安危，胥賴之矣。至屬至要。（咸豐十一年二月廿二日）

致九弟

沅弟左右：余於十九日未刻，由休甯回至祁門，接弟十六日夜信，不勝焦慮之至。弟處日內攪賊，將由梅宿而至桐城、廬江等賊，亦將大有舉動，乃以余時絨辦米之故，尙須分心辦南岸糧運事件，實不安之至。兄十一日信，言弟收三萬金，或酌量爲我辦米數千石，其時未聞東征局三萬有改解南岸之說，更未聞賊由梅宿竄下安慶之說也。厥後接弟信，東征局餉改解南岸，即思酌改爲北二南一。

茲聞上游之賊，由梅宿竄懷，決計改爲北二南一，其南一之數，不必遽買多米，請先買千石，試運一次，看何如？第一次不過運百石而已，口袋千個，已嫌太多，難於買辦；弟乃欲辦八千個，則是誤會。兄意陸運千難萬難，豈有一次運至千石之理？兄忙亂之中，公牘私函，俱欠細想，弟則但求竭力爲之，亦未細思也。

總之援賊若未至石牌集賢關一帶，則弟試爲我運米一次，以百石爲率，或不運米而運火繩鉛子亦可。援賊若至，則弟可全不管南岸。其經理之人，則東流以張小山爲主，桃樹店以姚秋浦爲主。弟切不可令盛南表弟到東建，盛南是弟處最得力之人。援賊若到安慶，盛南可爲弟代一半之勞也。千萬千萬，兄已派人往東建囑盛南速歸矣。（咸豐十一年三月十九日）

致四弟

澄侯四弟左右：余在休甯發一信，因皖南軍務棘手，信中預作不測之想。余自休甯回祁門，聞景德鎮克復，左季翁軍三次大獲勝仗，殺賊極多。僞侍王敗潰，竄竄而去。景德鎮之賊退盡，所有鄱陽浮梁，凡祁門之後路一律肅清。

余方欣欣有喜色，以爲可安枕而臥，忽聞四眼狗圍逼集賢關外，九弟季弟又十分緊急，不得已抽朱雲巖帶五百人赴安慶，助守於濠內，又調鮑春霖帶八千人赴安慶，助攻於關外。此次安慶之得失，關係吾家之氣運，即關係天下之安危，不知沅季能堅守半月，以待援兵否？

余身體平安，皖南自去冬以來，危險異常，目下大有起色，若安慶能轉危爲安，則事尙可爲耳。（咸豐十一年三月廿四日）

致九弟

沅弟右左：接來書，具悉一切。昨日雨小而風大，今日風小而雨大，鮑軍勇夫萬餘人，縱能渡江，想初二尙未渡畢，初三則斷不能渡。凡辦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如此次安慶之守，濠深而牆堅，穩靜而不懈，此人力也。其是否不至以一蟻潰堤，以一蠅玷圭，則天事也。各路之赴援，以多鮑爲正，援集賢之師，以成胡爲後，起繼護之兵，以朱章爲助，守牆濠之軍，此人事也。其臨陣果否得手，能否不爲狗賊所算，能否不爲狗賊逃遁，此天事也。吾輩但當盡人力之所能爲，國天事則聽之彼蒼而無所容心。弟於人力頗能盡職，而每稱擒殺狗賊云云，則好代天作主張矣。

至催鮑進兵，亦不宜太急。鮑之隊伍，由景德鎮至下隅坂，僅行五日，冒雨遠征，亦可謂極速矣。其鍋帳至今尙未到齊，以泥太深，小車難動也。弟自撫州拔營至景德鎮，曾經數日遇雨，試一回思，能如鮑公此次之迅速乎？鮑帥力勸鮑公進兵，不必太急，待狗賊求戰，氣竭力疲，而後徐起應之云云，與弟之見正相反。余意不必催鮑急進，亦不必囑鮑緩戰，聽鮑公自行斟酌可也。

多公調度，遠勝於鮑，其馬隊亦數倍於鮑，待多擊退黃文金後，再與鮑軍會勦集賢關，更有把握。至狗賊雖凶，

悍，然屢敗於多李鮑之手，未必此次忽較平日更狠。黃文金於洋塘小麥鋪兩敗軍器丟棄已盡，多鮑之足以制陳黃二賊，理也。人力之可知者也。其臨陣果否得手，則數也。天事之不可知者也。來書謂狗部有馬賊二千五六百，似亦未確。係臨陣細數乎？抑係投誠賊供乎？聞賊探多假稱投誠者，弟宜慎之。（咸豐十一年四月初三日）

致四弟

澄弟左右：余自來東流，心緒略舒，安慶之賊，前紮九疊於中空之處；沉弟又紮六疊於賊之後，並九疊與城皆以大圍包之。鮑軍亦紮於赤岡嶺，圍賊四疊，皆有可破之理。所慮者，洋船過安慶城，停泊一天，通送油鹽接濟，我雖辛苦圍攻，賊仍供應不絕耳。

四眼狗竄至桐城，恐日內又直竄上游，蹂躪完善之區。瑞洲一股，盤踞如故，趙德又新來一股，距東流僅四十里。自去年蘇常失守，金陵師潰，目下賊數驟多至數十倍，聞各處敗兵潰勇，多半投賊，故兇悍亦倍於往年。天意茫茫，不知何日始有轉機也。

余身體平安，徧身生瘡，竟日作痒。自三月下旬至今，幾於無日不雨，自十五後，無日不大風，江水漲添一丈二尺有奇，重棉猶覺畏寒。洋船上下長江，幾於無日無之。紀澤兒信，亦不為無見。紀鴻文筆大方，可為喜慰。（咸豐十一年四月廿四日）

致九弟季弟

沉弟左右：鮑軍准用民夫，即日當通行各縣，縣於初五日克復，左軍聞亦至景德鎮，或者天從人願，三縣就可不棄乎？水大異常，於賊則處處不利，然江西兩湖，農不能收種，官不能安居，商不能貿易，口糧軍從何處取出

真大憂也！

弟論兵貴精不貴多一段，實有至理。然弟處守外潔內濠，約計七十餘里，萬餘人尚嫌其少。如賊猛撲外內兩濠，地段太長余深以為慮。比之左公樂平野戰，迥乎不同。弟切不可存此心，謂人已太多力已有餘也。若存此心，必致誤事。計外內并守，僅數一班站防，並不能兩班輪替。若賊來輪換猛撲，而守者晝夜不換，豈不可危？弟從此著想，並須將外濠加挖，至濶至闊！

添募本不易，余令鮑來唐添募，係探訪與希庵及諸公之言，實則三公均不宜將多也。（成豐十一年五月初九日）

致九弟

沉弟左右：劫數之大，良可歎悼！然使堯舜周孔，生今之世，亦不能謂此賊不應痛剿。援賊至呂停驛，日內想已開仗。弟總作一堅守不戰之計，并預作一桐軍小挫之想，諒當足以禦之。

再狗會此次援皖，利在速戰，方今盛暑酷熱，若出隊站立烈日之中，歷二三個時辰之久，仰是鐵漢子，亦將渴乏勞疲。若挂車河官軍作堅守之計，任賊誘戰挑戰，總不出隊與之交仗，待其曬過數日後，相機打之，亦一法也。多禮帥謀略最優，不知肯爲此堅忍之著否？弟試與商之。（成豐十一年六月初六日）

致九弟

沉弟左右：當此酷暑，賊以積勞之後，遠來攻撲，我軍若專守一靜字法，可期萬穩。多公亦宜用靜字法，此賊萬無持久之道，弟不必慮多軍之久困也。昔曹操八十萬人，自荊州東下吳，以五萬人禦之，而周瑜策其必敗者一

料曹兵不服水土。二料劉表水師新附，不樂爲用。三料暑熱久疲，其後赤壁之役，果不出周郎之所料。
據安克復、龔琴專函來報，又言成將軍病人太多，不能全進，又聞鮑軍中病者極多，以此而推，狗輔之師，斷必更多，故料其不能持久。（咸豐十一年七月十七日）

致九弟

沅弟左右：郭弁到，接喜信，知本日卯刻克復安慶，是時恰值日月合璧，五星聯珠，欽天監於五月具奏，似爲非常祥瑞。今皖城按時應驗，國家中興，庶有冀乎。
此間銀不滿六千，欲湊萬金犒賞將士，弟處可設法辦得四千金否？（咸豐十一年八月初一日）

致九弟

沅弟左右：多公信來，日內嘔血甚多，此人勞苦太過，難於速愈。安慶克城，人人優獎，惟多公尙嫌其簿，弟當以信函慰之，或能親往看視亦好。李王二鎮水師，究竟堅勁可恃否？望弟細察，運漕可乘機取，集縣亦去始不可乘機攻取，吾意取之易而守之難。

目下且專守廬江無爲等處，稍息兵勇之力，亦稍抑其躁氣於情。待水師肅清巢湖後，運漕、集縣皆囊中物耳，苦於水師實不放心也。（咸豐十一年九月廿五日）

致九弟

沅弟左右：得趙玉班寄季弟信，知沅弟十月廿八日自長沙還家，竟可趕上初三祭期，至慰至慰，此誠軍事中

安三河之賊，無故自退，或與廬州賊目不和，或別有詭謀，均未可知。余令振字開字兩營移守三河，僞城而派竹莊之千三百人接守廬江，均札歸多都統就近調度。竹莊自安慶開差，可至廬邑，不知振開兩營果能守三河，要隘否？如守得堅定，則廬郡巢縣亦或易於得手。

浙江自紹興失守後，別無確信，聞甯波繼陷，杭城被圍，可危之至。余奏請左宗棠田廣信衛衛安復，又調鮑春鑾進攻寧國，寧國距杭僅三百里，亦可擊浙賊之勢，擊杭人之心。第目下均尚未拔行，不知趕得及否？

江蘇上海來此請兵之錢調甫，即前任湘撫錢伯瑜中丞之少君也。久住不去，每次泣涕哀求，大約不得大兵同行，即不還鄉，可感可敬。余前許令沅弟帶八千人往救，正月由湘至皖，二月由皖至滬，實屬萬不得已之舉。望沅弟於年內將新兵六千招齊，正月交廬南帶來，沅則扁舟先來，共商大計。吾家一門受國厚恩，不能不力保上海重地。上海為蘇杭及外國財貨所聚，每月可得釐捐六十萬金，實為天下膏腴，吾今冬派員去提二十萬金，當可得也。

陳勛仙丁內艱，家無兄弟，本應給假回籍治喪，吾因運漕喫緊之地，批令待沅弟來再行給假。茲將原批暨信鈔閱，望沅弟正月到皖，則余不甚失信，至要至要。（咸豐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

致四弟

沅弟左右：三河復後，余派振開兩營往守，吳竹莊圍防營替守廬江，開營全赴三河，另札將吳程歸多都統調度，運漕等處，日內如故，以理揆之，環巢湖四面，廬郡及舒廬無巢五城，運漕東關三河三隘，八者官兵已占其六，想賊并此二者，亦不能久守矣。推浙江危急，上海亦有唇齒之憂，務望沅弟迅速招勇來皖，替出現防之兵，繼赴江蘇下游，與少荃昌岐同去，得八千陸兵，五千水師，必能保朝廷膏腴之區，慰吳民水火之望也。

京師十月以來，新政大有更張，皇太后垂簾聽政，中外悚肅。余連接廷寄諭旨十四件，倚畀太重，權位太尊，虛望太隆，可憐可畏。浙事想已無及，但求沉弟與少荃二人能爲我保全上海，人民如海，財貨如山，所裨多矣。慮一克，余與弟中無梗隔，事局尙可爲也。（咸豐十一年十一月廿四日）

致九弟

沉弟左右：接弟臘月專丁一緘，具悉一切。弟於十九日敬辦星岡公撥向事件，起行來營，月杪或可趕到。少荃准於二月杪抵鎮江，弟能早十日趕到，則諸事皆安。除程學啓外，少荃欲再向弟處分撥千人，余亦欲許之。不知弟有何營可撥，渠赴鎮江，卽日將有悍賊尋戰，新勇太多實不放心。弟進攻巢縣和含一帶，不妨稍遲待新軍訓練已成，再行進兵可也。

用人太濫，用財太多，是余所切戒阿弟之大端。李黃金本屬擬於不倫，黃君心地寬厚，好處甚多，而此二者，弟亦當愛而知其惡也。在安慶未虐使兵士，未得罪百姓，此二語兄可信之。拚命報國，側身修行，此二語弟亦當記之。余近日平安，幼丹撫江，季高撫浙，希庵撫皖，應不至大掣肘。（同治元年正月十四日）

致九弟

沉弟左右：火藥卽日咨請湖北協解五萬，不知見許否？凡與人交際，當求其誠信之素學，求其協助，盡諒其力量所能爲。弟每求人好開大口，尙不脫官場陋習。余本不敢開大口，而人亦不能一一應付，但略諒我之誠實耳。四十萬鐵究竟有著落否？此時子彈亦極少也。

韓正國程學啓初七日開行，少荃初八早開行，輪船不過三四日，可抵上海。余令開字營號補院勇改准勇，程

云：「必待沉帥減諫，乃敢改換。」亦足見其不肯本矣。廣東全省抽釐專供江浙軍餉一摺，本員拜發，大約秋冬以後，每月可派銀萬千兩，春夏則蓄不堪蓄耳。（同治元年三月初八日）

致九弟季弟

季沉：弟左右接少荃信，知僞忠王在上海受創而返，即日來援金陵。弟等濠牆已困，應足禦之。所慮者，夏日士卒多病，恐隊伍單弱，銀米子藥等事，吾必設法多解，謁平日之力辦之，援賊至金陵，大戰當在七月。

此外弟應需之物，速寫信來，七月初尚可趕到此間能辦之件，亦必先儘弟營也。臨戰之際，預先愛惜士卒精力，以備屆時辛苦熬夜，猶考試者，場前靜養也。（同治元年六月初八日）

致九弟季弟

季沉：弟左右接沉信，排遞一紙，大懼禮神以驅厲氣，面鼓衆心，或亦足以却病。余寸心愛灼，未嘗少安，一則以弟營與饒營病者太多，爲之心憐，二則各縣禾稼前傷於旱，繼而蝗蟲陰雨，皆有所損，收成歉薄，各軍勇夫七萬人難於辦米，三則所秦禍日烈，多不能遽了，袁李皆將去位，長淮南北千里空虛，天意茫茫，竟不知果有厭亂之期否？

幸季弟瘡疾速愈，大爲欣慰！觀民心之思治，賊情之渙散，金陵似有可克之機，然古來成大功大名者，除千載一郭汾陽外，復有多少風波，多少災難，談何容易，願與吾弟兢兢業業，各懷臨深履薄之懼，以冀免於大戾。東征局五萬，因此風太大，尙未到省，此月竟止解去五萬，下月必補足也。（同治元年七月廿八日）

致九弟

沉弟左右：賊之來援金陵，羣酋大會二次，各路布置周妥而後來。賊處心積慮，以求逼於我，我輕心深入，以僥倖於不可得之城。弟之驟進，余之調度，皆輕敵而不能精審。此次經一番大驚恐，長一分大閱歷。如忠侍等會解圍而去，弟當趁勢退兵，以傷病羸弱者，循江濱退至金柱關，選精銳者整隊追賊。追至大官圩小丹陽一帶，與施軍互爲聲援，待新募之卒到，認真整練，再行進兵。

弟由高郵東壩深陽以進，宜與鮑由建平廣德以進，長與兩路排進，相去常在百里內外。水師棋布於丹陽石臼南瀟等湖，與陸軍相去常在數十里內，旌旗相望，弟以金柱爲後路根本，處處聯絡，庶無全局瓦解之患。宜轉長與兩城，皆在太湖西岸，陸軍到此作息停頓，待李朝斌水師辦成，駛入太湖後，陸軍再行前進。北大局所關一年二年之軍勢，不可不早爲定計。

若長紮雨花臺，以二三萬勁旅屯宿試處，援賊不來，則終歲清閒，全無一事；援賊再來，則歸路全斷。一蟻潰退，此等最險之著，只可一試再試，豈可屢屢試之，以爲兵家要訣乎？望弟早早定計，賊不解圍，則忍心堅守；賊若解圍，則以追爲退，不蓋痕蹟。行兵最貴機局生活，弟在吉安安慶，機局已不甚活，至金陵則更呆矣。久晴之後，必苦陰雨，下弦之後，夜必晦暗，不知弟處仍能堅守否？縮濠恐長賊氣，即可定計不縮。營中米糧子藥，究竟尙可支若干日，我自能打算也。（同治三年九月廿一日）

致九弟

沉弟左右：來信欣悉季弟之病，已愈六七分，能進飲食，爲之大慰！李世忠雖十分危迫，然渠始終親駐九洲洲行營，當非違不能支之象。惟滯口官營，被賊攻撲，頗不可解，豈新開河業已乾涸，賊已徧行北岸耶？否則賊能渡大江而至九洲洲，不能遽渡數開河而至北岸，若賊已徧行北岸，則和合巢廉上至舒同潛太處處可慮。余擬將

希庵部下之駐壽州靈邱山河尖等處者，陸續移出，移至六安廬州巢含等處，免致已復之城，盡墜前功。

苗務霖前後所上僧邸之稟，痛詆楚師，令人閱之，髮指。僧邸所與苗黨之札，亦祖護苗練而疏斥楚師。世事變化反覆，往往出乎意想之外，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不飽歷世故，烏知局中之艱難哉？

弟信均接到，添募新營，儘可允許，不變換局面，則斷不能允許。前此向和以重兵株守金陵，不早思變計，以圖滅賊，吾嘗議其全無智略，令豈肯以向和爲師，而蹈其覆轍乎？再添十營，從弟之請可也。金陵老營，永不拔動，從弟之計可也。

至以數萬人全作呆兵，圍合長圍，則余斷斷不從。余之拙見，總宜有呆兵，有活兵，有重兵，有輕兵，缺一不可。以萬人爲呆兵，重兵屯宿金陵，以萬人爲活兵，輕兵進攻東壩，旬容二溧等處，以八九千人保後路蕪湖金柱，隨時策應。望弟熟審，以此次回信定局。（同三年十月廿七日）

新式標點 曾文正公家書卷十一

旅行類

稟父母

男國藩跪稟

父親大人膝下。去年十二月十六日，男在漢口寄家信付湘潭人和紙行，不知已收到否。後於今正廿八日到京，一路清吉平安，天氣亦好，惟過年二天微雪耳。到京在長郡會館卸車。二月初一日，移寓南橫街千佛巷，屋四間，每月賃錢四千元。與梅陳二人居址甚近。

三月聯會間日一課，每課一賦一詩。磨真初八日是湯中堂老師大課，題智若禹之行水賦，以行所無事則智大矣爲韻。詩題賦得池面魚吹柳絮行，得吹字。三月尙有大課一次。同年未到者不過二人。梅陳二人皆正月始到。倚雲江南山東之行，無甚佳處。到京除償債外，不過存二、三金，又有八口之家。

男路上用去百金，刻下光景頗好。接家眷之說，鄧小珊現無回信，伊若允諾，似儘妥妙。如其不可，則另圖善計。或緩一二年亦可，因兒子太小故也。家中諸事，都不妄念，惟諸弟讀書，不知有進境否。須將所作文字詩賦寄一二首來京。丹閣叔大作，亦望寄示。男在京一切謹慎，家中儘可放心。

又稟者大行皇后於正月十一日升遐，百日以內，禁薙髮，期年禁宴會音樂。何仙槎年伯於二月初五日薨逝，是日男回家早飯，並未聞其染病，不數刻而凶音至矣。歿後加太子太保銜，其次子何子毅已於去年十一月

物故。自前年出京後，同鄉相繼祖逝者，夏一清、李高、衛楊寶、筠三主事，熊子謙、謝訥庵及何氏父子，凡七人，光景爲之一變。

男現慎保身體，自奉頗厚。朱師徐師靈柩，並已回南矣。詹有乾家墨到京，竟不可用，以膠太重也。擬仍付回，或遇或用隨便。接家眷事，三月又有信回，家中信來，須將本房及各親戚家附載詳明，堂上各老人煩一分錢，以煩瑣爲貴，謹此跪稟。

萬福金安（道光二十年二月初九日）

稟父母

男國藩跪稟

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男等在京，身體平安，甲三母子如常。惟九弟迫思南歸，不解何故，自九月之間，即欲言歸。男始聞駭異，再四就詢，終不明言。不知男何處不友，遂爾開罪於弟，使弟不願同居。男勸其明白陳辭，萬不可蘊藏於心，稍生猜疑。如男有不是，弟宜正容責之，婉言導之，使男改過自贖，再三勸諭，弟終無一言。如男全無過愆，弟願歸侍定省，亦宜寫信先告知父親，待回信到時，家中諭令南歸，然後擇伴束裝，尙未爲晚。

男因弟歸志已決，百計阻留，勸其多住四十天，而弟仍不願，欲與彭山肥同歸。彭會試罷，擬九月底南旋，現在尙少途費，待渠家寄銀來京。男目下告匱，九弟若歸途費甚難措辦。英夷在浙江滋擾日甚，河南水災，豫楚一路，飢民甚多，行旅大有戒心。胡詠之前輩扶柩南歸，行李家眷，雇一大船，頗挾重貲，聞昨已被搶劫，言之可慘。九弟年少無知，又無大幫作伴，又無健僕，又無途費充裕，又值道上不甚恬謐之際，兼此數者，男所以大不放心，萬不令弟歸，即家中聞之，亦萬萬放心不下。

男現在苦留九弟在此。弟若婉從則讀書如故半月內男又有稟呈。若執拗不從則男當責以大義必不令其獨行。自從閏三月以來弟未嘗片言違忤男亦從未加以辭色。兄弟極爲湛樂茲忽欲歸男寢饋難安展轉思維不解何故男萬難辭咎。父親寄諭來京先責男數書不盡職待弟不友愛之罪後責弟年少無知之罪。弟當翻然改悟男教訓不先鞠愛不功不勝戰慄待罪之至。伏望父母親俯賜懲責俾知悛悔遵守斷不改怙過飾非致兄弟仍稍有嫌隙。男謹稟告家中望無使外人聞知疑男兄弟不睦。九弟不過堅執無絲毫怨男也。男謹稟（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十五日）

稟父母

男國藩跪稟

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男在京身體平安近因體氣日強每天發奮用功早起溫經早飯後讀廿三史下半日閱詩古文每日共可看書八十頁皆過筆圈點若有耽擱則止看一半。九弟體好如常但不甚讀書前九月下旬迫切思歸男再四勸慰詢其何故九弟終不明言惟不讀書不肯在上房共飯。男但就弟房二人同食男獨在上房飯九弟一日皆如此。弟待男恭敬如常待男婦和易如常男夫婦相待亦如常不解因其思歸之故。

男告弟云：「凡兄弟有不是處必須明言萬不可蓋疑於心。如我有不是弟當明爭婉諷我若不聽弟當爲情稟告堂上。今欲一人獨歸浪用途費錯過光陰道路艱險爾又年少無知祖父母父母聞之必且食不甘味寢不安枕我又豈能放心是萬不可也等語。」又寫信一封詳言不可歸之故共二千餘字又作詩一首示弟。弟微有悔意而尙不讀書。

十月初九男及弟等恭慶壽辰。十一日男三十初度弟具酒食蒲衣冠爲男祝賀嗣後復在上房四人共飯和

好無猜。昨接父親手諭中，有不荃異一紙，言境遇難得，光陰不再等語，弟始愧悔讀書。男教弟千萬言，而弟不聽。父教弟數言，而弟遽惶恐改悟，是知非弟之咎，乃男之不能友愛，不克修德化導之罪也。伏求更賜手諭，責男之罪，俾男得率教改過，幸甚！

男婦身體如常，孫男日見結實，皮色較前稍黑，尚不解語。男自六月接管會館公項，每月收房租大錢十五千文，此項例聽經管支用，俟交卸事算出，不算利錢。男除用此項外，每月僅用銀十一二兩，若稍省儉，明年尚可不借錢。比家中用度較奢華，祖父母父母不必懸念。男本月可補國史館協修官，此輪次挨派者。英夷之事，九月十七大勝，在福建台灣，生擒夷人一百三十三名，斬首三十二名，大快人心。同鄉何宅盡室南歸，餘俱如故。

又呈附錄詩一首云：「松柏巖危巖，葛藟相鉤帶。兄弟匪他人，患難亦相賴。行酒烹肥羊，嘉賓填門外。喪亂一以聞，寂寞何人會。維鳥有鷦鷯，維獸有狼狽。兄弟審無猜，外侮將予奈。願爲同岑石，無爲水下瀨。水急不可礙，石堅猶可礎。誰謂百年長，倉皇已老大。我邁而斯征，辛勤共巖樵。來世安可期，今生勿玩愒。」（道光二十一年十月十九日）

稟父母

男 國藩跪稟

父母親大人堂。福金安。初八日早，男兄弟率合寓上下，焚香祝壽，下半日荃弟患病，發熱畏寒，遍身骨節痛，膏氣疼痛。次早請小珊診，係時疫證，連日服藥，現已大愈。小珊云：「凡南人體素陰虛者，入京多患此證，從前彭棟樓夫婦皆患此證，羅蘇溪勞辛階鄭小珊周華甫，亦曾有此病。」

男 庚子年之病，亦是此證。其治法不外滋陰祛邪，二者兼顧。九弟此次之病，又兼肝家有鬱，胃家有滯，故病勢

亦得甚陡。自初八日至十三，膏氣疼痛，呻吟之聲震屋瓦。男等日夜惶懼，初九即請吳竹和醫治，連日共請四醫，總以竹如爲主，小珊爲輔。十四日膏痛已止，肝火亦平。十五日已能食粥，日減日退。現在微有邪熱，在胃小珊云：「再過數日，邪熱祛盡，即可服補劑，本月盡當可復體還元。」

男自己亥年進京，庚子年自身大病，辛丑年孫兒病，今年九弟病，仰託祖父母、母福蔭，皆保萬全，何幸如之。因此思丁酉春祖父母之病，男不獲在家伏侍，至今尙覺心悸。

後九弟意欲於病體起復後歸家，男不敢復留，待他全好時，當借途費，擇良伴，令其南歸，大約在三月起行。英逆去秋在浙滋擾，冬間無甚動作，若今春不來天津，或來而我師全勝，使彼片帆不返，則社稷蒼生之福也。黃河決口，去歲勸工，用銀五百餘萬，業已告竣，臘底又復決口。湖北崇陽民變，現在調兵勦辦，當易平息，餘容續稟，男謹呈。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十八日。

稟祖父母

孫男 國藩跪稟

祖父母大人萬福金安。九弟自從去年四月，父母歸時，卽有思歸之意，至九月間，則歸心似箭。痛苦細問，終本明言其所以然。年少無知，大抵厭常而喜新，未到京則想家，在所不免。又家中僕婢，或對弟則恭敬，對弟則簡慢，亦在所不免。於去年決不許他歸，嚴責曲勸，千言萬語，弟亦深以爲然。幾及兩月，乃決計不歸。

今年正月，病中又思歸，男卽不敢復留矣。三月復元後，弟又自言不歸。四五月，續書習字，一切如常。至六月底，又有送京眷之說，而弟之歸興又發。見其意是爲遠離膝下，思歸盡服事之勞，且逆夷滋擾，外間訛言可畏。

雖明知蠶爾螳臂，不足以當車軌，而九弟既非在外服官，即宜在家承歡，非同有職位者，聞警而告假，使人笑其無膽，罵其無義也。且歸心既動，若強留在此，則心如懸旌，不能讀書，徒廢時日。兼此數層，故孫即定計打發他回，不復禁阻。

恰好鄭莘田先生，將去貴州上任，迂道走湖南省城，定於十六日起程。孫即將九弟託他結伴同行，此係初八九起議，十四始決計。即於數日內，將一切貨物辦齊，十五日雇車，時價輻輳，本只要二千三百，孫見車店內有頂好官車一輛，牲口亦極好，其車較常車大二寸，深一寸，坐者最舒服，故情願多出大錢四千，恐九弟在道，上受熱生病，雇底下人名向澤，其人新來，未知好歹，觀其光景，似尙有良心者。十六日未刻出京，孫送至城外廿里，見道上有積潦甚多，孫大不放心，恐有翻車陷車等事，深爲懊悔。廿三日接到弟在途中所發信，始稍放心，茲將九弟原信附呈。

孫交九弟途費紋銀三十二兩整，先日交車行上脚大錢十三千五百文，及上車現大錢六千文。兩項在外，外買貨物及送人東西，另開一單，九弟帶回。外封銀十兩，敬奉堂上六位老人吃肉之費。孫對九弟云：「萬一少途費，即此扯銀亦可。若到家後，斷不可以他事借用此銀，然途費亦斷不至少也。」向澤訂費大錢二千文，已在京交楚。鄭家與九弟在長沙分險，孫囑其在省換小船到縣，向澤即在縣城開銷。他向澤意欲送至家，如果至家，留住幾日打發，求祖父隨時斟酌。

九弟自到京後，去年上半年，用功甚好。六月，因甲三病，耽擱半月餘。九月，弟欲歸，不肯讀書，耽擱兩月。今春弟病，耽擱兩月。其餘工夫，或作或輟，雖多間斷，亦有長進。計此一年半之中，惟書法進功最大。外此則看綱鑑卅六本，讀禮記四本，讀周禮一本，讀斯文精萃兩本半。因周禮讀不熟，故改換讀精萃。作文六十餘篇，讀文三十餘首。父親出京後，孫未嘗按期改文，未嘗講書，未能按期點詩文。此孫之過，無所逃罪者也。讀文作文，全不用心，凡

事無極，屢責不改，此九弟之過也。好與弟談倫常，講品行，使之擴見識，立遠志，目前已頗識爲學之次第，將來有路可循，此孫堪對祖父者也。待兄甚恭，待姪輩甚慈，循規蹈矩，一切匪彝陷淫之事，毫不敢近，舉止大方，性情較厚，此九弟之好處也。

弟有最壞之處，在於不知艱苦，年紀本輕，又未嘗辛苦，宜其不知，再過幾年，應該知道。九弟約計可於九月半到家，孫恐家中駭異，疑兄弟或有嫌隙，致生憂慮，故將在京出京情形，述其梗概，至瑣細之故，九弟到家詳述，使堂上大人知孫兄弟絕無纖介之隙也。

孫身體如常，惟常耳鳴，不解何故。孫婦及曾孫、兄妹二人皆好。丫環因其年已長，其人大蠢，已與媒婆兌換一個，彼此不找一錢，此婢名雙喜，天津人，年十三歲，貌比春梧更陋，而略聰明，寓中男僕皆如故。孫在京一切，自知謹慎，伏望堂上大人放心。孫謹稟（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初二日）

稟父母

國藩跪稟

母親大人萬福。金安。九弟自七月十六日出京，廿三日即有信來京，嗣後在道上未發信來，刻下想已到樊城矣。不知道上果平安否？男實難放心。黃河決口百九十餘丈，在江南桃源縣之北，爲患較去年河南，不過三分之一。遼夷在江南，半月內無甚消息，大約和議已成。

同縣有黃鑑者，爲口外宣化巡檢，去年回家，在湘鄉帶一老媽來京，因使用不合，仍託人攜帶南歸。現寄居男寓，求男代覓地方附回，途費則黃自出。謝果堂先生已於八月初六日出京，住京兩月，與男極相投合，臨別依依。同鄉如唐鏡海、俞岱、青謝肯堂三前輩，皆老成典型，於男皆青眼相待。何子貞全家已來京，男婦及孫男女身體如

常。

此次擢差於七月十六日在省起身。想父親彼時尙在省城，不知何以無信。陳岱雲家信言，學院十六封門，四弟六弟府考，渠亦不知。彭王姑墓誌銘，九弟起程時，倉卒未及寫，今寫畢，又無便寄，求告知微一表叔。正月所辦壽具，不知已漆否。萬不可用黃二漆匠此人。深惡之，他亦不肯盡心也。彭宮五亦不可用，彼未學過，且太遲鈍。餘俟續稟。男謹稟（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十二日）

稟父母

男國藩跪稟

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陳岱雲之妾，於廿二日到京。其幼子寄在男處養者，渠已於廿四日接歸自養。同鄉各家，並皆如舊。庭雙圃先生象鵬，由貴州藩台進京，奉旨以三品京堂候補。雖在渠爲左遷，而湖南多一京官，亦自可喜。

今年考試，想四位老弟中必有入泮者；然世事正難逆料，萬一皆不得售，則諸弟必牢騷抑鬱憤懣不平，此亦人之情也。如果鬱憂，則問四弟六弟九弟三人中，或有願進京者，不妨來京一遊，可以廣耳目，豁心胸，可以發兄弟之樂，亦男所甚望也。如諸弟不願來，則不必強，恐其到京而急於思歸也。如有一位入學者，則不必恐家中既辦印卷，又辦途費，銀錢艱窘也。如皆不進，而諸弟又甚願來，則望大人張羅途費，毋阻其發憤之志，而遏其抑鬱之氣，幸甚！如季弟願來，則須有一兄同來，乃安。

鄂鐵松病勢日危，恐不復能回南，屢勸之勿服藥，渠皆不聽，今之病，皆藥誤之也。去年大人教男寫字不宜斜脚，男近日已力除此弊。自去年六月起，無論行楷大小字，皆懸腕懸肘，是以力足而不精緻，伏求大人教訓。男謹

真（道光二十五年七月初一日）

致諸弟

溫甫沉浦季洪三弟左右：二月初二日，接到二信，一係正月二十發，一係二月十二發，具悉一切。日內極挂念沉弟，得沉弟一紅紙片，甚欣慰也。

沉弟已於二月念六出京，誥軸須四月用寶，瑣弟不能待，將來另託人帶歸。澄弟與安化張星垣衡山陳穀堂二大令，同行至保定，又約楊毓楠之弟同行。鵝毛管眼藥貼毒膏藥，澄弟未帶，將來託魏亞農帶歸。黃生之胞姪也。梁同年獻廷託請誥封之事，將來必爲辦妥，渠之銀，弟儘可收用。

京寓大小平安，癘疾微發，尙不爲害。陳岱雲之如夫人，歿於安徽，頃接其信，甚爲悽惋。同鄉周轉亭得御史，常世兄勞世兄，兩廡生皆內用，將來爲光祿寺署正，可分印結，亦善地也。蘭姊多病，予頗憂慮，下次書來，尙乞詳示。父大人命予家中不必太瑣瑣，故不多及。國藩草。（咸豐元年三月初四日）

致九弟

沉浦九弟左右：十七日接弟一緘，知弟小有不適，比已全愈否？至念至念，余十九日自長沙起行，夜宿青油嶺，二十夜宿土星港，二十一宿岳州，二十二宿新隄，阻風半日，南風太久，恐北風不難遽止也。

弟封還余寄者公一書，而另以一封附去，所論皆正大之至，弟能如是見理，真確兄復何患哉？惟吳某曾以一絨分訴於余，余并爲之關白，復書去僅二日，而自背其說，亦有未妥，當更詳之年。弟前後兩信，所言皆極當，特余精力甚倦，不克力行，日日望弟來助我也。（咸豐八年六月廿三日自新隄舟中發）

致九弟

沅浦九弟左右：在岳州曾寄一緘，不知到否？余於廿二日到新隄，廿四至武昌，寓胡中丞署內，商議一切，應酬數日，初一日可赴下游。李迪庵十九日自武昌赴麻城，廿五日拔營自蘄水前進，已約其在巴河等候會晤。巴河在黃州下四十里，去鄂垣二百廿里也。浙中之賊，次青六月初八寄胡中丞信言，衢州解圍，江山常山，茲已收復。不知其盡竄閩中，抑係分擾浙東，看來浙事亦易了耳。

余身體平安，到湖口時，大約在七月初八九日，自家起行至岳，皆值酷暑。近數日稍涼，略覺漸爽，從此新秋益涼，或可日就安泰。弟七月上旬有信，可專人送至吳城饒州等處。（咸豐八年六月廿七日自武昌發）

致九弟

沅浦九弟左右：久未接弟安報，不知近狀何如。余在蘭溪發一信，由湖北寄左季翁轉致，不知得到否也。初九日與迪希別，十一日至九江，一祭塔公祠，十二日至湖口，厚庵近日體氣稍遜，雲琴則神采奕奕，在湖口新修水師昭忠祠，土木之工，一一皆親手經營，囑余奏明。迪庵在九江修塔公祠，亦囑余一奏。余擬會楊李銜奏之。迪庵又欲於湘鄉立忠義祠，亦將一會奏也。

胡中丞之太夫人，於十一日辰刻仙逝。水陸數萬人，皆仗胡公以生，以成，一旦失所依倚，關係甚重。余提送贖一聯，銀二百，皆書余與溫沅名。玉班兄丁艱，弟如何致情，望速示。（咸豐八年七月十四日自湖口水發）

致四弟

澄侯四弟左右：余擬於十五日起行，帶兵渡江，駐紮徽州池州二府境內，其九弟所帶之萬人，現紮安慶城外者，仍不撤動。蓋以公事言之，余雖駐南岸，仍當以北岸爲根本。有胡中丞在北岸主持一切，又有多禮堂李希庵及沅第三支大軍，則北岸穩，湖北穩，袁公之軍亦穩。余在南岸，亦可倚北爲聲援也。以私事言之，則余爲地方官，若僅帶一胞弟在身邊，則好事未必見九弟之功，壞事必專指六弟之過。嫌隙之際，不可不慎！

余定帶鮑鎮超之靈字營六千人，朱品隆二千人，及現在宿松之馬步二千人，合萬人先行。餘在湖南陸續調集招募，足成三萬之數。左季高現奉旨以四品京堂候補辦余處軍務，所有應在湖南招募等事，即咨請季翁在湘料理。近日得浙江王中丞信，蘇州之賊尚未至浙境。浙江省城有杭州將軍瑞欽差大臣張及王中丞三人，應可保全。但使保得浙江，保得江西，則此後尚可挽回全局。

紀澤兒若來省親，則由長沙或坐戰船，或坐民船，直下湖北，以至湖口東流，余紮營當在東流附近之地方。長江之險，夏月風濤有定，每遇極熱之時，須防暴風之至。下晚灣泊宜早，來營住一月，即令其還歸也。望弟諭紀澤沿途謹慎，不必求快。（咸豐十年五月初四日）

致九弟季弟

季弟左右：日內不知北岸賊情何如？至爲系念。季弟賜紀澤途費太多，余給以二百金，實爲不少。余在京十四年，從未得人二百金之贈，余亦未嘗以此數贈人。雖由余交遊太多，而物力艱難，亦可概見。

余家後輩子弟，全未見過艱苦模樣，眼孔大口氣大，呼奴喝婢，習慣自然，驕傲之氣，入於膏肓，而不有覺。吾深以爲慮。前所以儆字箴規兩弟，兩弟猶能自省揚，若以儆字誥誡子姪，則全然不解。蓋自出世來，祇做過大並未做過小，故一切茫然，不似兩弟做過小，吃過苦也。（咸豐十年十月初四日）

新式 標點 曾文正公家書 卷十二

雜務類

稟叔父

越國藩敬稟

叔父大人侍下：本年家信三號，正月一號，至今尚未收到。由彭九峯寄之信，七月初九收到。七夕所發之信，八月十四日收到，欣悉家中一切。三月之事，本經分所當為，情所不得已，何足挂齒？

前年跪託之事，蒙在渣前買得頂好料一具，經謹與弟國荃南望拜謝，感忭難名。更求再買一具，即於今冬明春，請木匠辦就。其所需之錢，望寫信來京，越可覓便付回。一切經營費心，何能圖報。孀母之病全愈，不知是何光景，曾否服藥，尚有不時言笑否？若有信來，望詳細示知為幸。肅此恭請。

叔父母大人萬福金安。越弟國荃謹稟。（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十七日）

稟祖母

孫男 國藩跪稟

祖母大人萬福金安。十五日戌刻，孫婦產生一女。是日孫婦飲食起居如故，更初始作勢，二更即達生，極為平安。寓中所雇僕婦，因其刁悍，已於先兩日遣去。亦未請穩婆，其斷臍洗三諸事，皆孫婦親自經手。

曾孫甲三於初十日傷風，十七日全愈，現已復元，係鄭小珊醫治。孫等在京，身體如常。同鄉李碧峯在京，其窮苦無依，接在宅內居住，新年可代伊找館也。謹稟。（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

稟父母

男國藩跪稟

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十二月十四日，奉到十月初七手諭，敬悉一切。芝妹又小產，男恐其氣性太躁，有傷天和，亦於生產有礙，以後須平心和氣，伏望大人教之。朱備之世兄任實慶同知，其人渾樸，京師頗有笑其憨者，實則篤厚君子也。

漆器具，既用黃二漆匠亦好，男斷不與此等小人計較，但恐其不盡心耳。聞盜灰不可多用，多用則積久易脫，不如多漆厚漆，有益無損，不知的否？以後每年四具，必須同漆一次。男每年必付四兩銀至家，專為買漆之用。

九弟前帶回銀十兩，為堂上喫肉之費，不知已用完否？男等及孫男女身體俱如常。今年用費共六百餘金，絕不窘手，左右逢源，綽有餘裕，另有寄弟信詳言之。正月祖父大人七十大壽，男已作壽屏兩架，明年有便可付回一架。

今年京察，京城各衙門京察堂官，出考語，列等第，取一等者，即外放道府。湖南惟黎樹喬得一等，翰林未滿三年，俸者例不京察。同鄉黃蒲卿兄弟到京後，收到茶葉一簍，重廿斤，儘可供二年之食。惟託人東西太大，不免累費，心實不安，而渠殊不介意也。在京一切自知謹慎，男謹稟。（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十日）

致諸弟

四位老弟左右前黃仙垣歸託帶四川圍墨四十部共二包無家信頃歐陽小岑歸託帶大皮箱一口內銀五百十兩衣服一單單存箱內又長包一個內袍褂料及氈子諸物亦有單存包內有家信數行外又有寄禮仙信一件書一包共十套不知仙垣小岑二君到時諸弟尙在省城否

茲安化梁蕙莊同年南還又託帶四川圍墨四十部共二包有一包係油紙封的內裝訂圍墨廿部彭王姑墓誌銘一幅龍翰臣寫散館卷三開自寫白摺一本又布包鹿膠一包重三斤又鄉試題名錄共一包照收並附大挑單一紙其進士題名錄及散館錄隨後交摺差帶回統俟後言詳述兄國藩手草(道光二十四年四月廿三日)

真父母

男國藩跪稟

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五月十一接到四月十三自省城所發信具悉一切母親齒痛不知比從前略鬆否現服何藥下次望四弟寄方來看叔父之病至今未愈想甚沈重望將藥方病證書明寄京劉東屏醫道甚精然高雲亭猶嫌其過於膽大不知近日精進何如務宜慎之又慎

王率五荒唐如此何以善其後若使到京男當嚴以束之婉以勸之明年會試後借公車南歸自然安置妥當家中儘可放心特恐其不到京耳本家受恬之銀男當寫信去催江西撫台係男戊戌座師男可寫信提及亦不能言調劑之說

常南陔之世兄聞其宦家習氣太重孫男孫女尙幼不必急於聯婚且男之意兒女聯姻但求勤儉孝友之家不願與宦家結契聯婚不使子弟長奢惰之習不知大人意見何如望即日將常家女庚退去託陽九婉言以謝前男送各戚族家銀兩不知祖父父親叔父之意云何男之淺見不送則家家不送要送則家家全送要減則

每家減去一半，不減則家家不減。不然，口惠而實不至，親族之間，嫌怨叢生，將來叢生不測，及成仇讎，伏乞堂上審慎施行。百叩百叩。男謹稟。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

稟父母

男 國藩跪稟

母親大人萬福。金安。王率五妹夫於五月二十三日到京，其從弟仕四同來。二人在湘潭支錢十千，在長沙搭船。四月十二日至漢口，在漢口杉板廠內住十天。廿二在漢口起身，步行至京，道上備嘗辛苦，幸天氣最好，一路無雨無風，平安到京。在道上僅傷風兩日，服藥二帖而愈。到京又服涼藥二帖，補藥三帖，現在精神全好。初到家時，遍身衣褲鞋襪皆壞，伴件隨時新製，而率五仍不知艱苦。京城實無位置，只得暫留男寓，待有便即令他回家。男自調停妥當，家中不必挂心。蕙妹亦不必著急。至於仕四目前尚在男寓喫飯，待一月既滿，如有朋友回南，則薦仕四作僕人帶歸。如無便可薦，則亦只得麾之出門，不能常留男寓也。

湖北主考官少平係男同年相好，男託倉帶仕四到湖北。倉七月初一出京，男給仕四錢約六千，即可安樂到家。本不欲優待他，然不如此則渠必流落京城，恐終為男之累，不如早打發他回為妥。祖父大人於四月鼻血多出，男聞不勝惶恐，聞率五說其父近日不喫酒，不甚健步，不知究竟如何。萬求一一詳示。叔父病勢似不輕，男尤望心，務求將病證開示。

男教習庶吉士五月十八日上學，門生六人。二十日蒙皇上御勤政殿召見，天語垂問及男奏對，約共六七十句。今年考差，只剩河南、山東、山西三省，大約男已無望。男今年甚怕放差，蓋因去年男籍生產，是踏花生，今年恐走舊路，出門難以放心。且去年途中之病，至今心悸。男日來應酬已少，讀書如故，寓中用度浩繁，共二十口喫飯。

實爲可怕！居家保身，一切男自知謹慎，大人不必聖念。男謹稟（光二十四年六月廿三日）

真父母

男國藩跪稟

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男身體平安，讀書日有常課，自六月底起，至今未嘗間斷一天。男婦如常，漸漸有乳，孫男讀書有恆，已讀爾雅一本，共四本，大約明年下半年可讀完。此書大難，他書則易爲力矣。三孫女皆好，餘亦合室平安。

男自七月起，寓中已養車馬，每年須費百金。因郭雨三奉諱出京，渠車馬借與男用，渠曾借男五十金，亦未見還。季五在東昌有信來京，已將錢用完，不知餘銀數用否？若不敷用，陳處挪移自易，然男已不放心。鄒至堂來以村茶葉一簍，大小剪刀各二把，其餘布匹臘肉之類，俱不必付，蓋家中極難辦，路上極難帶也。

初九日父親大人壽辰，京寓客共三席。十一月初三日，母親大人六十壽辰，男不獲在家慶祝，不勝瞻戀。男於壽辰後，作壽屏一架，即留在京張掛，不必付回。諸弟讀書，不知明年定在何處，望於今冬寫信告知，不勝懸望。謹稟即跪叩。

父母親大人雙壽大喜！（道光二十四年十月廿一日）

稟父母

男國藩跪稟

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十四日，接到四弟在省發信，內有大人手諭，具悉一切，不勝欣慰。家鄉近事，及去年分

贈之項，至是始昭然明白矣。

男在京平順，惟身上熱毒，至今未好，其色白，約有大指頭大一顆，通身約有七八十顆，鼻子兩旁，有面不成塊，餘皆成堆脫白皮疥，髮裏及頸上約二十餘顆，兩脅及胸腹約五十餘顆。現以治癬之法治之，有效與否，尙不敢定。幸喜毫無他病，飲食起居如常，讀書習字應酬亦如常。男婦服補劑漸好，孫兒讀爾雅後，讀詩經，已至凱風，朔望行禮，頗無失儀，孫女及合寓皆平安。

荆七在陳宅，光景尙好，男想叫他回來，不好安置，他亦醜顏不願回來。若男得主考舉政，或放外官，則一定叫他回來，帶他上任。京官毫無出息，陳宅有小印結分，故荆七在陳宅，比我家好些。男已將此意告荆七，乞家中並告渠兄弟也。

前次寫升官信，未詳職守，詹事府本是東宮輔導太子之官，因本朝另設有上書房，教阿哥，故詹事府諸官，毫無所事，不過如翰林院爲儲才養望之地。男居此地，仍以讀書爲業，汪覺庵師壽文，准於八月摺差付回。

溫甫弟生子不育，想不免傷感。然男三十始生子，六弟今年二十三耳，叔父母不必憂慮。四弟與常家對親，甚好，男擬寄輓聯一副，輓常老太烟母，亦在下次寄回。同鄉諸家如舊，惟何子貞脚痛已久，恐倉卒難好，鄧鐵松病亦難好，餘俱平安。男謹稟。道光二十五年七月十六日

諸弟

四叔老弟，下廿九日摺差到京，問之係七月十一日在省起行。維時諸弟正在省，想是府考將畢之時，俗雲之弟及各家皆有信來京，而我家無信來，何也？余自十四日接到澄侯六月廿三之信，不勝欣慰，日日望府考信到，乃摺差至而竟無信，殊不可解。

余在京身體如常，前日之病，近來請醫生姜姓名士冠細看云：「是肺胃兩家之熱，發於皮毛。」現在自頭上頸上以至腹下無處無之。其大者如錢，小者如豆，其色白，以蜜塗之，則轉紅紫色，爬破亦無水，不喜薑衣蓋被，蓋象也。此外毫無所病，一切飲食起居大小二便，並皆如常。據姜醫云：「須用清涼藥，使肺胃之熱退盡，然後遂於皮毛，不可求速效，兩月內則可全好矣。」言之甚爲有理，余將守其說而不搖。

六弟之文，昨日始找出，樂道人之善一首，其文甚有識見，道理准於下次摺差帶回。此外諸弟尚有文在京者，否若有，須寫信來清出。汪覺庵師壽文，今日始作就，付回查收。若有不妥處，即請覺庵師改正可也。鄧鐵松病勢不輕，於八月初五日起行回南。此人利心甚熾，余去年送大錢十千，今又送盤費十兩，渠尙快快有缺望。

王荆七自去年來，不常至我家。昨日因奉父親大人之命，故喚他來，許他倘我得外差，或外官，即帶他出京。他現歡天喜地，常來請安。然自此懲戒之後，想亦不敢十分鴟張也。今年縣試前列第二名，是葛二一之子，關一否？下次書來，乞示我。餘俟續布。兄國藩手具（道光二十五年七月三十日）

稟叔父母

國藩謹啓

叔父母大人座下：屢次家書，或呈親父，或寄諸弟，想叔父大人皆賜觀覽。今年已寄下一次矣。而家中諸弟寄京信，每嫌其不詳，平日在家時寄省無便，亦不怪。昨府考以六月十八到省，而摺差七月初九進京，諸弟無信。八月初一摺差進京，僅四弟一信，六弟九弟季弟皆無信，四弟信又太略。府考共考幾場，每場是何題目，開點何人，前列何人，皆不寫一句。院考題目，考古題目，道案及首進學何人，亦皆不寫一句。去年考試亦如此。甚期望甚切，而毫不能得音信，真不可解。九弟前在京時，望家信亦甚切，而歸去後，亦懶於寄信，何也？

今年至五月來，滿身熱毒，煩燥之至，加意調理，應酬最繁，而每次家信必詳細言之。現在身上熱毒已服藥四十餘帖，尚未得好。據醫者云：「雖無大害，然必至十一月，乃能去盡。」幸飲食起居如恆。

因家中客多，不甚清淨，於十八日移寓呂祖廟內，離家不過半里，而在廟內起火食，無事從不歸去。家中姪婦及姪孫姪女三人皆平安如常。姪孫詩經已讀至定之方中，同鄉諸家亦照舊，同年中那篤齋放湖北黃州府知府，本家心齋仙逝，實為可哀。下次摺差，必作書慰毅，然宗伯四弟六弟，不審已進京否？若未來，仍須發書，不可牢騷廢學。謹啓（道光二十五年八月廿一日）

稟父母

男國藩跪稟

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初七日，彭棣樓太守出京，男寄補服四付，藍頂二個。又寄歐陽滄溟先生江綢褂料一件，對聯一付，高麗參二兩，鹿膠一斤。又寄彭庵菲表叔鹿膠一斤。

男等在京合室平安，男病尚本全愈。二月初，喫龍膽瀉肝湯，甚為受累，始知病在肝虛。近來專服補肝之品，頗覺有效，以何首烏為君，加以蒺藜、淮山、藥赤芍、茯苓、兔絲、諸味。此時不求瘡癬速好，但求臟腑無病，身體如常，即為如天之福。今年雖不能得差，男亦寧無怨尤。同鄉張鍾澂丁艱，男代為張羅一切，令之即日奔喪回里，黎繼齋於二月十四日到京。

四弟近日讀書專以求解為急，每日摘疑義二條來問，為男煎藥求醫，及紀澤教讀，皆四弟獨任其勞。六弟近日文思大進，每月作四書文六首，經文三首，同人無不擊節稱賞。請封之事，大約六月可以用重，秋冬可以用書。餘詳四弟書中。男謹稟（道光二十六年二月十六日）

真祖父

孫男 國藩跪稟

祖父大人萬福金安。新正十五日，接到家中十一月十九所發信，敬悉大人之病，已愈大半，不知近日得全愈否？孫去冬信言，須參用化痰之藥，不知可從否？

祖母已於十二月初十安葬，甚好甚好！但孫有略不放心者，孫幸蒙祖父福佑，忝居鄉大夫之末，則祖母墳墓，必須局面宏敞，其墓下拜掃之處，須寬闊，其外須建立誥封牌坊，又其外須立神道碑。木兜冲原墳，規模雖小，河太近，無立坊牌與神道碑之地，是以孫不甚放心。想欲從容另尋一地，以圖改葬，不求富貴吉祥，但求無水礙，無凶險，面前宏敞而已。不知大人以為如何？若可則家中在近境四十里內從容尋地可也。餘俟續具，孫謹稟。
道光二十七年正月十七日

致諸弟

澄侯子植季洪三弟左右。八月十六日摺弁到京，係七月廿九日在省起行，維時植洪二弟正在省城，不解何無一字寄京，聞學院二十六日始考古，則二十九日我邑尙未院試也。

京中大小平安，予之辭疾，七月底較六月稍差，要無礙。名見弟之事，則亦聽之而已。六弟在國子監考試，各位堂官頗加青睞。上次蔡司業課古學經文一篇，經解一篇，賦一篇，詩一篇。六弟取第一，獎勵甚重，帖一套，佳墨八條，內人近頗多病，不能健飯，現在服藥，當不緊要也。

紀澤讀書，四四月間所請之湖北魏先生，渠八月中即回家。我家已於八月初七日換請一宋先生，常德府丙午舉人，今年考取教習，係我門生。其人專嚴勤教，余有同人書札，亦交渠代寫。紀澤現已讀至梁憲王章句，下每

日讀書，頗能領會。

大女兒與袁家訂姻，已於八月初六日寫庚書過禮。郭筠仙爲媒，即須出都，後年始能復來，故趁其在京時，先行納采。袁家過禮來真金簪一，真金耳環一對，鍍金手釧一副，金戒指二，紅綠湖縐各三丈，金花一對。我家回禮袍褂料一套，靴一，帽一，朝珠一，補子一，筆插一，扇插一，又女婿見面儀六兩。

陳家姻事，前接四弟信，知家中堂上大人甚歡喜。現在岱雲丁艱，自不得定庚，只好待藥服滿後。諸弟若與陳家昆仲見面時，亦不必道及姻事。岱雲之喪事，余已送賻儀三十兩，交郭筠仙帶歸，又有輓聯一付，京官向例不送外官銀兩，予送三十兩，則已爲重矣。諸弟若到省，只須辦香燭去行禮，不必再送情也。

天荆七現來，要求再入我家，我家現在本用兩個跟班，目前有一個要去，擬仍叫荆七來，但不知高價能久持，行旣否，書不詳盡，餘俟續寄。兄國藩手草。（道光二十七年八月十八日）

致諸弟

澄侯子植，季洪，足下。九月重陽日，接到家信三封，內父親手諭二件，澄侯六月廿五在家發信一件，七月十五在省發信一件，十九又一件，八月十三又一件，子植七月十九發一件，八月十三又一件，季洪亦有七月十九一篇。子植府試文章，在此包內，題名錄二紙，蓋至是始識九弟案首入學之信。前八月摺弁到京，乃七月廿九在省起行者計是時，九弟府首喜信已發，交提塘矣，而渠不帶來，良可憾也。我與溫甫看一夜始完，兩次喜信，使祖大人病體大愈，此爲人子孫者之大幸也！

呈請晉封，仍須覃恩之年，辛亥年是皇上七旬萬壽，大約可以請晉封祖父母，並可馳封叔父母，且可請贈曾祖父母矣。然使身才加修，學不加進，而濫受天恩，徒覺愧悚。故兄自升官後，時時戰兢惕懼。近來身體甚好。

耳又徵雙甲三讀書先生極好嚴而且勤，教書亦極得法，長女上諭將讀畢矣。溫甫國子監應課，已經龍班，膏中譽口俱平順。

荆七現又收在我家，於門上跟班之外，多用一人，以充買辦行走之用，即以荆七補缺，甚為勝任。渠亦如士會還朝，蘇武返漢，欣幸之至，四弟可告知渠家也。

袁漱六因其幼女已死，現搬住湘潭館訂庚之事，前已寫信告堂上矣。陳家烟事，堂上大人既欣然允許，余豈復有不滿意者？惟訂庚須稍遲，或俟岱雲起服，亦未可知。至烟事却有成言矣。曾心齋曾借銀八十與郭瑞田，渠現還百金，交余託轉寄毅然先生。目前尚無妥便，一入他人手，又恐化為烏有，故不得不慎重。弟可先作書告毅然丈，說我所以慎重之故，亦親在今冬明春寄到也。

九弟印卷費，須出大錢百千，乃為不豐不吝，不被人譏議。或三股均送，或兩學校多，門斗較少亦可。但須今年內送去，不可推至明年。教官最為清苦，我輩仕宦之家，不可不有以體諒之也。家中今年想尚可支持，至明年上半年，余必寄銀至家應用。

陳岱雲到省，四弟與郭三合辦呢幘，甚是妥叶。余送渠奠分三十金，已交筠仙帶去矣。別有轆聯，現尚未寄。梅生求我作書與鍾子賓，準在近日付去。唐書郊之信，屢次未回，則實以懶惰之故。渠託我代求各翰林法書，渠不在京，而欲我為此等事，毋乃強人以難乎？

四弟以女許彭家，姻緣前定，斷不可因我前言而稍生疑心。九弟入學，家中材料可以做衣，若再久收，恐被蟲傷。做數套衣，兄弟易衣而出，最好。家中豬皮衣，年年須少買棗腦，好好收拾，否則必為蟲傷矣。同鄉諸家如常，不能盡摺，弁在京僅一日，故多草率。兄國濤手具（道光二十七年九月初十日）

稟父母

男國濟跪稟

父親大人禮安。四月底接家中二月廿六日所發書，五月初八又接三月廿九所發書，具悉一切。祖父大人病體未愈，不知可服虎骨膠否？男身體如常，華男在黃家就館，端節後仍於初八上學。紀澤讀告子至魚，我所欲也。書術熱次孫體甚肥胖，四孫女俱平安。長孫女論語已讀畢，兩婦亦好，其餘齊口如常。

前叔父信言，知廣彭姓山內有地，有乾田十畝。男思好地，差迥氣聚，田必膏腴，其山必易生樹木，蓋氣之所積，自然豐潤。若磯田、童山，氣本不聚，鮮有佳城，如廂山、宗祠各山之童，潤斷無吉穴矣。大抵凡至一處，覺得氣勢圍聚，山水環抱者，乃可尋地，否則不免誤認也。知廣之地，不知如何？男因有乾田十畝之說，故進此說。

祖母葬後，家中尙屬平安，其地或尙可用。如他處買地，不必專買丈尺者，附近田畝在三四百千內者，京中儘可寄回。京中欠賑已過千金，然張羅尙活動，從不窘迫。堂上大人儘可放心。餘容續稟。男謹稟。道光二十八年五月初十日。

致諸弟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足下。茲乘喬心農光生常德太守之便，付去紋銀六十三兩零，共六大錠。外有一小錠，係內子寄其伯母乞寄歐陽牧雲轉交。又鄧星階寄銀六兩，亦在此包內，並渠信專人送去。又高麗參一布包，內頂上者一兩，共十四枝，專辦與祖父大人用。次等者三兩，共五枝，又次等者白參半斤，不計枝。今年所買參，皆擇其佳者，較往年略貴，故不甚多。又鹿膠二斤，共一布包，又一品補服四付，共一布包。前年所寄補服，內有打籽者，係一品服，合此次所寄，共得五付。補服不分男女，向來相傳，烏嘴有向內外之分，皆無稽之言也。一品頂帶三枚，則置高麗參匣之內，望諸弟逐件清出，呈堂上大人。

喬太守要由山西再轉湖南，到長沙大約在閏四月底。此信不詳他事，容下次再詳也。國藩手草。（道光二十九年三月初一日）

致諸弟

四位老弟足下：九弟生子大喜，敬賀敬賀！自丙午冬葬祖妣大人於木兜冲之後，我家已添三男丁。我則升閣學，升侍郎，九弟則進學補廩，其地之吉，已有明效可驗。我平日最不信風水，而於朱子所云「山環水抱，藏風聚氣」二語，則篤信之。木兜冲之地，予平日不以為然，而葬後乃吉祥如此，可見福人自葬福地，絕非可以人力參預其間。家中買地，若出重價，則斷斷可以不必；若數千，則買一二處無礙。

宋湘賓去年回家，臘月始到，山西之館既失，而湖北一帶，又一無所得。今年因常南陔之約，重來湖北，而南陔已遷官陝西矣，命運之窮如此。去年曾有書寄溫弟，茲亦付去，上二次忘付也。

李筆峯代館一月，又在寓抄書一月，現在已搬出矣。毫無道理之人，究竟難與相處。廬省三在我家教書，光景甚好。鄒墨林來京捐復教官，在圍通親住，日日來我家閒談。長沙老館，我今年大加修整，人人皆以為好。瑣事彙述，諸惟心照。（道光二十九年三月廿一日）

致諸弟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足下：近一月餘，無摺弁來，以新撫臺尚未到任。五月十一，按澄弟四月八日並廿六日所發信，而正月十七一信，至今未到，誠不可解。

京寓自四月以來，一切平安。癖疾經鄒墨林開方做藥丸，有附子黃芪等補陽之藥，愈見大好，面上頭上，生人

全看不出矣。紀澤兒近作史論，略成章句，茲命其贍兩首，寄呈堂上一閱。次兒之名，音與叔父名相近，已改名紀鴻。體甚肥大，尙不能行，不能說話，四女皆好。

閏四月初九日考差，題士志於道一章，經題閏月則閏門左扉，詩題賦得歲豐仍節儉，得仍子。澄弟岳陽樓記，擬交廣西主考帶去，大約七月初旬可到長沙。溫植二弟到省以後，恐家中無人伺候，澄弟卽不入闈亦可，宜稟堂上，問宜何如耳。

去年冬底，所寄各族戚家微資，今年家書總未提及，不知竟一一如數交去否？乞示知。餘不詳盡，俟下次續具。見國藩手草（道光二十九年五月十五日）

致諸弟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五月廿四日，由廣西主考孫渠田太吏處發信，並澄弟監照戶部照二紙，又今年主考車順軌鄉試文一篇，徐元勳會試文三篇，共爲一包，不審何日到。孫太史於五月廿八在京起程，大約七月中旬過可長沙，待渠過去後，家中可與岱雲處接監照也。

京寓近日平安，辭疾服藥，墨林丸藥方，最爲有效。內人腹瀉七八天，亦服鄒所開方而效。昨日摺到後，又未接信。澄弟近日寫信，極勤且詳，而京中猶有望眼欲穿之時，蓋不住省城，則摺弁之或遲或早，無從去查問。正月十六之家信，至今尙未收到，予屢次以書告諸弟，又書告岱雲，託其向提塘並蕭辛五處確查。

昨岱雲回信內，夾有蕭辛五回片，寫明正月十六之信，已於廿一日交提塘王二手收。又言四月十四周副維新到京，此信已交京提塘矣。云予接辛五來片，比遣人去京提塘問明，據答云：「周維新到京，並無此信，若有萬無不送之理。且既係正月廿一交省提塘，到二月廿三有韓摺弁到京，三月十八有張摺弁到京，何以兩人俱

未帶，而必待四月十四之周維新哉！

今仍將辛五原片付回家中，望諸弟再到提塘，細查正月廿一辛五到時，提塘曾挂收信號簿否，並問辛五兄何所知二月之韓弁、三月之張弁，俱未帶此信，而直待周維新始帶，且辛五片稱四月十四信交京提塘門上收，係聞何人所言，何以至今杳然！一查得水落石出，覆示爲要，予因正月十六之信，至爲詳細，且分爲兩封，故十分認真。若實查不出，則求澄弟再細寫一徧，並告鄧星階家會廚子家，道前信已失落也。

紀澤兒讀書如常，茲又付呈論數首，皆先生未改一字者。紀鴻兒體甚肥胖，前開排行已列丙一，不知乙字一排，十人何以遞滿，乞下次示知，得毋以乙字不佳，遂越而排丙乎？予意不必用甲乙丙丁爲排，可另取四字曰甲科鼎盛，則音節響亮，便於呼喚，諸弟如以爲然，即可徧告諸再從兄弟。

山西巡撫王兆琛，欽差審明各款，現奉旨革職拿問，將來不知作何究竟。此公名聲狼籍，得此番鐫示，亦足塞貪吏之膽。袁漱六病，尙未全好，同鄉各家如常。季仙九先生放山西巡撫，送我綠呢車，現尙未乘，擬待一二年後再換，餘不悉具，兄國藩手草。（道光二十九年六月初一日）

致諸弟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日內身體平安，內人自前腹瀉後，至今尙服黃耆高麗參附片之類，自可保安泰。紀澤兒讀書尙熟，詩經現讀至生民之什，古詩讀至左太冲詠史，網鑑讀至漢高祖末年。所作史論較前月所作，意思略多，茲付回三首。次兒肥胖可愛，四女兒皆好，龐省三教書甚爲得法。

宋湘賓在湖北藩署，光景頗好，昨有書來，致意溫弟。長郡館向來規模不好，人人不喜，今年我督工匠，大改規模，人人拍案稱奇。現在同鄉人請我將湖廣館亦改定規制，擬於八月興工，想十月可畢役。

郭鶴仙家水勢不知如何；溫浦在省見之，可問明告我。渠欠漱六五十金，近已償去，若見鶴仙翌丞，可即告之，不另寫信，借雲寄程正榮信，亦已妥交，見位雲時，即告知。寄莊心庠張禮度信各一件，到日即送去。餘不一一，俟下次續具，見國藩手稟（道光二十九年六月廿九日）

致諸弟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五月十四日發一家信，內有四月廿六日具奏一疏稿。余雖不能法古人之忠直，而皇上聖度優容，則實有非漢唐以下之君所能及者，已將感激圖報之意，於前書內詳告諸弟矣。

五月廿六日，又蒙皇上天恩，兼署刑部右侍郎。次日具摺謝恩，即將余威戴之忱寫出，茲將原摺付歸。日內京寓大小平安，癘疾大好，較去年澄弟在此時更好三倍，頭面毫無蹤影，兩腮雖未淨盡，不復足為患也。同鄉周子佩之母，病體不輕，下身不仁，恐成偏枯。

徐壽衡放四川主考，湖南放四川者，向極吉利；嘉慶辛酉之楊剛亭先生，庚午之陶文毅，道光甲午之李文恭，乙未之羅蘇溪，有成例矣。鄭鍾青陳俊臣兩人，皆已來京，陳挈眷而鄭則否。鄭富而陳甚，所為似相反，然究以家眷為是。鄭一二年亦必悔之耳。林冕圖事，余為寫知單，得百餘金，合之開弔，共二百金，將來可以贖其七十四歲之老母也。漱六望差甚切，未知能如願否。現在已放一半，而實錄館當差人員，尚未放一人。唐鏡海於十八日到京，廿三日召見，垂詢一切，天顏有喜，極者儒晚遇之榮。現已召見五次，將來尚可入對十餘次。

羅山前有信來，詞氣溫純，似有道者之言。余已回信一次，頃又有信來，言紀澤未定婚，欲為賀。耦庚先生之女作伐，年十二矣。余嫌其小一歲，且耦庚先生，究係長輩，從前左季高與陶文毅公為婚，余嫌其輩行不倫。余今不欲仍蹈其轍，擬敢為辭謝，現尚未作書覆羅山。諸弟若在省見羅山兄，可將余兩層意思，先為道破。余他日仍當

回書告知一切。

余近思爲紀澤定婚，其意頗急切。夏階平處一說，本可相安，因其與黃子壽爲親，余亦嫌輩行少屈，是以未就。黃蕭卿有女年十三，近託袁漱六往求婚。蕭卿言恐余升任總督，渠須迴避，不知渠是實，抑係不願成婚，而託辭以謝也。故現未說定，弟可一一稟告堂上大人。又余意鄉間若有孝友書香之家，不必問其貧富，亦可開親，澄弟盡爲我細細物色一徧。然余將同邑各家一想，亦未聞有真孝友人家也。

余至刑部，日日忙冗異常，迥不與禮部工部兵部相同，若長在此部，則不復能看書矣。湖南副主考喬鶴儕，在部頗稱博雅，今年經策，必須講究古茂。曹西垣辦分發，本月可引見，七月可出京。朱石翹前府昨有信來，言澄弟四月底到縣，此次摺弁到京，石翹有信而澄弟無信，殊不可解。茲有書覆朱，家中封好送去，諸惟心照，餘俟布。國書手草（咸豐元年六月初一日）

致諸弟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下八月初十摺差來京，接張湘紋書，計摺弁當於七月廿外起行，諸弟正在省城，而無家書何也？諸弟發家書交提塘後，往往屢次不帶，或一次帶數封，摺弁殊爲可惡。諸弟須設法與提塘略一往還，當面諄託，或稍有濟，否則每次望信，甚悶損人也！

京寓大小平安，前月內人病數日，近已全愈。曹西垣於八月四日出京，之官安徽，張書齋於十一日出京，之官貴州。今冬本欲寄銀到家，因澄弟前次書言，公車來京，家中儘可免銀，是以予不另寄。除田價外，尚須送親族年例銀五十金，亦宜早籌畫。共計若干，概向各處公車安妥，免致年底掣肘。如無處可免，即須開八月寄信來京，以便另辦，然不如免之爲便也。誥軸已經用費，日內即可發下，九月即可到家。

鄉試題刻於京報上，詩聲得廖字條，出係高宗御製，是題詩中句云：「卽此供吟咏，奚煩事翰墨？」場中無人知之也。李子彥之文甚好，鏡雲文尙未見。宋湘賓教習已傳到，昨日專人告知。

李石梧身後恩典甚厚，乃七月末翰林院撰祭文碑文進呈，硃批竟加嚴飭，謂其誇獎過當，詞藻太多，且貶其調度乖方，功過難掩，歷任封疆，尤不足稱云云，飭令翰林院另行改撰。其復撰進呈，遂多貶詞，功名之際，難得移過完全也。

耦庚先生家親事，予頗思成就，一則以耦翁能官，予亦內有愧心，思借此聯爲一家，以贖予隱微之愆。二則耦翁家教向好，賢而無子，或者其女子必賢，諸弟可爲我細訪羅羅山，下次信來詳告。若女子果厚重，則兒子十七歲歸家省祖父母叔祖父母時，卽可成喜事也。前託在鄉間擇婚，細思吾邑讀書積德之家，如賀氏等，亦實無之，諸弟暫不必昌言耳。餘俟續布，兄國藩手草。（咸豐元年八月十三日）

致諸弟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弟足下：九月廿六日發一家信，想已收到。十月初十日接到家中閏月廿八所發信，及九月初二九月十四所發各件。十二夜又於陳伯符處接得父親大人閏八月初七所發之信，係交羅羅山手轉寄者。陳伯符著賀耦庚先生之妻舅也，故羅山託其親帶來京，得此家書四件，一切皆詳知矣。

紀釋聘賀家姻事，觀閏八月父親及澄弟儀已定於十月訂盟，觀九月十四澄弟一信，則又改於正月訂盟。而此間却有一點挂礙，不得不詳告家中者，京師女流之輩，凡兒女定親，最講究嫡出庶出之分，內人聞賀家姻事，卽託打聽，是否庶出，余以其無從細詢，亦遂置之。昨初十日接家中正月訂盟之音，十一日內人卽親至徐家打聽，知賀女實係庶出，內人卽甚不願，余比曉以大義，以爲嫡出庶出，何必區別？且父親大人業已喜而應允，豈可

復有他議。內人之意以爲爲夫者先有嫌妻庶出之意則爲妻者更有踣躄難安之情日後曲折情事亦不可不早爲慮及。求諸弟宛轉稟明父母，尙須斟酌暫緩訂盟爲要。

陳伯符於十月十日到京，余因內人俗意甚堅，卽於十二日夜請賀禮庚陳伯符二人至寓中，告以實情。求伯符先以書告賀家，將女庚不必遽送，俟再商定。伯符已應允，明日卽發書，十月底可到賀家。但兄前有書回家，親事求父親大人作主，今父親歡喜應允，而我乃以婦女俗見從而撓惑，甚爲非禮。惟婚姻百年之事，必先求姑媳夫婦相安，故不能不以此層上瀆。卽羅山處，亦可將我此信鈔送一閱，我初無別見也。

夏階平之女，內人見其容貌端莊，女工極精，甚思對之。又同鄉陳奉曾一女，相貌極爲富厚福澤，內人亦思對之。若賀家果不成，則此二處必有一成，明春亦可訂盟，余注意尤在夏家也。

京城及省城訂盟，男家必辦金鐲金環玉鐲之類，至少亦須花五十金。若父親大人決意欲與賀家成親，則此數者亦不可少。家中現無錢可辦，須我在京中明年交公車帶回。七月間諸弟鄉試晉省之便，再行訂盟，亦不爲晚。望澄弟下次信詳以告我。祖父佛會既於十月初辦過，則父母叔父母四位大人，現已卽吉，余恐尙未除服，故昨父親生日，外未宴客，僅內有女客二席。十一我四十晉一，則並女客而無之。

朱石樵爲官，竟如此之好，實可佩服。至於銑砂傷其面，尙勇往前進，真不愧爲民父母。父親大人竭力幫助，洵大有造於我邑，諸弟苟可出力，亦必盡心相扶持。現在粵西未靖，萬一吾楚盜賊有乘間竊發者，得此好官，粗定章程以後，吾邑各鄉，自爲團練，雖各縣盜賊四起，而吾邑自可安然無恙。如奏之桃花源，豈不安樂。須將此意告邑之正經紳耆，自爲守助。

牧雲補稟，煩弟爲我致意道喜。季弟往回裏教書，不帶家眷最好，必須多有人在母親前，乃爲承歡之道。季洪十一日歸省，亦盡孝之道也。而來書所云「寡慾多男之理，亦未始不寓乎其中」，甲五讀書，總以背熟經書爲

講史鑑爲要，每夜講一刻足矣。季弟看書，不必求多，亦不必求記。但每日有常，自有進境，萬不可厭常喜新，此書未完，忽換彼書耳。兄國藩手草（咸豐元年十月十二月）

致諸弟

澄侯溫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足下：正月初八，接到十二月初旬父大人所發二信，皆係在縣城發者，不勝忻慰。紀澤兒定婚之事，予於十二月連發三信，皆言十月十二所發之信，言嫌賀女麻出之說，係一時謬誤，自知悔過，求者弟爲我敬告父親大人，仍求作主，決意對成，以諧佳耦，不知此二書俱已到家否？細思賀家簪纓門第，恐聞有前一說，懼其女將來過門受氣，或因此不願對，亦未可知。果爾則澄弟設法往省城，堅託程羅山劉霞仙二君，將內人性情細告賀家，務祈成此親事，不敢陷我於不孝之咎。

澄弟與朱堯階成親，余甚歡喜！我朋友最初之交，無過於堯階者，蓋今日姻緣，已定於二十年以前矣。魏家亦我境第一詩書人家，鄭棟尙未到京，容當照拂一切也。

植弟買筆事，總在春間寄南，以備科考之用。若科考不在前三名，則不宜考優，無使學政笑我家太外行也。關帝覺世經刷五百張，須公車回南，乃可付歸。陰翳文感應篇，亦須公車南去，乃可帶。澄弟戒烟，正與阿兄同年，余以壬寅年戒烟，三十二也。澄弟去年亦三十二也。戒烟似可不必，三兩杯以養血，未始不可，但不宜多耳。

去年帶回父大人之干尖子皮褂，不知已做成否？若未做，可即做成，用月白緞子爲面。今年當更寄白風毛褂回家，敬送與叔父大人，若父叔二大人同日出門，則各穿一件，若不同出門，則薄寒穿干尖子，盛寒穿白風毛。予官至二品，而堂上大人衣服之少如此，於孝道則未盡，而彌足以彰堂上居家之儉德矣。

京寓大小平安，癘疾未發。文任吾先生於正月六日上學，其人理學甚深，今年又得一賢師。植弟勸我教澤兒

舉八股其言甚切至有理，但我意要五經讀完始可動手，計明年即可完經書，做時文尚不過滿十四歲，京師童子十四歲開筆者甚多，草三年成篇，十七歲即可作佳文，現在本係蔭生，例不准赴小考，擬令照我之樣，廿四歲始行鄉試，實可學做八股者十年，若稍有聰明，豈有不通者哉？若十九二十，即行鄉試，無論萬萬不中，即中得太早，又有何味？我所以決計命其明秋始舉八股，廿四始鄉試也。九弟爲我稟告父大人，實不爲遲，不必罣慮。余近來常思歸家，今年秋間，實思挈眷南旋，諸弟爲我稟告堂上大人，春間即望一回信。九弟進京之說，暫時不必急急，同鄉諸家如故，餘容後日續寄。兄國藩手草（咸豐二年正月初九日）

致四弟

澄侯四弟左右：蕭浚川又至寶慶，大局當不足慮，賊至十萬之多，每日需米食千石，需子藥數千斤，渠全無來源，糧米撈盡，斷無不去之理，可不須大勝仗也。沅弟啓行後，日日大雨，甚爲辛苦。

余右目紅痛，不能寫小字，前因寶弟夫婦四十壽辰，思寫紅紙屏一幅寄賀，即將平日所稱之祖父勤儉孝友書蔬魚豬等語，述寫一篇爲壽序也可，爲格言也可，茲因目疾，尙未及辦，待下次再寄也。

叔父處前年以大事未辦壽屏，明年叔母五十晉一，擬請漱六仙鶴爲之，弟意以爲何如？在界嶽等處，弟亦太辛苦，須常服補藥，保養身體，孝之大端也。（咸豐九年五月廿九日）

致四弟

澄沅兩弟左右：寶慶解圍，團勇當撤，賊竄祁衡，吾邑遂可弛防。予在湖口住十日，八月初一日至溇陽，耽擱數日，因阻風不克成行。好在上游無事，賊不入蜀，余行雖遲滯，尙不誤事。日內守風此間，可遊覽廬山近處勝景。朱

鼎隆等各營，已由陸路先至黃州。季弟奉胡中丞札，募勇千人。聞初四日自黃州起行歸湘，吉字中營之餉，到黃州再派人起解。如已開船前來，則不起解亦可。

先考批改葬之期已近，果辦得到否，須略置墓田，令守墓者耕之。凡墓下立雙石柱，方柱圓首，柱高而遠，不置字者，爲之華表。柱矮而刻字者，謂之闕。四柱平立，上有橫石二條，謂之坊。凡神道碑，有上覆以亭者，有左右及後面皆以磚石貼砌，上蓋圓銅瓦者，有露立全無覆蓋者。三者隨弟斟酌，要之上用螭首，下用龜趺，則一定之式，不可改易。

公卿大夫之家，有隆禮者，於墓門之南，立墓表碑，又於極南處，立神道碑，稍簡者，僅立一碑。二者聽弟斟酌，要之宜立於墓門之外，江西立於墳堆之趾，湖南立於羅篋之頭，蓋非古法，不可學也。

至築墳結頂，上年周壁冲，結冲最合古法。今京師王公貝勒古品官之家，墳塋多用此式，勿以其爲吾鄉所創，見駭聞而不用也。吾之所見如此，望弟細心詳酌。吾於祖父墳墓，皆未盡心，實懷隱疚。今沅弟能力辦，望弟能玉成之，爲先人之功臣，卽爲余彌此缺憾，且慰且感。余此次在外，專了從前未了之事，而彌縫過失，亦十得七八耳。（咸豐九年八月初五日自九江舟次發）

致九弟

澄侯沅浦兩弟左右：接來信，痛悉叔父大人於十九日戌刻去世，哀痛曷極！自八年十一月，聞溫弟之耗，叔父卽說話不圓，已虞其以憂傷身。叔父生平，外面雖處順境，而暗中亦極鬱抑，思之傷心。此次一切從豐，兩弟自有禮衛，喪禮以哀爲主次，以肅靜爲主。余於聞訃之第二日，進公館設位成服，擬素食七日，素服十四日，仍行撤靈入棺。

季弟擬請假回籍，余囑其來宿松靈前行禮。沉弟不敢再求愜意，自是知足之言。但濕氣一層，不可不詳密，若濕氣太重，人或受之，則易傷脾。凡屋高而天井小者，風難入，日亦難入，必須設法祛散濕氣，乃不生病。至屬至囑。
(咸豐十年二月初八日)

致四弟

澄侯、沉甫兩弟左右：沉弟既與作梅意見相合，家中尋地，可留梅公多住一二月，以必得爲期。改葬本非好事，然既已屢改，則必求愜意而後止。余非欲求地以綴富貴者，惟作梅以三千里外至吾鄉，千難萬難，不可錯過。澄弟所跋對聯，甚爲妥洽，服補藥雖多，仍當常常靜坐，不可日日外出。一則保養身體，一則教訓子姪，至屬至囑。此間至今未得進兵，實爲遲滯。希庵至多公處，與之暢談，針芥契合，相得益彰。大約數日後即可移營，進逼桐城，懷甯矣。浙江克復後，皖南又大震動，河南捻匪上竄，陝西及樊城戒嚴，四眼狗近拊全椒，思解金陵之圍。余身雖平安，辭疾皆在臆以下，本是空閒地方，任其騷擾可也。
(咸豐十年閏三月十四日)

致四弟

澄弟左右：舅母去世，紀澤往弔後，弟亦往弔唁否？此等處，兄弟中有親往者爲妙。從前星岡公之於彭家，並無厚禮，而意甚懇勤，親去之時甚多，我兄弟宜取以爲法。

大抵富貴人家氣習，禮物厚而情意薄，使人多而親到少。吾兄弟若能彼此常常互相規誡，必有裨益。
(咸豐十

二年六月十四日)

致四弟

灑弟左右：紀鴻兒倖取縣首，詩文雖不甚穩愜，而其中多有精警之句，疏宕之氣，實皆先生時雨之化，可敬可感，常略備微儀以申鄙意。府院考皆當極熱之時，鴻兒體弱，不知能耐此酷暑否？今年鄉試，鴻兒即可不必入場。董工夫尙早，年紀太輕，本無望中之理，又恐鴻兒難熬此九日之辛苦也。

軍事平善，多將軍於十四夜攻克廬州府城，皖北數十州縣，爲粵匪所占，今皆克復，一律肅清。只餘二三城，爲捻匪苗逆所占，想亦易於就緒。四眼狗未經擒戮，北賈河南，殊爲後患。

沅弟由西梁山渡江南岸，進攻金柱關。季弟尙在魯港，鮑春霆進攻寧國府徽衛等處，賊皆退江西，今年得保平安。余身體平安，家中不必聖念。（同治元年四月廿四日）

致九弟

沅弟左右：接得十八日辰刻信，知季弟溘逝，哀痛曷極！應商之事，條列如左：

一、余准於三日起行赴金陵，本月內准到，一則與弟商季弟後事，一則親接季弟靈柩由金陵護送至安慶，載靈柩之船不必大，取其輕便易行者。余坐一長龍船，季柩載一民船，各用數號杉板拖帶，庶水上水穩而且快。至安慶後，應否另換大船，俟與弟面商。

一、季弟請卹事，應請少荃出奏。上海現有威林密輪船在此，廿六七日可過金陵，余信弟信，均可由該船帶滬。季弟部下五千人，自當歸併弟處統御，若另有可分統之人，俟余與弟相見後，再行下札。弟久勞之勞，繼以憂傷，務當強自寬解。余于兄弟骨肉之際，夙有斷德，愧憾甚多，弟則仁至義盡，毫無遺憾，千萬莫太悲傷。

一、弟信須洋藥等物，余當帶洋藥萬斤，洋帽二十萬，洋槍四百桿，親交弟處。白齊文在上海大鬧，茲將鈞函信付閱，該軍斷不來矣。只要春霆站得住，軍務尙可支持也。（同治元年十一月廿二日）

致九弟

沉弟左右：兩日未接弟信，不知金陵各營平安否？季弟欄到此已一日，外間樟聯頗多，無十分稱意者，余因書一聯云：「英名百戰成空，淚眼看河山，憐余季弟保此人民，拓此疆土，慧業多生磨不盡，癡心說因果，來世再爲哲弟，並爲勳臣。」亦不稱意也。今日已添一次，擬在此添五次，二十日發引登舟。

少荃信來，欲爲季請設請祠，請加銜立傳，恐已在官奏之後，茲將少荃信鈔閱。朱雲巖因前調青陽之檄，已棄旌德城而回徽甯，甯郡四面皆賊，深恐難支。（同治元年十月初十日）

致九弟

沉弟左右：昨寄緘後，學山恰到，道弟雖憂勞過甚，而精神完足，爲之少慰。余在季公館三宿，今日仍回本署，至鹽河一看，新城已修十分之八，十五六可竣工矣。九洲洲園迄無善本，余情人畫一幅，以應恭邸之求，茲將副本寄弟一閱，果不甚差謬否？春暹久無來信，懸系之至。

昨夕擬爲季弟作墓志，竟夜未成一字，卻又得輓聯一副，云：「大地干戈千二年，舉室效愚忠，自稱家國報恩子；諸兄離散三千里，書書寄涕淚，同哭天涯益難人。」或用弟名寫之，或不用寫，尙未定也。（同治元年十二月十二日）

致四弟

沉弟左右：季弟墓志作就，不甚稱意。唐鶴九所寄輓聯極佳，云：「秀才肩半壁軍南，方期一戰成功，挽回劫運；

當世號滿門忠義，豈料三河灑淚，又隕臺星？余欲改成功二字爲功成，改灑淚二字爲痛定，似更妥叶。

余僅派戈什哈一人送季榭，蓋以弟所派諸人，凡事皆有條理，不必更派文武委員，反致紛亂也。（同治元年十二月十八日）

致九弟

澄弟左右，接弟來信，知已得季弟淪逝之信，將在荷葉宅內爲季治喪發引。季弟此次身後之事，沉在金陵，辦得十分整齊。余於初九日接進安慶，二十發引登舟，一切未敢稍忽。大致與七年先大夫之喪禮儀規模，一一相似，亦係新製六十四人輿，新製高脚牌，輓聯稍少，輦輦則較七年更多。身後之虛榮，在季弟可稱全備。前沉弟意季榭到湘鄉後，不必更進紮田荷葉等屋，余意亦以爲然。望弟卽照此辦理，將季榭從北港徑至馬公塘山內，千妥萬妥。

古人云：「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尙不可煩，况喪禮而可煩，乎？余係一家之主，安慶係省會之地，又係季弟克復之城，一切禮儀，在此行之，卽在此發引登山。想季弟之英靈，亦必默鑒，深以爲然。

再，季弟靈柩自金陵至安慶，七百里而走十六日，甚爲遲滯。此次二十日自安慶開船，計程至湘潭二千里，應須四十餘日，乃可到。當在二月十五後矣。然風信無定，或遇順風早到，亦未可知。自湘潭至北港，又須七八日。家中辦接柩事，總在二月初十以後。葬馬公塘則不進荷葉，不葬馬公塘則必進荷葉，二者聽弟一言決斷。余與沉相隔太遠，往返商酌，恐致誤事，不敢遙斷也。

季弟升知府，贈按察使，兩次諭旨寄回。李中丞又奏請照二品例議卹，請設請祠，恐更有後命。二十日乘靈運主，須改題耳。（同治元年十二月廿二日）

致九弟

弟左右：少荃爲季弟請證請祠，摺稿昨日寄到，茲鈔寄弟一閱，是否愈允，殊不敢必。但吾與弟將來專立功績，克復金陵，則請證亦終可望允准。兩宮太后及恭邸，力求激濁揚清，實罰嚴明，但患無可賞之實，不患無不次之賞。而罰罪亦毫不假借，如去年之誅二王一相，今年之戮林米與何，近日拿問勝帥，又拿問前任蘇藩司蘇映斗進京，諒旨皆嚴切異常，吾輩忝當重任，不恃無意外之罰，而恃無可罰之實。

少荃解銀四萬，吾暫不解弟處，且解鮑張兩軍各二萬，爲度歲之資。弟處昨日解銀四萬，年內必到，其解銀二萬串，今日用民船解去，年內之能到與否，未可知也。澄弟昨有信來，言季糊不宜附葬馬公墳，其言亦頗近理。今因相隔太遠，不敢遙決，請澄自行決斷。（同治元年十二月廿三日）

Handwritten signature or scribble.

13



家訓書札

曾文正公八種

新文化書社印行



3 1762 9224 5

心得，由不能虛心涵泳，切己體察。朱子教人讀書之法，此二語爲精當。爾現讀離婁，卽如離婁首章上無道揆，下無法守，我往年讀之，亦無甚警惕。近歲在外辦事，乃知上之人必揆諸道，下之人必守乎法。若人人以道揆自許，從心而不從法，則下凌上矣。愛人不親，章往年讀之，不甚親切。近歲閱歷日久，乃知治人不治者，智不足也。此切己體察之一端也。

涵泳二字，最不易識。余嘗以意測之，曰涵者，如春雨之潤花，如清渠之溉稻。雨之潤花，過小則難透，過大則難披，適中則涵濡而滋液。清渠之溉稻，過小則枯槁，過多則傷澇，適中則涵養而淳興。泳者，如魚之游水，如人之濯足。程子謂魚躍於淵，活潑潑地。莊子言濠梁觀魚，安知非樂。此魚水之快也。左太沖有濯足萬里流之句，蘇子瞻有夜臥濯足詩，有浴罷詩，亦人性樂水者之一快也。善讀書者，須視書如水，而視此心如花如稻如魚如濯足，則涵泳二字，庶可得之於意言之表。爾讀書易於解說文義，却不甚能深入，可就朱子涵泳體察二語，悉心求之。鄭叔明新刊地圖，甚好。余寄書左季翁，託購致十副，爾收得後，可好藏之。薛曉帆銀百兩，宜璧還。余有復信，可并交季翁也。此囑。（咸豐八年八月初三日）

諭紀澤

字諭紀澤，十九日曾六來營，接爾初七日第五號家信，並詩一首，具悉。次日入關，考其皆齊矣。此時計已出關，還家。余於初八日至河口，本擬出鉛山入關，進擠崇安，已拜疏矣。光澤之賊，竄擾江西，連陷瀘溪、金溪、安仁三縣。爾在安仁屯踞，十四日派張凱章往剿，十五日余亦回駐弋陽，待安仁破滅後，余乃由瀘溪雲際關入關也。

爾七古詩，氣清而詞亦穩，余閱之忻慰。凡作詩最宜講究聲調，余所選鈔五古九家，七古六家，聲調皆極鏗鏘，斷人百讀不厭。余所未鈔者，如左太沖江文通、陳子昂、柳子厚之五古，鮑明遠、高適、夫王、廉、諳、陸、放翁之七古，聲

讀亦清越異常。爾欲作五古七古，須熟讀五古七古各數十篇，先之以高聲朗誦，以昌其氣，繼之以密詠恬吟，以玩其味。二者並進，使古人之聲調，拂拂然若與我之喉舌相習，則下筆爲詩時，必有句調淩赴腕下。詩成自讀之，亦自覺琅琅可誦，引出一種興會來。古人云：「新詩改罷自長吟。」又云：「煨詩未就且長吟。」可見古人慘淡經營之時，亦純在聲調上下工夫。蓋有字句之詩，人籟也，無字句之詩，天籁也。解此者，能使天籁人籟，拍而成，則於詩之道，思過半矣。

爾好寫字，是一好氣習。近日墨色不甚光潤，較去年春夏已稍退矣。以後作字，須講究墨色，古來書家無不善使墨者，能令一種神光活色，浮於紙上，固由臨池之勤，染翰之多所致，亦緣於墨之新舊濃淡，用墨之輕重疾病，皆有精意運乎其間，故能使光氣常新也。

余生平有三恥，學問各途，皆略涉其涯涘，獨天文算學，毫無所知，雖恆星五緯，亦不認識，一恥也。每作一事，治一業，輒有始無終，二恥也。少時作字，不能臨摹一家之體，遂致屢變而無所成，遲鈍而不適於用，近歲在軍，因作字太鈍，廢閣殊多，三恥也。爾若爲克家之子，當思雪此三恥。推步算學，縱難通曉，恆星五緯，觀認尙易，家中言天文之書，有十七史中各天文志，及五禮通考中所輯觀象授時一種，每夜認明恆星二三座，不過數月，可畢識矣。凡作一事，無論大小難易，皆宜有始有終，作字時先求圓勻，次求敏捷，若一日能作楷書一萬少或七八千，愈多愈熟，則手腕毫不費力，將來以之爲學，則手銘筆書，以之從政，則案無留牘，無窮受用，皆從寫字之勻而且捷，生出三者皆足以彌吾之缺憾矣。

今年初次下場，或中或不中，無甚關係。榜後即當看詩經注疏，以後窮經讀史，二者迭進。國朝大儒，如顧闕江、戴段王數先生之書，不可不熟讀而深思之光陰難得，一刻千金，以後寫安稟來營，不妨將胸中所見，簡編所得，聽聽議論，俾余得以考察爾之進步，不宜太寥寥，此諭。（咸豐八年八月二十日）

論紀澤

字論紀澤十月十一日接爾安稟內附隸字一冊廿四日接澄叔信內附隸臨元教碑一冊王五及各長夫來具述家中瑣事甚詳爾信內言讀詩注疏之法比之前一信已有長進凡漢人傳注唐人之疏其惡處在確守故剛失之穿鑿其好處在確守故訓不參私見釋謂爲勤尙不數見釋言爲我處處皆然蓋亦十口相傳之語而不復顧文字之不安如伐木爲文王與友人入山鴛鴦爲明王交於萬物與爾所疑益斯章解同一穿鑿朱子集傳一掃舊障專任涵泳神味虐而與之委蛇然如鄭風諸什注疏以爲皆刺忽者固非朱子以爲皆淫奔者亦未必是。

爾治經之時無論看注疏看朱傳總宜虛心求之其愜意者則以硃筆識出其懷疑者則以另冊寫一小條或多爲辯論或僅著數字將來疑者漸晰又記於此條之下久久漸成卷帙則自然日進高郵王懷祖先生父子經學爲本朝之冠皆自劄記得來吾雖不及懷祖先生而望爾爲伯申氏甚切也。

爾問時藝可否暫置抑或他有所學余惟文章之可以道古可以適今者莫如作賦漢魏六朝之賦名篇鉅製且載於文選余嘗以西征蕪城及恨別等賦示爾矣其小品賦則有古賦識小錄律賦則有本朝吳毅人顧耕石陳秋舫諸家爾若學賦可於每三八日作一篇大賦或數千字小賦或僅數十字或對或不對均無不可此事比之八股文略有趣不知爾性與之相近否。

爾所臨隸書孔廟碑筆太拘束不甚鬆活想係執筆太近臺之故以後須執於管頂余以執筆太低終身吃虧散教爾趁早改之元墨教碑氣甚好可喜郭二姻叔嫌左肩太俯右肩太聳吳子序年伯欲帶歸示其子弟爾字姿於草書尤相宜以後專賞真草二種篆隸置之可也四體並習恐將來不能一工。

余辭疾近日大愈，目光平平如故。營中各勇夫病者十分已好六七，惟尙未復元，不能拔營進剿，良深焦灼。聞甲五日疾十愈八九，忻慰之至。爾爲下輩之長，須常常存個樂育諸弟之念，君子之道，莫大乎與人爲善，况兄弟乎。臨二昆八係親表兄弟，爾須與之互相勸勉，爾有所知者，常常與之講論，則彼此並進矣。此諭（咸豐八年十月廿五日）

● 諭紀澤

字諭紀澤：二十五日寄一信，言讀詩經注疏之法。二十七日縣城二勇至，接爾十一日安稟，具悉一切。爾看天文，認得恆星數十座，甚慰甚慰！前信言五禮通考中觀象授時二十卷，內恆星圖最爲明晰，曾緝閱否？

國朝大儒於天文歷數之學，講求精熟，度越前古，自梅定九、王寅旭以至江戴諸老，皆稱絕學。然皆不講占驗，但講推步占驗者，觀星象雲氣以下吉凶，史記天官書、漢書天文志是也。推步者，測七政行度以定授時，史記律書、漢書律歷志是也。

秦味經先生之觀象授時，簡而得要，心壺既肯究心此事，可借此書與之閱看。五禮通考內有之，皇清經解內亦有之。若爾與心壺二人略窺二者之端緒，則足以補余之缺憾矣。（咸豐八年十二月廿九日）

● 諭紀澤

字諭紀澤：初一日接爾十二日一稟，得知四宅平安。爾將有長沙之行，想此時又歸也。少庚早世，賀家氣象日凋，耗爾常常寄信與爾岳母，以慰其意。每年至長沙，須走一二次，以解其憂。耦庚先生學問文章，卓絕流輩，居官亦愷惻慈祥，而家運若此，是其不可解，爾輓聯尙穩安。

特經字不同者，余忘之。凡經文本不合者，沉氏校勘記最詳，凡引經不合者，段氏撰異最詳。爾繙而校對之，則疑者明矣。（咸豐八年十二月初三日）

● 諭紀澤

字諭紀澤，日來接爾兩稟，知爾左傳注疏將次看完。三禮注疏，非將江慎修禮書綱目識得大段，則注疏亦難領會，爾可暫緩，即公穀亦可緩看。爾明春將胡刻文選細看一遍，一則合英咀華，可醫爾筆下枯澀之弊；一則吾熟讀此書，可常常教爾也。

沉叔及寅皆先生望，爾作四書文，極爲勤懇。余念爾庚申辛酉兩下科場，文章亦不可太醜，惹人笑話。爾自明年正月，每月作四書文三篇，俱由家信內封寄營中。此外或作得詩賦論策，亦即寄呈。

寫字之中鋒者，用筆尖著紙，古人謂之蹲鋒，如獅蹲虎蹲犬蹲之類。偏鋒者，用筆毫之腹著紙，不倒於左，則倒於右，當將倒未倒之際，一提筆，則成蹲鋒，是用偏鋒者，亦有中鋒時也。此諭。（咸豐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 諭紀澤

字諭紀澤，聞爾至長沙，已逾月餘，而無稟來營，何也？少庚計信百餘件，聞皆爾親筆寫之，何不發刻？或倩人幫寫，非謂爾宜自惜精力，蓋以少庚年未三十，情有差，禮有隆殺，則精力亦不宜過竭耳。近想已歸家度歲，今年家中因溫甫叔之變，氣象較之往年，迥不相同。

余因去年在家，爭辨細事，與鄉里鄙人無異，至今抱憾。故雖在外，亦惻然寡權。爾當體我此意，於叔祖各叔父，每前盡些愛敬之心，常存休戚一體之念，無懷彼此歧視之見，則老輩內外必器愛爾，後輩兄弟姊妹必以爾爲

榜樣日處日親，愈久愈敬。若使宗族鄉黨，皆曰紀澤之量，大於其父之量，則余欣然矣！

余前有信教爾學作賦，爾復稟並未提及，又有信言涵養二字，爾復稟亦未之及。嗣後我信中所論之事，爾宜一一稟復。余於本朝大儒，自願亭林之外，最好高郵王氏之學。王安國以鼎甲官至尙書，諡文獻，正色立朝，生懷履先生念孫，經學精卓，生王引之，復以鼎甲官尙書，諡文簡。三代皆好學深思，有漢韋氏、唐顏氏之風。

余自憾學問無成，有媿王文肅公遠甚，而望爾輩爲懷祖先生，爲伯申氏，則夢寐之際，未嘗須臾忘也。恆祖先生所著廣雅疏證、讀書雜誌，家中無之，伯申比所著經義述聞、經傳釋詞、皇清經解，內有之，爾可試取一閱，其不知者，寫信來問。本朝窮經者，皆精小學，大約不出段王兩家之範圍耳。（咸豐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論紀澤

字諭紀澤：三月初二日接爾二月廿日安稟，得知一切。內有賀丹麓先生墓志，字勢流美，天骨開張，覽之忻慰。惟間架間有太鬆之處，尙當加功。大抵寫字只有用筆結體兩端，學用筆，須多看古人墨蹟，學結體，須用油紙摹古帖。此二者皆決不可易之理。小兒寫影本，肯用心者，不過數月，必與其摹本字學相肖。吾自三十時已解古人用筆之意，只爲欠却間架工夫，便爾作字不成體段。生平欲將柳誠懸、趙子昂兩家，合爲一爐，亦爲間架欠工夫，有志莫遂。爾以後當從間架用一番苦功，每日用油紙摹貼，或百字，或二百字，不過數月，間架與古人逼肖，而不自覺能合柳趙爲一，此吾之素願也。不能則隨爾自擇一家，但不可見異思遷耳。

不特寫字宜摹仿古人間架，卽作文亦宜摹仿古人間架。詩經造句之法，無一句無所本，左傳之文，多現成句。爾楊子雲爲漢代文宗，而其太玄、摹易、法言、摹論語、方言、摹爾雅、十二箴、摹虞箴、長楊箴、摹難、蜀父老解、嘲摹客難、甘泉賦、摹大人賦、劇秦美新、摹封禪文、諫不許單于朝書、摹國策、信陵君諫伐韓，幾於無篇不摹。卽韓歐曾蘇

諸巨公之文，亦皆有所摹擬，以成體段。爾以後作文作詩賦，均宜心有摹仿，而後間架可立，其收效較速，其取徑較便。

前信教爾暫不必看經義述聞，爾此信言業看三本，如看得有些滋味，即一直看下去，不爲或作或輟，亦是好事。惟周禮儀禮大戴禮公穀爾雅國語太歲考等卷，爾向來未讀過正文者，則王氏述聞亦暫可不觀也。爾思來營省親，甚好。余亦思爾來一見。婚期既定五月廿六日，三四月間自不能來，或七月晉省鄉試，八月底來營省，親亦可。身體雖弱，處多難之世，若能風霜磨鍊，苦心勞神，亦自足堅筋骨而長識見。沉甫叔向最羸弱，近日治軍反得壯健，亦其證也。（咸豐九年三月初三日）

● 諭紀澤

字諭紀澤兒。廿二日接爾稟，並書譜敘，以示李少荃次青許仙屏等，皆極贊美云：「爾聯頓挫，純用孫過庭草法，而間架純用趙法，柔中寓剛，綿裏藏鍼，動合自然等語。」余聽之，亦欣慰也。趙文敏集古今之大成，於初唐四家內師虞永興，而參以鍾紹京，因此以上窺二王，下法山谷，此一徑也。於中唐師李北海，而參以顏魯公徐季海之沉著，此一徑也。於晚唐師蘇靈芝，此又一徑也。由虞永興以溯二王，及晉六朝諸賢，世所稱南派者也。由李北海以溯歐褚，及魏北齊諸賢，世所稱北派者也。

爾欲學書，須窺尋二派之所以分，南派以神韻勝，北派以魄力勝。宋四家蘇黃近於南派，米蔡近於北派。趙子昂欲合二派而確爲一，爾從趙法入門，將來或趨南派，或趨北派，皆可。不迷於所往。我先大夫竹亭公少學趙書，骨天成一我兄弟五人，於字皆下苦功，沉叔天分尤高，爾若能光大先業，甚望甚望。

制藝一道，亦須認真用功，鄧瀟師名手也。爾作文在家有鄧師批改，付營次有次青批改，此極難得，千萬莫錯。

過了。付回趙書楚國夫人碑，可分送汪易葛三先生，及二外甥，暨爾諸堂兄弟。又舊宣紙手卷，新宣紙橫幅，爾可學書譜，請徐柳臣一看，此囑。（咸豐九年三月二十三日）

諭紀澤

字諭紀澤：前次於諸叔父信中，復示爾所問各書帖之目，鄉間苦於無書，然爾生今日，吾家之書，業已百倍於道光中年矣。買書不可不多，而看書不可不知所擇，以韓退之爲千古大儒，而自述其所服膺之書，不過數種：曰易曰書曰詩曰春秋左傳曰莊子曰離騷曰史記曰相如子雲柳子厚，自述其所得，正者曰易曰書曰詩曰禮曰春秋，旁者曰穀梁曰孟荀曰老莊曰國語曰離騷曰史記。二公所讀之書，皆不甚多。

本朝善讀古書者，余言好高郵王氏父子，曾爲爾屢言之矣。今觀懷祖先生讀書雜誌中所考訂之書，逸周書曰戰國策曰史記曰漢書曰管子曰晏子曰墨子曰荀子曰淮南子曰後漢書曰老莊曰呂氏春秋曰韓非子曰楊子曰楚辭曰文選九十六種，又別注廣雅疏證一種。伯申先生經義述聞中所考訂之書，曰易曰書曰詩曰周官曰儀禮曰大戴禮曰禮記曰左傳曰國語曰公羊曰穀梁曰爾雅，凡十二種。王氏父子之博古，今所罕見，然亦不滿三十種也。

余於四書五經以外，最好史記漢書莊子韓文四種，好之十餘年，惜不能熟讀精攻。又好通鑑文選及姚惜抱所選古文辭類纂，所選十八家詩鈔四種，共不過十餘種。早歲篤志爲學，恆思將此十餘書，貫穿精通，略作劄記，仿顧亭林王懷祖之法。今年齒衰老，時事日艱，所志不克成就，中夜思之，每自悔愧。澤兒若能成吾之志，將四書五經及余所好之八種，一一熟讀而深思之，略作劄記，以志所得，以著所疑，則余歡欣快慰，夜得甘寢，此外別無所求矣。

至王氏父子所考訂之書二十八種凡家中所無者爾可開一單來余當一一購得寄回學問之途自漢至唐風氣略同自宋至明風氣略同國朝又自成一種風氣其尤著者不過閩百詩戴東原江慎修錢辛楣秦味經段懋堂王懷祖數人而風會所屬羣彥雲興爾有志讀書不必別標漢學之名目而不可不一窺數君子之門徑凡有所見所聞隨時稟知余隨時諭答較之當面問答更易長進也（咸豐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諭紀澤

字諭紀澤爾作時文宜先講詞藻欲求詞藻富麗不可不分類鈔撮體面話頭近世文人如袁簡齋趙甌北吳毅人皆有手鈔詞藻小本此衆人所共知者阮文達公爲學政時搜出生童夾帶必自加細閱如係親手所鈔略有條理者即予進學如係請人所鈔概錄陳文者照例罪斥阮公一代閔儒則知文人不可無手鈔夾帶小本矣昌黎之記事提要纂言鈞元亦係分類手鈔小冊也

爾文太無詞藻幾不能敷衍成篇此時下手工夫以分類手鈔詞藻爲第一義爾此次復信即將所分之類開列目錄附稟寄來分大綱子目如倫紀類爲大綱君臣父子兄弟爲子目王道類爲大綱則井田學校爲子目此外各門可以類推爾曾看過說文經義述聞二書中可鈔者多此外如江慎修之類腋及子史精華淵鑑類函則可鈔者尤多矣爾試爲之此科名之要道或即學問之捷徑也此諭（咸豐九年五月初四日）

●諭紀澤

字諭紀澤接二十九三十號兩稟得悉書經注疏已看畢書經注疏頗庸陋不如詩經之該博我朝儒者如闕百姚詩姬傳諸公皆辨別尙書之僞孔安國之傳亦僞作也蓋秦燬書後漢代伏生所傳歌陽及大小夏侯所習

書僅三十八篇，所謂今文尙書者也。厥後孔安國家有古文尙書，多十餘篇，遭巫蠱之毒，未得立於學官，不傳於世。厥後張霸有尙書百兩篇，亦不傳於世。後漢賈逵馬鄭作古文尙書，注解亦不傳於世。

至東晉梅頤始獻古文尙書，並孔安國傳，自六朝唐宋以來承之，即今通行之本也。自吳才老及朱子梅鼎祚歸震川皆疑其爲僞，至閩百詩遂專著一書以痛辨之，名曰疏證。自是辨之者數十家，人人皆稱僞古文，僞孔氏也。日知錄中略著其源委，王西莊孫淵如江長廷三家，皆詳言之，此亦六經中一大案，不可不知也。

爾讀書記性平常，此不足慮。所慮者，第一怕無恆，第二怕隨筆點過一編，並未看得明白，此却是大病。若實看得明白了，久之必得些滋味，寸心若有怡悅之境，則自略記得矣。爾不必求記，却宜求個明白。鄭先生講書，仍請爾周易折中，奈圈過之網罟，暫不必講，恐汙壞耳。爾每日起得早否？並問此識。（咸豐九年六月十四日）

●諭紀澤

字諭紀澤兒：接爾七月十三廿七日兩稟，並賦一篇，尙有氣勢，茲批出發還。凡作文末句要吉祥，凡作字墨色要光潤。此先大夫竹亭公常以教余與諸叔父者，兒謹記之，無忘祖訓。爾問各條分列示知。

爾問箴五末句「敢告馬走」，凡箴以虞箴爲最古，其末句曰「獸臣司原，敢告僕夫」。意以獸臣有司郊原之責，吾不敢直告之，但告其僕耳。揚子雲仿之作州箴，冀州曰「獸臣司冀，敢告在階」；揚州曰「牧臣司揚，敢告執轡」；荊州曰「牧臣司荆，敢告執御」；青州曰「牧臣司青，敢告執矩」；徐州曰「牧臣司徐，敢告僕夫」。

余之敢告馬走，即此類也，走猶僕也。朱子作敬箴曰「敢告靈臺」，則非僕御之類，於古人微有歧誤矣。凡箴以官箴爲本，如韓公五箴，程子四箴，朱子各箴，范浚心箴之屬，皆失本義，余亦相沿失之。

爾問注疏之法，書經文義與衍注疏勉強牽合二語，甚有所見。左疏淺近，亦頗不免。國朝如王西莊鳴盛、孫淵

如星衍、江良庭聲注皆尙書。顧亭林炎武、憲定字棟、王伯申引之，皆注左傳，皆刻在皇清經解中。書經則孫注較勝，王江不甚足取。左傳則顧惠王三家俱精。王亦有書經述聞，爾曾看過一次矣。大抵十三經注疏，以三禮爲最善。詩疏次之，此外皆有純有駁。爾既已看動數經，即須立志全看一過，以期作事有恆，不可半途而廢。

爾問作字換筆之法，凡轉折之處，如「」之類，必須換筆，不待言矣。至並無轉折形迹，亦須換筆者，如以一橫言之，須有三換筆，以一直言之，須有兩換筆，捺與橫相似，特末筆磔處更顯耳。撇與直相似，特末筆更撇向外耳。凡換筆以小換闊識之，可以類推。凡用筆須略帶欹斜之勢，如本斜向左，一換筆則向右矣。本斜向右，一換筆則向左矣。舉一反三，爾自悟取可也。

李春醴處，余擬送之八十金，若家中未先送，可寄信來。凡家中親友，有慶弔事，皆可寄信，由營致情也。（咸豐九年八月十二日）

●諭紀澤

字諭紀澤，廿一日得家書，知爾至長沙一次，何不寄安稟來營？婚期改九月十六，余甚喜慰。余老境優壽，願早將兒女婚嫁，早早料理。袁漱六親家患咯血疾，昨專人走松江看視，若得復原，吾即思明春辦大女兒嫁事。袁鐵庵來我家時，爾稟問母親，可以吾意商之。

京中書到時，有胡刻通鑑一部，留家中講解，即將吾圈過一部寄來營可也。又汲古閣初印五代史一部亦寄來，皮衣等件，速速寄來，吾買帖數十部，下次寄爾。此諭。（咸豐九年九月十四日）

●諭紀澤

字諭紀澤：兒接爾十九二十九日兩稟，知喜事完畢，新婦能得爾母之歡，是卽家庭之福。我朝列聖相承，總是實正卽起，至今二百年不改。我家高曾祖考相傳早起，吾得見竟希公星岡公皆未明卽起，冬寒起，坐約一個時辰，始見天亮。吾父竹亭公亦甫黎明卽起，有事則不待黎明，每夜必起，若一二次不等，此爾所及見者也。余近亦黎明卽起，思有以紹先人之家風。爾旣冠授室，當以早起爲第一先務，自力行之，亦率新婦力行之。

余生平坐無恆之弊，萬事無成，德無成，業無成，已可深恥矣。逮辦理軍事，自矢靡他，中間本志變化，尤無恆之大者，用爲內恥。爾若稍有成就，須從有恆二字下手。

余嘗細觀星岡公儀表，絕人，全在一重字。余行路容止，亦頗重厚，蓋取法於星岡公。爾之容止甚輕，最亦大弊。病以後宜時留心，無論行坐，均須重厚。

早起也，有恆也，重也，三者皆爾最要之務。早起是先人之家法，無恆是吾身之大恥，不重是爾之短處，故特諄諄戒之。

吾前一信，答爾所問者三條，一字中換筆，一敢告馬走，一注疏得失，言之頗詳。爾來稟何以並未提及，以後凡接教爾之言宜一條稟復，不可疏略。此外教爾之事，則詳於寄寅皆先生看讀寫作一紙中矣。此諭（咸豐九年十月十四日）

●諭紀澤

字諭紀澤：初一日接爾十六日稟，澄叔已移寓新居，則黃金堂老宅，爾爲一家之主矣。昔吾祖星岡公最講治家之法，第一要起早，第二打掃潔淨，第三誠修祭祀，第四善待親族鄰里。凡親族鄰里來家，無不恭敬款接，有急必周濟之，有訟必排解之，有喜慶必賀之，有疾必問，有喪必弔。此四事之外，於讀書種菜等事，尤爲剴刻留心。故

余近寫家信，常常提及書蔬魚豬四端者，蓋祖父相傳之家法也。爾現因讀書無暇，此八字縱不從一一親自經，亦不可不識得此意。請朱建四先生細心經理，八者缺一不可。

其誠修祭祀一端，則必須爾母隨時留心。凡器皿第一等好者，留作祭祀之用；飲食第一等好者，亦備祭祀之需。凡人家不講究祭祀，縱然興旺，亦不久長。至要至要！

爾所論看文選之法，不爲無見。吾觀漢魏文人，有二端最不可及：一曰訓話精確，二曰聲調鏗鏘。說文訓話之學，自中唐以後，人多不講。宋以後說經，尤不明訓話。及至我朝巨儒始迴小學。段茂堂、王懷祖兩家，遂精研乎古人文字聲音之末，乃知文選中古賦所用之字，無不典雅精當。爾若能熟讀段、王兩家之書，則知眼常前見之字，凡宋唐文人誤用者，惟六經不誤。文選中漢賦亦不誤也。即以爾稟中所論三都賦言之，如「蔚若相如，嚼若君平」，以一蔚字該括相如之文章，以一嚼字該括君平之道，此雖不盡關乎訓話，亦足見下字之不苟矣。至聲調之鏗鏘，如開高軒以迎山，列綺窗而瞰江，碧出袁宏之血，鳥生杜宇之魂，洗兵海島，刷馬江湖。數軍實乎桂林之范，襲戎旅乎落星之樓等句，音響節奏，皆後世所不能及。爾看文選，能從此二者用心，則漸有入理處矣。

作梅先生想已到家，爾宜恭敬款接。沉叔旣已來營，則無人陪往益陽，聞胡宅專人至吾鄉迎接，即請作梅獨去可也。爾舅父故雲先生，身體不甚耐勞，即請其無庸來營。吾此次無信，爾先致吾意，下或再行寄信，此囑。爾宜

十年閏三月初四日

諭紀澤

字諭紀澤，二十七日劉得四到，接爾稟，所議論文選，俱有所得。問小學亦有條理，甚以爲慰。沉叔於二十七到，宿松初三日由宿至集賢關，將爾稟帶去矣。余不能悉記，但記爾問種種二字，此字段茂堂辨論甚晰，種爲藎也。

禮爲後熟之禾，詩之黍稷重穰，說文作種稂，種正字也，重假借字也，稂與稂，字向字也。隸書以稂種二字互易，今人於耕種，概用種字矣。

吾於訓詁詞章二端，頗嘗盡心，爾看書若能通訓詁，則於古人之故訓大義，引伸假借，漸漸開悟，而後人承訛襲誤之習可改。若能通詞章，則於古人之文格文氣，開合轉折，漸漸開悟，而後人的硬腔滑調之習可改，是余之所厚望也。

爾後爾每月作三課，一賦，一古文，一時文，皆交長夫帶致營中，每月拾有三次長夫接家信也。吾於爾有不放心者二事：一則舉止不甚重厚，二則文氣不甚圓適。以後舉止留心一重字，行文留心一圓字，至癩（咸豐十年四月朔四日）

諭紀澤

字諭紀澤：十六日接爾初二日稟，並賦二篇，近日大有長進，慰甚！無論古今何等文人，其下筆造句，總以珠圓玉潤爲主。無論古今何等書家，其落筆結體，亦以珠圓玉潤爲主。故吾前示爾書專以一重字救爾之短，一圓字望爾之成也。

世人論文家之語，圓而藻麗者，莫如徐陵、庾信，而不知江淹、鮑昭則更圓。進之沈約、任昉則亦圓。進之潘岳、陸機則亦圓。又進而溯之東漢之班固、張衡、崔駰、蔡邕則亦圓。又進而溯之西漢之賈誼、鼂錯、匡衡、劉向則亦圓。至於馬遷相如、子雲三人，可謂力趨險奧，不求圓適矣。而細讀之，亦未始不圓。至於昌黎，其志意直欲陵駕長卿、子雲三人，冥冥獨造，力避圓熟矣。而久讀之，實無一字不圓，無一句不圓。

爾於古人之文，若能從鮑、江、徐、庾四人之圓，步步上溯，直窺卿、雲、馬、韓之圓，則無不可讀之古文矣。即無不可

通之經史矣。爾其勉之！余於古人之文，用功甚深，惜未能一一達之腕下，每歎然不怡耳。

江浙戰勢大亂，江西不久亦當震動，兩湖亦難安枕。余寸心坦蕩，毫無疑怖。爾稟告爾母儘可放心。人雖不死，只求臨終心無愧悔耳。家中暫不必添起雜屋，總以安靜不動爲妙。（咸豐十年四月二十四日）

●諭紀澤

字諭紀澤：在安慶所發各信，及在黃石磯湖口之信，均已接到。鴻兒所呈擬連珠體壽文，初七日收到。余以初九日出營至黟縣，查閱各嶺，十四日歸營，一切平安。鮑超、張凱章二軍，自廿九初四日獲勝後，未再開仗。楊軍門帶水陸三千餘人至南陵，破賊四十餘壘，拔出陳大富一軍，此近日再可喜之事。

英夷業已撫余，就九月六日請帶兵北援一疏，奉旨無庸前往。余得一意辦東南之事，家中儘可放心。

澤兒看書，天分高而文筆不甚勁挺，又說話太易，舉止太輕。此次在祁門，爲日過淺，未將一輕字之弊除盡；以後須於說話走路時，刻刻留心。鴻兒文筆勁健，可慰可喜。此次運珠文先生改者若干字，擬體係何人主意？再行詳稟告我。銀錢田產最易長驕氣逸氣，我家中斷不可積錢斷不可買田。爾兄弟努力讀書，決不怕沒飯喫。至囑。（咸豐十年十月十六日）

●諭紀澤

字諭紀澤：十月二十九日接爾母及澄叔信，又棉鞋瓜子二包，得知家中各宅平安。澤兒在漢口阻風六日，此時當已抵家。舉止要重，發言要翻，爾終身須牢記此二語，無一刻可忽也。

余日內平安。鮑張二軍亦平安。左軍二十二日在貴溪獲勝，二十八二十九日在德興小勝一次，然賊數甚衆，尚

屬可慮。晉軍在建德，賊以大股往撲，祇要左晉二軍站得住，則處處皆穩矣。

澤兒字天分甚高，但少剛勁之氣，須用一番苦工夫，切莫把天分自棄了。家中大小，總以早起爲第一義。澄叔處此次未寫信，爾等稟之。（咸豐十年十一月初四日）

●諭紀澤

字諭紀澤，曾名琮來，接爾十一月二十五日稟，知十五十七，尙有兩稟未到。爾體甚弱，咳吐鹹痰，吾尤以爲慮。然總不宜服藥，藥能活人，亦能害人。良醫則待人者十之七，害人者十之三；庸醫則害人者十之七，活人者十之三。余在鄉在外，凡目所見者，皆庸醫也。余深恐其害人，故近三年來，決計不服醫生所開之方藥，亦不令服爾鄉醫所開之方藥。見理極明，故言之極切，爾其敬聽而遵行之。

每日飯後走數千步，是養生家第一秘訣。爾每餐食畢，可至唐家鋪一行，或至澄叔家一行，歸來大約可三千餘步。三個月後，必有大效力。爾看完後，漢書須將通鑑看一遍，即將京中帶回之通鑑，仿照余法，用筆點過可也。爾走路近略重否？說話略鈍否？千萬留心此諭。（咸豐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諭紀澤

字諭紀澤，臘月二十九日接爾一稟，係十一月十四日送家信之人帶回。又由沅叔處送到爾初歸時二信，甚悉。巖仙先生令弟仙逝，余當於近日寫信寄，並當奠儀。爾先唁去弔唁。

爾問文中雄奇之道，雄奇以行氣爲上，造句之次，選字又次之。然未有文不古雅而句能古雅，句不古雅而氣能古雅者，亦未有字不雄奇而句能雄奇，句不雄奇而氣能雄奇者。是文章之雄奇，其精處在行氣，其巖處全在

造句選字也。余好古人雄奇之文，以昌黎爲第一。揚子雲次之。二公之行氣本之天授，至於人事之精能，昌黎則造句一工夫居多，子雲則造字之工夫居多。

爾開敘事誌傳之文，難於行氣，是殊不然。昌黎如曹成王碑，韓許公碑，固屬千奇萬變，不可方物。卽盧夫人之銘，女孥之誌，寥寥短篇，亦復雄奇曠強。爾試將此四篇熟看，則知二大二小，各極其妙矣。爾所作雪賦詞意頗雅，惟氣勢不暢，對仗不工。爾漢不尙對仗，潘陸則對矣。江鮑徐庾則工對矣。爾宜從對仗上用工夫。此囑。（咸豐十一年正月初四日）

●諭紀澤

字諭紀澤兒。爾求鈔古文目錄，下次卽行寄歸。爾寫字筆力太弱，以後卽常摹柳帖亦好。家中有柳書元祕塔琅琊碑，西平碑各種，爾可取琅琊碑日臨百字，摹百字。臨以求其神氣，摹以倣其間架。每次家信內各附數紙送閱。左傳注疏閱畢，卽閱看通鑑。將京中帶回之通鑑，仿我手校本將目錄寫於面上。其去秋在營帶回手校本，便中仍當寄送。爾門余常思繙閱也。爾言鴻兒爲鄧師所賞，余甚欣慰。鴻兒現閱通鑑，爾亦可時時教之。爾看書天分甚高，作字天分甚高，作詩文天分略低。若在十五六歲時，教導得法，亦當不止於此。今年已廿三歲，全靠爾自己掣掙發憤，父兄長師不能爲力。作詩文是爾之所短，卽宜從短處痛下工夫。看書寫字，爾之所長，卽宜拓而充之。走路宜重，說話宜遲，常常記憶否。余身體平安，告爾毋放心。（咸豐十一年正月十四日）

●諭紀澤

字諭紀澤。正月十四發第二號家信，諒已收到。日內祁門尙屬平安。鮑春霆自初九日在洋塘獲勝後，卽追賊

重彭澤。官軍駐牯牛嶺，賊匪踞下隅坂，與之相持。尚未開仗。日內雨雪泥濘，寒霜凜冽，氣象殊不適人意。僞忠王李秀成一股，正月初五日圍玉山縣，初八日圍廣豐縣，初十日圍廣信縣，均經官軍竭力堅守，解圍以去。現竄鉛山之吳坊陳坊等處。或由金溪以竄撫建，或徑由東鄉以撲江西省城，皆意中之事。余囑劉養素等堅守撫建，而省城亦預籌防守事宜。祇要李逆一股，不甚擾江西腹地，黃逆一股，不再犯景德鎮等三四月間，安慶克復，江北可分兵來助南岸，則大局必有轉機矣。目下春季尚必有危險，迭見余當謹慎圖之。秦然處之。余身體平安，惟齒痛時發，所選古文已鈔目錄寄歸，其中有未注明名氏者，爾可查出補注，大約不出三百名家全集及文選古文辭類纂三書之外。爾問左傳解詩書易，與今解不合，古人解經有內傳，有外傳，內傳者本義也，外傳者旁推曲衍以盡其餘義也。孔子繫易小象，則本義爲多，大象則餘義爲多。孟子說詩，亦本子貢之因貧富而悟切磋，子夏之因素絢而悟禮後，證餘義處爲多。韓詩外傳，盡餘義也。左傳說經，亦以餘義立言者矣。袁廣生之二百金，余去年曾借松江二百金，送季仙九先生，此項祇算還袁宅可也。樹堂先生送爾三百金，余當面祇受百金，爾寫信寄營，酬謝言「受一璧二」云云，余在營中備二百金，并爾信函交馮可也。此字並送澄叔一閱，此次不另作書矣。
(咸豐十一年正月二十四日)

諭紀

澤

字諱紀，鴻兒。得正月十四日信，知家中平安。此間軍事，自去冬十一月至今，危險異常，幸皆化險爲夷。目下惟左軍在景德鎮一帶，十分可危，餘俱平安。余將以十七日移駐東流建德，付回銀八兩，爲我買好茶葉，陸續寄來。下手竹茂盛，屋後山內仍須栽竹，復吾父在日之舊觀。余七年在家，芟伐各竹，以倒廬不光明也。乃芟後而黑暗如故，至今悔之，故屬重栽之勞。字謙字，常常記得否？(咸豐十一年二月十四日)

字論紀澤：接二月廿三日信，知家中五宅平安，甚慰！甚慰！余以初三日至休寧縣，即聞景德鎮失守之信。初四日寫家書，託九叔處寄湘，即言此間局勢危急，恐難支持，然猶意力攻徽州，或可得手，即是一條生路。初五日進攻，強中湘前等營，在西門挫敗一次。十二日再行進攻，未能誘賊出仗。是夜二更，賊匪偷營劫村，強中湘前等營大潰。凡去廿二營，其挫敗者八營，（強中三營，老湘三營，湘前一震字一）其幸而完全無恙者十四營。（老湘六震二，禮二，親兵一，峯二）與咸豐四年十二月十二夜，賊偷湖口水營情形相仿。此次未挫之營較多，以尋常兵事言之，此尚爲小挫，不甚傷元氣。目下值局勢萬緊之際，四面梗塞，接濟已斷。如此一挫，軍心尤大震動，所盼望者左軍能破景德鎮樂平之賊，饒軍能從湖口迅速來援，事或略有轉機；否則不堪設想矣！余自從軍以來，卽懷見危授命之志。丙戌年在家抱病，常恐溘逝，瀕下瀕我初志，失信於世，起復再出，意尤堅定。此次若遂不測，毫無牽戀。自念貧窶無知，官至一品，壽逾五十，薄有浮名，兼秉兵權，悉竊萬分，夫復何憾！惟古文與詩二者，用力頗深，探索頗苦，而未能介然用之，獨闢康莊，古文尤確有依據。若遽先朝露，則寸心所得，遂成廣陵之散，作字用功最淺，而近年略有入處。三者一無所成，不無耿耿！至行軍本非余所長，貴奇而余太平，貴貴詳而余太直，豈能辦此滔天之賊！卽前次屢有克捷，已爲僥倖，出於非望矣！爾等長大之後，切不可涉歷兵間。此事難於見功，易於造孽，尤易於貽萬世口實。余久處行間，日日如坐鍼氈，所差不負吾心，不負所學者，未嘗須臾忘愛民之志耳。近來閱歷愈多，深諳督師之苦，爾曹惟當一意讀書，不可從軍，亦不必作官。吾教子弟不離八本，三致祥，八者：曰讀古書，以訓話爲本，作詩文，以聲調爲本，養親，以得歡心爲本，養生，以少惱怒爲本，立身，以不妄語爲本，治家，以不要起爲本，居官，以不要錢爲本，行軍，以不擾民爲本。三者曰：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吾父竹亭公之教人，則專

重孝字；其少壯敬親，暮年愛親，出於至誠，故吾黨慕誌僅敘一事。吾祖星岡公之教人，則有八字，三不信。八者曰：考、寶、早、掃、書、蔬、魚、猪，三者曰僧巫，曰地仙，曰醫藥，皆不信也。處茲亂世，銀錢愈少，則愈可免禍。用度愈省，則愈可養福。爾兄弟奉母，除勞字儉字之外，別無安身之法。吾嘗軍事極危，輒將此二事叮囑一遍，此外亦別無遺訓之語。爾可稟告諸叔及爾母無忘。（咸豐十一年三月十三日）

●諭紀澤

字諭紀澤：三月三十日建德途次，接澄侯弟在永豐所發一信，並爾將去省時在家所留之稟。爾到省後所寄一稟，卻於二十八日先到也。余二十六日自祁門拔營起行，初一日至東流縣，餉軍七千餘人，於二十五日自景德鎮起行，三十日至下隅坂，因風雨阻滯，初三日始渡江，即日進援安慶，大約初八九可到。沉弟季弟在安慶，穩守十餘日，極為平安。

朱雲岩五百人，二十四自祁門起行，初二日已至安慶，助守營濠，家中儘可放心。此次賊救安慶，取勢乃在千里以外，如湖北則破黃州，破德安，破孝感，破隨州，雲夢，黃梅，蘄州等屬，江西則破吉安，破瑞州，吉水，新淦，永豐等屬，皆所以分兵力，亟肆以疲我，多方以誤我，賊之善於用兵，似較昔年更狡更悍。吾但求力破安慶一門，此外皆不違與之爭得失，轉旋之機，只在二三月可決耳。

鄉間早起之家，蔬菜茂盛之家，類步與旺晏起無蔬之家，類皆衰弱。爾可於省城菜園中，用重價雇人至家種蔬，或二人亦可，其價若干，余由營內寄回，此囑。（咸豐十一年四月四日）

●諭紀澤

字諭紀澤六月二十日唐介科回營接爾初三日稟並澄叔一函具悉一切今年彗星出於北斗彗彗垣之間漸漸移南不數日而退出右輔與搖光之外並未貫紫微垣亦未犯天市也古驗之說本不足信卽有不祥或亦不大爲害。

省雇園丁來家宜廢田一二坵用爲菜園吾現在營謀勇夫種菜每塊土約三丈長五尺寬窄者五六尺寬務使芸草及摘蔬之時人足行兩邊溝內不踐菜土之內溝寬一尺六寸足容便桶大小橫直有溝有澆下兩則水有所歸不使積潦傷菜四川菜園極大溝澆終歲引水長流頗得古人井田遺法吾鄉一家園土有隱斷無橫溝而直溝則不可少吾鄉老農雖不甚精猶頗認真老圃則全不講究我家開此風氣將來荒山曠土盡可開墾種百穀雜蔬之類如種茶亦獲利極大吾鄉無人試行吾家若有山地可試種之。

爾前問說文中逸字今將貴州鄭子尹所著二卷寄爾一閱渠所補一百六十五字皆許書本有之字而後世脫失者也其子知同又附考三百字則許書本無之字而他書引說文有之知同辨爲不當有者也爾將鄭氏父子書細閱一遍則知叔重原有之字被傳寫逸脫者實已不少。

紀渠姪近寫篆字甚有筆方可喜可慰茲圈出付回爾須教之認熟篆文並解明偏旁本意渠姪湘姪要大字橫匾余卽日當寫就付歸壽姪亦當付一匾也家中有李少溫篆帖三墳記遷先塋記亦可尋出呈澄叔一閱澄叔作篆字間架太散以無帖意故也鄧石如先生所寫篆字西銘彝子職之類永州楊太守新刻一套爾可求郭憲城姻叔攝一二分俾家中寫篆者有所摹仿。

家中有褚書西安聖教同州聖教爾可尋出寄營王聖教亦寄來一圖如無樣者則不必寄也漢魏六朝百三家集京中一分江西一分想俱在家可寄一部余瘡疾略好而辭大作手不停爬幸飲食如常安慶軍事甚好大約可克復矣此次未寫信與澄叔爾將此呈閱並問澄弟近好(咸豐十年六月廿四日)

●諭紀澤

字諭紀澤爾前寄所臨書譜一卷，余比送徐柳臣先生處，請其批評。初七日接渠回信，茲寄爾一閱。十三晤柳臣先生，渠盛稱爾草字可以入古，又送爾扇一柄，茲寄回。劉世兄送西安聖教，茲與手卷並寄回。查收。

爾前用油紙摹字，若常常爲之，間架必大進。歐虞顏柳四大家，是詩家之李杜韓蘇，天地之日星江河也。爾有志學書，須窺尋四人門徑，至癡至癡。（咸豐十一年七月十四日）

●諭紀澤

字諭紀澤前接來稟，知爾鈔說文，閱通鑑，均尙有恆，能耐久坐，至以爲慰。云年在營，余教以看讀，寫作四者，一不可。爾今閱通鑑，算看字工夫，鈔說文，算讀字工夫，尙能臨帖否，或臨書譜，或用油紙摹歐柳楷書，以藥爾柔弱之體，此寫字工夫，必不可少者也。爾去年曾將文選中零字碎錦，分類纂鈔，以爲屬文之材料，今尙照常摘鈔否，已卒業否，或分類抄文選之詞藻，或分類抄說文之訓詁，爾生平作文太少，似此代作字工夫，亦不可少者也。

爾十餘歲至二十歲，虛度光陰，及今將看讀寫作四字，逐日無間，尙可有成。

爾語言太快，舉止太輕，近能力行遲重二字，以改救否。此間軍事平安，援賊於十九二十廿一日撲。慶後濛均經擊退，二十二日自己刻起，至五更止，猛撲一次，亦竭力擊退。從此當可化險爲夷，安慶可望。復次，余雖疾未愈，每日夜手不停爬，幸無他病。皖南有左張，江西有鮑，均可放心。目下惟安慶較險，然過二十二之風波當無慮也。（咸豐十一年八月廿四日）

●諭紀澤

字論紀澤八月二十日胡必達謝榮鳳到，接爾母子及澄叔三信，並漢魏百三家聖教序三帖。二十二日譚在榮到，又接爾及澄叔二信，具悉一切。蔡迎五竟死於京口江中，可異可憫。

茲將其口糧三兩補去外，以銀二十兩賑卹其家。朱運四先王之母仙逝，茲寄去奠儀銀八兩。蕙姑娘之女一貞，於今冬發嫁，茲付去賀銀十兩，家中可分別妥送。

大女兒擇於十二月初三日發嫁，袁家已送期來否？余向定嫁奩之資二百金，茲先寄百金回家，製備衣物，餘百金俟下次再寄。其自家至袁家途費，暨六姪女出嫁奩儀，均俟下次再寄也。

居家之道，惟崇儉可以長久，處亂世尤以戒奢侈爲要義。衣服不宜多製，尤不宜大鑲大緣，過於絢爛。爾教導諸妹，敬聽父訓，自有可久之理。

牧雲舅氏書院一席，余以函託寄雲中丞，沅叔告假回長沙，當面再一提及，嘗無不成。余身體平安，二十一日成服哭靈，現在三日已畢。瘡尙未好，每夜搔癢不止，幸不甚爲害。溫叔近患瘧疾，二十二日全愈矣。此次未寫澄叔信，爾將此呈閱。（咸豐十一年七月廿四日）

論紀澤

字論紀澤：按爾八月十四日稟，並日課一單，分類目錄一紙，日課單批明發還，目錄分類，非一言可盡。大抵有一種學問，即有一種分類之法；有一人嗜好，即有一人摘抄之法。若後本原論之，當以爾雅爲分類之最古者。天之星辰，地之山川，鳥獸草木，皆古聖賢人辨其品彙，命之以名，書所稱「大禹主名山川」，禮所稱「黃帝正名百物」是也。

物必先有名而後有是字，故必知命名之原，乃知文字之原。舟車弓矢，俎豆鐘鼓，日用之具，皆先王制器以利

民用。必先有器而後有是字，故必知制器之原，乃知文字之原。君臣上下，禮樂兵刑賞罰之法，皆先王並事以經綸天下。或先有事而後有字，或先有字而後有事，故又必知萬事之本，而後知文字之原。此三者物最初器次之事，又次之三者既具而後有文詞。

爾雅一書，如釋天，釋地，釋山，釋水，釋草，釋鳥獸蟲魚物之屬也。釋器，釋宮，釋樂，器之屬也。釋親，事之屬也。釋帖，釋訓，釋言，文詞之屬也。爾雅之分類，惟屬事者最略，後世之分類，惟屬事者最詳。事之中又判爲兩端，馬曰：虛事曰實事。虛事者，如經之三禮，馬之八書，班之志，及三通之區別門類是也。實事者，就史鑑中已往之事蹟，分類纂記，如事文類聚，白孔六帖，太平御覽，及我朝淵鑑類函，子史精華等書是也。

爾所呈之目錄，亦是抄摘實事之象，而不如子史精華中目錄之精當。余在京藏子史精華於溫叔處，二十八年帶回，惟尙在白玉堂，爾可取出核對，將子目略爲減少。後世人事日多，史冊日繁，摘類書者事多而器物少，乃勢所必然。爾即可照此抄去，但期與子史精華規矩相仿，即爲善本。其末附古語鄙語，雖未必無用，而不如徑摘抄說文訓詁，庶與爾雅首三篇相近也。

余亦思仿爾雅之例，抄纂類書以記日知月無忘之效。特患年齒已衰，軍務少暇，終不能有所成。或余少引其端，爾希來繼成之可耳。余身體尙好，惟瘡久不愈。沅叔已拔營赴廬州，無爲州一切平安。胡宮保仙遊，是東南大不幸事，可傷之至。紫兼毫營中無之，茲付筆二十枝，印章一包，查收。藍格本下次再付。澄叔處尙未寫信，將此送閱。（咸豐十一年九月初四日）

諭紀澤

字諭紀澤：昨見爾所說作文分韻解字凡例，喜爾今年甚有長進，因請莫君指示錯處。莫君名友芝，字子德，號

侶亭貴州辛卯舉人，學問淹雅。丁未年在琉璃廠與余相見，心敬其人。七月來營，復得晤談，其學於考據詞章二者，皆有本原，義理亦踐修不苟。茲將渠批訂爾所作之凡例寄去，余亦批示數處。

又寄銀百五十兩，合前寄之百金，均爲大兒女子歸之用。以二百金辦奩具，以五十金爲程儀。家中切不可零籌銀錢，過於奢侈，遭此亂世，雖大富大貴，亦靠不住。惟儉勤二字，可以持久。又寄丸藥二小瓶，與爾母服食。爾在家常能起早，否諸妹起早否？說話遲鈍，行路厚重，否宜時時省記也。（咸豐十一年九月廿四日）

●諭紀澤

諭紀澤初四夜接爾二十六號稟，所刻心經，微有西安聖教筆意，總要養得胸次博大活潑，此後更當有長進也。

爾去年看詩經注疏已畢，否若未畢，自當補看，不可無恆耳。講通經，卽以我過筆者講之亦可，將來另購一部，爾照我之樣過筆一次可也。（咸豐十一年十月廿四日）

●諭紀澤

字謙紀澤接沅叔信，知二女喜期，陳家擇於正月二十日入贅。澄叔欲於鄉間另備一屋，余意卽在黃金堂成禮，或借曾家埧頭行禮，三朝後仍接回黃金堂，想爾母子與諸叔已有定議矣。茲寄回銀二百兩，爲二女奩資，外五十金爲酒席之資，俟下次寄回。

浙江全省皆失，賊勢浩大，迥異往時氣象。鮑軍在青陽，亦因賊衆兵單，未能得手。徽州近又被圍，余任大責重，憂悶之至。

癯鮮並未少減，每當痛癢極苦之時，常思與爾母子相見，因賊氛環逼，不敢邊接家眷。又以羅氏女須嫁，紀鴻須出考，且待明春察看，如賊焰少衰，安慶無虞，則接爾母帶紀鴻來此一行，爾夫婦與陳培在家照料一切。若賊氛日甚，則仍接爾來此一行，明年正月，再有准信。

紀鴻縣府各考，均請鄧師親送。澄叔前言紀鴻至書院讀書，則斷不可。前蒙恩賜遺念衣一冠，一班指一表，一茲用黃箱送回，敬謹尊藏，此囑（咸豐十一年十二月廿四日）

●諭紀澤

字諭紀澤兒：正月十三四，連接爾十二月十六、二十四兩稟，又得澄叔十二月廿二日一紙，備悉一切。爾詩一首，閱過發回，爾詩筆遠勝於文筆，以後宜常常爲之。余久不作詩，而好讀詩，每夜輒取古人名篇，高聲朗誦，用以自娛，今年亦當間作二三首，與爾曹相和答，做蘇氏父子之例。爾之才思，能古雅而不能雄駿，大約宜作五言，而不宜作七言。余所選八十家詩，凡一厚冊，在家中，此次可交來，丁帶至營中。爾要讀古詩，漢魏六朝，取金所選曹阮陶謝鮑謝六家專心讀之，必與爾性質相近，致於開拓心胸，擴充氣魄，窮極變態，則非唐之李杜韓白宋金之蘇黃陸元八家，不足以盡天下古今之奇觀。爾之質性，雖與八家者不相近，而要不可不將此八人之集，悉心研究一番，實六經外之鉅製，文字中之尤物也。爾於小學，曩有所得，深用爲慰，欲讀周漢古書，非明於小學，無可問津。余於道光末年，始好高郵王氏父子之說，從事戎行，未能卒業，冀爾竟其緒耳。余身體尙可支持，惟公事太多，每易積壓，辭痒迄未甚愈。家中素用銀錢甚多，其最要緊者，余必付回京報在家，不知係報何喜，若節制四省，則余已兩次疏辭矣。此等空空體面，豈亦有喜報耶？（同治元年正月十四日）

●諭紀澤

字諭紀澤兒：二月十三日，接正月二十三日来稟，并澄侯叔一信，如五宅平安，二女正月二十日喜事，諸凡顯達，至以爲慰。此間軍事如恆，徽州解圍後，賊退不遠，亦未再來犯。左中安進攻遂衛，以爲攻嚴州保衛州之計。饒春霆領兵青陽，近未開仗。洪叔在三山夾收降卒三千人，編成四營。沅叔初七日至漢口，十五日後當可抵皖。李希帥初九日至安慶，三月初赴六安州，多禮堂進攻廬州，賊堅守不出。上海屢次被賊撲犯，洋人助守，尙幸無恙。余身體平安，今歲間能成療爲近年所僅見，惟聖眷大隆，責任太重，深以爲危，知交有識者，亦皆代我危之。只好刻刻謹慎，存一臨深履薄之想而已。今年縣考在何時？鴻兒赴考，須請寅師往送。寅師父子一切盤費，皆我家供應也。（同治元年正月十四日）

●諭紀澤

字諭紀澤兒：三月十三日，據爾二月二十四日安稟，并澄叔信，具悉五宅平安。爾至葛家送親後，又須至劉陽送陳婿夫婦，又須趕回黃宅送親，又須接辦羅氏女喜事。今年春夏，爾在家中，比余在營更忙。然古今文人學人，莫不有家常瑣事之勞，其身莫不有世態冷暖之擾，其心爾現當家門鼎盛之時，炎涼之狀，不接於目，衣食之謀，不繫於懷，雖奔走煩勞，猶遠勝於寒士困苦之境也。爾母咳嗽不止，其病當在肺家，茲寄去好參四錢五分，高麗參半斤，好者如試之有效，當託人到京再買也。余近久不吃丸藥，每月兩逢節氣，服歸脾湯三劑，邇來渴睡甚多，不知是好是歹。軍事平安。鮑公於初七日在銅陵，獲一大勝仗，少葦坐火輪船，於初八日赴上海，其所部六千五百人當陸續載去，香港所派救穎州之兵，於初五日解穎郡之圍。第三女於四月廿二日于歸，羅家茲寄去銀二百五十兩，查收，餘不詳，即呈澄叔一閱，此囑。（同治元年三月十四日）

●諭紀澤

字諭紀釋見。連接爾十四廿二日在省城所發稟，知二女在陳家，門庭雍睦，衣食有資，不勝欣慰。爾累月奔馳，雖能不失常課，當可日進無已。人生惟有「常」是第一美德。余早年於作字一道，亦嘗苦思力索，終無所成。近日朝朝摹寫，久不間斷，遂覺月異而歲不同。可見年無分老少，事無分難易，但行之有「恆」，自如種樹養。書日見其大而不覺耳。爾之短處，在言語欠純訥，舉止欠端重，看書不能深入，而作文不能輝燦。若能從此三事，上下一番苦工，進之以猛，持之以恆，不過一二年，自爾精進而不覺。言語遲鈍，舉止端重，則德進矣。作文有峰巒，趨快之氣，則益進矣。爾前作詩，差有端序，近亦常作。否？李杜韓蘇四家之七古，驚心動魄，竹涉獵及之否？此間軍。事近日極得手。鮑軍連克青陽石埭太平涇縣四城，沉叔連克巢縣和州含山三城，暨銅城開蔣家鎮裕溪口西。梁山四隘，洪叔連克繁昌南陵二城，暨魯港一隘。現仍穩慎圖之，不敢驕矜。余近日瘡痍大發，與去年九十月相。帶公事叢集，竟日忙冗，尙多積擱之件。所幸飲食如常，每夜安眠，或二三更之久，不似往昔徹夜不寐。家中可以放心。此信并呈澄叔一閱，不另致也。（同治元年四月初四日）

●諭紀

字諭紀釋見。今日專人送家信，甫經成行，又接王輝四等帶來四月初十日之信，爾與澄叔各一件，藉悉一切。爾近寫來字，總失之薄弱，骨力不堅勁，墨氣不豐腴，與爾身體向來輕字之弊，正是一路毛病。爾常用油紙摹顧。字之郭家廟柳字之瑯琊碑，元祕塔，以藥其病。日日留心，專從厚重二字上用功，否則字質太薄，即體質亦因之更輕矣。人之氣質由於天生，本難改變，惟讀書則可變化氣質，古之精相法，并言讀書可以變換骨相，欲求變化之法，總須先立堅卓之志。即以余生平言之，三十歲最好喫煙，片刻不離，至道光壬寅十一月廿一日立志戒煙，至今不再喫。四十六歲以前作事無恆，近五年深以為戒，現在大小事均尙有恆。即此二端，可見無事不可變也。

爾於厚重二字，須立志變改，古稱金丹換骨，余謂立志卽丹也。此囑。（同治元年五月廿四日）

●諭紀澤

字諭紀澤，接爾四月十九日一稟，得知五宅平安。爾說文將看畢，擬先看各經注疏，再從事於詞章之學。余觀漢人詞章，未有不精於小學訓詁者，如相如子雲、孟堅於小學皆專著一書，文選於此三人之文，著錄亦最多。余於古文志在效法此三人，並司馬遷、韓愈、五家，以此五家之文，精於小學訓詁，不妄下一字也。爾於小學既粗有所見，正好從詞章上用功。說文看畢之後，可將文選細讀一過，一面細讀，一面抄記，一面作文以倣效之。凡奇僻之字，雅古之詞，不手抄則不能記，不摹倣則不慣用。自宋以後，能文章者，不通小學，國朝諸儒，通小學者，又不能文章。余早歲窺此門徑，因人事太繁，又久歷戎行，不克卒業，至今用爲疚憾。爾之天分，長於看書，短於作文，此道太短，則於古書之用意行氣，必不能看得諦當。目下宜從短處下工夫，專肆力於文選，手抄及摹倣二者，皆不可少。待文章稍有長進，則以後話經讀史，事事易於著手矣。

此間軍事平順，沅季兩叔皆直逼金陵城下。茲將沅季信二件，寄家一閱。惟沅季兩軍進兵太銳，後路蕪湖等處空虛，頗爲可慮。余現籌兵補此現隙，不知果無疏失否。余身體平安，惟公事日繁，應復之信，積閣甚多，餘件尙難料理，家中可以放心。此信送澄叔一閱。余思家鄉茶葉甚切，迅速付來爲要。（同治元年五月十四日）

●諭紀澤

字諭紀澤，二十日接家信，係爾與澄叔五月初二所發。廿二日又接衡州澄侯一信，具悉五宅平安，三女嫁事已畢。

爾極以哀培爲慮，余亦不料其遽爾學壞至此。余即日嘗作信教之。爾等在家，卻不宜過露痕跡；人所以藉顯體面者，冀人之敬重也。若人之傲慢鄙棄，業已露出，則索性蕩然無恥，拚棄不顧，甘與正人爲仇，而以後不可救藥矣。我家內外大小，於哀培處禮貌，均不可疏忽。若久不悛改，將來或接至皖營，延師教之，亦可大約世家子弟，錢不可多，衣不可多，事雖至小，所關頗大。

此間各路軍事平安，多將軍赴援陝西，沉季在金陵，孤軍無助，不無可慮。湖州於初三日失守，鮑攻寧國，恐難遽克。安徽亢旱，頃間三日大雨，人心始安。毅即在長沙採買，以後澄叔不必挂心。此次不另寄澄叔信，爾稟告之。此囑（同治元年五月廿四日）

諭紀鴻

字諭紀鴻，前聞爾縣試幸列首選，爲之欣慰。所做各場文章，亦皆清潤大方。昨接易芝先生十三日信，知爾已到省。城市繁華之地，爾宜在寓中靜坐，不可出外遊戲徵逐。

茲余函商郭意城先生，在於東征局兌銀四百兩，交爾在省爲進學之用。印卷之費，向例兩學及學書共三分，爾每分宜送銀百千。鄧寅師處謝禮百兩，鄧丁世兄處送銀十兩，助渠買書之資。餘銀數十兩，爲爾零用，及賂添衣物之需。

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無一不與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貴氣習，則難望有成。吾忝爲將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爾等常守此儉樸之風，亦惜福之道也。其照例應用之錢，不可過齎。謁聖後，拜客數家，即行歸里。今年不必鄉試，一則爾工夫尙早，二則恐體弱難耐勞也。此諭（同治元年五月廿七日）

諭紀澤

字謙紀澤曾代四王壽四先後來營，忽爾二十日二十六日兩稟，具悉五宅平安。和張邑侯詩，音節近古，可憐可慰。五言詩若能學到陶潛附眺一種和淡之味，和諧之音，亦天下之至樂，人間之奇福也。

爾既無志於科名，爾能多讀古書，時時哦詩作字，以陶寫性情，則一生受用不盡。第宜束身圭壁，法王羲之陶淵明之襟懷，瀟灑則可，法楷阮之放蕩名教，則不可耳。

希庵丁憂，余即在安慶送禮，寫四兄弟之名，家中似不必另送禮。或鼎三姪另送禮物，亦無不可。然只可送無席枕障之類，銀錢則斷不必送，爾與四叔父六孀母商之。希庵到家之後，我家須有人往弔，或四叔或爾去皆可。或目下先去亦可。

近年以來，爾兄弟讀書，所以不甚耽擱者，全賴四叔照料大事，朱金權照料小事。茲寄回鹿茸一架，袍褂料一付，寄謝四叔高麗參三兩，銀十二兩，寄謝金權。又袍褂料一副，補謝資皆先生，爾一一妥送。家中賀喜之客，請金權恭敬款接，不可簡慢。至要至要。賈五先生請余作傳，稍遲寄回。此次未寫覆信，爾先告。家中有殿板職官，以一書，余欲一看，便中寄來。鈔本國史文苑儒林傳，尙在否？查出稟知，此囑。（同治元年七月十四日）

●諭紀澤

字謙紀澤接爾七月十一日稟，並澄叔信，具悉一切。鴻兒十三日自省起程，想早到家。此間諸事平安，沅季二叔在金陵亦好，惟疾疫頗多，前建清醮後，又陳龍燈禱子請戲，做古大難之禮，不知少愈否。鮑公在甯國招降並奪海一股，收用者三千人，餘五百人，悉行遣散，每人給錢一千，鮑公辨妥此事，即由高淳東壩會剿金陵。

希帥由六安回省，初三已到，久病之後，加以憂感，氣象黑瘦，咳嗽不止，殊爲可慮。本日接奉諭旨，不准請假，開辦賞銀八百，飭地方官照料，聖恩高厚，無以復加。而希帥思歸極切，觀其病象，若非河精靜養，斷難痊愈。渠日內

擬自行具摺陳情也。

爾所作擬莊三首能識名理兼通訓詁甚余近年頗讀古人文章門徑而在軍鮮暇未嘗偶作一吐胸中之奇爾若而解漢書之訓詁參以莊子之談詭則余頗償矣。至行氣爲文章第一義卿雲之跌宕昌黎之個強尤爲行氣不易之法爾宜先於韓公個強處揣摩一番京中帶回之書有謝秋水集可交來人帶營一看澄叔處未另作書將此呈閱(同治元年八月初四日)

諭紀澤

字諭紀澤日內未接家信想五宅平安爲慰此間近狀如常各軍士卒多病迄未少愈甘子大至甯國一行歸卽一病不起許吉齋座師之世兄名敬身號藻卿者遠來訪我亦數日物故幸楊鮑兩軍門皆有轉機張凱章聞亦少瘥三公無他故則大局尙可爲也。

沅叔營中病者亦多沅意欲奏調多公一軍回援金陵。多公在秦正當緊急之際焉有東旋且沅季共帶三萬人僅保營盤亦無請援之理惟祝病卒漸愈禁得此次風浪則此後皆成坦途矣。

李希庵於閏八月二十三日自安慶開行奔喪回里唐義渠卽於是日到皖兩公於余處皆以長者之禮見待公事毫無掣肘余亦推誠相與毫無猜疑皖省吏治或可暫有起色余近日辭疾復發不似去秋之甚服藥則逐日增劇夜間不能看字老態相備固其理也(同治元年閏八月廿四日)

諭紀澤

字諭紀澤兒接爾閏月稟知澄叔尙在衡州未歸家中五宅平安至以爲慰此間連日惡風驚浪僞忠王走金

賊苦攻十六晝夜，經沅叔多方堅守，得以保全。僞侍王初三四亦至。現在金陵之賊，數近二十萬。業經守二十日，或可化險爲夷。茲將沅叔初九，十與我二信寄歸外，又有大夫第信一，慰家人之心。鮑春霖移紮寧都，據二十里之高祖山，雖病弁太多，十分可危。然凱軍在城主守，春霖在外主戰，或足禦之。惟寧國縣城於初六日失守，惡賊猛撲徽州旌德、祁門等城，又恐其由間道巡竄江西，殊可深慮。余近日憂灼，迥異尋常，氣象與八年春間相類。蓋安危之機，關係甚大，不僅爲一己之身名計也。但願沅、霖兩處，倖保無恙，則他處尚可徐徐補救。此信送澄叔一閱。（同治元年十月二十四日）

諭紀澤

字諭紀澤兒，旬日未接家信，不知五宅平安如常否？此間軍事，金柱關、蕪湖及水師各營，已有九分穩固。可據金陵沅叔一軍，已有七分可靠。寧國、鮑張各軍，尙不過五分可靠。此次風波之險，迥異尋常，余憂懼太過，似有怔忡之象，每日無論有信與無信，寸心常若皇皇無主。前次專慮金陵沅季大營，或有疏失，近日金陵已穩，而憂懼戰慄之象，不爲少減。自是老年心血虧損之症，欲爾再來營中省視，父子團聚一次，一則或可少解怔忡病症。二則爾之學問亦可稍進。或今冬起行，或明年正月起行，稟明爾母及澄叔行之。爾在此住數月，歸去再令鴻兒來此一行。寅皆先生明年定在大夫第教書，鴻兒隨之受業。金二外甥有志向學，爾可帶之來營。餘詳日記中。（同治元年十月初四日）

諭紀澤

字諭紀澤兒，十月初十日，接爾信，與澄叔九月廿日縣城發信，具悉五宅平安。希庵病亦漸好，至以爲慰。此間

軍事，金陵日就平穩，不久當可解圍。沅叔另有二信，余不贅告。餉軍日內甚為危急，賊於灣沚渡過河西，梗塞糧路，軍當士卒大病之後，布置散漫，衆心頗怒，深以為慮。鮑若不支，則張凱章困於甯國郡城之內，亦極可危。如天之福，甯國亦如金陵之轉危為安，則大幸也。爾從事小學，說文行之不倦，極懋極慰。小學凡三大宗旨，若以說文為宗，古書惟大小徐二本，至本朝而段氏特開生面，而錢坫、王筠、桂馥之作，亦可參觀。言訓詁者，以爾雅為宗，古書惟郭注、邢疏，至本朝而邵二雲之爾雅正義、王懷祖之廣雅疏證、郝蘭皋之爾雅義疏，皆稱不朽之作。言音韻者，以唐韻為宗，古書推廣韻集韻，至本朝而顧氏音學五書，乃為不刊之典，而江（慎修）戴（東原）段（茂堂）王（懷祖）孔（巽軒）江（晉三）諸作，亦可參觀。爾欲於小學鑽研古義，則三宗如顧江段邵郝王六家書，均不可不涉獵而探討之。余近日心緒極亂，心血極虧，其慌忙無措之象，有似咸豐八年春在家之時，而憂灼過之甚。思爾兄弟來此一見，不知爾何日可來營省視，仰觀天時，默察人事，此賊竟無能平之理，但求全局不遽決裂，余能速死，而不為萬世所痛罵，則幸矣！（同治元年十月十四日）

論紀澤

字諭紀澤：兒日內未接家信，想五宅平安。此間軍事，金陵於初五日解圍，營中一切平安。惟洪叔有病未愈。目下危急之處有二：一係甯國鮑張兩軍糧路已斷，外無援兵，一係旌德朱品隆一軍被賊圍撲，糧米亦缺。一係九江洲之賊竄過北岸，恐李世忠不能抵禦，大約此三處者，斷難倖全。余兩月以來，十分憂灼，牙疼殊甚，心緒之亂，甚於八年春在家十年春在祁門之狀。爾明年新正來此，父子一敘，或可少紓憂鬱。爾近日走路，身體略覺厚重，否說話覺遲鈍否？鴻兒近學作試帖詩否？袁氏塔近常在家否？爾若來，或帶袁塔與金二外甥同來，亦好。（同治元年十月二十四日）

●論紀澤

字諱紀澤兒廿九接爾十月十八在長沙所發之信十一月月初一又接爾初九日一稟并與左鏡和唱酬詩及澄叔之信具悉一切爾詩胎息近古用字亦皆的當惟四言詩最難有聲響有光芒雖文選章孟以後諸作亦復爾雅有餘精光不足揚子雲之州箴百官箴諸四言刻意摹古亦乏作作之光潤潤之聲余生平於古人四言最好韓公之作如祭柳子厚文祭張署文進學解送窮文諸四言固皆光如皎日響如春雷即其他凡墓志之銘詞及集中如淮西碑元和聖德各四言詩亦皆於奇崛之中迸出聲光其要不外意義層出筆仗雄拔而已外則班孟堅漢書敘傳一篇亦四言之最雋雅者爾將此數篇熟讀成誦則於四言之道自韓公而自有悟境鏡和詩雅深清潤實為吾鄉罕見之才但亦少奇矯之致凡詩文欲求雄奇矯變總須用畫有超羣離俗之想乃能脫去雙蹊爾前信讀馬汧督誄謂其沈鬱似史記極是極是余往年亦篇好斯篇爾若於斯篇及蕪城賦哀江南賦九辨祭張署文等篇吟翫不已則生情自茂文思汨汨矣此間軍事危迫異常九賊州之賊紛竄江北巢縣和州金山俱有失守之信余日夜憂灼智盡能索一息尙存憂勞不懈他無所知耳爾行路漸厚重否紀鴻讀書有復否至為慮念餘詳日記中(同治元年十一月初四日)

●論紀澤

李諱紀澤二十三日連寄二信與澄叔驛遞長沙轉寄想俱收到。

季叔齋志長逝實堪傷慟沉叔之意定以季榭葬馬公塋與高軒公合塚爾即可至北港迎接一切築墳等事。冀問澄叔必恭必懇俟季叔葬畢再來皖營可也。

爾現用油紙摹帖否？字乏剛勁之氣，是爾生質短處，以後宜從腳字厚字用功，特囑。（同治元年十一月十四日）

●諭紀澤

字諭紀澤，十一日接十一月二十二日稟，內有鴻兒詩四首；十二日又接初五日來稟，其時爾初自長沙歸也。爾次皆有澄叔之信，具悉一切。

韓公五言詩，本難領會，爾且先於怪奇可駭處，談諧可笑處，細心領會。可駭處，如詠落葉，則曰：「謂是夜氣滅，礙舒靈其圓。」詠作文，則曰：「蛟龍弄角牙，造次欲手攬。」可笑處，如詠登科，則曰：「憤盡妒且熱，喘如竹筒吹。」詠苦寒，則曰：「羲和送日出，恆怯頻窺覘。」爾從此等處用心，可以長才力，亦可添風趣。鴻兒試帖，大方而有清氣，易於造就，即日批改寄回。

季叔奉初六恩旨，追贈按察使，照按察使軍營病故例議卹，可稱極優，茲將諭旨錄歸。此間定於十九日開帛，二十日發引，同行者為厚四甲二甲六萬舉山江龍三諸族感，又有員弁親兵等數十人送之。大約二月可到湘潭，葬期若定二月底三月初，必可不誤。

下游軍事漸穩，北岸蕭軍於初十日克復運漕。鮑軍糧路，雖不甚通，而賊實不悍，或可勉強支持。此信送澄叔一閱。（同治元年十二月十四日）

●諭紀澤

字諭紀澤，蕭開二來，接爾正月初五日稟，得知家中平安。羅太親翁仙逝，嘗寄奠儀五十金，祭幃一軸，下次付回。羅婿性情可慮，然此無可如何之事，爾諄囑三妹柔順恭謹，不可有片語違忤。三綱之道，君為臣綱，父為子綱。

夫爲妻綱吾家讀書居官世守禮義爾當酷誠大妹三妹忍耐順受

吾於諸女妝奩甚薄然使女果貧困吾亦必周濟而覆育之目下陳家微窶貧家羅家並不憂貧爾諄諄語妹以能耐勞忍氣爲要吾服官多年亦常在耐勞忍氣四字上做工夫也

純春選正月初六日涇縣一戰後各處未再開仗春雲營士氣復旺米糧亦足應可再振僞忠王派賊數萬圍渡江北非希庵與江味根等來恐難得手余牙疼大愈日內將至金陵一晤沅叔此信送澄叔一閱不另致

(同治二年正月廿四日)

論紀澤

字論紀澤二月二十一日在運漕行次接爾正月二十二日二月初三日兩稟並澄叔兩信具悉家中五宅平安大姑母及季叔葬事此時均當完畢

爾在團山嘴橋上跌而不傷極幸極幸聞爾母與澄叔之意欲修石橋爾寫稟來由營付歸可也禮云一道而不徑舟而不遊一古之言孝者專以保身爲重鄉間路窄橋孤嗣後吾家子姪凡遇過橋無不騎馬均須下而步行

吾本意欲爾來營見面因遠道風波之險不復望爾前來且待九月霜降水落風濤性定再行寄諭定奪目下爾在家飽看羣書兼持門戶處亂世而得寬閒之歲月千難萬難爾切莫錯過此等好光陰也

余以十六日自金陵開船而上沿途閱看金柱關東西梁山裕溪口運漕無爲州等處軍心均屬穩固布置亦尙妥當惟兵力處處單薄不知足以禦賊否余再至青陽一行月杪即可還省南岸近亦吃緊廣匪南股窺撲數州古額等股窺擾青陽其志皆在直犯江西以營一飽殊爲可慮

禮叔不願受沅之馳封，余嘗寄信至京，停止此舉，以成澄志。爾讀慰有恆，余歎慰之至。弟所閱日博，亦須劄記一二條，以自考證。脚步近稍穩重，否常常留心，此囑。（前治二年二月廿四日）

●論紀澤

字論紀澤接爾二月十三日稟，並聞人賦一首，具悉家中各宅平安。爾於小學訓詁，頗識古人源流，而文章又襲漢魏六朝之門徑，欣慰無已。余嘗怪國朝大儒，如戴東原、錢辛楣、段懋堂、王懷祖諸老，其小學訓詁，實能超越近古，直逼漢唐，而文章不能追尋古人深處，達於本而闕於末，知其一而昧其二，頗覺不解。私竊有志，欲以戴、錢、段王之訓詁，發為班、張、左、郭之文章，久事戎行，斯願莫遂。若爾曹能成我未竟之志，則至樂莫大乎是。即日當批改付歸。

爾既得此津筏，以後更當專心壹志，以精確之訓詁，作古茂之文章。由班、張、左、郭上而揚、馬、而莊、騷，而六經，靡不息息相通，下而潘、陸、而任、沈，而江、鮑、徐、庾，則詞、意、雜、氣、愈、薄，而訓詁之道衰矣。至韓、昌、黎、出，乃由班、張、揚、馬、而上下六經，其訓詁亦甚精當。爾試觀南海神廟碑、送鄭尚書序諸篇，則知韓文實與漢賦相近。又觀祭張署文、平淮西碑諸篇，則知韓文實與詩經相近。近世學韓文者，不知其與揚馬班張一鼻孔出氣，爾須要參透此中消息。爾閱看書籍頗多，然成誦者太少，亦是一短。爾後宜將文選最愜意者熟讀，以能背誦為斷。如兩都賦、西征賦、秦城賦及九辯解嘲之類，皆宜熟讀。選後之文，如與楊遵憲書、哀江南賦，亦宜熟讀。又經世之文，如馬貴與文獻通考序、二十四首天文、如丹元子之步天歌、地理如顧祖禹之州域形勢、欽以上所選文七篇三種，爾與沈鴻兒皆當手鈔熟讀，互相背誦。將來父子相見，余亦課爾等背誦也。

爾擬以四月來營，余亦甚望爾來，教爾以文。惟長江風波，頗不放心，又恐往返途中，拋荒學業，爾稟請爾母及

禮叔酌示。如四月起程，則只帶黃增及金二甥同來；如八九月起程，則率母及弟妹妻子合家同來。何皖住幾月，孰歸執留再行商酌。目下皖北賊犯湖北，皖南賊犯江西，今年上半年不安靜，下半年或當稍勝。爾若四月來，則中宜十分穩慎；如八月來，則余派大船至湘潭迎接可也。（同治二年三月初四日）

●諭紀澤

字諭紀澤，頃接爾稟及澄叔信，知余二月初四在蕪湖下所發二信，同日到家。季叔與伯姑母葬事，皆已辦妥。爾自蕪山歸來，俗務應稍減少。

此間近日軍事最急者，惟石澗埠毛竹九劉南雲營盤被圍，自初三至初十，晝夜環攻，水洩不通。次則黃文金大股由建德窺犯景德鎮，余本檄鮑軍救援景德鎮，因石澗埠危急，又令鮑改援北岸。沅叔亦撥七營援救石澗埠，只要守住十日，南路援兵皆到，必可解圍。又有捻匪由湖北下窺安慶，必須安排守城事宜。各路交警，應接不暇，幸身體平安，尙可支持。

聞人賦圈批發還，爾能枕心希古，大慰余懷。紀鴻好學否？爾說話走路，比往年較遲重否？付去高麗參一斤，儻家中不時之需。又付銀十兩，爾託儲山爲我買好茶葉若干斤，去年寄來之茶，不甚好也。此信送與登叔一看，不另寄，奏章諭旨一本查收。（同治二年三月十四日）

●諭紀鴻

字諭紀鴻，接爾稟件，知家中五宅平安，子姪讀書有恆，爲慰。

爾問今年應否往應科考，爾既作秀才，凡歲考科考均應前往入場，此朝廷之功令，士子之職業也。惟爾年紀

大輕，余不放心。若鄧師能晉省，送考，則爾凡事有所稟承，甚好甚好！若鄧師不赴省，則爾或與易芝先生同往，或隨翠山鏡和子祥諸先生同伴，總須得一老成者，照應一切，乃為穩妥。

爾近日常作試帖詩，否場中細檢一番，無錯平仄，無錯抬頭也。此次未寫信與澄叔，爾為稟告。（同治二年五月十九日）

●致十叔

丹閣十叔大人閣下：前奉賜函，敬審福履康愉，闔潭多祐，至為慶慰。此間軍事，自去秋以至今春，危險萬狀。四月以後，巢和二浦，次第克復，奪回九洑州要隘，江北肅清，大局極有轉機。不料苗逆復叛，占踞數城，一波未平，一波復起，而各軍疾疫大作，死亡相屬，幾與去秋相等。餉項奇絀，醫藥無資，茫茫天意，不知何日果遂厭亂也。姪身體情適，牙齒脫落一個，餘亦動搖不固。此外視聽眠食，未改五十以前舊態。自以菲材，久竊高位，兢兢慄慄，惟是不貪安適，不圖豐豫，以是報聖主之厚恩，卽以是稍惜祖宗之餘澤。上年恭遇兩次覃恩，已將本身應得封典，施封伯祖父重五公暨中和公伯祖母彭太夫人暨蕭太夫人。茲將誥軸，專盛四送回，卽求告知任尊叔及芝圃兼發厚一厚四諸弟，敬謹收藏。焚黃告墓之日，子姪悉與於祭。茲各寄二十金，少助祭席之資。又參枝對聯書帖數物，略將鄙忱，伏乞晒存。左君辦確之事，因採辦諸人，在各縣挖牆拆屋，紛紛釀成控案。東征局司道，乃詳情概歸官辦，不特不能添新委員，卽前此給札者，亦須一律撤回，是以未能照辦。但諸人借湊本錢，分途採買，因此半途而廢，不免吃虧。姪已函告東征局主事者，酌量調劑，不令虧本矣。（同治二年七月十二日）

●諭紀鴻

字諭紀鴻接爾澄叔七月十八日信，並爾寄澤兒一函；知爾奉母於八月十九日起程來皖，並三女與羅婿一問前來。

現在金陵未復，皖省南北兩岸，羣盜如毛，爾母及四女等姑嫂來此，並非久住之局。大女理應在袁家侍姑盡孝，本不應同來安慶，因榆生在此，故我未嘗寫信阻大女之行。若三女與羅婿，則尤應在家事姑事母，尤可不必同來。余每見嫁女貪戀母家富貴，而忘其翁姑者，其後必無好處。余家諸女，當教之孝順翁姑，敬事丈夫，慎無重母家而輕夫家，效澆俗小家之陋習也。

三女夫婦若尚在縣城省城一帶，儘可令之仍回羅家，奉母奉姑，不必來皖。若業已開行，勢難中途折回，則可同來安慶一次，小住一月二月，余再派人送歸。其陳婿與二女，計必在長沙相見，不可帶之同來，俟此間軍務大順，余寄信去接可也。（同治二年八月初四日）

●諭紀澤

字諭紀澤兒，爾於十九日自家起行，想九月初可自長沙，挂帆東行矣！船上有大帥字旗，余未上船，不可誤挂。離過府縣各城，可避者，略為避開，不可驚動官長，煩人應酬也。余日內平安，沅叔及紀澤等在金陵亦平安。（同治二年八月十二日）

●寄紀瑞姪

字寄紀瑞姪，左右前接吾姪來信，字跡端秀，知近日大有長進。紀鴻奉母來此，詢及一切，知姪身體業已長成，奉友謹慎，至以為慰！

吾家累世以來，孝弟勤儉，輔臣公以上，吾不及見；竟希公星岡公皆未明即起，竟日無片刻暇逸。竟希公少時，在陳氏宗祠讀書，正月上學，輔臣公給錢一百，爲零用之需。五月歸時，僅用去二文，尚餘九十八文，還其父，其儉如此。星岡公當孫入翰林之後，猶親自種菜收養。吾父竹亭公之勤儉，則爾等所及見也。今家中境地，雖漸寬裕，與諸昆弟切不可忘卻先世之艱難，有福不可享盡，有勢不可使盡。

勸字工夫，第一貴早起，第二貴有恆。儉字工夫，第一莫華麗衣服，第二莫多用僕婢雇工。凡將相無種，畫賈畫儻亦無種，只要人肯立志，都可做到的。姪等處最順之境，當最富之年，明年又從最賢之師，但須立定志向，何事不可成？何人不可作？願吾姪早勉之也。

廩生尙算正途功名，可以考御史，待姪十八九歲，即與紀澤同進京應考。然姪此際專心讀書，宜以八股試帖爲要，不可專恃廩生爲基，總以鄉試會試能列榜前，益爲門戶之光。紀官聞甚聰慧，姪亦以立志二字，兄弟互相勸勉，則日進無疆矣。（同治二十年二月十四日）

●諭紀澤

字諭紀澤兒：余於廿五日已刻抵金陵陸營，文案各稿，亦於廿六日申刻趕到。沅叔瀟毒未愈，而精神甚好，爲忠王曾親訊一次，擬即在此殺之。由安慶咨行各處之請，在院時未辦咨札稿，茲寄去一稿。若已先發，諒與此稿不符，亦無礙也。刻摺稿，寄家可一二十分，或百分亦可。沅叔要二百分，宜先儘沅叔處，此外各處不宜多散。此次香王洪陞坐輪船於廿七日回皖，以後送包封者，仍坐舢舨歸去。包封每日止送一次，不可再多。爾一切以勤儉二字爲主，幸囑頤見安慶付來之咨行稿甚妥，此間稿不用矣。（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二日）

●諭紀澤

字諭紀澤兒：日內北風甚勁，未接包封及爾稟，余亦未發言也。偽忠王自寫親供，多至五萬餘字。兩日內看錄會親供，如校對房本誤書，殊費目力，頃始具奏。洪李二會處治正法，李會已於初六正法，供詞亦咨送軍機處矣。沅叔已於十一二等日演戲請客，余亦於十五前後起程回皖。日內因天熱事多，尙未將江西一案出奏。計非五日不能核定此稿。老年畏熱，亦畏案牘之繁難，余將來到金陵，即在英王府寓居，頃已派人修理矣。（同治三年七月初七日）

●諭紀鴻

字諭紀鴻兒：自爾西行後，南風甚多。此五日內，卻是東北風，不知爾已至岳州否。余以廿五日至金陵，沅叔病已痊愈。廿八日戮洪秀全之尸。初六時將偽忠王正法。初八日接富將軍咨，余蒙恩封侯。沅叔封伯。余所發之摺批示尙未接到，不知同事諸公，得何懋賞，然得五等賞甚少。余借人之力，以竊上賞，寸心不安之至。爾在外以謙謹二字爲主。世家子弟門第鼎盛，萬目所矚，臨行時，教以三戒之首末二條，及力云：「微情一二弊，當已牢記之矣。場前不可與州縣來往，不可送條子。進身之始，務知自重，酷暑尤須保養身體。」（同治三年七月初九日）

●諭紀澤

字諭紀澤兒：廿三日之摺，批旨尙未到皖，頗不可解。豈已遞至官相處耶？各處來信，皆言須用賀表，余亦不可不辦一分。爾請程伯敷爲我撰一表，爲沅叔撰一表。伯敷前後所作謝摺甚多，此次擬另送潤筆費三十金，蓋亦僅見之美事也。得五等之封，看似無多人，余借人之力而竊上賞，寸心深抱不安。從前三藩之役，封爵之人較多，求闕齋西間，有皇朝文獻通考一部，爾試查封建考中三藩之役，共封幾人，平準部封幾人，平回部封幾人，開單

寄來。僞幼王有逃至廣德之說，不知確否？（同治三年七月初九日）

●諭紀澤

字諭紀澤兒。今早接奉廿九日諭旨。余蒙恩封一等侯，太子太保，雙眼花翎。沉叔蒙恩封一等伯，太子少保，雙眼花翎。李少典封子爵，蕭孚泗男爵，其餘黃馬褂九人，世職十人，雙眼花翎四人。恩旨本日包封鈔回，茲先將初七之摺寄回發刻。李秀成供明日付回也。（同治三年七月初十日）

●諭紀澤

字諭紀澤兒。初十一二等日，獻酒三日。沉叔料理周到，精力沛然，余則深以為苦。亢旱酷熱，老人所畏，應治之事，多攔廢者。江西周石一案，奏稿久未核辦，尤以為疚。自六月廿三日起，凡人證皆由余發給盤川，以示體卹。爾託子密告知兩司可也。鄂刻地圖爾可即送一分與莫恩老。輪船行江說，三日內准付回，另紙繕寫黏貼大圖空處。萬寯軒忠鶴皇及泰州揚州各官，日內均來此一見。李少荃亦擬來一晤。聞余將以七月回皖，遂不來矣。（同治三年七月十三日）

●諭紀澤

字諭紀澤兒。二日未接爾稟，蓋北風阻滯之故。此間十七日，大風大雨，蕭然便有秋氣。富將軍今日來拜，懇談一切。余擬明日登舟，乘坐民船，不求其快。舟中須作周石獄事一摺，非三四日不能了。沉叔處無一人獨坐之位，無一刻清淨之時，故未辦也。其他積攔之事，皆須在船一為清理到皖，富在月杪矣。（同治三年七月十一日）

●諭紀澤

字諭紀澤兒。余於十九日，回拜富將軍，即起程回皖。約百七十里，乃至棉花隄。今日未刻發報後長行，順風行七十里泊宿，距采石不過十餘里。接奉諭旨，諸路將帥督撫，均免造冊，造報銷真中興之特恩也。頃又接爾下八日稟鈔錄封爵單一冊，我朝酬庸之典，以此次最隆。愧悚戰兢，何以報稱爾曹當勉之矣。（同治三年七月二十日）

●諭紀鴻

字諭紀鴻。自爾還湘啓行後，久未接爾來稟，殊不放心。今年天氣奇熱，爾任途次平安否？余在金陵與沅叔相稟二十五日，二十日登舟還皖，體中尚適。余與沅叔蒙恩晉封侯伯，門戶太盛，深為祇懼。

爾在省以謙敬二字為主事，事請問意臣芝生兩姻叔，斷不可送條子，致勝物議。十六日出關，十七八拜客，十九日即可回家。九月初在家聽榜信後，再起程來署可也。擇交是第一要事，須擇志趣遠大者，此囑。（同治三年七月十九日）

●諭紀澤

字諭紀澤兒。余於初四日，自邵伯開行後，初八日至青江浦，聞捻匪張任牛三股，並至蒙毫一帶。英方伯雉河集營被圍，吳開俊在蒙城亦兩被賊圍，糧路難通。余商昌岐帶水師，由洪澤湖至臨淮，而自留此。待難剗早隊至，乃赴徐州。爾等奉母在寓，總以勤儉二字自惕，而接物出以謙慎。凡世家有不動不儉者，驗之於內眷而畢露。余在家深以婦女之奢逸為慮，爾二人立志撐持門戶，亦宜自端內教始也。余身尚安，辭略甚耳。（同治四年閏五月初

九日

諭紀澤

字諭紀澤兒。接爾兩次安稟，具悉一切。爾母病已全愈，羅外孫亦好，甚慰。余到清江已十一日，因劉松山未到，皖南各軍開餉，故爾遲遲未發。雒河蒙城等處，日內亦無警信，羅茂堂等今日開行，由陸路赴臨淮。余俟劉松山到後，擬於廿一日由水路赴臨淮。身體平安，惟慮念湘勇開餉，有弗戢自焚之懼，竟日憂灼。蔣之純一軍在湖北，業已叛變，恐各處相煽，卽湘鄉亦難安居。想所以有懲之之法，尙無善策。楊見山之五十金，已函復小岑，在於伊卿處致送。邵世兄及各處月送之款，已有一札，由伊卿長送矣。惟壬叔向按季送，偶未入單。劉伯山書局撤後，再代謀一安硯之所。該局何時可撤，尙無聞也。寓中絕不酬應，計每月用錢若干，婦諸女，果每日紡績有常，課否？下次稟復，吾近夜飯不用葷菜，以肉湯沲蔬菜一二種，令極爛如醬，味美無比，必可以資培養。（菜不必貴，適口則足養人。）試沌爾母食之。（星岡公好於日入時，手摘鮮蔬，以供便餐。吾當時侍食，實覺津津有味。今則加以肉湯，而味尙不逮於昔時。）後輩則夜飯不葷，專食蔬而不用肉湯，亦養生之宜，崇儉之道也。顏黃門（推之）顏氏家訓，作於亂離之世；張文端英聰訓齋語，作於承平之世。所以教家者極精。爾兄弟各覓一冊，常常閱習，則日進矣。（同治四年閏五月十九日）

諭紀澤

字諭紀澤兒。余於廿五六日渡洪澤湖，面二百四十里，廿七日入淮，廿八日在五河停泊一日，等候旱隊，廿九日抵臨淮。卽劉省三於廿四日抵徐州，廿八日由徐州赴援雒河。英西林於廿六日攻克高鐘集，雒河一軍心益

固大約圍可解矣。羅張朱等明日可以到此。劉松山初五六可到。余小住半月，當仍赴徐州也。毛寄雲年至清江，急欲與余一晤。余因太遠，止其在臨淮。爾寫信太短，近日所看之書及領略古人文字意趣，所可自據其見。隨時實正。前所示有氣則有勢，有識則有度，有情則有韻，有趣則有味。古人絕好文字大約於此四者之中，必有一長。爾所閱古文何篇於何者爲近？可放論而詳問焉。鴻兒亦宜常常具稟，自述近日工夫。（同治四年六月初一日）

●諭紀澤

字諭紀澤：鴻兒今日接小岑信，知邵世兄一病不起，實深傷悼！位西立身行己，讀書作文，俱無差謬。不知何以家運衰替？若此，豈天意真不可測耶？爾母之病，總帶溫補之劑，當無他虞。羅氏外孫及朱金權已痊癒否？此間水大異常，各營皆已移渡南岸。惟余所居淮北兩營，係羅茂堂所帶，二日內尙可不移。再長水八寸則危矣！陰雲鬱熱，雨勢殊未已也！邵世兄處，應送奠金五十金，可由家中先爲代出，有便差來營，即付去。滕中軍所帶百人，可令每半月派一兵來此，不必定候家鄉長夫送信。余託陳小浦買龍井來，爾可先交銀十六兩，亦候下次兵來時付去。邵宅每月二十金，爾告伊卿照常致送，否須補一公牘否？爾每旬至李宮保處一談否？幕中諸友，凌曉風，相見契，酒否？氣勢，識度，情韻，趣味四者，偶思邵子四象之說，可以分配。茲錄於別紙，爾試究之。（同治四年六月十九日）

●諭紀澤

字諭紀澤：兒廿四日接奉奇諭，知沅叔已簡授山西巡撫，諭旨咨少泉宮保處，爾可借閱。沅叔之病，不知此時全愈否？余須寄信囑其北上，辟見之便。且至徐州兄弟相會。陳刻廿四史，頗爲可愛，不知其錯字多否？幾何原本，可先刷一百部，曾恆據無事，亦可來營。余又有取閱之書，可令滕中軍派兵送來，錄如別紙。（同治四年六月二十五日）

日

論紀澤

字論紀澤：鴻兒於陶詩之識度，不能領會，試取飲酒二十首，擬古九首，歸田園居五首，詠貧士七首等篇，反覆讀之，若能窺其胸襟寄廣大，寄託之遙深，則知此公於聖賢豪傑皆已升堂入室，爾能尋其用意深處，下次試解說一二首寄來。又問有一專長，是否須兼三者。乃為合作。此則斷斷不能。韓無陰柔之美，歐無陽剛之美，况於他人而能兼之。凡言兼衆長者，皆其一無所長者也。鴻兒言此表範圍曲成，橫豎相合，足見善於領會。至於純熟文字，極力揣摩，固屬切實工夫。然少年文字，總貴氣象崢嶸，東坡所謂蓬蓬勃勃，如釜上氣。古文如賈誼治安策，賈山至言，太史公報任安書，韓退之原道，柳子厚封建論，蘇東坡上神宗書，時文如黃陶庵呂晚村袁簡齋曾寅谷墨卷如墨選，觀止鄉墨精鏡中所選兩排三疊之文，皆有最盛之氣勢。爾當兼在氣上用功，無徒在揣摩上用功。大約偶句多，單句少，段落多，分段少，莫拘場屋之格式，或三五百字，長或八九百字，千餘字皆無不可。雖係四書題，或用後世之史事，或論目下之時務，亦無不可。總須將氣勢展得開，筆仗使得強，乃不至於束縛拘滯，愈繁愈呆。嗣後爾每月作五課揣摩之文，作一課氣勢之文，講揣摩者，送師閱改，講氣勢者，寄余閱改。四象表中，惟氣勢之屬太陽者，最難能而可貴。古來文人，雖偏於彼三者，而無不在氣勢上痛下工夫。爾兒均宜勉之。（同治四年七月初

三日）

論紀澤

字論紀澤：兒福秀之病，全在脾虧。今聞曉岑先生峻補脾胃，似亦不甚相宜。凡五臟極虧者，皆不受峻補也。爾

少時亦極脾虧，後用耆米炒黃，熬成極醲之稀飯，服之半年，乃有轉機。爾母當尙能記憶。金陵可覓得耆米否？
爲福秀一服，此方開生到已數日，元徵信接，茲有覆信，並邵二世兄信，爾閱後，封口交去。渠需與爾陸續支付
可也。義山集似會批過，但所批無多，奈於道光廿二、三、四、五、六等年，用胭脂圈批，惟余有丁刻史記六套，（在永
否）王刻韓文（在爾處），程刻韓詩（最精本），小本杜詩，唐刻古文辭類纂（溫叔帶回，霞仙借去），震川
集（在季帥處），山谷集（在黃恕皆家），首尾完畢，餘皆有始無終，故深以無恆爲憾。近年在軍中閱書，稍覺
有恆，然已晚矣。故望爾等於少壯時，即從有恆二字，痛下工夫。然須有情韻趣味，養得生機盎然，乃可歷久不衰。
若拘苦疲困，則不能真恆也。（同治四年十月十三日）

諭紀
鴻譯

字諭紀鴻兒郭宅姻事，吾意決不肯由輪船海道行走，嘉禮儘可安和，中度何必冒大洋風濤之險？至禮成，或
在廣東，或在湘陰，須將我家或全眷回湘，或澤兒夫婦送妹回湘。吾家主意定後，而後娘期之或遲，或早，可定。
而後成禮之或鄉，或粵，亦可定。吾既決計不回江督之任，而全眷獨戀戀於金陵，不免武仲據防之嫌。是爾母及
全眷早遲總宜回湘，全眷皆須還鄉，四女何必先行？吾意九月間，爾兄弟送家屬悉歸湘，經過省城時，如吉期在
半月之內，或爾母親至湘陰一送亦可，如吉期尙遙，則紀澤夫婦帶四妹在長沙小住，屆期再行送至湘陰成禮。
至成禮之地，余意總欲在湘陰爲正辦。雲仙姻丈去歲嫁女，既可在湘陰，由意誠主持，則今年娶婦，亦可在湘陰，
由意誠主持。金陵至湘陰近三千里，粵東至湘陰近二千里，女家送三千，婿家迎三千，而成禮於畧世桑梓之地，
豈不盡美盡善？爾以此意詳覆雲仙姻丈一函，令崔成貴等由海道回粵，余亦以此意詳致一函，亦排單寄去，即
以此信爲定。喜期定用十二月初二日，全眷十月上旬，自金陵啓行，斷不致誤。如雲仙姻丈不願在湘陰舉行，仍

執送粵之說則我家全眷暫回湘鄉，明年再商吉期可也。鴻兒之文，氣勢頗旺，下次再行詳示，爾母須用茯苓，候至京之便購買，余可廿四自臨淮起行，日無雨，明日可到徐州矣。途次平安，勿念。（同治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諭紀澤

字諭紀澤兒，邵世兄開來節略等件，收到。位西先生遺文，亦閱過。本月當作墓銘，出月親爲書寫，仍付金陵，交張氏兄弟鈎刻。大約刊刻揚印，須三箇月工夫，年底乃可藏畢。爾告邵子晉，急急返杭料理葬事，以速爲妙。此石不宜埋淺土中，將來或藏之邵氏家廟，或嵌之邵家屋壁，或一二年後，於墓之址丈餘，另穿一小穴，鋪行埋之，亦無不可。此次不可待碑成再定葬期也。（同治四年七月十三日）

●諭紀澤

字諭紀澤兒，王船山先生書經稗疏三本，春秋家說序一簿，本係託劉韜齋先生，在京城文淵閣鈔出者，爾可速寄歐陽曉岑丈處，以便捕行刊刻。劉松山前借去鄂刻地圖七本，茲可取回，尚有二十六本在金陵，可寄至大營，配成全部。全唐文太繁，而郭嘉徐處有專集一餘種，其中有韓昌黎集，吾欲寄來一閱，取其無注，便於溫習也。又文獻通考（吾曾點過田賦錢幣戶口職役征市羅士貢國用刑制輿地等門者）晉書新唐書（要殿本晉書兼取李季仙送毛刻本）均取來，以便繕閱。後漢書亦可帶來。（殿本）冬春皮衣均於此次軸板帶來。此

慶（同治四年八月十九日）

●諭紀澤

字諭紀鴻家眷旋湘，應俟接筠仙姻丈覆信，乃可定局。余意婚期果是十二月初二，則澤兒夫婦送妹先行，至湘陰辦喜事畢，即回湘鄉，另覓房屋。覓妥後，寫信至金紀，鴻兒奉母並全眷回籍。若婚期改至明年，則澤兒一人回湘覓屋，家婦及四女皆隨母明年起程。黃金堂之房，爾母素不以爲安，又有塘中溺人之事，自以另擇一處爲安。余意不願在長沙住，以風俗華靡，一家不能獨儉。若另求僻靜處所，亦殊難得。不如即在金陵，多住一年半載，亦無不可。

澤兒回湘，與兩叔父商，在附近二三十里，覓一合式之屋，或尙可得。星岡公昔年思在牛欄大址起屋，即隴魚塢蕭祠間壁也。不知果可造屋，以終先志否？又油舖里係元吉公屋，犁頭嘴係輔臣公屋，不知可買莊兌換，或借住一二年否？富託可移兌否？爾稟商兩叔，必可設法辦成。

爾母既定於明年起程，則松生夫婦及邵小姐之位置，新年再議可也。近奉諭旨，飭余暫駐徐州，不去則屢違詔旨，又失民望，遽往則局勢不順，必無成功，焦灼之至，餘不多及。（同治四年八月廿一日）

●諭紀澤

字諭紀澤：爾十一日患病，十六日尙神倦頭眩，不知近已全愈否？吾於凡事皆守盡其在我，聽其在天二語，即養生之道亦然。體強者如富人，因戒奢而益富，體弱者如貧人，因節蓄而自全。節蓄非獨食色之性也，即讀書用心，亦宜儉約，不使太過。

余八本篇中言養生以少惱怒爲本，又嘗教爾胸中不宜太苦，須活潑潑地，養得一段生機，亦去惱怒之道也。既戒惱怒，又知節蓄，養生之道，已盡其在我者矣。

此外壽之長短病之有無，一概聽其在天，不必多生妄想，去計較他。凡多服藥餌，求禱神祇，皆妄想也。吾於醫

藥禱祝等事，皆記星岡公之遺訓，而稍加推闡，教爾後輩，爾可常常與家中內外言之。

爾今冬若回湘，不必來徐省間，徐去金陵太遠也。近日賊犯山東，余之調度，概咨少荃宮保處，澄叔沅叔信附去查閱，不須寄來矣。此囑。

●諭紀澤

字諭紀澤二十六日，接紀澤排遞之稟，紀澤舢板帶來稟件衣書，今日派夫往接矣。澤兒肝氣痛病，亦全好否？爾不應有肝鬱之症，或由元氣不足，諸病易生，身體本弱，用心太過，上次函示以節齋之道，用心宜約，爾曾體驗否？張文端公英所著聰訓齋語，皆教子之言，其中言養身擇友，觀玩山水花竹，純是一片太和生機，爾宜常常省覽，鴻兒身體亦單弱，亦宜常看此書。

吾教爾兄弟不在多書，但以聖祖之庭訓格言，張公之聰訓齋語二種為教，句句皆吾肺腑所欲言。以後在家則蒔養花竹，出門則飽看山水，環金陵百里內外，可以徧遊也。算學書切不可再看，讀他書亦以半日為率，未刻以後，即宜歇息游觀。古人以懲忿窒慾為養生要訣，懲忿即吾前信所謂少惱怒也。窒慾即吾前信所謂知節齋也。因好名好勝，而用心太過，亦慾之類也。藥雖有利害，亦隨之，不可輕服切囑。（同治四年七月廿日）

●諭紀澤

字諭紀澤兒十七日接爾初十日稟，知爾病三次翻覆，近已全愈否？舢板尚未到徐，而此間盜賊萃於銅浦二縣，攻破民圩頗多，與微山湖相近，湖中水淺，近郡處又窄，舢板或畏賊不欲進，那馬步賊約六七萬，火器雖少，而剿悍異常，看來凶饒尚將日長，吾已定與賊相終始，故亦安之若素。文輔卿自京來此，言近事頗詳，九叔浮言爾

息，靈仙雖降調，而物望尚好，雲仙衆望較滅天眷亦甚平平，頃接雲信婚期已改明年，然則爾今冬亦可不回湘矣。原信鈔去一閱，爾母健飯，大慰！大慰！（同治四年九月十八日）

●諭紀澤

字諭紀澤兒：茲將邵位西墓銘付回，其兄之名空二字，爾可填寫，交匠人鈎摹刊刻，季公墓銘，匠人刻出太俗，無深厚之意，余字尚不如是爾日教張氏二匠，用刀須略明行氣之法，刀下無氣，這順修逆描，全失勁健之氣矣。幾何原本片付去照收，余十九日覆奏李公入洛，李丁迭邀一疏，爾可至李宮保署查閱。（同治四年九月二十五日）

●諭紀澤

字諭紀澤兒：爾病已好，甚慰！賊於念九日，稍與馬隊接仗，其夜即竄蕭縣。初二日，竄又漸遠，現尚不知果竄何處。各兵既力求寬限，以後即限九日，以八百里之程，每日僅走九十里，想非強人所難。張文端公聰訓齋語，茲付去二本，爾兄弟細心省覽，不特於德業有益，實於養身有益，余身體平安，惟精神日損，老景遂增，而責任甚重，殊爲悚懼！（同治四年十月初四日）

●諭紀澤

字諭紀澤兒：賊自初三四兩日，在豐縣爲潘軍所敗，倉皇西竄，行至甯陵，又爲歸德周盛波一軍所敗。據擒賊供稱，將竄湖北，不知確否。此間俟幼泉游擊之師辦成，除鎮大兵外，尚有兩枝大游兵，儘數剿辦，但求朱唐金軍遣撤不生事，變則諸務漸有歸宿矣。澤兒身體復元，思來徐州省親，余擬於今冬至曹濟歸陳四府巡閱地勢。

現尙未定，爾暫不必來。如余不赴齊豫，爾至十二月十五以後，前來徐州，侍余度歲可也。彭笛仙在糧臺，爾常相見否？有學問長處，究竟何如？聽訓齋語，余以為可却病延年。爾兄弟與松生、慕徐，常常體驗否？可一稟及。同治四年十月十七日

●諭紀澤

字諭紀澤：余近日身體平安。檢匪自竄河南後，久無消息。十九日之摺，頃接寄諭，業經照准。明年寓中請師，頃桐城吳汝綸、擊甫來此，渠以本年連捷，得內閣中書，告報出京，余勸令不必遽爾進京當差，明年可至余幕中，專心讀書，多作古文。因擬請其父吳元甲、號育泉，至金陵教書，為紀鴻及陳培之師。育泉以廩生舉孝廉方正，其子汝綸，係一手所教成者也。擊甫聞此言，欣然樂從，歸告其父，想必允許。惟澄沅叔已答應將富託與謙我家居住，明歲將送全眷回湘，經來金陵，恐非長久之局。擊甫由徐赴金陵，余擬派差官送之，爾可與之面商一切。鴻兒每十日宜寫一稟，字宜略大，墨宜濃厚。同治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諭紀澤

字諭紀澤：兒彭宮保尙在安慶，松生陪王益梧去，恐無所遇，抑別有他營。河南吳中丞疏稱豫省情形萬難，供職無狀，請另簡賢能。諭旨又催移營，現因湖團一案，關係極大，必須徐料理。新年即將移駐河南之界，家口爾可於臘月來徐省覲，隨同度歲。由金陵坐船至清江，在清江雇王家營轎車至徐，余派弁至清江迎接，大約水陸不過十二三日程耳。季泉無病，何必託詞不來聽訓齋語，俟覓得再寄。余前信欲乞慕徐齋頭全唐文殘本中韓文一種，爾曾與慕徐說及否？明史亦未帶來。臘月來營，可將此二書帶來。明史即將陳刻本帶來亦可。王氏廣雅疏證，可附帶也。同治四年十一月初六日

● 諭紀澤

字諭紀澤。兒。余明年正月，即移駐周家口。該處距漢口八百四十里，距長沙一千六百餘里，距金陵亦一千三百餘里，兩邊皆亦陸路。係信通金陵，與信通於長沙，其難一也。澤兒來此省覲，送余移營起程後，即回金陵，全眷仍以三月回湘為安。吳育泉正月上學，教滿兩月，如果師弟相得，或請之赴湖南，或令紀鴻陳培，隨吳師來余營讀書，亦無不可。家中人少，不宜分作兩處住也。余日來核改水師章程，將次完竣，惟提鎮以下至千把，每年各領養廉若干，此間無書可查。澤兒可翻會典，查出寄來。凡經制之現行者，查典；凡因革之自由者，查事例。武職養廉記始於乾隆四十七年補足名糧案內，文職養廉記始於雍正五年耗羨歸公案內。爾細查武養數目，即日先寄又提督之官，見明史職官志，都察院條內，本與總督巡撫等官，皆係文職而帶兵者，不知何時改為武職。廉試翻尋會典，或詢之凌曉嵐、張嘯山等，速行稟覆。（同治四年十一月初六日）

● 諭紀澤

字諭紀澤。兒。蔣大春賣到會典五冊。明史一冊。國初提督尙文武兼用，厥後專用武職，不知始於何時。前明有掛印總兵，以總兵而掛平西將軍，征南將軍等印，國朝總兵亦間存掛印之名，而實無真印。不知何年，并掛印之名而去之。爾試問劉伯山能記之否。水師章程定於十二日出表，如其查不出，亦不要緊。凡辦事不必定講考據也。（同治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 諭紀鴻

字諭紀鴻爾學柳帖瑯琊碑，效其骨力，則失其結構，有其開張，則無其掙搏。古帖本不易學，然爾學之尙不遜旬日，焉能美畢備，收效如此神速？余昔學顏柳帖，臨摹動輒數百紙，猶且一無所似。余四十以前，在京所作之字，骨力開架，皆無可觀，余自媿而自惡之。四十八歲以後，習李北海隸籀等碑，略有進境。然業歷八年之久，臨摹已過千紙，今爾用功未滿一月，遂欲躡躡神妙耶？

余於凡事皆用困勉行工夫，爾不可求名太驟，求效太捷也。以後每日習柳字百個，單日以生紙臨之，雙日以油紙摹之。臨帖宜徐摹，帖宜疾專學，其開張處，數月之後，手愈拙，字愈醜，意與愈低，所謂困也。困時切莫間斷，熬過此門，便可少進。再進再困，再熬再奮，自有亨通精進之日。不特習字，凡事皆有極困極難之事，打得通的，便是好漢。

余所責爾之功課，並無多事，每日習字一百，閱通鑑五頁，誦熟書一千字，三八日作一文一詩。此課極簡，每日不過兩個時辰，即可完畢；而看讀書作四者俱全，餘則聽爾自爲主張可也。

爾母欲以全家住周家口，斷不可行。周家口河道甚窄，與永豐河相似；余駐周家口，亦非長局，決計全眷回湘。紀澤俟全行復元，二月初回金陵，余於初九日起程也。此囑。（同治五年正月十八日）

諭紀鴻

字諭紀鴻，日內未接爾稟，想閱萬平安，余定以二月九日由徐州起程至山東濟甯河南歸陳等處，駐紮周家口，以爲老營。紀澤定於初一起程，花朝前後可抵金陵，三月初送全眷回湘。爾出外二年，有奇詩文全無長進，明年鄉試，不可不認真講求，入股試帖。吾鄉難尋明師，長沙書院亦多游戲徵逐之習，吾不放心，爾至安慶後，可與方存之、吳學甫同伴，由六安州坐船至周家口，隨我大營讀書。李中夫於入股試帖，最善講說，據渠論及不遺。

半年即可使聽者歡欣鼓舞，機洋趣溢，而不能自己。爾到營後，棄去一切外事，即看鑑臨帖，草學等事，皆當輟舍，專在八股試帖上講求。丁卯六月，籍鄉試，得不得雖有命定，但求試卷不爲人所譏笑，亦非一年苦功不可出。噫！（同治五年正月廿四日）

論紀澤

字諭紀澤兒，凡作字，總要寫得秀。學顏柳，學其秀而能雄；學趙董，恐秀而失之弱耳。爾非下等資質，特從前無善講善誘之師，近來又有頗好高好速之弊，若求長進，須勿忘而兼以勿助，乃不致走入荆棘耳。（同治五年二月十八日）

論紀澤

字諭紀澤兒，擇在清江浦金陵所發之信，舟行甚速，病亦大愈，爲慰。老年來，始知聖人教孟武伯問孝一節之真功。爾雖體弱多病，然只宜清淨調養，不宜妄施攻治。莊生云：「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東坡取此二語，以爲養生之法，爾熟於小學，試取「在宥」二字之訓話，體味一番，則知莊蘇皆有順其自然之意。養生亦然，治天下亦然。若服藥而日更數方，無故而終年峻補，病輕而妄攻施伐，強求發汗，則如商君治秦，荆公治宋，全失自然之妙。柳子厚所謂「名爲愛之，其實善之。」陸務觀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皆此義也。東坡游羅浮詩云：「小兒年少有奇志，中宵起坐存黃庭。」下一存字，正合莊子「在宥」二字之意。善蘇氏兄弟父子皆講養生，竊取黃老微旨，故稱其子爲有奇志。以爾之聰明，豈不能窺透此旨，余教爾從眠食二端用功，看似粗淺，却得自然之妙。爾以後不輕服藥，自然日就壯健矣。余以十九日至濟寧，即聞河南賊匪圖竄山東，暫駐此。

聞，不遽赴豫。賊於廿二日，已入山東曹縣境，余調朱心檻三營，來濟護衛；復出潘軍赴曹，攻剿，須俟賊出齊境，余乃移營西行也。爾侍母西行，宜作還里之計，不宜留運鄂。仕宦之家，往往貪戀外省，輕棄其鄉。目前之快意甚少，將來之受累甚大，吾家宜力矯此弊。（同治五年一月二十五日）

●諭紀澤

字諭紀澤兒全眷此行，已定十七、二十六兩日，當可從容料理。得沅叔二月十三日信，定於三月初間赴鄂履任。爾等到鄂，當可少爲停留，賊在山東，余須留於濟寧，就近調度，不能遽至周家口。紀鴻兒過安慶時，不可輕心周家口，且隨母至湖北，再行定計。爾過安慶，往拜吳藝甫之父樟泉翁，觀其言論風範，果能大有益於鴻兒否？如其藹然可親，爾兄弟即定計請之同船赴鄂，即在沅叔署中讀書。若余抵周家口，距漢口八百四十二里，紀鴻省親，尙不甚難，爾則奉母還湘，不必在鄂久住。金陵署內，木器之稍佳者，不必帶去。余擬寄銀三百，請澄叔在湘鄉湘潭置些木器，送於富託，但求結實，不求華貴。衙門木器等物，除送人少許外，餘概交與房主姚姓、張姓稍留去後之思。（同治五年三月十九日）

●諭紀澤

字諭紀澤兒頃據探報，張逆業已回竄，似有返豫之意。其任賴一股，銳意來東，已過汴梁。頃據探亦有改竄西路之意，如果齊省一律肅清，余仍當付周家口，以踐前言。雪琴之坐船已送到否？三月十七果成行否？沿途州縣有送迎者，除不受禮物酒席外，爾兄弟遇之，須有一種謙謹氣象，勿恃其清介而生傲惰也。余近年默省之勤儉，剛明忠恕，謙渾入德，曾爲澤兒言之，宜轉告與鴻兒。就中能體會一二字，便有日進之象。澤兒天質聰穎，但嫌過

於玲瓏剔透宜從「渾」字上用些工夫。鴻兒則從「勤」字上用些工夫。用工不可拘苦，須探討些趣味出來。余身體平安，告爾母放心。（同治五年三月十四日）

諭紀

字諱紀諱兒，爾兩人在裕溪口，在安慶，在九江，所發信，知沿途清吉，爲慰。此時想已安抵湖北。沅叔恩明，諱美，必留全眷湖北過夏。余意業已回籍，卽以一直到家爲妥。宣託房屋，如未修完，卽在大夫第借住。紀鴻卽留鄂署讀書，世家子弟，旣爲秀才，斷無不應科場之理。旣入科場，恐詩文爲同人所笑，斷不可不切實用功。科六與黃澤生若來湖北，紀鴻宜從之講求八股。湖北有東胡谷，是一時文好手。此外尚有能手否？爾可稟商沅叔，擇一善講者能師事之。余尙不能遽赴周家口，申夫亦不能遽赴鄂中。道遠而逼近賊氛，鴻兒不可冒昧來營。卽在武昌沅叔左右，苦心作詩文經策。（同治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諭紀

字諱紀諱兒，接爾兩人稟，知九叔母率眷抵鄂，極骨肉團聚之樂。宦途親眷，本難相逢，亂世尤難。留鄂過暑，自是至懷。鴻兒與瑞姪，一同讀書，請黃澤生看文，恰與我前信之意相合。屢聞近日請於舉業者，言及陝西路閩生先生（德）仁在堂稿及所選仁在堂試帖律賦課藝，無一不當行出色。宜古宜今，余未見此書，僅見其所著樓華館試帖久爲佩仰。陝西近三十年科第中人，無一不出閩生先生之門。湖北官員中，想亦有之。紀鴻與瑞姪等，須買仁在堂全稿樓華館試碑，悉心揣摩。如武漢無可購買，或摺差由京買回亦可。鴻兒信中擬專讀唐人詩文，唐詩尙宜專讀，唐文除韓柳李孫外，幾無一不四六者，亦可不必多讀。明年鴻瑞兩人宜專攻八股試帖，選仁在

堂住者。讀必手鈔。熟必背誦。爾信中言：「須能背誦，乃讀他篇。」苟能踐言，實良法也。讀禮華館試帖，亦以背誦為要。對策不可太空。鴻瑞二人，可將文獻通考序二十五篇讀熟，限五十日讀畢，終身受用不盡。既在鄂讀書，不必來營省親矣。（同治五年五月十日）

●諭紀澤

字諭紀澤：沉叔足疼全愈，深可喜慰！惟外毒遽瘳，不知不生內疾否？唐文李孫二家，係指李翔孫樵。八家始於唐荊州之文編，至茅鹿門而其名大定，至儲欣同人而添孫李二家。御選唐宋文醇，亦從儲而增為十家，以全唐皆尚駢儷之文，故韓柳李孫四人之不駢者，為可貴耳。

翻鄉修縣志，舉爾纂修，爾學未成就，文甚遲鈍，自不宜承認，然亦不可全辭；一則通縣公事，吾家為物望所歸，不得不竭力贊助；二則爾憚於作文，正可借此逼出幾篇。天下事無所為而成者極少，有所貪有所利而成者，居其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

爾篆韻鈔畢，宜從古文上用功，余不能文，而微有文名，深以為恥。爾文更淺，而亦獲虛名，尤不可也。吾友有出，爾書一同通父所撰邳州志清河縣志，即為近日志書之最善者。此外再取有名之志為式，議定暨列，俟余核過，乃可動手。（同治五年六月十四日）

●諭紀澤

字諭紀澤：見十六日在濟寧開船，念四日至宿遷。小舟酷熱，晝不乾汗，夜不成寐，較之去年赴臨淮時，困苦倍之。吾家門第鼎盛，而居家規模禮節，未能認真求講求。歷觀古來世家長久者，男子須講求耕讀二事，婦女須講

求紡績酒食二事。斯干之詩言帝王居室之事，而女子重在酒食是議。家人卦以二爻為主，重在中饋。內則一篇言酒食者居半。故吾屢教兒婦諸女，親主中饋，後輩視之，若不緊。此後還鄉居家，婦女縱不能精於烹調，必引常至廚房，必須講求作酒作醢醢小菜之類。爾等可須留心於蔬蔬養魚，此一家與旺氣象，斷不可不。紡績雖不能多，亦不可間斷。大房唱之各房皆和之，家風自厚矣。至癸（同治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諭紀

字諭紀 鴻兒在臨淮住六七日，擬由懷遠入渦河，經蒙亳以達周口，中秋後，必可趕到。屆時沉叔若至，德安常設法至汝寧正陽等處一會，余邇來衰態日增，眼光亦蒙。然每日諸學有互，未改常度。爾等身體皆弱，前所示養生五訣，已行之否？澤兒當添不輕服藥一層，共六訣矣。既知保養，却宜勤勞。家之興衰，人之窮通，皆於勤惰卜之。澤兒習勤有恆，則諸弟七八人皆學樣矣。鴻兒來稿太多，以後半月寫稟一六，得差其亦嫌太短，以後可泛論時事或論學業也。（同治五年七月二十九日）

諭紀

字諭紀 鴻兒接兩稟，并紀鴻瑞姪稟信八股。兩人氣象俱光昌，有發達之概。惟思路未開，作文以思路宏開，爲必發之品。意義層出不窮，宏開之謂也。均此次行役，始爲酷熱所困，中爲風波所驚，旋爲疾病所苦。此間趁周家口，尙有五百餘里，或可平安耳。爾擬於明史看畢，重看通鑑，即可便看王船山之讀通鑑論。爾或問作史論，或作詠史詩，惟有所作，則心自易入。史亦易熟，否則難記也。早聞所食之鹽薑已完，近日設法寄至周家口。吾家婦女須講究作小菜，如腐乳、醬油、醬菜、好醋、倒筍之類，常常做些，寄與我吃。內則言事，父母舅姑，以此爲重。若外間買

者，則不寄可也！（同治五年八月初三日）

●諭紀城澤

字諭紀城澤：兒接爾等八月初十日稟，知鴻兒生男之喜。軍事棘手，衰病焦灼之際，聞此大為喜慰。九月初十號，澤兒送全眷回湖，鴻兒可來周家口，侍奉左右。明年夏間，澤兒來營侍奉，鴻兒回氣無試。余病已全愈，惟不能用心，偶一用心，即有齒痛出汗等患，而摺片不肯假手於人，責望太重，萬不能不用心也。朱子紀百一書，有精修宋元及明合為一編者，玉堂忠愍公有之。武漢買得，出否？若有，而字大明顯者，可買一部帶來。（同治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紀諭城澤

字諭紀城澤：兒接澤兒八月十八日稟，具悉擇期九月念日還湖，十月二十四日，四女喜事諸務，想辦妥矣。凡衣服首飾百物，只可照大女二三女子例，不可再加。紀鴻於念日送母之後，即可束裝來營，自坐一轎，行李用小車。從人或車或馬皆可。請沉叔派人送至羅山，余派人迎至羅山。淮勇不足恃，余亦久聞此言，然物論悠悠，何足深信。所貴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省三翠軒，均屬有志之士，未可厚非。甲夫好作譏微之論，而實不能平心細察。余所見將才傑出者，極少，但有志氣，即可予以美名，可獎成之。余病雖已愈，而難於用心。擬於二十二日結假一月，十月奏請開缺，但須沉弟無非常之舉，吾乃可徐行吾志耳。否則別有波折，又須慮與委蛇也。（同治五年八月初九日）

●諭紀城澤

字諭紀鴻兒：余病大致已好，惟不甚能用心，自度難任艱鉅，已於十三日具片續假一月，將來請開各缺，終不能離營調養，但求事權稍小，責任稍輕，即爲至幸。欲求平穩功成，從容引退，殆恐不能，即求免於謗議，亦不能也。檢匪寬過沙河賈魯河之北，不知已入鄂境否？若鴻兒尚未回湘，目下亦不必來周口，恐中途適與賊遇，鹽蕪頗好，所作椿麩子醃菜亦好。家中並須講求詩疏，內須講求曬小菜，此足驗人家之興衰，不可忽也。（同治五年九月十七日）

諭紀鴻

字諭紀鴻兒，爾讀李義山詩，於情韻既有所得，則將來於六朝文人詩文，亦必易於契合。凡大家名家之作，必有一種面貌，一種神態，與他人迥不相同。譬之書家，羲獻歐虞褚李顏柳一點一畫，其面貌既截然不同，其神氣亦全無似處。本朝張得天何義門，雖稱譬家，而未能盡雙古人之貌，故必如劉石庵之貌，異神異，乃可推爲大家。詩文亦然，若非其貌其神迥絕羣倫，不足以當大家之目。渠旣迥絕羣倫，而後人讀之，不能辨識其貌，領取其神，是讀者之見解未到，非作者之咎也。爾以後讀古文古詩，惟當先認其貌，後觀其神，久之自能分別蹊徑。今人動指某人學某家，大抵多道塗聽說，扣槃捫燭之類，不足信也。君子貴於自知，不必隨衆口附和也。余病已大愈，尚難用心，日內當奏請開缺。近作古文二首，亦尙入理。今冬或可再作數首，唐鏡海先生沒時，其世兄求作墓誌，余已應允，久未動筆，并將節略失去。爾向唐家或賀世兄處，索取行狀節略寄來。羅山文集年譜，未帶來，營亦向葛芝先生索一部付來，以便作碑，一償夙諾。紀鴻初六日自黃安起程，日內應可到此。（同治五年十月十一日）

諭紀鴻

字諭紀鴻兒：余於十三日具疏，請開各缺，并附片請注銷爵秩。廿五日接奉旨，旨再賞假一月調理，就痊進京。陸見一次，余擬於正月初旬起程進京，余元無他苦，惟腰疼畏寒，夜不成眠。羣疑衆謗之際，此心無不介介。然回思邇年行事，無甚差謬，自反而縮，不似了冬戊春之多悔多愁也。到京後，仍當具疏請開各缺，惟以散員留心，繫軍心，擔荷稍輕。爾兄弟輪流侍奉，軍務鬆時，請假回籍省墓一次，亦足以娛暮景。紀鴻在此，體氣甚好，心思亦似開明，當令其回家事母耳。（同治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諭紀鴻

字諭紀鴻兒：余定於正月初北上，頃已附覆奏。屆時鴻兒隨行，兩月回豫。鴻兒三月可還湘也。余決計此後不復作官，亦不作回籍安逸之想。但在營中照料雜事，維繫軍心，不居大位享大名，或可免於大禍。大謗若小小凶咎，則亦聽之而已。余近日身體頗健，鴻兒亦發胖。家中舉與全保平內政之整散，阿母率二婦諸女於酒食紡績二事，斷不可不常常勤習。目下官雖無恙，須時時作罷官衰替之想。至囑至囑。（同治五年十一月翌三日）

●諭紀鴻

字諭紀鴻兒：此間軍事，東股任賴竄入光固，賊勢已衰，西股張總憲久踞秦中華陰一帶，余派春霖往援，大約臘初可以成行。十七日覆奏不能回江督本任一摺，刻木質圖防留營自效一片，茲抄寄家中一閱。若果能開去各缺，不過留營一年，或可請假省墓。但平日雖有譏謗之言，亦不乏譽頌之人，未必果准悉開各缺。耳紀鴻在此，體氣甚好，月餘未令作文，聽其瀟灑閒適，一暢其機。臘月當令與叶甥閱課作文。爾臆怯等症，由於虧陰，朱子所謂氣清者魄恆弱，若作善睡酣眠，則此症自去矣。（同治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論紀鴻

字論紀鴻兒。此間軍事，任賴由固始竄至鄂境，該逆不能逞志於鄂，勢必仍回河南。張逆入秦，已奏派春爲援，本月當可起程。能該逆有至漢中，過年明春入蜀之說，不知鮑軍追趕得及否。本日摺差回營，十三日有滿御史參劾，奉有明發諭旨，茲鈔同一閱。余擬再具數疏婉辭，必期盡開各缺而後已。將來或再奉入覲之旨，亦未可知。爾在家料理家政，不復召爾來營隨侍矣。李中夫之母，誓有二語云：「有錢有酒款遠親，火燒盜搶喊四隣。」戒高貴之家不可敬遠親而慢近鄰也。我家初移富屯，不可輕慢近鄰。酒飯宜鬆禮貌宜恭，或另請一人款待賓客，亦可。除不管閒事，不幫官司外，有可行方便之處，亦無吝也。（同治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致歐陽夫人

接紀鴻兒各稟，知全眷平安抵家，夫人體氣康健，至以爲慰。余自八月以後，屢疏請告假開缺，幸蒙聖恩，准交卿欽差大臣關防，尚令回江督本任。余病難於見客，難於閱文，不能復勝江督繁劇之任，仍當再三疏辭。但受恩深重，不忍遽請離營，即在周口養病。少泉接辦如軍務，日有起色。余明年或可回籍省墓。次若久享山林之福，則恐不能。然辦捻無功，欽差交出，而恩眷仍不甚衰，已大幸矣。家中遇祭酒菜，必須夫人率婦女親自經手。祭祀之器皿，另作一箱收之，平日不可動用。內而紡績做小菜，外面蔬菜養魚款待人客，夫人均須留心。香夫燻居心行事，各房及子孫皆依以爲榜樣，不可不勞苦，不可不謹慎。近在京買參，每兩去銀廿五金，不知好否。茲寄一兩與夫人服之。澄叔待兒與嫂，極誠極敬，我夫婦宜以誠敬待之。大小事，絲毫不可瞞他，自然愈久愈親。此間近甚

（同治五年十二月初一日）

● 諭紀澤

字諭紀澤兒。余自奉回兩江本任之命，兩次具疏堅辭，皆未俞允。訓詞純摯，只得遵旨暫回徐州，接受關防，令少泉後以迅赴前敵，以慰宸廑。余自揣精力日衰，不能多閱文牘，而意中所欲看之書，又不肯全行割棄，是以決計不爲驅吏，不居要任。兩三月內，必再專疏懇辭。余近作書箱，大小如何，廉枋八箱之式。前後用橫板三塊，如吾鄉倉門板之式。四方上下，皆有方木爲柱，爲匡頂，底及兩頭，用板裝之。出門則以繩絡之，而可挑。在家則以架乘之，而可累。兩箱三箱四箱不等。開前倉板則可作櫃，再開後倉板則可過風。當作一小者送回，以爲式樣。吾縣本作最好而賤，爾可照樣作數箱，每箱不過費錢數百文。讀書乃寒士本業，切不可有官家風味。吾於書箱及文房器具，但求爲寒士所能備者，不求珍異也。家中新居富托，一切須存此意。莫作代代做官之想，須作代代做士民之想。門外但挂「宮太保第一」一篇而已。（同治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 諭紀澤

字諭紀澤兒。紀鴻病，請一醫來診，鴻兒乃天花痘也。余深用憂駭，以痘太密厚，年太長大，而所服之藥，無一不誤。闔署惶恐失措，幸託痘神佑助，此三日內，轉危爲安。茲將日記，由鄂轉寄家中，稍爲一慰。再過三日，灌漿，續行寄信回湘也。爾七律十五首，圓適深穩，步趨義山，而勁氣倔強，頗此山谷。爾於情韻趣味二者，皆有天分中得之。凡詩文趣味，約有二種：一曰談詭之趣，一曰閒適之趣。談詭之趣，惟莊柳之文，蘇黃之詩，韓公詩文，皆極談謔，此外竄不多見。閒適之趣，文惟柳子厚遊記近之，詩則韋孟白傳，均極閒適。而余所好者，尤在陶之五古，杜之五律，陸之七絕，以爲人生具此高淡襟懷，雖南面王，不以易其樂也。爾胸懷頗雅淡，試將此三人之詩，研究一番，但少

可走入孤僻一路耳。余近日平安告爾母及澄叔知之。(同治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論紀澤

字諭紀澤兒。鴻兒出痘，余兩次詳信，告知家中，此六日尤爲平順，全家放心。余憂患之餘，每聞危險之事，寸心如沸湯澆灼。鴻兒病痊後，又以鄂省賊久踞白口天門，春靈病勢甚重，焦慮之至。爾信中述左帥密勅次青，又與鴻兒信言閩中謠歌之事，恐均不確。余於左沈二公之以怨報德，此中誠不能無芥蒂。然老年篤畏天命，力求克去褊心，伎心，爾輩少年，尤不宜妄生意氣，着不得絲毫意見。切記切記！爾稟氣太清，清則易柔，惟志趣高，坐則可變柔爲剛，清則易刻，惟襟懷開遠，則可化刻爲厚。余字汝曰劼剛，恐其稍涉柔弱也。教汝讀詩，須具大量，看陸詩以導開通之抱，恐其稍涉刻薄也。爾天性淡於榮利，再從此二字用功，則終身受用不盡矣。鴻兒全數復元，端午後當遣之回湘。(同治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致歐陽夫人

自余回金陵後，諸事順遂。惟天氣亢旱，雖四月廿四五月初三日兩次甘雨，稻田尙不能栽插，深以爲慮。科一出痘，非常危險。幸祖宗神靈庇佑，現已全愈，發體變一結實模樣。十五日滿兩個月後，卽當遣之回家。計六月中旬可以抵湘。如體氣日旺，七月中旬，赴省鄉試可也。余精力日衰，總難多見人客。算命者常言十一月交癸運，卽不吉利。余亦不願久居此官，不欲再接家眷東來。夫人率兒婦輩在家，事事須立個一定章程，作官不過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長久之計。能從勤儉耕讀上做出好規模，雖一旦罷官，尙不失爲興旺氣象。若貪圖衙門之熱鬧，不立家鄉之基業，則罷官之後，便覺氣象蕭索。凡有盛必有衰，不可不預爲之計。望夫人教訓子孫婦女，常常作家

中無官之想，時時有謙恭省儉之意。則福澤悠久，余心大慰矣！余身體安好如常，惟眼淚日甚，說話多則舌頭癢。左牙疼甚，而不甚動搖，不至遽脫，堪以告慰。願問近好！（同治五年五月初五日）

諭紀

字諭紀鴻兒：余即日前赴天津，查辦毆斃洋人，焚毀教堂一案。外國性情凶悍，津民習氣浮囂，俱難和叶。將來構怨與兵，恐致激成大變。余此行反覆籌思，殊無良策。余自咸豐三年募勇以來，即自誓效命疆場。今老年病軀，危難之際，斷不肯吝於一死，以自負其初心。恐邂逅及難，而爾等諸事無所稟承，茲略示一二，以備不虞。余若長逝，靈柩自以由運河搬回江南歸湘為便。中間雖有臨清至張秋一節，須改陸路，較之全行陸路者，差易去年由海船送來之書籍木器等物，過於繁重，斷不可全行帶回。須細心分別去留。可送者分送，可毀者焚毀，其必不可棄者，乃行帶歸，毋貪瑣物而花途費。其在保定自製之木器，全行分送。沿途謝絕一切，概不收禮。但水陸路求兵勇護送而已。余歷年奏摺，令胥吏擇要鈔錄，今已鈔一半，多自須全行擇鈔。鈔畢後，存之家中，留於子孫觀覽，不可發刻送人，以其中可存者絕少也。余所作古文，黎蕪齋鈔錄頗多，頃渠已照鈔一分，寄余存稿。此外黎所未鈔之文，寥寥無幾，尤不可發送別人。不特篇幅太窄，且少壯不克努力，志亢而才不足以副之，刻出適以彰其陋耳。如有知舊勳刻余集者，婉言謝之可也。

余生平略涉儒先之書，見聖賢教人修身，千言萬語，而要以求不忤不求為重。忤者，嫉賢害能，妬功爭寵，所謂「怠者能修，忌者畏人修」之類也。求者，貪利貪名，懷土懷惠，所謂「未得懷惠，既得患失」之類也。忤不常見，每發露於名業相伴，勢位相埒之人。求不常見，每發露於貨財相接，仕進相妨之際。將欲造福，先去忤心，所謂「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將欲立品，先去求心，所謂「人能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忤

不去滿懷皆是荆棘。求不去滿腔日即卑汗。余於此二者常加克治。恨尙未能掃淨盡。爾等欲心地乾淨。宜於二著痛下工夫。并願子孫世世戒之。附作伎求詩二首錄後。

歷覽有國有家之興。皆由克勤克儉所致。其衰也。則反是。余生平亦頗以勤字自勵。而實不能勤。故讀書無手鈔之冊。居官無可存之牘。生平亦好以儉字教人。而自問實不能儉。今暑中內外服役之人。廚房日用之數。亦云奢矣。其故由於前在軍營。規模宏闊。相沿未改。近因多病。醫藥之資。漫無限制。由儉入奢。易於下水。由奢反儉。難於存天。在兩江交卸時。尙存養廉二萬金。余在初意。不料有此。然似此放手。用去轉瞬。即已立盡。爾輩以後居家。須學陸陵山之法。每月用銀若干兩。限一成數。封另秤出。本月用畢。只准贏餘。不准虧欠。衙門奢侈之習。不能不消底痛改。余初帶兵之時。立志不取軍營之錢。以自肥其私。今日差幸。不負始願。然亦不願子孫過於貧困。低顏求人。惟在爾輩力崇儉德。善持其伎而已。

孝友爲家庭之祥瑞。凡所稱因果報應。他事或不盡驗。獨孝友則立獲吉慶。反是則立獲殃禍。無不驗者。吾早歲久宦京師。於孝養之道多疎。後來展轉兵間。弟夥諸多之助。而吾毫無裨益於諸弟。余兄弟姊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我身歿之後。爾等視兩叔如父。事叔母如母。視堂兄弟如手足。凡事皆從省。爾獨待諸叔之家。則處處從厚。待堂兄弟以德業相勸。過失相規。期放彼此有成。爲第一要議。其次則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常常以吉祥善事。代諸昆季。默爲禱祝。自當神鬼共欽。溫甫季洪兩弟之死。余內省自有慚德。澄侯沉甫兩弟漸老。余此生不審能否相見。爾輩若能從孝友二字。切實講求。亦足爲彌縫缺憾耳。

附伎求詩二首

喜莫大於怨。德莫凶於妒。妒者妾婦行。瑣瑣奚比數。已拙忌人能。已塞忌人遇。已若無事功。忌人得成務。已若無黨援。忌人得多助。勢位苟相敵。畏懼又相惡。已無好聞望。忌人文名著。已無賢子孫。忌人拔調裕。舉名

日夜奔爭利東西驚。但期一身榮，不惜他人汗。聞災或欣幸，聞禍或悅豫。問渠何以然？不自知其後。稱室神，格高明鬼所願。天道常好還，嫉人還自誤。幽明叢詭忌，乘氣相倚伏。重者裁汝躬，輕亦減汝作。我今告後生，偉然大覺寤。終身讓人道，曾不失寸步。終身祝人善，曾不損尺布。消除嫉妒心，普天零甘露。家家獲吉祥，我亦無恐怖！（右不忤）

知足天地寬，貪得宇宙隘。豈無過人姿，多欲爲患害。在約每患豐，居困求常泰。富來千乘車，貴求萬釘帶。未得求速償，既得求勿壞。芬馨比椒蘭，磐固方秦岱。求榮不知厭，志亢神愈振。歲煥有時寒，日明有時晦。時來多善緣，運去生災怪。諸福不可期，百殃分來會。片言勸招尤，舉足便有礙。戚戚抱殷憂，精爽日凋瘵。矯首望八荒，乾坤一何大。安樂無遽欣，患難無遽整。看看十人中，八九無倚賴。人窮多過我，我窮猶可耐。而况處夷塗，奚事生嗟悔。於世少所求，俯仰有餘快。俟命堪終古，曾不願子外。（右不求）

日課四條

一曰，慎獨則心安。自修之道，莫難於養心。心既知有善，知有惡，而不能實用其力，以爲善去惡，則謂之自欺。方寸之自欺與否，蓋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之故，大學之誠意章，兩言慎獨。果能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力去人欲以存天理，則大學之所謂慎自中庸之所謂「戒慎恐懼」，皆能切實行之。即曾子所謂「自反而縮」，孟子所謂「俯不愧仰不忤」，所謂「養心莫善於寡欲」，皆不外乎是。故能慎獨，則內省不疚，可以對天地，質鬼神，斷無行有不慊於心，則餒之時，人無一內愧之事，則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寬平。是人生第一自強之道，第一養樂之方，守身之先務也。

二曰，生敬則身強。敬之一字，孔門持以教人，春秋士大夫亦常言之。至程朱則千言萬語，不離此旨。內而專靜純一，外而齊整嚴肅，敬之工夫也。出門要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敬之氣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篤恭

而天下平。敬之効驗也。程子謂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畢集，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以此事天襲帝，蓋謂敬則無美不備也。吾謂敬字切近之効，就在能固人肌膚之宮，筋骸之束，莊敬日強，安肆日偷，皆自然之徵應。雖有衰年病軀，一遇壇廟祭獻之時，戰陣危急之際，亦不覺神爲之悍，氣爲之振。斯足知敬能使人身強矣。若人無寡衆，事無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怠慢，則身體之強健，又何疑乎？

三曰：求仁則人悅。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氣以成形。我與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愛物，是於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於尊官厚祿，高居人上，則有拯民溺，救民飢之責。讀書學古，粗知大義，即有覺後知覺後覺之責。若但知自了，而不知教養庶彙，是於天之所以厚我者，辜負甚大矣。孔門教人，莫大於求仁，而其最切者，莫要於「欲立立人，欲達達人」。數語立者，自立不懼，如富人百物有餘，不假外求。達者，四達不悖，如貴人登高一呼，羣山四應。人孰不欲已立已達，若能推以立人達人，則與物同春矣。後世論求仁者，莫精於張子之西銘，彼其視民胞物與宏濟，倫皆事天者，性分當然之事，必如此，乃可謂之人。不如此，則曰悖德，曰賊。誠如其說，則雖盡立天下之人，盡達天下之人，而曾無善勞之足言，人有不愧而歸之者乎？

四曰：習勞則神欽。凡人之情，莫不好逸而惡勞。無論貴賤智愚老少，皆貪於逸而憚於勞。古今之所同也。人一日所着之衣，所進之食，能一日所行之事，所用之方，相稱，則旁人趨之，鬼神許之，以爲彼自食其力也。若農夫織婦，終歲勤動，以成數石之粟，數尺之布，而富貴之家，終歲逸樂，不管一業，而食必珍羞，衣必錦繡，酣象高眠，一呼百諾，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許也。其能久乎？古之聖君賢相，若湯之昧且丕，顯文王日昃不遑，周公夜以繼日，坐以待旦，蓋無時不以勤勞自勵，無逸一篇，惟之於勤，則壽考，逸則夭。

亡，歷歷不爽。爲一身計，則必操習技藝，磨鍊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慮，而後可以增智慧而長才識。爲天下計，則必已飢已溺，一夫不獲，引爲余辜。大禹之周乘四載，過門不入，墨子之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皆極儉以奉身，而極勤以救民。故荀子好稱大禹墨翟，行以其勤勞也。軍興以來，每見人有一材一技，而耐艱苦者，無不見用於人，見稱於時；其絕無材技，不慣作勞者，皆唾棄於時，饑凍就斃。故勤則壽，逸則夭，勤則有材而見用，逸則無能而見棄。勤則博濟斯民，而神祇欽仰；逸則無補於人，而神鬼不歆。是以君子欲爲人神所憑依，莫大於習勞也。

余衰年多病，目疾日深，萬難挽回。汝及諸姪輩，身體強壯者少。古之君子，修己治家，必能心安身強，而後有振興之象，必使人悅神欽，而後有駢集之祥。今書此四條，老年用自警惕，以補昔歲之愆，并令二子各自勗勉。每夜以此四條相課，每月終以此四條相稽，轉寄諸姪共守，以期有成焉。（同治六年九月初四日）

新式
標點
曾文正公書札

一
意城仁弟左右：王衡臣之世兄來鄉，接展惠書，頃又接黃宅專丁寄到賜緘，荷承垂注殷殷，至以為感！目光昏花，自丁未年已用增光鏡，近則雖有鏡而無甚裨益，或看書作字，霧裏看花，濛濛無似，何其憊也。往事之悔，蓋亦以興舉太大，號召過多，公事私事，不之未竟之緒，生者死者，猶多媿負之言，用是觸緒生感，不能自克，亦由心血積虧，不能養肝，本末均失，其宜遂成怔忡之象。比倘平善，然不憊而餒，難遽言充實也。先慈葬地，自須急求改卜。來示所云，蓋古人所稱「利不什，不變法；害不什，不早制」。先君葬域，人多謂其「兇煞」，果若所云，是在害什之科，而利什者，又不可以卒求，斯亦疚心之一端耳。應咨轉詳之件，尚有數件事，月內以病故，諸事廢闕，山中無書吏，須手自料檢，遂爾遲遲，來書須三月十五以前趕辦，今既過期矣！九江竟尚未克，林啓榮之堅忍，良不可及，但惜作賊耳！麻城防兵，聞於三月十日小挫一次，信否？令兄初次家報，比想已到，舍弟接其正月十三惠書，知其將住城內，稍避塵囂也。曠仙昨抵舍間，言閣下當以四月來敝邑，來示約與曠公同往敝廬，六年之別，得一良觀，欣慰何極！掃徑延佇，惟增飢渴，家譜會合詩刻本收到，令弟對聯屏幅，書就奉上，摺扇未寫，目力不耐，細字，筆亦退不中書，所亮之相見有日，統容面罄，肅復一一，順問近安。諸希

心鑒

二
愚兄曾制國藩再拜。

意城仁弟左右：臘月中旬，接展惠書，敬審一切，比想起居康勝，新社增綏，至以為慰。粵中……猖獗，良可憤歎。惟夷情志在通商，稍有損於國體，當無害於民生。或者許和之後，仍可馴擾，則此方生靈，免遭塗炭耳。厚庵東下，計已早抵南州，或金陵先復，則無需迪庵之繼往。任吾補交周姓銀兩，即日當緘告時，卿觀察查收。到籍後，應行咨辦者，尚有數事，以在制不敢具公牘，一切停擱，心甚歉仄。頃接孫閱青信，渠以接丁父憂，須由敝處出咨，囑由縣轉詳云云。此法尙妥，擬即推而行之。凡有應咨事件，呈明本縣，將咨錄入詳內，或亦妥叶。開印後，即專人赴縣照辦，然亦沈擱久矣。篤仙令兄至周家口後，有信回家否？沿途想尚平安。僕恪守禮制，諸託妥善，惟心血積虧，極罕佳眠，或通夕不寐，目光昏花，看字不能過四葉，回思數年在外，誓尤叢集，時用內疚。又壬歲母喪，葬非佳壤，去年葬父，亦非吉域，今歲擬親履各處，求稍可以安吾心者而改卜焉。庶幾少釋歉衷，肅勸布復，願候近社諸推心照。

愚兄曾國藩再拜。五月十日。

三

意城仁弟親家閣下：正月廿日，張亦琴太守專丁來建，接臘月十七日惠書，藉悉一切，即諭獻歲多祺，閣潭床吉，至以為慰。此間賀正摺弁於十九日旋營，接篤公信，知以陳尙書之薦，直入南齋，召對兩次，寵眷方隆。而此間已於十一日附片奏請來營，既奪其供奉之美，又奪其分校之差，柳子厚所謂「名為愛之，其實害之」，諺所謂「騎馬不遇親家，騎牛遇親家」者耶。蕭浚川軍至贛州，即赴信豐，以解重圍，凱軍至景德鎮，後臘月十九日，翔岡小挫，與鈴峯部下共亡百六十人，廿七日凱竟獲勝，其部下亦亡九十人。正月十七日凱鈴

小挫，第五旗之獨紮牛角嶺者，被我撲去營盤。余曾於除夕函告：謂一五旗距凱太遠，恐難獨立。凱復信言：「旗長可恃，一遂不移也。五旗被撲後，又換三旗紮牛角嶺，余心雖喜其堅剛，而彌益懸懸矣。自閣下與人樹歸去，老湘蒙字等營，便不甚通氣，即如凱章十一夜敗挫，而稟報廿二日始到，翔岡去職請撤之稟，有云：『勿惜一人之殘生，憐此二千之性命』等語，似儂焉不可終日。僕因批准即撤，而渠竊稟，又願俟景鎮克復撤出。十九日之戰，凱未出隊接應，二十七日之戰，翔又未出隊接應，其中是非曲直，均難一一分明。若使閣下與人樹在此，則凱翔必有私函縷訴，即沉甫舍弟在此，亦較疏通。萬望閣下即約人樹、枝村與舍沉弟於二月間同來，至切至懇。舍弟以溫甫之故，在家中多方隱隱，至今尙未說破，目下恩卹已至，想不能再隱。正在哀禮紛煩之際，又先嚴改葬事未妥，家叔病未痊，能否速行，尙未可定。僕此次函催之矣。凱章既在危險之中，自當謀所以濟之振之，現派彭山、岷調兵六百，喻吉之余星煥等添勇一千，朱雲崖添勇二百，張岳齡添平江勇一千二百人，俟其到時，先換二千人赴凱章處助剿，將來另求一統領，添打一支，現向著中丞索餉，雖不可必得，然不得不放手一辦也。順請台安。

此次未寫 季公信，祈一送閱！

四

意城仁弟親家閣下：二月初九接惠緘，知尙在鄉未晉省也。此間一切調度，俱次弟緘告左季公，自可徐趨。尊覽。此次亦有書詳布季公，祈一索閱。翔岡初日來見一次，愧悔之情，與憤發之志，似終足有爲。此次大段之錯在翔，一日之錯實在凱，今曲直了然矣。若閣下與人樹在此，當早了然也。季公書言：閣下仍當出軍入局，

湘中維繫之殷，不問可知；目下却望閣下來此一行，能掣杖村同來更妙，否亦須借人樹來也！四月以後，沈甫必到，筠公亦至，則閣下可飄然遠引矣！千萬千萬無遲無遲！此間購得佳書數十種，若非親舉玉趾前來領取，不可得耳。復請台安不一。

姻愚兄曾國藩頓首。二月十一日。

五

意城仁弟親家閣下久未得惠書，只增馳系寶都城內外各營，被賊大圍包裹，殊深焦灼。黃州派來之五千三百人，聞已渡湖，希庵想已率之而南矣。此間景德鎮於十四夜克復，而浮渠城尙未退出，不知別有詭計否？各營皆小心謹慎，追賊當無他慮。如果賊蹤遠竄，寶城仍不解圍，當謀派人引援耳。前專戈什哈至浙江，頃於十二日回撫，接邵位西信，并所作共房待講墓志，茲照抄專呈。又函藩作孫太公墓表一首，芻言序一首，附呈。祈交孫宅，或代謀刻印。又銀百兩，即前所云「以半贖棧，以半刻書」者，祈與仲雲兄妥爲經理，其芻言全冊擬再寄位西一閱，故未附還。肅布一二，順問台安不一。

姻愚兄曾國藩頓首。六月十八日。

六

意城親家大人閣下：廿三日接初八日惠緘，知霞仙往訪山居，漢游之款，至慰至慰！凱章已於十一日江西省城，次青十二日亦至，待其抵徽，當以鮑李張三公，由石棣逕旌三路救援寧國矣。廣德州於十四日收復，季禽到，即由廣德進剿蘇境。此間一切，取辨於國藩與少荃二人之手。少荃八月赴淮，揚辦水師，以後僅鄙人獨爲

之，實不能給。親家既不入蜀，千求速來一助。八月底到營，幫我三月，年終歸家，決不食言。求之不可必，惟有高聲
吟佛而已。願問
台安！

國藩頓首，七月廿三日。

七

憲城仁弟親家大人閣下：初二日接七月十九日惠緘，并密封副書，敬悉一切。鄭曹彭三君頃又咨催加
札，祈代催速來樹堂告假歸覲，一月即來皖南，亦請催之暫留駱帥之舉，得固叟書，尙爾躊躇。次日聞嘉興師
潰，浙江危急，遂亦冒昧陳奏。鄙性謹慎，爲閣下所稔知。此次忽爲度外之舉，爲大局計，非得已也。若果遂，愈
尤雲仙親家或可出佐駱帥之幕，仍求閣下前來相助。頃幼丹信來，不願做官，但願出佐敵幕，仍訂每年歸省
一次。閣下若惠然肯來，亦可每年一歸，燕鴈代飛之候，鴛鴦少獨宿之時，此亦天下之至恕也。閣下豈有意乎？
鄧小耘羅寶垣均以咨札調之能來與否不可知，且先廣爲搜采，所謂「取之欲博，用之欲慎」也。仍祈閣下
探訪彙竣，至懇至懇。東征局擬與潤師剖分而食，蓋以鄂餉近日極絀也。天數地數，稍遲當如法泡製，恐難償所
願。次青初七到祁門，凱章初十可抵旌德，春霆尙未到，其部下日內當有仗開，殊不放心。浙賊近日無警信，并聞
即問
台安！

國藩頓首，八月一日。

八

憲城仁弟親家大人閣下：舍弟至，得賜書，敬悉一切。蜀中爲古來兵交所必爭，屢緘諄諄以此爲慮，今聞敘州

囉匪作亂，連陷四縣，郡城有不守之謠。若使石逆入蜀，乘機煽誘，爲禍正自不淺。六萬人分三道入皖。老謀自是切當，特鄂中實無此氣力，議擬以國藩任第一路，由石牌規安慶……由太湖取桐城，潤帥任第三路，由英靈取舒城，希庵任第四路，由商固六安以圖廬州；而潤帥既牽於吏事糧事，難以出境，希庵又以母病不能遽來，則四路之說亦恐徒託之空言。而河南粵捻叢雜，東至清淮，西至礮山，二千餘里，無一乾淨之士。袁午帥數請鄙人由商固出懷蒙，以北自揣棉力，實有未逮。楊厚庵新受池州韋賊目之降，欲僕速往主持其事，亦以才薄不敢任也。賤軀日益孱弱，又已不如去歲（九月初三）聞雨三漱六兩親家相繼淪謝，益增中年之感。所幸鄂省官紳毫無猜嫌，差用自適，順候台安。

國藩頓首。十月十三。

九

意城仁弟親家閣下：十六日接初八夜惠緘，二千里外寄墨領四紙，謂之不謬，可乎否也？彭琴琴於凡覆過之公牘，將來文一概焚毀，謂之不達，可乎否也？飢章一軍，似有速來之象，大歡！大慰！鄙意總求拒賊於皖浙，不令擲入江西境內，則江浙并受其福，果然！吾惟子之德，不然，亦惟子之怨矣！季公在浙，足當數面，誠如尊指。國藩惟想其來皖一次，一則商大槪規模，一則欽奉諭旨，亦須面面俱到，如其世兄未全愈，亦未敢遽以相強也。次青任防剿於衢信，小泉辦牙釐於江西，少荃辦水師於淮揚，國藩左右，仍是孤單介特，子立無助。季公若不遽出，即求閣下翻然命駕速來敵營，并懇預告。二親家母，無令長夫日日梭巡敵營，徵召追呼，聲震遐邇，頃季公在營，吾戲之曰：「意城饒君有懼內癖。」季曰：「彼則自癖，而反誣人以癖。」孰癖孰不癖，請以此行卜之。僕寓於十五日自宿松起程，十六日至橫壩頭，諸叨平順，足慰廬念，復問。

台安不一。

國藩頓首。五月十七。

十

意城仁弟親家閣下：昨聞蘇州失守之信，專誠飛告，略帥想亦入覓。茲因作梅兄之母，淪陷賊地，恐其刻不能安，特專誠告之求。尊處派人妥送作梅兄手，若在益陽，即逕送益陽為幸。凱章觀察一軍，請即迅令東來。畢竟至江西撫州一帶聽調，亦可賊既得志於蘇，恐其一面攻浙江，一面擾江西，若既到江西，則我湖南守東界之兵，非四五萬人不可。未到江西，則江西守北東界之兵，不過二萬餘人，已敷分布。凱章若來，鄙意且先令保廣信、景鎮等處，固江西，即所以固吾湖也。尊意如以為然，則請商之，備帥行之。左季翁亦於節前可抵長沙矣。京漕忽斷，根本大虧，鄂餉日出，楚軍亦當不支，天下事何日大轉乎？即問

台安

國藩頓首。四月廿三日。

雲仙親家近有信否？并問。乞示！

十一

意城仁弟親家大人鑒下：廿二日接十二夜賜書，敬悉一切。前奉求之三端，諸承惠允，當以鐵券酬親家之庸。季公到省後，實無一字見及，何也？世兄未全愈耶？抑蠻性發作耶？諭旨飭令入蜀，與潤帥會商覆奏，抄稿寄閱。王枚村招勇三千，已札厲伯符送銀五十交枚村，不知何時可到。頃又接陳俊招另桂勇三千，求湘中協餉六千兩，極知湘庫已竭，無如此間乏一文可撥，又距桂太遠，為此不情之請，可否於衡、郴等處撥釐金交俊臣，此不在重咎之列，當於鐵券中補鑄一行耳。聞豆皮春等將由韶州以窺南贛，故預以俊臣軍擬之。俊臣成軍

萬一湘省東南有警，亦可互商借調；若兩省南路平安，則俊軍亦來皖南，大約季公親軍爲一大柱，鮑朱李次青張凱章王陳爲六小柱，并萃江皖之交，或可一禦賊氛。若季公入蜀，則六柱缺一不可，苟缺其一，亦惟親家是問。此皆協防之師，他更無所謂協矣。江西見兵，遵示次第嚴汰，玉班留在長沙，亦遵不復調。肅復，順候台安。諸維心鑒。

國藩頓首五月廿三日水師營次

十二

意城仁弟親家大人閣下：運接五月念四日念八日兩次惠緘，備聆一是。江八湘二之議，似有鼎諸之象，想幸何極？仰懇大力玉成，即日咨復。江右亦當竭力營謀，但求賊不入境，釐金總可漸旺，或可令左李張陳諸軍東來，不至遽飢乎？湘之惠也，君之力也。豆皮春等縱遽不退，亦望催凱章速來，千萬之禱。國藩於十一到祁門縣，適值甯國被圍，籲救甚迫，國藩以霆營未到，鮑鎮營未抵鄂，朱鎮新病未痊，未允撥兵往救。且新章寄諭有一不可輕率前進，宜加特重爲要之命，而季公與閣下但以「遽進」爲戒，不得不堅坐持重，然各路之望極而怨，怨極而嘗，不久當爲謗叢矣。惟望季公早來一日，則皖難早紓一日。季公與梅村能分成兩軍，爲八千之數，更妙更妙，如其不能，而合併爲一，總望於七月中旬成行，不可再遲。屆時出伏，亦不甚熱也。人樹則請於六月底先行均請，閣下爲我諄致，恕不另緘，千萬千萬順候台安。

國藩頓首六月十二日

作梅於六月初七日至普山，雲仙親家想抵湘矣。

十三

雲仙意城仁弟親家大人閣下昨接 意公八月十四日惠緘頃又得 長公次公兩緘敬悉一切近日軍務捷書頻仍本屬數年所未有無如甫遭國恤旋值胡帥淪謝之耗可欣可慰之事皆變爲可悲可憫之端往年贈劉菽雲於「學問」有大志近見潤帥於「經濟」有大志菽之精力不足副其願潤之才德足以發其志中道棄捐豈獨吾黨之不幸希庵接館郭家驅事有賴惟下游太廣決非孱薄所能獨支舍弟現進廬江無爲一路多公當進舒城廬郡惟六安一路尙覺空虛南岸調度另有一公牘抄呈是否有當乞 裁示卽請 台安 國藩頓首九月十一日

浙事日棘無力往援是一疚心事聞張甫來爲包胥之請尙未見到。

十四

雲仙意城仁弟親家大人閣下五月七日接奉 意老四月十七日惠書而 雲公所給翟遵訓一緘亦適以是日到營敬承一切及知鄙人所寄挺木挺人挺世挺年一書未得上徹 左右宇宙至文顯晦有時茲重抄一通奉塵自去冬以來無日不在危機駭浪之中十一月初逆首黃文金連破六縣偪伺景鎮竭左餽兩軍之力至正月底始行驅除而僞侍王李世賢挾十餘萬衆又由東路撲陷景鎮至三月底左軍甫苦戰却之而逆酋四眼狗適以是時救援安慶拊舍第一軍之背方蕞萃多餽成朱諸勁旅與狗逆相持未決而僞忠王又逆陷吉安瑞州贛甯甯甯奉彰興國等十餘郡縣又主將官方該建德僞佐將古遠賢又陷黟縣——其湖北失去六城及江西南贛之賊閩汀之賊非敵軍所應防剿者尙不在此——數多矣哉古未嘗有也今安慶幸就平穩鮑公破赤崗嶺賊壘四座悍賊一千悉就駢誅逆首劉瑄林爲水師生擒支解若能乘此克復皖城大局乃有轉機江西湖北腹地之賊乃可次第分徇袁帥僞處髮捻苗李之間兵單駒蹶屢次敗挫二月初七汶上之役伊藤兩副陣陣

亡……効編修……不背辦團，革職戍邊，枷號一月，効瑞相帶隊不力革職。以是而觀……：噫酒之不設，象箸之初作耳。奏調之案不出，自在意中，然近日久涉危地，又嬰多病，怒焉寡懽，頗思於死前一見故人陳勗。仙出示，意公密片，潤帥亦深惡戚氏，對調之說無人主稿，劉紫梅留湘帶水師，已批准矣。餘不一一，順問台安。

姻愚兄曾國藩頓首五月十一日

十五

意城仁弟親家大人閣下：三月十八日接初四日書，敬承一切。此間近事粗具於十二日奏片中，業經咨達湘帥。十六日寄舍沉第一信，尤為詳明，茲抄呈台覽。北岸之事有霆軍與彭毛劉合軍，以禦下遊，忠會大股有成。李兩軍以禦上遊，捻匪一股，應足支持。南岸之事古賴等及浙東敗匪，廣集徽州，克庵桂生鈴峯諸軍，尚有難於支撐之勢。黃老虎等股從東建內犯饒景，則更無活兵制之。沈師以五千人守景鎮，必可保全。其以韓進春五千人防剿石門，則恐未必可靠。前有函牘請催席研香速赴撫州，不知已抵何處？再求閣下諄催，逾速逾妙。并請函催江味根建旆東來，定由袁州至撫州，與研香合為一路，專禦黃老虎一股。如黃逆幸於饒景擊退，不入江境，則江席直入皖南，再行相機進止。味軍之或南或北，前此本無定計。今所決歸南岸者，一則以飽軍北渡，援解毛軍之圍，南岸大嫌空虛；二則以黃逆竄江，席軍太單，必味研合打一路，庶足保江西之腹地，兼可固吾湘之東藩。三則以味根與希帥較武，與左帥較親，軍行皖南，處處與鄙人及左帥相周旋，諸事聯絡融洽。因此三者，故定請味帥由江西進兵，求閣下允達鄙意。即日另有函牘催之。南翁擢迤東道，應仍由寄帥會徽銜奏留京米實，不易辦。擬請其至下江一行，商辦鹽務。黃度之妻在霆營告狀，并無欲以黃勝高承繼之說，并云「夏令管辱眼氏」春靈與各營官憤憤不平，謂「縣令打提鎮之妻，頗動衆怒」，究竟責打與否，務祈詳查見示，即請

吉安

夏令上敵處稟，竟說「張氏與黃勝高有曖昧事」，亦全不爲黃度留體面矣。

國藩頓首三月十七日

十六

意城仁弟親家大人閣下：久不接惠書，方以爲疑，頃得三月八日一函，知尙有交左張二君帶來之書，敬悉一切。正月竄江之賊，左帥久稱僅剩三四千人，竄至廣信，而研香力爭以爲數過十萬，吾輩首先之憤，毋先之疏。故照研稟奏明查行各省，現踞南豐新城兩邑，江席韓劉楊五軍萃於一處，不能勝之，則數萬之說，宜若可信。杭州復後，僞聽王等由德清於潛昌化甯國縣而至績溪，毛竹丹於十三日在徽東小挫，賊遂蔓延，作款之南，十五日已由龍灣下竄，計必由婺源其鎮又入江西矣。此股合杭餘嘉興之賊，計亦不下數萬，將來侍堵輔三大技，計又不下二十餘萬，亦將自湖州衝出，上犯江西，而常州宜溧之大股，金陵丹句之大股，舍江西以外，亦復別無去路。是目下南豐彰城之賊，雖不足爲巨患，將來踵至之賊，爲患大而且長。不將貽患江西，并爲吾湘切近之災。閣下切勿忽視，至要至要！倭臣防堵南路，應尙可靠，鄙意給峯一軍，宜由茶陵赴吉，克庵一軍，宜由醴陵赴袁，窮寇股多，有隙卽竄，尙不似九年石達開之入湘，專趁南路也。然賊中號令不一，心志不高，只要能打幾個猛仗，究比早年易制耳。敝處於十二具疏事江西釐金，與沈帥恐遂決裂，今巨股陸續竄江西而不能撥兵往援，聞心固已抱愧，而官紳之交口嘲罵，尤爲不堪涉想，然衆軍倚釐爲命，有不能不事之勢，金陵之役未畢，又有不能撥援之勢，此心殆難以求亮於天下也。秦豫髮捻環逼襄樊，不久又及皖北，僅恃蔣之純晉欽何子文數人，殊難應敵。南坡翁今日抵皖，卽日送數棺西上，鄂守之正月別我而西，將由宜昌以達長沙，刻下計將到矣。東麓近狀何如能於三之外，增與五乘否？順問。

台安！

國藩頓首三月十九日。

十七

意城仁弟親家閣下：下二日接四月朔日 惠書，十九日又得浴佛日一紙，敬悉一切。竄江之賊，第一起爲僞陪王等，係溧陽敗出者——溧陽本侍逆巢穴，故陪王侍黨也——第二起爲陳炳文汪海洋等，杭州敗出爲多，而德康德清石門等股，亦附陳汪以從，輜車最多，旗幟最鮮。第三起爲僞侍王由湖州逸出者，敵處因接左帥克復湖州之咨，說「疑堵輔與侍逆同爲一起」，遂致陳奏不實，頃於十二日奏明更正矣。第四起爲江陰揚舍之敗賊，常州城外之壘賊，與在金陵句容克復之賊，頃於十二三十四等日，唐桂生與金毛輩，在休彭屢獲勝仗，擊散一股，未知是何會也。常州於初六日克復，頭目及擊逆駢誅無漏網者，餘亦投誠遣散，不留餘毒。丹陽於初八日克復，逸出之賊甚多，是將爲第五起。而湖州之賊，將爲第六起，皆當由徽入江，人數實已不少，所幸不據凶悍，號令不一，心志不高，皆途擄糧，多飢少飽，紛紛逃散，不敢言戰，此機勢之最可喜者。而敵處各軍，江西各軍，絕少良將勁旅，無一人能制此散漫之賊，左部差勝，亦多新集之卒，此又時局之最可慮者。現調春霆馬步萬六千人，上後江西少荃已派兵接防東堤，容璽軍途費九萬金，亦將次第解到，十日內必可成行，五月當可到江，屆時賊若未渡贛江以西，則全局穩固矣。來示所選請另籌大軍，無便於此，厚庵久厭兵事，退志已決，不特不肯改統陸軍，并不肯久統水軍，擊擊亦然，鄙人之力，固不能強二公舍舟而登陸也。東征局每月解三千與厚部，早經議定，今日始發一公牘，亦因厚無來牘，故遲遲也。此間米石已足度過荒月，下游價亦日賤，足慰 垂廑。湘鹽早卡緝私，究不可少，極是極是，敬求擇人爲之，無似建昌之釀成巨案，則幸矣。順問 台安。

國藩頓首四月二十日。

十八

意城仁弟親家大人閣下：十二日接奉 惠書，內有四月之件，亦有五月三日 手簡，敬承一切。此間近事，自克復巢合和三城後，旋又於初九日收復橋林江浦浦口諸城隘，現在水陸會攻九洲，未知能否定手壽州之圍。至今未解，苗赴實非悍寇，蔣毛并此不能制之，希帥久離營次，湘軍稍戢矣。自奉一仍令味根赴粵一之旨，本人鄙不欲再強之東來，曾專函奉達左右，并於味帥來牘批答，旋接味根信，抄錄覆奏，已計援江征皖，而江西善後局詳定江席二軍已有四萬可靠之餉，敵處因再咨味根，請其建旆東來，并咨明寄帥，不知江軍 果成行否。辦稍一案，東局之詳業經批准，惟解皖僅藥三萬，稍二萬，尙嫌其少。又聞成卿孟江遠悠等，雜湊得錢數千串，以爲採硝之本。若盡屏此輩不用，則諸人目下有賠累之苦，而敵處將來仍不能不另覓採買之人。楚請芝生與成江李恆泗張鰲等約法三章，稍擇老成謹厚之流，去其疥癩擾民之習，諸人願已湊之資本，保將破之體面，咸可就兢奉法。敵處於局稍二萬之外，又略增採硝少許，予限半年，再行全撤。全撤之後，東局於藥三稍二之外，再議添解幾萬，是否當有統求。閣下與南翁芝生熟商，見示李葆齋同去年歲來此，無可位置，乃以爲采訪處，義局之領袖，月致薪費三十金，其眷口尙寓江西省城，頃因清釐經手捐務回省一行，亂後窳况，託局差以自壽貴同門，其有不荒之莊，崇朝之澤乎。順問 台安。

圖海頓首。五月十八日。

十九

意城仁弟親家閣下：日內未得 惠書，伏審 興居多帖，至爲企禱。此間近事頗順，巢合於廿二三四日克復，

和州於廿五日投誠，現檄鮑蕭彭劉進勦二浦九洲，蔣毛援善勦苗，日內必可解圍。南岸徽境肅清，劉王段韓李席諸軍，併萃饒景一帶，當可驅之返皖。味根一軍，四月七日寄諭，又令「即日赴粵」，此軍光陰，遂恐銷糜於道途之中，亦足暗傷銳氣。此時若強之東來，未始不可，然問皖事已發，兩粵必屢疏奏調，皇上亦必疊諭促江撫粵，不如此早遵諭旨，決計不改，省得將來道途糜費，案牘繁重。藩本極思味軍東來，惟度粵事無人可了，必且數奏不休，而敵處餉項奇絀（廿七日密片一件抄閱）竟難供應。此軍特此飛布，即日另函寄味兩帥也。順請台安。

家信一件，敬求專人送去。

國藩頓首。五月初一日。

二十

一、意城仁弟親家大人閣下：廿九日接廿日惠書，敬悉一切。鄭陽和陳由立早已到此，又截留玉班之趙仁和一營，不赴金陵，合之原守省城者——安慶共有陸兵四千六百人，水師近千——足以自固。巢縣之賊偽將王於廿四日攻撲無爲州，該州本有李幼荃，少荃季弟淮勇五營守之，沉甫自金陵派劉南雲三營來，是可亦到敵處所派蕭毛二軍，亦於廿六廿八可到無爲，此路兵力頗厚矣。金陵關亦屢有小勝，蕪湖周萬偉吳竹莊等，廿七日破石碗賊壘二處，防務亦自穩固。祁門之賊，退至太平石埭，氣餒頗弱，亦未竄動。目下最危者，仍是春羅一賭，黃麻渡紮定後，賊又駐下游之小淮營，運道仍梗，本地招補之人，固極散漫，湖南新到之勇，亦多逃亡，決裂實在意中，亦期挽回務祈閣下與季雲賢帥商定，迅派兵赴蓮塘，替出味根一軍，星速東來，由江援皖，不勝感禱。來示謀及金逸亭觀察，沉甫亦謀及於此，惟官嚴甫經劾奏，江皖呼吸相通，未便因一人而失歡於鄰封，且潤帥晚

年與金相翻齟，希庵蒙渠亦譏斥之，其中必非無因。金舊部僅于彭二人回湘，此外另招新勇，亦非兩月不能成軍。此節且作罷論。黃伯海元齡（竹屋遂川伯昭言）聞可倚任，昨令自招兩營，敬祈 照料一切，卽聞 台安。

國藩頓首。十二月初二日。

二十一

意城仁弟親家大人閣下：接五月廿九日 惠書，裁復稍稽，至以爲歉。寄帥擢升兩廣，次帥卽撫吾湘，不特爲疆域得人之慶，卽敏處籌餉，亦陰受其福。第不知 台從是否度嶺一行，此間朋好多盼 賢者久福桑梓也。下游軍事金陵大營，病疫又作，死亡相繼，鮑公已在鍾山修壘，因病者太多，又平毀之，而紮江漢神策長一帶，蕭軍亦紮二浦，未遑南渡，卽使蕭渡南岸，亦尙不能合圍。蕭爲則請假回籍，其所部欠餉太多，雲琴曾有一信，讀之令人氣短，抄呈 一覽。迪希部曲，昔年胡文忠視之如群麟威鳳，餉項最優，非吾軍所敢望。今一落鄙人之後，月餉不滿三成，實覺他軍所未歷之苦。蕭軍如此，成蔣毛亦岌岌不獲一飽，士卒旣怨，鄙人萬難坐視不一勻齊也。援壽之役，蔣毛不甚和協，看來淮上之亂方長，苗非難平，人自不足平之。味根申夫在湖口與黃老虎相拒，亦因新勇太多，隊伍不整，不能制賊，萬一由都湖再竄，鄧浮卽劉席諸軍亦恐防不勝防，非特江西腹地之憂，吾湘亦盱食矣。成江諸人湊資所辦之確，旣由 閣下照科收受，不令賠累，敵處自可專責東局，以爲不二法門，不復多尋頭緒，自取煩擾。前已批准東局會詳，此時卽不另牘飭停矣。新化淑浦土匪之案，層見疊出，鄧小芸深以爲慮，謂「邵太守久宦寶慶，力能捍衛斯郡」，而恐其調守他府，必思借寇久保桑梓，請 閣下便中一身數處亦當函託中丞也。復問 台安。

國藩頓首。六月廿五日。

二十一

意城仁弟親家大人閣下：十八夜聞金陵克復之信，次日即咨憐帥，想早入覲。廿二日始聞城內克復，追殺逃賊淨盡之信。廿三始聞生擒偽忠王之信，是日申刻拜疏報捷，酉刻登輪舟，廿五日至金陵。此次攻克逆巢，會弟號令嚴明，將士人人用命，盡洗向來搶奪財物子女子之習，故能搜殺數日，無一漏網。舍弟爲餉項所窘，幾致決裂，賴閣下與南翁諸君子一力扶持，俾賤兄弟收此尺寸之功，實深感激。次兒紀鴻於廿三日回省，鄉試舉植尙淺，八股尤陋，沅弟望之甚殷，姑令一試，即在。南翁家居住，庶得常親。鈞誨并求易芝生先生指示一切。世家子弟，易惹物議，惟嚴戒條子，并禁應酬，均求指示，即請台安。

國藩頓首。六月廿五日。

二十三

意城仁弟親家大人閣下：十二日金陵行次，接奉惠書，猥以江甯告克，遠勞暖賀，以閣下關注之殷，輔助之厚，至爲歡欣，有過於身親其事者。惟追思同袍諸君，或百戰功高，而早埋黃壤；或患難與共，而中更差池；或出死力相扶，而聞望不彰；而賤兄弟獨遭逢際會，同膺上賞，感涕之餘，彌增惻悵。鄙人在金陵小住二十餘日，暑熱相困，營中又無辦公之地，酬應繁紛，二十日登舟西上，回安慶料理月餘，再至江寧籌辦善後事宜。舍弟一軍定議裁撤一半，片稿抄閱餉項奇絀，乃爲近年所未有。東征局裁撤之議，當須俟之冬間。八九兩月務求多轉一二萬至贛，至贛康逆在許灣，仿九舍弟守雨花之例，七十壘之外，包以長圍，固以深濬，不意爲鮑公所破，無一得脫。此處得手，三縣相繼克復，聽逆衆六十萬人投降，江西當可指日肅清，吾鄉東顧無憂，矧妾之去留，一聽

尊我可也。復問

台安。

國藩頓首。七月廿四日。繁昌舟次。

二十四

憲城仁弟親家閣下：去臘接奉 惠書，藉審 禔躬康勝，泊然物外，豈勝企仰。國藩自奉 命北征，初籌四鎮之兵，繼謀游擊之師，諸未就緒，倏逾數月，捻黨悉處西趨，於是中外謗議紛紛，責敵部不能與賊縱橫追逐。迨冬臘月間，敵處游兵組已成軍，正擬并力西向，專辦豫事，而任賴牛李等會全趨鄂省，須麻一帶，張總愚亦由南陽竄入襄樊，又不成叛部勇之變。楚事日棘，不得已檄劉省三一軍，由周家口援鄂，不特前所奏「十二府州」不致自守其說，卽 諭旨所指之「三省」亦不能恪遵而自畫矣。靖既注重湖北，則淮徐濟寧周家口四鎮均不能筋脈聯貫，自須多籌游擊之師，與之往來奔馳，而初議所云「以有定之兵，制無定之寇」者，亦終恐莫踐斯言，紛紛如此，何時定乎。昔歲嘗與人言曰：閣下爲「不開和尚」，自去歲謝事，置身在村不村之間，邦政在閉不閉之際，擺落塵緣，齋洒送日，間中佛國，令人羨嘆。東征局巨款，請加中類，欲求 大筆代作一摺，曾寄書南坡翁爲我轉達，恐踰十名之數，或干駁詰，曾經議有妥策否。國藩精力日頹，目先愈翳，實實不堪再膺艱巨，事會所乘，猝難言狀，令兄尤爲鬱鬱，有「逆將去汝」之况。女兒姻事，去冬誠不能送粵，今春敵眷回籍，則或湘或粵，聽閣下與小兒商定可也。諸維 心鑒，願聞 台安。

二十五

愚兄曾國藩頓首。正月十六日。

宣成仁弟親家閣下：自三月接奉覆函，久未續寄一箋，伏審與居多祐，諱第延釐，至以爲慰。此間春霖淫溢，二麥歉收，入夏尙苦雨多，各城虔禱，頃已暫晴一月，而蛟水四出，積潦淹稼，及颶風破壞海濱田產，日輟不絕，大約交率不及七分收成。所幸附近兩湖江西浙江皆告大熟，或於餉事不至甚窘。鹽務全無起色，即皖岸西岸亦更遜於丙丁兩年，誠如來示「非奏禁川粵兩私，必無轉機」。然鄂中官商上下，無人不願行獨鹵者，川鄂之交甚固，其相求甚殷，正恐奏停之後，徒減鄰稅之入款，無益淮鹽之銷數，是以徘徊不肯遽發。蓋西之選，私事固自鬱鬱，公事亦殊不愜。是以允其所請，適鄙人亦累月焦悶，見鹽務之廢，則閉目判之，而不復措意於其間。舒恭壽久經派一局差，黃子春亦派查由差事，渠物望雖損，才調頗長，人多議其別有嗜好，尙未審察真偽耳。次青被蜀帥所勦，聞已引疾謝事，不知果游長沙否。渠所著國朝先正事略，同時輩流中，無此鉅製，必可風行海內，傳之不朽，惟帶兵實非所長，從此善刀而藏，則大妙矣。聞尊府子弟應制諸藝，頗有可觀，舍間則全未講求，至今未請得良友師，舍姪輩亦未獲一拜名講師，殊以爲慮。思得一文筆天矯者，醫救笨質，仍懇留心代爲物色，連日頗得捷書，直隸捻股，二月內定可殲滅，茲堪踴幸者也。順問台安，諸維心鑒。

國藩頓首。六月念三日。

二十六（續前）

再昨有一函，求令兄薦良師，與次兒同舟東來，近日同郡諸孝廉中，八股筆仗俊拔，而又略通經史者，究以何人爲最？雖未必能延請課讀，亦欲識其姓氏，他日或令兒輩相從攜手。尊府子姪及令坦等，所從業師，均係何人？乞一示及久困兵間，遂疏此事復問。

宣成仁弟親家台安。

國藩又啓。十二月廿八日。

憲城仁弟親家閣下：得十月朔日惠書，敬審以桑梓多故，復出從事幕僚，又快培舒世兄新舉於鄉。台候多綏，至以為慰。哥匪之外，又有齋匪，所在蔓延，吾鄉亦形之患，誠不知其所極。然亦只宜批卻導覈，以無厚入有間，未可概用斥斧陵節而施。舍澄弟在湘鄉辦理哥匪，則排擊不中理解，徒足以堅脅從者從逆之心，而梟桀者或多遁匿，無辜者或遭刑戮。國藩前恐激之生變，寓書邑侯劉明府，概從寬弛。頃概致函，韞齋中丞，申內嚴外寬之說——在湘鄉專主一「寬」字，其有真正頭目，須予嚴懲者，能擊解省垣聽中丞委審定奪——不知溫帥以為然否？竊意湘鄉果辦理得法，則他屬之哥匪易戢，哥匪辦理得法，則通省之齋匪亦孤。欲湘鄉之悉就範圍，則生殺之權當操之撫帥，湘邑不准擅殺一人，獄訟之權當操之邑侯，局紳不准擅斷一獄，湖南大局之福亦塞門私家之幸也。望閣下佐中丞力為主持，他縣或可放鬆，惟湘鄉舉動，纖悉必使撫署呼吸皆知，明以照之，靜以鎮之，或可化有事為無事耳。東路捻股，自十月廿四擊斃巨酋任桂後，賊焰日衰，劉潘郭楊諸軍，追至青州等處，若能再大創數次，該逆進不得擄糧，退不能渡，連或當有投誠者。直隸梟匪，在者無幾，而官相頃有署直省之說，不知印渠何故開缺，近日厚齒錫沅，次第去位，而印復繼之，吾鄉極盛固難久耶？思之悚惕，復同舍安！

國藩頓首十一月廿日

再國藩不肯回江督之任，實因告病在先，回任之命在後，作星使則病勢甚重，作江督則病痊甚速，謂非取巧而何？君子不恃千萬人之諛頌，而畏一二人有識之竊笑，且方寸先不自許，是以屢疏辭之，又自揣精力日衰，實

不能多閱公牘，多見賓客，是以但求解要職，以輕責任，不求離軍營以圖安逸。乃數疏上後，外間紛紛揣擬，乃有匪夷所思，極可詭笑者。不知長沙桑梓置議如何？世人蹈常習故，偶見有相異者，便爾驚怪，以謂天下必不應有如此，豈人人之出處語默，必稽查成案而出之耶？洪楊任賴各匪，不知係照何年成案辦理也？五月致尊處一函，僅言令兄可憫，默終古。昨接筠公函，謂鄙人責以「褊迫無養」，拙函似無此四字，或尊處所添，如汪純翁編造真故乎？再問。

憲城仁弟親家歲禧。

國藩又啓。十二月廿三日。

82

131



日記 大事年表 榮哀錄

曾文正公八種

新文化書社印行



3 1762 9225 2

新式
會文正公日記

●問學

夜深，思將古來政事人物分類，隨手鈔記，實爲有益，尙未有條緒。（辛丑正月）

學問之事，以「日知月無亡」爲吃緊話，文章之事，以「讀書多，積理富」爲要。（辛丑二月）

讀書之志，須以困勉之功，志大人之學。（辛丑閏三月）

至鏡海先生處，問檢身之要，讀書之法。先生言：「當以朱子全書爲宗。」時余新買此書，問及，因道：「此書最宜熟讀——卽以爲課程，身體力行——不宜視爲瀏覽之書。」又言：「治經宜專一經，一經果能通，則諸經可旁及。若遽求兼精，則萬不能通一經。」先生自言生平最喜讀易，又言：「爲學只有三門，曰義理，曰考據，曰文章。考核之事，多求粗而遺精，管窺而盡測，文章之事，非精於義理者不能。至經濟之學，卽在義理內。」又問經濟宜如何審端致力，答曰：「經濟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歷代典章，不外乎此。」又言：「近時河南倭良輩——仁——前輩，用功最篤實，每日自朝至癡，一言一動，作飲食皆有劄記，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檢，皆記出。」先生嘗教之曰：「不是將此心別借他心來把捉，才提醒，便是閑邪存誠。」又言：「檢據於外，只有一「整齊嚴肅」四字，持守於內，只有「主一無適」四字。」又言：「詩文詞曲，皆可不必用功，誠能用力於義理之學，彼小技亦非所難。」又言：「第一要戒欺，萬不可揜著。」云云，聽之昭然若發矇也。（辛丑七月）

倭良輩前輩先生言：「研幾工夫最要緊，顏子之有不善，未嘗不知是妍幾也。」周子曰：「幾善惡。」中庸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劉念臺先生曰：「卜動念以知幾。」皆謂此也。失此不察，則心放而難收矣。又曰：「人

MG
C52
40
4

心善惡之幾，與國家治亂一幾相通。(壬寅正月)

靜坐思心正氣順，必須到「天地位，萬物育」田地方好。(壬寅正月)

默坐思此心，須常有滿腔生意，雜念憧憧，將何以極力掃却勉之。(壬寅正月)

吳竹如言：「敬」字最好，予謂須添一「和」字，則所謂敬者，方不是勉強一持，即禮樂不可斯須失身之意。(壬寅正月)

爾養氣章，似有所會，願終身私淑孟子，雖造次顛沛，皆有孟夫子在前，須與不離，或到死之日，可以仰希萬一。(壬寅正月)

心得語，一經說破，胸中便無餘味，所謂德之乘也！况無心得而有掠影之談乎。(壬寅正月)

易大壯卦象大衆，正與養氣章通。

「靜」字全無工夫，欲心之凝定得乎。(壬寅正月)

晉卦「罔孚裕，無咎」，裕難矣！中庸明善誠身一節，其所謂裕者乎。(壬寅正月)

精神要常令有餘於事，則氣充而心不散漫。(壬寅正月)

凡事之須逐日檢點者，一日姑待，後來補救，則難矣！况進德修業之事乎！海秋言：「人處德我者，不足觀心術；處相怨者，而能平情，必君子也！」(壬寅正月)

讀書窮理，不辨得極虛之心，則先自窒矣。(壬寅正月)

「戒恆損益」四卦，可合之得虛心實心之法。(壬寅正月)

不能主一之咎，由於習之不熟，由於志之不立，而實由於知之不真。若真見得不主一之害心廢學，便如食鳥獸之殺人，則必主一矣。不能主一，無擇無守，則雖念念在四書五經上，亦只算游思雜念，心無統攝故也。(壬寅正月)

巽乎水面上水，頗悟養生家之說。(王寅)

良峯前輩言：「無間最難，聖人之純亦不易。顏子之三有不違，此不易學，即日月之至，亦非諸賢不能。」至「字煞宜體會，我輩但宜繼續，求其時習而已。」(王寅)

存心則緝熙光明，如日之升，修容則正身凝命，如鼎之鎮。內外亦養，敬義夾持，何患無上達？(王寅十一月)

至岱雲處，看渠日課。岱雲近日志日堅，而識日卓越，閱之喜極無言。半日好善之心，頗有「若已有之」之誠。爾前日讀鶴仙詩，本日觀岱雲日課，尤中心好之也。(王寅十一月)

樹堂來與言養心養體之法。渠言：「舍靜坐更無下手處，能靜坐而天下之能事畢矣！」因教我焚香靜坐之法。所言皆閱歷語，靜中真味，煞能領取。又言：「心與氣總拆不開，心微浮則氣浮矣，氣散則心亦散矣。」此卽孟子所謂「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王寅十一月)

神明則如日之升，身體則如鼎之鎮，此二語可守者也。惟心到靜極時，所病未發之中，寂然不動之體，畢竟未體驗出真境來。意者只是閉藏之極，逗出一點生意來，如今至一陽初動時乎？貞之固也，乃所以爲元也。斡之坏也，乃所以爲啓也。穀之堅實也，乃所以爲始播之種子也。然則不可以爲種子者，不可謂之堅實之穀也。此中無滿腔生意，若萬物皆資始於我心者，不可謂之至靜之境也。然則靜極生陽，蓋一點生物之仁心也。息息靜極，仁心之不息，其參天與地之至誠乎？顏子三月不違，亦可謂洗心退藏極靜中之真樂者矣。我輩求靜，欲異乎禪氏入定，冥然罔覺之旨，其必驗之此心，有所謂一陽初動，萬物資始者，庶可謂之靜極。可謂之未發之中，寂然不動之體也。不然，深閉過拒，心如死灰，自以爲靜，而生理或幾乎息矣。况乎其並不能靜也，有或擾之，不且憧憧往來乎？深觀道體，蓋陰先於陽信矣。然非資由體驗得來，終掠影之談也。(王寅十一月)

人必中虛，不著一物，而後能真實無妄。蓋實者，不欺之謂也。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別著一物，心中別有私見，不敢告人，而後僞造言以欺人。若心中存不著私物，又何必欺人哉？其所以自欺者，亦以心中別著私物也。所知在好德，而所私在好色，不能去好色之私，則不能不欺其好德之知矣。是故誠者，不欺者也。不欺者，心無私著也。無私著者，至虛者也。是故天下之至誠者，也。常讀書，則讀書心無著於見客也。當見客，則見客心無著於讀書也。一有著，則私也。靈明無著，物來順應，未來不迎，當時不雜，既過不戀，是之謂虛而已矣。是之謂誠而已矣。以此讀無妄咸中孚三卦，蓋扞格者鮮矣。（至寅十一月）

凡作文詩，有情極真摯，不得不一傾吐之作，然必須平日積理既富，不假思索，左右逢原，其所言之理，足以達其胸中至真至正之情。作文時無鏤刻字句之苦，文成後無鬱塞不吐之情，皆平日讀書積理之功也。若平日積理不深，則雖有真情欲吐，而理不足以達之，不得不臨時尋思義理。義理非一時所可取辦，則不得不求工於字句。至於修飾字句，則巧言取悅，作僞日拙，所謂修辭立誠者，蕩然失其本旨矣。以後真情激發之時，則必視胸中義理何如。如取如攜，傾而出之可也。不然，而須臨時取辦，則不如不作。作則必巧僞媚人矣。（至寅十一月）

在何宅聽唱崑腔，我心甚靜，且和，因思固樂陶情淑性，其入人之深，當何如。禮樂不與，小學不明，天下所以少成材也。

竹如教我曰：「耐。」予嘗言竹如「貞」，足幹事，予所闕者「貞」。耳竹如以「耐」字教我，蓋欲我鐵鑄以歸於靜，以漸幾於能「貞」也。此一字，足以醫心病矣。（癸卯正月）

寫字時，心稍定，便覺安恬些，可知平日不能耐，不能靜，所以致病也。寫字可以驗精力之法否？以後卽以此養心。（癸卯正月）

萬事付之空寂，此心轉覺安定，可知往時只在得失場中過日子，何嘗能稍自立志哉。（癸卯二月）

配云：「君子莊敬日強。」我日日安肆，日日衰頹，欲其強，得乎？營諸草木，志之不立，本則撥矣！是知千言萬語的莫先於立志也。（癸卯二月）

唐先生言：「國朝諸大儒，推張楊園、陸稼書兩先生，最爲正大篤實，雖湯文正猶或小遜；李厚庵、方望溪，文章究優於德行。」（癸卯二月）

夜讀楊園先生集，中有數條，如破我伎求之私，當頭棒喝。（癸卯二月）

讀楊園近古錄，真簡使鄙夫寬，薄夫敦。（癸卯二月）

因作字，思用功所以無恆者，皆助長之念害之也。本日因聞竹如言，知此事萬非疲樸人所能勝，須是剛猛，用血戰功夫，斷不可弱。二者不易之理也。時時謹記朱子語類，雞伏卵，及猛火煮二條，刻刻莫忘。（癸卯二月）

凡讀書，有爲人爲己之分，爲人者，縱有心得，亦已悠然日亡，予於杜詩，不無一隙之見，而批點之時，自省良有爲人之念，雖欲蘊蓄而有味，得乎？（癸卯二月）

竹如言，交情有天有人，凡事皆然。然人定亦可勝天，不可以適然者委之於數。如知人之哲，友朋之投契，君臣之遇合，本有定分，然亦可以積誠而致之。故曰：「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癸卯二月）

鏡丈言：「讀書有心得，不必輕言著述。注經者，依經求義，不敢支臺，說經者，置身經外，與經相附麗，不肯可也。不必說此句，即解此句也。」（癸卯二月）

早今友人見示一文稿，讀之使人忠義之氣，勃然而生，鄙私之萌，斬焉而滅，甚矣！人之不可無良也。（癸卯三月）

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此縣縣者，由勤以之靜也。自謙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此穆穆者，由靜以之勤也。由靜之勤，有神主之；由勤之靜，有鬼司之。終始往來，一敬貫之。（辛亥七月）

莊子曰：「美成在久，驟而見信於人者，其相信必不固；驟而得名於時者，其爲名必過情。君子無赫赫之稱，無驟著之美，猶四時之運，漸成歲功，使人不覺。」一則人之相孚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矣。（辛亥七月）

有蓋寬饒諸葛豐之勁節，必兼有山巨源謝安石之雅量，於是乎言足以興，默足以容，否則，饒易缺，適足以取禍也。雅量雖由於性生，然亦恃學力以養之，惟以聖賢律己，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度量闊深矣。（辛亥七月）

知己之過失，卽自爲承認之地，改去毫無吝惜之心，此最難事。豪傑之所以爲豪傑，聖賢之所以爲聖賢，便是此等處。磊落過人，能透過此一關，寸心便異常安樂，省得多少膠葛，省得多少遮掩裝飾醜態。（辛亥七月）

有義理之學，有詞章之學，有經濟之學，有考據之學。義理之學，卽宋史所謂道學也，在孔門爲德行之科。詞章之學，在孔門爲言語之科。經濟之學，在孔門爲政事之科。考據之學，卽今世所謂漢學也，在孔門爲文學之科。此

四者，闕一不可。予於四者，略涉津涯，天質魯鈍，萬不能造其奧窔矣。惟取其尤要者，而日日從事，庶以漸磨之久，而漸有所開。義理之學，吾之從事者，二書焉，曰「四子書」，曰「近思錄」。詞章之學，吾之從事者，二書焉，曰「曾氏讀古文鈔」，曰「曾氏讀詩鈔」。二書皆尙未彙集成帙，然胸中已有成竹矣。經濟之學，吾之從事者，二書焉，曰「曾氏讀古文鈔」，曰「皇朝經世文編」。考據之學，吾之從事者，四書焉，曰「易經」，曰「詩經」，曰「史記」，曰「漢書」。

此十種者，須要爛熟於心中，凡讀此書，皆附於此十書，如室有基而丹牖附之，如木有根而枝葉附之，如雞伏卵，不稍歇而便冷，如蛾成坯，不見異而思遷。其斯爲有本之學乎？（辛亥七月）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願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損君子以懲忿窒慾，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鼎，君子以正位凝命。此六卦之大象，最切於人，願以養身養德，鼎以養心養腎，尤爲切要。

辛亥七月）

座右爲聯語以自箴云：「不爲聖賢，便爲禽獸；莫問收穫，但問耕耘。」（辛亥七月）

治家貴嚴，嚴父常多孝子；不嚴，則子弟之習氣日就佚惰，而流弊不可勝言矣。故易曰：「威如吉。」欲嚴而有威，必本於莊敬。不苟言，不苟笑。故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辛亥七月）

書味深者，而自粹潤；保養完者，神自充足。此不可以偽爲，必火候既到，乃有此驗。（辛亥七月）

盜虛名者，有不測之禍；負隱匿者，有不測之禍；懷忮心者，有不測之禍。（辛亥七月）

除却進德修業，乃是一無所恃，所謂把截四路頭也。若不日日向上，則人非鬼咎，身敗名裂，不旋踵而至矣。可不畏哉！（辛亥八月）

顏泉明尋求姑姊妹，及其子而並收其父之部曲妻子，且敎袁履謙之衣衾，與其父泉卿同。盛德之事，足以貫日月矣。（辛亥八月）

是夜思人之見信於朋友，見信於君父，見信於外人，皆絲毫不可勉強，猶四時之運，漸推漸移，而成歲功；自是不可欲速，不可助長。（辛亥十一月）

望慾常念男兒淚，慾忿常思屬纊時。（辛亥十一月）

治心之道，先去其毒。陽惡曰忿，陰惡曰慾。治身之道，必防其患。剛惡曰暴，柔惡曰慢。治口之道，二者交惕。曰慎言語，曰節飲食。凡此數端，其藥維何？禮以居敬，樂以導和，陽剛之惡，和以宜之；陰柔之惡，敬以持之。飲食之過，敬以檢之；言語之過，和以敎之。敬極肅肅，和極雍雍。穆穆縣縣，斯爲德容。容在於外，實根於內。動靜交養，睟面盎背。

（壬子正月）

余生平雖頗好看書，總不免好名好勝之見，參預其間。是以無孟子深遠自得一章之味，無杜元凱優柔壓伏一段之趣。故到老而無一書可恃，無一事有成。今雖暮齒衰邁，當從「敬靜純淡」四字上痛加工夫。縱不能如孟子元凱之所云，但養得胸中一種恬靜書味，亦稍足自適矣。（壬子）

處逆境之道，惟西銘「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等句，最為親切。（孟子）

偶作聯語以自箴云：「禽裏還人，靜由敬出，死中求活，淡極樂生。」本孟子夜氣章之息，一本論語疏水曲賦章之意，以絕去枯亡營擾之私。

本朝博學之家，頗多閎儒碩士，而其中為人者多，為己者少。如顧閎並稱，顧則為己，閎則不免人之見者存。江戴並稱，江則為己，戴則不免人之見者存。段王并稱，王則為己，段則不免人之見者存。方劉姚并稱，方姚為己，劉則不免人之見者存。其達而在上者，李厚基李可亭秦味經，則為己之數多。紀曉風阮芸台，則不免人之見者存。學者用心，固宜於幽冥中，先將為己為人之界，分別明白，然後審端致力。種桃得桃，種杏得杏，未有根本不正而枝葉發生，而自豐茂者也。（戊午十一月）

邵子所謂觀物，莊子所謂觀化，程子所謂觀天地生物氣象，須要放大胸懷，游心物外，乃能絕去一切繳繞，鬱悒煩悶，不寧之習。（戊午十一月）

讀書之道，朝聞道而夕死，殊不易易。問道者，必真知而篤信之。吾輩自己不能自信，心中已無把握，焉能問道。（己未二月）

胸襟廣大，宜從「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際，須看得平；功名之際，須看得淡。庶幾胸懷日闊。（己未三月）

傍夕，與子序登樓，論老年用功，不可有驕氣，暮氣。（己未三月）

念不知命，不知禮，不知言三者，論語以殿全篇之末，良有深意。若知斯三者，而益之以孟子取人為善，與人為善之義，則庶幾可為完人矣。（己未三月）

聞子序談養氣章末四節，言孔子之所以異於伯夷伊尹者，不在高處，而在平處；不在隆處，而在汙處。汙者，下

也！平者，庸也。夷，尹之聖，以其隆高而異於衆人也。宰我之論堯舜，以勳業而隆。孔子以並無勳業而汗。貢之論百王以禮樂而隆。孔子以并無禮樂而汗。有若之論他聖人，以出類拔萃而隆。孔子以即在類萃之中，不出不拔而自處於汗。以汗下而同於衆人，此其所以異於夷尹也。此其所以爲生民所未有也。（己未三月）

讀東坡「但尋牛矢覓歸路」詩。陸放翁「斜陽古柳趙家莊」詩。杜工部「黃四娘東花滿蹊」詩。念古人胸次瀟灑曠遠，毫無渣滓，出其大也。余飽歷世故，而胸中猶不免計較將迎，何其小也。沈吟玩味久之。（己未四月）

思夫人皆爲名所驅，爲利所驅，而尤爲勢所驅。當孟子之時，蘇秦張儀公孫衍輩有排山倒海飛沙走石之勢，而孟子能不爲所搖。真豪傑之士，足以振厲百世者矣。（己未五月）

爲人之道有四知。天道有三惡。三惡之目曰：天道惡巧，天道惡盈，天道惡武。武者，多猜疑也。不忠誠也。無恆心也。四知之目，卽論語「未章知命，知禮，知言，而吾更加以知仁，仁者，恕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恕道也。立者，足以自立也。達者，四達不悖，遠近信之，人心歸之。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禮云：『推而放諸四海而準。』達之謂也。我欲足以自立，則不可使人無以自立。我欲四達不悖，則不可使人一步不行。此立人達人之義也。孔子所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孟子所云：『取人爲善，與人爲善。』皆恕也。仁也。知此則識大。大不知此則識小。小量小。故吾於三知之外，更加知仁，願與沅弟共勉之。沅弟亦深領此言，謂欲培植家運，須從此七字致力也。（己未五月）

讀書之道，杜元凱稱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若見聞太寡，蘊蓄太淺，譬猶一勺之水，斷無轉相灌注，潤澤豐美之象。故君子不可以小道自域也。（己未五月）

與子序言聖人之道，亦曰：『學問閱歷，漸推漸廣，漸習漸熟，以至於四達不悖。』因戲稱曰：鄉人有終年賭博，而破家者，語人言：『吾賭則輸矣，而賭之道精矣。』從來聖賢未有不由勉強以幾自然，由閱歷悔悟以幾成勳。

者也。程子解孟子苦勞，餓乏，拂亂，動忍等語云：「若要熟，須從這裏過。」亦與賭輸而道精之義爲近。子序笑應之。（己未五月）

余近日常寫大字，微有長進，而不甚貫氣。蓋緣結體之際，不能字字一律，如或上鬆下緊，或上緊下鬆，或左右小，或右大左小，均須始終一律，乃成體段。余字取勢，本係左大右小，而不能一律，故恆無所成。推之作古文辭，亦自有體勢，須篇篇一律，乃爲成家。辦事亦自有體勢，須事事一律，乃爲成章。言語動作，亦自有體勢，須日日一律，乃爲成德。否則載沉載浮，終無所成矣。（己未六月）

作書者宜臨帖摹幅，作文作詩皆宜專學一家，乃易長進。然則作人之道，亦宜專學一古人，或得今人之賢者，而師法之，庶易長進。（己未八月）

德成以謹言慎行爲要，而敬恕儉靜勤澗六則，關一不可。學成以三經三史三子三集，爛熟爲要，而三者亦須提其要而鉤其元。藝成以多作多寫爲要，亦須自關門徑，不依傍古人格式。功成以開疆安民爲要，而亦須能樹人能立法，能是二者，雖不拓疆，不擇民，不害其爲功也。四者能成其一，則足以自怡。此雖近於名心，而猶爲得其中。（己未八月）

念天道三惡之外，又覺好露而不能渾，亦天之所惡也。（己未九月）

余復中丞信中有云：「惟忘機可以消衆機，惟懵懂可以拔不祥。」似頗有義意，而媿未能自體行之。（己未九月）

凡人涼薄之德，約有三端，最易觸犯。聞有惡德敗行，談之娓娓不倦，妒功忌名，幸災樂禍，此涼德之一端也。人受命於天也，如臣受命於君子，受命於父，而或不能受命，居卑思尊，日夜自謀，置其身於高明之地，譬諸金雖冶，而以鑄鄒干將自命，此涼德之二端也。胸苞清濁，口不臧否者，聖哲之用心也。強分黑白，遇事激揚者，文士輕薄

之習，優伶風切之態也！而吾輩不察而効之，動輒區別善惡，品第高下，使優者未必加勸，而劣者然以自處，此涼薄之三端也！余今老夫，此三者，尙加戒之。（己未九月）

君子有三樂：讀書聲出金石，飄飄意遠，一樂也；宏獎人材，誘人日進，二樂也；勤勞而後憩息，三樂也。（己未七月）

孔子所謂性相近，習相遠，上智下愚不移者，凡事皆然。即以圍棋論，生而爲國手者，上智也；屢學而不知局道，不辨死活者，下愚也。此外皆相近之姿，視乎教者何如。教者高，則習之而高矣；教者低，則習之而低矣。以作字論，生而筆姿秀挺者，上智也；屢學而拙如蠶芽者，下愚也。此外皆相近之姿，視乎教者何如。教者鍾王，則衆習於鍾王矣；教者蘇米，則衆習於蘇米矣。推而至於作文亦然，打仗亦然，皆視乎在上者一人之短長，而衆人之習隨之爲轉移。若在上者不自咎其才德之不足以移人，而徒致慨上智之不可得，是猶執策而歎無馬，是真無馬哉！（己未十月）

李申甫自黃州歸來，稍論時事。余謂當豎起骨頭，竭力撐持。三更不眠，因作一聯云：「養活一團春意，撐起兩根窮骨頭。」用自警也。余生平作自箴聯句餘多，惜皆未寫出。丁未年在家作一聯云：「不愆不尤，但反身爭鑿一壁靜；勿忘勿助，看平地長得萬丈高。」曾用木板刻出，與此聯意相近，因附記之。（己未十月）

夜閱笛子三篇，三更盡睡，四更即醒，又作一聯云：「天下無易境，天下無難境，終身有樂處，終身有憂處。」至五更，又改作二聯：一云「取人爲善，與人爲善，樂以終身，憂以終身。」一云「天下斷無易處之境，遇人間那有空閒的光陰。」（己未十月）

今夜醒後，心境不甚恬適，於愛憎恩怨未能悉化，不如昨夜之清白坦蕩遠甚！夫子所稱日月至焉者，或亦似此乎？（己未十月）

近日之失，由於心太弦緊，無舒和之意；以後作人，當得一鬆字，意味日來。每想吾身能於十三字者，用功尙不

失晚年進境。十三字者：謂三經，三史，三子，三集，三實，三忌，三薄，三知，三樂，三寡也。三經，三史，三子，三集，三實，余在京師嘗以匾其室，在江西曾刻印章矣。三忌者，即所謂天道忌巧，天道忌盈，天道忌貳也。三薄者，幸災樂禍，一薄德也，逆命億數，二薄德也，臆斷臆自，三薄德也。三知者，論語末章所謂知命，知禮，知言也。三樂者，即前所記讀書聲出金石，一樂也，宏獎人材，誘人日進，二樂也，勤勞而後思息，三樂也。三寡者，寡言，寡氣，寡視，寡神，寡欲，寡精，十三字者，時時省察，其猶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者乎？（己未十一月）

聖人之所言，有所不言，積善餘慶，其所言者也；萬事由命不由人，其所不言者也。「禮樂政刑，仁義忠信，其所言者也；虛無清靜，無爲自化，其所不言者也。」吾人當以不言者爲體，以所言者爲用，以不言者存諸心，以所言者勉諸身，以莊子之道自怡，以荀子之道自克，其庶爲聞道之君子乎？（己未十一月）

日來心緒總覺不自在，殆孔子所謂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也。軍中乃爭權絜勢之場，又實非處約者所能濟事。求其貞白不移，淡泊自守，而又足以驅使羣方者，頗難其道爾。（己未十一月）

孔子所謂「下學上達」，達字中必自有一種「洞澈無疑」意味，即蘇子瞻晚年意思深遠，隨處自得，亦必有脫離塵垢，卓然自立之趣。吾因知勉行，久無所得，年已五十，胸襟意識猶未免爲庸俗之人，可愧也已。（己未十二月）

天下事一一責報，則必有大失所望之時。佛氏因果之說，不可盡信，亦有有因而無果者。憶蘇子瞻詩云：「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譬如餘不醉，陶然有餘歡。」吾更爲添數詞云：「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修德不求報，爲文不求傳，譬如餘不醉，陶然有餘歡，中含不盡意，欲辨已忘言。」（己未十二月）

與作梅暢論易圖及風水之說，又論天下之理，惟易簡乃可行，極爲契合。（庚申正月）

此身無論處何境遇，而「敬」「恕」「勤」字無片刻可弛，苟能守此數字，則無人不自得，又何必斤斤計

較得君與不得君氣誼孤與不孤哉！（庚申正月）

安得一二好友胸襟曠達，蕭然自得者，與之相處，（庚申三月）乞吾之短，其次則博學能文，精通訓詁者，亦可助益於我。

讀書之道，以胡氏之科條論之，則經義當分小學，理學，詞章，典禮四門；治事當分吏治，軍務，食貨，地理四門。

（庚申三月）

凡事皆有至淺至深之道，不可須臾離者，因欲名其堂曰：「八本堂。」其目曰：「讀書以訓詁爲本，詩文以聲調爲本，事親以得歡心爲本，養身以少惱怒爲本，立身以不妄語爲本，居家以不晏起爲本，居官以不要錢爲本，行軍以不擾民爲本。」古人格言儘多，要之每事有第一義，必不可不竭力爲之者，得之如探驪得珠，失之如舍根本而圖枝葉。古人格言雖多，亦在乎吾人之慎擇而已矣！（庚申五月）

凡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將，俱要好師，好友，好榜樣。（庚申五月）

聞季高說，有孝子孝婦二人，因其家火起，昇其母靈柩於外，二人平日皆不以力著，婦尤孱弱，誠至則神應，一也；情急則智生，二也；勢激則力勁，如水之可以升山，矢之可以及遠，三也。因是以推，則天下無不可爲之事矣！

（庚申五月）

諸生呈繳工課，余教以「誠」「勤」「廉」「明」四字，而勤字之要，但在「好問」「好察」云云兩事，反復開導。（庚申五月）

九弟諫余數事，余亦教九弟「靜虛涵泳，蕭然物外」。（庚申七月）

余身旁須有一胸襟恬淡者，時時伺吾之短，以相箴規，庶不使「矜心」生於不自覺。（庚申七月）

夏澂甫言：「朱子之學，得之艱苦，所以爲百世之師。」二語深有感於余心。天下事未有不從艱苦中得來，而

可大可大也(庚申八月)

憶八年所定「敬」「恕」「誠」「靜」「勤」「潤」六字，課心課身之法，實爲至要至該。吾近於靜字欠工夫耳。(庚申九月)

傲爲凶德，凡當大任者，皆以此字致於顛覆，用兵者最戒驕氣，惰氣，作人之道，亦惟驕惰二字，誤事最甚。(庚申九月)

與作梅魯，羨當今之世，富貴無所圖，功名亦斷難就，惟有自正其心，以維風俗，或可補救於萬一。所謂正心者，曰「厚」「實」「實」厚者，恕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存心之厚，可以少正天下澆薄之風。實者，不說大話，不務虛名，不行駕空之事，不談過高之理，如此可以少正天下浮僞之習。因引顧亭林所稱「匠夫之賤，與有責焉」者，以勉之。(庚申九月)

東坡「守駿莫如跛」五字，凡技皆當知之。若一味駿快奔放，心有顛鑽之時，一向貪美名，必有大污辱之事。余以「求闕」名齊，即求自有缺陷不滿之處，亦「守駿莫如跛」之意也。(庚申九月)

送人銀錢，隨人用情之厚薄，一言之輕重，父不能代子謀，兄不能代弟謀，譬如飲水冷暖，自知而已。(庚申十一月)

古人「修身」「治人」之道，不外乎「勤」「大」「謙」。勤若文王之不遑，大若舜禹之不與，謙若漢文之不勝。而勤謙二字，尤爲徹始徹終，須臾不可離之道。勤所以做惰也，謙所以做傲也。能勤且謙，則大字在其中矣。千古之聖賢豪傑，即奸雄，欲有立於世者，不外一勤字，千古有病自得之士，不外一謙字。吾將守此二字以終身，儻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者乎。(庚申十二月)

勞謙二字，受用無窮，勞所以戒惰也，謙所以戒傲也。有此二者，何惡不去，何善不臻？當鈔寫幾分，編小帖，及

子姪（庚申十二月）

吾祖父星岡公在時，不信醫藥，不信僧巫，不信地仙，卓識定志，確乎不可搖奪，實爲子孫者所當遵守。近年家中兄弟子姪，於此三者皆不免相反。余之不信僧巫，不信地仙，頗能謹遵祖訓，父訓而不能不信藥。自八年秋起，常服鹿茸丸，是亦不能繼志之一端也。以後當漸漸戒止，并函誡諸弟，戒信僧巫，地仙等事，以紹家風。（庚申十二月）

立身之道，有禹墨之「勤」，「儉」，兼老莊之「靜」，「虛」，庶於「修己」，「治人」之術，兩得之矣。（辛酉十月）

周末諸子各有極至之詣，其所以不及孔子者，此有所偏至，即彼有所獨缺，亦猶夷惠之不及孔子耳。若游心龍如老莊之虛靜，治身能如墨翟之勤儉，齊民能如管商之嚴整，而又持之以不自是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補之，則諸子皆可師，不可棄也。（辛酉八月）

與九弟言「與人爲善，取人爲善」之道，如大河水盛，足以浸灌小河，小河水盛，亦足以浸灌大河。無論爲上爲下，爲師爲弟，爲長爲幼，彼此以善相浸灌，則日見其益，而不自知矣。九弟深以爲然。（辛酉八月）

孟子光明俊偉之氣，惟莊子與韓退之得其仿佛。近世如王陽明亦殊磊落，但文辭不如三子者之跌宕耳！（辛酉九月）

條已治人之道，止「勤於邦，儉於家，言忠信，行篤敬」四語。終身用之有不能盡，不在多，亦不在深。（辛酉十一月）

天下凡物，加倍磨治，皆能變換本質，別生精彩，何況人之於學，但能日新又新，百倍其功，何患不變化氣質，凡入聖（辛酉十二月）

九弟有事，求「可功求成」之念，不免代天主張，與之言老莊自然之趣，囑其游心虛靜之域。（壬戌二月）

靜中細思古今億萬年，無有窮期，人生其間，數十寒暑，僅須臾耳！大地數萬里，不可紀極，人在其中，寢處游息，盡僅一室耳，夜僅一榻耳，古人書籍，近人著述，浩如烟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過九牛之一毛耳，事變萬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及者，不過太倉之一粒耳，知大知長，而吾所歷者短，則遇憂患橫逆之來，當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則遇榮利爭奪之境，當退讓以守其雌，知書籍之多，而吾所見者寡，則不敢以一得自喜，而當思擇善而約守之，知事變之多，而吾所辦者少，則不敢以功名自矜，而當以舉賢而共圖之，夫如是則自私自滿之見，可漸漸掃除矣。（壬戌二月）

讀原毀，伯夷頌，獲麟解，龍雜說諸首，岸然想見古人，獨立千古，確乎不拔之象。（壬戌四月）

閱王而農所注張子正蒙於盡性知命之旨，略有所會，蓋盡其所可知者，於己性也，聽其不可知者，於天命也，芻蕘辭「尺蠖之屈」八句，盡性也，「過此以往」四句，知命也，農夫之服田力穡，勤者有收，惰者歉收，性也，爲釋湯世終歸樵爨，命也，愛人，治人，禮人，性也，愛之而不親，治人而不答，命也，聖人之不可及處，在盡性以至於命，盡性猶下學之事，至於命，則上達矣，當盡性之時，功力已至十分，而效驗或有應有不應，聖人於此淡然泊然，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著力，若不著力，其中消息，最難體認，若於性分當盡之事，百倍其功以赴之，而俟命之學，則以淡如泊如爲宗，庶幾其近道乎。（壬戌十月）

古聖人之道，莫大乎與人爲善，以言誨人，是以善教人也，以德薰人，是以善養人也，皆與人爲善之事也，然徒與人，則我之善有限，故又貴取諸人以爲善，人有善則取以益我，我有善則與以益人，連環相生，故善端無窮，彼此挹注，故善源不竭，君相之道，莫大乎此，師儒之道，亦莫大乎此，仲尼之學，無常師，即取人爲善也，無行不與，即與人爲善也，爲之不厭，即取人爲善也，誨人不倦，即與人爲善也，念忝竊高位，劇寇方張，大難莫平，惟有祝吾之

所見多教數人因取人之所長，遷攻吾短，或者鼓盪斯世之善機，因以挽回天地之生機乎？（癸丑二月）

處人處事之所以不當者，以其知之不明也。若巨網周知，表裏洞澈，則處之自有方術矣。吾之所以不能周知者，不好問，不善問耳！（癸亥二月）

修己治人之道，果能常守「勤」「儉」「謹」「信」四字，而又因取人為善，與人為善，以禮自治，以禮治人，自然寡尤寡悔，鬼伏神欽，特恐信道不篤，間或客氣用事耳！（癸亥八月）

溫孟子分段記出，寫於每章之首，如書心、言性之屬，曰：「性道至言。」言取與出處之屬，曰：「廉節大防。」言自況自謙之屬，曰：「抗心高望。」言反躬剝厲之屬，曰：「一切已反求。」（癸亥十一月）

百種弊病皆從懶生。懶則弛緩，弛緩則治人不嚴，而趨功不敏。一處遲則百處懈矣！（甲子三月）

前以八德自勉，曰：勤、儉、剛、明、孝、信、謙、渾。近日於勤字不能實踐，於謙、渾二字，尤覺相違，悚愧無已。勤、儉、剛、明四字，皆求諸己之事，孝、信、謙、渾四字，皆施諸人之事。孝以施於上，信以施於同列，謙以施於下，渾則無往不宜。大約與人忿爭，不可自求萬全處，白人是非，不可過於武斷，此渾字之最切於實用者耳！（甲子十二月）

夢見姚姬傳先生，願長清癯而生趣盎然。（甲子十二月）

閱聖祖庭訓格言，嗣後擬將此書及張文端公之聰訓齋語，每日細閱數則，以養此心和一，不可猶文家所為陽剛之美，陰柔之美矣。（甲子五月）

閱劉石庵清愛堂帖，其起筆多師晉賢，及智永千文，用逆賦之法，故能藏鋒。張得天之筆，多師褚顏兩家，用直來橫受之法，故不露鋒，而聯絲縈帶，以發其機趣。三者其理本一貫，特逆賦與直來橫受，形迹判然，難合而為一。

（甲子六月）

看到文憲公清愛堂帖，留得其自然之趣，方悟文人技藝佳境有二：曰：雄奇；曰：淡遠。作文然，作詩然，作字亦然。

書體含雄奇於淡遠之中，尤爲可貴。（辛酉六月）

夢劉文清公與之盤旋良久，說話甚多，都不記憶，惟記問其作字，果用純羊毫乎？抑用純紫毫乎？文清答以某年到某處道員之任，曾好寫某店水筆，夢中記其店名甚確，醒後亦忘之矣。（戊辰）

作字之法，險字和字，二者缺一不可。本日閱王荃林騰語，亦於此二字三致意焉。（辛酉二月）

偶思作字之法，可爲師資者，作二語云：「時賢一石兩水，古法二祖六宗。」一石謂劉石庵，兩水謂李春湖程春海。二祖謂羲獻，六宗謂歐虞褚李柳黃也。（丁卯十一月）

日內頗好寫字，而年老手鈍，毫無長進，故知此事須於三十歲前寫定規模。自三十歲以後，只能下一熟字工夫，熟極則巧妙出焉，筆意閒架，梓匠之規矩也。由熟而得妙，則不能與人之巧也。吾於三四十歲時，規矩未定，故不能有所成。人有恆言曰：「妙來無過熟。」又曰：「熟能生巧。」又曰：「成熟故知妙也。」巧也成也，皆從極熟之後得之者也。不特寫字然，凡天下庶事百技，皆先立定規模，後求精熟。即人之所以爲聖人，亦係先立規模，後求精熟。即顏淵未達一間，亦只是欠熟耳。故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己未四月）

觀何廉訪書扇頭小字，個個權奇，自成風格。余年已五十，而作書無一定之風格，屢有遷變，殊爲可愧。古文一事，寸心頗有一定之風格，而作之太少，不足以自證自慰。至於居家之道，治軍之法，與人酬應之方，亦皆無一定之風格。傳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又曰：「君子成德之稱。」余一無所成，其不足爲君子也明矣。（己未八月）

余往年在京，深以學書爲意。苦思力索，幾於困心衡慮，但胸中有字，手下無字。近歲在軍不甚思索，但每日筆不停揮，除寫字及辦公事外，尙習字一張，不甚間斷，專從閒架上用心，而筆意筆力與之俱進。十年前胸中之字，今竟能達之腕下，可見思與學不可偏廢。（辛酉二月）

作字之道剛健婀娜二者闕一不可。余奉歐陽率更李北海黃山谷三家以爲剛健之宗。昔年於慎獨居敬等事，今未用功，至今衰老，毫無把握，悔之晚矣。（庚午閏十月）

記性日壞，過目之事頃刻即忘，因立記事冊於應記者，逐日略記一二，從本日爲始。（庚午十二月）

古來聖哲胸懷極廣，而可達天德者，約有四端。如篤恭、修己、而生睿智，程子之說也。至誠感神，而致前知，子思之訓也。安貧樂道，而潤身，晬面孔顏曾孟之旨也。觀物聞吟，而意適神恬，陶白蘇陸之趣也。自恨少壯不知努力，老年常多悔思，於古人心境不能領取一二，反復尋思，歎喟無已。（辛未二月）

近年焦慮過多，無一日遊於坦蕩之天，總由於名心大切，俗見太重二端。名心切於學問無成，德行未立，不勝其塊餒。俗見重，故於家人之疾病，子孫及兄弟子孫之有無賢否強弱，不勝縈擾，用是憂慚踟躕如繭自縛。今欲去此二病，須在一「淡」字上著意。不特富貴功名及身家之順逆子孫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學問德行之成立與否，一大半關乎天事，一概淡而忘之，庶此心稍得自在。（辛未三月）

近來每苦心緒鬱悶，毫無生機，因思尋樂約有三端：勤勞而後憩息，一樂也；至淡以消伎心，二樂也；讀書解出金石三樂也。一樂三樂，是咸豐八年所曾有志行之。載於日記者，二樂則近日搜求病根，迄未拔去者，必須於未死之前，拔除淨盡，乃稍安耳。（辛未四月）

閱理學宗傳中朱子陸子孫氏所錄朱子之語，多取其與陸子相近者，蓋偏於陸王之途，去洛閩甚遠也。（辛未五月）

將周易之象及常用之字，分爲條類，別而錄之，庶幾取象於天文地理，取象於身於物者，一目了然。少壯不學，老年始爲此淺淺之舉，抑何陋也。（辛未十二月）

勸曾以四語自儆曰：慎獨則心安，主敬則身強，求仁則人悅，習勞則神欽。近日又添四語曰：內訟以去惡，曰日

省以希天，宏獎以育才，貞勝以蒙難，與前此四語互相表裏。而下手工夫，各有切要之方，不知鏡老尙能實看一二否？（辛未十二月）

閱宋元學案中百源學案，於邵子言數之訓，一無所解，愧憾之至。（辛未十二月）

省克

憶自辛卯年改號滌生。滌者，取滌其舊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也。改號至今九年，而不學如故，豈不可歎？余今年已三十，資稟頑鈍，精神虧損，此後豈復能有所成？但求勤儉有恆，無縱逸欲，以喪先人元氣，困知勉行，期有寸得，以無失詞臣體面。日日自苦，不至佚而生淫。如種樹然，斧斤縱奪之後，牛羊又從而牧之，如蒸燈然，膏油欲盡之時，無使微風乘之，庶幾稍稍培養精神，不至自速死。誠能日用功有常，則可以保身體，可以自立，可以仰事俯畜，可以惜福，不使祖宗積累自我一人享用而盡，可以無愧詞臣，尙能以文章報國。（庚子十月）

與小岑譚有不合處，自念一二知心，亦復見疑，則平日不自修，不見信於人，亦可知矣！可不儆乎？（辛丑三月）三十年爲一世。吾生以辛未十月十一日，今一世矣。聰明日減，學業無成，可勝慨哉！語不云乎：「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目今以始，吾其不得自逸矣。（辛丑九月）

夜歸，與九弟言讀書事，九弟悔從前讀書不好。若再不認真教他，愈不能有成矣。余體雖虛弱，此後自己工夫尙可拋棄，萬不可不教弟讀書也。（辛丑十二月）

借雲來久談，彼此相勸以善，予言皆己所未能而責人者。陳岱雲言余第一要戒「慢」字，謂我無處不著怠慢之氣，真切中肯也。又言予於朋友每相持過深，不知量而後入，隨處不留分寸，卒至小者齟齬，大者凶隙，不可

不慎，又言我處事不惠不精明，惠太刻薄，須步步留心。此三言者，皆藥石也！直哉！岱雲，克敦友誼。（壬寅正月）
果能據德依仁，即使游心於詩字雜藝，亦無在不可靜心養氣。如作詩之時，只是要壓頓他人，要取名譽，此亦復有爲己之志。（壬寅正月）

凡喜譽惡毀之心，卽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於此關打不破，則一切學問才智，適足以欺世盜名。（壬寅正月）
小珊前與予有隙，細思得我之不是，苟我素以忠信待人，何至人不見信？苟我素能禮人以敬，何至人有慢言？且卽令人有不是，何至肆口慢罵，忿戾不顧，幾於忘身及親？若此，此事余有三大過，平日不信，不敬，相待太深，一也。此時一語不合，忿恨無禮，二也。黽語之後，人反平易，我反悍然，不近人情，三也。（壬寅正月）

與子敦久談後，子貞歸後，兄弟立次，予自壽詩韻，欣羨其才，何爲人驚外之見，如此其重，而爲己之志，如此其不堅也！真濁物矣！（壬寅正月）

言物行恆誠身之道也。萬化基於此矣！余病根在無恆，故家內瑣事，今日立條例，明日仍散漫，下人無常規可備；將來蒞衆，必不能信，作事必不能成，戒之。（壬寅正月）

數日心沾滯於詩，總由心不靜，故不專一。當力求主一之法。誠能主一，養得心靜氣恬，到天機活潑之時，卽作時亦自無妨我；今尙未主一，徒以浮躁之故，故一日之間，情志屢遷耳！（壬寅正月）

凡睽起於相疑，相疑由於自矜明察。我之於小珊，其如上九之於六三乎？吳氏謂合睽之道，在於推誠守正，委曲含宏，而無私意猜疑之弊，戒之勉之。此我之要藥也。（壬寅正月）

客來示以詩藁，讀歎語不由中，余此病甚深。孔子之所謂巧令，孟子之所謂佞，其我之謂乎？以爲人情好譽，非是不足以悅其心。試思此求悅於人之念，君子乎？女子小人乎？且我誠能言必忠信，不欺人，不妄語，積久人自知之，不讚人，亦不怪。苟有試而譽人，人且引以爲重。苦日日譽人，人必不重我言矣。欺人自欺，滅忠信，喪廉恥，皆在

於此，切戒切戒！(壬寅正月)

竹如說理，實有體驗，言舍「敬」字，別無下手之方；總以嚴肅爲要。自問亦深知尊字是喫緊下手處；然每日自且至夜，恣價赫喧之意，曾不可得行坐自如，總有放鬆的意思。及見君子時，又偏覺整齊些，是非所以揀著者那？

家人上九曰：「有孚威如！」論語曰：「望之儼然！」要使房闈之際，僕婢之前，燕昵之友，常以此等氣象對之，方好獨居，則火滅修容，切記切記！此予第一要藥。能如此，乃有轉機，否則墮落下流，不必問其他矣！(壬寅正月)

吾嘗長矣，而詩書六藝，一無所識，志不立，過不改，欲求無忝所生，難矣！(壬寅正月)

日內不敬不靜，常致勞乏，以後須從「心正氣順」四字上體驗。(壬寅正月)

每日游思，多半是要人說好，爲人好名，可恥而好名之意，又自謂比他人高一層，此名心之連結於隱微者深。

(壬寅正月)

山雲每日工夫甚多而嚴，可謂惜分陰者；予則玩泄不振。(壬寅正月)

接家信，大人教以保身三要，曰：節欲，節勞，節飲食。又言：「凡人交友，祇見得友不是，而我，所以今日管鮑，明日秦越。」謂我與小珊有隙，是盡人歡，竭人忠之過，宜速改過，走小珊處，當面自認不是，又云：「使氣亦非保身之道。」小子讀之，悚然！小子一喜，一怒，勞逸疴瘵，無刻不繫於大人之懷也。若不敬身，真禽獸矣！(壬寅正月)

日來自治愈疏矣，絕無恻備之意，何貴有此日課之冊，看來只是好名，好作詩，名心也。寫此冊而不日日改過，則此冊直盜名之具也，亦既不能痛痛舊習，何必寫此冊！(壬寅)

唐先生言：「最是「靜」字工夫要緊。大程夫子是三代後聖人，亦是靜字工夫足；王文成亦是靜字工夫，所以他不能動心，若不靜，省身也不密，見理也不明，都是浮的，總是要靜。」又曰：「凡人皆有切身之病，剛惡，柔

惡，各有所偏；溺焉既深，動輒發。須自己體察所溺之病，終身在此處克治。余比告先生謂素有忿恨，不願氣習偏於剛惡，既而自窺所病，只是好動不好靜。先生兩言，蓋對症下藥也。務當力求主靜，使神明如日之升。即此以求其繼，繼續者，即所謂緝熙也。知此而不行，真暴棄矣。真小人矣。（壬寅十月）

自戒烟煙以來，心神彷彿幾若無主，過欲之難，類如此矣。不挾破釜沉舟之勢，詎有濟哉？（壬寅正月）

寶爾泉來，言理見商，余實未能心領其語意，而妄有所陳，自欺欺人，莫此爲甚。總由心有不誠，故詞氣虛矯。即與人談理，亦是自文淺陋，徇外爲人，果何益哉？（壬寅十一月）

馮樹堂來——渠近日養得好靜氣，迎人——談半時，遂余同至岱雲處久談，論詩文之業，亦可因以進德。彼此待論不合，反覆辯詰，余內有矜氣，自是特益，反疑人不虛心，何明於責人而闇於責己也？（壬寅十一月）

此刻下手工夫，除謹言，修容，靜坐三事，更從何處下手？每日全無切實處，尙曉曉與人說理，說他何益？（壬寅十一月）

岱雲欲觀余饋，貧糧本予以雕蟲瑣瑣，深閉固拒，不欲與之觀；一時揜着之情，自文固陋之情，巧言令色，種種叢集，皆從好名心發出。蓋此中根株深矣。（壬寅十一月）

凡往日游戲隨和之處，不能遽立崖岸，惟當往還漸稀，相見必敬，漸改徵逐之習；平日辯論夸誕之人，不能遽與聾啞，惟當談論漸卑，開口必誠，力去狂妄之習。（壬寅十一月）

朱廉甫前輩借蕙西來，二君皆直諒多聞者。廉甫前輩之枉過，說欲引余爲同志，謂可與適道也。豈知余絕無改過之資，徒有不作之言，竟爾盜得令閉，非穿窬而何？（壬寅十一月）

自立志自新以來，至今五十餘日，未曾改得一過。此後值須澈底盪滌，一絲不放鬆。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務使息息靜極，使此生意不息。

至岱雲處，與之談詩，傾筐倒篋，言無不盡；至子初方歸。此時自謂與人甚忠，殊不知已認賊作子矣！日內耽着阿文不從戒懼，謹獨上切實用功，已自誤矣，更以之誤人乎？（壬寅十一月）

滿樹堂來，因約岱雲來，三人暢談小酌，二君皆有節制，惟予縱論無閑，仍不出昨夜談議，而往復自意。自謂忠於爲人，實以重外而輕內，且味昌黎知名箴之訓，總之每日不外乎多言，不外乎要人說好。（癸卯正月）

於與人往還，最小處計較，意欲俟人先施，純是私意業緣。克去一念，旋生一念。飯後靜坐，即已成寐。神昏不振，一至於此！（癸卯正月）

早起心多游思，因算去年共用銀數，拋却一早，可惜！（癸卯正月）

會客時有一語極失檢，由忿字伏根甚深，故有觸即發耳！

飯會語及大故，予大發忿語，不可遏，有忘身及親之忿。雖經友人理論，猶復肆口漫罵，比時絕無忌憚。樹堂昨夜云：「心中根子未盡，久必一發，發則救之無及矣。」我自蓄此忿，僅自反數次，餘則但知尤人。本年立志重新，換一箇人，才過兩天，便決裂至此，雖痛哀而悔，豈有及乎？真所謂與禽獸奚擇者矣！（癸卯正月）

車中無戒懼意，爲下人不得力，屢動氣。每日間，總是忿字，忿字，往往知而不克去，總是此志頹放耳！可憐！可恥！（癸卯正月）

坐車中類生氣，雖下人不甚能幹，實由懲忿絕無功夫，遂至瑣細足以累其心。（癸卯正月）

自去年中二月廿後，心常忡忡不自持，若有所失亡者，至今如故。蓋志不能立，時易散倒，故心無定向，無定向則不能靜，不靜民不安其根。只在志之不立耳！又有鄙陋之見，檢點細事，不忍小忍，故一毫之細，竟夕躊躇，一端之忤，終日沾戀，坐是所以忡忡也。志不立，識又鄙，欲求心之安，不可得矣！是夜竟不成寐，展轉千思，俱是鄙夫之於見應酬小處計較，遂以小故引伸成忿，懲之不暇，而更引之，是引盜入室矣！（癸卯正月）

所以須日課册者，以時時省過，立即克去耳！今五日一記，則所謂省察者安在？所謂自新者安在？吾誰欺乎！真甘爲小人，而絕無羞惡之心者矣！（癸卯正月）

早起吐血數口，不能靜養，遂以斷喪父母之遺體，一至於此。再不保養，是將限入太不孝矣！將盡之膏，豈可速以風葫蘆之木，豈可速之以牛羊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况我之氣血素虧者乎！今惟有日日靜養，節嗜欲，慎飲食，寡思慮而已。（癸卯正月）

樹堂蕙西蓮舫三人，先後來陪客，坐不安席，若舌比平時較短者，屈伸轉旋俱不適；黃弗卿約飲，竟不能去，不知身體何以虧乏若此！不敬身之罪大矣！高景逸先生云：「接教言，連日精神不暢，此不可放過。凡天理自然通暢和樂，不通暢處，皆私欲也！當時刻喚醒，不令放倒。」然則人之精神短弱，皆自己有以致之也。（癸卯正月）

戊戌同年團拜，予爲值年，承辦諸事，早至文昌館，至四更方歸。凡辦公事，須視如己事，將來爲國爲民，亦宜處處視如一家，一身之圖，方能親切。予今日愧無此見，致用費稍浮，又辦事有要譽的意思。此兩者，皆他日大病根。當時時猛省。（癸卯正月）

赴張雨農飲約，更初方歸。席間面談，人有要譽意思，語多譎諛，便涉輕佻。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也。」歸途便至杜蘭溪家商事，又至坐虛處久談，多言不知戒，絕無所謂省察者。志安在邪？恥安在邪？（癸卯正月）

余體不舒暢，悶甚不適。高景逸云：「凡天理自然通暢。」予今悶損至此，蓋身被私意私欲纏擾矣！尙何自拔哉！立志今年自新，重起爐灶，痛與血戰一番，而半月以來，暴棄一至於此，何以爲人，何以爲子？（癸卯正月）

來居敬窮理，并無工夫，故聞人說理，聽來都是隔膜，都不真切，愧恥孰甚！（癸卯正月）

聞劉覺香先生言，渠作外官景况之苦，愈知我輩舍節儉，別無可以自立。若冀倖得一外官，以彌縫罅漏，缺齋則無以自存，缺肥則不堪問矣，可不懼哉！（癸卯正月）

自正月以來，日日頹放，遂已一月。志之不立，一至於此！每觀此冊，不知所謂可以爲人乎？聊存爲告朔之餼羊爾！

看書眼蒙如老人，蓋安肆日偷，積偷之至，腠理都極懈弛，不復足以圍肌膚，束筋骸；於是風寒易侵，日見疲軟，此不能居敬者之不能養小體也。又心不專一，則雜而無主，積之既久，必且枝求迭至，忿怒紛來，其究也，則搖搖如懸旌，皇皇如有所失，總之曰：「無主則已，而乃釀爲心病，此不能居敬者之不能養大體也。」是故吾人行父母之遺體，雖居敬更無別法，內則專靜純一，以養大體；外則整齊嚴肅，以養小體。如是而不自強，吾不信也。嗚呼！言出汝口，而汝則背之，是何肺腸？（癸卯二月）

言多諸謔，又不出自心中之誠。每日言語之失，直是鬼域情狀，遑問其他？（癸卯二月）

觀人作應制詩，面諛之不忠不信，何以爲友？聖人所謂「善柔便佞之損友」，我之謂矣！（癸卯二月）

年在壯歲而頹惰稱病，可恥孰甚！今年警已四十日矣，一事不成，晏安自甘，再不懲戒，天其殃汝，惕之！

予對客有怠慢之容，對此良友，不能生嚴憚之心，何以取人之益？是將拒人於千里之外矣！况見賓如此，遑問閒居火滅，修容之謂何小人哉！（癸卯二月）

考試之有得失，猶歲之有豐歉也。有耕而卽期大有，是貪夫也！然絕不施耕耨之功，不已，天乎？我則身爲惰農，而翻笑爲多事，僕孰甚焉！

憲西面責予數事，一曰：「慢。」謂交友不能久而敬也。二曰：「自是。」謂看詩文多執己見也。三曰：「僞。」謂

人能作幾副面孔也。直哉！吾友！吾日蹈大惡而不知矣。（癸卯二月）

季師意欲余致力於考試工夫，而余以身弱爲辭，豈欺人哉！自欺而已！暴棄至此，尙可救藥乎？（癸卯二月）

竹如言及渠生平交道，而以知己許余。且曰：「凡閣下所以期許下走之言，信之則足以長自是之私，辭之而

又恐負相知之真。吾惟有懼以終始而已。云云。予聞此數語。悚然汗下。竹如之敬我。直乃神明內斂。我何德以當之乎。日來安肆如此。何以爲竹如。知己是污竹如也。(癸卯二月)

處衆人中。孤另另若無所許可者。自以爲人莫予知。不知在己。本一無足知也。何尤人爲。(癸卯三月)

今年忽忽已過兩月。自新之志。日以不振。愈昏愈頹。以至不如禽獸。昨夜痛自猛省。以爲自今日始。當斬然更新。不終小人之歸。不謂雲階招與對弈。仍不克力卻。日日如此。奈何。(癸卯三月)

何丹畦請余爲是正文字。儼然自任。蓋矜心之內伏者深矣。(甲辰三月)

日內沾滯於時。明知詩文以積久物發爲佳。無取乎強索。乃思之不得。百事俱廢。是所謂溺心者也。戒之。(甲辰五月)

飯後無所事事。心如懸而不降者。知其不能定且靜也。久矣。(甲辰七月)

早在朝房言一事。謂無樣。予失言欲以口舌勝人。轉爲人所不服也。(辛亥九月)

孫高陽史道鄰皆極耐得苦。故能艱難馳驅。爲一代之偉人。今己養成膏粱安逸之身。他日何以肩得大事。(辛亥九月)

凡事豫則立。本日下午半天。因明日有天壇興工。監視行禮及製造神牌行禮等事。日內未經慮及。頗覺心中不定。懼致貽誤。皆不豫之故也。(辛亥十月)

是日因早間聞人言。刑部同堂諸君子。疑我去年所上摺。有參劾刑部之言。心不怡者一日。以平日不見信於人。遂招此羣疑衆謗也。(壬子正月)

是日忿忿二念皆大動。竟不能止。恐遂成內傷病矣。(壬子正月)

心生忿憤。蓋無養之故也。(戊午六月)

子序之言，欲余捐除雜念，輕視萬事，淡泊明志，信良友之言，余今老矣，忿不能懲，慾不能窒，客氣聚於上焦，深用愧憾！古人所以貴於爲道日損也。（戊午十一月）

捐忿之心，蓄於方寸，自咎局量太小，不足任天下之大事。（戊午十一月）

心緒作惡，因無耐性，故刻刻不自安適，又以心中實無所得，不能輕視外物；成敗毀譽，不能無所動於心，甚愧淺陋也。（戊午十二月）

余在軍中，頗以詩文廢正務，後當切戒！（己未二月）

思人心所以擾擾不定者，只爲不知命。陶淵明白香山蘇子瞻所以受用者，只爲知命。吾涉世數十年，而有時猶起計較之心，若信命不及者，深可媿也！（己未五月）

寫字略多，困倦殊甚，眼花而疼，足輕若不能立者，說話若不能高聲者，衰憊之狀，如七十許人。蓋受質本薄，而疾病憂鬱，多年纏綿，既有以撼其外，讀書學道，志亢而力不副，識遠而行不逮，又有以病其內，故不覺衰困之日逼也！（己未五月）

閱日知錄，易經有曰：『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言以蔽之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讀之不覺愧汗。（己未六月）

此心褊激清介，殊非載福之道，當力移寬大溫潤一路。（己未十二月）

寸衷微有鬱積，總由中無所得，下學而不克上達，故世俗之見，尚不免膠擾於懷中耳！（庚申正月）

至老洲頭登大舟，鼻係吳城船廠爲余新造者，極堅實，極華麗。因慨然曰：『誦章公「自慚居處崇，未覩斯民康」之句，爲之愧悚不已！』（庚申五月）

恭讀硃批余之師心自用。余昔己亥年進京，臨別求祖父教訓，祖父以一儆字戒我；今上又以師心戒我，當刻

圖書一方，記此二端。(庚申八月)

與作梅圍棋一局，旋復嚮論人情之厚薄，讀書人之多涉於虛浮。作梅所陳，多見道之言；余所發，多有激之詞。(庚申九月)

作梅言：「一見得天下皆是壞人，不如見得天下皆是好人，存一番薰陶玉成之心，使人樂於爲善。」云云。蓋識余近日好言人之短，見得人多不是也。(庚申九月)

見羅羅江三縣令，因語言不合理，余怒斥之甚厲，頗失「爲人上者，泰而不驕，威而不猛」之義。(庚申九月)

余德薄能鮮，忝竊高位，又竊虛名，已干造物之忌，恐家中老少習於驕奢佚三字，實深悚懼。(庚申九月)

九弟信言：「古稱君有爭臣，臣有爭君，今兄有爭弟。」余近以居位太高，虛名太大，不得聞規諫之言爲慮。若九弟果能隨事規諫，又得一二嚴懼之友，時以言正相勸，最內有直弟，外有畏友，庶幾其免於大戾乎？居高位者，何人不敗於自是，何人不敗於惡聞正言哉？(庚申十一月)

古人言：「晝課妻子，夜課夢寐。」吾於睡中夢中，總之一種好意味，蓋猶未免爲鄉人也。(庚申十一月)

夜因武甯楊令與鄭奠互計之案，頗爲鬱悒不平，繼思謙抑之道，凡事須力戒爭勝之心，痛自懲艾。(辛酉正月)

身體若有病者，奄奄思睡，或以積攔文牘太多，此心歉然，若有所負疚者而然與。(辛酉六月)

少荃論余之短處，總是懦緩，與往年周弢甫所論略同。(辛酉六月)

賊中形外，根心生色。古來有道之士，其淡雅和潤，無不達於面貌。余氣象未稍進，豈嗜欲有未淡邪？機心未消邪？當猛省於寸衷，而取驗於顏面。(辛酉七月)

也！(辛酉十一月)

日內與張廉卿屢談，渠學問又已大進，而余志學二十年，至今毫無進步，老已及矣！(辛酉十一月)

二日因作摺，將公事拋荒未斷。古人有兼人之材，余不特不能兼人，卽一日治兼數事，尚有未逮，甚矣余之鈍也！(辛酉十一月)

洪琴西來，與之言風俗移人，凡才人皆隨風氣爲轉移，雖賢者不能自拔於風尚之外，因言：「余老無能有所樹立，但不欲開懷風氣，導天下以惡習耳！」(辛酉十二月)

見隨觀察時，詞色太厲，令人難堪，退而悔之。(壬戌二月)

近來事有不如意者，方寸鬱塞殊甚，亦足見器量之不闕，養氣之不深也！(壬戌七月)

寸心鬱鬱不自得，因思日內以金陵帝國危險之狀，憂灼過度，又以江西諸事掣肘，悶損不堪，皆由平日於養氣上欠工夫，故不能不動心，欲求養氣不外「自反而縮，行慊於心」兩句。欲求行慊於心，不外「清」「慎」「勤」三字，因將此三字各綴數句，爲之疏解。清字曰：無貪無競，省事清心，一介不苟，鬼伏神欽。慎字曰：戰戰兢兢，死而後已，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勤字曰：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繼日。此十二語者，吾當守之終身，遇大憂患，大拂逆之時，庶幾免於尤悔耳！(壬戌九月)

五更醒，展轉不能成寐，盡寸心爲金陵寧國之賊憂悸者十分之八，而因僚屬不和順，恩怨憤懣者，亦十之二三。實則處大亂之時，余所遇之僚屬，尚不十分傲慢無禮，而鄙懷忿恚若此，甚矣余之隘也。余天性褊急，痛自刻責，懲治者有年，而有觸卽發，仍不可遏，殆將終身不改矣，愧悚何已！(壬戌九月)

古人辦事掣肘之處，拂逆之端，世有之，人人不免，惡其拂逆而必欲順從，設法以誅鋤異己者，權臣之行徑也。聽其拂逆而動心忍心，委曲求全，且以無敵國外患而亡爲慮者，聖賢之用心也。吾正可惜人之拂逆以磨厲

我之德性其庶幾乎(壬戌九月)

近日心緒之惡，襟懷之隘，可鄙可恥甚矣！變化氣質之難也(壬戌十月)

光陰似箭，冉冉又過十年！念德業之不進，愧位名之久竊。此後當於勤儉謹信四字之外，加以忍字，渾字，痛自鍼砭，以求益炳燭之明，作補牢之計(壬戌十二月)

近日常見得人，多不是鬱鬱不平，毋乃明於責人，而暗於責己乎(辛亥正月)

比來每以說話微多，遂覺神氣疲倦不支甚矣！吾衰身膺重任，大權阻越，實深懣懣(癸亥正月)

日內應酬繁多，神昏氣乏，若不克支持者，然後知高官巨職，足以損人之智，而長人之傲也(癸亥二月)

觀人有鈔冊，鈔余文頗多，自以無實而享盛名，忸怩不甯(癸亥五月)

古人云：「其爲人也，多暇日者，其出人也，不遠矣！」余身當大任，而月餘以來，竟日暇逸，不事事，公私廢擱，實深慚懼。誰當迅速投劾去位，冀免愆尤耳(癸亥五月)

是日應辦奏稿，方不誤次日發報之期。一念之情，遂廢本日之常課，又愆奏事之定期。乃知天下百病，生於懶也(癸亥六月)

近日省察自己短處，每日怠玩時多，治事時少。看書作字，治私事時多，察人看稿，治公事時少。職分所在，雖日讀古書，其曠官廢弛，與廢於酒色游戲者，一也。莊子所謂臧穀所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本無知人察吏之才，而又度外置之，對京察褒嘉之語，殊有愧矣(甲子二月)

日內鬱鬱不自得，愁腸九迴者，一則餉項太絀，恐金陵兵諱，功敗垂成；徽州賊多，恐三城全失。貽患江西。一則以用事太久，恐中外疑我擅權專利，江西爭釐之事，不勝則餉缺而兵潰，固屬可慮。勝則專利之名尤著，亦爲可慮。反復籌思，惟告病引退，少息二三年，庶幾害取其輕之義。若能從此事機日順，四海銷兵，不用吾引退而長終

山林，不復出而與聞政事，則公私之幸也。（甲子三月）

戶部奏摺似有意與此間爲難，寸心抑鬱不自得。用事太久，恐人疑我兵權太重，利權太大，意欲解去兵權，引退數年，以息疑謗。故本日具摺請病，以明不敢久握重柄之義。（甲子三月）

自古高位重權，蓋無日不在憂患之中，其成敗禍福，則天也。（甲子三月）

因念家中多故，紀澤兒病未全愈，心中焦慮之至；而天氣陰雨乍寒，恐傷麥收；又不知兵事之變態何如，彌覺憂皇不能自甯。因集古人成語作一聯以自箴曰：「彊勉行道莊敬日強。」上句箴余近有鬱抑不平之氣，不能彊勉以安命；下句箴余近有懶散不振之氣，不能莊敬以自奮。惜強字相同，不得因發音變讀而易用耳。（甲子四月）

沅弟談久，稍發據其抑鬱不平之氣。余稍沮止勸解，仍令畢其說，以暢其懷。沅弟所陳，多切中事理之言，遂相與縱談至三更。其諫余之短言：「處兄弟骨肉之間，不能養其生機，而使之暢，遂深爲忠告曲盡。」（甲子八月）聞家中修整「富厚堂」屋子，用錢共七千串之多，不知何以浩費如此，深爲駭歎。余生平以起屋買田爲仕宦之惡習，誓不爲之，不料奢靡若此，何顏見人平日所說之話，全不踐言，可羞孰甚！李鴻漢言：「照李希帥之樣，打銀壺一把，爲炖人參燕窩之用，費銀八兩有奇，深爲愧悔。」今小民皆食草根，官員亦多窮困，而吾居高位，驕奢若此，且盜廉儉之虛名，慚愧何地！以後當於此等處，痛下鍼砭。（丁卯四月）

吾平日以儉字教人，而吾近來飲食起居，殊太豐厚。昨聞魁時苦將軍，渠家四代一品，而婦女在家，亦未嘗網緞軟料；吾家婦女亦過於講究，深恐享受太過，足以折福。（丁卯十一月）

與萬籠軒偶談家常。渠家百萬之富，而日用極儉。其內眷終年不辦葷菜，每日書房先生所吃之葷菜餘膳者，撤下則內室吃之。其母過六十後，籠軒苦求，始準添葷菜一樣。今亂後而家不甚破，子孫俱好，皆省儉所惜之福。

也（丁卯十一月）

心緒撞撞，如有所失，念人生苦不知足。方望溪謂「漢文帝之終身常若自覺不勝天子之任者，一最爲善形容古人心曲。大抵人常懷愧對之意，便是載福之器，入德之門。如覺天之待我甚厚，我愧對天；君之待我過優，我愧對君；父母之待我過慈，我愧對父母；兄弟之待我過愛，我愧對兄弟；朋友之待我過重，我愧對朋友；便覺處處皆有善氣相逢，如自覺我已無愧無怍，但覺他人待我太薄，天待我太齷，則處處皆有戾氣相逢。德以滿而損，福以驕而滅矣。此念願刻刻凜之。」（戊辰四月）

昔年曾以居官四敗，居家四敗，書於日記，以自儆惕。慈恐久而遺忘，再書於此，與前次微有不同。居官四敗，曰：善情任下者敗，傲狠忘爲者敗，貪鄙無忌者敗，反覆多詐者敗。居家四敗，曰：婦女奢淫者敗，子弟驕怠者敗，兄弟不和者敗，悔師慢客者敗。仕宦之家，不犯此八敗，庶有悠久氣象。（戊辰四月）

余蓋屋三間，上爲擺設地球之用，不料工料過於堅緻，簷過於深，費錢太多，而地球仍將黑暗，不能明朗，心爲籌歎。余好以「儉」字教人，而自家實不能儉。傍夕與紀澤談，令其將銀錢賬目自行經理，講求儉約之法。（戊辰四月）

紀宮姪得取縣案首，縣令考試甚嚴，當可免於物議，甚以爲慰。吾每慮吾兄弟功名太盛，發洩殆盡，親近年添之漸多，子弟之向學，或者祖澤尙厚，方興未艾，且喜且惴惴也。（戊辰四月）

丁酒食應酬，雖不甚多，而每日疲精以徇物，遠不如外省之得以自由，自問胸次，添出鄙俗之見，殊無爾也。（戊辰十二月）

余生平於酬酢之際，好察人情之順逆厚薄。京師勢利之藪，處處皆有冷暖向背之分，余老矣，尙存於心而不能化，甚矣，余之鄙也。（己巳正月）

余以老年吃齋，風中行路，殊非所堪。又念百姓麥稼已失，稷梁不能下種，將成非常之災。又念紀澤兒在運河一帶，風大，河淺，家眷各船，膠滯難行。又念施占琦運書箱在海中，恐有不測。種種懸念，不勝焦灼。（己巳四月）

余曰：衰老而學無一成，應作之文甚多，總未能發奮爲之。忝竊虛名，毫無實際，愧悔之至。老邁如此，每日辦官事，尙不能畢，安能更著述耶？（己巳四月）

初到直隸，頗有民望。今諸事皆難振作，恐虎頭蛇尾，爲人所笑，尤爲內疚於心。輾轉淪沮，刻不自安。（己巳五月）
日月如流，倏已秋分。學業既一無所成，而德行不修，尤悔叢集。自顧竟無消除改徙之時，憂愧曷已！（己巳八月）

念生平所作事，錯謬甚多，久居高位，而德行學問一無可取，後世將譏議交加，愧悔無及。（己巳八月）
余回憶生平，尤叢集，悔不勝悔，而精力疲憊，自問更無晚蓋之力，乃作一聯云：「莫苦悔已往，儘尤但求此日行爲，無慚神鬼，休預怕後來災禍，只要暮年心氣感召祥和。」（己巳八月）

夢在場中考試，枯澀不能下筆，不能完卷，焦急之至，驚醒余以讀書稍第，官躋極品，而於學術一無所成，亦不能完卷之象也！
媿歎無已！（庚午二月）

余此生學問文章，一無所成，愧悔無已！（庚午二月）
自二月杪右目失明，至是四十餘日，不敢治事，每日暇逸，愧悔身閒而心亂，蓋生平之一無所養，甚矣！（庚午四月）

人而不勤，則萬事俱廢，一家俱有衰象。余於三四月內不治一事，於居家之道，大有所損，愧悚無已！（庚午五月）
余年來出處之間，多可愧者，爲之踟躇不安，如負重疚。年老位高，豈堪常有咎悔之事？（庚午十月）

到江甯任，又已兩月餘，應辦之事，全未料理。悠悠忽忽，忝居高位，每日飽食酣眠，慚愧至矣！（庚午十二月）
自省目病之源在肝，肝病之源，則由於伎心名心，不能克盡之故。在室中反復自訟，不能治事。（辛未四月）

至花園一覽園在署西現在修工未畢正值趕辦之時偶一觀玩深愧居處太崇享用太過(辛亥十二月)
余精神放漫已久凡遇應了結之件久不能完應收拾之件久不能檢如敗葉滿山全無歸宿通鑑三十餘年
官至極品而學業一無所成德行一無可許老大徒傷不勝悚惶慚赧(壬申二月)

治道

閔溫公謹習疏慨然有感(戊午五月)

隋開皇之十二年有司家府藏皆滿無所容積於廊廡曾不一紀煬帝嗣位東征高麗南幸江都遂至困窮
天寶之八載帝觀帑藏金帛充牣古今罕儔曾不數年祿山反叛九廟焚燬六飛播遷遂以大發故國之富不足
持獨恃有人主兢兢業業之心耳(辛亥七月)

李牧在趙匈奴不侵汲黯在朝淮南寢謀林甫爲相閣鳳反盧杞柄政李懷光叛反叛非其本心也故人君謹
儆左右之臣其益於人國者多矣(辛亥七月)

陳湯斬郅支單于之首匡衡抑其功僅得封關內侯祁靈荃得突厥默翳之首宋璟抑其功僅得授郎將其後
湯以非罪而流靈荃以慟哭而死宰相妨功病能人之不得伸其志者多矣(辛亥七月)

唐宣宗之立不能平於李德裕至毛髮爲之灑浙此與霍光驂乘而宣帝芒刺在背者何以異功高震主或不
無自伐之容公孫碩膚赤鳥几几此周公所以爲大聖也(辛亥九月)

裴耀卿置輸場於河口河口即汗水達於黃河之口也南人舟運江淮之米自汴以達河口吳人不習河漕便
輸米於河口之倉而去則吳人便矣三門即砥柱山在洛陽之東地最險不可行舟耀卿於三門之東西各置
一倉又鑿山開車路十八里以避三門之險江淮之米既於河口之倉矣官爲置羅舟沂河漕至三門之東視

水可通，則徑以舟過三門，水險，則由車路挽過三門，輸入三門以西之太原倉，然後入渭，以漕關中。自江淮至河口，自河口至三門，自三門入渭，至長安，凡三次轉搬，乃得達也。今天下之漕糧，概用長運。漕至袁浦，黃高於清，則百端營謀，行灌塘渡舟之下策，虞黃倒汗湖之巨患，種種敝壞，未知所底。故鄙意常欲行搬運之法，於袁浦置倉，楊莊各倉，亦修葺之，分天下之漕艘，半置河以南，半置河以北，每年各運兩次，為河帥者，治河則不顧淮，治淮則不顧河，治運則不顧河淮，庶幾易為力乎？（辛亥十月）

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財用；曰：鹽政；曰：漕務；曰：錢法；曰：冠禮；曰：昏禮；曰：喪禮；曰：祭禮；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輿；曰：河渠。皆以本朝為主，而歷溯前代之沿革本末，衷之以仁義，歸之以易簡。前世所鑿，諛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更之。其苟且者，知將來之必弊，其至當者，知將來之必因，所謂曠百世可知也！（辛亥七月）

文官加養廉，始於雍正三年之耗羨歸公，武官加養廉，始於乾隆四十六年之補缺額名糧。（戊午十一月）

王霞軒來辭行，將以明日往南豐，余告以用紳士之法，宜少予以名利，而仍不說破，以養其廉恥。霞軒深以為然。（戊午十二月）

溫循吏傳，太史公所謂循吏者，法立令行，能識大體而已。後世尊尚慈惠，或以煦煦為仁者當之，失循吏之真矣。思為將帥之道，亦以法立令行，整齊嚴肅為先，不貴煦嫗也。（己未三月）

三代下不矯激，不足以得美名，不要結，不足以得民心。（己未九月）

人才以陶冶而成，不可眼孔甚高，勸謂無人可用。（己未九月）

胡中丞言：州縣辦上司衙門之差，所費不過百千，而其差，能家丁開報，至二四千串之多，縣令無所出，則於糧糧不解，積為虧空，皆天家受其弊。故湖北州縣，現無絲毫差事，如有向例，由州縣辦差者，皆由藩庫發實銀與

州縣令其發給，不使州縣賠墊分毫。其名則天家聖虧，其實則州縣無可藉口。錢漕掃數清解，爲天家添出數十倍之利。一信爲知言（庚申四月）

居高位之道，約有三端：一曰，不與，謂若於己毫無交涉也；二曰，不終，古人所謂本慎一日，而怒其不終，蓋居高履危，而能善其終者，鮮矣；三曰，不勝，古人所謂懷乎朽索之馭六馬，慄慄危懼，若將限於深淵，蓋惟恐其不勝任也。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溷凶，言不勝其任也。方望溪言漢文帝之爲君，時時有謙讓，若不克居之意，其有一得於不勝之義者乎？孟子謂周公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其有一得於惟恐不終之義者乎？（庚申六月）

盛世創業垂統之英雄，以襟懷豁達者第一義，末世扶危救難之英雄，以心力勞苦爲第一義（庚申六月）

料理官事，摘由備查，一也；圈點京報，二也；注解摺紳，三也。此三者，夜間之功課，亦留心庶事之一法也。

沉弟信極論文士之涉於虛空，不可用其言，頗切當（庚申八月）

李次青赴徽州，余與之約法五章曰：戒浮，謂不用文人之好大言者；曰：戒謙，謂次青好爲逾恆之謙，啓寵納侮，曰：戒濫，謂銀錢保舉，宜有限制也；曰：戒反覆，謂次青好朝令暮改也；曰：戒私，謂用人當爲官擇人，不爲人擇官也（庚申八月）

紳士之道以四者爲要：一曰，保愚，需以庇鄉；一曰，崇廉，讓以奉公；一曰，禁大言，以務實；一曰，擴才識，以待用（辛酉八月）

九齋醒別深言：取下宜嚴，治事宜速。余亦深知取軍，取吏，皆莫先於嚴；特恐明不旁燭，則嚴不中禮耳（辛酉十月）

欲令上下分闈考試，故於五月奏摺內，略一及之。本日看定北門東門之間，可爲貢院基址，惜高下不甚平耳。
(辛酉十一月)

治世之道，專以致賢養民爲本；其風氣之正與否，則絲毫皆推本於一己之身與心。一舉一動，一語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風氣。故爲人上者，專重修身，以下之效之者，避而且廣也。(辛酉十一月)

一省風氣，依乎督撫司道及首府數人；此外官紳，皆隨風俗爲轉移者也。(辛酉十一月)
周張甫將赴上海催餉，余勉之以維持風教，勿自菲薄，引顧亭林日知錄「匹夫之賤，與有責焉！」一節以勸之。(辛酉十一月)

爲督撫之道，卽與師道無異。其訓飭屬員殷殷之意，卽與人爲善之意。孔子所謂誨人不倦也。其廣諮忠益，以身作則，卽取人爲善之意。孔子所謂爲之不厭也。爲將帥者之於偏裨，此皆以君道而兼師道，故曰「作之君，作之師。」又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皆此義爾。(壬戌三月)

爲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並重。得人不外四事：曰廣收，慎用，勤教，嚴繩。治事不外四端：曰經分，綸合，詳思，約守。操斯八術以往，其無所失矣。(壬戌四月)

定城南城外發賑章程，因冒濫者多，十六日發至四萬四千人之衆，後此斷難爲繼，乃定爲每人發小票一紙。十九日察看真正飢民，給與一票，二十二日持票領米，二十三日再加察看，給二十五日之米票，二十五日再加覈別，給二十八日之米票，每三日一發，上次給下次之票，庶幾漸免於冒濫。(壬戌四月)

近日公事不甚認真，人客頗多，志趣較前散漫。大約吏事、軍事、餉事、文事，每日須以精心果力，獨造幽奧，直撲單微，以求進境。一日無進境，則日日漸退矣！以後每日留心吏事，須從勤見僚屬，多問外事下手，留心軍事，須從教訓將領，屢閱操練下手，留心餉事，須從慎擇卡員，比較人數下手，留心文事，須從恬吟聲調，廣徵古訓下手。每

日午前，於吏事，軍事加意；午後，於餉事加意；燈後於文事加意。以一縷精心，用於幽微之境，縱不日進，或可免於選乎！（壬戌八月）

每日應辦之事，積擱甚多，當於清早，單開本日應了之件，日內了之；如農家早起分派本日之事，無本日不了者，庶積壓較少。（壬戌閏八月）

大君以生殺予奪之權授之督撫將帥，猶東家以銀錢貨物授之店中衆夥。若保舉太濫，視大君之名器不甚愛惜，猶之賤售浪費，視東家之貨財不甚愛惜也。介之推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余則略改之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假大君之名器以市一己之私恩乎！」余忝居高位，惟此事不與力挽頹風，深爲慚愧！（癸亥四月）

是日在途中，見麥稼爲旱所傷，高不過二三寸，節氣已屆收割，而吐穗少間，有用人力施水澆溉者，高或六七寸，色青而穗亦可觀。嵇康所云：「一溉者後亡。」信人力足以補人事之窮。然百分中不過二三，餘則立見黑稿，縱三日之內大雨亦無救矣！目擊心傷，不忍細看。（己巳四月）

爲疆吏者，全仗年豐民樂，此心乃可以自恬。若事事棘手，則竟日如在桎梏中矣！（己巳五月）

閱吳文節公集，觀其批屬員之稟，甚爲嚴明，對之有愧。吾今日之爲督撫，眞尸位耳！（辛未正月）

古聖王制作之事，無論大小精粗，大抵皆本事平爭，因勢善習，從俗便民，救敝非此六者，則不輕於制作也。香龔者志事，然老莊爲體，禹墨爲用，以不與不違，不稱三者爲法，若再深求六者之旨，而不輕於有所興作，則咎戾鮮矣。（戊辰十二月）

欲制夷人，不宜在關稅之多寡，體節之恭倨上著眼；卽內地民人，居處媚夷，豔夷而鄙華，借夷而壓華，雖極可憐，可惡而遠識者，尚不宜在此等著眼。吾輩著眼之地，前乎此者，洋人十年八月入京，不傷毀我宗廟社稷，目下

在上海、甯波等處，助我攻勦髮匪。二者皆有德於我，我中國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欲求自強之道，總以修政事、求賢才爲急務，以學作炸礮、學造輪舟等具爲下手工夫。但使彼之所長，我皆有之，順則報德，有其具，逆則報怨，亦有其具。若在我者，挾持無具，則曲固罪也！直亦罪也！怨之罪也，德之亦罪也！內地之民，人人緇衷，吾固無德制之，人人仇夷，吾亦不能用也！（壬戌五月）

華術芳徐壽所作火輪船之機，來此試演。其法以火蒸水氣，竅入筒，筒中四竅，閉前二竅，則氣入前竅，其機自遇，而輪行上弦；閉後二竅，則氣入後竅，其機自進，而輪行下弦。火愈大則氣愈盛，機之進退如飛，輪行亦如飛。約試演一時，竊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國人亦能爲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壬戌七月）

至機器局，觀一切造製機器。屋宇雖不甚大，而機器頗備。旋觀新造之輪船，長十六丈，寬三丈許。最要者，惟船底之龍骨中間，龍骨夾層兩邊，各龍骨三根。中骨直而徑達兩頭，兩邊骨曲而次第縮短。骨之下，板一層，骨之上，板一層，是爲夾板，板厚三寸。龍骨之外，惟船肋最爲要緊，約寬厚三寸有奇，皆用極堅之木。計此船七月可以下水。（戊辰五月）

至礮廠，拜劉佐禹馬格里。渠備洋酒點心，小飲刻許。閱新作之礮，三十六筒可以齊放，則三十六子同出，如傾盆之雨，可以連環放，則各子繼出，如擗急鼓。又閱放火箭，每箭筒長尺許，圓徑寸餘，遠約三里許。又閱放開花礮。

（辛亥十月）

●軍謀

凡用兵，主客奇正，夫人而能言之，未必果能知之也。守城者爲主，攻者爲客；守營壘者爲主，攻者爲客；中途相遇，先至戰地者爲主，後至者爲客；兩軍相持，先吶喊放槍者爲客，後吶喊放槍者爲主；兩人持矛相格鬪，先動手

戰第一下者爲客，後動手即格開而即戰者爲主。中間排隊迎敵爲正兵；左右兩旁抄出爲奇兵。屯宿重兵，堅札老營，與賊相持者爲正兵，分出遊兵，飄忽無常，伺隙狙擊者爲奇兵。宜有專向吾所持以禦寇者爲正兵，多張疑陣，示人以不可測者爲奇兵。虛聲鮮明，使敵不敢犯者爲正兵，羸馬渡卒，偃旗息鼓，本強而故示以弱者爲奇兵。旌旗鳴鼓，屹然不輕動者爲正兵，佯敗佯退，設伏而誘敵者爲奇兵。忽主忽客，忽正忽奇，變動無定時，轉移無定勢，能一區而別之，則於用兵之道，思過半矣。（已未）

二兵者，陰事也。哀感之意，如臨親喪，肅敬之心，如承大祭。庶爲近之。今以羊牛犬豕而就屠烹，見其悲啼於割剝之頃，宛轉於刀俎之間，仁者將有所不忍，况以人命爲浪博輕擲之物，無論其敗喪也，即使倖勝而死傷相望，斷頭瀆胸，折臂失足，血肉狼籍，日陳吾前，哀矜之不遑，喜於何有？故軍中不宜有歡欣之象。有歡欣之象者，無論或爲和悅，或爲驕盈，終歸於敗而已矣。田單之在即墨，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此所以破燕也。及其攻狄也，黃金橫帶，而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魯仲連策其必不勝。兵事之宜慘戚，不宜歡欣，亦明矣。嘉慶季年，名將楊遇春屢立戰功，嘗語人曰：「吾每臨陣，行間覺有熱風吹，面上者，是日必敗；行間若有冷風，身體似不禁寒者，是日必勝。」斯亦肅殺之義也。（已未）

田單攻狄，魯仲連策其不能下，已而果三月不下。田單問之，仲連曰：「將軍在即墨，坐則織黃，立則仗鉞，爲士卒率倡，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聞君言，莫不揮涕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而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而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余嘗深信仲連此語，以爲不刊論。同治三年，江甯克復後，余見湘軍將士，驕盈娛樂，慮其不可腹用，全行遣散歸農。至四年五月，余奉命至山東河兩勦捻，湘軍從者極少，專用安徽之淮勇。余見淮軍將士，雖有振奮之氣，亦乏憂危之懷，輒用爲慮，恐其不能平賊。莊子云：「兩軍相對，哀者勝矣。」仲連所言以憂動而勝，以娛樂而不勝，亦卽孟子「生於憂患，死於安樂」

之言也。其後余因疾病，疏請退休，遂解兵柄。而合肥李相國卒用淮軍，削平捻匪，蓋淮軍之氣尚銳，憂危以威士卒之情，振奮以作三軍之氣，二者皆可以致勝。在主帥相時而善用之已矣。余專主憂勤之說，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聊志於此，以識吾見理之偏，亦見古人格言至論，不可舉一概百言，各有所當也。（辛未）

史記敘韓信破魏豹，以木罌渡軍，其破龍且，以囊沙壅水，竊嘗疑之。魏以大將柏直當韓信，以騎將馮敬當灌嬰，以步將項它當曹參，則兩軍之數，殆亦各不下萬人。木罌之所渡幾何，至多不過二三百人，豈足以制勝乎？沙囊壅水下可滲漏，旁可橫溢，自非與工嚴塞，斷不能築成大堰，壅之使下流竟絕。如其寬河盛漲，則塞之固難決之，亦復不易。若其小港微流，易壅易決，則決後未必遂不可涉渡也。二者揆之，事理皆不可信。敘兵事莫善於史記，史公敘兵莫詳於淮陰傳，而其不足據如此。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君子之作事，既徵諸古籍，詎庸人言而又必慎思而明辨之，庶不至冒昧從事耳。（辛未）

約期打仗，最易誤事。然期不可約，信則不可不通也。（丁巳）

治軍之道，以「勤」字爲先。身勤則強，佚則病；家勤則興，懶則衰；國勤則治，怠則亂；軍勤則勝，惰則敗。惰者，暮氣也。常常提其朝氣爲要。

凡打仗，一鼓再鼓而人不動者，則氣必衰減；凡攻壘，一撲再撲而人不動者，則氣必衰減。

守城煞非易事。銀米子藥油鹽，有一不備，不可言守備矣。又須得一謀勇兼優者爲一城之主。

軍中須得好統領營官。統領營官，須得好真心實腸。是第一義。算路程之遠近，算糧仗之闕乏，算彼己之強弱，是第二義。二者微有把握，此外良法雖多，調度雖善，有效有不效，盡人事以聽天而已。

兵者不得已而用之，常存一不敢爲先之心，須人打第二下，我打第一下。（己未二月）

近年從事戎行，每駐紮之處，周歷城鄉，所見無不毀之屋，無不伐之樹，無不破之富家，無不欺之窮民，大抵受

害於賊者，下之七八，受害於兵者，亦有二三，目擊心傷，喟然私歎行軍之害民，一至此乎？故於將官委員告戒，總以禁止騷擾爲第一義。

軍事有驕氣，惰氣，皆敗氣也！孔子之臨事而懼，則絕驕之源；好謀而成，則絕惰之源。無時不謀，無事不謀，自無惰時矣。

古人有言曰：「作事威克厥愛，雖小必濟。」斐敬所謂「逆取順守」亦此意也！軍營用民夫，其先則廣取之，唐役之，其後則體卹必周，給錢必均。法可隨處變通，總須用人得當耳！

洋煙爲壞營規之最，盡行汰去，不可稍存姑待之意。黎易點名卯正辰初，即可點畢。嗣後每早，或查營，或點名，或看操，三者總行其一，不專行查營一事也。

練勇之道，必須營官晝夜從事，乃可漸幾於熟，如雞伏卵，如爐鍊丹，未宜須臾稍離。（丙辰）

戰陣之事，須半動半靜，動如水，靜如山。（己未二月）

軍事不可無悍驚之氣，而驕氣卽與之相連，不可無安詳之氣，而惰氣卽與之相連。有二氣之利，而無其害，有道君子尚難養得恰好，況弁勇乎？（戊午）

凡用兵之道，本強而故示敵以弱者，多勝，本弱而故示敵以強者，多敗。敵加於我，審量而後應之者，多勝；我加於敵，輕以兵加於敵者，多敗。

凡修壘以濠深爲妙，木城及外牆，均有流弊，恐反爲賊遮蔽礙子也！

修壘之事，軍士四出征剿，有老家以爲基址，亦行軍一法也。擇地有兩法：有自固者，有扼賊者。自固者，擇高山，擇要隘，扼賊者，擇平坦必經之路，擇淺水津渡之處。嗣後每立一軍，則修壘二十座，以爲老營。環老營之四面，方三百里，皆可往來檢剿，庶幾可戰可守，可奇可正。得四軍可靠者，則變化無窮。於景鎮作一榜樣，而地軍效法行。

之可得也！但不知何爲法術，亦可得見乎？

與李少荃許仙屏言圍練之無益於辦賊，直可盡廢。如必欲圍練，即不可不少假以威權。（已未四月）

近年馭將失之寬厚，又與諸軍相距過遠，危險之際，弊端百出，然後知古人所云「作事威克厥愛，雖小必濟。」反是乃敗道也！

持之以敬，臨之以莊，無聲無形之際，常有凜然難犯之象，則人知威矣！孟子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守是二者，雖蠻貊之邦可行，又何兵勇之不治哉？（已未六月）

帶勇之法，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禮。仁者，即所謂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也。待弁勇如待子弟之心，嘗望其成立，望其發達，則人知恩矣。禮者，即所謂無衆寡，無小人，無敢慢，泰而不驕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臨之以莊，無形無聲之際，常有凜然難犯之象，則人知威矣。守斯二者，雖蠻貊之邦行矣。何兵勇之不可治哉？（已未八月三日）

余至武昌火藥局，看造火藥之法。以銅爲輪，以鐵爲轆，圍地爲大磨盤，以牛碾之。盤大徑二丈三尺，周圍七丈許。每盤用四牛，每牛速曳兩輪，盤外周圍溝槽，約寬八寸許。火藥在槽內，牛在槽外。馭牛之人行槽內，每牛以一人馭之，每兩牛四輪之後，則有鑿藥者一人，隨之執銅錘，於槽內鑿動，庶碾過之後，火藥不患太緊也。又有小磨盤，磨礮與磨麥相似，僅用一人，又有櫃篩礮篩炭，其法絕精，非圖說不能明。（已未八月）

營務處之道，一在樹人，一則立法。有心人不以不能戰勝攻取爲恥，而以不能檢人立法爲恥。樹人之道有二：二曰，知人善任；一曰，陶鑄造就。（已未九月）

凡軍驕氣，則有浮淫之色，情氣，則有淹滯之色。須時時察看，爾補救之。帶兵之道，「勤恕廉明」四字，缺一不可也。但兵以力作主，巧作客。

軍務須從日用眠食上下手。(庚申正月)

呂蒙誅取鐘之卒，魏絳戮亂行之僕。古人處此，豈以爲名；非是則無以警衆耳！

窄路打勝仗，全係頭敵數人；若頭敵站不住，後面雖有好手，亦被人擠退了！

出青之法，卽漢書趙充國傳所謂就草。(庚申三月)

天下之人稍有才智者，心思有所表見，以自旌異於人。好勝者，此也；好名者，亦此也。同當兵勇，則思於兵勇翹然而出其類；同當長夫，則思於長夫中翹然而出其類；同當將官，則思於將官中翹然而出其類；同爲主帥，則思於衆帥中翹然而出其類。雖才智有大小淺深之不同，其不知足，不安分，則一也。能打破此一副庸俗之見，而後可與言道。(庚申四月)

古人以用兵之道，通於聲律，故聽音樂而知兵之勝敗，國之存亡。余生平於音律、算法，二者一無所解，故不能知兵耳。(庚申十月)

用兵之難，莫大於見人危急而不能救。

明戚繼光紀效新書中有立牌，卽古之盾也。有圓牌，卽今之藤牌也。統謂之曰，攢牌。又有所謂剛柔牌者，其法以生漆牛皮蒙於外，而以湖綿搓成小團，及頭髮裝於內。蓋戚氏自以巧思製造，非有所師於古也。古之干盾，所以捍禦矢石，今之攢牌，所以捍禦礮子。礮子所當無堅不破，豈矢石所可同言而語哉！國藩初辦水師時，嘗博求禦礮子之法。以魚網數層，懸空張挂，礮子一過卽穿，不能禦也。以絮被漬濕張挂，礮子一過卽穿，不能禦也。以生牛皮懸於船旁，以藤脾陳於船梢，不能禦也。又作數層厚牌，以竹鱗排於外，爲一層牛皮爲一層，水絮爲一層，頭髮爲一層，合而成牌，也不能禦也。以此而推，戚氏之剛柔牌，不足以禦礮子明矣。鳥槍子如梧子大者，或有法以禦之；抬槍子，劈山礮子，凡大如黃豆以上者，竟無拒禦之法。近時楊軍門，戴福等深知礮子之無可禦，遂屏棄魚

網水絮牛皮等物，一切不用，直以血肉之軀，植立船頭，可避者避之，不可避者聽之，而其麾下，水師弁勇，亦相率而植立直前，無所迴避。明於此義，而古來千盾楸牌諸器，皆可廢矣。友人劉騰鴻時衛治軍，刁斗森嚴，莫不可犯。臨陣則埋根行首，堅立如山，有名將之風，惟過於自烹。在武昌時嘗獨立城下，呼賊以礮子擊之，賊發十餘礮，不中，堅坐良久乃還。在瑞州時亦如是，卒以徇難殞我壯士，人百莫贖。此則剛毅太過於好謀而成之道，少有遠耳。

(已未)

余初不解造羣子之法，以生鐵令鑄工鑄之，渣滓未融，經藥輒散，且多蜂眼，鳴而不能及遠。乃與吳坤修竹莊商用熟鐵打造，其法以鐵先練成直條，每條燒紅其端，截出半寸，打成圓類，又燒其端，又打成顆，每顆如葡萄大。後至江西，商之姚鑲以此法打造，姚君又作爲鐵模，半過截鐵條之端，置之模中，宛轉錘鍊，圓滑可愛。於是及遠較多。一里有奇也。今湖南湖北江西三省，打造羣子，均用此法。每礮用百餘顆，多者或三四百顆，噴薄而出，如珠如雨，殆無隙地，當之輒碎。不仁之器，莫甚於此矣。然海疆尙未靖謐，此其亟宜請求者也。(已未)

行軍之道，有依次而進者，有越敵人所守之寨，而先攻他處者，姑以通鑑所紀兵事平之。宋明帝泰始二年，晉安王子勛之亂，袁顥相拒於濃湖，久未決。龍驤將軍張興世建議曰：「賊據上游，兵強地勝，我雖持之有餘，而制之不足。若以奇兵潛出其上，因險而壁，見利而動，使其首尾周遶，進退疑阻，中流旣梗，糧運自艱，此制賊之奇也。」錢溪江岸最狹，去大軍不遠，下臨洄洑，船下必來泊岸，又有橫浦，可以藏船，千人守險，萬夫不能過，衝要之地，莫出於此。沈攸之與喜並贊其策，乃選戰士七十，輕舸二百，配與興世。興世率其衆，泝流稍上，尋復退歸。如是者屢日。賊將劉胡聞之，笑曰：「我尙不敢越彼，下取揚州，張興世何人，欲輕據我上。」不爲之備。一夕四更，值風便，興世舉帆直前，渡湖，白過鵝尾。胡旣覺，乃遣其將胡靈秀將兵於東岸，翼之而進。戊戌夕，興世宿洪浦，靈秀亦留。興世潛遣其將黃道標帥七十舸，徑趨錢溪立營寨。己亥，興世引兵進據之。靈秀不能禁。庚子，劉胡自將水步二

十六軍來攻錢溪。將士欲迎擊之，與世禁之曰：「賊來尙遠，氣盛而矢驟，驟既易盡，盛亦易衰，不如待之。」令將士治城如故。俄而胡來，轉近船入洄，洄與世命壽寂之任農夫，帥壯士數百擊之，衆軍相繼並進，胡收兵而下。與世遂於錢溪立城。國藩按是時官軍在下游，豬圻袁顯等在上遊之澗湖，劉胡等又在上遊之鵠尾，更上乃爲錢溪。越澗湖鵠尾兩寨而上，立城於錢溪，此險途也。厥後賊屢攻錢溪，不勝，糧運中梗，而鵠尾澗湖並以潰降。此越寨進攻而得勝者也。

秦始三年，魏尉元上表言：「賊向彭城，必由清泗過宿豫，歷下邳，趨青州；亦由下邳沂水，經東安。此數者，皆爲賊用兵之要。今若先定下邳，平宿豫，鎮淮揚，戍東安，則青冀諸州可不攻而克。若四鎮不服，青冀難拔，百姓狼顧，猶懷僥倖之心，臣愚以爲宜釋青冀之師，先定東南之地，斷劉彧北顧之意，絕愚民南望之心。如此，則淮北自舉，暫勞永逸。」國藩按宋與魏歷世兵爭，宋有青州歷城徐州諸鎮，遠在青岱與魏接畛，而下邳宿豫沂水東安四城，乃在淮南，去魏尙遠。魏越青州諸鎮而進攻四城，此險途也。厥後四城破，而青州歷城徐州諸鎮相繼沒於魏。此越鎮進攻而勝者也。

梁簡文帝二年，侯景之變，郢州刺史齋方諸以徐文盛軍在西陽，不設備。西陽卽今黃州。侯景以江夏空虛，使宋子仙約帥精騎四百，由淮內襲郢州。丙午，大風疾雨，天色晦冥，子仙等入城，方諸迎拜，遂擒鮑泉，虞豫，遂於景所，景因使風中江舉帆，遂越徐文盛等軍直上，入江夏。文盛衆懼而潰。國藩按侯景與徐文盛皆在黃州夾江築壘，乃越徐軍而上入江夏，此險途也。而江夏以無備而被，徐軍以失勢而潰。此越寨進攻而勝者也。

陳文帝天嘉元年，王琳屯西岸之柵口，侯鎮屯東岸之蕪湖，相持百餘日，旋均出江外，隔洲而泊。二月丙申，西南風急，琳引兵直趨建康，瑛等徐出蕪湖，躡其後。西南風翻爲瑛用琳擲火炬，以燒陳船，皆反燒其船。瑛發拍以擊琳艦，又以蒙衝小船擊其艦。琳軍大敗，軍士溺死什二三，餘皆棄舟登岸。國藩按王琳與侯景同屯蕪湖之上，

琳乃越瑣軍而值下金陵，此險途也。而瑣軍自後躡之，反爲所破；此越寨進攻而破者也！

唐貞觀十九年，太宗親征高麗，既拔遼東，蓋牟諸城，至安市，將決戰。高麗蘇鞠合兵爲陳，長四十里。江夏正道宗曰：「高麗傾國以拒王師，平原之守必弱，願假臣精兵五千，覆其本根，則數十萬之衆，可不戰而降。上不應，後攻安市，竟不能拔。降將請先攻烏骨城，衆議不從，遂自安市班師。」國藩按：道宗請越安市而進攻平壤，此雖險途，而實制勝之奇兵也。太宗不從，無攻而返，此不能進攻而失者也。

安史之亂，李泌請命建甯王倓爲范陽空度大使，並塞北出與李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陽。泌欲使建甯自靈夏並豐勝靈朔之寨，直擣犛檀，攻范陽之北，光弼自太原取恆定，攻范陽之南。覆其巢穴，賊退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上悅，已而不果行。國藩按：是時大軍在扶風，郭子儀在馮翊，李光弼在太原，勢宜先取兩京。李泌欲先搗范陽賊巢，此亦制勝之奇兵也。事不果行，致史思明爲關洛之患，此亦不能越攻而失者也！

元和十二年，淮蔡之役，李祐言於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及四境拒守，守州城者皆羸老之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十月辛未，李愬、李祐、李忠義、李進誠軍出，東行十六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及烽子，據其柵。命士少休，食乾糲，整羈勒，留義成軍五百人鎮之，以斷洄曲及諸道橋梁。復夜引兵出門，時大風雪，旌旗裂，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四鼓，愬至蔡州城下，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李進誠其城爲坎，以先登，愬入居元濟外宅，以檻車送元濟詣京師。國藩按：元濟精兵盡在洄曲，董重質麾下，李愬越之而直入蔡州，此越寨進攻而勝者也！

朱梁均王四年，楚岳州刺史許德勳，將水軍巡邊。夜分南風暴起，都指揮使王環乘風趨黃州，以繩梯登城，徑趨州署，執吳刺史馬鄴，大掠而還。德勳曰：「鄂州將邀我，宜備之。」環曰：「我軍入黃州，鄂人不知，奄過其城，彼

自救不暇。安能邀我？」乃展旗鳴鼓而行，鄂人不敢逼。國藩按楚之岳州東北，與吳爲鄰，嘉魚陸日等處，吳必立寨設備，乃王環越之而趨黃州。此越寨進攻而勝者也。

唐同光元年，後唐與朱梁相拒於楊劉德勝之間。時梁將段凝軍臨河之南（卽滑淵，今開州），王彥章進逼鄆州（今東平府）。唐臣李紹宏等請棄鄆州與淵約，帝獨召郭崇韜問之，對曰：「降者皆言大梁無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楊劉，自以精兵長驅入汴，彼城中旣空虛，必望風自潰。苟僞主授首，則諸將自降矣。」帝曰：「此正合朕志。」冬十月壬申，帝大軍自楊劉濟河，癸酉至鄆州，甲戌圍中都城，破之，擒王彥章。帝召諸將問進退之計，諸將請先下東方諸鎮城，然後觀釁而動。康延孝、李嗣源請亟取大梁。乙亥，帝發鄆州中都丁丑至曹州，己卯至大梁，滅梁。壬午，段凝就其衆五萬，自滑州濟河入援，解甲請降。國藩按郭崇韜之初議，直取大梁也。時梁將王彥章軍在鄆州，段凝軍在河上，越兩寨而進攻，此險途也。厥後破中都，擒王彥章，而段凝猶在河北，越一寨而進攻，亦險機也。然段凝隔於河北，若自白馬南濟，則阻於大河，苦自下游直濟，則一阻於大河，再阻於新決之護漣水，勢難入援，遂得直取汴梁，以成大功。此越寨進攻而勝者也。

以上九事，張興世之據錢溪，宋子仙之取郢州，許德勳之下黃州，皆水路越攻而勝；王琳之下金陵，以水路越攻而敗。尉元之取下邳四城，李愬之入蔡州，郭崇韜之策汴梁，以陸路越攻而得之；李道宗之策平壤，李泌之策范陽，以陸路不越攻而失之。成敗得失，固無一定之軌轍也。咸豐四年十月十一日，賊目陳玉成據蘄州，秦曰綱據田鎮，我舟師越蘄州而直下，十三日攻福田家鎮，十四日蘄州之賊亦潰。此越寨進攻而勝者也。十一月，水陸各軍會於九江，時賊目林啓榮據九江，黃文金據湖口，石達開羅大綱等同在湖口，我舟師彭玉麟等，十六日越九江而下攻湖口，陸軍羅澤南等，十二月初五日，下攻湖口，十二日，水師敗挫，二十四日，陸軍亦無利而歸。此越寨進攻而敗者也。咸豐六年五月初二日，武漢黃州未破，揚載福以舟師駛下，直至九江。七年九月二十八日，九

江安慶未破，楊載福以舟師駛下，直至舊縣，往來如飛。此越寨進攻而勝者也。故知勝敗無常，視將才為轉移耳。當時越九江而下攻湖口之策，發於國藩，定於羅君羅山，劉君孟容二人。事敗之後，成深咎此策之失，且專歸罪於劉君者，非事實也。

●倫理

萬化始於閨門。除「刑于」以外無政化，除「用賢」以外無經濟。（至寅十一月）
所貴乎世家者不在多置良田美宅，亦不在多蓄書籍字畫，在乎子孫能自樹立，多讀書，無驕矜習氣。（戊午十月）

聞溫弟信，國家事故憂鬱填膺，不能辦一事，夜不成寐。（戊午十一月）
念溫弟不得歸骨，其賦命太苦，余於手足之間，抱愧多矣！（己未正月）

九弟所寫溫甫哀辭，字秀勁近古，刻工交佳。家有賢子弟，為之欣然。（庚申正月）

沅弟專二人送信，勸我速移東流建德，情詞懇惻，令人不忍卒讀。余復信云：「讀出師表而不動心者，其人必不忠；讀陳情表而不動心者，其人必不孝；讀沅季此信而不動心者，其人必不友。」遂定於二十四日移營東流，以慰兩弟之心。（辛酉四月）

沅弟來久，談教以胸襟宜淡遠，游心虛靜之域，獨立萬物之表；又每日宜讀書少許，以擴識見。弟圍安慶，前後皆有強寇，人數甚眾，地段甚廣，晝夜辛勤，事事躬親，雖酷暑大雨，而每日奔馳往返，常五六十里。余憐其太勞，故欲其以虛靜養心也。（辛酉八月）

紀澤兒體氣清瘦，系念殊深。或稱其讀書太勤，用心太過，因教以遊心虛靜，雖有榮觀，宜處超然之義。（癸亥十

月

閱張清格之子張慈敬公師載所輯課子隨筆，皆節鈔古人家訓名言。大約與家之道，不外內外動檢，兄弟和睦，子弟謙謹等事。敗家則反是。夜接周中堂之子文翁謝余致賻儀之信，則別字甚多，字跡惡劣不堪。大抵門客爲之，主人全未寓目。聞周少君平日眼孔甚高，口好雌黃，而喪事潦草如此，殊爲可歎。蓋達官之子弟，驕慣高議，論見憤大排場，往往輕慢師長，譏彈人短，所謂驕也。由驕而奢，而淫，而佚，以致於無惡不作，皆從驕字生出之弊。而子弟之驕又多由於父兄爲達官者，得運乘時，幸致顯宦，遂自忘其本領之低，學識之陋，自驕自滿，以致子弟效其驕而不覺。吾家子姪輩亦多輕慢師長，譏彈人短之惡習。欲求稍有成立，必先力除此習，力戒其驕。欲戒子弟之驕，先戒吾心之自驕自滿，願終身自勉之。因周少君之荒謬不堪，既已面諭紀澤，又詳記之於此。（戊辰正月）

接沈弟信，知紀官姪於正月初九日申刻生子，欣慰之至。吾兄弟共得五孫，丁口漸盛。只望兒姪輩讀書，少有所成，將來孫輩看作榜樣，便是世家好氣象。若兒姪輩不能發奮用功，文理不通，則榜樣太壞，將來孫輩斷難成立。此中關鍵，全在紀鴻紀瑞二人。吾家後輩之興衰，視此二人爲轉移也。（戊辰四月）

與紀澤一談，囑其看理學書，俾志氣日趨於剛大，心思日入於沈細。（戊辰七月）

鴻兒稟稱澄澄弟臨別，以火狐馬褂送我，蓋眉生述杜小舫之言，謂天下之最暖者，莫如火狐；勝如紫貂，玄狐云。余曾兩次述此言與澄弟聽，或弟意疑我畏寒，遂解己所着衣以贈我邪。余本有貂馬褂，捨褂馬褂，而弟歸途少此禦寒之具，寸心十分不安。（戊辰十月）

接澄沉兩弟信，澄勸送眷回籍，沉擬以晚女許聶家，皆有賤誠顧恤之意。久宦於外，疾病相尋，如舟行海中，不得停泊，惟兄弟骨肉至親，能亮之也。（己巳十一月）

●文藝

易經有聖人之道四，而朱子專重以下筮者，尙其占一句，似未的當。因言古人說經，多斷章取義，以意逆志，不必定符本義。(壬戌四月)

閱經義述聞，如「弗過遇之，弗過防之」等語，深有所會。余於本朝經學小學諸家，獨服膺王懷祖先生父子之精核，蓋以其於經文之虛神實訓，體味曲盡也。(辛酉二月)

擬閱校船山周易內傳，王氏說理之書，每失之艱深，而不能軒豁，與正蒙注相同。(辛酉七月)

今日看書經，見蔡傳訓詁，良多不講，如以敷言爲「敷衍之言」之類，宜致漢學家之指摘。(壬子六月)

溫召誥於古人「周情孔思」四字，若有所會。(庚申正月)

溫書經無逸，用吳文正公纂言本，若有所會。(乙丑正月)

思書呂刑篇於句法若有所會。(己未九月)

呂刑篇於後世古文学家蹊徑最近，惜不能盡通其讀。(辛酉六月)

余好讀呂刑，而苦不能盡通其讀。茲閱戴氏之說，有愜余心者，如「制百姓於刑之中，天齊於民，俾我一口，暨「非從惟從」等句，皆犁然有當於人心，欣賞無已。(辛酉七月)

謹願命康王之誥，喜戴氏治經，與余所見多同，惜其生後未與嚶談。(辛酉七月)

溫盤庚上盤庚中，因戴存莊兩探宋元，及本朝治漢學者之說，每多當人意處，故樂觀之。(辛酉七月)

邵位西言「詩序係孟子萬章之徒所作，大序與小序不當分而爲二，所以記次第，非所以明章旨也。猶揚子

法言之有後序爾！其言奇而餘確。(庚申八月)

閱鄭序詩經說，學有根柢，其用意往往得古人深處，特證據太少，恐不足以大鳴於世耳！(戊午十一月)

自去年九月廿一日始讀儀禮，至是粗畢。老年能治此經，雖嫌其晚，猶勝於終不措意者。昔張蒿庵三十而讀

儀禮至五十九歲而通此經，爲國朝有數大儒。余今五十七歲，略通此經，稍增炳燭之明。惟舊庵以前名儒，窮禮者絕少，能於荆棘荒蕪之中，獨闢康莊，斯爲大難。余生本朝經學昌明之後，窮此經者不下數十人，有蒿庵之句讀，張本文之圖，康莊其由之道，而又有入以扶掖之，則從事甚易矣！（丁卯二月）

俞樾蔭甫所著羣經平議之十四卷論考工記世室重屋明堂之制，駁正鄭注，思通鬼神，有超乎戴氏考工記者。（丙寅四月）

夜又批船山禮記二條。余閱此書，本爲校對諱字，以便修板，再行印刷。乃覆查全書，辨論經義者半，校出錯謬者半，蓋非校讎家之體例。然其中亦微有可存者。若前數年在安慶金陵時，則反不能如此之精勤。此軍營事簡老年差可慰悅之境，而流寇縱橫，制敵無術，體衰目昏，學問無成，則又可深爲憂灼之境也。（丙寅十月）

閱桐城張承華容溪所爲學庸臆解二十四葉畢。其言大學文，須用古本，而不煩補傳義，須宗朱子，而不取陽明，與余平日之說相合。餘亦多獨得之見。（丙寅十月）

孟子所謂「善言德行者」，當爲後世理學諸家之源；「善爲辭令者」，當爲後世詞章諸家之源。孔子自謙不能辭令，而以善言總行自許，蓋在己者實有盛德至行，而後能自道其所得也。論語一書，乃善言德行之尤著者，因默黜學而爲政八倍三篇。（乙丑五月）

朱彬經傳攷證，其訓詁攷證，亦與王伯申先生相仿。其言書經大字，多語助辭，則前人所未發也。（己未五月）

閱戴東原緒言閔錢竹汀聲類，此書未刻於本集，其義例亦不分明。（乙丑五月）

錢辛楣先生聲類一書，分釋詁釋言釋訓釋語釋天釋地名號之異等目，皆因聲得義者，足見古人先有聲音，後有文字。余前有意爲是書而未果。錢氏此書亦未成之書，故未編入潛研堂書中。（己巳正月）

陳荔秋所送之陳蘭甫滄著聲律通考一種，漢書地理志水滄圖說一種，略一掃閱，服其精博。（己丑二月）

樂律之不可不通，以其與兵事文章相爲表裏。(辛酉十月)

紀澤作音學考，約近五千字，於考古及審音二者，均有所得，爲之一慰。(己巳十月)

澤兒呈所著分韻說文解字，略一繙閱，其法用廣韻之次第，佩文韻之字數，抄錄許氏注，及大徐翻印。其有申明原注之說，則以夾行注之；其於注外，則有陳說，則於翻切之下，夾圈以別異之；其佩文韻所有說文所無者，則有楷文而無篆文，仍用篇韻各說以注之；其佩文韻所無說文所有者，則別爲補編，仍依翻切，以分東冬鍾江各韻。(丁卯十一月) (以上經學)

讀五代史於歐公不僞梁一段，不以爲然。(辛未)

閱周保緒所著晉絡，趙惠甫所寄來者。周名濟，荆溪人，著成於道光十八年，亦近世著作才也。(辛未五月)

諸子中惟老莊荀子孫子自成一家之言，餘皆不免於剽襲。(庚申)

王懷祖先生讀書雜誌，所校管子各條，似不如校他書之精實。(辛酉七月)

讀淮南子精神訓，至「下禹竭力以勞萬民」句，若有所感。(庚申十一月)

讀脩務訓中功可強成，名可強立，若有所會。淮南子本道家者流，而此篇之旨，與荀子相近。大抵理之足以見極者，百家未嘗不相合也。(庚申十二月)

閱淮南子淑真訓，言「有道之士，亦須遇時」，爲之增感。(庚申十二月)

揚子法言究不如文中子之平實，蓋子雲文學中人，非道德中人也。

船山氏最推重正蒙一書，以余觀之，亦艱深而不能顯豁，其參兩篇言天地日月五行之理數，尤多障礙。(丙寅六月) (以上干史)

正誼堂叢書凡五六十種，張澹格輯刻，吳竹莊所贈也。因取正誼堂中清格公所輯程子二十篇讀之，至脯時

讀畢。凡十卷，取論語二十篇之意，編采二程粹言，略分門類，頗爲精當。（壬戌四月）

張清恪公所輯朱子七篇，每篇各分上下，仿孟子七篇之意。張公蓋以程配孔，以朱配孟也。

讀張文端公聰訓齋語、文和公激懷園語。此老父子學問，亦以知命爲第一義。（己未四月）

閱羅羅山人極行義、姚江學辨等書，服其見理甚真，所志甚大，信爲吾鄉豪傑之士。（己未十月）

鍾涵齋邇言，蓋理學之緒餘，而參以陰陽果報者。（庚申正月）

聖武記又閱一篇畢，中有嘉慶川湖陝靖寇記八篇未閱，以昔年在京閱過，嫌此八篇敘事冗亂也。（丁未十二月）

閱曾香翠先生曼鈔及各種香墅名廷枚賓谷之伯父也。其書仿困學紀聞容齋隨筆之類，特根柢不深耳。（戊午十一月）

莫子偃交出何願船二信，內有張石洲蒙古游牧記四本，又朔方備乘凡例數頁，信爲當世積學之士。（辛酉七月）

古文之道，謀篇布勢，是一段最大工夫。書經左傳，每一篇空處較多，實處較少；旁面較多，正面較少，精約注於眉宇目光，不可周身皆眉，到處皆目也。綫索要如蛛絲馬跡，絲不可過粗，跡不可太密也。（己未八月）

古人文筆，有雲屬波委，官止神行之象，實從熟後生出，所謂「文入妙來，無過熟者」此也。（庚申九月）

古文之道，布局須有千巖萬壑，重疊複障之觀，不可一覽而盡，又不可雜亂無紀。（庚申十月）

古文之道，亦須有奇橫之趣，自然之至。二者并進，乃爲成體之文。（辛酉七月）

古文之法，全在「氣」字上用功夫。（辛酉十一月）

爲文全在氣盛，欲氣盛全在段落清。每段分束之際，似斷不斷，似咽非咽，似吞非吞，似吐非吐，古人無限妙境。

難於領取。每段張起之際，似承非承，似提非提，以突非突，似紆非紆，古人無限妙用，亦難領取。（辛亥七月）

奇辭大句，須得瑰肆非騰之氣，驅之以行。凡堆重處，皆化爲空虛，乃能爲大篇。所謂氣力有餘於文之外也。否則氣不能舉其禮矣！（辛亥七月）

吾嘗取姚姬傳先生之說，文章之道，分陽剛之美，陰柔之美。大抵陽剛者，氣勢浩瀚，陰柔者，韻味深美，浩瀚者，噴薄而出之深美者，吞吐而出之就。吾所分十一類言之，論著類，詞賦類，宜噴薄；序跋類，宜吞吐；奏議類，宜噴薄；詔令類，書牘類，宜吞吐；傳誌類，敍記類，宜噴薄；典志類，雜記類，宜吞吐。其一類中，微有區別者，如哀祭類，雖宜噴薄，而祭郊社祖宗，則宜吞吐；詔令類，雖宜吞吐，而檄文則宜噴薄；書牘類，雖宜吞吐，而論事則宜噴薄。此外各類皆可以此意推之。（庚申三月）

類要所選書牘，有不盡厭於吾心者。未知古人書牘何有最善？（辛亥）

古文中惟書牘一門，覺鮮佳者。八家中，韓公差勝，然亦非書牘正宗。此外則竟無可采。諸葛武侯王右軍兩公書翰，風神高遠，最愜吾意，然患太少，且乏大篇，皆小簡耳。（庚申三月）

閱駢體文鈔，將其所分類歸併於吾所分三門十一類之中，嫌其繁碎，不合古義也。（庚申三月）

余所編經史百家雜鈔，編成後有文八百篇上下，未免太多，不足備簡練揣摩之用。宜另鈔小冊，選文五十篇，得之朝夕，諷誦庶爲守約之道。（庚申閏三月）

往年余思古文有八字訣，曰：雄、直、怪、麗、澹、茹、雅。近於「茹」字似更有所得，而音響節奏，須一「和」字爲主，因將「澹」字改作「和」字。（庚申）

文章陽剛之美，莫要於「慎湧直怪」四字；陰柔之美，莫要於「憂茹遠深」四字。惜余知其意而不能覺其學。（庚亥九月）

管慕古文境之美者，約有八言。陽剛之美曰：「雄直怪麗」；陰柔之美曰：「茹遠深適」。蓄之數年而余未盡發爲文章，略爲八美之一，以副斯志。是以將此八言，諸各作十六字贊之。至次日辰刻，作畢，附錄如左：

雄：劃然軒昂，盡棄故常，跌宕頓挫，捫之有芒。

直：黃河千曲，其體仍直，山勢如龍，轉換無迹。

怪：奇趣橫生，人駭鬼眩，易玄山經，張韓互見。

麗：青春大澤，萬卉初葩，詩騷之韻，班揚之華。

茹：兼義糴，吞多吐少，幽獨咀合，不求其曉。

遠：九天俯視，下界聚蚊，寤寐周孔，落落寡羣。

深：究竟陳言，類字盡芟，慎爾褒貶，神人共監。

適：心境兩閒，無營無待，柳記歐跋，得大自在。

偶思古文古詩，最可學者，占八句云：詩之節，書之括，孟之烈，韓之越，馬之咽，莊之跌，陶之深，杜之拙。（丙寅正月）

離騷三百二十四句，誦畢，老年讀生書成誦，稍補少壯之缺陷，亦一樂也。（丁卯三月）

鄒陽獄中上梁王書，千古傳誦，余究不知其深處。太史公以鄒陽與魯仲連並列，余亦不知其所以相合之處。

【辛亥五月】

夜溫長，楊賦於古人行文之氣，似有所得。（己未九月）

輿中讀上林賦千餘言，略能成誦。少時所深以爲難者，老年乃頗能之。非聰明進於昔時，乃由稍知其節奏，

勢與用意之所在，故略記之。（丁卯正月）

余近年最好揚馬班張之賦，未能迴環朗誦。偶一誦讀，如逢故人，易於熟洽，但衰年讀書，未必能入配耳。（丁卯）

五月

漢魏人作賦，一貴詞話精確，一貴聲調鏗鏘。(庚申四月)

古文之道與駢體相通，由徐庾而進於任沈，由任沈而進於潘陸，由潘陸而進於左思，由左思而進於班張，由班張而進於卿雲韓退之，之比卿雲更高一格，解學韓文，則可窺六經之闢奧矣。(庚申三月)

二日內始悟昌黎諸文皆學書經。(辛亥九月)

二日內，因讀辛劉古詞，又悟韓文之妙，實從之雲相如得來。(壬子)

二日內，觀於古文大有所得，乃悟韓文實從揚馬得來，而參以孔孟之義理，所以雄視千古。(壬子正月)

韓文柳州羅池碑，覺情韻不匱，聲調鏗鏘，乃文章中第一妙境，情以生文，文亦以生情，文以引聲，聲亦足以引文，環互發，油然不能自已，庶漸漸可入佳境。(己未九月)

開文送高閑上人，所謂機應於心，不挫於物，姚氏以為韓公自道作文之旨，余謂機應於心，熟極之侯也，莊

子養生篇之說也，不挫於物，自慊之侯也，孟子養氣章之說也，不挫於物者，體也，道也，本也，機應於心也，用也，技

也，末也，韓子之於文，技也，進乎道矣。(庚申十月)

讀原毅伯夷頌，獲麟解，龍雜說諸首，岸然想見古人，獨立千古，確乎不拔之像。(壬戌九月)

韓公「周情孔思」四字，非李漢知之極深焉，能道得出，為文者要須窺得此四字，乃為知本。(辛酉二月)

韓文註傳中有兩篇相配偶者，如曹成任王宏兩篇為偶，柳子厚鄭羣兩篇為偶，張署張徹兩篇為偶，惟此兩

全集中可以為偶者甚多，古人之文可為偶者甚多，惜不能一一稱權而配合之耳。(癸亥十月)

溫韓文數篇，若有所得，古人之不可及，全在行氣，如列子之御風，不在義理字句間也。(癸亥十一月)

柳子厚山水記，似有得於陶淵明冲淡之趣，文境最高，不易及。(庚申八月)

從閱古賦識小錄，深有味於柳子厚之閃山篇。（戊午三月）

姚公謂蘇氏學莊子外篇之文實則俠詭處，不逮遠甚。（辛酉三月）

蘇子由謂東坡晚年以文章爲鼓吹，真知文章中之樂境。余亦微知之，惜無寬閒歲月，竟其所學耳。（辛酉正月）

讀震川文數首，所謂風塵中讀之一似嚼冰雪者，信爲清潔，而波瀾意度，猶嫌不足以發揮奇趣。（己未六月）

閱震川古文，遂并翻其四書文閱之，其渾灑流轉之氣，乃更勝於古文也。（五月）

閱湯文正集，惟傳狀碑銘之類，不愜吾意，餘如語錄、告諭、書牘之屬，皆有誠意挾正氣以行。學問本極濶博，講學又甚公允，不可及也。（己巳三月）

程伯敷出示洪稚存上成親王書，卽嘉慶己未獲咎，發遣新疆者，當時直聲震於天下，今觀之亦無甚觸忌諱之處。（正月）

閱梅伯言文集，歎其鑽研之久，工力之深。（壬戌九月）

聖錢警石先生久談，得見其族兄衍石先生家書數十封，攜歸一閱，實嘉道間一碩儒也。（癸亥九月）

閱錢石先生與其弟警石先生家信，服其學問精博，機趣洋溢。（癸亥九月）

閱陳秋舫吳偉卿所作應制賦，氣勢流利，古不乖時，今不同弊，心賞其能，而自愧弗如也。（癸卯三月）

吳竹如文集方存之代爲編出者，計十二卷，粗閱數十葉，於儒釋朱陸之辨，剖晰最精。（戊辰七月）

閱吳南屏伴湖文錄數十首，歎其少而能文，老而不倦，爲不可及。（辛未六月）

左季高信內寄祭胡潤帥文稿一篇，情文并茂，殊爲傑構。（辛酉九月）

寶蘭泉近作辨論十餘首，多閱歷之言，而文義未能入古（甲子）

與次青論古文之法。次青天分高成就當未可量（己未六月）

將琦齡所陳時政十二事，約計萬餘言，多可見之施行，文筆亦雅健暢達。未修請崇宋學而抑漢學，似與各條不類（壬戌）

申甫在此謔談，言渠文筆所以不甚習者，爲在己之禁令太多，難於下筆耳。余勸其破除禁令，一以條暢爲主。凡辦事者，先貴敷陳朗暢也（己未十一月）

劉霞仙所作辨蔡壽祺誣劾一疏，置身甚高，辭旨深厚，真名作也（乙丑五月）

關邸抄中見霞仙以本年覆奏一疏降調。如此名奏議，而反以獲譴，頗不可解（乙丑八月）

張廉卿文有王介甫之風，日進不已，可畏可愛（庚申四月）

閱張廉卿近所爲古文，喜其入古甚深，因爲加圈。（戊辰七月）

石芸齋所作房山石經山訪碑記，亦偉觀也（庚午二月）

思白香山陸放翁之襟懷澹宕，殊不可及。古文家胸懷雖淡泊，而筆下難於寫出，思一爲之，以寫法定之懷，古所謂一卷冰雪文者也（己未六月）

古文一事，平日自覺頗有心得，而握管之時，不克殫精極思，作成總不稱意。安得屏去萬事，酣睡旬日，神完意適，然後作文一首，以據胸中奇趣（己未十一月）

余於古文一道，十分已得六七，而不能竭智畢力於此。匪特世務相擾，時有未閑，亦實志有未專也。此後精力雖衰，官事雖煩，仍當篤志斯文，以卒吾業（辛酉正月）

久不作文，機軸甚生，心思遲鈍，尙不能成篇，亦因見客太多，瑣事煩瀆，神智昏攪故也（乙丑三月）

昔年每作一文，輒數日不能成，不知老年何以轉無此病，豈反健於壯歲耶！抑用心未能銳入耶？（乙丑三月）

念生平稍致力於古文，思欲有所述作，今老憊而一無所成，深用自悔。（丙寅三月）

與兒子一論所作之文，考據與筆力兩無可取。（庚午二月）

每一作文，未下筆之先，若有佳境，既下筆則無一是處。由於平日用功浮泛，全無實際故耳。（辛未五月）

作孫芝房芻論序一首，約九百字，至三更始畢，老年作文，頗覺吃力，而機勢全不湊泊，總由少作太生之故耳！（己未六月）

作莫猶人墓表，文筆平衍，無復昔年傲岸勁折之氣，蓋老境日增耳！（己未十一月）

思作金陵官紳昭忠祠碑而不能成，遂竟日昏睡，如醉癡，向來習態如此，而數十年因循不肯苦學作文，至今

已衰老，悔無及矣！（己巳五月）

作苗若菴志銘畢，細閱竟無一字是處。昔余終年不動筆作文，而自度能知古人之堂奧，以為將來爲之，必有

可觀，不料今年試作數首，乃無一合於古人義法，媿赧何極！（己巳八月）

作唐公墓志，覆視無一是處，乃知昔年自詭爲知文，而曾不一動筆爲之，不可恃也！天下事知得十分，不如行

得七分，非閱歷何由大明哉！（己巳十月）

鄂銘碑辭作畢，全不合古人義法，深以爲愧！（庚午正月）

思作江甯府學宮記，苦探力索，竟不能成一字，固屬衰憊之象，亦由昔年本無實學，故枯竭至此，深爲歎愧！（庚午二月）

作星岡公墓表，文成視之，無一當意之處，甚矣余思之鈍，學之淺，而精力之衰也！余前有信齋鶴仙云：「近數

官無如余之荒陋者。」頃鶴仙信力雪此語之誣，余自知甚明，豈有誣乎！（辛未正月）

記澤所作擬莊三首，頗能善談名理，亦略通訓詁奇字之學（壬戌五月）

余昔年鈔古文分氣勢識度情韻味趣爲四屬。擬再鈔古近體詩，亦分爲四屬，而別增一機神之屬。機者，無心遇之，偶然觸之，姚惜抱謂文王周公繫易，篆辭爻辭，其取象亦偶觸於其機。假令易一日而爲之，其機之所觸少變，則其辭之取象亦少異矣。余嘗歎爲知言。神者，人功與天機相湊泊，如卜筮之有繇辭，如左傳諸史之有畫語，如佛書之有偈語，其義在可解不可解之間。古人有所託諷，如阮嗣宗之類，故作神語以亂其辭。唐人如太白之豪，少陵之雄，龍標之逸，昌谷之奇，及元白張王之樂府，亦往往多神到機到之語。即宋世名家之詩，亦皆人巧極而天工錯，徑路絕而風雲通。蓋必可與言機，可與言神，而後極詩之能事。余鈔詩擬增此一種，與古文微有異同。（戊辰四月）

是日思詩既選十八家矣！古文當選百篇，鈔置案頭，以爲揣摩，因自爲之記曰：「爲政十四門，爲學十五書，鈔文一百首，鈔詩十八家」（壬子正月）

余既鈔選十八家之詩，雖存「他樂不請」之懷，未免「足已自封」之陋。乃近日意思尤爲簡約。五古擬專讀陶潛謝眺兩家，七古擬專讀韓愈蘇軾兩家，五律專讀杜甫，七律專讀黃庭堅，七絕專讀陸游。以一二家爲主，而他家則參觀互證，庶幾用志不紛。然老境侵尋，亦只能長吟以自娛，不能抗手以入古矣！（壬戌三月）

五言古詩有二種：最高之境一種，比興之體，始終不說出正意，始知傾人，但頌莊美之美盛，而無子兆亂已在言外。太叔子田但誇叔段之雄武，而耦國兆亂已在言外。曹阮陳張李杜往有之一種，盛氣噴薄而出，跌蕩淋漓，曲折如意，不復知爲有韻之文。曹鮑杜韓往往有之。余解此二境，而曾未一作此等詩，自愧亦自愧也！（甲子正月）

夜閱陶公述酒詩爲南宋鄱陽湯文清公漢所注。於陶公庾詞微旨，盡得解釋，欣悅無已！（丙寅三月）

閱陶詩全部，取其太閑適者記出，將鈔一冊，合之杜韋白蘇陸五家之閑適詩，纂成一集，以備朝夕風誦洗滌。

於利爭勝之心。(辛未十二月)

閱文選雜擬古人措辭之深秀，實非唐以後人所可及，特氣有騫竊駿邁者，亦有不盡然者，或不免爲詞所累耳。若以顏謝鮑謝之辭，而運之以子雲退之之氣，豈不更可貴哉！(辛酉三月)

批校太白樂府，每日僅校二十首或十餘首，蓋余於樂府向未用功，茲稍一措意，全無入處也。(戊辰四月)

日來讀杜詩，頗有小得，無事則心頭口頭不離杜詩，雖細加咀嚼，而穿有爲人的意思。(癸卯二月)

杜詩韓文所以能百世不朽者，彼自有知言養氣工夫，惟其知言，故常有一二見道語，談及時事，亦甚諷當世要務，惟其養氣，故無纖薄之響。(癸卯二月)

溫杜詩五古，觀其筆伸縮吐茹之際，絕似史記。憶古人有謂杜少陵似太史公者，不記是東坡之言乎？抑他人之言乎？(己巳四月)

閱杜詩五古，古人妙處，只是造句之法，變幻無窮，故終身無一複句，猶之毛詩無相襲之調也。昔嘗以作古文，宜用杜詩造句之法，近來久未溫習及此矣！(己巳十月)

溫杜詩五古，愛其句法瘦勁，變化通於古文造句之法，憾吾能知之而手不能爲之耳。(庚午正月)

夜誦杜韓七古，頗多似有會於古人沈鬱頓挫之義。(丙寅四月)

閱白香山集，因近日胸襟鬱結不開，故思以陶白蘇陸之詩，及張文端公之言解之也！(己巳五月)

車中看義山詩，似有所得。夜繙樊川集證之亦然，知何大復明月篇之有心得也！(癸卯正月)

與李眉生談詩，極佩杜牧之俊偉。(壬戌)

曰內於蘇詩似有新得，領其冲淡之趣，灑落之機。(辛酉六月)

溫蘇詩，朗誦頗久，有聲出金石之樂。因思古人文章所以與天地不敵者，實賴氣以昌之，聲以求之。故讀書不

鑿鑿之聲氣二者之間，徒糟粕耳！（辛酉十二月）

成翁七言絕句，實能道得空曠胸懷出。（辛酉正月）

將祁文端公詩集閱二三卷。昔年深不以公詩爲然，茲多閱數十百首，其中多可取者。（己巳三月）

朱伯韓詩，所詣在韓白之間。（甲辰正月）

至易念園處，觀渠所爲詩，宗法晚唐，頗有法度，予性好言詩，蓋西謂余於詩太自主張，不免自是，細思良然。

吳南屏寄毛西垣詩繙讀一過，信爲朋輩中所以不可多得，宜南屏之亟稱之也。（辛酉三月）

何廉舫，信附七律十六章，才人之筆，人人歎之不置。（己未）

作七律五首，和何廉舫詩次韻。同和者爲李次青、吳子序、甘子大、許仙屏等數人，而王霞軒、鄧彌之、何敬海等

亦將和之。余見廉舫詩才軒舉，所著駢文樂府，皆有可觀，偶其闔家殉節，因欲和詩一二章以慰勞之，本無意次

韻也。子序次青諸君皆次其韻，余亦遂勉爲之。（己未正月）

閻馮棹詩稿，棹代州人，字穉華。其七世祖如京，官廣東左布政使；六世祖壅，以進士官至同知；五世祖光裕，以

舉人官至湖南巡撫；四世祖祁，官編修，曾祖均，以舉人廢生，官至湖北按察使；祖箴，以舉人官浙江知縣。棹爲

潛山縣天堂巡檢，又署屯溪巡檢。刻詩四卷，清穩不俗。昨和余詩八首，今日問之程伯勇，始知其人，因取其詩披

閱數十首，兼閱其曾祖及祖刻詩，乃知其世家淵源有自也。（壬戌四月）

觀李眉生詩，愛其俊拔而有情韻，將來必爲詩人。紀澤前後作次徒字韻詩二首，韻穩而脈清，吐屬亦尙名貴，

將來或亦爲詩人，殊以爲慰。（戊辰四月）

趙惠甫近作書懷五章，又錄舊作詞十調見示，皆才人之筆也。（丁卯七月）

梨秋言七律須講究藻采聲調，不可專言上乘證果，反昧初開，切中予病，又盛贊予五律。（癸卯二月）

青年每作一詩，輒不能睡，後遂闕筆不復爲詩。今試一爲之，又不成寐，豈果體弱不耐苦吟耶？抑樸輪太生，成之艱辛耶？（甲子八月）（以上讀詩文）

作字之法，縣縣如蠶之吐絲，穆穆如玉之成璧。（庚申三月）

作字之道，用筆貴勤費努，而不可過露勤努之迹。精心運之出以和柔之力，斯善於用勤用努者。（庚申十月）

寫字之道，如脩腳匠之修脚，古人所謂撥燈法較空靈，余所謂修腳法較平穩。（庚申十二月）

凡用之筆，未有十分合手者，往往有小毛病不稱人意。善書者於每用一筆，先識其病，卽因其病勢而用之，或筆之病，次日又有小變，又因其變症而用之，或者因病成妍，則善於用筆矣！（辛酉五月）

用狼筆寫新宣紙，悟古人頓挫之法，撲筆之法，只是筆不入紙，使勁撲下耳！（辛酉十月）

京中翰林善寫白摺者，相傳中有一絲牽貫於行間，作大字亦當知此意味。（辛酉十月）

作書之道，寓沈雄於靜穆之中，乃有別味。雄字須有長劍快戟，龍拏虎踞之象。鋒鏗森森，不可逼視者爲正宗，不得以劍拔弩張四字相鄙。作一種鄉愿字，名爲含蓄深厚，舉之無舉，刺之無刺，終身無入處也。作古文古詩亦然，作人之道亦然，治軍亦然。（辛酉十二月）

摹書譜一過，乃知藝之精，其致力全在微妙處。若人人共見共聞之處，必無通微合妙之詣。若一向在浮名時譽上措意，豈有是處？（辛酉六月）

作字之道，點如珠，畫如玉，體如鷹，勢如龍，四者缺一不可。體者，一字之結構也。勢者，數字數行之機勢也。（辛酉七月）

大抵作字，及作詩，古文胸中須有一段奇氣，盤結於中，而達之筆墨者，却須遏抑掩蔽，不令過露，乃爲深至。書將絲毫求知見好之心，洗滌淨盡，乃有合處。故曰七均斯無聲，五和常主淡也。（辛酉九月）

因讀李太白杜子美各大篇，悟作書之道，亦須先有驚心動魄之處，乃能漸入證果。若一向由靈妙處看，終不免描頭畫角伎倆。(壬戌四月)

作字之道，全以筆陣為主。直以取勢，橫以出力，當少勝矣！(壬戌二月)

讀孫子「驚鳥之疾，至於毀折者，節也。」一句，悟作字之法，亦有所謂節者。無勢則節不緊，無節則勢不長。(壬戌七月)

出筆宜顛腹互用，取勢宜正斜并見。用筆之顛，則取正勢，有破空而下之狀；用筆之腹，則取斜勢，有飀屬臨隨之象。(甲子十二月)

夜寫零字頗多，略有所會。於昔年「體如鷹……」四句之外，又添四句曰：「點如珠，畫如玉，體如鷹，勢如龍，內跌宕，外拙直，搗轉類，屋漏痕。」(丙寅三月)

古來詩家、文家、書家，皆有所謂筆陣者。厚善於陣之初，而不必究極於陣之終，陣將酣時，又已另作變態矣。(丁卯十月)

作書，思偃筆多用之於橫，抽筆多用之於豎。豎法宜努抽並用，橫法宜勒偃並用。又首貴有俊拔之氣，後貴有自然之勢。

大約書法不外羲獻父子。余以師羲不可遽幾，則先師歐陽信本；歐陽不可遽幾，則先師李北海；師歐不可遽幾，則先師虞永興；師虞不可遽幾，則先師黃山谷。二路并進，必有合處。杜陵言書貴瘦硬，乃千古不刊之論，索坡

駁之非也。(辛酉四月)

關皇甫碑，識得歐字意思；知顏柳之硬，審歐之瘦，學書者不可不傾略也。(己亥五月)

因寫零字，偶有所得，知歐虞用筆，與褚相通之故。書家之有歐虞褚及李北海，猶詩家之有李杜韓蘇，實不

之祖也(丁卯十月)

悟北海上取直勢，下取橫勢，左取直勢，右取橫勢之法。大約直勢本於秦篆，橫勢本於漢隸，直勢盛於右軍，暨東晉諸帖，橫勢盛於三魏諸碑。唐初歐公用直勢，褚公用橫勢，李公則兼用二勢。(兩寅四月)

孫過庭書譜稍得王大令之法。(辛酉十月)

余往歲好黃魯直書，深得晉人真意，而逸趣橫生，當更致力。

作書之法，劉石菴善用偃筆，鄭板橋善用蹀筆，王夢樓善用縮筆，惟勞筆近人無善用者；古人惟米元章最擅勝場，吾當於此自極其思耳。(辛酉正月)

董香光專用渴筆，以極其縱橫使轉之力，但少雄直之氣。余當以渴筆寫吾雄直之氣耳。(辛酉二月)

作書之法，古人師歐李劉黃，今人師鄧鄭劉王。(壬戌九月)

作字之法，亦有所謂陽德之美，陰德之美。余所得之意象，爲陽德之美者四端：曰直；曰棘；曰勒；曰努。爲陰德之美者四端：曰偃；曰偃；曰綿；曰遠。兼此八者，庶幾其爲成體之書。在我者以八德自勸，又於古今人中擇八家以爲法：曰歐虞李黃鄧劉鄭王。(壬戌十一月)

作字之道，二者並進，有着力而取險勁之勢，有着力而得自然之味。着力如昌黎之文，不着力如淵明之詩。

着力則右軍所稱如錐畫沙也，不着力則右軍所稱如印印泥也。二者闕一不可，猶文家所謂陽剛之美，陰柔之美矣。(甲子五月)

閱關劉石菴清愛堂帖，其起筆多師晉賢，及智永千字文，用逆蹴之法，故能藏鋒。張得天之筆多師褚顏兩家，用直來橫受之法，故不藏鋒而聯絲縈帶，以發其機趣。二者其理本一貫，特逆蹴與直來橫受，形迹判然，難合而爲一耳。(辛酉六月)

看劉文清公清愛堂帖，略得其自然之趣，方悟文人技藝佳境有二：曰雄奇，曰淡遠。作文然，作詩然，作字亦然。若能含雄奇於淡遠之中，尤爲可貴。（辛酉六月）

夢劉文清公與之周旋良久，說話甚多，都不記憶。惟記問其作字果用純羊毫乎？抑用純紫毫乎？文清答以某年到某處道員之任，曾好寫某店水筆，夢中記其店名甚確，醒後亦忘之矣。（戊辰）

作文之法，險字和字，二者缺一不可。本日閱王箬林膽語，亦於此二字三致意焉。（辛酉二月）

偶思作字之法，可爲師資者，作二語云：「時賢一石兩水，古法二祖六宗。」一石謂劉石菴，兩水謂李春湖程春海二祖，謂羲獻六宗，謂歐虞褚李柳黃也。（丁卯十一月）

余生三十以前，作字未能盡心，間架不穩，手腕不穩，四十以後，雖略有長進，而手腕時靈時鈍。鈍時則如古人所謂荏芽凍癡蠅者，可自笑也。（辛酉正月）

日內於作文之道，若有所會，惜精神疲乏，目光修花，老境日臻，不克竟其所學。古人所以貴及時力學也。（辛酉九月）

作字之道，剛健婀娜，二者闕一不可。余既奉歐陽率更李北海黃山谷三家，以爲剛健之宗，又嘗參以褚河南董思白婀娜之致，庶爲成體之書。（辛酉十月）

余老年始略解書法，而無一定規則態度，仍歸於一無所成。今定以問架師歐陽率更而輔之以李北海，以師虞永興而輔之以黃山谷，用墨之鬆秀，師徐季海所書之朱巨川，告身而輔之以趙子昂天冠山踏種，庶乎其爲成體之書。（辛酉四月）

用狼毫筆寫寸以外字，足以發撼心中邁往之氣，爲之神怡。（辛酉）
久未作小楷，下筆輒重而不入，是日筆輕稍能入紙，乃悟輪扁甘苦疾徐之說。（辛酉六月）

日內作書，常有長進，蓋以每日不間斷之故。（辛酉十一月）

古之書家，字裏行間，別有一種意態，如美人之眉目，可畫者也！其精神意態，不可畫者也！意態超人者，古人難之韻勝，余近年於書略有長進，以後當更於意態上着些體驗工夫，因為四語曰：「飢腸鷹視，撥燈嚼絨，欲落不奪，欲行不行。」（癸亥九月）

近來作書，略有長進，但少蕭然物外之致，不能得古人風韻耳！（甲子五月）

余作字不專師一家，終無所成，定以後楷書學虞劉李王，取橫勢以求自然之致，利在稍肥，行書學張歐黃鄭，取直勢以盡睨視之態，利在稍瘦，二者兼營並進，庶有歸於一條鞭之時。（丙寅八月）

日內作字，手甚喫力，擬用「跌歌注卷」四字訣為之，用力輕勻，或轉可歷久不變。（丙寅八月）

余近習字，非求字佳，老年手指硬拙，有如薑芽，借古帖使運動稍活耳！（丁卯四月）

習字一紙，似有所會，因就前所作詩二句，復增二句云：「側勢遠從天上落，橫波雜回弩端涵。」劇如丹漆輕輕抹，換似龍蛇節節銜。」自此專從側橫刷換致力，不復以他妙雜糅吾慮矣！（丁卯四月）（以上論字）

鑒賞

子愚處觀宋高宗書，風字畫雅潔，圖亦工雅絕倫。（癸卯）

黎壽民送手卷，係劉石菴翁覃溪二公乾隆四十二年，在順天關中所寫，各隨蘭亭一本，又書詩跋甚多，余以其物尤可珍貴，璧之。（庚申九月）

李少荃贈以姚行抱先生所書草字千卷，書蘇公登徑山詩，中有缺脫，姚君學懷素書，不甚洗着，特字以人重

賞！（辛酉九月）

觀錢子密家藏字畫二種：一爲其太高祖母陳太夫人畫冊，凡十幀；內一幀畫一黑犬，一幀畫一蝶，未入花叢；另一幀畫一蝦，一蟹，二小魚，一幀花籃，一幀古柏，一幀梅花仙女，一幀修篁茂林，一幀楊梅枇杷，二桃，一幀喜雀，一幀羅蔔白菜，皆清華名貴秀絕人寰。每幀有其夫錢繪光廉江先生題詩二句。乾隆三十一年，其子文端公陳璘進呈御覽，高宗於每幀題七絕一首，并御題一跋於後發還。文端公及其子侍郎汝誠各作十詩，恭和元韻。汝誠詳跋於後，以誌慶幸。逮乾隆四十七年，文端與侍郎皆歿，而高宗因閱錢遵所畫鳥犬，偶憶陳太夫人原冊，遣人回浙，至取京師，再呈御覽。高宗再題七律一首，長跋一幀，仍歸錢氏。信名蹟奇遇也。其一種爲直廬問寢圖，圖文端公早朝，先至其母陳太夫人所問安之象，爲王肇基所繪，亦非俗筆。（壬戌十二月）

子偲以所藏董容光等尺牘，王孟津草稿，乞與一觀。諦觀之，非真蹟也。（甲子五月）

錢子密出示其先世錢文端之母夜紡受經圖，宗及諸名臣題詠甚多，觀玩甚久，信家寶也。（乙丑）（以上書畫）

休甯瞿令福田送右軍帖一本，王夢樓跋，斷爲淳化祖本，且定爲唐刻，考核未必確鑿，而神采奕奕，如神龍矯變，不可方物，實爲希世至寶。余行年五十，有一得見此奇，可爲眼福。瞿令又送趙侍制仲穆所畫飛白竹，上有施愚山沈釋堂諸先生題跋，亦可寶也。余以世間尤物，不敢妄取。審玩片刻，仍爾壁還。去年季令福囑送劉石菴翁覃溪二公在閩中所書手卷，余亦璧却。此三件，可稱祚門三寶。（辛酉正月）

莊思永帶來法帖多種，中有三希堂帖，又有宋拓皇甫碑，王廬舟跋，非真蹟也。又觀帖，王夢樓姚姬傳手蹟，貴玩片時。（癸亥）

劉伯山攜其所藏西岳華山廟碑，在世所傳三名本之外，三名本者：一長垣本，宋漫堂成親王等所遞藏，後歸劉燕庭者也；一四明本，全謝山及范氏天一閣所遞藏，後歸阮文達者也；一華陰本，王山史朱笥河等所遞藏，後

歸梁蔭林者也。劉氏本則其父文淇孟瞻，於揚州市肆得之，久不見稱於世，亦可寶也。（甲子）

楊海琴信寄到湖南永州等處金石各種，及彙刻鄧石如篆隸，又集中與顛字爲聯見贈，閱玩良久。楊以乙巳翰林出守永州，性耽金石，新升鎮道者也。（乙丑正月）

在李小湖處借得宋揚閣帖，觀玩良久。（乙丑二月）

至李小湖處久談，觀其先人春湖先生所藏四寶中之丁道護碑，善法寺碑，又觀明刻本夏承碑。（乙丑五月）

李小湖所藏法帖一曰褚書，孟法師碑，筆意似虞永興，而結體絕似歐陽率更，與褚公他書不類。一曰丁道護，善法寺碑，隋碑而字體有類晚唐矮方而勻整，聞春湖侍郎以千金購之蘇州陸恭家。一曰宋揚虞廟堂碑，即春湖侍郎曾經翻刻者也。一曰善才寺碑，名爲褚河南書，實魏樓梧書，仿褚法耳。又有晉唐小楷共十一種，其中樂毅論東方贊絕佳，乃悟古人用筆之道，如強弩引滿，蓄而不發，歸途作詩二句云：「側勢遠從天上落，橫波旋向弩端涵。」（丁卯五月）

觀李小湖所藏法帖一，唐揚虞書，廟堂碑；一，褚書，孟法師碑；一，丁道護書，善法寺碑；一，魏樓梧書，善才寺碑。余於褚書尤愛，不忍釋。又觀大悲帖三卷，亦舊搨也，展玩良久。（丁卯十一月）

至李小湖處，看其所藏法帖，如歐書化度寺碑，褚書孟法師碑，虞書廟堂碑，皆天下之至寶也！又有魏樓梧書，善才寺碑，丁道護書，善法寺碑，蔡伯楷書夏承碑，亦皆上品。（戊辰七月）

在李王叔處見陳香泉法帖，見其草書題畫一首，舞變化，賞玩無已。惜余老年學書，不復能副吾意之所重耳。（戊辰）（以上碑帖）

莫子偲得唐人寫本說文，僅木部下半一百八十篆，自作校勘記，比較孫刻大徐本，祁刻小徐本異同。其佳處不可勝舉，大喜，以爲天下之至寶也。（癸亥三月）

馬徵銘有影宋鈔本集韻，今東南亂後，僅存之本，可貴也！（甲子十月）

至莫公惲處觀渠近年所得書，收藏頗富。內有汲古閣開化紙初印十七史，天地甚長。又有白紙初印五禮通考，其殊字，相傳係秦文恭公手校。又有通志堂另刻之體記釋文，又有明刻千家注杜詩，均善本也。歸後子傳以杜詩本見餉，嘉靖丙申玉几山人校刻，竟莫知爲何人也。（丁卯四月）

至丁雨生家，吃飯之後，看渠所藏書，其富甲於江蘇之官紳。最精者有宋刻世綵堂韓文、東都事略等書，渠欲以之饋余，余素不奪人之好，因取其次等者，如明刻內經、東雅、大韓文、笠澤叢書三種，攜之以歸。（丁卯）

汪梅村寄新刻皇朝中外一統輿圖，凡三十二冊，首冊序跋，凡例，中卷爲京師北二十度至俄羅斯北海止，南十度至越南國，大致以康熙乾隆兩朝內府圖及近人李兆洛圖爲藍本，而增小地名頗多，亦鉅製也。（甲子二月）

與劉開生同觀蘇松常鎮太五府州新圖，東西十九號，每號十格，南北十四排，每排十格，每格見方二里半。中自有地圖以來，以此爲最精矣！（戊辰九月）（以上圖籍）

苗仙露河間人，精六書諧聲之學。觀所藏君子館磚開元瓦詩冊，屬予題詩。（壬寅）

雷董邨以誠送一硯，云係韓襄毅雅之硯，刻一瓶形，裏毅自題曰「韓瓶硯」。後歸王文成公，題硯背數字。至本朝乾隆中，歸阿文成公，王蘭泉侍郎題硯匣百餘字。咸豐中，孔有涵繼緣以贈雷侍郎，今雷又以貽我也。（甲子十一月）（以上古器）

頤養

精神委頓之至，年未五十，而早衰如此，蓋以稟賦不厚，而又百憂摧撼。歷年鬱抑，不無悶損。此後每日須靜坐一次，庶幾等一溉於湯世也！（己未五月）

夜洗澡。近製一木盆，盛水極多，洗澡後至爲暢適。東坡詩所謂「浴槽添斛江河傾，本來無垢洗更輕。」頗頗略得一二（己未四月）

石荊齋言：「養目之法，早起洗面後，以水泡目。目屬肝，以水養之，以熱藥之，氣祛散寒，醫久必有效。」云云。而後漢書方術傳云：「愛高精神，不極視大。」二語亦養目之法（乙未四月）

放翁每以美睡爲樂。蓋必心無愧怍，而後睡夢皆恬。故古人每以此自課也！（庚申四月）

放翁胸次廣大，蓋與陶淵明白樂天邵堯夫蘇子瞻等，同其曠逸。其於滅虜之意，養生之道，千言萬語，道次不離，真可謂有道之士。惜余備員兵間，不獲於閒靜中，探討道義。夜睡頗成寐，當思玩索陸詩，少得裨補乎（辛酉正月）

務觀言：「養生之道，以目光爲驗。」又言：「忿怒二字，聖賢亦有之，特能少忍，須臾便不傷生。」可謂名言至論（辛酉正月）

養生家之法，莫大於「懲忿，窒慾，少食，多動」八字（辛酉正月）

梁溢林中丞歸田瑣記言：「養生之道，不特食宜少，眠亦宜少。」可謂名言（辛酉正月）

余少時每遇困乏，即夢魔。道光十二年間，先大夫數數呼喚不醒，每以爲憂。今三十年矣！而此病如昔，精神亦似未甚衰減者（辛酉二月）

癢痒異常，手不停爬。左腿已爬搔糜爛，皮熱作疹，夜用水晶界尺磨貼，取其寒而潤也（辛酉六月）

養生之道，當於睡食二字，悉心體驗。食即平日飯菜，但食之甘美，即勝於珍藥也。眠亦不在多寢，但實得神疑，即片刻亦足攝生矣（辛酉十一月）

養生之道，莫大於眠食。眠不必甘寢，肝睡而後爲佳，但能淡然無欲，曠然無累，閉目存神，雖不成寐，亦尙足以

養生。余多年不獲美睡，當於此加之意而已！（壬戌正月）

日來癢痒異常，偏身若有芒刺者然，數夜不能成寐。本日尤不耐煩，因服歸脾湯一帖。睡後竟能酣睡，至五更方醒，近數月所未嘗有也。（壬戌正月）

累年不能成寐之病，今春忽得痊愈，連宵多得美睡，殊不可解。豈俗所謂時好運好，百病除耶？抑憂動變爲逸豫，清明變爲昏溺，爲衰耗之徵耶？（壬戌二月）

余自三十時，卽不能多說話，至數十句，便氣不接續，神尤困倦，今已三十餘年，故態不改，亦不加甚。故知身體之強弱，千態萬變，未可以一事之偶強，而遽信爲壽徵；一事之偶弱，而遽信爲敗徵也！（壬戌九月）

余少時讀書，見先君子於日入之後，上燈之前，小睡片刻。夜則精神百倍，余近日亦思法之，日入後於竹床小睡，燈後治事，果覺清爽。余於起居飲食，按時按刻，各有常度。一皆法吾祖吾父之所爲，庶冀不墜家風。（癸亥四月）

細思近日之所以衰頹，固由年老精力日衰之故，亦由圍棋太多，讀書太久，目光昏澀，精神因之愈困。嗣後當戒圍棋，卽看書亦宜小減。每日靜坐時許，以資調攝。（癸亥）

因咳嗽勉強靜坐數息，果有驗，可停一二刻不咳。靜坐良久，間以偃臥，直至燈時，覺咳痰微減矣！（丁卯六月）

近來因眼蒙，常有昏曠氣象，計非靜坐，別無治法，作一聯自以警云：「一心履薄臨深畏天之鑒，畏神之格，兩眼沐日落月，由靜而明，由敬而強。」（庚午三月）

日內因眼病日篤，老而無成，焦灼殊甚，究其所以鬱鬱不暢者，總由名心未死之故。當痛懲之，以殘餘年。（庚午二月）

閱范文正集尺牘，年譜中有云：「千古聖賢，不能免生死，不能管後事，一身從無中來，卻歸無中去，誰是親疎。」

難能主宰？既無奈何，即放心逍遙，任委來往。如此既心氣漸順，五臟亦和，藥方有效，食方有味也！只如安樂人，無有憂事，便喫食不下，何況久病，更憂生死，更憂身後，乃在大怖中，飲食安可得下？謂寬心將息。」云云。乃勸其中舍三哥之書。余近日多憂，多慮，正宜讀此一段。（庚午二月）

日內寸心憂灼，迄無寬舒之時，以是病愈難減。總由少壯不努力，老大悔憾甚多，致心境愁悶異常耳！（庚午四月）

黃靜軒勸我靜坐凝神，以目光內視丹田，因舉四語要訣曰：「但疑空心，不疑住心，但滅動心，不滅照心。」又稱二語曰：「未死先學死，有生即殺身。」有生，謂妄初生；殺生，謂立予鏟除也。又謂此與孟子勿忘勿助之功相通。吾謂與朱子致中和一節之注亦相通。（庚午五月）

閱禮壽金齋，午正數息靜坐，仿東坡養生頌之法。而心粗氣浮，不特不能攝心，並使身不少動搖而不能。酉刻服藥後行「小週天」法，靜坐半時許。（庚午五月）

丁雨生力勸余不看書，不寫字，不多閱公牘，以保將盲之左目。其言懇惻深至，余將遵而行之。（庚午五月）

許仙屏送有瑪瑙中空積水者，與空青相類。紀澤命匠以金剛鑽鑽之，取水點於余右目中，閉目少傾，傍夕小睡。（庚午十二月）

吳竹如為余診脈。渠謂余病在心肝，虛火上炎，宜靜坐以養之，非藥所能為力。（庚午十二月）

聞翰仙言，何鏡海得靜坐之法，於熊黎隱賀幻繡學之目已瞽而復明，余亦思一試也！（庚午十二月）

楊辛庵寄信言治目方，每早黎明未起時，以兩手掌之根擦熱極，加以舌尖之津，閉目擦八十一下，久則有效。日內試為之，而初睡時擦一次，黎明又擦一次，不知果有益否？（辛未二月）

近來每日圍棋二局，耗損心力。日中動念之時，夜間初醒之時，皆縈繞於楸枰黑白之上，心血因而虧，目光

因而愈藥。欲病體之漸痊，非戒棋不爲功。(辛未四月)

有一守備馬昌明善爲道家內功，云「能爲余治目疾，與余對坐，渠自運氣能移於吾身五臟」云云，因與對坐三刻許。(辛未八月)

竹如處坐甚久，燈後歸，脚腫愈甚。常服之藥已不能入，肥而復硬，且似已腫過膝上者。大約作文及看生書，俱嫌用心太過，有損於血而氣不能運化，故至於此。以後當不作文，不看生書。(辛未八月)

養生之道，視息眠食四字最爲要緊。息必歸海，視必垂簾，食必淡節，眠必虛恬。歸海謂藏息於丹田氣也，垂簾謂半視不全開，不苦用也，虛謂心虛而無營，腹虛而不滯也。謹此四字，雖無醫藥丹訣，而足不卻病矣。(辛未八月)

日內眼蒙益甚，或謂調息養神，尚可補救，因試爲之。土捧而塞孟津，深恐其無當也。(辛未十一月)

●品藻

何子貞來談詩文，甚知要，得藝通於道之旨。子貞能自樹立者也。(壬寅十一月)

樹堂至情動人，惜不得使舍弟見之，興感又惜不得使霞仙見之也。說到家庭，誠有味乎言之。(癸卯正月)

看子貞批所聞古文及史記，信乎其能自立者。揚子雲云：「其爲人也，多暇日者，其過人也，不遠矣。」自念如此，悠悠何以自立者？子貞者，名不苟立，可敬也。(癸卯二月)

竹如兄與人交，雖人極濃厚，渠常冷淡，使人穆然，與之俱深，真是可敬。(癸卯二月)

何子貞來談及渠在國史館，每去手鈔書十頁錄東華錄，所不載而事有關繫者，約五千字，聞之服其敏而好事。予前冬入史館，而絕不供職，對之愧殺。(癸卯二月)

羅椒生來久談，有志之士，閣然日章，不勝欽服。(癸卯二月)

朱廉甫得福建道御史；有志獻納，得居言路，可喜也。讀廉甫詩數首，知其用力已深，其心血亦足，可以力戰不衰，予所不及。（癸卯二月）

吳子序言：「聖人言保國保天下，老氏言取國取天下，吾道只自守，老氏有殺機，云云，其義甚精，好學深思，子序不愧。」（癸卯四月）

接霞仙書，懇懇千餘言，識見博大而平實，其文氣深穩，多養到之言。一別四年，其所造遠臻此，對之慚愧無地，再不努力，他日何面目見故人耶。（戊午六月）

劉蔭渠自新城來見。六年不見，一面即深和愛重。喜其與三十年在京相見無異，仍是樸納書生氣象，未染軍營氣習，亦無官場氣習也。（戊午七月）

孫芝房信，寄近作古文一本，夜閱論治六首，通達事理，文亦勁快，傑作也。（戊午七月）

汪梅村名士鐸，積學士也。江甯人，庚子舉人，出胡中丞門下。江甯城破，陷賊中，年餘後逃出，至績溪山中。去年胡中丞請之來鄂，署修讀史兵略一書。其學精於輿地，曾補畫水經注圖，又精於小學，又曾作南北史補注。其師友為胡竹莊、培壘、胡雲莊、承洪、陳甫、覆煥、徐昆、伯松、張石舟、穆之屬。又言胡墨莊六種、胡竹莊儀禮及焦理堂羣經宜室圖諸書最好。（己未八月）

馬徽麟，業師陳雪樓，乙未進士，曾任甘肅知縣，著有周易、詩集、古文。馬讀書頗有淵源，曾著三立明辨，爾立德立功立言三者各彙集諸書，自為條例。又有馬壽華，號小坡馬，復震，號星平，皆桐城人，在此投效，志趣亦不卑。（庚申正月）

鄂守之頗通小學，蓋其父完百先生與李申者先生，皆當代名宿，濡染較深也。（庚申三月）
與季高次青嚶談，夜又與季高久談。季高言：「凡人須從喫苦中來，收積銀錢貨物，固無益於子孫，即收積書

精字畫，亦未必不爲子孫之累。云云。多見道之語。（庚申四月）

羅澹村中丞，以乙未進士，歷官直隸湖北浙江等省，凡二十五年，家無一錢，舊屋數椽，極爲狹陋。聞前後僅寄銀三百兩到家，夫人終身未著皮襖。眞當世第一清官，可敬也。（庚申四月）

胡中丞熟商江南軍事，又言凡事皆須精神貫注，心有二用，則必不能有成。余亦言軍事不日進則日退，斷無中立之理。二人皆許爲知言。（庚申四月）

周穀甫頗習夷務，所言亦曉噫事理。（辛酉十月）

賀宏勳帶瀏陽精於古樂者邱慶籥等六人來。邱係穀士先生之子，六人者皆承穀士之教，講求古樂。帶來樂器，琴一瑟一鳳簫一洞簫一匏一壎一篪一笙一因令奏樂，以鼓節之。音節清雅，穆然令人想三代之盛。古昔聖王修己治人之術，其精者全存乎樂，而後世之獨闕者，乃首在樂。余因古人治兵之道，作詩之法，皆與音樂相通，而懵然不知，深以爲恥。思訪尋穀士先生之徒黨，相與講求一二，故招集六人者，自瀏陽來皖。兒子紀澤粗曉音律，明年當令來營，究心茲事。（辛酉十一月）

錢子密送其尊甫錢警石先生泰吉文稿。泰吉爲香樹先生之曾孫，衍石先生之弟，爲海甯教官二十七年，又在海甯爲山長九年，現避亂寓江西新建鄉間，生平最喜校書，所校各本題識名曰「曝書雜記」。（壬戌四月）

嚴渭春中丞信中抄寄渠與司道論湖北軍務一函，地勢之熟，詞氣之謙，均不可及。（癸亥四月）

李少荃殺蘇州降王八人，殊爲眼明手辣。（癸亥）

李善蘭壬叔楊峴見山來坐，攜陳碩甫先生名片一紙，知已由賊中逃出到滬，言將來皖，年八十二歲，段茂堂之弟子，東南之精於經學，小學，歸然僅存矣。（癸卯五月）

李壬叔帶來二人，一張斯桂，浙江蕭山人，工於製造洋器之法；一張文虎，江蘇南匯人，精於算法，兼通經學，小

學，爲阮文達公所器賞。(癸亥五月)

柳賓叔名與恩，丹徒壬辰舉人，七十六歲，精於穀梁之學，曾在阮文達家，課讀十餘年，學術頗有家法也。(戊辰十月)

單地山於席間盛稱余所作江忠烈神道碑，背誦如流，老輩好善，不可及也。(己巳正月)

馮樹堂來久談，三十年前老友，自祁門一別，至是忽十餘年矣，暢敘一切，渠絕無老態，在山中善於調養也。

(辛未二月)

閱霞仙近年所作詩文，淵懿暢達，較昔年已大進。(辛未九月) (以上企羨)

邵蕙西示以方世兄所作論年方十五而才華如此，黃子壽來示以所作選將論，真奇才也！吳翔岡言，識見高明者，特患踐履不平實，高明則崇，效天，平實則卑，法地，因進之以腳踏實地，事事就平實上用功。(癸午十二月)

次青又作懷人詩十六首，再用何廉舫原韻，綿麗遒勁，才人之筆。(己未二月)

觀鄧彌之吳竹莊和詩，竹莊詩，牢騷噴薄而出，不忍卒讀，蓋其中鬱抑深矣。(己未二月)

接何廉舫信，寫作俱佳，依戀之意，溢於言表，才士不遇，讀之慨然。(己未三月)

張廉卿近日好不學倦，作古文亦極精進，余門徒中望有成就者，端推此人，臨別依依，余亦篤愛不忍舍去，求

爲其祖作墓志，近日當應之也。(己未九月)

陳大力來與之言，襟懷貴宏，大世俗之功名失得，須看得略平淡些。(庚申三月)

趙蕙甫上陳一條篇，識解闊遠，文解通雅，逸才也。(辛未八月)

劉仲良庶常秉璋，廬江人，李少荃之門生，氣象嶸嶸，志意沈著，美才也。(辛酉十月)

嚴仙舫信來，薦其內姪向師棟，果令器也。(壬戌)

郭雨三之胞弟用中，與其子階自東台來，談最久。階字慕徐，其業師爲揚州劉孟瞻文淇疏子，經學已有師法矣。(壬戌八月)

閱嚴秋農先器識而後文藝論。嚴係仙舫通政之子，樂園廉訪之孫，年十八，中咸豐丁巳舉人。今僅二十三歲，而史事爛熟，識見遠大，洵吾鄉英俊也。(壬戌八月)

與許仙屏談氣節文章，二者缺一不可。囑其勉於此，以與鄉人相切磋。(壬戌十月)

友人汪宗沂者，王子懷之壻，呈所作禮樂一貫錄，雖學識尙淺，而頗有心得。(甲子二月)

孫文川賈鍾麟，皆紳士之有才者也。(乙丑正月)

薛曉帆之子薛福辰，所遞條陳約萬餘言，閱畢嘉賞無已。(乙丑正月)

戴醴士之長子有恆，季子穗，孫來見，尙能世其家學。穗孫新得優貢，器宇軒昂，可喜也。(戊辰正月)

蒙陰管縣令福曜，河南駐防，係倭良峯相國之胞姪，福新伯觀察咸之堂弟，字煥輝，雅飭有循吏風。(戊辰)

石琢堂之曾孫，名師鑄，字似梅者，自湖南來，錫仙有書薦之，盛稱其才，果俊才也。(辛未十二月)

雷州舉人陳喬森，談甚久。陳號逸山，許仙屏有書極贊其文行不羣也。(正月)(以上獎勵)

監印委員莫祥芝患病入城醫治，求一見，語言時明時昧，頗連可憫。(戊午)

黎宗銘零陵人，向在王璞山營，聰明警敏，字仿左，季高，體絕肖，志趣高亢，方期漸進於誠實，遽以疾歿，殊爲可惜。(戊午七月)

成章鑑在吳城病故，不勝悲悼，咸以武弁而知忠義愛民，謀勇兼優，方冀其繼塔楊而起，不意其遽逝也。(戊午十月)

夢江峴樵，如平生歡，多年未一入夢，茲忽夢之，不勝傷感，但不知溫甫弟果尚生存否，溫與峴亦至交也。(戊午十月)

十一月

接孫芝房信，告病勢垂危，託以身後之事，並請作其父墓志及刻所著時十卷、河防紀略四卷、散文六卷。又請邵檀西作墓志，亦自爲手書別之，託余轉寄。又接意誠信，告芝房死矣。芝房於去歲六月，面來作其父墓志，余已許之。十一月，又寄作文一本，求余作序。余因循未及，卽爲而芝房遽歸道山，負此良友，疚憾何極！芝房十三歲入縣學，十六歲登鄉舉，二十六歲入翰林。少有神童之目，好學勵品，同輩所欽。近歲家運極蹇，玉胞弟贅洲主事，叔序孝廉相繼下世，又喪其長子，次子又丁母憂，又喪其妻，又喪其妾，皆在此十年之內。優能傷人，遂以隕生。如此美才，天不假之以年，俾成大器，可悲！可憫！因憶道光二十八年劉某雲將死之時，亦先爲一書寄京，以告別，贈余爲作墓志。凡內傷病，神氣清明不亂，使生者愈難爲情耳。（己未三月）

子序寄其姪昌籌之文，因閱一過，識見卓越，有子序之風，惜其早死也。（戊午十二月）

袁漱六有志讀書，期至中古之作者，而竟百不能償其一，二良可深痛！今年六月，郭雨三親家陣亡，茲又聞漱六之喪，中年哀樂觸緒，生感古人所云「既悲逝者，行自念也」。（己未十月）

胡宮保於八月廿八日亥時去世，哀痛不已，赤心以愛國家，小心以事友生，苦心以護諸將，天下當復有似斯人者哉。（辛酉九月）

羅伯宜來談極久，深歎黎壽民之敦厚，早逝爲可惜。（壬戌）

周汝甫在滬淪逝，老年一膺薦牘，遽被參劾，抑鬱潦倒以死，悠悠毀譽，竟足殺人，良可憐傷。（壬戌八月）

趙景賢竹生以在一籍紳士，苦守孤城，四面援絕，至半年之久，城陷身殉，良可痛憫，擬爲一疏，歷敘其賢行動績，而自請不能赴援之咎。（壬戌）

聞姚秋浦之喪，深以爲憂，姚自去年五月暑皖南道，至今餘年，無日不在難危困苦之中，茲以疫病，四日不起，

可勝悲惋。

鄧守之子解，字作卿，於本日寅正在公飯內去世。完白先生之孫也。余派人料理殮殮，未刻昇出，其父曾諱託教訓培植，余以公私繁冗，久未一省視，不知其一病不起，有負重託，殊為歉仄。（癸亥五月）

至楊樸菴處看病，觀其安閒淡定，視死如歸，不愧學道君子之自然。病則一分沈重，無可挽回矣。（癸亥六月）

袁午橋臨終有遺函寄余，中云：「勿以苗逆為易剿，勿以長淮為易收。」讀之悚動哀感。（癸亥七月）

李希菴於十月廿八日子刻棄世。苦戰多年，家無長物，忠藎廉介，可敬可傷。旋又聞錢警石先生仙逝，老成凋謝，彌深悵惘。（癸亥十二月）

范雲吉於十二日戌刻棄世。仁厚正派，而有見識。方意其大有為於時，而止於此，良可痛也。（癸亥十二月）

●游覽

至塔軍門家，直延入上房，具酒相待。其母八十歲，相對涕泣；其三弟咸豐四年已死；其次弟本年八月十三日亦死；其兩弟婦寡居，并出拜見。三弟皆無子，僅塔軍門一女，次弟阿陵布四女。親房無可承繼之人，實為可慘。其妹其女，并出拜見，泣求提拔其婿等。（庚辰十二月）（以上感傷）

白溝河上游為巨馬河。巨馬河出廣昌縣，至灤水分為二支：北支經涿州北關外，繞而東合琉璃河，統名曰白溝河。宋遼分界在此，故曰界河。此河自二月至十月，皆可坐船。風帆蘆葦，似江南風景。惟橋多而矮，橋在船上，則不能多過其下。十一、二冰月凍，亦無船也。此河至雄縣之南，匯為西淀，下游至天津入海。

十二連橋即西沱也。宋何承爲滄州矩節度使，請於順安碧西開易河蒲口導水，東注於海。東西三百餘里，南北百七十里，築堤繚水爲屯田，以遏敵騎之奔軼。於是雄霸冀州，平戎破魯，順安等軍，輿堰六百里，置斗門，引澁水溉田，獲漁稻之利。而水深不可以舟行，淺不可以徒涉，此東淀西淀之所由起也。

河間府古瀛洲也。

獻縣之北過一河，上有橋甚高，下有船，風帆往來，蓋子牙河也。津沱河發源山西，由廣平北流至天津入海，自與滄陽河合流後，即謂之子牙河。

自交河埽城景州至劉智廟一帶，皆傍運河之西岸行。至明日，德州渡河，則過東岸矣！向來此數百里間，窪地積水，夏潦甚盛，故使江西者，甚爲難行。景州南北，常須坐船。沂運高而至德門，今年此間夏雨無多，故昨二十九初一，及今三日，皆路乾好走，甚難得也。然開黃水由微山湖全灌入運，頂託北流，故運河水盛旺，而衛漳之來源亦旺。景州之南北岸，已決口矣！四女寺有一滾水壩，運河水太盛，則開關放出，下游由直隸之甯津慶雲一帶入海。土人稱鹽河，亦稱老黃河，若秋冬春，則無水矣。

魏家灣有一滾水壩，水多則開關放出，下游由樂陵德豐一帶入海。李氏地圖謂爲馬頰河，蓋附會九河古名而稱之。土人謂爲趙王河，蓋運河之西岸，本有趙王河，入於運，故指此爲趙王河之下游也。

東昌府城東有一龍灣滾水壩，運河水多則開關放出，下游由禹城惠民一帶入海。李氏地圖謂之徒駭河，余問之土人，仍稱曰「趙王河」。此河與昨日之馬頰河水勢皆小，莽運河滾壩，皆在末會衛河以前，四女寺滾壩則在既會衛河以後也。

大清河，河廣約三十丈，水深而濁，但不似從河之濇悍耳！大清河，本濟水也，出王屋濟源縣，絕黃河出，而溢爲桑，東北會汶而入於海。古之濟水加此，自濟水絕流已久，而凡東平州以下，經東阿平陰歷城濟陽等處，至利津

入海者，均謂之大清河。其源自平陰縣南之柳溝諸泉，由東平州北門外過，折而東北，汶水爲戴村壩所遏之餘水來會，又折而北，運河夏漲，張秋鎮壩減之水來會，自是浩浩一巨川矣。昔之清河，濟爲主而汶附之，今之清河，汶爲主而柳溝諸泉附之，運河減壩又附之也。又爲鹽船所經歷，故亦謂之鹽河。

自別京外西山後，幾日不見山，至舊縣始見四圍皆山，蓋泰山支麓也。

東平州北關外渡河，廣約三十丈，蓋大清河自汶水來，雖爲戴村壩所遏，全汶入運，而其溢出一水，漫壩而下者，卽經東平州之北門外，蓋昨日所渡大清河之上游也。李氏地圖以州城在此河之外，誤也。州城內外多積水，南門外一橋下，積漲頗深，橋南尤泥濘難行。今年尙好，往年雨多，環城皆水，竟不可行，須繞道行十五六里也。州城甚大，周四十里，漢爲東平國，取禹貢東原底平之義。劉宋後魏曰東平郡，隋曰鄆州，唐元和中，置天平軍節度，宋政和初，升爲東平府，元曰東平路，明曰東平州，初隸濟甯府，後改隸兗州府，國朝隸泰安府，實四戰之地也。

元韓仲暉初於安山開會通河，今僅有一安山開而已。

汶水本自大清河入海，自明宋尙書禮樂戴村壩遏全汶入運，三分北流，七分南流，而汶水遂爲運河之源矣。此渡處地名草橋，去南旺湖分水處尙五十里。過渡後，又十里至汶上縣，過高橋橋行僅一里許，卽坐船泛小河。問之土人云：「名泉河，由泰山來，夏月大雨，則溪漲流出，下注運河，冬則無水矣。」

泗水橋長約五十丈，泗水出陪尾山，下游分二支，南支入獨山湖，北支過兗州府，會洸河，過濟甯州入運，此橋北支也。

白馬河源出大龍山，西流會於汶，入運河。

出兗州府城，卽望見東南有一山高秀迥出，蓋鄆縣之嶧山也。在縣內二十五里，秦始皇刻石於此，晉郝鑿避寇於此，自嶧山之北，泰山綿亘數十里，嶧山之南，綿亘百餘里。作日，今日大道之中，皆山相送也。蓋皆泰山之支

麓嶧爲主峯。余問之土人，有曰：連青山者，有曰：高山者，有曰：龍山者，其名不一。昨日所遇之泗水白馬河，今日所過之南沙河北沙河及鄒縣之南小溪數處，皆發源山下，西北流入於運河，或入於泗水，入於南旺昭陽微山等湖。孔孟桑梓，山川雄秀絕倫也！

南沙河廣與北沙河等，水深尺餘，古之滌水也。出連青山入薛河，又行二十五里，至官橋鎮，相傳卽孟嘗君封薛之故邑。鎮南關外有一水自東南來，西北入運河，又行十餘里，有一水甚大，土人云：「名十字河，」亦自東南來，西北入運河。

一連日皆行運河東隄之外，黃河豐北缺口未塞，水淹豐沛魚臺金鄉嘉祥鉅野一帶，皆在運河西隄之外，鄒縣滕縣途中間遇饑民，攜老抱幼，北去乞食，又牽耕牛數十頭，一路求售，僅五六千錢一頭，蓋折本不啻三四倍矣。至偉莊，沿途見道西湖水浩淼，風帆往來，蓋微山湖本在運河之西，近被黃水冲溢，湖水漫過運河之東也。轉莊向有店二三千家，運河貫於街中，微山湖在西隄諸店之後，近爲黃水所淹，房屋無一存者，皆結構爲廬，栖止河干頭，盡爲湖所吞，僅餘兩線單隄，中走一泓運河，其溜極急，自此下游無隄以束之，運河寬五六十里矣。余騎馬行泥淖中，繞道數里，至此渡運河，又二里許，渡新河，新河者，上游亦受微山湖之水，下游仍入運也。

微山湖之下游向係民田，因全黃入湖，頂託北行，餘水則散漫西溢，此其漫而南流，下游於運者也。在船上行十五里，所過民田村莊房屋，堅固者尙峙水中，未倒，船至荊山橋之南岸，一村莊前，上岸，荊山橋者，其河甚寬，上游受微山湖之水，下游入運。今汪洋一片，則此河軌道不復見矣，但見長橋露於水面，其長里約二里。北岸一小山，南岸一石牌坊而已，上岸前坐轎行十八里，至黃河北岸，渡一新河，係官爲新開者，蓋欲引微山湖之水，洩入黃河以殺湖漲也，僅二丈寬，與黃河僅隔一隄，新河用船渡，而黃河則坐轎行過，無勺水矣。河堤之下，卽至徐州府。

在堤上見徐州北門內有東坡之黃樓南門外有雲龍山山上有放鶴亭東南隅有戲馬臺皆歷歷在望符離集古符離縣城也睢河在集中上有橋下有船往來睢水有三源出江蘇碭山縣者爲睢河出河南虞城

縣者北一支爲洪溝河南一支爲巴渠河至蕭縣與睢水合下游入洪澤湖

至宿州城北關外隔水用船行三里許據方輿紀要汴水經州城北子汴水竟無蹟矣李氏圖亦不載也州牧郭世亨來見據稱此水係北股河南股河上游係黃河南岸之減壩所謂天然閘者是也往年皆盛漲今年黃河北決無減壩南流到此因雨水太大合州成災故環城皆水云

澮河出河南歸德府有二源一曰南沙河一曰北沙河下游至五河縣與淮水會又行三十里至新橋渡澮河面甚寬澮河來源不遠上游僅三四十里下游僅二三十里卽入澮河也方輿紀要無此河李氏圖有之冬夏皆有船從前有橋今塌矣

洪澤湖以黃河南流減壩數十年所放之水積淤漸高又加廿二三年中牟祥符缺口水皆入洪澤湖廿九年開吳城六堡游湖尤甚不能容水故數年來宿州靈璧鳳陽一帶水無所歸遂成澤國此泛舟所行之水皆村莊民田也行二十餘里卽入淮河沿河而下又行二十餘里凡五十五里至臨淮關

梁縣城市鎮甚大且繁盛按漢慎縣本屬汝南郡劉宋僑置汝陰郡於此因此爲慎縣東魏置平梁郡陳曰梁郡隋唐皆曰慎縣宋紹興間避諱改曰梁縣從故郡名也元仍宋舊明初併入合肥縣今爲梁鄉縣

廬州府城東門名威武門南門名德勝門東門外過一橋橋下河內有船卽肥水也上游來源不遠卽在合肥境內下游匯爲巢湖土人名爲交湖音之誤也湖去府城四十里由湖流出爲黃落河入大江也三十七里至派河上有橋下有船問之土人此名上派河尚有中派河下派河三河皆通巢湖也

桃城店街外有一河以船搭浮橋河中船頗多問之土人云名桃城河上游出西北一帶山下下游入巢湖也

距舒城七里，有一河頗深，名七里河。過船後，又行二十里，復有一河，無船，幸水小，有橋易過。聞山水盛漲時，極難過也。此二河下游皆出巢湖，入大江。其地有市鎮，即名南港。至此望諸山，四圍如畫。西一高峯，名春秋山，南一高峯，名鹿起山。又十里至梅心驛，公館面山，後有舫齋極雅，諸尹鈕西農所造也。

自入安徽廬鳳以來，不見高山。今日始行山中。小關本名北峽，巡檢駐紮於此。大關本名南峽，即古破石山也。三國時，孫權攻皖，張遼自合肥馳救，聞城已破，至破石築壘戍守。後曹休攻皖，陳遜朱桓等拒之，追至破石，即此地也。此二關爲南北要隘，自此以北，猶有北方風景。自此以南，則純南方氣象也。自此以北，水皆北流，由洪湖入大江。自此以南，水皆南流，由縱陽河入大江。

呂亭驛，即宋元嘉間立呂亭，左縣，即此地也。

桐城縣中有一河，縣城在河南，出公館後，過河橋，經城下行，行四十五里，至陶冲驛。自昨日入桐城境後，山水即極蒼翠，明秀爲出京以來所未見。今早新雨，千巖競秀，萬壑瀟瀟，尤步步可愛。陶冲驛換馬後，行二十里，過一沙河，編竹爲籬，置橋其上。河廣約四十丈，若山水暴漲，則難過也。此已入潛山縣界矣。後又過小河三次，不用竹籬。分水上游，皆發諸山之麓，下游皆合於縱陽河入大江也。

由潛山縣行里餘，過一河，有竹籬，又二里，過一河，亦用竹籬，馬皆浮水而過。又五里，過河，馬亦用船，橋用籬。自城內起，凡四十里，至小池驛。

潛山縣山甚高，山中泉水及雨水下游，皆由石牌河入大江。每山水盛漲時，則橫潰壞田爲患。河本多於桐城，而隄防不如桐城之堅實，故桐城得水溉田，受水之利，而潛山則但受水之害也。潛山出篾席，精而賤，是日買一牀。縣城以北山，與桐城相等，以南則草木不茂矣。（以上王子）

弋陽縣之派，自靈山來。靈山在上饒境，在弋陽之東北，六峯聳峙，形如筆架，與廬山五老峯略同。縣之對河南

岸龜峯山，形如龜，去縣南稍西，約二十里，甬臨上饒，北繞弋溪。弋溪發源於靈山，西流至縣之西門，注入上饒江。縣北門外有橋，去城不半里，橋南有小山，可紮營。城外有山，可紮營。西門外有小平坡，可紮營。皆守城者所宜占也。西門外過弋溪河五里許，有黃土岡，可紮營。攻城者所宜占也。東門外有詹家山最高，羣山頗多皆可紮營。守者攻者皆宜占也。咸豐五年羅李紮西門外之黃土岡，余今紮詹家山之側。

自荷苞塘過半里許，小憩於野，策馬登一山，名曰响石巖。其北爲峭壁，南略斜上爲平頂，在龜峯之東。登此山，即見龜山之背。對面東南一山，亦壁立，高平如臺形，與龜峯略同。又行二十里，至雙港，住宿。雙港係一大壑，余紮營之處，名曰五鼓嶺，坐西向東。後曰虎形山。月輪山對面山巖，山右臨有一水，從義嶺來，右東南角有一水，從陳坊吳坊來，會於雙港，東北流至於黃沙港，入弋陽江。

余率師由建昌入閩，自港口行四十里，至塘陂灣，紮營。營盤坐西向東北，遙望東南外山，爲天華山最高，西南雲臺山，東隅爲降兵峯，北至貴溪五十里，東至光澤縣一百八十里，南至耳口寨四十里，西南至上清宮五十里。上清宮內有樞星門，下馬亭，有正殿，有雍正九年御碑亭，極雄偉，皆爲賊所毀，神像狼籍。宮門外有趙子昂聖教碑，尙完好。旁有雍正年一碑，上無覆亭，剝落盡矣。

上桂州，即前明夏貴溪相國故宅，有水發源於瀘溪，自西而東流，至安仁之上，合入廣信大河也。下游西北隅爲龍虎山，即張真人修煉之所。上游東北隅爲象山，即陸子講學之所。正東爲魏始峯，即饒頭嶺。正南爲出雲峯，正西爲華西山，東北至塘坡灣五十里，北至貴溪縣七十里，西北分三路至應潭四十里，至安仁九十里，至鄧家埠七十里，西南至金谿七十里，東南至耳口寨四十里。

西華山之東，一大壑，即上清宮曠野也。西華山之西，一壑，較上清宮之野略小。去西華山半里許，爲獅山，葬前明一天師，墳有石人石馬。獅山之北，接冲天山，俯臨江水，即上清宮之水口，鶴泉源也。其東南爲雲林山，雄秀聳

特，撫建之巨鎮也。東北卽龍虎山，西北爲仙鶴峯，南爲白馬峯。東至孔坊十五里，西至青田橋二十里，北至魚塘三十里。

金谿膏腴之區，近被賊蹂躪，殘破不堪。城中僅有東二民房未毀，餘皆頽垣破瓦，目不忍觀。城北爲鷓鴣嶺，南爲鶴梅峯，山牌嶺諸山，南路左至濂溪百里，右至建昌府百一十里，西南至撫州府百里。

金谿王家嶺，南有仙人嶺，東有大猛山，西北有羅家山，東北有韓婆嶺。

與意城仙屏筮等同遊麻姑山，進城東門，出南門，約十三四里入山，山高四里許，中有半山亭。過亭後，有試劍石，有雙瀑，泉鳥龜潭，水月潭，伏獅潭。又上爲金龍，爲龍門橋，水簾洞，與廬山之栖賢三峽橋最相似。橋內有神功泉，極清冽，又進爲一大壑。北爲仙都觀，觀外爲仙橋，觀內有鑿蓮池。壁上嵌魯公書麻姑壇記，中龕麻姑神像，今燬矣。廟後爲螺蛳巖，巖後爲大松祠，側爲十賢堂，堂後爲慈惠庵。仙都觀之上，有鑿濤庵，庵內有大十閣。飯後又游丹霞洞，在仙都觀之西南約八里許，小溪側有大石，中窪，相傳窪內，舊爲入洞之門，今爲砂石所閉塞。其上爲行人徑路，頓足微然有聲，土人謂其下空洞，故履之成聲。然山色粗曠，絕無靈異之象，縱有小巖深洞，必非佳境，不足以宅仙靈矣。申刻歸，仍至龍門橋小憩。麻姑山之勝，以此爲第一，昔人傳會，不足珍也。

出建昌府城西約二十里，有麻嶺，巨石峭壁，聳立千尋，有水繞於峭壁之北，約小半里許流出，是爲麻源河口。入麻嶺內，兩岸皆石壁，中夾一溪，清流激湍，東岸摩崖，有雲間二大字。西岸摩崖，字甚多，不可辨識。谷口有店約二十餘家，出谷口二百步許，有五谷山，羅星極圓，儼謹水口。又百步許，有平坡，土人名曰曾和坡。五谷山與此坡似斷似連，坡之西一谷，坡之東二谷，每谷各有一溪，溪源約各十五里許。東二溪匯於石橋，三溪匯於谷口店鋪前，是之謂麻源。三谷東岸山皆石壁，西岸皆土。東岸山最高者，爲雲谷峯，下有平岡，卽華子岡。

建昌府城守之甚易，攻之頗難。東面及東南隅，貼近盱江大河，東門外卽太平橋，橋東有洲，洲南有從姑山，洲

首爲新河，與江相會處，洲尾曰楊林渡。兩河相隔約一里有奇，中有小港，穿通兩河。港有橋曰平江橋。由楊林渡東岸循河而下約三里餘，爲寶塔山。山下爲萬年橋。欲圍建昌城者，東岸自從姑山起至洲尾止，可築三關。千人須於上下楊林渡搭浮橋，以通岸北頭。河沿不便紮營，宜紮於石仙澆及望馬岡等處。西面宜紮師公山、王家山等處。西北隅之鳳凰山側，亦可迤邐連紮數營。此圍城之說也。若攻城，三面皆石山，不能挖地道，亦不能起土山，難爲力矣。爲守城之計者，則宜占住太平橋，占住中洲，通東路之接濟，庶不至於圍困。（以上戊午）

雪琴所修湖口昭忠祠，中廳各營官哨官神主在焉。後廳各勇神主在焉。西一所爲慈悲禪林，僧徒所居。其後爲觀音閣，中一層爲鐘，樓之西爲坡仙樓，刻東坡記於壁東。一所爲洗香別墅，中一層爲「聽濤眺雨」之軒，後一層爲芍芸齋。齋之後身爲且閒亭。亭後有小池，有假山石洞，穿洞而出，登山爲鎮江亭。余去歲及今過此，皆住芍芸齋中。

是日彭雪琴與余登石鍾山。時北風吹雨，蕭然有秋意。因題一聯云：「長笛不吹江月落，高樓遙吸好風來。」因棹小舟至鍾山，下尋石洞，入可數十丈，仍由東大石下出。大石即東坡所稱可坐百人者也。余曰：「石鍾山者，山中空形如鐘。東坡歎李渤之陋，不知坡亦陋也。」上鍾山之下，亦有深巖。

建德府城內本寓後有高樓，可以眺望。因類以「北樓風韻」四字，以房主人姓謝也。

周子墓距九江府城十五里，在石塘鋪之東南五里，辰正起行，已正到。其地發脈於廬山之蓮花峯。東行至江灘，繞折迤邐，皆平岡，遠至西頭，入脈結穴，係鈴穴。兩穴本沙，環抱甚緊，坐北向南。近案爲一金星，遠朝即蓮花峯。所謂「迴龍顧祖」也。溪水從右流出，微嫌右手外沙太少耳。墓所成豐五年，羅羅山所修，墳頂絕爲龜形，約高六尺，徑一丈四五尺。

岳武穆王母姚太夫人之墓，在九江南四十餘里。坐船行四十里到沙河鎮上岸，又陸行八里許至墓上。地名

株嶺山水粗頑，非佳城也。

再入山謁岳武穆之配李夫人墓。墓去河鎮十一二里許，在株嶺姚太夫人墓之西，名曰太陽山，坐北向南。墳下三丈許，有山巖叟墳。岳夫人墓，不知其初所據。明宏治九年，童某修縣志，以爲葬在此。厥後嘉靖六年，何某修志，以爲不葬在此，係與姚太夫人合葬株嶺也。嘉靖十年，陳氏墳遂葬於下方。至崇禎二年，岳陳二家構訟，逮至本朝康熙雍正，訟百餘年，久不決。至乾隆五年，九江府知府施君廷翰判斷，定爲岳夫人實葬在此。陳氏墳因其太久，亦不復遷。二姓皆永禁葬墳，遂爲定案。詳巡道李君根雲批，亦以童志爲斷。今詳文並批，皆刻於東一碑石。西一碑，係乾隆十年縣令禁芻牧者。墓有古樹，皆乾隆中所禁，近年亦枯朽矣！

大抵吉地，乃造物所最闕惜，不容以絲毫詐力與於其間。世之因地脈而獲福蔭者，其先必係貧賤之家，無心得之。至富貴成名之後，有心謀地，到難於獲福矣。吾親友中如長塘葛氏，既富後而謀地，金蘭常氏，既貴後而謀地，邵陽魏默深，既成名後而謀地，將兩代改葬揚州，皆未見有福蔭。蓋皆不免以詐力與於其間。造物忌巧，有心謀之，則不應也。

日內紮營在黃梅城外約四里許，用羅盤審定縣城在午位。廬山亦在午位，去營約百四十里。排子山在坤位，四圍山巒，峯尖在庚位，最爲峭聳，去營約四十里。多雲山在酉位，去營十餘里。小溪山在辛位，龍平山在乾位，最爲高峻，去營約五十里。祖山配亥位，去營二十六七里。東山在壬位，綽壁鎮在子癸位，獨山鎮在寅位，馬尾山在卯乙辰巽巳位。東北一帶，自綽壁至馬尾山，出皆平衍。西北一帶，自四祖山至山，山皆高峻。惟南面無山，百餘里外，過大江，乃有廬山耳。

至錢家山龍泥潭等處，閱看地勢。在錢家山用羅盤視之，龍泥潭在子位，黃梅縣城之來脈也。縣城在午位，河水自西面蘄州界來，經錢家山及縣城之西，自內位流出，下入龍湖。一塔在丙位，所以鎮水口也。又一塔在巽位，

所以培文峯也。李玉山在午丙位，卽現駐營之處。槎山在辰位，卽湘後三營之外山。河西諸低山在庚辛酉位，石家墳山在未位，蘄州黃梅諸大山之後。（以上己未）

至沙溪紮營。是日所行之處，皆兩山之中夾一溪，居民極少，竹木極多。

桃樹嶺上下約共五里，頗陵峻，高不如桐梁山，而窄斗過之，略似棧道也。

由建德至祁門，日行萬山之中，泉冽竹茂，與吾鄉風景相似，特大澗糞桶，高至五尺，人皆以梯登廁，上蓋瓦屋，街市道旁處處有之，鱗次櫛比，殊可駭異！

箬坑四面皆山，中央有河，泉甘林茂，實山谷之佳境也！

歷口者，歷山之口也。祁門萬峯叢疊，惟歷山最爲一縣之主峯。（以上庚申）

自休甯回祁門，行三十里，至岸脚，因便遊齊雲山，肩輿行六里許，至「洞天福地」，中有石岸，相傳張遜遺修鍊之所。（張遜，年百八十歲，羽化登仙。）步行里許，至一天門，羅漢洞，二天門，三天門，及正殿等處。又步行二

里許，至紫霄岸，齊雲山卽白岳也。結構甚小，而羅漢洞實爲奇特，正殿有五峯，前有香爐峯，亦秀拔。天成名山，固

不虛傳矣！（辛酉）

登焦山絕頂，一覽各寺，皆在山之南。同游者爲彭雪琴、侍郎玉塵、李小湖、大理、聯琇、黃昌岐、軍門翼升、鄧守之

布衣、傅密、方元徵、大令駿、讓、陳小浦、廣文、方坦，皆隨余自金陵來者也。李雨亭都察宗義、莫子偲大令、友芝、張芭

堂觀察，當年皆自揚州來者也。在山頂山北兩寺，小憩良久，歸寺觀雪琴守之作書數幅。

由焦山開船，至北固山，登山西望，雄壯，佇立良久。旋入鎮江城，在知府周輯瑞署，登城一望，與北固山相距

兩箭許，守府城不可不發守北固。城周約十七八里，旋出城八里，登金山，已在南岸，不復在江心矣。眺望良久，旋

渡江至北岸，入濠口，擬於此處開一新河，俾鹽船由瓜洲之小口子轉入新河，庶小船免行江路，而大船灣泊，

江對岸，亦無風濤之險也。

與雨亭等步行查勘，中飯後坐轎由八濠口至瓜州，大江沿途細看，旋開船赴揚州。

自揚州開船出江，與方元徽圍棋三局。至三汊河，觀行宮舊址。聖祖仁皇帝於康熙四十三年南巡過此，御製碑文，賜寺名曰高旻寺。其右有高宗五言律詩碑一道，此外一片瓦礫，蕩然無所有也。午正至瓜洲口，午後出江，登鐵平輪船，將長龍船拖帶於後，逆風逆水，又值退潮之際，輪舟亦不能速行，至二更殆到草鞋夾外，又換小舟入夾，行十里許，至燕子磯灣泊，是日共行百九十里，在輪舟看鄧守之冊頁四本。

由天妃閣過五霸，在頭壩之上，入高良澗小河口，至吳城七堡。昔道光二十七年，黃河穿入洪澤湖之決口，看舊黃河影，今將成平疇矣。

至十里灣登岸一看，岸即洪澤湖東岸之大堤，南至蔣家堤，北至東清堤，凡石堤長一百二十里。本日所登者，蓋南距蔣家堤七十里，北距東清堤五里也。

洪澤湖昔年自東清堤起，即爲太湖，至雙溝止，乃爲湖尾，凡渡湖三百二十里。近則自東清堤以上，皆游成平陸，直至高良澗，乃爲太湖。自高良澗至老子山高六十里，湖水一望無際。自老子山以西，則湖漸窄，自盱眙至雙溝尤窄，猶彭蠡湖至南康以至湖口也。特彼之窄處在下流，此之窄處在上流。湖于雙溝上三十餘里，爲浮山口，即梁武帝築堰處也。

泗州僧伽寺塔，唐時最爲宏盛。李太白及韓蘇皆有詩。韓即送僧鑑觀七古一章，皆在舊泗州。今之泗州，則虹縣治所，改非僧伽之寺矣，而頗有樹木，亦爲江淮間所僅見。

明皇陵周圍約一百里，中有曠野，其平如水，坐南向北。北面之東爲鳳陽府城，其西爲鳳陽縣城，雞園之內，南北約三十里，東西約四十里，大致則渾圓，非橢圓也。園內之水，由東北隅一圓山下出，山形如緯帽，高十餘丈，橫

高約二丈許。登墳一望，四面之山十餘丈，廿餘丈者，皆若俯出其下。天光極爲圓聚，信異地也！（以上乙丑）

宣村之東六里，曰堯村。孟子之與宣獻端範夫人之墓在焉。因往展謁。孟子之父邾國公同塚，墓在堯山之背，俗名馬鞍山，卽龜蒙堯繹之堯也。策馬登堯山頂一望，回至宣村。又行二十里，至曲阜縣。未刻謁至聖廟，衍聖公孔祥珂陪同行禮。旋至殿上及後殿，敬謹瞻仰，卽聖配并官夫人之寢殿也。又至東邊謁孔氏先世五王名崇聖祠，閱歷代支派圖碑二座，閱孔壁相傳卽魯恭王開金絲之壁，今僅一尋常照壁耳。壁之西爲孔子古井，其南爲詩禮堂。在此小坐飲茶，茶罷至大成門內，閱孔子手植之楡環以石欄，高僅尺許，有似立石，色凝紅，有似肉芝。楡欄之北爲杏壇，有似樓觀，旋出大成門外，閱御碑亭十三座，其九爲國朝碑，其四爲唐宋金元碑。旋至西邊謁啓聖祠，又至後殿瞻聖母顏夫人寢殿，又閱金絲堂，觀各樂器，皆衍聖公陪同周歷各處。旋出廟至衍聖公府。至顏子復聖廟瞻拜，行兩跪六叩禮。又至後殿爲復聖夫人寢殿。至西邊開祀國公顏路祠，其後殿爲端獻夫人祠。出外爲樂亭，亭前稍西有井，相傳卽陋巷井。其南有一楡，傳爲唐樹。兩廡配享，爲顏韻顏之推真卿果卿等八人。

出城北門，謁至聖林。約三里許，有萬古長春坊。稍北有紅牆夾甬道，道皆有古柏，儀樹勻排。又北有樓觀，卽林簷門也。過下馬牌後，有洙水橋。橋北入大門，至享殿行禮。殿後甬道之右，爲子貢手植之樹。稍北爲乾隆駐蹕亭，康熙駐蹕亭。又北爲宋真宗駐蹕亭。又北卽聖人墓。墓之東爲伯魚墓，其南爲子思墓，其西南爲子貢墓。旋至周公廟行三跪九叩禮，廟之規模甚小。周公廟在陝西，相傳此爲魯太廟遺址。兩廡配享魯三十三公也。旋行十里許，謁少昊陵。曲阜頗以此墓爲可疑。然墳塚墓石爲之，廣八丈九尺，高二丈，規模奇古，云是宋時所爲，則其已舊矣。又行二十里許，謁啓聖王林，行六叩禮。聖兄孟皮墓在其南，享殿坍塌，不蔽風雨矣。午初三刻回城，往返約六十里，作一聯寫贈衍聖公云：「學紹二南，羣倫宗主，道傳一貫，累世通家。」未正，至衍聖公府赴宴。茶罷，閱乾隆

三十六年所頒周朝銅器十事。曰木鼎，曰亞尊，曰犧尊，曰伯彝，曰冊，曰匱，曰饗，曰寶，曰夔，曰鳳，曰豆，曰饗，曰饗，曰饗。曰四足鬲。古澤爛然，信法物也。又觀吳道子所畫至聖像，無題識，絹本有小印二方，一曰會稽太守章，一曰紹興。又觀趙子昂所畫至聖像，綾本，無題無印。又有一冊，畫明君臣像，如太祖成祖世宗憲宗等君，徐達常遇春鄧愈湯和劉基宋濂方孝孺楊士奇于謙王鏊王守仁湛若水李東陽湯遜等臣，俱有畫像，而無題識。又有大軸，元世祖明太祖像二幅。又出示元明兩朝衍聖公及孔氏達官所留遺之冠帶衣履，采色如新，亦生平所未見也。

濟甯州鐵塔寺，有僧王長生，祿位，因與毛寄雲拈香拜謁。

閱視濟甯州城外土圩，從玉露菴登圩城東北隅也。轉西正北常清門，正西青雲橋，至西南隅，運河府河相鈔之處小坐。又由正南之興隆門，東南隅之韋馱棚，正東之楊家壩，歸玉露庵。午正回寓，凡三十四里。濟甯州三面背水，運河自西北而來，繞至城南，從東南而去，下入南河，陽疑山湖以達於江南。府河自東北而來，繞城北，城西二面下入馬場湖，匯運湖而去。府河即泗水，由兗州城而來，故曰府也。濟甯之土圩，南則穿入運河及月河之外，北則穿入府河之外，故遼闊灣曲難設守。

太白酒樓在濟甯南門城樓之傍，純皇帝曾經巡幸兩次。有御製詩二碑：一乾隆二十年，一係三十九年甲辰也。飯後至曾子讀書廡，扁書「宗聖遺址」四字。廡已頽敗，中塑曾子子思孟子三像。

謁分水龍王廟，行六叩禮。廟對汝水，有大雄殿，有宋尙書禮祠。配享者，爲白老人，潘同知。此間運河兩邊，岸高如山，約十丈有奇，當日開河之土，覆於兩岸也。登廟後高坡一望，乃知南旺湖現在泗成平陸，車馬可行，向來特有一湖，此段全不設守，今乃知其疏矣！

沈家口一帶，河窄水住，舟屢擱淺，大雨如注，各勇下水拖舟，風大作寒，行路甚苦。午正始抵戴廟，風雨不止，遂不復行。

至泰安府西正至岱廟頭門，凡五門：正中曰正陽門，左右曰掖門，又左曰仰高門，又右曰見大門。余入仰高門，院中左有宣和碑，右有祥符碑。二門曰仁安門，院中左右皆有乾隆御碑亭，餘碑甚多。正殿曰峻極殿，祀東嶽大帝，後殿曰凝宮，祀大帝與碧霞元君。正殿墁墀之下，東有古柏如龍爪，有藤蘿繞之；西有新柏如鳳翼，有倒挂嫩枝，葱翠異常。又有一柏，正當甬道，名曰獨立大夫。稍南有一太湖石，甚奇，名曰扶桑石，其西院有琅詠亭，自宋元以來題詠各碑，環嵌壁間。李斯刻碑，亦自山頂移嵌於此。其內爲東嶽帝之便殿，陳列朝所頒法物珍器於此。中有乾隆間頒鑲圭，長三尺許，厚二寸許，上青中白，下紺色，首爲涼玉，邸爲溫玉。環詠亭之南有唐槐，蒼石無匹。旋赴東院，有炳靈宮。宮前有漢柏六株，尤爲奇古。又登仰高門，王陽門之樓，一望嶽色，曠時還寓，料理明日登岱各事。

四月十六日，與幕客六人登岱。出泰安北門三里許，過岱宗坊，旋至玉皇閣小坐。有孫真人化身，據道士云：「某某在此修煉，年九十四歲，康熙四十年化去。今年尼皮骨尚在，如乾臘然，惟頭係土塑耳。」又至關帝廟小坐，有鹽當會館，旋過飛雲閣，有孔子登臨處坊。旋過萬仙樓下，未登樓，旋至姊妹廟小坐，水聲清激可聽。旋過水簾洞，在大路之西，圖中誤刻於東。旋閱石經峪，峪在大路過溪之東，約步行小半里，其上爲摩天嶺，嶺上泉流洞中，巨石鋪於洞底，縱橫五畝許，刻金剛經，其上字大徑尺四寸許。中著三大字曰「曝經石」。又有明汪玉者，著論談文，其子汪坦刻之石上，側著二大字曰「經正」。旁一巨石曰「試劍石」。旋還大路，過一小橋，土人名曰「東西橋」。自此橋以下，路在溪之西，自此橋以上，路在溪之東矣。夾道翠柏成列，土人名曰「柏洞」。旋至壺天閣小坐，自城至此，凡過八里。又過迴馬嶺，至二虎廟，登岱程途至此得半矣。路稍平夷，微有陟降，名曰快活山。過此爲雲母橋，有瀑布，名曰「御帳坪」。小坐，蓋途中最勝之處也。遙望東邊石壁崖，一碑曰「萬丈碑」。過轉陽洞，有元君殿，今頽毀矣。旋至五松樹小坐，有石坊曰「五大夫松」。秦時松久不可見，今亦有虬松數株。又過

此爲對松山，溪之兩岸，古松森列，與東西橋之柏洞，皆岱嶽茂林也。自此以上爲慢丁八盤，過昇仙坊爲紫十八盤，岱嶽中最爲險峻之處。至南天門小坐，旋折而東行里許，爲碧霞元君廟。又東北一百步許，爲東嶽大帝廟，余卽在此停住。卯初自城起程，午初一刻到此，不覺登陟之艱。蓋號爲四十里，實不過三十二三里。小憩片時，旋重兩廟，各行三跪九叩禮。因捻匪未平，默爲祈禱。中飯後小睡片時，旋與幕友步行，登覽各處。先至岱頂，卽所謂天柱峯也。中有玉皇殿，殿外有巨石陂陀，相傳爲山之顛頂。門外有無字碑，廣二尺許，厚一尺五六寸，高一丈二三尺，志稱爲漢時立石。頂之西南爲青帝宮，又西爲寢宮，內有元君臥像，門鎖未得啓視。其南爲北斗台，台上兩石，高二尺許。寢宮之西爲孔子殿。以上宮殿四處，及北斗台，皆已頽敗。旋至岱頂之東，有乾坤亭，因純皇帝書「乾坤普照」扁而名之也。又有東爲日觀峯亭，亦有純皇帝詩碑。其後一碑，題孔子小天下處。此亭本可觀日出，今已頽毀，上無片瓦，不如玉皇殿一軒，看日出之便。又東南爲舍身巖，改名愛身巖。巖之側爲仙人橋，兩石壁之間，三石相銜，下臨深谷，有如飛橋。又東爲東神霄山，卽日觀峯迤東之聳起者，實一山耳。遙對西神霄山，卽南天門，迤西之聳起者。傍夕歸，觀東嶽殿後唐明皇摩巖紀泰山銘。其傍小泉曰「聖女池」。凡泰頂之可觀者，略盡於此。此外如丈人峯，不過三石略具人形。東天門西天門北天門，不過各立二石而已。大抵泰山自北而南，分兩大支，一小支。西大支，由西神霄峯而南，至臥馬峯，傲來峯一帶。東大支，由東神霄峯而南，至乾坤山，老人寨，二虎山，摩天嶺一帶。中一小支，自東支之二虎山分出，南至馬蹏峪，水簾洞，白楊洞一帶。東大支及中支皆不甚長。惟西支自傲來峯以西，線互三四十里，重巒巨嶂，惜不及徧游也。水亦分兩支，發源於南天門，目下乾涸。至對松山，始見流水。下經傲來峯，出郡城之西門外，名曰黃西河，又名捺河。東支發源於二虎山，皆自二虎山以南大嶺，皆在此溪之沿，名曰中溪，亦曰環水。余粗識脈絡如此，餘不及詳。因昨夕陰雲疑雨，計五鼓，斷不能觀覽日出，遂寢臥不起。而幕友黎純齋及薛叔芸、王肅丞、葉亭甥等四人，登玉皇殿東軒，五更嚴風疑雨過後，竟得一觀日出。

之勝。乃知天下事，未閱歷者，不可以臆測。稍艱難者，不可以中阻也。卯初二刻起行下山，中遇水簾洞、萬仙樓，均小停登眺，至山麓王母池小坐。辰正一刻，即入郡城。下行走極速，蓋登岱者，別有一種山驕，長六尺許，兩橫而向上，如一弓小橋然。昇夫以皮韋承肩，上下石磴，皆橫行，昇夫面皆向前。以直行則皮韋正圍在項後，橫行則皮韋斜曳在肩側也。

此次登岱所心賞游，在廟則頌鎮主，爲李斯碑，爲漢柏唐槐，爲龍爪柏，爲扶桑石。在山則爲玉皇頂，無字碑，爲紀素銘，爲南天門，爲御帳坪。外此雖有勝蹟，非所欽已。

由濟甯起程，至嘉祥縣將謁曾子林廟。大雨之後，積潦盈途。行三十里，至新開河茶尖。沿途見運河堤牆，概行劈卸，憂慮之至。因思一律改爲板築，與程刺史繩武商議良久。又行十八里，至嘉祥縣，未正始到，住嘉祥書院。至宗聖廟叩謁，行三跪九叩禮。廟中規模偏小，朽敗已甚。左子思配享，右孟子配享，後爲啓聖廟名，養志樓尤朽敗不能庇風雨。旋至宗子五經博士席蓊家一坐。其頭二門及大堂等，一概頽毀無存，其內室亦甚淺陋。即雍正間所賜一省身念祖一匾，亦無懸挂之處，僅度置於桌上。余前聞嘉祥聖裔式微，久思有以任卹之。本日捐祭產銀千兩，又贈席蓊銀四十兩，及見此景况，則又愀焉不安，怒焉不忍，而非人力所能遽振也。

由嘉祥至南武山，本不過四十餘里，因路上處處隔水繞道，行五十餘里，始至南武山。未到，已正在紙坊集打尖，即住宗聖廟之東省身堂。廟在南武山下，山高約五十丈，一片頑石，不生草木。廟外內柏數百株，大約二尺圍上下，殆嘉慶間所植。附近居民種五穀者少，皆藍及菸。曾氏閩族人丁不過三百，貧苦特甚。文生曾毓鑑等來備述窳狀。未正謁廟，先拜萊蕪侯廟，在正殿之西，後有寢殿，旋拜宗聖廟，廟修不知始於何時。初係宗聖在前殿，萊蕪侯在後寢。明正統間重修，始改爲宗聖在中，萊蕪在西。至萬歷間重修，有太僕少卿劉不息碑記，載曾實粹之孫名承業者，承襲時興訟事，碑立於萬歷七年，在廟庭之東南。至國朝雍正七年，請帑重修，規模始大。後有繼

殿前有卸碑亭，刻純皇帝宗聖贊。兩廡祀弟子陽廣樂正子春，東西各五人。中有宗聖門，前有石坊三座，西刻謁林墓，在廟西南里許，北東西三面皆石山，墓在平地。今雨後墓道破壞，石馬翁仲皆在水中，僅墳未淹耳。亭堂及門額改異，常幾於片瓦無存。有碑曰：邨國公宗聖曾子之墓，緣宗聖公墓久已佚亡，不知所在。明成化初，山東守臣蔡嘉祥縣南武山，有漁者陷入一穴中，得懸棺，有石鐫曾參之墓。宏治十八年，山東巡撫金洪奏請建享堂石坊，即今林也。余觀山石頑擴，地勢散漫，不似葬聖賢者，殊以爲疑。至章馱棚，看新築之牆，高六尺，基厚一尺六寸，頂厚一尺二寸，長五丈。余以河沿隄牆全塌，故欲改爲板築，令程刺史先築數丈爲式，觀者以爲築成後，半月不雨，可保三年也。

伸輿之南岸數里，即桃源縣，又十餘里，即成子河。余本擬至成子河，看視捻匪竄清江之要隘，因隔水三道，陸路不能去，水路又不通，舢板遂不果去，殊以爲歉。旋又開船行七十餘里，至雙柏崗泊宿，距楊莊僅十二里耳。聞清水潭二關決堤，高郵與化東臺鹽城俱被水淹，田舍漂沒，所憂者，又不懂在賊矣！

七月十五日，自五河開船，距臨淮僅十里小泊，忽於酉正二刻，大風暴至，雷雨交作，冰雹掠面。附近舢板，翻沉二隻，余船亦傾倒，危急之至，幸近岸側，各船人下水拖船上岸。大風將頭篷，二篷繩索扯斷，有如刀截，斃去江中，而船乃定。戊初二刻，風稍息，乃慶更生。聞譚鯨舟微溺死矣！舢板覆溺八隻，死者四人，各船上下三五里外者，風略小，幸得保全。余生平經江湖風波之險，道光十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在安陸河中，與郭筠仙凌狄洲同舟，狂風竟夜，咸豐四年三月初七日，帶水師在岳州南津港，大風狂起，湖中各船多覆，港中之水，被風捲去，各船皆擱於乾地，凡二日，風息水回，而船始活。不謂老年，又受此驚嚇也！夜遣人四處問壞船消息。

至雒河集登岸，一看新渦陽縣城基，即彭恬始定瀾河相視之處也。已浚而城未修。又至雒河街上，西顧蘇鎮土圩，知縣即在其中（以上兩處）。

去年六月二十九日，清水潭決口，距馬湖灣十里，程觀察國熙承修。此工於十月二十二日興工，十二月初九日合龍。凡修運河西隄四百餘丈，實做掃工二百九十丈。余坐轎至該處驗工，由西隄行走，東堤工程僅及三尋之一，尚有深塘掃工未做。余始得見挂纜進占之法。至新河看瓜棧，及河堤東塢、西塢。余三年二月至此，議挖新河，設立瓜棧爲過壘之地。其時尙是荒江寂寞之濱，今則塵市樓閣，千楹林立矣！

一刻與幕友至元武湖看荷花，出太平門同坐小船，每船約受三人，長約八九尺，窄行於荷花之中。自太平門外行三里許，登麟洲一望，旋復下船。麟洲之西北爲趾洲，爲老洲，其西南爲長洲，爲新洲。洲上向有百餘家，亂後復不及一半矣。行五里，至神策門，登岸進城。凡行荷中八里許，天氣陰而微雨，既不溼衣，亦無烈日，實主樂之。自神策門行至妙相菴，約十里許，午未置酒，申初散。

與吳竹如朱久香同看荷花，至長洲新洲登岸，在民家小坐。二洲中又有小湖，上有小山，旋回船。午正，屬陽正熾，燥熱殊甚，即在城樓中飯。久香學使卽席作七律一首。

中秋約幕府諸友在樓上置酒，月出已高，爲雲所掩，勢將雨而未成。涼風頗動，稍息炎蒸之氣。

至後園一覽，自昨日起調湘勇隊，將後園瓦礫挑成二山，園係賊中僞忠王李秀成之府，園牆極大，周圍約三里許。雖蓋知府二府三府衙門於中，而空地尙有三分之二，故欲挑起瓦礫，以栽竹而種菜也。

至清涼山看新修之翠凝亭，覽觀形勢。金陵城實太大，西北閒地荒田太多。若將城縮小，由鷄鳴山起至鼓樓，迤南至小倉山，順蛇山之脊，以至漢西門，當不滿十里。而神策金川儀鳳定淮清涼五門，均割截里城外，屬勢甚精緊耳（以上丁卯）。

泊黃浦墩，登岸一觀，小金山四面臨水，中一圓亭，約徑六丈，圍十七八丈許。樓上地下，周圍窗格，純皇帝題詩甚多。旋至惠山觀昭忠祠，及第二泉。

將往遊太湖約丁兩生中丞李質堂軍門及官紳等十餘人同遊。定以初七日遊木瀆范墳等處。初八九日遊東西洞庭。閱視應設水師之所。開船行二十五日。至木瀆。至許綠仲寓所。萬園一覽。水石之勝。旋肩輿至靈巖山。登絕頂極覽。歸至端園中飯。飯後肩輿至天平山。步行登山。有下白雲一線。天中白雲。上白雲四名。實則從山脚至山頂。尚不及二里。余陟其巔。同行丁仲丞等五人俱中道而止。下山後往謁范墳。西爲高義園。因范文正公之義田而立。純皇帝題匾及詩碑在焉。東爲范墳。文正公之高祖。唐麗水縣丞名某之墓在焉。墓在天平山之左。青山巖皆石無土。羣石矗立。土人名曰「萬笏朝天」。一結穴之處有土。方數十丈。其後石山壁立。亦不似吾鄉塔與家所稱「老山抽嫩。枝反落脈。峯頂」云云者。不知何以貴盛久遠如此。旋肩輿行三里許。至無隱菴。蓋天平山爲最高之三峯。南向其東。貼近左脅。爲范氏先墓。又東曰牛頭山。中有御路。爲純皇帝幸范墳所由之道。又東迤邐而高。凡五峯。中一峯稍高者。朱家山。卽支硎山也。天平山之西。迤邐而南。凡四峯。其第三峯曰馬鞍山。與東邊之朱家山相對。卽無隱菴之後山也。其第四峯較高。卽靈巖山也。東西兩峰。儼立相對。中間大壑。相距二里許。西正三刻。回木瀆登舟。往返約三十二三里。舟行將赴胥口。乃彼處市鎮中間。橋密而岸窄。余舟太大。節節逼隘。至一橋下。兩岸夾立石壁。良久不得過。余乃登岸。至許綠仲家宿。而令各船次第到行。退去三里之下。丁中丞及爾道等來會。遊興爲之頓減。因改議明日不復遊洞庭西山。但至胥口一覽而已。

與丁兩生李質堂同赴胥口。查閱太湖形勝。同登香山之壑。在胥口之西。其後爲小團山。大團山。最高者曰磨礪山。胥口之東曰清明山。亦曰胥山。其山脚拖入湖中者曰菱湖。其拖而東北者曰堯峯山。堯峯之尾曰七子山。其與胥口相對橫亘於此者。橫山。其內曰橫塘。此皆濱臨太湖之山也。其湖中之山。東洞庭距胥口約二十餘里。西洞庭距胥口約三十餘里。長沙山約距十里許。此目中所見者。其極北之馬蹟山。極西之大雷小雷。皆不見也。太湖若立水師。宜分三營。以一營駐東洞庭。轄蘇州吳長江震四縣湖面。而西洞庭亦駐船數艘。與浙會辦。

一營駐馬蹟山，轄常州、蕩湖、無錫、宜興、荆溪、四縣湖面。以一營駐大雷山，轄湖州、長興、烏程兩縣湖面。圍畢，回至木瀆，中飯後開船自木瀆回蘇州。

至洋涇濱，回拜法國領事白來尼，傾誠款接。雖其母其妻子之臥室，亦預為騰出，引余與丁李兩君閱看。所居樓閣四層，一一登覽，玉宇瓊樓，鏤金錯彩，我中國帝王之居，殆不及也。（以上辰戌四月）

自前日在青它寺打尖，後即見大道之西，有一大山，蓋蒙山也。前日昨日皆見此山，并大路而北。本日自樊家城行十五里，至蒙陰縣大道，轉向西行，似即蒙山北頭盡處矣。至營陽大道之西，有一石山，土人稱曰青雲山，即營山也。

出新秦城北望，見一山，土人曰蓮花山，一曰新甫山。過羊流店後，望見西北大山，即徂徠山。將至羅家莊，則徂徠山將盡，泰山在目前矣。

至章夏打尖。大道循河而行，詢之土人，此河名葛乙河，其源自汶水分出，而雜以泰山各溪壑之泉，下遊入大清河也。

將直隸地圖細閱，略考水道，約直隸大河，不由東西淀而入海者，凡三：曰南運河，其源為山西之清漳水，濁漳水，水河南之衛河，山東分汶，北流之運河，逕流至天津入海。曰際河，其源出蒙古，過承德府，至永平府之際川入海。曰北運河，其源出於古北口，稱石口外，至密雲合流，又匯以昌平州之水，王泉山之水，南壩子之水，天津入海。由東西淀而入海者，凡四：曰豬龍河，其北源出山西之代州，南源出平定州，至衡水縣分為兩支，均經東淀而入海。曰西龍河，其源為無極、靈壽之滋河，阜平新樂之沙河，渾源靈鄴之沱河，至祁州合而為一，經西淀東淀而入海。曰白溝河，其源出於房山，涑水，又匯揚州之易水，乃經西淀東淀而入海。曰桑乾河，其北源出於蒙古，經過宣化，其南源出於朔平大同，至保安州，合而為一，至懷來縣入關，經東淀而入海。本年桑乾河決於蘆溝橋以下，至

今未塞，故雄縣積水未消也。(以上戊辰十一月)

將看永定河工行十一里至玉皇廟茶尖，旋行三里許，至灰壩看減河。減河原所以減洩正河之盛漲，近因正河之身高於減河之堤，遂至減河反奪正河之全溜，而正河乾枯，積沙日高，減河下遊，亦疑塞矣。旋看南上汛第九號，該處爲前裘文達公擬開壩河之處，距灰壩僅八九里。灰壩減河修復，則此間不必再開矣。旋至南上汛十五號閘仙岱看決口。該處於戊辰七月潰決，至百五十餘丈之寬，已於去冬修築，現存口門七十餘丈，須於二月興工。三月底合龍，乃爲得時。旋回至南上汛看打尖，尖後行二十餘里，至龍王廟南下汛署內住宿。中間過小青河一道，深僅尺許，又於下游過河，卽永定河決口以下之流也。

至南下工十號，看去秋新堵閉之決口。蓋去年七月初七日，在該處決口，是日又在上游閘仙岱決口。此口無水，旋即修堵，余嫌其單薄，須加倍也。辰正至南二工十四號打尖。中飯後看金門關，係乾隆三年建，亦築水壩也。旋至南三工二十三號，看已廢之草壩。此處本不應有工，惟十一號兩邊坑塘甚深，余雖未下車，心憂其險。旋過乾河至北岸三工，看已經堵閉之旱口。此處緊靠北隄，有一深溝，正河分溜竄入，溝不能容，以致潰決，頗難施工。旋至第十二三號。此處河如「之」字，初向北，則十三號當其衝，折而向南，則南四汛當其衝，故兩岸皆險也。午刻在金門關龍王廟拈香行禮。申正在十五號龍王廟拈香行禮。旋過乾河至南四汛署住宿。此處至固安縣八里。

至龍王廟將軍廟先後拈香。看南四工四號險工，卽昨所看之「之」字河也。旋至九號看隄，自九號至十二號，河身極窄，切逼南隄，河中隆起高土，如埂如山，高過南隄，寬則數十倍過之。若非剷挖河中大塊，南隄三四里極可危也。旋至十七八號打茶尖，看大壩，此處於上年三月決口，四月堵塞，將合龍而不成。八月上流決口，此處河乾，乃築大壩，避坑塘之深，棄原隄不用，而於河中另築一隄，約五里許，開一引河，余嫌其淺窄也。自南四汛二

十號起，至南五汛十三號，隄卑不過三四尺，寬不過三尺許，土牛高不過二尺許，真同兒戲。至十四號汛，暑打尖，便後至南五工十七號看險工，至南六工十二號雙營住宿。

至南六工十七號，該處無工可查，但旗民食估遊河沃饒之地，紛紛至戶部呈報升科，據爲己業，亦一藉視。至南七工四號，此處爲上年決口之處，內外坑塘甚深，河身中有一大洲隆起，其高過於南隄，土壓而墜，洲之南隄之北，僅十餘丈，不足以容河身，又曲折迎溜，頂極可危也。再下二三里，看六七號新開引河，放河身墜土中，生開一河，底寬僅四丈五尺，面寬僅二丈，深僅一丈四尺，斷不能容永定河之全溜。聞此下十六里，并無河影，龜仗生開新河，十六里以下，頗有河影，而節節高仰。計永定一河，非處處開挖河身，別無良法，甚可憂也。

至新橋打尖，此橋本琉璃河水。今永定河於南上汛十五號決口，竄入琉璃河內時，有水泛溢民地，如新橋附近，則泛溢頗寬。適費觀察送到所勘新城雄縣文安等處河道圖說，閱看良久，大抵直隸水患有二，北則永定河決口，竄入大沽河，而新城安州雄縣受其害，南則漳沱河改道，不入子牙河，而竄入澧水，而深州饒陽任邱文安等處受其害，又聞麥稼已壞，無可挽救。水旱并災，民困已極，焦灼之至！

途中見麥稼爲旱所傷，高不過二三寸，節氣已屆收割，而吐穗極少。聞有用人力施水灌溉者，高或六七寸，色青而穗亦可觀。積康所云一溉者後，亡信人力足以補天事之窮，然百分中不過二三分，餘則立見黃稿。縱三日之內大雨，亦無救矣！目擊心傷，不忍細觀。

至南七工四號，驗收引河工程。正月所看之坑塘已填，隆起之沙洲已裁去雞嘴，又在洲旁，挑一引河，使大隄不得直薄南隄。第一段引河，一百四十五丈，口寬十二丈，底寬八丈九尺，至四丈五尺不等，深一丈二三尺不等。凡行二十里許，至十五段工程，丈尺均與第二段相同。至龍王廟拈香行禮。又行一里許，看十五段之末一截，則口寬僅九丈，底寬僅四丈矣！王十六段，則口寬僅六丈，底寬僅三丈六尺矣！自此以下，余因病不能往。聞十九段

口寬僅三丈，底寬僅二丈，不復成其爲引河矣！旋回小惠家莊公館，往返約五十里。

看南六工十三號，南五工十七號兩處工程。至南五工十四號汛署打尖，旋看南四工十八號以下之引河，大約口寬八丈，底寬三丈二尺，深一丈五尺，如此者七里許。以下再開溝工七里，則更窄更深。以上至引河頭，則口寬底寬各加二丈許。旋看十八號大壩，頗爲堅實。又看十二號工，切坎如上法，南岸做挑水壩二座，亦尙得力。又看九號工，靠河北坎，裁去雞嘴，開挖引河。申正二刻，至南四大公館住宿。

至新橋打尖，即正月二十五日打尖之地也。飯後行五里許，至民間辦捐。決河亦於初七日合龍，約夫役二千，入費錢萬串內外，不發官帑，余因賞錢四百串。

由曹各莊起行，至北下四合龍處所，再一細看。旋過河由南岸行走，順引河而下，看中泓新挖之渠。即指中所稱張家墳一帶中洪也。原河極爲灣曲，今皆挖爲直河，約二十里許。

至南七號看坑塘，即前此之廣河，昨日所看新大壩之後身也。又行十餘里，至龍王廟拈香行禮。又行一餘里，至南七工十七號，新挖直河，亦截灣取直之工也。

順永定河而下，行十餘里，與大清河相匯。崇地山侍郎厚來舟次，與之久談。至船頭同看與北運河相匯，旋又與子牙河相匯，入天津之圩園。又與客人輪一坐，旋至望海樓與南運河相匯，兩河同向北流，名曰海河，入海河。西箭許登岸（以上已巳）。

至車運場，余甫起早飯後，登東岸，看車運臣閩。劉受亭程敬之兩觀察隨同觀看，餘官伺應者頗多。閱畢後，登舟行六里至新壩，即程敬之今年所修之工，長六十六丈，寬六丈，正月四日興工，七月二十五日告竣者也。橋之排於海漫石以下者，不可得見，其得見之橋三層，每層二排三排不等，釘法尙堅，海漫石亦堅實，兩頭壩牆亦穩。又看南關耳閘，至監工棚內一坐。茶畢，又至工廠內一坐，即程敬之住廠也。

至馬棚灣登岸，看隄工，卽同治七年所修者。當時冒雨興工，穢築不固，今面上碎石已多，須卸石下之土，亦被水齧，卸入湖中矣。急須修補，而估計需五萬二千串之多，又難於籌款也。

十一月二十二日，移居新衙門，卽百餘年江督舊署，亂後洪逆據爲僞宮者也。本年重修，自三月興工，至是相竣，西邊花園工尙未畢。雖未能別出邱壑，而已備極宏壯矣。早飯後移居至新署，儀門行禮，大堂行拜牌禮，旋至各處觀覽。

登福山，望內洋及對岸之狼山，山頂有碑臥地，因土人誤傳高爲殿山，其下小阜爲福山，特立碑以辨其失。高者實福山也。

六月初八日，梅小巖孫琴西請遊後湖。辰正出署，至太平門城樓小坐。同遊者爲薛慰農、山長桂齋、亭觀察。旋出城登舟，行七里許登岸，至老洲湖神廟一看，小坐半時許。午初二刻，返棹。清風徐來，一散炎融之氣，荷香撲鼻，不以盛暑爲苦。同至太平門，升輿進城，至妙相菴。未初二刻，登席，酒半大雨，席按荷池，雨聲荷喧，景物清快。席散又在廟中遊覽。出廟陸行二里許，至通心橋登舟，行八九里許，至大中橋小泊，點燈。余船張燈八十三炷，同行之船各張五六十燈，及十餘燈不等。行至下游，遇商民燈船，約三四十號，燈最多者，與余船同喜，復略見太平景象矣。（以上辛未）

新式
曾文正公大事年表

道光十三年。

學使岳鍾南按臨，補縣學生員。

道光十四年。

甲午科鄉試，中式第三十六名舉人，時年二十四歲。

道光十八年。

戊戌科會試，中式第三十八名貢士。

道光二十年。

授檢討，旋派順天鄉試磨勘。

道光二十一年。

充國史館協修官。

道光二十三年。

爲四川正考官，後補翰林院侍講，是年冬同京充文淵閣校理。

道光二十四年。

充翰林院教習庶吉士，後轉補翰林院侍讀。

道光二十五年。

乙巳科會試充第十九房同考官九月擢翰林院侍講學士十二月榜日講起居注官充文淵閣直閣事。

道光二十七年。

充考試漢教習閱卷大臣十月充武會試正總裁又派殿試讀卷大臣。

道光二十九年。

詔授禮部右侍郎八月兼署兵部右侍郎充宗室舉人覆試閱卷大臣九月充順天鄉試覆試閱卷大臣十月充順天武鄉試校射大臣。

道光三十年。

文宗咨以郊配廟祔大禮公具疏條陳上嘉納之賜遺念衣一件玉佩一事四月充庚戌科會試覆試閱卷大臣又派朝考閱卷大臣八月充考試國子監學正學錄閱卷大臣九月充宣宗梓宮前恭捧冊室大臣後兼署兵部左侍郎。

咸豐元年。

疏陳簡練軍實以裕國用上嘉納之又上敬陳聖德一疏語多切直朝士皆憂其獲譴及優詔褒答一時稱盛事焉五月兼署刑部左侍郎十一月監視郊壇開工十二月上備陳民間疾苦一疏奉旨教部議奏監視嘉陵隨道開工。

咸豐二年。

疏請寬免勝保處分以廣言路上嘉納之充壬子科會試搜檢大臣六月詔公為江西正考官附奏試竣回籍硃批允之行至安徽太湖縣聞母江太夫人之訃匍匐奔喪八月抵家九月葬江太夫人時粵匪洪秀全等由廣西竄長沙圍攻三閱月不克十月解圍去掠船浮洞庭湖而下連陷岳州漢陽武昌等處大江南北土徒蜂起。

諭湖南巡撫張亮基傳旨，飭公協同辦理本省團練，搜查土匪事宜。公以奉諱歸家，不宜與聞軍事，章疏辭却。適庶吉士郭嵩燾至，力勸公出，公弟國荃亦贊之。於是始治兵於長沙。逐日操練，是爲湘軍創立之始。

咸豐三年。

編查保甲設發省局，一時巨奸大慝，多被誅戮；盜賊屏息，莠民亦改而從善；各處土匪，逐漸剪除。粵匪洪秀全、竇武昌，劫衆東下，發陷沿江郡縣。又陷安慶省城，並據金陵爲僞都。公遣軍與忠源會剿平之。旋又擄戮水桂等，地之匪穴。四月安慶又陷，賊船上犯湖口，公檄忠源由瀏陽赴江西，同去有夏廷樞、郭嵩燾、朱孫貽等，是爲湘軍出境之始。七月湘軍抵南昌，南昌城外賊壘，悉舟居以犯。忠源嵩燾具疏，請湖南湖北四川各造戰艦數十，使廣東製備炮位，並交曾國藩管帶部署。長江水師之議自此始。八月公疏稱，衛永郴桂匪徒聚集之數，乃移住衡州。命彭玉麟、楊載福二人各募水勇領一營，彭楊受命治水師自此始。南昌戒嚴，賊陷九江府，分股竄湖北，連陷黃州、漢陽，北擾德安、南及興國、岳州、戒嚴。公與湘撫駱秉章籌辦防堵，檄調援江西諸軍回湘。常甯土匪攻陷縣城，連陷嘉禾、藍山二縣，遣弟國葆及儲玖躬等討平之。十二月賊陷廬州，巡撫江忠源死之。

咸豐四年。

初公在衡州，創立水師，前無成法，後乃稍仿廣東拖罟快蟹長龍之式，增置漿座，又檄廣西之同知諸汝航、夏鑾等分設一廠於湘潭。既成軍，遽長沙黃冕觀之，冕言每營須添舢板十號，公大疑之。卽日改定營制。公既聞忠源等殉節，乃經營東征，募水師五千人，分人領營，齎米煤鹽，及軍火器械，載民船百數十號以行。員弁勇夫共一萬七千餘人，軍容於斯爲盛。二月賊陷岳州，自湘陰趨靖港，陷甯鄉，官軍不能敵。公檄舟師而登岸擊賊，拔出城中軍民，退保長沙，因上疏自劾。後賊據靖港，分股由甯鄉陷湘潭，掠民船數百，搭齊布率師援助，大捷於湘潭。四月公親督師擊賊於靖港，西南風發，水勢迅急，爲賊所乘，公自投於水，左右救之，獲免。而水師之在湘潭者，連獲

大捷。公回長沙，重整水陸各軍，及奏湘潭靖港勝負各情，並上疏自劾。是時湖南郡縣，如岳州華容常德龍陽等城，多被賊陷。公整軍東下，水師分三路進攻，七月克岳州，又破賊於城陵磯，並平沿江兩岸賊壘，賊衆悉數東重。公進駐驪山，上聞獲捷，乃賞給三品頂戴，公不受。楊彭等又克羊樓司崇陽縣咸甯等處，公進駐嘉魚，繼駐金口。魁玉楊昌泗等軍五千人，亦會於此。諸將謀取武昌之策，羅澤南言：「洪山花園兩路，皆賊重兵所在，花園瀕江環城，尤賊勢所注，賊壘九座，請與搭將軍分任之。」洪山花園賊破，武昌無自固之勢，公乃派兵二千以助之。不久九壘皆克，並克洪山，遂薄武昌城。於是賊壘悉平，漢陽賊亦遁。公乃統師東下，遣楊載福等破賊於蘄州，塔齊布克大冶縣，羅澤南克興國州，漸次削平。公進駐田家鎮，塔齊布等克廣濟黃梅等縣，又破賊於孔隴驛及小驢口，公進駐九江城外。水陸官軍合攻九江城，賊堅守不能下，賊以小艇夜襲公營，公坐船陷於賊，文卷蕩然無存，急掉小舟，駐入羅澤南營以免。公欲以身殉國，草遺疏千餘言，羅澤南力諫乃止，因上疏自劾。

咸豐五年。

公因九江未克，乃抵南昌，籌畫添製船礮之制，內湖水師，於是復振。公遣水師進駐康山，賊由都昌陷饒州府，分犯樂平景德鎮祁門徽州廣信等處，遣羅澤南由南昌繞出湖東迎剿。三月羅澤南破賊於貴溪，克弋陽縣，又克廣信府，公進駐吳城鎮，繼駐南康。水師大捷於馬家堰，焚賊船百數十艘。五月又敗賊於青山，獲賊船甚夥，奪回拖罟大船，即前公所失船也。水軍又破賊於徐家埠，塔齊布亦破賊於破壩，羅澤南連破漢口乾坑繁嶺雞鳴山等處，斬賊六千，搭罟布卒於軍，公赴九江撫其衆。未幾，公回駐南康，是時江西郡縣，惟九江湖口未克。澤南謂湖口諸軍，但當堅守，不宜數攻，公悉從之。九月公進駐屏風，疏稱師久無功，請交部嚴議。湖南援鄂之師，潰於羊樓司，羅澤南親督軍至該地，大破之。初賊倉石達開，由崇通等縣竄江西，陷新昌縣，粵東匪徒竄吉安者，連陷安福分宜萬載等縣，與石達合，於是贛水以西，亂民響應。公檄周鳳山率九江全軍回南昌，以爲剿辦西路賊匪之

計彭玉麟前乞假回衡州聞江西緊急卽抵南康公見大喜派領水師赴臨江扼剿十二月周鳳山克復潯鎮新淦縣賊攻吉安江西按察使周玉衡入城守之。

咸豐六年。

彭玉麟大破賊船於樟樹鎮轉攻臨江賊壘又破之林思源等擊賊於九江破之於是賊陷吉安周玉衡死之周鳳山師潰於樟樹鎮公急回省助守人心始定三月遣彭玉麟扼紮吳城鎮鄧輔輪林源恩進剿撫州周鳳山畢金科等助之楊載福率水師由鄂東下搜毀沿江賊船至九江城外而還五月賊犯吳城彭玉麟擊却之六月入饒州府城公弟國華自湖南開走武昌乞師拯江西國華率兵五千人連克咸甯蒲圻崇陽通城四縣轉戰而東克新昌上高各城遂抵瑞州府公弟國荃赴長沙長沙募勇二千人號其軍曰「吉字營」國荃以一軍立功天下自此始九月公至瑞州勞師不久卽回南昌瑞州賊出城撲營國華攻之屢被官兵截擊劉騰鴻擊瑞州南城築新壘二座十一月公弟國荃克安福縣進攻吉安胡林翼派人東征連克武昌黃州與國大治斬州廣濟黃梅各城擢兵九江城外十二月赴九江勞師旋回南昌。

咸豐七年。

正月十七日公赴瑞州視師二月初四日公父竹亭封翁薨於里第十一日計至營公與弟國華自瑞州奔喪公弟自吉安奔喪並奉陳丁憂回籍得上給假三個月所有公職派提督銜湖北隕陽鎮總兵楊載福就近統帶四月公奏請在籍終制上不允並促假滿回營五月葬竹亭封翁六月公疏仍瀝請終制上又不允九月公奏江西軍務漸有起色仍請在籍終制上乃允之先是國荃奔喪回籍所部吉字營勇交文翼陳湜統帶王鑫破賊於廣西樂安賊回竄吉安周鳳山軍潰敗於時王鑫劉騰鴻相繼淪亡湘軍連失健將巡撫耆齡派公弟國荃爲總統公念國事方艱勉弟速行國荃乃進兵吉安適僞翼王石達開由饒撫疾趨吉安衆號數十萬國荃與之擊大

破之十二月楚軍充臨江府

咸豐八年

公弟國奎李紱賓楊載福張運闓王開化等漸次肅清江西賊竄入浙江上令國藩馳驛浙江辦理軍務公即治裝由湘鄉至長沙奏報起程日期七月公由武昌歷九江溯江以達南昌援浙諸軍俱集於河口鎮公由南昌發進湖口八月公抵河口營閩賊竄撲廣豐玉山兩縣官軍擊却之公弟國奎攻克吉安江西全省肅清九月公駐建昌府弟國奎率師來會旋回湘十月李紱賓偕公弟國華戰沒於三河鎮

咸豐九年

上謂會國華殉難可憫可嘉賞給伊父會慶雲從二品封典以示褒獎二月肅啓江攻克南安收復崇義縣是時閩省肅清入移駐撫州六月公弟國奎至景德鎮三戰皆捷遂克景德鎮七月公弟國奎率師由撫州至南昌公弟貞幹（原名國葆）從軍於黃州公疏稱擬先駐湖北武昌等郡如賊果入川再行酌量前進八月公至黃州旋至武昌胡林翼委公弟貞幹回湘募勇九月公同駐黃州之巴河十月公弟國奎率所部吉字營至巴河請假回籍公弟貞幹領所招湘勇至鄂公獻四路進兵之計旋因目疾請假上准在營休養十一月公由黃梅移駐宿松縣十二月胡林翼進軍英山公弟貞幹從之

咸豐十年

二月公叔父高軒封翁訃至公請假四十日閏三月公弟國奎自湘來營率師攻安慶駐紮集賢關公疏薦左宗棠剛明耐苦曉暢兵機請破格錄用上乃令左宗棠襄會國藩軍是時蘇常相繼失守公悉以國攻安慶之師令弟國奎任之六月公至祁門縣上諭國藩派人分路進兵規復蘇常是時江浙遍地皆賊紛紛請援公疏薦左宗棠李元慶等均未到皖皖南極爲可危何能屏蔽浙江更何能規復蘇常且下惟有急援蘇常而已八月

隋甯國府。周天受死之，遣李元慶接辦任事，十日而城陷。賊趨祁門甚急，適左宗棠軍次南昌，公檄赴樂平黎源之間，以備截擊。十月賊由羊棧嶺陷黟縣，鮑超張運闖擊走之。左宗棠軍次登德鎮，大破賊於貴溪。賊屢窺祁門，鮑超等擊於盧村，大破之。賊出羊棧嶺，公營始安。僞英王陳玉成，大舉援安慶，公弟國荃擊走之。

咸豐十一年

賊之窺祁門者，屢被官軍擊退，遂恣意犯景德鎮，冀絕官軍餉道。二月陷之。公度糧路已斷，惟急復徽州，可運浙江之米。三月親至休甯督攻徽城，不克，仍回祁門。而賊之環攻者不已，誓以身殉國，自書遺囑寄其家。後由左宗棠三戰於賊皆捷，於是祁門之路始通。四月公移駐東流縣。八月公弟國荃攻克安慶省城，城中悍賊無漏網者。至是安慶已陷九年矣。初十日接贊襄政務王大臣咨文，驚聞七月十六日文宗顯皇帝賓天，穆、載、福等漸次擊平江西之賊，凡公部諸軍所向皆捷。九月公弟國荃進軍廬江，縣連克泥汊口、神塘河、東關等隘，軍威所至，勢如破竹。十月公弟國荃回湘募勇，十一月奉到大行皇帝頒賞遺念衣一箱。十二月鮑超破賊於青陽，朱品隆破賊於徽州，左宗棠破賊於大鋪嶺。上諭彭玉麟爲安徽巡撫，玉麟力辭，公疏稱玉麟素統水師，舍舟登陸，用違其長，請仍領水師。

同治元年

上諭李鴻章所統水陸各軍六千人，催速赴鎮江，以壯江北聲勢。公疏稱李鴻章新募淮勇五營，另撥湘勇數營，二月可以成軍，擬由陸路赴鎮江。二月初九日，左宗棠克遂安縣。十五日公弟國荃率新募湘勇六千抵安慶，旋破賊於桐城。閏三月李鴻章師上海，上諭李鴻章署理江蘇巡撫。公弟國荃、貞、幹及鮑超等，悉破沿江北岸賊壘。左宗棠之軍，連獲勝於江山、常山之境，聲勢大振。四月公弟國荃克金柱關、東梁山、蕪湖縣。於時李鴻章初受兵事，令程學啓、劉銘傳等進兵，匯縣之周浦鎮爲北路，而英德兵自松江進金山，匯爲南路，洋兵被賊擊走，後賊

之分股，已踰新橋十餘里，勢且偪上海。李鴻章自統七營往援，大破賊於徐家匯，斬首三千人，奪獲器械無算。於是洋人皆服李鴻章之英偉。鴻章因疏洋兵之難恃，舍滬赴鎮之非，便詔許之。七月，鴻章之弟鶴章、連發、璿、橋、城外三賊卡洋人華爾以輪船用砲助攻，遂拔其城。公疏陳大江以南，疾疫盛行，請派在京親信大臣馳赴江南，會辦軍務。以上難選其人爲復。是時士卒死亡大半，而僞忠王李秀成率賊圍攻公弟國荃大營，用西洋落地開花炮，前後轟擊，歷十五晝夜，我軍以大炮火毯擊之，燒潰無算，抵死勿退。又僞侍王李世賢自浙江率衆數十萬繼至，追月餘，我軍出壕破賊壘數十座，賊悉衆奔潰，自相踐踏，死者無算。十一月，公弟貞幹卒於軍。十二月，行抵至安慶，公撫棺大慟，入城受吊。上諭貞幹立功甚多，予諡靖毅，並於本籍及死事地方建立專祠。

同治二年。

正月二十八日，公自安慶東下視師，約歷二十餘處。迨二月二十八日，回至安慶，疏陳巡閱諸軍詳察賊勢情形。當公之東下視師也，賊攻常熱益急，李鴻章遣人力擊之，擒賊首李天義、朱衣點，常熱解圍。三月上，飭曾國荃爲浙江巡撫，公與國荃上疏懇辭，上不允。時由湖北下竄之捻匪，自蘄水分爲兩段，聯成一片。公搜獲僞文，有「南舒六而重英霍分道援鄂之語，因疏陳逆謀甚狡，而規畫甚大。李鴻章克崑山縣，鴻章之闕崑山也，部將程學啓謂奪崑山，必據正義鎮。鴻章從其謀，命松林學啓攻正義，賊遁去，遂克崑新兩縣。公弟國荃攻克雨花台及聚寶門外石壘九座，皆下之。四月，我軍分六路，偷攻石城石壘，未幾城賊大出，潛匿附郭屋舍，以誘敵。我軍奮銳不出，賊不得逞，遂繞雨花台，我軍四面搏擊，賊即負劍鼠竄，奪獲器械無算，賊勢從此衰矣。八月，李鴻章遣軍攻江陰縣，屢戰未克，乃召郭松林會剿，破賊巢數處。賊方傍河築木城自守，銘傳出兵誘賊，松林軍突自山嶺下大呼，四斫賊，銘傳益奮擊，賊大潰，遂克其城。郭松林旋又大捷於無錫，奪賊船百餘艘。九月，公弟國荃與諸將漸克博羅、稔、陵、南等隘，蕭慶衍進紮孝陵，銜營城北金陵一城，已爲面面布置矣。十月，李鴻章克復蘇州省城。先是

學啓蘇州累月未克，鴻章親至學啓營，周察城南東，略知賊勢，十九日我軍出炸破其壘，學啓援兩岸，戈登援北岸，鴻章親督之，牆傾一餘處，賊酋秀成紹洗出而拒戰，於是我軍水陸夾攻卒破之，遂收復蘇州省垣上乃賞鴻章穿黃馬褂，十二月郭松林劉銘傳破賊軍牛鎮，是役也，以官軍四千擄得賊數萬，將士咸稱快焉。

同治三年。

正月公弟國荃攻克天保偽城，李鴻章克宜興荆溪兩縣，左宗棠亦克桐鄉縣。二月程學啓攻嘉興左廬中槍昏絕昇歸營，其下益裹創冒死爭進，賊始潰。潘鼎新率水陸登城，城乃破。學啓創重歸蘇州旋卒，公聞而痛惜之。是月閩浙總督左宗棠攻克杭州餘杭兩城，餘賊竄入湖州。三月鮑超克句容縣，創偽漢王項大英偽列王方成宗等。李鴻章率松林等六破三河口賊營，賊死甚衆。四月初六日，李鴻章攻克常州府，常州乃咸豐十年四月初六日陷，越四年而復，月日皆不爽，亦奇矣。常州餘賊竄徽州，公以徽州失利，自請嚴，奉旨寬免。偽漢王陳炳文先後由安徽分竄江西，公檄鮑超自句容赴援，而咨李鴻章遣軍代防。五月上諭：催李鴻章助攻金陵，公疏李鴻章任事最勇，此次稍涉遲滯，絕無世俗避嫌之意，殆有讓功之心，臣亦便再三瀆懼矣。又奏會國荃焦勞致疾，餉項奇窘等情。六月十六日，公弟國荃及蕭孚泗攻克金陵，偽都奪獲偽土壘二金印二方，偽幼主洪福瑱遁去，僞忠王李秀成及洪仁發伏誅。先是四月二十七日，偽天王洪秀全見勢窮援絕，服毒身死，羣酋私遷爲宮內，祕不發喪。國荃馳報捷，上諭賊據金陵已有十二年，一旦覆除，實由會國藩調度有方，謀勇兼備，著賞加太子太保銜，錫封一等侯爵，並賞戴雙眼花翎。會國荃著賞太子少保銜，賞錫一。伯爵，並賞戴雙眼花翎。又凡有功於賊續者，均分別賞給。是月公由安慶至金陵，慰勞將士，巡視省垣，又親訊偽宮婢黃氏，始於偽宮中掘出洪秀全屍首，遍體皆用繡龍黃袍包裹，頭禿無髮，鬚已間白，因戮屍而焚之。公親訊逆酋李秀成，親供四萬餘言，歷述賊中興敗始末，公以該逆罪大駭戮之。因疏陳處治逆酋情形。七月鮑超依賊於撫州，許鴻斬賊四萬，又克東

鄉金谿兩縣。十三日公札撤勇二萬五千人，留萬人防守金陵，留萬五千人，皖南北游擊之師。後公回至安慶，左宗棠克吉安縣，浙江平。是時江蘇亦平，公撤勇回籍，並為弟國荃請病假，奉旨均照所議，並賞給國荃人參六兩。八月湖州賊竄甯國，左宗棠擊賊於昌化淳安之境，大破之，餘匪挾洪福瑱，竄入江西之廣信境。九月初八日，公至金陵，二十日公弟國荃破賊於廣信，洪福瑱遁走石城，席寶田追擒洪福瑱，送南昌斬之。十月公弟國荃回湘時，捻匪擾及皖之六安黃山太湖，公遣蔣凝學劉連捷分道禦賊。會僧格林沁等亦督師進剿，擒斬逆酋，皖省漸次肅清。

同治四年。

上諭公弟國荃回湘半載，著公飭弟到京陛見，公疏稱病尙未愈。三月李鴻章檄郭松林赴福建，助剿漳州賊，松林破賊於山東恆社倉等處。四月左宗棠督軍攻漳州府，松林助剿，福建平，賊竄廣東。中興將帥，錫封侯伯者，奉旨錫以美名，公曰毅勇侯，公弟國荃曰威毅伯，官文曰果威伯，左宗棠曰恪靖伯，李鴻章曰肅毅伯。十月公疏稱病難速愈，請開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之缺，並請另簡欽差大臣接辦，上諭賞假一月，在營安心調理。十一月上諭會國藩將軍務交與李鴻章接辦，該督即回兩江本任，辦理餉需，公疏病體難勝重任，請仍在營照料，上不允，力辭又不允，公乃疏稱遵旨暫接兩江總督關防，駐紮徐州。御史穆揖香阿劾公督師日久無功，請量加譴責，上諭一年餘以來，會國藩所派將領，馳驅東豫，楚皖等省，不遺餘力，殲賊亦頗不少，雖未能遠蕪厥功，亦豈貽誤軍情者可比，該御史所奏，著毋庸議。

同治六年。

正月初六日自周家口啓行，十五日抵徐州，十九日接篆，與欽差大臣李鴻章商兵餉大計，詔諭李鴻章為湖廣總督。二月初三日李鴻章起河內督師，十六日公自徐州赴金陵節署，居民焚香跪道以迎。十月公弟國荃奏

請開湖北之缺，回籍調理。奉旨報可。上諭：大學士兩江總督一等毅勇侯曾國藩，著加恩加一雲騎尉世職。欽此。

同治七年。

四月二十四日，公自金陵啓行，二十六日至揚州查運庫，二十九日登金陵觀文忠玉帶，爲詩記之。旋登州山。四月初三日抵蘇州，初十日至上海。查閱鑄洋礮工程，旋回金陵，詔以調補直隸總督馬新貽調補兩江總督。十一月初四日，公自金陵啓行，士民擊送，填塞街巷，爲詩歌以餞者數百十人。十三日抵京，寓東安門外賢良寺。翌日進見皇太后，談話頗多。

同治八年。

正月初一日寅刻趨朝，十六日辰初二刻又趨朝。是日賜廷臣宴。十七日辰初二刻又趨朝，與皇太后談話頗久，所言是盡練兵吏治之事。二十日出都，二十一日巡視永定河隄工。二十七日抵保定省垣。二月初二日接奉諭事。四月公疏稱直隸練兵，當參用東南募勇之法，仍須戶部籌餉，然後營務方有起色。奉旨報可。十二月初稱畿南各屬災歉較重，擬於來春以貸爲賑，請於天津存儲項下撥制錢十萬串解至大名預備散放。

同治九年。

正月核練步軍馬隊章程。三月公左目失明。四月二十一日公患眩暈，請假一月調理，假滿而病未痊，又續假一月。是時天津民教相訐，適兩江總督馬新貽爲刺客張汶祥所害，詔以公調補，以李鴻章調補直隸總督。公疏懇辭，上不允。九月天津民教之案辦結，是年公壽六十，奉旨賜壽。二十六日入見皇太后，略述天津民情，並述自己目病及馬新貽之事。二十七日又趨朝，蒙皇太后召見，述練兵情形及教堂多事。十月初九日召見於養心殿，與皇太后敘述六師宜操練及好將甚少。十月十一日，公六十初度，湖廣同鄉京官稱觴於湖廣會館。十二月十日抵金陵，住巡道署。二十二日接篆視事。

同治十年

正月公與欽差鄭敦謹奏結張汝祥行刺馬新貽一案該犯實無主使應凌遲處死六月公泛舟塘北元武湖
辦歷秦淮諸勝七月公與李鴻章會奏派刑部主事陳爾彬江蘇同知容閱選帶聰穎子弟赴秦西各國學習技
藝八月出省大閱十月十一日至吳淞口校閱已畢因演試輪船凡四號曰恬音曰威靖曰操江曰測海皆公所
命名也十五日回金陵十一月移居新修督署即偽天府故址

同治十一年

正月二十三日公病肝風右足麻木良久乃愈二十六日前河道總督蘇廷魁過金陵公出城迎候與中背誦
四書忽手指戈什哈欲有所言口噤不能出聲遂回署二月初二日公方閱案牘執筆而手顫欲言而口噤有頃
復愈因告公子紀澤一喪事宜遵古禮勿用僧道一初四日午後公周歷署西花園公子紀澤從遊畢將返忽呼
足麻扶掖至廳堂端坐而薨是日戌刻也城中驚傳火起救視無見他處皆見大星隕於金陵城中士民巷哭野
祭如喪慈母事聞上震悼輟朝三日奉上諭「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學問純粹器識宏深秉性忠誠持躬清
正剛翰林蒙宣宗成皇帝特達之知游升卿貳咸豐三年間創立楚軍剿辦粵匪轉戰數省迭著勳勞文宗顯皇帝
鑒優加擢用補授兩江總督命為欽差大臣督辦軍務朕御極後簡任論屏深資倚任東南底定厥功最多江南
之捷特加恩賞給一等毅勇侯世襲罔替並賞戴雙眼花翎歷任兼圻於地方利病盡心籌畫老成碩望實為股
肱心膂之臣方冀克享遐齡長承恩眷茲聞溢逝震悼良深曾國藩著追贈太傅照大學士例賜卹賞銀三千兩
治喪由江南藩庫發給賜祭一壇派穆騰阿前往致祭加恩予諡文正入祀京師昭忠祠賢良祠並於湖南原籍
江甯省城建立專祠其生平政績事實宣付史館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察例具奏靈柩回
籍時著沿途地方官妥為照料其一等侯爵著伊子曾紀澤承襲毋庸帶領引見其餘子孫幾人著何璟查明具

奏候旨施恩，用示篤念忠良至意。欽此。一四月二十八日又奉上諭：「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於本年二月間因病出缺，當降旨優予卹奠，並於湖南原籍江甯省城建立專祠，生平政績事實，宣付史館。一等侯爵，卽令伊子曾紀澤承襲，其餘子孫幾人，令何璟查明具奏候旨施恩。」旋據何璟英翰李瀚章先後臚陳曾國藩歷年勳績，英翰李瀚章並請於安徽湖北省城建立專祠。又據何璟遵查該故督子孫詳晰覆奏，披覽之餘，彌增悼惜。曾國藩器識過人，盡瘁鞏國，當湘鄂江皖軍務棘手之際，倡練水軍，矢志滅賊，雖屢經困厄，堅忍卓絕，曾不稍渝。卒能萬衆一心，削平逋寇，功成之後，寅畏小心，懈始終罔，薦拔賢才，如恐不及，尤得以人事君之義，忠誠克效，功德在民，允宜迭沛恩施，以彰忠靈。曾國藩著於安徽湖北省城建立專祠，此外立功省分，並著准其一體建祠。伊次子附貢生曾紀鴻，伊孫曾廣鈞均著賞給舉人，准其一體會試。曾廣鈞著賞給員外郎，曾廣銓著賞主事，均候及歲時分部學習行走。何璟英翰李瀚章摺三件均著宣付史館，用示眷念勳臣有加無已旨意。欽此。

曾文正公大寧年表

新式標點 曾文正公榮哀錄

祭文

一

黃翼升

嗚呼我公！百世之師，文章可聞，性道難窺，文章之顯，乃在功名。破百萬賊，復數百城，拯民水火，貽民樂利；靡有餘糧，野有滯穗，或俊而秀，曰膠與庠，菁莪在沚，蘭芷升堂，公之勳德，語焉難詳！識其大者，衆口琅琅，翼升從公戎事，伊始草履布衣，枕戈而起，公謂汝能，俾整其旅，淮揚總兵，長江開府，屢擢於朝，不十年耳。翼升何人，當斯重任，倖免貽羞，特公成命，公在軍中，履瀕於危，惟堅惟忍，實濟我師！公治江左，清靜無爲，一笑一嘯，化神若馳，公治畿疆，有嚴有翼，百吏奮興，頑廉懦立。帝眷三江，還公於南，引疾不可，坐鎮其墟，民睹公來，望塵而喜，祝公百年，長我孫子。豈期一疾，遽展雲旻，醫不及藥，巫不效靈，寶光燭天，微雨清塵。嗚呼哀哉！公之去來，蓋有所爲，既濟艱難，遂遭榮貴。所難堪者，宮府吏民，執裨上理，孰活斯人？矧在翼升，恩同罔極，酸卮陳詞，涕沾胸臆。嗚呼哀哉！

二

梅啓照

嗚呼！春黯江南，星沉箕宿，音集堂槐，望摧梁木，模範猶存，儀型空闕，萬禩難追，百身莫贖！中外心傷，軍民巷哭，矧屬門牆，哀情彌篤，恭維夫子，瀟湘秀毓，衡嶽靈鍾，匡時良弼，當代儒宗，經綸滿腹，兵甲羅胸，德崇忠孝，學擅清通，操持冰雪，氣度雲霞，謙以接物，儉以傳家，履仁蹈義，存誠閑邪，言坊行表，白璧無瑕，詞館翺翔，爭呼才子，文柄

主持，羣稱得士。躋位卿貳，鵬翮高舉，應詔陳言，龍顏有喜。忽觀閔凶，杜門讀禮，髮逆猖獗，見義而心，創立楚軍，旌旗肅穆。天子知公，大事可屬，授鉞專征，焚香柩下，乃統鷹揚，次第規復，感恩圖報，殺賊亡身，大小百戰，用兵如神。十年飲血，千里無塵。東南重奠，爲國爲民，飲至策勳，黃扉正位，穆穆侯封，世襲罔替，日月雙輝，翎飄化翠，載進宮衝，推恩子弟，三江鎮鎗，首推寇公，一蒞再蒞，治理雍容，沛以甘露，噓以和風。罷躬何約，艾何物豐，偉哉元老，倚如山。馳驅南北，宏濟時艱，鞠躬盡瘁，力竭身瘵，恨無靈草，可駐仙顏，膏澤所敷，罔不追憶。召伯之棠，株株凝翠，峴山之碑，人人墮淚，方之於今，其情豈異。純臣忠愛，惓惓君王，一封遺表，慮遠謀臧，身歸泉下，心在帝旁，臆謨說命，訓詞煌煌，九重知己，一代元良，飾終令典，逾越尋常，易名晉秩，爲國寵光，有丈夫詞，各秉義方，名登農部，譽噪廉庠，貂蟬滿座，象笏盈牀，明德之俊，百世其昌，惟予小子，受知最早，甘稔從遊，離多會少，三載秣陵，重親道貌，方冀長依，渥遊鴻造，胡沾微疾，遽返於天，所嗟永訣，竟無一言，代陳遺疏，哀更纏綿，楚些空賦，泣涕漣漣，嗚呼！數雨淒淒，花風漠漠，淚染杜鵑，聲悲白鶴，嗟我哲人，芳型難作，敬奠椒漿，惟虔惟恪，有蔬載奉，有酒載酌，夫子有知，尙其來格！

三

孫依言

嗚呼！昔子瞻之祭歐陽文忠，其詞有曰：「民有父母，國有耆龜，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憚而不爲，譬如大川喬嶽，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不可以數計而周知。」予嘗讀而偉之，以爲此固子瞻之知言，而自古大臣，魁閣正直，非如歐陽公者，誠不足以語斯，而又疑此鉅人之持出，殆將曠百世而靡幾，不謂有我公之卓絕，及我生而得見，而又獲親炙以追隨，嗚呼！自古聖賢與夫豪傑間出之士，其所以有爲於世者，固欲符其志之所斬，而其事之能濟與否，則常視乎所遭之幸不幸，而非人力之能施，方公之以兵部侍郎

嘗師鄉里，因湖湘之衆，用彭楊李羅之才，轉戰十年，而遂以覆狐狸之窟穴，拯東南之孤離；此其功名之不世，固歐公所未及爲，而其文章之恢奇浩瀚，學術之廣博精微，貫古今於懷抱，羅百家而兼該，以視歐公，又可謂齊驅並驟，殊塗而同歸。於歐公當明道慶曆之間，雖亦嘗困於夏竦藍元震，遷謫而憂疑，而自仁宗之末造，歷英宗之曾基，由臺諫登侍從，掌帝制，筦樞機，其立朝執政，固嘗歷歲移時，而史亦稱其左右兩宮，坐鎮四海，蓋白首而不衰。至其同時大臣，如杜富韓范皆志同道合，左掣而右提，而石介曾鞏蘇轍蘇軾之徒，又相與切磨以道義，揚厲其光輝，是其才未必果盡所用，而其志可謂不謬所期。嗚呼！以公之大度偉略，深謀遠規，使其所遇之幸若歐公，嘗太平之無事，處密勿以論思，則其所以引吾君於恭儉，挽俗世之浮薄，收天下之豪傑，證安危之漸微，必有以先列聖神武之烈，爲萬年深遠之貽；而又東西奔命，與兵終始，不敢告勞，遂至盡瘁，名爲宰相，而不能日與朝廷之謨議，功侔周呂，而不能盡如蕭曹之指揮，挺危疑以孤立，恃聖主之獨知，彼流俗之無識，或貌敬而心非，而逆夫之憤媚，甚至於負恩忘義，騰訕造謗而不自知，其爲翼設而胎鱗，故世之論公，以謂其皇皇若弗及，戚戚若不能，由功高而志下，亦道尊而氣卑，而我之窺公，則固知其內視一己，實有未滿之素志，外觀斯世，尤有無窮之憂危。嗚呼！昔子瞻之從文忠游也，有子由以與之偕，而我之得出於公門，我弟方將使指而南馳，當文忠皇帝之初元，公方請復講書之舊儀，而大臣有不然者，我弟獨密疏力爭，以爲此忠臣之至慮，邦治之綱維。及我弟爲小人所中，我方從公於軍中，獨召語我而累歎，至於今已逾十年，我弟方有以自得於山巔水澗，而公之惓惓不已，猶欲引而置之殿墀，嗚呼！此其道義之相契，亦何待於執几杖以趨陪，矧如予之無狀，瞻固無能爲役，而猶搖江海，又一時所棄遺，豈爲公之推毀，屢再昧其言之，雖舉世皆嫌其愚直，而公獨以爲無瞻顧而依違。嗚呼！越吳齊爽，戎方護欺，大東杼柚，極西鼓鼙，大住側席，重華宵衣，何一老之不用，又孤生之無依然，則予之所以爲公責，咨涕洟，亦何以易子瞻之詞曰：「上爲天下憫，而下以哭其私。」

四

錢應溥

崑嶽降神，實生申甫。衡山巍巍，瀛壖湘楚。篤現我公，兼資文武。提挈綱維，奠此土宇。若士農工，爰及商賈。以引以翼，無不得所。海涵江深，恩洋德溥。騎箕忽逝，遐哉千古。惟公一身，伊呂畢變。三代而下，孰與等夷。湖自通籍，泊贊綸扉。垂四十年，衆望咸歸。我俄大難，身繫安危。奇功偉烈，樹之豐碑。摹繪日月，莫贊一詞。小子不敏，請言其私。庚戌之歲，挾策上都。大賈門下，幸獲步趨。詔我經術，折衷禮儒。最我言行，軌範程朱。自是過從，無間晨夕。鄧袁竊爽，嗜書成癖。容我參語，謬附提籍。期我遠到，金門射策。羊公舞鶴，瓌詞翫關。軍事成敗，驚心盪魄。百折不回，躬自貶責。楓運驛義，聲所樹。無避金革。我公籌毫，樞垣奉職。屢讀公疏，雄詞翫關。軍事成敗，驚心盪魄。百折不回，躬自貶責。楓望衡雲，神馳形隔。曾幾何時，春秋十易。曰惟庚申，吳越糜爛。軍書旁午，鄉音中斷。倚急南歸，奉親避亂。辛苦賊中，先死參半。涉海溯江，戢影私館。自分此生，草間逋竄。忽奉公書，招赴戎幕。命司章奏，欣然有託。娛侍高堂，天倫至樂。洵溯京華，依然如昨。先子積學，校書萬卷。公夙神交，而未識面。比來皖江，歎然相見。躬造敝廬，傾談不倦。材官走卒，亦疑亦羨。及我居憂，生芻來奠。溫語拊循，深情繾綣。至今思之，淚下如霰。上元甲子，大功告成。相從東下，卜居江城。追維曠昔，始慶更生。將挽金河，洗此甲兵。猶有餘蘊，蛟鱷縱橫。皇帝曰咨，命汝北征。席不暇暖，奉詔即行。我乃隨待，水驛山程。亦云負笈，匪口請纓。由徐進淮，是類是禡。舟師十萬，星夜速駕。巨浸稽天，洪流怒濤。時維朱夏，雷騰龍下。森風忽起，黃河激射。舳艫傾危，萬衆色訝。急視公舟，公猶整暇。共歎艱難，能以誠化。公曰不然，是殆天假。舍舟而陸，移師周口。惟此要區，擇險而守。賊衆如蟻，壞堞左右。公夜讀書，聲壓刁斗。萬柝噤聲，惡風退走。擊會却敵，斯直新購。帝眷南服，資公坐鎮。治軍民治，同一忠盡。我逮晨昏，二年缺訊。歸諗母氏，新霜添鬢。惟公錫類，伏公感信。遠遊還歸，曾無悔吝。畿輔重任，非公莫屬。建節重移，北門鎖鑰。我戀庭闈，欲行又止。公體人情，坐語移

暑。祖道潛然，味苦彈微，身滯江南，天未延念，手札時來，捧讀竊喜。自公之去，民望若霖，祝公之來，公果重臨，歡聲雷動，萬口一心。大裘庇遠，冬日愛深，謂可永載，有如高岑，何圖一載，陰障雲霄，樞鈴芸掩，殊斗光銷，悲雨泣晝，長虹燭宵，街衢聚哭，薦芷焚椒，天胡此醉，願不爲微，憶出公門，歲星兩周，親持几杖，一載勾留，涓埃徒矢，高厚莫酬，數公寮幕，將相輩出，曾不數年，蜚英騰實，嗟我驚下，半生囊筆，願從公久，情誼專一，正論微言，窺公慎密，談諧說笑，樂公率直，疏稿滿篋，點竄塗乙，一字推敲，墨無旁溢，忍淚檢尋，音容髣髴，公手扶雲，公心捧日，天鑒忠誠，新宮久待，千秋萬禩，是主是宰，一瓣心香，告升鼎鼐，雲馬風車，神兮朝在！

五

陳艾

嗚呼！功被南服，續紀太史，德洽數省，浹肌髓，走卒婦孺，咸愛沒齒，能言之流，掛漏無似。艾以迂拙，銜恩知己，自述梗概，敢辭卑鄙，共遭時亂，避地祁門，敝衣踴躍，就食城垣，先達說士，謁公行轅，草茅真率，寥寥數言，公異我樸，大笑聳掀，時有專局，表公忠魂，俾我尸之，紀述粉審，月分廉泉，使市雞豚，上奉老母，下逮兒孫，繼者告他，寒暑告溫，籌筆偶暇，經史討論，教誨懇至，引入雞藩，警從峻阪，下就平原，公名善誘，忘我庸昏，艾也不才，無干時志，公謂此人，泊然名利，惜其少慧，或爲質累，置之膏腴，不備不醉，置之繁劇，不苛不媚，果以狂愚，孤行己意，公察其誠，屢易善地，公善任使，艾實非器，我之疏直，宜老江湖，屢塵荐牘，籍竹使符，自顧未信，勿敢濫等，公昔入覲，并請樞齋，酒蒙加禮，遂其哺烏，公名知人，忘我之懦，兒子異懦，未露頭角，公謂美質，責之使學，老師顧彥，俾從商榷，余入於範，加以磨琢，梗短汲長，負公先覺，公名無私，私其樸慙，舉室銜恤，敢忘其朔，嗚呼哀哉！我一書生，惟事丹鉛，就章服之，守牧比肩，孰飲食之，有粥有館，孰啓迪之，服膺儒先，茲母介弟，免於顛連，渥何恩禮，十有三年，我雖愚魯，敢忘膺拳，報德無日，攬鏡華顯，寢門一痛，公鑒其虔。

六

忠義局

天眷聖清，日月重光，星精垂曜，降於南湘。卹乎炳明，卓上紫宮，風搏九萬，抑畏鞠躬。儉德服士，權盛不絀，斧絡之郊，湖漢之址。西玉南金，作貢天子，銘几箴辰，聖人有喜。但佐亂民，盜兵潢池，駭師縱之，匪怒而嬰。公銜帝命，爲備之師，退蒐衡陽，迺創難。止則鉅防，逝則奔馬，風震滿空，响其來下。左睨洪都，右沸江夏，使賊肝鬲，懸焉九野。士氣如劍，或浮或沈，公爲歐冶，契合於深。會有天機，拔植高岑，眇然位分，見者傾心。始迹洞庭，喋血彭蠡，欽承大符，斧賊纒紳。益隕鉢之賊，有心肝，介弟劍之梟，巢穢穴，播之膾之，瑣兮遺黎，甘雨霽之。帝祚偉烈，誓河苴茅，公關東閣，吐握英豪，鱗介在遠，憤不敢統，德量所涵，島嶼畢包，網繆百里，定奠田植，神有秩祀，裝有般食，類宮類羽，澤宮較射，國彙甄錄，書林畫式，萬井俾俾，相忘帝力，大福不終，約凶吾人，春相同轡，銜恤舊恩，聲皆徹天，派皆激怒，仰瞻箕尾，四顧怒焉，中國有發，豈止其身。

七

江甯官書局

嗚呼！公之生也，天固將以大任遺公，當其立朝而侃侃，人已知其不苟異不苟同，及粵事之起，毅然舉義，雖疑謗交集，而自矢其孤忠，創水師以剿賊，沿大江而遂東，歷百戰以至皖，屢瀕危險，而賊亦潛避其鋒。惟其推心以置腹，故自僚屬將帥，莫不踴躍而樂從。於是知師干之總，非公莫屬，此所以盪平吳越，而卒收其功。嗚呼！公雖有愛人之衷，固已疲於戎行之十載，况又盤根錯節，無一日之息，而往來奔命於南北之衝，以江南之艱鉅，當大創之後，維持補救，豈敢安坐鎮而自比於哀慵。此其未臻於上壽也，蓋鞠躬盡瘁，而不由於六氣之診，二豎之攻。嗚呼！公之繫職度量，遠超乎世見之外，故其和氣謙德，實能自忘其功業之盛，與爵位之崇，其於文章學問，洞悉不

末，每自視欲然，與人爲善，而亦不眩於門戶之訥。其接物也，廉義漸仁，而使之自化。其垂訓乎後嗣也，諄諄乎慎。義利之辨，伎求之戒，而孝弟之是宗。此不特古來將帥所未有，卽古來名人大儒，亦尠及其從容。固宜邀殊常之曠典，而特謚於九重。嗚呼！黃流洶洶，西寇猶訐，陸有跼龍，蟒有伏戎，假我數年，庶諸患息，而元氣漸充，乃一朝而長逝，使天下感喟於無窮。嗚呼！公已往乎？彼野哭仰睇者，徒見光焰之燭空，其騎箕尾而上升乎？將臨照乎斗牛之分。全吳士庶，永託於研鑿。

八

李傳獻

嗚呼！我公之生，六十有二年，心憂勤而匪懈，法天德之乾乾，學惟日其不足，力以久而彌堅，宜百年之逢吉，何乃創生之遽捐。嗚呼！公之道德，孔孟之亞，公之經緯，望散並駕，公之憂樂，後先天下，公之文學，四科游夏，公之心志精神，全銷磨於戎馬。當夫義旗初建，公誓不還，開誠布公，延攬英雄，天下已定，自視欲然，彌綸宇宙，公何加焉。及至元老北覲，犬戎內亟，公曰：和戎實維全局，籌謀在握，衆口交非，公之精誠偉抱，不以物論移。然天下讖與不讖，至今無不服公之心，而畏公之威。嗚呼！我公天子是保，風雨飄搖，賴茲元老。桃李滿門，公是師表，羣疑衆難，待公而掃，譬猶日月經天，而邪枉無不照。又如華嶽鎮地，持重而天下不撓。維公之生，嶽嶽降神，及公之沒，天地晦冥，黃童白叟，嗟予誰父。天子曰：咨，奪我良輔，聖哲開先，公啓厥後。有公則華，無公則陋。豈天不欲治平天下，何令我公之不壽，不肖侍公，歷年二紀，宦游京洛，伊誰知己。非受教於門牆，將抑鬱而誰語。胡千里以尋師，乃匍匐而哭。吾夫子，吾不爲一身而悲，恐天下之患，當從此始。

九

張裕釗

嗚呼！自炎劉，芒芒百代，光岳之精，銷鑠敗壞；挈往校今，百廢一遠，妣姒子姬，邈乎寧再？孰謂並世，歛還我公！
謝華絕倫，奮起湘中，遂度千載，蹈古此隆。惟公懋學，三代與期。六經百家，窮源汎注，導達漢宋，藩決途夷。於天地人，靡與不窺，炳爲文章，遷雄諸唯。惟公經務，洞見治機，曰惟五禮，哲王之遺，及兵與食，國之大謀，古稽而合，今施而宜。十聖之心，仰而思之，公之得人，爲天下憂。文武鉅公，塵纛旗旄，蟻冠大帶，耆彥曾魯，旁逮羣碎，豈足褒者？若金說雄，容於一治，公之奮亂，再造九區，忠誠饋縑，雲龍升扶，手提萬衆，摧蕩凶渠，南掩揚越，北盡汝水，西指鳳嶺，東至於海，六宮襄開，天地清泚，老涕孺媿，絕蘇旣起，凡公樹立，橫破八垠，極千萬億，橫目之民，怙公若父，嚴公右神，豈謂我公，睇若浮雲，獨居深廣，臭眇其津，衆之所駭，公之所貽，跋公莫至，夢泉想變，臺臺其邁，戰戰其危，贊元消疹，潛運密移，天眷聖濟，庶其予回，孰謂我功，我其敢知，孰謂我罪，我其敢辭，公乎卓越，臺其在斯，徽烈之多，乃公糠粃，人之不諒，云公透迤，吁嗟近古，矚則躋茲，如何奄忽，天實凶亟，九重震悼，萬姓雨泣，矧我小子，靡所比似。薄陋拙滯，世之所棄，辱荷公知，區區文字，譬海納川，我乃捐澹，暇日請謁，公屢色喜，評權古今，往往移晷，嘉我謬我，我襲我砥，翼我兼我，昇我無已，我屬別公，昔冬季季，孰云幾日，遂隔萬世，天下之痛，一身之悲，哀來無端，涕泗如糜，公乎有知，其稔予悲，嗚呼哀哉。

一〇

趙烈文

月之二十日，驚聞吾師堯逝之信，五內摧裂，頃刻迷悶，傷哉奈何！自庚午冬，富驛莊途師南行，見師神氣衰，心嘗憂慮，恐不得復侍顏色，是以頻年感愴，南望長息，思欲奮飛而返，嗚呼！今幾何時，乃竟有此酷痛傷哉！傷哉！吾師今年六十有二歲，壽未期蓋，生平稟賦之疆，盡以用之國家民生，在師功超據邁，洒然遺世，豈復有憾，願世事未甯，隱憂方大，朝廷奈何？予遺奈何？聞正終之頃，吉祥善逝，安坐含笑，初無疾苦，吾師天人，完歸爲樂，獨不全

嗚嗚舉首之億兆，鵲結待望之寒酸。失何依歸，溝整跬步耶？天不憖遺，胡爾太忍傷哉！奈何！烈江東一飯，淺幾鄙之人，於師門無一線之繫援，自匹夫致之方州，兄弟甥姪，並受衆養援拯之恩，逾於大親。十年以來，盲笑忘分，涉名理則獎以治心，語應世則教之實踐，閨門常行，許其敦睦，治理薄效，謂爲多才。下至小文曲藝，無不出入，轉轉翻掖不置。嗚呼！烈何蒙被於師，豈一息未盡，何得忘耶？古人心喪三年，獨居篋室，而門生之於舉主，往往棄官奔走，千里行哭，烈生千載之下，形格勢禁，此志不可復遂，然心神散失，官骸塊然，嗟乎！縱能安存，亦墟莽之朴而已。尙何言哉！尙何言哉！靈旂在天，無遠勿屆，既伸哭奠之體，輒寫哀悰，達之几筵，師其鑑之謹告。

詩

一（病中哭師得三十韻）

吳坤修

一春噩夢多，奇險吁可怪；抑鬱困五衷，事恐關成敗。果於二月初，我師薨於位；倉皇駕輪舟，撫棺盡哀思。四壁壬子冬，長沙甫隨侍；忠節於壯武，治軍本初試。掃卻桂東塵，一軍分作二；忠節援西江，壯武留重寄。我效哭喪庭，如粵乞芻糶；重九返衡陽，下游賊復熾。草草起異軍，岳陽收塗地；慘澹圖振興，持籌事不易。破竹下武昌，差覺賊人意。豈期到潯陽，兵機又復滯；舟師陷蘆湖，岌岌如已棄。我速赴經營，隻身策軍騎；就餉滿嬰城，師亦來駐營。茫茫一旅師，百折幸不墜；四塞盡陰霾，不遑通一字。我分武昌軍，立意搆臨瑞；與師歷艱辛，性命聯指臂。從此下江南，羣賢日紛萃；名王報生擒，爵賞次策議。媿我分寸勞，亦行忝省使；閉師撤手時，光明遍世界。東南抵定功，明國予特證。助可史館書，像可凌烟畫；費盡一身心，獨完千古事。皖省崇新嗣，願師顯靈異；雲中甲馬來，椒醪飲一醉。書報知已恩，終身奉血淚；若念訓勗言，隨時肅膜拜。

二（送樞南歸泣賦）

吳坤修

人生重氣誼，遑問生與死。披擢衣冠族，照耀台輿。此借朝廷恩，乃娛勢利徒。若遇有志士，掩口先胡盧。所重在心許，可恥是面談。一言如人骨，百折任噴膚。我憶廿年前，無端學奔趨。一登湘鄉門，從此無歧途。勉我繼南塘，或與崇庵俱。萬人紛如海，獨覺體數殊。時忽遭羣吠，暗暗相提扶。卒令風波下，不爲斧鉞誅。手書一一在，實爲君子儒。浮名不輕加，使人無詆誣。常舉鴈鳩詩，書紳作良謨。即此師弟情，金石不龍逾。一旦棄我去，邈焉等諸孤。香亭一角遺，像飄長鬚。我援心喪誼，晨夕慘號呼。本欲扶靈車，遠送渡重湖。一官如繁苑，進退難自圖。况值焦爛後，神衰貌亦躓。金靄雲旗颺，江風嘯橋鳥。一生知己恩，著想實鬱紆。寸心隨所往，化作雙飛鳥。倘過古城南，往迹另一隅。辛苦不可說，吾師慘也無。（昔年兵挫曾駐轡於此方圖振興）

三（祠堂落成紀事）

吳坤修

皇帝御極初，辛酉八月朔，璧合與珠聯，祥瑞皆駢集。惟時老湘軍，圍皖加嚴急。卽於是日曙，城克賊就促。火速露布聞，兵威誠卓卓。次第平東南，厥機在此著。今聞我師薨，萬姓咸感泣。清以古雙蓮，立廟祀褒鄂。救民水火恩，權作銜環雀。我請達帝廷，輿情未可卻。豈期甫定基，腦毒使繼作。每於呻吟中，指畫嚴匠約。神工鬼斧併，頃刻起樓閣。師恩入人深，衆工頗踴躍。接限告成功，莊嚴復式廓。製曲將迎神，一一合禮樂。師曾駐行台，高樓樹一角。早晚坐其中，憑眺江與獄。靈旗指日來，此舉必然諾。鬚髮動如生，清酒歆一爵。作詩告後來，有爲亦咸若。

四（哭師）

李元度

一夕大星落，光茫薄海驚，九重悲上相，萬里失長城。傳說騎箕尾，虎圖富甲兵。宗臣應耐給，（公再遣江皮似）
應援傳文忠，阿文成張文和例，侑享大烝。天語極哀榮。

獄獄擎天柱，南衡鎮上游。靈鑄肅相國，地接蔣恭侯。（湘鄉自漢蔣公琬越，二千年乃生公。）名士無雙路，
臣第一流。早聞議大禮，議論已千秋。（宜廟賞配繡帕，公有特見。）

五管紛蛇豕，黃巾匝地橫。直隕萌渚嶺，趨踞石頭城。宿將皆迴席，詞臣獨請纓。書生萬人敵，修作李西平。
墨經登壇日，江心戰血紅。孤軍奔屢北，百折水仍東。妖霧迷銅渚，弋船燼石鍾。蒼黃授遺檄，裹革誓完忠。（贈
港之敗，公草遺疏，遺檄各千餘言，手受元度。）

自駐章門節，重收劫後棊。代肩當局任，誰餉客軍飢。百戰摧虜虎，長江創水犀。匡廬峯萬丈，應續紀公碑。
血戰規江左，功成背水餘。出師諸葛表，奏捷令公書。將相盈門下，姜夷問起居。弟昆同錫土，褒鄂比何如。
壁立門千仞，臣心水共澄。二難傾鐵券，三度鑿陵。薄海未蘇息，餐波尙沸騰。知公憂國淚，泉路尙沾膺。
白髮門生在，荒江作幸民。平生數知己，當代一元臣。諧諛饒天越，文章最替人。（蒙政創散體文十三首）
心博陽第無復吐車茵。

記入元戎幕，吳西又皖東。追隨憂患日，生死笑談中。末路時多故，前期我負公。雷震與雨露，一例是春風。
慈母雖投杼，遠邀解網仁。烏瞻容反哺，驂贖閱勞薪。公治云非罪，曾參未殺人。至今披疏稿，汗背泣沾巾。
一別十三載，相思欲斷腸。偶蒙作元宴，猶似認陳湯。（賜序先正事略，猶昭雪前事。）有約遊吳會，無緣拜後
堂，因爲效端木築室獨居場。

昭代五文正，惟公踰斗魁。孤忠能治國，天性最憐才。青史無遺議，蒼生競述哀。程門今已矣，立雪再生來！

五

張文虎

公薨五經月，痛定益哀思；天簡三朝輔，風清百世師。純忠無矯飾，實惠善因時；正有蒼茫感，人間未盡知。

千秋論名士，未必古今同；遇勝李忠定，才餘韓魏公。及門多柱石，拔萃到曠蓬；驅策無凡馬，知應冀北空。世人

濟一得，方寸已張皇；學問融唐抱，勛名入坐忘。海波寬並育，秋月靜無芒；心法枝求戒，能違道自藏。（遺訓有故

宋詩二首）

十載江南北，侯開久濫竽；多聞稱過實，寡欲許幾儒。（戊辰贈句云：多聞遠企劉中壘，寡欲差同徐偉長，又嘗

謂有儒者氣象。）目斷睇丹旂，情深繫白駒。（去春辭庸堅阻。）湖山遺像在，和氣見眉鬚。（莫愁湖華嚴庵奉

公遺像笑貌如生。）

六

薛時雨

天教元老備哀榮，一夕台星殞石城；報國此身無缺陷，留公寰宇合澄清！人懷君實多私誅，帝比希文受大傷；

事業蓋棺方論定，熙朝信史有真評。

唐宋中興事本殊，時艱端賴重臣扶；但教撻伐殲羣醜，依舊軍書拱帝都！諸將有才歸夾袋，先皇猶斷畫軍符；

功成屢淚何人覺，一片孤忠念廟謨。

登天柱石鎮江南，鑒定終能大亂戡；萬姓瘡痍恩再造，十年休養節持三。郊衢尸祝銘遺愛，士女香花播美談！

盛世酬庸崇祀典，鄉賢舊澤合同龕。（專祠擬建四松庵，庵爲陶文毅公遺蹟。）

節談小藝亦超倫，小隊頻過訪部民；蘭玉清芬同北面，（公子栗誠培陳松生，受業余門。）烟霞沈痼添西賓。

禮稱助德非私誼，恨望乾坤少替人；我率孤寒八百士，生芻莫認一沾巾！

七

戴望

陽和變秋氣，衆木失雲陰！毒霧朝含日，流芒夜值心。千秋喪遺愛，四野聽悲吟；不用明公出，東南久陸沉！
十載蚩尤亂，天教力收平；助猶垂故府，感痛有儒生！外士忘矜式，中朝思異型！更憐三百戶，婚葬滿交榮。（公設清節堂，以養孤鰥，葬之日，皆行哭失聲。）

南獄天開運，如公首降祥；盛名况新建，清節擬汾陽。豈特中興冠？還爲昭代光！郁哉文字富，道味盜篇章。
古稱三不朽，公譽足當之；欲瀉長河淚，爲題頌德碑。九原誰可作，一藹愧相知。懸帳空堂上，論文憶昨時。

八

劉壽曾

賤子戊戌生，公時登玉堂；束髮慕名賢，識公姓氏香。側聞躋侍從，嘉謨翊先皇；沃心丹展箴，復有議禮章。流傳到家塾，展誦聲琅琅；大道無端倪，童稚昧測量。先君有彝訓，辟明曉能忘；公如在塵歷，韓范當歐陽。癸丑丁喪亂，烟塵浩縱橫；長江失天塹，東淮如沸羹。聞公提義師，聞關起衡湘；又讀討賊檄，共言慨且慷。想公天人姿，冠世真豪英；霄淵之梯接，景行不得望。幾年避黃巾，故園池館荒；先君抱漆經，烟水湖東懸。權蘇資客授，往依郭淮揚；淮揚甘說士，尺書遠寄將。公方勸師旅，禮辟有未遑；妖氛纏皖中，淮揚轉戰亡。先君爲字孤，貧靡東海旁；曾辭益陽招，公歎風誼長。辛酉克蘇州，越歲書促行；公事開東閣，延攬倒屣裳。賓席禮先君，清宴華燈張；賞奇到經術，師誨讓吾鄉。謂承文華緒，勝斬江焦汪；九流辨涇渭，四庫森戈鋌。貞固執純德，人物如西京；贊，徧察衆，雅度何旣航。或乃造寓廬，深語移三商；八驕竟躡蹻，驚羨到騎兵。爾時樓船兵，江漢歌滔泆；介弟金陵師，連捷雨花崗。功名蓋

賢厲志，晦用益明。草昧開經綸，文字芽初萌。乃義關儒館，魁領來階躋。雙鬢外史書，抗迹願與黃。敦仁兼復禮，公學能顛覆。卷帙頗汗牛，沈疇二百霜。校理屬先君，異同參毫芒。叔錄刊誤書，落簡無迴更。尙論爲紀年，志事昭貞剛。燈火精廬中，纂述鉛槧忙。三元際甲子，吳會消機槍。旋收金陵域，威弧殪天狼。戡定撫洪爐，再睹民物康。賓佐皆從公，東下治征裝。投戈乃修文，冬試開舉場。賊子海濱來，載筆意激昂。趨庭侍先君，謁公驟騎航。行卷進素業，獎藉趨恆常。更及制舉文，謂可決榆粉。頗覺風條勁，深盼驥足躡。風雪揭榜夕，華燭瑣院光。岳牧咸在列，揀吏如堵牆。唱名及賤子，名副鄉貢行。公聞有喜色，嗟惜不暇詳。鬱此愛士忱，驚坐驚目瞳。垂翅夫何言，絕咸迴中腸。明年公北征，合肥攝封疆。置局刊經書，續錄甄國瘡。句當屬先君，禮遇與公衡。乃下金陵居，巷宅鄰青楊。賤子思請纓，從公涉徐方。眷戀庭闈深，羣季益望兄。報知竟無由，此意今猶悵。湘陰郭中丞，薦賢佐政綱。特奏先君名，教士宜上庠。中丞乏雅故，采譽因公彰。推剡不已出，淵識孰與叩。丙寅公還治，惠化蒸瘴疴。再謁被溫言，嗟公鬢髮蒼。德業重勸勉，望繼公治良。會刊班范史，先君仍助勳。咨詢及政典，士裔兼濰防。石城重寓公，舉似通德閣。承歡被僮服，環堵羅酒漿。河潤及九里，公德難縷抗。旻天嗟不弔，鮮民罹福殃。痛憶丁卯秋，先君疾臥床。求從荷公賜，終難起膏肓。計達公怛驚，臨弔淚漬眶。撫視草土中，垂慈憫瘠疴。賻篚俾成禮，窀穸安北邙。仍壽生計艱，儒館職許。隱月分都府，錢饋資春糧。公曰汝家督，弟弱賴汝匡。好慰母氏心，門庭肅蒸嘗。大業期不墜，家學宜續。勤廉二字箴，植躬在自強。館中英彥萃，善贊先德芳。講習有所資，追琢成瑤瑛。此風高古人，誦義遍列卿。焚焚彥昇兒，不墜葛陂涼。子子叔敖子，庶免負薪傷。仇書承先業，鑿檀珍縹緗。禮經考姬周，選學探蕭梁。下達學城澤，未云桂。驟障公顧譽，精善掃葉見術迹。別坐視燕閒，訓詞周勉。蘊說經月緒，言講授示梯航。胡踐取鄭元，狀物藉毛苴。轉注瓶新義，段桂走且僵。筆扎手降頻，師資裁簡狂。己已奉詔書，保釐覲嚴廊。攀轅遍江左，祖道紛進館。賻行製序文，分謂華實相。薄劣曷足珍，宏獎公意感。殷勤語後政，勿翦召伯棠。衰衣思鴻渚，西北浮雲翔。奏記訊起居，答教

來郵囊。注憶何稠疊。在遠念茲將。祝公或再來。南紀民斯慶。天鑒孚衆志。三灌巖生庚。塗歌而衢舞。羣頌賢德滂。謁公意尤殷。爲言視茫茫。思命懷坐鎮。抑畏懼莫當。問訊所校書。遺集徵思王。南朝廷壽史。討探業未央。瑣細及家事。變屈憐摧藏。永言悼先君。年前值禪祥。再拜乞佳傳。杖公鴻筆敷。公許政暇爲。信諾無時償。更及左氏疏。祖庭學未昌。公願望續成。擷芬紅萱莊。念此菽露餘。才不中桷杲。六載質依公。阡危獲支撐。仲叔皆舉壻。季也亦倚。費家門荷再造。出谷天衢亨。方期翬翼水。葵藿傾午暘。何圖大星殞。巫陽來下迎。奔問哭寢門。雪涕紛浪浪。公乎騎箕去。踴奠神儀。皇變志。李郭功與唐。公名在史乘。纂言蓋作郎。無待賤子陳。蚘豨師鸞鳳。報德今無贖。禮有廢主喪。陳師贊以哀。輟翰心徬徨。公靈其鑒諸。叫雲排天閭。

聯

一

二十年患難相從，深知備極勤勞，兀矣中興元老！ 五百里倉皇奔命，不獲親承色笑，傷哉垂暮門生！

二

受業吳坤修

武卿可擬汾陽，可擬姚江，亦可擬瀟湘，衡嶽間氣獨鍾。 四十年中外傾心，如此完人空想像。 相業無雙，將略無雙，經術又無雙，蔣阜秦淮，大星忽隕。 廿六載門牆回首，代陳遺疏劇悲哀。

三

甥陳濟遠

貳室共趨庭，慈顏雨露，雅訓冰清，配席前無限提撕，彷彿春風沂水。 弱齡窮陟岵，元老助高國，殤骨冷，倘泉下有緣晤語，淒涼明月江天！

四

浙江知縣王厚堂通判陶寶善

末職荷裁成，北斗山高；方欣大厦瞻依，服教久欽文潞國。
鞠躬真况，卒南天星隕，遽失中流砥柱，傷心如喪武鄉侯。

五

生民擬山海風麟，應五百年名世，歷廿四考中書，正學懋躬行，帝賴其助高柱石。
翊運際風雲龍虎，通天地人爲儒，立德言功不朽，救時安宇內，公誠無媿補金湯。

江蘇記名道江清麟

六

衡嶽雲興，大澤及天下。上台星隕，遺愛遍江南。

受業章濤麟

七

佳謁甫歸來，憶精神步履，矍鑠如前；何期變出須臾，半壁東南驚柱折。
考終緣福備，况道德動名，昭垂不朽，獨念恩承高厚，廿年依倚痛山頽。

廣東候補道程桓生

八

邁蕭曹郭李范韓而上，大勳尤在薦賢；宏獎如公，優望乾坤一灑淚。
窺道德文章經濟之全，私淑亦兼親炙，迂疏似我，追隨南北感知音。

小門生薛福成

九

相業贊中興，海宇澄清，賴矢精勤廿一載。師模垂後世，廉勤砥礪，敢忘遺訓十三年。

知府劉景堯

晚生歐陽漸

偉略佐中興，元老壯猶無與匹。高文留信史，人倫師表定推公。

江蘇知府桂中行

勳塞寰區，神歸河嶽。天奪元老，世失人師。

內弟歐陽柄鈞

一 二 奮雨相親，歎廿年琴韻書聲，頓成往迹。大星忽隕，合四海通才碩學，共哭元勛。

江蘇知府張兆鹿

一 三 天祖神有靈，生公持挽中輿局。乾坤試環顧，濟世爲難繼起人。

受業劉翰清

一 四 有事君之小心，緯地經天。一代殊勳垂國史。惟夫子能先覺，周情孔思，千秋絕業在遺文。

門下晚生周世勳

一 五 功在社稷，澤在生民。盡瘁歷三朝，四海蒙庥，豈獨棠陰徧南國？

一 六 矐其娛樂，恤其陵夷。敦交延兩世，十年飽德，從今葛屐泣西華。

門生黃翼升

一 七 地復荆揚，喜頻年物阜年豐，到處有賈祠樂社。門多將相，悲此日維傾柱折，何由仰北斗東山？

江蘇按察使應寶時

一 八 舉世託安危，生而爲英，死而爲靈。痛此時白馬素車，滾滾江潮流日夜。

大儒作將相，先天下憂，後天下樂。看到處黃焦丹荔，紛紛俎豆薦春秋。

民部薛時雨

一 介巨休休有容，頻年變理餘閒，小隊出郊坰，慣向山中招魏野。

萬戶侯綿綿勿替，當代元勳佐命，大名垂宇宙，豈徒江左誦夷吾。

一九

將相本師儒，武緯文經，真見大名垂宇宙！治平出修省，先憂後樂，豈僅遺愛在東甬？
章心復章瑞垣章瑞鈞章兆起

二〇

其功業卓乎李郭之傑，其文章總乎韓歐之長，名世鍾靈，一代棟梁，宗岳麓！
吏部林達泉

二一

矢志奮天戈，憶昔旅雁傳書，道精衛填海，慈公移山，竟歷盡水火龍蛇，成就千秋人物！
中湘歐陽兆熊

二二

平生風義兼師友，萬古雲霄一羽毛。
員外郎曹耀湘

二三

天挺人豪，經文緯武，道隨遠往，生榮死哀。
前湖北布政使厲雲官

二四

特坐二十年，教砥行，教立名，真氣貫兩間，勤業文章稱不朽。
抱病五六日，猶讀書，猶治事，大星隕一夕，民生十類痛何依？

二五

手挽乾坤，萬里梯航瞻上相，身騎箕尾，九重都嘒失純臣。
郭用宇

二六

幕士孫芳與張燮昭

乘業佐中興，方功高晝日，衽冠凌煙，從教在席斯民，忽見神光斂素斗，
可箋陪未坐，槍前幾星沈，今茲柱折，檢點巾箱遺墨，幾回腸斷泣春風。

二七

門人孫衣言

人聞論勳業，但謂如周召虎，唐郭子儀，豈知志在學，別有獨居深念事，
天下誦文章，殆不愧韓退之，歐陽永叔，却恨老來湜軾，更無便坐雅談時。

二八

禮道王大經

三代下無此完人，道德勳名，學問文章，運世具全神，立體祇從誠積，
一霎間喪茲元老，朝野中外，僚屬士庶，呼天齊痛哭，傷心豈為感恩深。

二九

熊其光

先帝知人早，屬東南大事，儒臣奮武，固應俎豆千秋。

三〇

候補蔡德輝，史易深，車遊丹李，送源康，獻庭藍米錦。

化成立道綏勳哀榮，在官在民，在鄉黨朝廷，此日同聲一哭！
學宗誠正修齊平治，為儒為師，為元勳佐命，於公獨有千秋。

三一

記名提督譚碧理

三朝歌諒，百戰勳威，幾經盤錯艱危，病成聖代中興業，
九廟旂常，千秋帶礪，重以文章道誼，早立純儒沒世名。

三二

鄉晚生周開揚

中興將相出其門，合武鄉汾陽之功，併為一手。半壁東南失所恃，問王導謝安而後，曾有幾人。

三三

昭代完人處爲大儒，出爲元老。中興佐命，功在天下，澤在江南！

許長倫

三四

偉業冠古今，滿而不溢，高而不危；統求國計民生，先憂後樂。鷹賢遍天下，功則歸人，過則歸己，右論感恩知己，異口同悲！

湖北提督郭松林

三五

公今與皐變望散同遊，繫古元勛齊俯首。

夔州知府蒯德棣

三六

衡嶽雲開天柱峻，大江星隕石城寒。

淮兩運使方濬頤

三七

一貫愆心傳，是獨鍾衡嶽英靈，湘波間氣。

年晚生饒振倫

三八

憂樂在心頭，足媲美文事業。勛名垂宇宙，並傳丞相祠堂。

長江船務委員李泰源

三九

一旅獨勤王，誓此身落平江湖，勛業終能酬志節。

晚生馮春鷹

四〇

雷雨奮經綸，局啓東征，萬里金湯資鞏固。

候選郎中張星翼

四一

助名昭日月，神歸南岳，九重青瑣薦馨香。

受業李守和

今後儀型，吾將安仰！生前功德，民不能忘！

四二

拔奇夷難，邁德振民，史傳千秋無愧色！偃革辭軒，銷金罷刃，輔星一夕忽稻光。

晚生郭伯臨

四三

隻手挽乾坤，至今日生榮死哀，公真無恨！助名震中外，願此後際艱肩鉅，帝曰何人？

受業李瀚章

四四

五百年名世喻生，立憲立功立言，鐘鼎旂常銘不朽。數十載闡明銜威，教忠教義教戰，江淮河漢溟同淵。

三品卿西老湘軍統領劉錦棠

知府范志熙

四五

當代一人是文路，丰儻汾陽福澤。大名千古，有皇變事業，歐柳文章。

受業陳長慶

四六

立志邁千秋，何必論文嬉韓歐，武迢郭李。感恩逾廿載，最難忘揚帆入滬，持節導淮！

同鄉張雲璣

四七

德冠鄉邦，衡山並茂。澤流天壤，湘水同長！

受業李鴻裔

四八

位冠百僚，而勞謙自牧；威加四海，而盛德若愚，不震不騰，隱几獨居，勛業外。年垂大耋，而神觀勿衰，病至彌留，而執掌靡恩，如臨如履，易簣猶在，戰兢中！

知府李寶森

四九

龍眷備優隆，擢將相，賁殊恩，科名疊祿不為榮，所願在丹辰陳謨，蒼生造福。

鈞衡資幹濟，作神仙，歸大暮，中外人民皆失色，距惟是梓鄉飲泣，槐府吞聲。

五〇

安徽壽春鎮郭寶昌

江左失元臣，沐德懷仁，同向甘棠揮雨淚。

濟東悲往事，嗙枯吹朽，難將寸草報春暉。

五一

前山西布政使劉秉璋

天上大星沉，氣壯山河，身騎箕尾。人間紛雨泣，功在社稷，澤被生民。

五二

門下潘鼎新

一身繫天下安危，夷徼邊氛，未了暮年心事。

四海得英才教育，勳名德望，永為後世儀型。

五三

涼州鎮周盛波

銜獄紀鍾英，忠勤智勇，發於天性；我公力挽乾坤，勛業煥千秋史冊。

江南遁遺愛，寬厚和平，獨持政禮；此日哀填衢市，真靈仰萬古雲霄。

五四

安徽官民

相業匡時，武功定亂，經術名家；上下千古，孰後超前，我公不朽。

九重震悼，百姓悲思，三軍涕泣，東南半壁，感恩懷德，吾皖尤深。

五五

晚生英翰

福遠武鄉侯，盡瘁鞠躬，百戰卒成中興業。壽輪郭尚父，內憂外患，九原猶矚老臣心。

五六

受業方駿謨

合志於畢變，周召之儔，金稱翼勵時雍，允無慚德。受知在榮利，勛名之外，惟有修能自惕，用答深恩。

五七

門下士李善蘭

士傾廣廈，民失慈航，天胡不弔？助震華夏，名垂宇宙，公實長存！

五八

侍館甥翁輯三

出師律以定中原，想百戰芒鎗，金甄再鞏；九重枚卜，錫爵增榮。冊年來緯武經文，總歸夕惕惟寅。吐握公誠如一日。

登泰山而小天下，念衡湘地接，忝蔭桑粉；襟鄂門高，謬施羅葛。五領外御輪親迎，豈意早遠半子。音容彷彿遽千秋。

五九

安徽知府劉奎光

文能拊衆，武能威敵，將相規模往古備。進思盡忠，追思補過，聖賢學問近今稀。

六〇

鄉再姪魏耆

不用口碑誦遺愛，實爲朝廷生異人。

六一

參將葉圻

用兼行師，偉略欲過新建伯。集思廣益，虛懷宜繼武鄉侯。

六二

私淑弟子歐陽利見

五百年名世間生，三朝碩輔試問汾陽福澤，諸葛經綸人能兼備厥躬。古今有幾數千里神州底定，一柱承乾况復吐握賢勞，先後憂樂天下不慙遺一老，中外皆驚！

六三

門下士李鴻章

師事近三十年，薪盡火傳，築室忝爲門生長。威名震九萬里，內安外攘曠代難逢天下才！

六四

門下晚生沈保楨

成德達才，多將相器。克已勵行，以功名終。

六五

淮揚四營營官

龍節起三湘，時雨飛來，半壁山河重洗滌。

犀軍分一隊，大星歸去，滿天風月助淒涼。

六六

直隸同知陳崇砥

惟公至性過人，看武功文德，勳業懋昭；卒能弼亮三朝，終此身鞠躬盡瘁。在我感恩猶後，惜外患邊防，謀猷未竟，蓋整遺聯一老，為當今宏濟艱難。

六七

年治晚生黃振綱

萬戶領侯封，墮淚恩問羊叔子。千秋論相業，核名不愧范希文！

六八

門下晚生黃彭年

公真一代名臣！挽東南已墜山河，百戰奇助；論學行本原，猶為餘事。我是再傳弟子，憶京洛叨陪杖履卅年，老友每從容講貫，咸服先生。

六九

直隸候補道蔣春元

為東南撐半壁山河，冀大亂初平，長資柱石。

是國家第一流人物，胡中興攸賴，遽隕台星。

七〇

受業陳 鼎

披胸羅宿海，沈幾默運，大度能容，廿載相依廉孟子。隻手挽銀河，陶鑄賢羣，廊清九服，千秋共仰武鄉侯！

七一

受業萬啓琛

係安危之重，為社稷之臣，功名百世，將相一家；按軫起羣英，幕下同僚多節鉞。出大賢之門，許急流之遠，憂患相從，勘平親視，騎箕驚此日，風前老淚滿江湖！

七二

是名士，是名將，是名相，備於一身；衡岳湖鍾靈，天爲中興降申甫。有立總，有立功，有立言，足以千古；江流助悲，甦人誰後起，繼蕭曾。

浙江候補道秦湘業

七三

嘉惠士林，四部菁華皆授梓。周知民隱，百工技藝盡沾恩。

李光明

七四

矮柱伏元侯，邊檄未安，竊聞秦岳將頽，絕筆不忘依北關。箴規垂下吏，研轅久戴，誰知彰城就謁，過門長此哭西州。

廬州知府李炳濤

七五

入正揆，席出纓師，干以其身繫天下安危，真不愧元老壯猷，名臣碩畫。德媿臯變，功逾管宴，所注意在民生休戚，恨未見滇南解甲隴右鎗兵。

浙江提督黃少春

七六

禹臯相業，德在安民，卽黼黻絺繡彰施，亦沐大賢惠政。唐虞盛世，歌止擊壤，論智名勇功助，伐請觀倬史成書。

部民綢緞機業

七七

將相一身兼，恩眷方隆，驚看劍氣歸天，星芒墜地。華夷同淚下，春光忽暗，愁見湘工湧浪，衡嶽埋雲。

署廬州知府周金章

七八

海內外，福宇借依，入操廟算，出掃樓氛，斡旋拓中興，允武允文，資蓋畫。江西南，停雲相望，我值懸弧，公傷羽節，去來同寸晷，一生一死，慟交情。

賀祥麟

七九

受業舒車元

聖朝養士二百年，得公輔翼中興，方為食報。史館書勛數萬字，似此鞠躬盡瘁，不愧封侯！

八〇

受業劉于壽

秉節歷三朝，門下屬僚多將相。遠顏纔兩月，座中師傅竟神仙！

八一

晚生劉 輝

雅望駐江城，際關曾臨，一瓣心香瞻榮戟！豐功紀廬阜，峴臺重擬，千秋淚墨灑遺碑。

八二

江西紳士劉輝等

吳楚本聯疆，紀義旗初指，時雨飛來，特為生民救水火。巨廬咸失色，悵去蠶假壓，大江東去，長留浩氣壯山河。

八三

江蘇知縣唐煥章

其盛德非下衷所及，知但看迴幹乾坤，陶成將相。惟貽謀待後人之嗣事，方慰廿年吐握四國鈞所。

八四

通家晚生志 和

籌毫游虎觀，振臂息鯨濤；文治武功，燕許汾淮齊俯首！星月躡湘潭，風雲慘江樹；畏威懷德，蠻夷華夏共傾心。

八五

知縣薛元啓

廿載矢忠勤，憂國方深，遠計名垂竹帛。三邊需保障，勞心未已，定知氣壯山河。

八六

安徽知府劉芳惠

活國擬汾陽，形往神留，舉世傾心瞻北斗。感恩同越石，路修齒至，哭公有淚滿西州。

八七

江西知府王延長

盡瘁武侯鄉，千秋臣節。望隆新建伯，一代儒宗。

八八 維嶽降神，伯仲伊呂。秉鞭作牧，閱歷山河。

屬吏蔡匯滄

八九

年晚生何紹基

武鄉濟泊，汾陽樸忠；定於公元輔，奇助旂常特炳二千載。班馬史裁，蘇黃詩事，槍憶我詞垣，凱誼風雨深談四十年。

九〇

晚生張之萬

臨履暢冰淵，百世同悲曾子簣。功勛逾澗洛，千秋不數謝公墩。

九一

記名道刑部郎中潘曾瑋

開濟歷三朝，有三達尊三不朽；八表風清，再造勛名千古少。威儀貞百度，為百察長百世師；一宵星殞，九重震悼萬民悲。

九二

記名提督陳濟清

為國家股肱心膂之臣，再造勛名郭忠武。

鍾衡嶽磅礴鬱積之氣，三朝知遇李長源。

九三

同里晚生楊昌濬

蓄道德能文章，是衡湘間氣所鍾；一代宗風更誰嗣？以儒臣兼武略，平東南數省大難，中興事業獨公多！

九四

晚生馬恩溥

任兼將相翬贊中興，彤廷十六字褒忠，盡瘁鞠躬應自慰。鑒拔英賢培成後進，幕府萬千人俯首泰山北斗復安宗！論交誼在師友人間，兼親與長，論事功在宋唐以上，兼德與言，朝野同悲惟我最！

考初出以奪情爲疑，實贊其行；考戰績以水師爲著，實主其議，艱難未預負公多！

九五

晚生左宗棠

諫國之忠，知人之明，自媿不如元輔。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

九六

刑部郎中倪文蔚

知我十年前，問客何能，門下濫竽常自愧。論才三代前，如公有幾？江南愛樹已難忘。

九七

張文處 同仁壽

廿年軍國久忘身，不愧千秋史冊。三省官民齊淚下，豈徒八百孤寒？

九八

世晚生許乃釗

惟大學問，功高心愈下。是真澹泊，身沒志益明！

九九

皖南饒潘鼎立

相節昔從征，志決匡時，每飯不忘天下計。蕙躬今盡瘁，精誠戀闕，遺章難盡老臣心！

一〇〇

江西記名道董似毅

立德立功，超越古今名不朽。爲將爲相，又安中外職無虧！

一〇一

寶山知縣王鴻訓

於國有郭令再造之勛，規模非三代下苟且僥倖功名，尙友古人，允矣方叔壯猷，召公維翰。

修身見顏子不違之用，緒餘兼四科中政事文學精蘊，帥資後進，悲哉鄧侯入昴，傳說騎箕。

一〇二

同知毛俊臣

功德在人間，實至名歸，相業千秋懷太傅。英靈返天上，山頽木壞，心香一瓣弔鄉賢！

一〇三

門人彭玉塵

爲國家整頓乾坤，耗完心血，隻手挽狂瀾，經師人師，我待希文廿載。
痛鄰城賤違函丈，永訣顏溫，鞠躬真盡瘁，將業相業，公是武鄉一流。

一〇四

襄郢道歐陽正墀

武鄉侯學貫天人，功德兼崇，滄海橫流資手障。

文中子門多將相，品題增重，山壤草木等心此。

一〇五

受業年愚姪袁保恆

累世託通家，冊年來父子兄弟，奉爲益友嚴師，一旦遽製梁木痛。
中興推佐名，三代下旂常竹帛，綜論武功文德，幾人能並大名垂。

一〇六

同鄉張雪理

真儒事業今無匹，大匠裁成我最庸。

一〇七

甯國知府受業孫冀謀

天語悼殊深，方期梯航就道，干羽舞階，咨策老臣偏歎逝。
公歸悲不復，歷湖裘帶臨戎，江湖仗節，知名婦孺盡銜恩。

一〇八

姻世姪朱式雲

幾輩其佐中興，論公柱石勛名，屈指誰堪呼伯仲？
祇今非無後勁，媿我湘山義舊，傷心再不荷甄陶！

一〇九

刑部主事朱壽鏞

美證媿希文，一身憂樂關天下。
高醫重元禮，三世淵源及不才！

一一〇

晚生喬松年

助業佐中興；何期天柱俄傾；九陞改容聞太息！謳歌遍南國；忍看江流不轉，千城雪涕失瞻依。

三書院秀才

一 一 一
兆姓慶生還，教養兼施；十年絃誦聲聞，務本先教培士氣。
斯文失宗主，典型猶在八百孤寒淚下，傷心豈爲感私恩。

一 一 二

前聲秦階道金國陳

承國家二百年教養，翌贊中興濟艱難，資倚異機槍迅掃，瀛海胥恬，偉績炳千秋，錫爵允能隆帝眷。
救東南億萬姓瘡痍，維持元氣崇節讓釀，休和卿月重來大星忽殞，羣生同一哭，感恩况是受公知。

一 一 三

知縣譚家瑞

是豪傑，是聖賢，一貫薪傳，親民明德。有夭爵，有良貴，歷三朝寵遇，生榮死哀。

一 一 四

山東知縣胡鼎祺

神仙福分，將相經綸，更清操凜然，身後只餘桑八百。佛子衷腸，書生面目，忽前修邈矣，心喪還有客三千。

一 一 五

同知陳光烈

七省被恩膏，偉矣助名滿天下！三台望星象，爛然功業在人間。

一 一 六

姻婭姪郭

一德契宸衷，方資都嘏廟堂，乍驚梁木遽摧，篤念盡臣應震悼。
十年從父執，窮幸追隨杖履，何意巫陽赴召，傷心樾蔭更誰依。

一 一 七

直隸州莊祖基

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一身備聖教四科，又兼勳業崇高，李郭范韓誰與比。

令妻憐弟孝子順孫六種，人間全稱，更羨君臣際遇，皇朝契祇如斯。

一一八

張復勝等

功高百辟，德被兆民，經濟本文章，名世間生成相業。祀享千秋，侯封萬禩，助飲泐鐘鼎，酬庸異數荷天恩！

一一九

縣丞程柱

大經濟從學問中來，當年整頓乾坤，實惟伊訓一篇，呂韜六策。奇事業由艱難而至，此日推崇德望，允宜馨香百世，圖繪千秋。

一二〇

受業李傅藩

五百年篤生名世，武功文德，震耀古今，忽傳上相云亡，歎斯民誰為先覺？二十載依戀師門，北馬南船，奔馳壇坫，痛哭春風頓歇，微夫子吾將安歸！

一二一

世愚姪邵順國

任艱鉅以佐中興，學問勳猷，共仰表師！敦故舊而撫孤弱，飲食教誨，劇感恩施。

一二二

門人李興銳

翊運仗元臣，壽地神仙驚帝夢。任賢真宰相，普天桃李哭春風。

一二三

弟國濟

無忝所生，病如考，沒如妣，厥德有常，更如王父，孝友式家庭，千里奔臨空自泣。以古為鑑，文似歐，詞似杜，鞠躬盡瘁，殆似武鄉，功名在天壤，九原可耐作人思！

一二四

世晚生許敏身

德澤被東南，十年來播盡樓槍，位亞汾陽，名齊諸葛。大星沉江皖，千里外聞歸蓬，島心傷雨楚，哀勸三吳。

一二五

武緯本文經，爲漢唐後儒臣吐氣。中寔媿開國，與願康間元佐論助。

一二六

出西州門迤邐而來，看桑麻遍野，花柳成蹊；十萬戶重賂昇平，遺愛難忘，白叟黃童齊墮淚。與中山王後先相望，幸湖水波恬，石城烽靜，五百載允符運會，大名並崎，袞袞赤鳥共圖形。

晚生馮桂芬

22

(1)

